叢書集成續編　第三八冊目錄

哲學類

道家哲學——老子

老子解二卷……宋　葉夢得撰　郎園　一
老子解一卷……清　吳　翀著　昭代　一七
非老一卷……清　吳　翀著　昭代　三九
老子別錄一卷……清　吳　翀著　昭代　四七
老子義殘一卷……民　羅振玉輯　吉石盦　六一
老子學辨一卷……民　胡懷琛著　樸學齋　六七
老子補註一卷……民　胡懷琛著　樸學齋　七七

道家哲學——莊子

南華眞經十卷……周　莊　周撰　金陵叢書　二三三
莊子翼八卷闕誤一卷附錄一卷……晉　郭　象注　古逸　八一
讀莊子法一卷……唐　陸德明音義　續
莊子解一卷……明　焦　竑撰　金陵叢書　二三三
南華通七卷……清　林雲銘撰　昭代　五三九
莊子解十二卷……清　吳　峻著　昭代　五四七
南華眞經田子方品殘一卷……清　屈　復撰　青照堂　五五九
南華眞經……清　吳世尙注評　貴池先哲　六二三
……民　羅振玉輯　吉石盦　七四三

春子
解
翁孫德輝敬題

宣統元年冬月葉氏觀古堂刊

輯石林老子解序

六世祖少保公老子解二卷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著錄其他藏書目則未之載蓋散佚久矣咸豐中家調笙先生吹網錄列公箸書目中有此種云畢氏道德經考異引八十餘條竇從宋彭耜道德經集注采出此誤記也畢氏考異並未引彭書而彭書自在道藏中可以搜採余以暇日從其中鈔出有注者七十七條經文與他本異者六十五條又從金趙秉文集解引得三條大約視原書已十得六七所失蓋無幾云宣統元年已酉冬仲望後裔孫德輝敘

跋

安樂山樵據隨園詩話稱爲吾鄉云云則浙人也然其姓名經無可考後閱禮親王昭槤嘯亭雜錄足本卷八京刻本無云白魏長生以秦腔首倡於京都其繼之者如雲有王湘雲者湖北沔陽人善秦腔貌疏秀爲士大夫所賞識有宗臣某嘗折其園中樓閣爲其償逋債湘雲性幽靖善繪墨蘭頗多風趣余太史集爲之作燕蘭小譜以紀一時花月之盛以湘雲爲魁選云後湘雲改業爲商賈家頗富饒至今猶在云得此足補隨園詩話之闕吳振棫杭郡詩輯續十七卷云余集字蓉裳號秋室仁和人乾隆丙戌進士候選知縣特徵纂修四庫全書授編修歷官侍讀學士道光壬午重宴鹿鳴少習繪事而尤擅長者爲士女圖都下有余美人之目小譜原刻爲其手書則是自撰自書不知如何精妙惜不得原本一仿刻之先生手書刻行者有金元好問夷堅續志四卷元周密志雅堂雜鈔二卷孫承澤庚子消夏記八卷余皆有其書而小譜獨希見殆以犯綺語之戒當時不甚流布耶當時嚴冬有長明亦有秦雲擷英譜之作憾不得合刻之辛亥夏五德輝跋

宋葉夢得撰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道無物不可得而名聖人無意於言卽已苟欲言非名之則無以顯其道故存其不可道不可名者以爲之常

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萬物作吾與之作而不辭生吾與之生而不有方其爲時固不自恃適然功成吾何認而居焉此聖人所以由乎道而終無名也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民失其性不夸於名則溺於利尚賢名也貴貨利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故舉是二者以見吾不示之所欲得則烏有亂其心者哉

是以聖人之治也彭耜釋文之治葉下各有也字

上善若水章第八

故幾於道矣彭耜釋文故幾於道葉句下並有矣字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道欲其不盈爲其盈而持之則必覆不若無所執而聽其虧之爲愈也道欲挫其銳幸其銳而揣之則必折不若無所度而長保之爲愈也盈不恃則無喪已之患銳不揣則無敵物之憂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

不有惡也夫孰爲美不有不善也夫孰爲善美生於惡則美亦惡矣善生於不善則善亦不善矣

天下皆知章第二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人之生也以心藏神以肺藏魄以肝藏魂而形體立精神之運形體不能拘而魂魄者所以守其形體者也魂出乎陽故升而上者散而無不之易謂之遊魂魄出乎陰故沈而下者滯而不能去老氏謂之營魄營者有方之言也善攝生者常使陽勝陰陰不能撓陽故魂每載魄而與之俱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寵辱者視寵猶辱也貴大患也驚者猝然遇之而駭者也身者憂患之所從生而不欲有者也

常物之情得其所欲則順而安非其所欲則逆而駭故世不驚於寵而驚於辱寵之過必辱辱之復必寵視寵猶辱而若驚者知寵之必有辱也貴人之所尊也貴賤無常分有貴而賤者爭生滅無定形有身而偶者敵視貴爲患而若身者知貴之必有賤也

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托天下

不貴其貴而貴其身雖得天下而不敢執視之猶逆旅茲非可以寄天下者乎不愛其寵而愛其身雖有天下而不敢任處之猶遽廬茲非所以托天下者乎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是爲惚恍彭鈔釋文恍惚葉作惚恍

古之善爲士章第十五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容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

豫者先事而戒也古者謂大象爲豫物大則見之者早而冬涉川亦理之所易見而戒者也故先事如之猶者後事而猶疑也猶亦獸名畏人而善登木畏人登木可矣無人登木者疑也四鄰吾所親狎可以無畏而猶畏故後事如之儼若容莊也渙若冰將釋舒也冰者時而後散不遽毀其堅者也將以臨民不可以不莊故容張

之也孔子享禮有容色退而燕居不可以不舒故渙孔子居不容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弛之也敦兮其若樸足於已者實也曠兮其若谷受於物者虛也雖然是皆其表吾終日暴而不知歛則物得以窺之矣故終之以渾兮其若濁潔而與衆異易濁而與衆異難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

知虛之爲虛而致之未必能致於虛猶有實以爲之對也知靜之爲靜而守之未必能守於靜猶有動以爲之別也故致虛必極守靜必篤守虛極則無虛是爲眞虛守靜篤則無靜是爲眞靜

沒身不殆彭耜釋文集無此四字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

有君臣而後有上下下知有之知其臨我者吾君而已

民未見德則莫知何有於我也

猶兮其貴言功臣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號令教戒無非言也欲以是爲信可乎上不以情示之

下下亦不以情報之上下交相疑而不信其衰爲已

甚而人猶以其言爲貴末流之弗悟也如此將以反之

必使功臣事遂而百姓皆謂自然雖欲親譽之而不能

則可以復乎太上之世矣頌堯之德曰蕩蕩乎無能名

巍巍乎其有成功而本之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天何

爲者哉穹然在上而物無所歸德則所謂蕩蕩乎民無

能名者乃所以謂我自然者也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利富之也孝慈教之也盜賊禁其爲非也而不知天下

由是而愈亂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

不學則道無所入見道則學無所用

此非言之所能窮故曰荒兮其未央哉

如春登臺彭耜釋文如登春臺葉作如春登臺

我欲獨若遺彭耜釋文我獨若遺葉我下有欲字

認之則有餘棄之則若遺

澹兮其若晦彭耜釋文澹兮其若海葉海作晦

而貴求食於母彭耜釋文而貴求食于母葉作於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德之爲言得也道不可見而德有可得故道無容而德

有容

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彭耜釋文惚兮恍兮中有象兮恍兮惚兮

中有物兮葉作惚兮恍兮其中有物

恍惚非二境象物非二類也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彭耜釋文中有精兮葉作其中有精

曲則全窪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

抱一爲天下式

曲則全窪則盈少則得理也卽其體而言之也枉則直

弊則新多則惑勢也極其變而言之也曲則不忤故全

窪則不滿故盈少則不夸故得此理之必至者也枉非

以求直而枉之極必直弊非以求新而弊之反必新多

非以求惑而多之罪必惑此勢之不得不然者也理勢

之相成或更爲終始或迭爲得失紛然其不可窮而聖人獨能濟之不與之俱變者抱一也前言魂魄之合而曰抱一者一之存乎已者也今言理勢之雜而曰抱一者一之總乎物者也一則萬法之所從出故以爲天下式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是以天下莫能爭 彭耜釋文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葉作是以天下莫能爭

見字當讀爲見乃謂之象之見夫惟得一故雖晦其迹不自見而反明雖藏其用不自是而反彰不伐而有功不矜而能長亦由前之爲曲全窪盈者天下之理同也是以復終之矣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以爲萬物之變非吾所能執及其既定物亦莫能與我競此不爭之效也雖萬物無不可爲爭心苟存則雖一法無所容措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知此則循其本而反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吾誠先得其全而後歸於道則由枉而下爲可知矣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

此章明言不足以得道欲得道者必卽道以求之而道之不行世始有方術之士各以其一曲詭譎違理而叛道雖幸或見不旋踵而亡矣

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且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彭耜釋文天地尚不能久葉作天地且尚不能久

者一之總乎物者也一則萬法之所從出故以爲天下式

夫言之不足尚如此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

非失之云能得道也因其失而正之亦可以得乎道也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智之不明未必皆能惡也故曰物或惡之惟有道者不處豈必知道而後能辨也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則生兩儀者易也然不直言易而設爲太極於中者蓋言易之生物不可以正名故假太極以見則易與太極固未之有分也謂太極爲生兩儀則有易居其上謂太極爲生於易則未見太極之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也老子曰有物混成而混成者亦自有所生也然不顯言其生而虛生生者於上亦以生生者不可以正名寥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

寂寥之中獨立而周行者彼亦不過動靜之兩間爾學

者多不能明寥之義與寂同爲靜非也古者謂大風之聲爲寂吹萬竅而怒號者寥能覆之則安得爲靜乎寂言靜也寥言動也惟寂故能獨立而不改惟寥故能周行而不殆此其所以能母天下者也

重爲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重輕在身必有所本故以根言之靜躁在心必有所制故以君言之木之生自拱把至合抱必有根焉然後枝葉有所賴不深其根而豐其末未勝則本必拔矣故身不可以不重心之物爲火炎上而善緣炎上則愈進善緣則莫知已非有以制之則必熾躁者動而不知守者

也故心不可不靜

奈何萬乘之主彭耜釋文乘之主葉如何萬奈作奈

善行者第二十七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

常之爲言無時而不然也救之爲言迫而後應之不迫則不強施也

而無棄人而無棄物彭耜釋文故無棄人故無棄物葉故並作而

將欲章第二十九

凡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彭耜釋文故物葉故作凡或虛葉噓作呴

不敢以強取焉彭耜釋文不敢以取強葉作不敢以強取焉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古之善用兵者毒天下而民從之亡國而不失人心蓋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知禍之端不在我非以是爲強也

夫樂殺人者彭耜釋文樂殺人葉上有夫字

故吉事尚左彭耜釋文吉事尚左葉上有故字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眾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易以聰明叡智而不殺者謂之神武季康子問如殺無道以就有道孔子告之曰子爲政焉用殺夫雖無道而亦不可殺戰勝而處以喪禮宜也

道常無名者第三十二

由川谷之於江海也彭耜釋文由川谷之於江海也葉與作於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自知者見性知人者未必能見性爲智而已智者有別乎外也故見性而後爲明明則無所不照也

勝人者力自勝者強彭耜釋文勝人者有力葉無有字

自勝者克已勝人者未必克已爲有力而已故克已而後爲強強則無所不敵也

知足者富

求富者終無已也苟以爲足則簞食瓢飲亦可以爲富矣

不失其所者久

所者人之所安也人之所安莫大於道易曰艮其止止其所也所猶有在道變通不窮則無所不在隨所在而安之執不可爲久者所謂道乃久也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易之言道以陰陽而老氏之獨曰萬物負陰而抱陽則爲之陰陽者誰乎故於此持以左右見之左陽也右陰也大道汎兮其無所倚故自陰

而之陽則可以左自陽而之陰則可以右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

萬物由乎其間則恃之以生者吾固不得辭非我也陰陽也及其功成吾亦不得名之有矣名且不得而況於實乎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大者見焉天下始得從之而往大象猶大物也恍惚之間有物有象其藏深矣不可名以大執而示物然後其有物則雜然共處各安其性命之情並行而不相悖固未有能害之者也是以不失其

居則安不違其分則不平不逆其情則泰

將欲歙之章第三十六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事物之變不可以盡窮疑若有居無事而推行之者故見其張者不知所欲歙見其強者不知所欲弱其於廢興與奪亦然是雖微而可明此柔之所以能勝強聖人之於天下蓋亦有運之者焉而不可所以能勝強聖人之於天下蓋亦有運之者焉而不可以示人謂之利器金趙秉文集解二

聖人之於天下也蓋亦有運之者焉而不可以示人謂之利器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螻蟻得而制之脫淵之病也是故聖人藏其用而不盡古者謂是爲神故曰神

而化之使民宜之自伏羲至於文王因時之變立成器以爲天下利使斯民由之而不知者皆是物也是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雖吾孔子亦云不知是而一二以暴之則民必有伺其間而奪之者此三代而下所以詐譎萌生而卒無以勝之者歟

道無常章第三十七

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彭耜釋文鎮以葉鎮下有之字

吾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靜者盡性而至命者也夫然天下不期而自正矣莊周

曰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其知靜哉

老子解卷上終

宋葉夢得撰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非彭耜釋文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

道無上下上亦道也下亦道也雖稊稗瓦礫之微而道無不在是以上經言道論其常與非常而已德則有體履之爲行施之爲政在得爲得在失爲失在吉爲吉在凶爲凶故不得不辨其上下德雖道之降然去道未遠猶有通乎道而不自爲德者故曰上焉者不德而有德過是則認德而忘道有役其身以求之惟恐其不獲者而德自是微矣故曰下焉者不失德而無德無爲者道也德能體之而有無敢欲爲之心德猶在焉至於爲之而有以爲則每下矣

昔之得一者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

前既離道爲德以迹觀之蓋析而有二矣恐天下遂認其二而不知其一者未嘗亡也故於是復極言之一者一生二自是而往巧厤所不能算矣其在易自天一而降積之爲天地之五十五衍之爲大衍四十九而所謂一者終藏而不見豈非散於天地萬物之間無往而不在人無得而窺之者歟是以自天而清至侯王之貞槩而論焉未有不得而能立者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爲貞而貴高將恐蹶

不幸而失之爲裂爲發以至爲蹶雖天地之大亦不能自存也此雖未必然而理則有是故以將言之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此猶以論夫一也自其多者數之則一者其反而萬物由之以運則道之動也自貴與高者觀之則一者其弱而萬物資之以立則道之用也夫如是知天下之物生於有則天地至於侯王者是已而有生於無則一固存焉於其間也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夷道若類進道若退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眞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者若谷不自有其德也大白若辱能納汙也廣德者若不足所以能有進也建德者若偷不見其用力則疑於惰也質眞者若渝不知其有常則以爲或變也大方者無隅不示人以形也大器者晚成不使見者速也大音者希聲不使得以聞也大象者無形不使得以見也道之隱於無名者每如此不可以一端求是以能推其餘以與人而萬物莫不資之以成也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此蓋明道分而爲陰陽而一陰一陽亦不離乎道之所一是故道生一而陰陽各得其一惟一乃能爲二故陰陽配而爲二二具而一存乎其間則爲三三散而爲和氣以生萬物萬物亦得其三之一以抱負乎陰陽是終始未見一物之外乎一也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馳天下之至堅彭耜釋文馳騁天下之至堅葉無騁字天下希及之彭耜釋文天下希及之矣葉無矣字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躁勝寒靜勝熱淸靜爲天下正

春秋傳曰正直爲正正曲爲直淸靜之爲天下正正其所勝孰往而不可爲則淸勝濁靜勝動其效亦可已矣而況於缺之勝成沖之勝盈屈之勝直拙之勝巧訥之勝辯惟其不察此故必求其能勝之者苟求勝之終非其正也唯淸靜爲天下正金趙秉文集解三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雖山河不能爲之礙況戶牖乎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有不能達則播糠眯目天地且爲之易位

爲學日益章第十八

無爲而無不爲彭耜釋文而無不爲矣葉上有無爲字末無矣字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之在天下慄慄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彭耜釋文渾心葉渾下有其字

聖人之在天下在而不治也金趙秉文集解三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民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

十有三四支九竅是也老氏蓋嘗以有身爲大患矣而昧者不察累於有身之患皆無能外此十有三物之間使能知其非我有則超然乃立乎形骸之外豈出入之所得名然而沈迷轉徙自壯至老化而至於死非特不

知生而且其動而趨焉者未嘗不之於死地也則亦以是十有三物而已

夫何故也以其無死地彭耜釋文夫何故以其無死地葉以上有也字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是謂襲彭耜釋文是謂襲常葉常作袭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

出而有立故謂之建入而有守故謂之抱出者有本故不可拔入者有常故不可脫夫如是則立者雖遠而愈長守者雖近而愈久譬之於已非特及其身而已垂之子孫祭祀不輟其事我者無時而可亡也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彭耜釋文不傷人句民字葉並作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老子既以嬰兒論道矣於此含德之厚復比之赤子嬰兒其未孩者也所保者氣而已故道似之赤子則既孩矣而未有知也故德似之

骨弱筋柔而拽固彭耜釋文骨弱筋柔而握固葉握作拽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是以已之亦貴乎早也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

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之則亂兵詭道用之以正亦未免於死地也則亦以

若後世之詐哉敵至而爲之所是以其變不窮

天下多忌諱彭耜釋文夫天下多忌諱葉無夫字

民之迷其日固久彭耜釋文民之迷也葉無也字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民日迷於其間而弗悟聖人固當有以救之是故方而不割則有全者存廉而不劌則有質者存直而不肆則有屈者存光而不耀則有晦者存是以閉而不盡用爲悶而不爲察者也

治大國章第六十

莫若嗇彭耜釋文莫如嗇葉如作若

或下而取

取之爲言得其所欲之謂也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駟馬貴矣而先之以拱璧世必以是爲寶非吾所謂寶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爲

天下貴

夫婦之愚未有求道而不得一有聞焉雖向之嘗以爲

罪者可以一洗皆空則道之爲貴果在此不在彼也

爲無爲章第六十三

終以無難彭耜釋文故終無難矣葉作終以無難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民之從事彭耜釋文故民之從事葉無故字常於幾成而敗之愼終如始

則無事彭耜釋文則無敗事矣葉作則無事

世固未嘗有成敗以吾有爲故成者必敗世固未嘗有

得失以吾有執故得者必失此民之所以從事而不得

不謹者也

古之善爲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自道而降民日趨於僞不患其不明而患其不明之過

故聖人逆爲之防而欲以道愚之也

順金趙秉文集解四

江海爲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是以處上而民重石彭耜釋文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葉無聖人字

故天下莫與之爭彭耜釋文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葉無能字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必以慈衛之彭耜釋文以慈衛之葉作

偏之葉上有必字

雖然我自處已易物無所不濟難故卽三者推愛以爲

先而終復明之以爲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是今之所急

也天若救斯民必使有爲慈者出而衛之此老氏之所

恒然有期於天下者歟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是謂行無行攘無背仍無敵執無兵

大司馬之法曰伐者以鼓鐘聲其罪而告之止於境上

服其罪則已不必於進也故進以寸則常寸退以尺則

常多此雖行而若無行也雖攘而若無臂也不見可敵

若無仍也雖執之若無兵也金遒秉文集解四
輕敵者幾喪吾寶彭耜釋文輕敵幾喪吾寶葉敵下有者字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而天下莫能知彭耜釋文天下莫能知葉上有而字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彭耜釋文知我者希則我者貴葉作則我者貴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彭耜釋文知不知尚矣葉尚作上無矣字
不知知病彭耜釋文不知知病矣葉無矣字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則大威至彭耜釋文則大威至矣葉無矣字

勇於敢則殺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好殺勇於不敢則好活均於必行而不可屈
故同謂之勇
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可殺而殺則利非所當殺而殺則害可活而活則利非
所當活而活則害蓋可殺者必天之所惡天道難諶人
不可以知其故聖人猶難之
繟然而善謀彭耜釋文坦然而善謀葉作繟然而善謀

民常不畏章第七十四

吾得執而殺之彭耜釋文吾豈執而殺之葉作得
夫代司殺者殺彭耜釋文而代司殺者殺葉而作夫
代大匠斲彭耜釋文夫代大匠斲葉上無夫字

民之飢章第七十五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彭耜釋文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也葉饑作飢無也字
唯無以生爲者是以賢於貴生夫彭耜釋文是賢於貴生也葉是下有以字也作夫

由是言之患民之難治而有爲以治之豈若無爲而使
之自治恐民之飢而多稅以食之豈若無稅而使之自
食也

民之生章第七十六

民之生也柔弱其死堅強彭耜釋文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葉人作民無也字
草木之生柔弱彭耜釋文草木之生柔脆葉脆作弱
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彭耜釋文死之徒也生之徒也葉無也字

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故堅強居下柔弱處上
此有道以佐人主者所以不欲以兵強天下也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
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
而奉有餘
張弓者挽之而後弛是亦斂之於己而施之於物者也
故天道亦如之此其高下抑揚有餘不足無不中其節
者其取之不在外也人反是求於外而不求於內是以
每損人之不足以奉己之有餘
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彭耜釋文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唯道

乎葉作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其不欲見其賢耶彭耜釋文見賢耶葉賢上有其字

惟有道者爲能爲天之所爲則亦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不自安乎外爾此聖人也而曰不欲見其賢夫賢且不欲見而況其聖者乎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彭耜釋文天下莫柔弱於水葉作天下柔弱莫過於水

莫之能勝彭耜釋文莫之能勝先葉作莫之能勝

無以易之彭耜釋文其無以易之葉無其字

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王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彭耜釋文受國之是爲天下王葉無之字是爲作是謂

不祥重於垢故所受彌多所得彌大

正言若反

此正言而人謂之反以其言觀之也

知大怨章第七十九

知大怨有餘怨彭耜釋文知大怨者必有餘怨葉無者字無必字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有求於我知持吾信以待之而已彼當償則無不知也

夫然後能當天下之求而未嘗勞茲不亦如天之無親而惟善人之與乎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

國之不能治以大視之也民之不能安以眾視之也夫孰知有以大爲小以多爲少之道乎是故國大而能大治之民眾而以眾爲之則有終身不能勝者聖人之道無他亦曰小國寡民而已普天之下不爲不廣率土之濱不爲不多而吾未嘗知其廣且多也

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彭耜釋文而不用也葉無也字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彭耜釋文葉無此句

樂其俗彭耜釋文樂其葉業葉作浴

不相往來彭耜釋文不相與往來葉作不相往來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今老氏之爲書使人得以受而味焉則近乎美窮萬物之理而無不至則近乎辯察萬事之變而無不該則近乎博然固有信而不美善而不辯知而不博者存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抑嘗觀世之論老氏者矣自漢蓋公得其術教曹參以相齊而齊治寶太后好之施於文景而天下大安茲非其利乎然以清虛而廢實務其流遂至於亡晉則不可謂無害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古今所傳以老爲老氏信斯言也孔子所不廢茲非其爲乎然有病其搥提仁義絕滅禮學以爲有見於上而無

見於下羣起而非之則不可謂無爭此二言者老氏之前知也

老子解卷下終

老子解

無錫吳　鼒大年著

上篇

道可道　至　衆妙之門

此言道之妙在無無者老氏之玅用名名此道者也有有此無者也常無則不可道矣故可道者非常道常無則不可名矣故可名者非常名常有者常有此無也徼孔竅卽所謂無也遠而無所至極曰元無也元之又元無之至也無之至者衆玅之門

萬物作之先而我不爲之始自古起兵動衆揔始者多不成功可鑒也然自我生之爲之成之卽自我有之恃之居之亦足以召禍而賈辱既戒爭先又戒自滿而名卒歸之可以深長思矣

不尚賢　至　則無不治

此言治民之本賢非眞賢世人以是爲賢耳楚王好細要宮中多餓死爭爲賢則大不賢矣靡不磷涅不緇非大聖不能下此惟有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一法故聖人常使人盡其在我而迪之于無爲無欲之途且可使有知有欲者反其本而不敢爲非則能爲無爲而天下大治矣上好飾非欲民寡過上好刻酷欲民忠厚未之前聞

道沖而用之　至　象帝之先

此言道本虛而和不可以銳與紛汨之沖和也不言和和之貯于虛者也盈沖之反也淵乎似萬物之宗以其沖也一意爭先曰銳兩念分馳曰紛比老氏所惡挫之解之清者和其光濁者同其塵也道之沖其在吾心者湛兮似若存兩言似論道若

謙退不敢質言也吾不知誰之子言吾心之淵不
知其何從生帝天載也天載形于事物故原其始
而以爲帝之先象像也如子孫之象其祖宗夫能
象其祖宗則可以爲萬物之宗矣
天地不仁　至　以百姓爲芻狗
此言聖人天地之虛不仁猶言豈不仁結芻爲狗
始祭用之拜跪以隆之時當尊也祭畢棄之踐踏
以將之時當賤也天地聖人之于人物豈不仁哉
因其時而已矣蓋言虛也

天地之閒　至　不如守中
此言善虛善動橐籥冶鑄致風之器橐爲外之櫝
所以受籥籥爲內之管所以鼓橐籥在中似虛而
屈有橐則虛而不屈橐在外可動而出有籥則動
而愈出人之言其猶橐籥乎徒橐徒籥則窮冶鑄
既畢則橐籥亦窮故多言不如守中
谷神不死　至　天長地久
此言谷神爲天地根欲人無傷其根谷神藏精之
也天言氣地言質氣質之根乃在于此人之生如
戶樞之動谷神戶之樞也谷神竭則戶樞脫矣綿
綿用之盡其天年則天長地久矣惜乎眾人好盡
谷神雖欲不死得乎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　至　故能成其私
此申言天長地久之意耳不生聲故常聰目不生
色故常明天地亦然不時不生不種不生人求長
生私也君子不廢故云成其私然其私出于無私

上善若水　至　故無尤
此言有七善者不因物爲加損水之爲物物利之
而不知人惡之而不覺有不加不損之妙焉故上
善如之心田潔淨故善地心源澄澈故善淵與物
皆春故善仁前後相符故善信寬嚴相濟故善治
有而不居故善能動而不括故善時不爭名故無
尤其近名不爭利故無尤其近利
持而盈之　至　天之道
此言盈與銳之咎中不能容曰盈恐其未盈持而
盈之以益其盈人不可犯曰銳恐其未銳揣而銳

之以益其銳則雖金玉滿堂不能守矣盈者驕之
質銳者驕之氣咎將至矣富貴可久戀乎古人功
名成遂身斯退矣四時之運成功者退不退不足
以爲道

營載魄 至 是謂元德

此言涵養元德之全功營魂也魂晝寓目魄夜舍
肝魂神藏之魄精藏之得其藏之謂載魂魄之所
從來一也抱一養其源也離者精神耗散能無離
乎恐其離也專其氣則不紛致其柔則不盈不銳
能如嬰兒乎恐其不如也爲紛爲盈爲銳須滌之
使清除之使盡覽內觀也元覽內觀之至幽深元
遠疵微病也能無疵乎恐其有疵也愛民而有爲
雖曰愛之適以害之治民而有爲雖曰治之適以
亂之能無爲乎恐其有爲也天門元牝之門天門
有開闔故元牝之門卽衆妙之門也雌者納而不
出能爲雌乎恐其不能也明白四達而好用其知
則明者暗白者黑達者塞能無知乎恐其用知也
生而有之則物而不化爲而恃之則執而不通長
而宰之則私而不公聽其自生自畜自爲自長德
之深遠者也

三十輻共一轂 至 無之以爲用

此言無之妙用輪有轂輻牙牙輞也轂者橫于輪
心空中以受軸穴外以納輻輻上入轂下入牙無
者轂空壺中有此空則利轉埏埴鑄金之模匣埴
黏土也埏匡廓也埴以爲埏而鑄器其妙用在受
金中空處戶牖也鑿爲交窗也有戶牖斯
有室之用有之以爲利有此無始爲利也無之以
爲用無此無則無用也

五色令人目盲 至 故去彼取此

此言寡欲目寡視耳寡聽口寡味所以治吾所具
省畋遊御貨賄所以治吾所接腹主受目主取受
者有限取者無窮彼目也此腹也爽傷也

寵辱若驚 至 乃可託于天下

此言寵卽辱貴卽患當善其寄託寵畜于人者也
受人之寵如受辱焉不得不驚心也貴畜人者也
畜人不善大患生焉若切身之災也世人以寵辱

相反今謂卽寵卽辱故以何謂發問而曰寵爲下也得之若驚與失之若驚同得貴得大患者也然徒以有此身耳故有位者當寄于天下而不自私有身者當託于天下而不自有

視之不見至是謂道紀

此言無之體所謂元之又元也惚者若無恍者若有迎之不悟隨之若迷入晝不明入夜不晦分之曰夷曰希曰微合之曰一反其本曰無

古之善爲士者至能敝復成

此言夫人摹至人之元德與或作豫猶豫皆獸名

豫善疑猶善懼擬其敬之容若客擬其悟之象若冰將釋質之厚若樸氣之虛若谷識之藏若濁非眞濁也孰能濁乎靜之則徐清矣孰能安乎久之則徐生矣其要在于不欲盈能敝復成者終則有始之意

致虛極至沒身不殆

此言復命在于虛靜虛以藏之靜以養之隨物竝作而獨復者如花竝放吾以觀其果如葉旣茂吾以觀其本果復也本根也歸根則靜復還天之所以觀其本果復也本根也歸根則靜復還天之所以命我者而恆久不已矣知其常而保守則明而吉不知其常而輕作焉則妄而凶恆久則所見廣故能容容則公而無私可以爲公則大而非小可以爲王王則廣而無極可以爲天至于天而道始全沒身不殆欲人致虛守靜以終身也

太上不知有之至我自然

此言治貴自然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上也愛如父母歸如流水上之次也如火烈民望而畏之次也如侮民猶而侮之又其次也至于侮之則上之倍于民民之信于上均有不足焉忠信薄而人心疑人心疑而誓詰煩恐恐然懼民之不我從也夫爲政豈在多言哉功成事遂我苟自然民亦曰自然矣

大道廢至有忠臣

此言大道久廢仁育萬物義正萬民大道之世物無不育民無不正非無仁義也夫人而能爲仁義也大道旣遠仁義見焉由不仁不義者多也私智

小慧僞之根大僞之府也六親父子兄弟夫婦
絕聖棄智至故令有所屬
此言去文存質聖智仁義何惡于人而與巧利同
觀也未孩未知孩笑也
棄絕此老氏之蔽也彼以聖智仁義爲文故以爲
不足而一切蕩然滌之俾有所屬屬于素屬于樸
也夫老氏直以聖智仁義爲私欲韓子曰老子之
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韓子其知道乎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此申言去文存質之義素者樸之色樸者素之質

私者欲之成欲者私之動
絕學無憂至相去何若
此言唯阿善惡相同雅恭而阿慢一恭慢齊善惡
則可以無學矣甚矣老氏之蔽也
人之所畏至荒兮其未央哉
此言畏衆人可以無樂衆人所畏我可以無畏乎但衆人所樂祇十之一二究而言之荒兮
未央荒大也央止也
衆人熙熙至若嬰兒之未孩
此申言致虛守靜之意享太牢大禮也登春臺大
觀也未孩未知孩笑也
乘乘兮若無所歸至我愚人之心也哉
此言惟至人能愚若無所歸如列子御風而行此
身如木葉幹殼也我獨若遺如莊子嗒焉喪我此
心如槁木死灰也必如是乃可爲愚凡世之不愚
者乃老氏所謂大愚者也
沌沌兮俗人昭昭至而貴求食于母
此言不隨衆所爲人皆昭昭察察而我獨否若窒

之無底若風之無所止所謂沌沌也因此人皆以
我爲頑我果頑乎哉且鄙我獨異于人而沌沌焉
若嬰兒之求食母乳者人異我耳我果異于人乎
哉
孔德之容至以此
此言道無方體而有主宰孔大也中有道則德容
從之惚恍窈冥言道之無方體象物精眞言道之
有主宰甫眇也
曲則全至誠全而歸之

此言抱一之用以退爲進曲則全六句以反相取
天道然也聖人則何心哉抱一而不二天下已式
之矣世人自用其見自是其愚自誇其功自張其
勢所以不一抱一故不然卒之明白而彰顯功積
而長大所謂天下式也以曲得全天下歸之
希言自然　至　而況于人乎
此言人無以猝然之故壞其自然人罕言自然大
惑也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自然之理也飄風
驟雨豈自然哉故不終朝而息況人世之毀譽得
喪其能長久乎

故從事于道者　至　有不信
此言世之道德不足信人各道其道德其德得其
得失其失彼不能信于吾吾亦烏能信之
跂者不立　至　故有道者不處也
此言求進反退立靜象也行動象也有無爲之妙
焉軒踵爲跂闊步爲跨跂者立欲其高不惟不高
并失其立跨者行欲其遠不惟不遠并廢其行人
之好爲高遠而先喪其卑近者類此餘食食之餘
也行行列也贅行于身爲枝指于物爲蛇足
有物混成　至　道法自然
此言道生天地寂言其氣寥言其質剛柔之質其
立者二而所以立之者不二陰陽之氣其行者二
而所以行之者不二萬物萬理從此出焉是天下
之母也曰道曰大有字有名而天地萬物繄乎其
中矣大道無日不生無日不逝寒暑相推日月相
嬗是也即之而近廓之而遠周乎六合貫乎萬世
是也放之而莫禦反之而中存身在天中天在心

中是也人附于地故法地皐高以陳貴賤位矣地
依于天故法天動靜有常剛柔斷矣天生于道故
法道道生于自然故法自然
重爲輕根　至　躁則失君
此言輕躁持重可以御輕安靜可以治躁輜者載
衣物車靜重者人之所以爲生失其所以爲生則
如終日行而離輜重立見其槁矣物來觀我曰觀
榮觀者靜重發生之象不離輜重則榮觀備焉然
雖有榮觀卻重不累隆靜不紛馳燕處之餘超然

物表此在布衣之士尙不可以輕躁賊其身況萬乘之主乎輕則不有其臣躁則自失其君矣

善行無轍迹 至而不可解

此申言無之妙用善行善言以持身善計以治世

善閉以自守善結以聯物皆運于無形者也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 至是謂襲明

此言救人救物之善襲藏也明欲其藏不欲其露

明太甚則見人之功一見人之過九故多棄人聖人若不見人之過者于物亦然

故善人 至是謂要妙

此言善不善皆師資無往而非師資入世之要道妙用也失其師資雖自以爲智終成大迷

知其雄 至復歸于樸

此言以退爲進退一步正是進一步守其雌不敢先守其黑不敢明守其辱不敢校退之至也豁善受式善示谷善應所以進也得其守爲德常其守不離其常德若僅知其雄則散其元氣僅知其白則涉于邊際僅知其榮則傷厥本根求進者必反退矣

黃帝之學日中必彗操刀必割以進爲法老氏以退爲法

樸散則爲器 至故大制不割

凡此言聖人全乎樸聖人器天下兵農禮樂分焉司分也制萬物者利用分然此僅可爲官長各司其司耳聖人則稱賦不聲聞固萬化之總持也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 至執者失之

此言治天下者當發天下不得已之心四大不得不正六親不得不和聖人抱一使四海之內各有所不得已者焉則天下治矣出作入息耕食鑿飲其得已乎上與下各有其不得已蓋有神焉行乎其間故謂天下爲神器而不可以權勢法制爲之爲者改其新執者守其舊迹焉而已安能治天下故神者成迹者敗神者得迹者失

凡物或行或隨 至去甚去奢去泰

此言治天下增一分不如減一分行欲先隨欲後呴欲溫吹欲涼強欲動羸欲靜載欲行隳欲止物情萬變聖人抑其過甚減其奢侈剔其驕泰

以道佐人主者至必有凶年

此言好兵之禍我以兵施人以兵荅禍啟鄰封變生肘腋故曰好還敗固喪我勝亦殺人所過之地民爲殷栗故曰荆棘生焉奪我農時不獲耕耨戹氣所感旱潦頻仍故曰必有凶年

故善者果而已至不道早已

此言彊則必折果如花之果完其在我彊則取勝于人矜伐驕三者皆得已而不已彊之用也故申言勿彊以足之老壯之積也已死也

夫佳兵者至以喪禮處之

此言戒兵以止殺佳音追發語聲與惟通用不祥之器雖勝不美況不勝乎陽尚左陰尚右吉尚左凶尚右老氏于禮亦嚴矣胡又曰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乎不可解也

道常無名至萬物將自賓

此言道名以樸道之妙常在于無樸者不雕不琢不名之名雖小賓萬物之母天下不敢臣者奉道以爲主也侯王守道萬國自來賓矣

天地相合至自均

此言無爲而均天下天地以無爲爲德陰陽合而甘露降不用徵發同受澤焉

始制有名至所以不殆

此言人當知止始始物者也制物者也始物而物隨之制物而物安之故有名名立宜知止所謂功成名遂身退也

譬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于江海

此言道止而善納由與猶通

知人者智至死而不亡者壽

此言道必求之已知人不自知勝人不自勝皆得其一失其一者也富日求富刻刻覺貧貧忘其貧乃不啻富故貴知足自安弱質志斯不立行有作輟志遂不堅故貴强行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所謂所也死者氣不亡者理從天地而生通天地之始先天地而沒貫天地之終是爲死而不亡

大道汎兮至故能成其大

此言不自大故大求道之大若汎江海左之右之

無所不可故盡道于我萬物恃我以生我不能逃
物即不能逃道功成而不居其名衣被而不爲之
主養人之欲而自忘其欲猶其小焉者也萬物歸
焉而忘其所以歸不可名爲大乎聖人之大得于
自然求大則小矣自大更小矣

執大象至過客止

此言毋爲天下餌無象之象是曰大象執大象于
此天下往而從之方衣被萬物何害之有平泰猶
太平安于太平與物無爭乃窺萬物之所樂而與

之以餌雖過客亦爲之止止者餌之而至也餌反
對大象言過客止反對天下往言止則有害反對
不害言色餌目適害耳適害耳味餌口適害心
害口名餌身適害身利餌心適害心

道之出口至用之不可既

此言毋以道爲淡承上文餌以甘鉤致言

將欲噏之至是謂微明

此言反以相取微明微妙之明也鷙鳥將擊卑飛
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欲合固開欲廢固興天
之道物之理也不如此所往輒敗

柔勝剛至不可以示人

此言處世以柔弱爲本柔勝剛弱勝強出奇制勝
處魚不脫淵安身立命處利器不以示人慎密固
藏處三者柔弱爲之本

道常無爲至天下將自定

此言道爲以樸前言道常無名名之以樸此又言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則神矣化矣不欲而靜無名
也無爲也不必定天下天下自定矣

下篇

上德不德至而有以爲

此言上德無爲如舜居深山與野人同也下德有
爲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斤斤焉恐自失也

上仁爲之至而亂之首也

此言末俗之講道德仁義禮者仁義禮之爲德猶
耳目口之爲面而曰失面而有耳失耳而有目失
目而有口可乎老子深于禮者今言失義而後至
禮此乃不義之禮如沐猴之冠帶盜賊之揖讓皆

又言忠信之薄則是不忠不信乃可爲禮而所謂
忠信者無與于衣冠言動無關于君臣父子也又
言亂之首則是棄其尊卑上下等級隆殺之儀乃
可爲治也宜其爲後儒口實矣

前識者至故去彼取此

此言道不務華前識者以知識逆億于事先離根
務華似智實愚曷有紀極夫根厚也華薄也何去
何取必有能辨之者矣

昔之得一者至其致之一也

此言得一之玅自天地至侯王其所得祇此一故
曰致之一也

天無以清至將恐廢

此言不一之弊雨暘極備陰陽分裂龍蛇起陸原
隰行舟神不運谷不積物不生由于氣化之雜干
不正由于人事之亂

故貴以賤爲本至非乎

此申言一之爲基本物之貴賤價之高下以多寡
分一則數之至寡者似賤實貴似下實高

故致數車至落落如石

此申言不可不一之意合而言之曰車分而極其
數則爲輪爲輿爲軫有轂輻牙輿有軫式較軔
有軏衡五紮不可指其一而名之爲車此言不得
一則分散四出而其道不全也玉石本一玉在中
石在外玉貴故琭琭然有情文石賤故落落然無
顧盼此言不得一則任人貴我賤我而無以自主
也

反者道之動至有生于無

此言道之窈玅道之玅用有三反而相取欲喻先
張是也弱如處女不爲主而爲客是也無者窈玅
所在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是也

上士聞道至不足以爲道

此言行道宜勤蒙籠之窈玅非玅悟不知非深功
不熟故惟上士能之不笑不足以爲道言毋以人
之譏笑而輟其勤

故建言有之至善貸且成

此言上德不德之實建立也古之立言者曾有是

說夷平易類疵類建德卓立也偷偷安質眞不變
也渝變也和其光故若昧同其塵故若類弱其志
強其骨故若退虛其心實其腹故若谷知其白守
其黑故若辱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故若不足
我獨若遺我獨若昏故若偷生而不有爲而不恃
故若渝此以上益古語無隅胡稜角之峭厲晚成
胡功名之躁急希聲胡繁會之亂耳大形胡棟樸
之眯目無名胡浮游之滋口貸借也道大任人假
借假于外于我何與況望其成乎

道生 至 三生萬物

此言一之生生不窮抱一而萬得矣

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

此言和負載也陰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陽則肝
膽心肺脾腎腸胃冲氣至虛之氣所周流也至虛
之氣本無不和故萬物得之以爲和

人之所惡 至 我將以爲教父

此言求益則損求損則益人以此示教我亦以此
則求教父

天下之至柔 至 天下希及之

此言治貴無爲兩堅相薄必至兩傷兩有相入彼
名與身孰親 至 可以長久

此言貴身以身殉名不如無名以身殉貨不如無
貨故君子不與名利爭得失而與此身爭得失

大成若缺 至 清靜爲天下正

此言大忘其大月常虧海常下孰敝之而孰窮之
故急于自伸者非大直急于獻技者非大巧急于
禦人者非大辨凡人躁急者多不畏寒靜謐者多
不畏熱而況至人之清靜乎

天下有道 至 常足

此申言知足卻馬治田太平之象人情之亂欲爲
之根欲動于中求足于外弗得則不止于是爭鬬
啟而戎馬生矣

不出戶 至 不爲而成

此言知不求多知愈多則見理愈少跋者登山眇

者索珠不待行而知無益隔壁別老幼之聲越窒
辨陰晴之色不待見而可定梅衝寒卽放桃遇暖
方開不待爲而成可必
爲學日益至無爲而無不爲矣
此言求無爲者當日損老氏惡言學一蔽也
故取天下者至不足以取天下
此言臨大事者常以無事取天下若丞蜩然
聖人無常心至聖人皆孩之
此言視民如孩愛赤子者無常心以赤子之心爲

心善不善不深辨信不信不深責如是而成慈母
之善與信聖人百姓之母也孩之待百姓如嬰兒
也夫安有待嬰兒而束縛馳驟狹隘酷烈者
出生入死至以其生之之厚
此言出生入死之易以起下攝生生之之厚言求
生之心太重轉速其死也
蓋聞善攝生者至以其無死地
此言攝生攝收攝不遇不被善出險也無所投無
所措無所容善入險也出險不見險入險不知險

故能出死入生
道生之至而貴德
此言道尊德貴德得也得于人之謂德故
曰德畜之不生則不畜不形不形則不成
而生畜爲要故人皆尊道貴德
道之尊至而常自然
此申言道之自然道之尊斯德之所以貴以其自
然非令之而然也
故道生之至是謂元德

此申言德之自然長育承上形之言成熟養覆承
上成之言
天下有始至沒身不殆
此言抱一如抱母一母也子萬也既得其一當知
其萬既得其萬當抱其一
塞其兌至終身不救
此言閉塞所欲塞其兌不出也閉其門不入也口
欲味耳欲聲目欲色欲者心之發竅處塞之則無
欲矣美味交口淫聲交耳豔色交目交者物之出

入處閉之則不交矣當終身守之不勤于味聲色
也

見小曰明 至 是謂襲常

此言用必歸體見微知著曰見小柔常勝剛曰守
柔光者明之用明者光之體用歸于體此常道也
當密而藏之

使我介然有知 至 惟施是畏

此言張大當戒介然有知倏然而悟也施者嗇之
大反行于大道易于張大故戒之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此言好徑當戒謂行險之徒也

朝甚除 至 非道哉

此言爲治誇張之弊入其朝修除華飾行其野田
在草閙視其倉儲積空虛顧乃尙淫巧好武勇恣
貪饕講散斂是乃盜之盜物而誇張于人立見其
敗耳尙足爲道哉

善建者不拔 至 以此

此言善建善抱爲天下母母建子亦建母抱子亦
抱安有窮期脩卽善建善抱也由眞而有餘而能
長以至于充滿發越浹肌膚淪骨髓德之漸積者
然也家國天下皆吾一身之氣血骨節也隨往故
之無非此德吾何以知其然哉以善建善抱之觀
舍德之厚 至 早已

此言聖人若赤子人心渾然德本至厚口善味耳
善聲目善色戕其十之三而又有昏雜煩擾之氣
以戕其靜好勝爭先之意以戕其動含者發發者
散厚者薄薄者消則不返其赤子之時而體驗

之赤子無害毒蟲格猛獸拱攫鳥之心故亦不螫
不據不搏蓋德厚則異類亦安之此其所接之厚
也心腎未足元牝之門虛靜無爲自然握固峻陰
也牝牡未知有時峻作亦氣機之動而無所耗損
雖號嗌而聲不破此其所具之厚也知和而常葆
其和知常而自藏其知聖人含德之厚所以比于
赤子若後起者日益生外來者日益生精溢而和
喪不祥孰甚焉心君也口耳目臣也欲動于心而
役于味聲色謂之曰強夫物不可壯也壯于口淫

于味壯子耳淫于聲壯于目淫于色卽壯卽老何待老哉聖人則終身亦子而已矣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此言知者自然不言故善奕者不言奕

塞其兌至是謂元同

此申言元德之同乎物兌門身所自具之機緘銳

紛衆所共避之機緘光塵世所同具之機緘知趨

知避則可以元德而同于天下萬世

不可得而親至故爲天下貴

此申言元同之玅不可得而親疏利害故爲天下

親爲天下利不言者省文也

以正治國至以此

此言奇正各有所當而無事則同以治之用之

之之心知之

夫天下多忌諱至而民自撲

此言多事病民無事福民山林川澤有大禁焉水

旱盜賊則隱匿焉民安得不貧搶克聚斂之人國

家以爲利器用之而愈昏亂末作盛則本業衰法

者一定之法令者隨時之令朝更莫益條例頻多

避左觸右手足罔措非決其法以自恣卽竊其法

以自便故盜賊多有聖人則但責己而不責人

其政悶悶至其民缺缺

此言爲政不可好察悶悶屯蒙貌醇醇和厚也察

見毫毛則民之有缺失者十之九

禍兮福所倚至孰知其極

此言禍福倚伏之機薪者得鹿豈便爲眞塞翁失

馬安知非福否極則泰泰極必否孰能知其極乎

蓋傷人之僅識目前也

其無正邪至其日固久矣

此言人迷于倚伏之理承上言禍福豈無正哉正

復化奇善復化妖民之迷此非一日矣

是以聖人至光而不燿

此言聖人之四德補綴長短以爲方則割苛神勞

形以爲廉則劌激切挺勁以爲直則肆意驁外悅人

以爲光則燿劌傷也

治人事天莫如嗇至長生久視之道

此言嗇有而不用斂而不散之謂嗇塞其兌閉其門嗇斯復矣神耗方養精溢方收遲矣故嗇之功貴早也神本不耗而又養之又養精本不溢而又收之又收是重積德也由是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以我之精神通天下之精神孰知其極乎夫如是我復歸于嬰兒胥天下復歸于嬰兒故可以有國此皆嗇之功效也有國之母者所以子天下嗇則母不嗇則不母嗇則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不嗇則戕根賊蒂傷生害

治大國若烹小鮮

此言治國有術不學和羹不能鹽梅用水狹隘用火酷烈急之則焦攪之則爛大亂之道也

以道涖天下至故德交歸焉不傷人指大道之世

此言道可以治鬼神神不傷人大國居下流乃所以大國者下流至故大者宜爲下

此言下人之效崇高易侮傲大國居下流不爲主牝者爲受不爲施牡者下也湯事葛下小取小大也下以取下之也下而取在下也大之畜人小之事人伊古以來未有不各得其所欲者而人多爭上流也交者爲客不爲主牝操常勝之勢以其靜也靜有勝敗牝無勝敗故牝操常勝之勢以其靜也靜

為無為至故終無難

此言愼始無爲之爲貫百爲無事之事統萬事無味之味舍衆味江海之大不擇細流何有于大小多寡蜀犬吠日日仍照之何別于恩怨敵讐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終爲江河故圖難于易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層之臺起于累土故爲大
于細聖人不爲大者言雖大小多少聖人一視之
也多易必多難者言雖圖難于易聖人終無易之
之心也
其安易持至始于足下
此申言愼始時當太平持之尙易危當未兆謀之
尙易脆則已兆其質微則已兆其氣易持易謀爲
之于未有也易破易散治之于未甚亂也此豈陰
謀詭計之爲哉本生毫末天道則然矣臺起累土
地道則然矣行始足下人道則然矣

爲者敗之至則無敗事
此言人當愼終如始事之將成忽改其新變態多
端仍泥其舊無爲無執所以愼之也
是以聖人欲不欲至而不敢爲
此言欲不欲學不學老氏言無欲非無欲也欲其
所不欲者而已言絕學非絕學也學其所不學者
而已衆人妄有所爲往往過之而失其自然夫萬
物本自然聖人特輔之而已何容心焉
古之善爲道者至乃至于大順
此言私智足以賊國愚之使民返樸還醇也若上
自私用智則民更甚夫智者收斂之物發散豈宜
已哉今之治國者往往自私用智使其君不能抱
一是賊其君也使其民不能復歸于嬰兒是賊其
民也反者反于萬物之本源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至莫能與之爭
此言善下善後上之壓服下民也重則下之戴上
也無力聖人善下故民若忘乎其爲君也
天下皆謂我道大至其細也夫
此言道大樸散則成器道分則有物分之則小合
之則大肖之則物不肖則物物
我有三寶至死矣
此言三寶百姓皆孩之慈也塞其兌閉其門不見
可欲不貴難得之貨儉也爲腹不爲目爲客不爲
主不敢先也慈則物莫傷我故勇儉則自處裕如
故廣不敢先待萬物之自器自長故能成器長
夫慈至以慈衛之

此言三寶以慈爲本爲仇餉征莓爲義帝發喪慈也當肝腦塗地時天必生一慈者以護衛萬民故好殺者乃以天下與人者也

善爲士者不武至古之極

此申言慈之以戰則勝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也武之事天下當宗之君之以其不我知故莫之君也知希則貴矣是猶被褐懷玉也

知不知上至是以不病

此言人當知病知若不知爲上不知若知爲病知其病而病之不敢以不知爲知并不敢以知爲知則其知深遠矣聖人所以無此病者以其知其病而病之耳彼以危爲安以亂爲治者何也民不畏威至故去彼取此

此言人當畏威威者耗精賊身之事大威死也所居飲食男女之類狎者溺而不出所生身之所由生謂精氣神也厭惡其精氣神而戕賊之死矣夫惟不厭飫于飲食男女是以不厭其自知明而自愛厚也明故不見飲食男女之欲厚故不貴飲事男女之事彼謂飲食男女此謂精

勇于敢則殺至疏而不失

此言天人感應勇于敢知進而不知退勇于不敢以退爲進也天惡勇敢故聖人亦勇于不敢天不與人爭是非而自然有以勝人故天無言而其應捷人莫召而其來無迹當利者謀利之當害者謀害之絲毫不爽則漏網者少矣

民不畏死至希有不傷手矣

此言殺民不足以治民刀鋸者非治天下之具也

飢寒亦死盜賊亦死生路絕矣生路絕則民不畏死若民果畏死吾執奇衰者而殺之孰敢復爲非乃朝殺十盜莫益百盜則懼之無益矣司殺者天也當殺而殺之即同天殺之此蓋言亂世以死脅民而不當其罪則愈殺而民愈不懼耳

民之飢至是賢于貴生

此言上之治民民之自治皆以無爲用掊克務聚斂則民飢作聰明變舊章則民亂溺衽席恣貪饕則輕死任其自生不作爲以害之賢于貴生者矣

人之生也柔弱至柔弱處上

此言好柔者生好强者死好柔者豈雜權詐占便宜哉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則知之矣百戰百勝一蹶莫支千枝萬條匠者不顧人亦爲其柔弱而已

天之道至其不欲見賢邪

此言聖人損有餘以補不足凡弓弛之而俯其體弓把在上弓梢在下張之而仰其體弓把向下弓梢向上仰高舉下損有餘補不足所謂反者道之用也不欲見賢不欲表見己之賢

天下柔弱莫過于水至正言若反

此申言柔弱之妙用水能負大舟轉大石物莫之勝以其始終柔弱也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受國之垢也徙薪利民受國之不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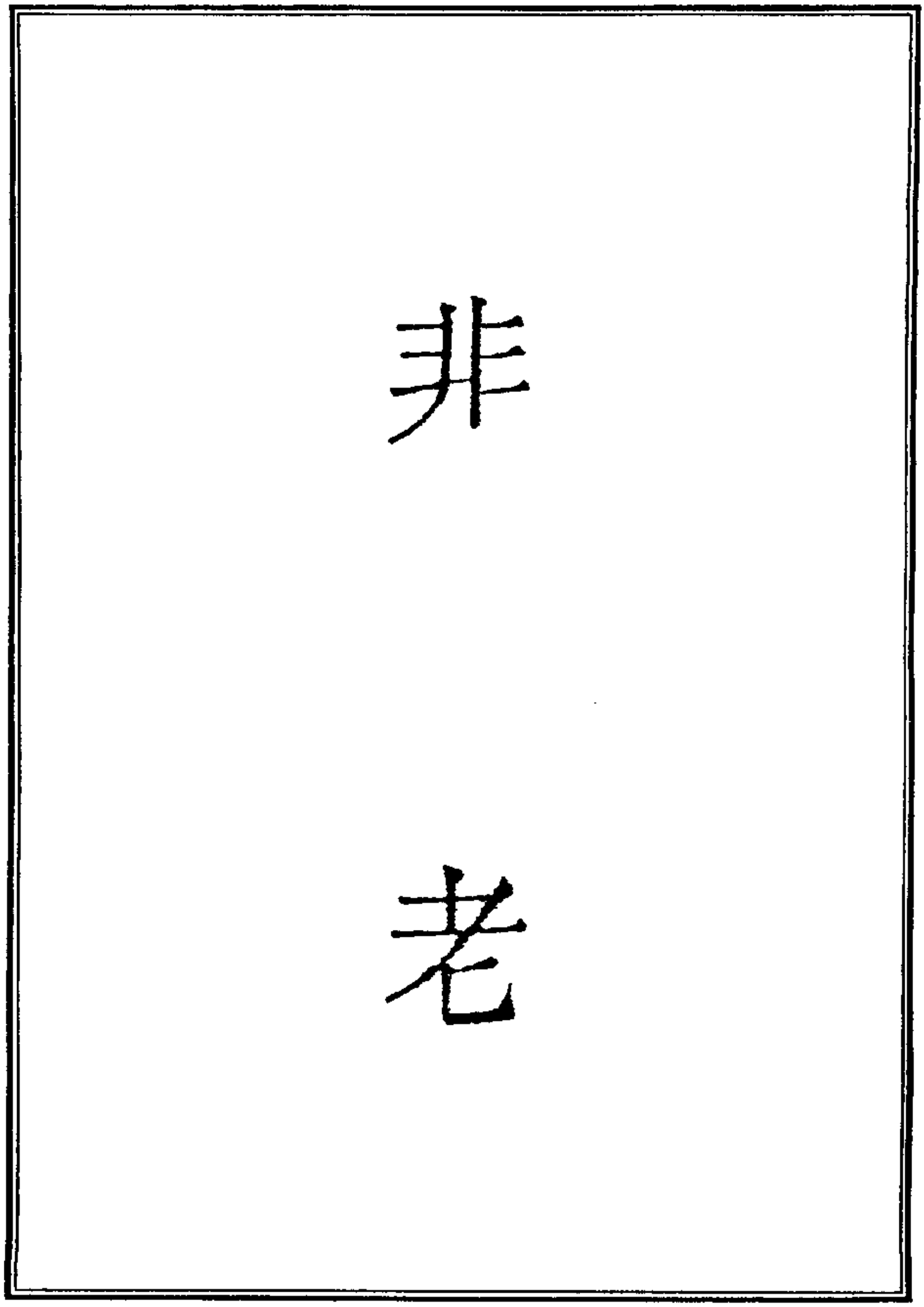
和大怨至常與善人

此申言上德不德同于天道不去怨之根而第調和之則餘怨不淨此聖人指明通之人執左契合右契民何怨焉雖然大信不約有德司契下德不失德也無德司徹上德不德也徹通也契有物徹

無物司其有物者小司其無物者大天道無親是
司徹也執左契且不必況和大怨乎
小國寡民至不相往來
此言小試無爲之治什伯人之器難得之貨也言
願得小國寡民而治以無爲使民不貴難得之貨
各務生計則重死不慕遠徙結繩爲記
雖有左契不必執也由是甘食美服安居樂俗我
國無惡于人鄰國無爭于我故相望訟獄息于朝
詬誶絕于野孳畜繁息物類咸若故雞狗之聲相
聞朝作莫息飢食渴飲故老死不相往來

信言不美至爲而不爭
此總言上下兩篇之意信實也美粉飾祇求其善
則不必辨以辨爲事則不求善矣知一自知萬知
萬則昧一矣聖人抱一無所積也人亦已也離人
之已非已合人之已乃已故爲人而已愈有與人
而已愈多天道之利不言之利也聖人之爲無爲
之爲也亂世之事皆起于爭故以不爭終焉

曰不爭此皆救時之論寓有于無而不同于釋氏之
以空爲無也獨惜其持論過高直欲舉斯民之心日
而愚之未免所見太偏至謂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
仁失仁而後義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此又過激
之論是將率天下之人而出于不仁不義不忠不信
也而不知惟禮可以已亂此皆以無爲宗旨之弊也
然其救時之心卒不可沒向使老氏而生于堯舜之
世當亦不言無而言有乎辛丑小春吳江沈楙悳識



梁谿吳　鼒拙巷著

孔子喜剛老子喜柔孔老所尚不同
易尚陽老尚陰易老所尚不同
孔門以是非爲一定老子以爲無定而畏言是非
孔門之教好善惡惡老子之教善惡平等
老子不以是非爲善惡而以好惡爲善惡是非無兩
途好惡有萬端
老子言善猶佛氏云善哉之善加云善爲道者
昭代叢書　癸集　非老　卷第四十二　一　世楷堂藏板
善爲士者善戰者善勝敵者善用人者又如善行善
言善計善閉善結善救善利善地善淵善仁善信善
治善能善時善下之類皆是也惟不以物之本善爲
善而以吾心善之爲善故其言曰善復爲妖又曰善
之與惡相去何若又曰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
矣又曰善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得善又曰善者不
辯辯者不善凡所言善俱在是非得失之外與孔子
止于至善孟子道性善之善不同
龔鹿食薦以薦爲善鼬鼠帶以帶爲善鴟鴞嗜鼠
以鼠爲善老氏言善自是此意故齊善于惡
意故齊惡于善
齊善于惡齊惡于善是所謂無善無惡也而卒津津
于善者是所謂無善無惡謂之至善也
老子不言性若言性我知其必曰無善無惡也于何
知之以大道汎兮其可左右知之以善之與惡相去
何若知之
昭代叢書　癸集　非老　卷第四十二　二　世楷堂藏板
無善無惡謂之至善可以釋老不可以釋孔
齊善惡者終不能無善惡老子曰善者吾善之不善
者吾亦善之得善此非渾善惡于無乃并善惡于善
也但其所謂善之所謂得善此吾心善之之善也其
所謂善者不善者此則在物本來之善本來之不善
也夫在物本來之善本來之不善老子亦明自言
之此亦是非之心之不可昧者也顧乃曰善者善之
不善者亦善之一之而先見分同之而適見異故曰
齊善惡者終不能無善惡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是善固善惡亦善也
善惡既齊同然則老子所言惡固惡所言善亦惡也
善者不善者此在物之理善者善之不善者不善之
此處物之義老子不然故棄義
有善惡則有是非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有是非則害
老氏之所爲善故棄智
聖通明也善惡太明非老氏之意故絶聖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仁者心本善故見善即
善之心本無不善故見不善即不善之此所謂無私

心也天理本善循天理者即善之天理本無不善拂
天理者即不善之此所謂合天理也老子不然故絶
仁至于絶仁而刑名法術肆其毒矣
孔門言學如視思明聽思聰學乃復還其本然老子
則曰汝耳自聰目自明學則增多其本然矣故曰絶
學又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
爲學日益益者猶諺云增許多骨董
學者學其所不學者也故曰學不學夫不能學其所
當學而但云學其所不學則無以入于至善之域
聖而不自以爲聖故絶聖智而不自以爲智故棄智
仁而不自以爲仁故絶仁義而不自以爲義故棄義
學而不自以爲學故絶學其意本無惡于天下而立
言過高弊乃百出
或問莊生言聖人生而大盜起聖人不死大盜不止
故絶聖棄智大盜乃止其所以發明老子絶聖之說
可謂深切著明今子乃謂聖而不自以爲聖故絶聖
亦異乎莊子之所云矣曰老子一書上篇言聖人者
六下篇言聖人者十有六蓋亦津津乎聖人之道聖

人之治矣非若莊生訟言聖人之罪聖人之過必聖
人死而天下治也夫既津津乎聖人之道聖人之治
而乃曰絶聖棄智是以知其聖而不自以爲聖爲絶
聖智而不自以爲智爲棄智也雖然其父殺人報讐
其子必且行劫老子報讐者也莊子行劫者也充老
子之說必至如莊子而後已也
老子言道德其意專重在道故域中有四大而道處
一焉德則有上德下德之分而下德不以德許之故
云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其所謂失道而後德者蓋

言渾淪之道充足乎天地人物者而我據之以爲德
德成則道分道分則道失也其所謂失德而後仁者
蓋言德猶渾全于吾心而我分之爲仁爲義爲禮名
目愈分而渾仝者愈失故曰失德而後仁也仁主愛而
義主斷斷者割愛者也故曰失仁而後義向不義之
人而拜之跪之臣之僕之禮則得矣義則失矣故曰
失義而後禮田成子弒其君而盜其國而向之爲齊
臣者仍嚴肅而行君臣之禮故曰禮者忠信之薄而
亂之首也老子之意蓋分道德仁義禮爲五物又老

子云以智治國國之賊又云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
亦信之得信則是連智信爲七物夫既以道德仁義
禮智信爲七物何怪其言之紛糾舛錯哉善乎韓子
之言也其原性曰性者與生俱生也其所以爲性者
而所見甚窄信如其說孔門四科德行爲言語言
語罵政事政事罵文學文學又罵德行同室操戈
無已時矣乃其持論若此過嚴而于老氏仍錄其
有補于世者二篇然則世之服膺蓬山上蔡象山
而蔑視老子者其不免爲東發所笑也與

朱子解老

非吾所謂德也又曰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
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
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黃震選老

保身章第一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至功名成遂身退天之道

保國章第二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至舍德之厚比于赤子

東發曰老子之書隱士嫉亂世而思無事者爲之今

錄其有補于世者因其舊分二章

竊案東發先生于程門高第龜山上蔡謂斥其爲
禪排擊不遺餘力其于象山以下蔑如也持論執
而所見甚窄信如其說孔門四科德行爲言語言
語罵政事政事罵文學文學又罵德行同室操戈
無已時矣乃其持論若此過嚴而于老氏仍錄其
有補于世者二篇然則世之服膺龜山上蔡象山
而蔑視老子者其不免爲東發所笑也與

朱子解老

谷神不死是爲元牝

朱子曰谷之虛也聲達則響應之乃神化之自然也牝是有所受而能生物者也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焉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朱子曰無是轂中空處猶言轂柄上木管子中空可受鐵柄而開闔下上車之轂亦猶是也莊子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亦此意也

通于一萬事畢

朱子曰老子說通于一萬事畢其他都不說少間又和那一都要無了方好

陳顯微曰或疑可道之道朱子荅之曰如云空可空非眞空使其可空即是有物窒而不空之處豈眞空乎

朱子荅程泰之曰舊讀儼若容止作容字而蘇黃門亦解爲修容不惰之意皆疑此或非老子意後見一相書引此乃以容字爲客字于是釋然知老子此七句三協韻以客韻釋脗若符契又此凡言若某者皆

昭代叢書 癸集 非老 卷第四十二 之 世楷堂藏板

有事物之實所謂客者亦不敢爲主而無與于事故其容儼然耳近見溫公注本亦作容字竊意古本必更有可攷者雖非大義所係然亦可備討論之萬一

又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恐此道字即易之太極一乃陽數之奇二乃陰數之偶三乃奇偶之積其曰二生三者猶言二與一爲三也若直以一爲太極則不容復言道詳其文勢與列子易變而爲一之語正同所謂一者皆形變之始不得謂非數之一也

朱子荅程可久曰有是理卽有是氣氣則無不兩者生二則其察理亦不精矣老莊之言之失大抵類此

昭代叢書 癸集 非老 卷第四十二 之 世楷堂藏板

故易曰太極生兩儀老子乃言道先生一而後一乃生二則其察理亦不精矣老莊之言之失大抵類此

鼎案考亭夫子爲理學大儒而于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學之老子猶必取其言而解釋之蓋聖賢無所不學而老子能見道之一偏故語錄中時及之至其于儼若容止句既證以蘇黃門之解復參以司馬溫公之本而斷以相書引作客字爲正可見古人讀書雖一字一句亦必求其至當夫豈鹵莽滅裂以爲之哉子既著非老一卷而又存黃東

發朱晦菴之說于右

非老跋

老子所言者道德也盈天地間皆道得于我心爲德道與德並重老子乃尊道而卑德則失之矣道德者仁義禮智信之總名也仁義禮智信者道德之條目也老子乃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又言以智治國國之賊又言不信者吾亦信之則益支離謬誤矣甚而至于絶聖棄智絶仁棄義絶學不更駭人聽聞乎然則讀老子者方將屏之斥之豈特非之而已哉拙菴老人既爲之注解而又出其餘論爲非老一卷就其言而剖析之孰是孰非一言以蔽之曰立論過高此雖老子亦當首肯也夫豈王充之刺孟柳京元之非國語所可比方者哉

壬寅秋日吳江沈楙惠識

老子別錄

無錫吳　翀大年著

魏書釋老志釋迦子四月八日夜從母右脅生當周莊王十年春秋魯莊公七年夏四月恒星不見夜明是也南齊書顧歡傳歡曰道經云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淨妙老子因其晝寢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右脅而生墮地即行七步于是佛道與焉今案孔子年三十見老子蓋周景王之二十三年也上距莊王十年凡一百六十六年昭代叢書癸集老子別錄卷第四十一　世德堂藏板

歲則是孔子見老聃問禮時老聃之死已一百六十六年矣其爲荒誕可勝道哉余既注老子訖復即傳記子史之言凡係老子之生卒出處及師弟知交之緒言與夫傳授次第著述疏解諸家撮其要而集之爲老子別錄其荒誕如魏書南齊所載者亦未嘗不雜出乎其間古人妄記之余妄集之後之覽者亦妄聽之可也

緒言

說苑常摐有疾老子往問焉常摐曰過故鄉而下公門知敬故也過喬木而趨知恭故也口之所以存乎曰舌存乎曰亡常摐曰子知之乎天下之事盡矣老子曰天下之事盡於此矣常摐曰嘻是已

案常摐老子師或曰即容成公也

列子楊朱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遯于郊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也楊朱不答至舍進沿漱巾櫛脫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開是以不敢今夫子閒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楊朱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昭代叢書癸集老子別錄卷第四十一　世德堂藏板

案莊子載此段作楊子居故或以楊子名朱字子居也觀老子責之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而楊朱何問請罪膝行而前其爲師弟無疑楊朱雖師老子而其學獨闢戶牖孟子所謂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列子載楊朱之弟子孟

孫陽曰一毛微于肌膚肌膚微于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耳奈傳輕之乎楊朱之宗旨如此老子所謂睢睢盱盱蓋隱責其爲我之意雖然治人事天莫如嗇老子言之矣則謂楊子之學得老子之一鱗一爪也可而睢睢一十九字括道德五千言

莊子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于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勌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于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猨狙之便執蘇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蹴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于無有者也

案嚮疾趨事捷若影嚮好居人上彊若棟梁察見淵魚物之求徹疏剔刻削私智小明是之謂嚮疾彊梁物徹疏明胥徒更作之人則勞形技巧係累之人則怵心言嚮疾彊梁物徹疏明之人去聖人遠也蘇狸也田獵也藉縲也係也

莊子桓矩學于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名之膏肓待其復問而告以學當不名一家也

楊子蓋譏世之爲學者老子之言兼戴砥楊子好

然者立乎不測而遊于無有故也嚮疾彊梁云云

也有莫舉名者使民不能舉其一以名我也所以用人而用子人其用于人亦勞形怵心者所自取

則不能無事技係則不能無心來田來藉則不能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一物有失其形退而自責今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

則不然重爲任而罰不勝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日

殺人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立

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用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

財不足則盜竊之行于誰責而可乎

莊子崔瞿問于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
汝愼無攖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囚殺廉劌雕
琢其熱焦火其寒凝水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
之外于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不相非誕信相
謫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攖人心今世殊死者相枕也
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
臂乎梏之間噫甚矣哉

莊子士成綺見老子而問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
日復見老子曰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
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
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士成綺雁行避影遂進而問修
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顙頯然而口
闚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
審知巧而親于泰凡以為不信邊竟有人焉其名曰
窮

莊子庚桑楚得老聃之道北居畏壘之山三年畏壘
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
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胡不相與尸
而祝之社而稷之

案庚桑楚列子作亢倉子史記作亢桑子

莊子南榮趎南見老子老子曰與物委蛇而同其波
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

案南榮趎先事庚桑楚後師老聃

列子老成子孝幻于尹文先生尹文先生曰昔老聃
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
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
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
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功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
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言學幻矣吾與汝亦
幻也奚須學哉

莊子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語老聃曰學子以詭幻
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桎梏老聃曰胡不直
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解其桎梏
莊子老聃死秦失曰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

案自楊朱至此九人皆老氏弟子

史記南宮敬叔言于魯君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

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以有己

案爲人子者數語卓然名教之言先儒議其遺棄三綱五常與釋氏同殆非也

莊子孔子治詩書禮樂易春秋老子曰夫六經先王

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孔子曰烏鵲孺魚傳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得之矣

莊子孔子問至道老聃曰汝齊戒疏淪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

莊子孔子見老聃老聃曰夫子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若擊鼓而求亡子焉

案後儒論學動云女耳自聰女目自明其源蓋出于此

莊子孔子見老聃老聃親沐方將被髮而乾慦然似非人少焉見曰向者先生形體似遺物離人而立于獨老聃曰吾遊心于物之初

案列子之木葉幹殼莊子之槁木死灰其源蓋出于此

莊子夫子問于老聃老聃曰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于天

莊子孔子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由中出者不受于外由外入者無主于中

莊子孔子見老聃老聃曰草食之獸不疾易水土變而不失其大常之蟲不疾易水少變而不失其大常

案自南宮敬至此皆孔子老子荅問語若小戴記所載孔子曰吾聞之老聃四條則問禮之餘緒也

老子深于禮而乃云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譬若子雲長于賦而曰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爲
之意蓋彼自寶其向上一著而不知仁義禮智非
由外鑠我也殆夫子所謂智者過之也
又案總而論之常摠者老子之師也孔子與莊子
所稱關尹老子之友也楊朱柏矩崔瞿士成綺庚
桑楚南榮趎尹文子叔山無趾秦失老子之弟子
也列子莊子皆私淑老子列得其靜莊得其放申
韓竊老氏之術專用于刑名慘刻少恩流弊甚大

皆掊擊仁義有以致之耳
又案南宮敬叔隨孔子見老聃能取老氏之長禹
稷躬稼所謂天道無親三復白圭所謂知者不言
冤于刑戮所謂不傷其手
莊子以本爲根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淡然獨與
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于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
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
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
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嚮先人而常隨人

出處

史記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
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
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
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

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繒至于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遂去之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于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于段干子注注子宮宮元孫假假仕于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莊周申不害韓非其歸本于黃老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于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案酒龍一語孔子之贊老子者至矣夫龍者立于不溺遊于無窮升天入地恍惚變幻不可端倪猶龍一語言外有過高之意

列仙傳李耳一名重耳生于殷爲周柱下史又曰元妙玉女夢流星入口八十一載逍遙李樹下乃割左腋而生老子老子身長八尺八寸黃色美眉長耳大目廣額疏齒方口原唇額有三五達理日角月縣鼻有雙柱耳有三門

案元妙之號蓋後世以老子語追名之非其本稱流星入口即履武吞卵之謂也魏晉釋老志釋迦于周莊王九年夏四月八日夜從母右脅而生夫老從母左脅生釋從母右脅生皆後世神奇其說

耳果有此事已不及聖人之生不坼不副矣無災
無害矣
說文珊耳漫也故名耳字珊
案古人字與名相應則說文之言爲是史記以爲
證珊非證法所有
史記正義老子耳漫無輪
續博物志老君母有娠七十二歲而生于陳國渦水
李樹下
案列仙傳以爲八十一續博物志以爲七十二蓋

一欲合九九之數一欲合七十二候之數耳皆非
實錄特採之以著生老子之地
開封府志鹿邑東皋縣有九龍井老子誕生處
晉太康地記苦縣城東有瀕鄉祠老子所生地
括地志苦縣在亳州谷陽縣界有老子宅及廟廟中
有九井尙存在今亳州眞源縣
水經注陰溝水東南至沛爲渦水渦水又北逕老子
廟東廟前有二碑在南門外漢桓帝遣宮官管霸祠
老子命相邊韶撰碑老子廟東有九井又北渦水之

側有李老君母廟廟在老子廟北廟前有李母冢冢
東有碑永興元年譙令長沙王阜所立碑云老子生
于曲渦洞邊韶老子碑又云老子楚相縣人也相縣
虛荒今屬苦故城猶存在賴游鄉之東渦水處其陽
庾子山集至老子廟應詔詩云三門臨苦縣九井對
靈溪
幽明錄襄邑縣南瀕鄉老子廟中有九井
水經注渭水東北逕黃山宮南就水注之就水出南
山就谷北逕大陵西世謂之老子陵昔李耳爲周柱

下史以世衰入戎于此有冢事非經證然莊周著書
云老聃死秦失弔之是非不死之言人稟五行之精
氣陰陽有終變亦無不化之理故存其說
水經注伯陽谷水出刑馬山之伯陽谷北流歷谷引
控羣流北注渭水又屈而東逕伯陽城南謂之伯陽
川蓋李耳西入往逕所由故山原畎谷往往播其名
焉
水經注渭水東入散關抱朴子曰老子西出關關令
尹喜候氣知眞人將有西遊者遇老子彊令之著書

耳不得已爲著道德二經謂之老子書也關有老子廟于寶搜神記云老子將西入關關令尹喜好道之士覩眞人當西乃要之途也皇甫士安高士傳云老子爲周柱下史及周衰乃以官隱爲周守藏室史積八十餘年而世莫知其眞人也至周景王十年孔子適周見老聃然幽王失其道平王東遷關以捍秩人以職徙尹喜候氣非此明矣而往逕所由遂爲或可史記正義抱朴子云老子西遊過關令尹喜于散關或又以爲函谷關括地志云散關在岐州陳倉縣東

南五十二里函谷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

案陳倉卽今寶雞縣屬陝西鳳翔府桃林卽今靈寶縣屬河南陝州

陝西省志鳳翔府城南有授經臺尹喜受老子五千言處

史記索隱李龍函谷關銘尹喜要老子留作二篇而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

案樂毅傳曹參世家兩條可以補本傳之闕

河南省志漢陳國苦縣晉改爲谷陽隋改爲仙源唐初復省衛眞入鹿邑則李耳乃歸德之鹿邑人也

案縣名雖易其地猶是非如散關與函谷關相去

縣絕

注解

老子鄒氏經傳四篇

老子傳氏經說三十七篇

老子徐氏經說六篇

本注字少季臨淮人

右見漢書藝文志

漢文帝時河上公注老子道德經二卷

本注梁有戰國時河上丈人注老子經二卷漢長陵三老毋邱望之注老子二卷漢徵士嚴遵注老子二卷漢虞翻注老子二卷吳王弼注老子道德經二卷

本注梁有老子道德經二卷晉太傅羊祜解釋老子經二卷晉東晉江州刺史王尚述注老子二卷晉鄧中程韶集解老子二卷晉郡郭氏注老子二卷晉尚書郎孫登注老子道德經二卷亡

劉仲融注老子道德經二卷

本注梁有老子道德經二卷巨生解老子道德經二卷西晉中郎將袁眞注老子道德經二卷張憑注老子道德經二卷釋惠琳注老子道德經二卷釋惠嚴注老子道德經二卷王元載注亡

盧景裕撰老子道德經二卷

李軌撰老子音一卷

本注梁有老子音一卷晉散騎常侍戴逵撰亡

梁曠撰老子四卷

嚴遵注老子指歸十一卷

毋邱望之撰老子指趣三卷

顧歡撰老子義綱一卷

本注梁有老子道德論二卷何晏等注老子私記卷葛仙公撰老子雜論一卷何玄等注老子道德經十卷梁簡文帝撰老子元宗一卷韓莊撰老子元機三卷宗室

撰老子幽易五卷又老子注一卷山琮撰亡
顧歡撰老子義疏一卷
本注梁有老子義疏一卷釋惠觀撰亡
孟智周私記老子義疏一卷釋惠觀撰亡
韋處元撰老子義疏四卷
梁武帝撰老子講疏六卷
戴詵撰老子義疏九卷
老子節解二卷
老子章門一卷
昭代叢書 癸集 老子別錄 卷第四十一 五 世楷堂藏板
右見隋書經籍志
王弼撰老子例略一卷
蜀才注老子二卷
羊祜注二卷又解釋四卷
王尚注二卷
袁眞注二卷
張憑注二卷
陶宏景注四卷
樹鍾山注二卷
李允愿注二卷
陳嗣古注二卷
僧惠琳注二卷
惠嚴注二卷
鳩摩羅什注二卷
義盈注二卷
程韶集注二卷
任眞子集解二卷
張道相集注四卷
昭代叢書 癸集 老子別錄 卷第四十一 三 世楷堂藏板
王肅元言新記二卷
梁曠道德經品四卷
何晏講疏四卷又義疏治綱一卷
葛洪老子序訣二卷
韓莊元旨八卷
劉遺民元譜一卷節解二卷章門一卷
李軌老子音一卷
傷上善注二卷老子指略論二卷
避閭仁譜注老子二卷

賈大隱老子述義十卷
元宗注道德經二卷又疏八卷
盧藏用注老子二卷
那南和注老子
馮朝隱注老子
白履忠注老子
李播注老子
尹知章注老子
傅奕老子音義
陸德明老子疏十五卷
陳庭玉老子疏
本注卷亡
陸希聲道德經傳四卷
吳善經注二卷
楊上善道德經三略論三卷
成元英注二卷
尹喜高士老君內傳二卷
元景先生老子道德簡要義五卷
梁簡文帝老子私記十卷
戴詵老子西升經義一卷
韋處元集解老子西升經二卷
老子黃庭經一卷
右見唐書藝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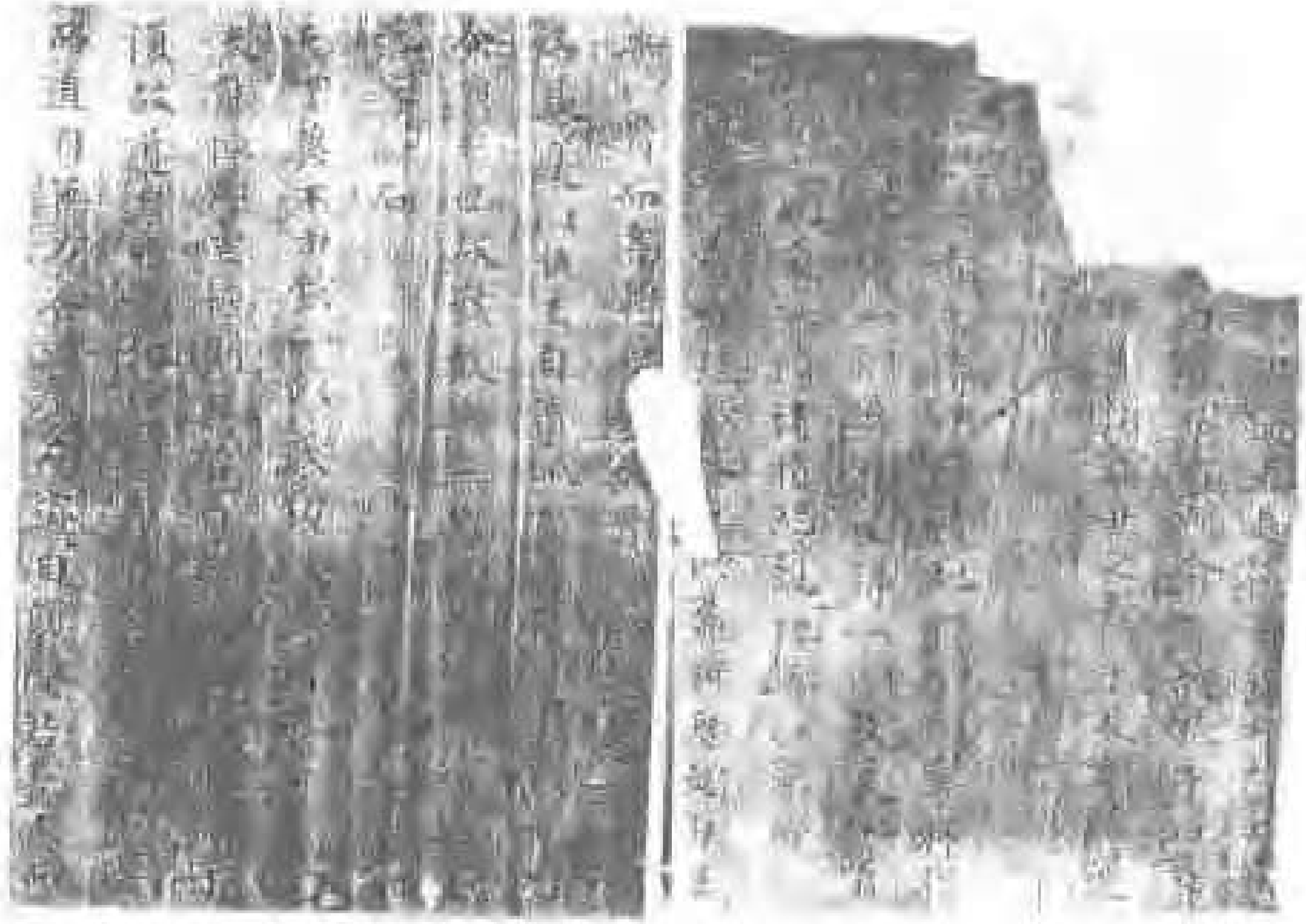
世楷堂藏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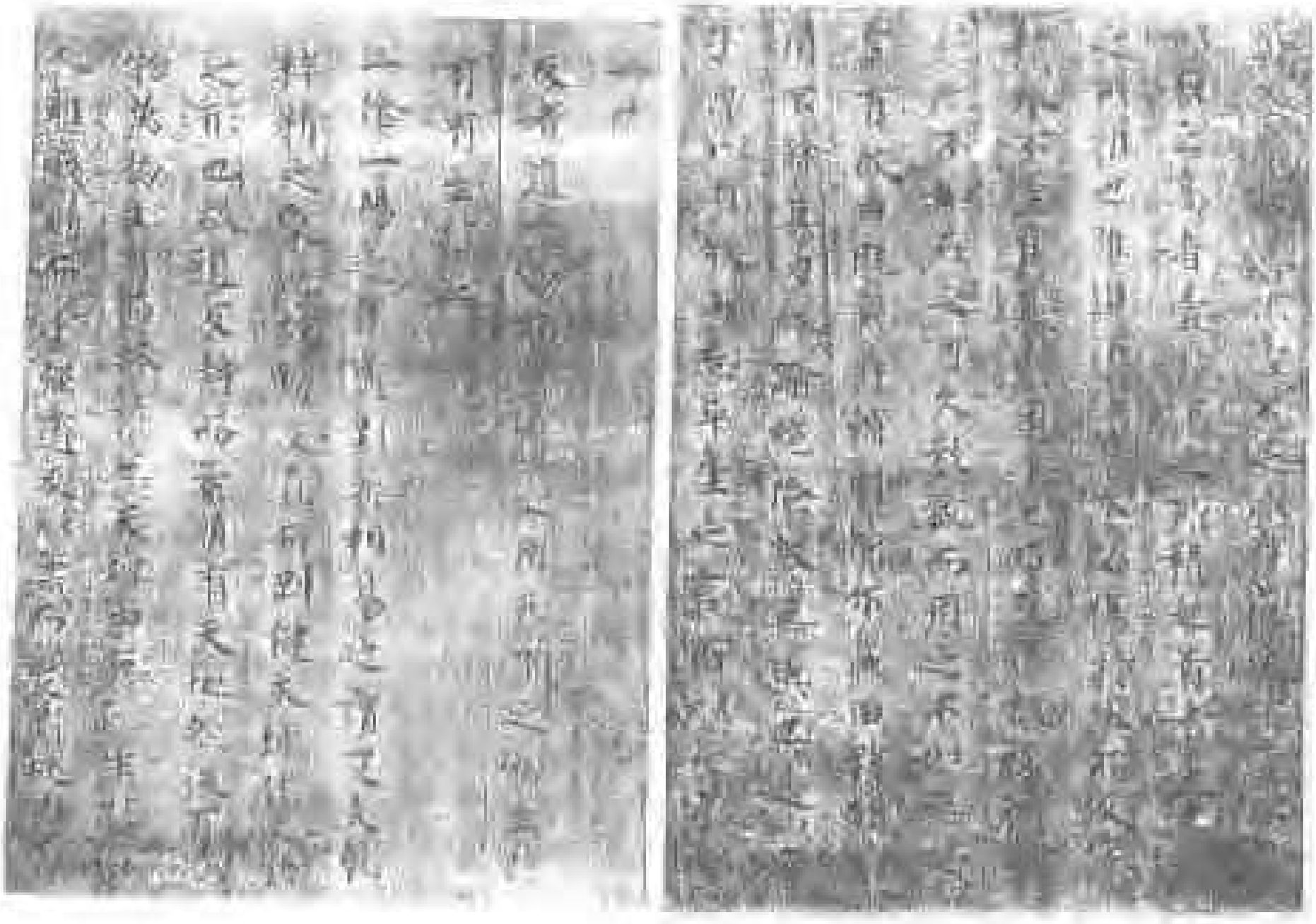
老子別錄跋

道德經二篇老子所自撰其他微言緒論散見于諸子百家者俱係他人所敘述而以清靜虛無爲宗旨則一也吳大年先生既爲老子注復集羣書中所述老氏之言與其生卒出處以及後之詮解注釋者爲別錄一書其解釋疾强梁物徼疏明最爲精確亦最爲明快獨惜其採摭幾備而列子周穆王篇所載秦人逢氏一條獨未之及豈偶遺忘之耶壬寅秋日吳江沈楙惠識

昭代叢書 癸集 老子別錄跋 卷第四十一 三三 世德堂藏板

老子義殘卷





老子義疏卷前後無書題
者道之動章上士聞道章
則觀其文體是義而非注
義解與經文並列並不低
亦為他書所未見訓解至
手隋志載顧歡老子義疏一卷梁有釋慧觀老子
義疏一卷梁武帝老子講
義六卷其他尚有義疏
數家此不知為何人作從
並列貼以御製故而尊崇
初紀三年前平曾從友人
寫影今乃得之希佑手初
至購得之後未前半乃從
尚有折割裝之迹知尚有
得異日更為延津之合耶
上虞羅振玉記

老子翼辨

顧頡剛著

94版

樸學齋叢書

涇縣胡懷琛寄塵著

緒言

老子之學說卽漢志所謂人君南面術是也吾人欲研究其學說當先解決下列各問題一老子是否有此人二人是一人是二人是三人三今所傳五千言是春秋時書抑戰國時書此種問題今人多討論及之已極紛糾吾當另爲文說明今但就後世所傳五千言（以下皆稱五千言不復老子以免與人名相混）以述其學說吾此文約分爲數節如下一老子學說之來歷二其學說在漢以前本爲政治學而非哲學至晉之內容純爲人君南面術是也三其學說自漢以後始變化而與政治脫離關係四五千言中之所謂道與玄

老子學說之來歷

今所傳之五千言無論其爲老聃所作非老聃所作爲春秋時人作爲戰國時人作而其學說皆古代（猶以）相傳之舊說非作者所自創作者乃掇拾舊說且演繹之成爲此書耳吾爲此說吾有六證如下

一五千言多有言明是舊說者如云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語哉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　古之善爲士者　古之善爲道者　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古之善爲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故聖人云　受國之垢是爲社稷主受國不祥是爲天下王

古之所謂古之所以貴此道者古之善爲道者古之善爲士者聖人云凡此諸語是皆可證明其爲舊說而此種舊說由來甚遠蓋在作者以前久已稱爲舊說矣

二五千言大都是古代相傳之成語作者掇述之演繹之而成書也何以知之蓋五十言大都爲韻語而又瑣碎重複不成系統絕似掇述古語使爲作者自發表其學說或不用韻語或用韻語將全書組成系統此意極明顯不必多言今五千言則不然吾故知其爲掇拾古語非作者自著書也

六全書均非作者口吻蓋作者究爲何人今雖未有確切之證明然苟謂爲戰國時人作則作者非隱士卽策士苟謂爲老聃所作老聃亦不過一史官耳今觀其書中所言皆爲人君治天下閱歷有得之言非人君或佐人君之大臣不能道故知非作者口吻也（此卽參看下文人君南面術）又史官所職或記事或記言是記古人之事之言而非本人自立言也五千言苟爲老聃作則亦記古人之言而非本人自立言也

老子學說之內容爲人君南面術

五千言之內容若甚玄妙難識實則亦甚尋常卽人君南面術而已其書非以道爲出發點乃以術爲出發點謂爲由術以悟道可也謂爲由道以爲術不可也其術分爲五步次序分明可尋今舉其大綱如下

一用兵　二取天下　三治天下　四功成名遂身退　五養生欲爲人君必先取天下欲取天下必用兵此南面術之題前文章也既得天

下乃思所以治之此南面術之本文也然欲爲人君者苟不善以自處非但不能保其君位抑且不能保其生命故須功成名遂身退否則未有不敗者也既退之後養生保性以期延年此南面術題後之文章也吾以爲五千言之系統乃如是也今再舉五千言中文以證明吾說如下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強　夫唯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右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惔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衆以哀悲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者爲之下是爲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右用兵或曰五千言中多非戰之語如云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如云夫唯兵者不祥之器如云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皆非戰之言也何得謂其主張用兵曰不然彼非絕對不用兵特愼用之耳故曰不得已而用之非絕對不欲勝特非好功耳故云勝而不美故云戰勝以喪禮處之是根本仍欲用兵仍欲勝所以愼用之所以不好功者乃欲立於不敗之地而操必勝之權也故又曰以奇用兵又曰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又曰哀者勝矣曰慈曰哀乃取勝之策略至於奇其爲兵法則更不用言矣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　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右取天下曰不得已而後取曰以無事取天下曰以大事小以小事大曰欲歙固張欲弱固強云云皆取天下之方略也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朴少私寡欲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　清靜爲天下正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在天下怵怵爲天下渾其心聖人皆孩之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於身其德乃眞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

味　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愼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夫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

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用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復結繩而治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右治天下其治天下之術總言之曰無爲析言之曰民欲其愚而不欲其智政欲其悶悶而不欲其察絕仁義非法令棄刑罰輕賦稅使民不識不知安居樂俗老死不相往來而君與民兩不相傷天下自定此人君使行南面術得意之筆也此種政治學與人民雖若有利然與民主政體根本不相容蓋其出發點仍爲利君而非爲利民也五千言雖亦有相當之價值然不能認爲是一種完美之政治學說

是以聖人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俞樾本伯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

右功成名遂身退按此節爲五千言學說最有價值處亦爲最難學處堯舜禪讓其事之有無不可知若後世人君能做到此節者絕對無有人臣佐人君能做到此節者於春秋時則有范蠡於漢初則有張良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天地長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專氣致柔能嬰兒乎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強梁者不得其死

吾將以爲教父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以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以故以其無死地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蛇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謂之不道早已

右養生按此節所言有以神仙之說解之者有以佛學解之者（梵文會於出生入死一節）　衆說紛紜終難得確當之解釋竊以爲不必於字句間一一求其訓詁只知其大意爲養生法而已

右人君南面術分五步總言之可謂政治家分言之則第一步爲兵法爲孫吳兵法書所自出第二步爲交鄰國之道略如今日之外交衍變而爲蘇張

之縱橫第三步爲政治學漢文帝用之而致治第四步爲明哲保身之道爲處世哲學高尙其志不事王侯之隱士是深得身退二字之旨者於功成名遂猶未也第五步爲醫學爲神仙方術卽韓終盧生李少君等人之所依託也故五千言之學說所包甚廣學之者各得其一節遂各成一家皆出於五千言而皆非五千言之全體也古今學南面術而得其全體者於人君可云無有於人臣則有張良范蠡似猶未備焉蓋圮上老人所以授張良者或卽五千言一類之書故張良深得此旨運籌幃幄佐高帝用兵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卽擺脫富貴辟穀求仙於吾所謂南面術之五步無不學到雖治天下一步在高帝時未嘗實現然漢初重黃老至文景而達到無爲自化之境亦未始非張良有以啓之也

五千言由政治學變爲哲學

上文所言南面術本有一貫之系統可尋但被學者割裂之而成爲各家耳自其割裂者言之不能謂爲哲學在漢代五千言之學說通稱爲黃老是爲黃老時期至晉王弼註易註老同時盛行其時莊周之說亦爲世所重於是由黃老變而爲易老及老莊是由南面術之第三步及第四步衍變而成是爲易老及老莊時期至此已脫離政治關係而獨立成爲哲學矣自蘇轍慧山和尙等以佛解老於是又將老佛並稱是爲老佛時期故吾人研究五千言之學說者首當知南面術之一貫與割裂次當知黃老易老老莊老佛之衍變也

五千言中之所謂道與玄

五千言之第一字曰道五千言之第一句曰道可道非常道自來註五千言者於註釋一道字不止費去五萬言然試問道爲何物讀者猶瞠目不能對也吾今欲將道字下一確切之界說應遠不如原書所有之界說然試看原書云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註家解玄字亦多空泛吾竊以爲玄黑色引申之陰也幽也深也遠也而尤有秘密之意蓋南面術之原理不特不易言亦有不便宣言者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也

南面術之價值如何

由此界說可知道爲何物乎仍不能也蓋此種界說非眞界說不過形容道之高深廣大不可測度耳未嘗言明道是何物也原書又云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是可知道之高深廣大不易測度必須聖人方能領悟而行尋常人則若解若不解天資愚鈍者且聞而大笑矣由此言之則道之爲物空空洞洞毫無邊際無怪古今讀五千言者解一道字連篇累牘而終莫能說出道爲何物也然吾竊以爲所謂道者卽南面術也蓋言其方法則謂之術言其原理則謂之道南面術之玄理甚不易言卽道不易言只有聖人哲士能領會於言語之外故原書云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註家解玄字亦多空泛吾竊以爲玄黑色引申之陰也幽也深也遠也而尤有秘密之意蓋南面術之原理不特不易言亦有不便宣言者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也

南面術之價值如何

上面述南面術之系統及道與玄既畢試再評論南面術在今日尚有若何價值曰整個的南面術根本與民主政治不相容不能仍認其有價值割裂的南面術當將各個分別而論大抵第四步最好然須與他種學說融化彼此互相補助方能稱爲最完善之學說也或曰整個的南面術亦極可取蓋所謂古之聖人原非先有意欲爲人君乃目見天下大亂人民流離困頓心有所不忍於是思起而救之故曰不得已而用兵不得已而取天下及其天下既已得矣既已治矣人民已出於水火之中而登諸衽席之上爲人君者功成名遂乃引身自退由是言之南面術之出發點不在於欲爲人君乃在拯救人民之流離困頓也故曰極可取也則答之曰此亦一說由此言則南面術之價值當然爲之增高惟非以明民將以愚之等語觀之不欲啓發民智使之能自治但欲其無知無欲居於被治之地位終與民主政治根本不相容或者在上古時人民能力薄弱去自治尚遠不得不如此則亦可承認非謂五千言全無取處但當取長去短加以變化始無流弊耳且五千言之所謂道確爲高深廣大運用無窮學者決不可拘其形式以爲此道也彼非道也苟爲形式所拘則無往而不窒礙矣而吾尤有欲言者五千言之學說皆由經驗而來從事實而悟得其所謂道非先明道再由道以產生南面術也雖由南面術以悟道然道之爲物其用甚廣決非限於南面術故原書云用之不既用之不既所以其學說能由政治學變化而爲哲學也

一貫的南面術

- 一 用兵
- 二 取天下
- 三 治天下
- 四 功成名遂身退
- 五 養生

術 方法

道 原理

割裂的南面術

- 一 用兵 兵法 兵家
- 二 取天下 外交 縱橫家
- 三 治天下 政治學 政治家
- 四 功成名遂身退 處世哲學 隱士
- 五 養生 醫藥生理衛生神仙 方士

術

- 以退爲進 以敗爲勝 以愚爲智
- 以弱爲強 以後爲先 以下爲高
- 以辱爲榮 以缺爲成 以沖爲盈
- 以屈爲直 以拙爲巧 以訥爲辨
- 以少爲多 以損爲益 以柔爲剛
- 以歙爲張 以廢爲興 以與爲奪

以無爲爲有爲

道

體
- 視之不可見
- 聽之不可聞
- 搏之不可得
- 不知其所始 大逝遠反
- 不知其所終
- 獨立而不改
- 用行而不息

相
- 窈兮冥兮
- 恍兮惚兮 玄
- 寂兮寥兮

用
- 法自然
- 與天地王同大 用之不既

老子學辨

李耳辨 附錄

今人考老子者大抵根據史記謂老子姓李名耳謚曰聃云云然其言不可信且周秦諸子於聃字亦有異文今先列舉其姓名字謚等如下然後辨其是非焉

李　姓　見史記

耳　名　同上

伯陽　字　同上

聃　謚　同上

儋　名　同上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或曰儋卽老子或曰非也

老聃　名　見莊子又見禮記曾子問篇

老耽　名　見呂氏春秋審分覽不二篇老耽貴柔孔子貴仁畢沅曰

以上所列之姓名字謚有不足信者辨之如下

李非姓　按李非姓也老子以前及其同時未有姓李者此一說也老子得姓之由據司馬貞索隱云按葛玄云李氏女所生因母姓也又云生而指李樹以爲姓今按葛玄謂其母姓李毫無根據此二說也李耳二字不見於周秦諸子至史記始言之似不可信此三說也然則李耳二字果何自來乎余別有說詳見下文

耳非名　耳字與聃字有關詳見下文耳非名也

伯陽非字　伯陽非字也司馬貞索隱云今作字伯陽謚曰聃爲淺人妄改段字說文解字十二上聃字注史記老子列傳曰姓李氏名耳字聃史記索隱老子音義後漢書桓帝紀注文選遊天台賦注所引皆如此今本史記作字伯陽非正也今按段注說文聃字亦謂史記老子名耳字伯陽謚曰聃爲淺人妄改段字說文呂覽重言篇訓解老聃學於無爲而貴道德周史伯陽也抱朴子釋滯篇云伯陽爲柱史又雜應篇云老君眞形者思之名聃字伯陽文選江文通雜體詩注引李充玄宗賦云慕玄風之遐裔余皇祖曰伯陽李少卿答蘇武詩注引杜摯笳賦序曰笳者李伯陽入西戎所作也應休璉與滿公琰書夫漳渠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野之望李善注伯陽卽老子也文心雕龍諸子篇云伯陽識禮而仲尼訪問爰序道德以冠百氏以此證國語唐固注亦非孤說也又淮南子修務篇解老聃老子字伯陽楚苦縣厲鄉曲里人則史記之被改其在濮令之前耶（湯用彤按老子略見史記周本紀張守節正義引道德指歸論附注）

聃非謚　聃非謚也蓋老子爲隱士且不知其所終不知誰爲之謚此一說也謚必舉其美德於聃何與此又一說也（周語伯陽父論伯陽注伯）

於是再考其何以稱爲老約有數說分舉如下

老爲字聃爲名　胡適之說以爲老聃二字連稱係以字加於名上此例在春秋時常有之見中國哲學史大綱四九頁

老爲姓李爲氏　亦胡適之說以爲後人不明氏於制度故不解此說見中國哲學史大綱四九頁

因壽考故稱老禮記曾子問篇鄭注老耼古之壽考者故稱爲老清畢沅近人江瑔顧實諸人均主張此說余亦以爲然

其次再考其何以稱爲聃

因耳漫故稱聃司馬貞索隱云許愼云聃耳漫也故名耳字聃張守節正義云疑老子耳漫無輪故世號曰聃索隱及正義之言果可信乎曰可信吾當于下文言之

其次再考聃耽儋三字之異同

聃　說文耳曼也段注曼者引也曼耳者耳如引之而大也

耽　說文耳大垂也淮南子墜形篇夸父耽耳在其北高訓耽耳耳垂在肩上

儋　見下文所引說文段注

瞻　說文垂耳也南方有瞻耳國段注古只作耽一變爲瞻耳再變則爲儋耳矣

由此觀之則聃耽儋三字同聃耽儋爲一義聃耽儋即一人汪中舊學蓄疑亦有此說汪中謂老子名伴一人孔子所引謂老聃也老萊子之爲楚人蓋即老聃鄉曲仁里也所謂老耽即老下生儋耽通合觀考證道德經之盧五千餘言者晚年詳注將所作年譜所謂老萊子道德經上下篇云古儋聃字通　按汪氏撰了史札記點校後序附記

然則太史儋或以爲即老子或曰非也其問題似可以解決曰太史儋即老子史記所言年代不符是史記之誤也余於是再得一說焉曰李耳二字即從聃字得來非姓李名耳也欲說明此事當分別說明李耳離耳儋耳聃各事茲爲說明如下

李耳　李與離同音李耳即離耳離耳見下文

離耳　南方種族名山海經海內南經云伯慮國離耳國離耳國雕題國北朐國皆在鬱水南伯慮國北朐國郭璞注皆云未詳離耳國郭注鏤離其耳分令下垂以爲飾即儋耳也在珠崖海渚中雕題國郭注點涅其面畫體爲鱗按山海經之言雖未可盡信然點涅其面畫體爲鱗之俗至今有之即昔人所謂文身也郭氏所云鏤離其耳分令下垂以爲飾者乃變而爲後世女子之穿耳蓋始則鏤離其耳分令下垂繼則穿孔而以珠玉懸之其風至今未盡改而閩廣鄉間女子所飾耳環　其徑數寸者曰今男子亦有穿耳者當猶是其遺俗是可證山海經所言之不誣也

儋耳即離耳　見上文

余於是更得一說焉曰老子爲南方人亦從離耳國之俗鏤其耳而令下垂故曰聃又曰離耳復訛爲李耳是聃非誼亦非名乃以形體稱或以種族稱耳余爲此言余有數說如下

聃字之義爲耳如引之而大可指爲老子是鏤耳者之一證

史記索隱亦引說文釋聃字之言以爲稱聃之證

史記正義亦云疑老子耳漫無輪故世號曰聃今按所謂輪者耳框也耳框因被鏤而下垂不復爲耳輪形故云無輪索隱正義之言雖不詳所本然於理可通故可信也

神仙傳云老子耳有三門神仙傳之言雖不可盡信然此言與諸說相合不可不信所謂耳有三門在彼等以爲是天生之異相實則非是乃人工

所鑲成耳本以形體稱而被後人誤爲姓名者古多有之如孫臏臏足刑也本以形體稱而後人因以爲名矣李耳亦猶是也

吾鄉有無耳朵神仙之諺此種諺語由來甚古無耳朵與神仙何以能發生關係初不可解如謂老子爲無耳框之人則此諺可以通矣吾固不敢單持此說以證明老子爲無耳框之人然卽有上文種種證據則更列此說於其後以爲證明之一助未嘗不可也

跋

中國學術有三大派一儒家二道家三墨家墨家影響於社會儒家道家影響於政治漢以前是儒道兩家混合之政治漢以後是儒道兩家混合之政治寄塵言老子之學說爲人君南面術分爲用兵取天下治天下功成名遂身退養生五項是本漢書藝文志之說而能加以分晰者也惟其謂道卽南面術似乎尙不能得道之本體道者天地自然之生氣人人所同具而各自足者自後世造作失其自然其未失自然者謂之德德者得也言得自然之道者故曰失道而後德個人之德又失以相愛維持社會之生存仁者愛也故曰失德而後仁相愛之仁又失以應當如是召人義者宜也宜卽應當如是之謂故曰失仁而後義應當如是之義又失以實踐之倫理教人禮者履也履卽實踐之謂故曰義失而後禮則禮失卽爲刑矣老子不更言刑第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始由此言之老子之南面術本於道非謂道卽南面術也然寄

慶此書確能理出老子政治學之統系使後之讀老者能得老子整個之思想也民國二十九年五月樸安記

老子

朱香晚署檢

補注

自來註老子者不下數百家然多偏於空言惟清代王念孫讀書雜志俞樾諸子平議孫詒讓札迻於訓詁有所發明於脫誤多所校正余夙好讀五千言暇日偶有札記可補諸家註解之缺因彙輯而存之以備觀覽吾所據書則王弼本也

橐籥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舊說皆以橐爲一物籥爲一物按橐無底囊也雖可云虛不可云不屈橐籥二字是指一物而非二物謂無底之籥猶後世所謂洞簫也橐字是狀詞非名詞

邪

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河上公直云以其無私按邪字應在成其私下作非以其無私故能成其私邪邪字與句首非字相應如謂邪字爲衍文則非字將何謂然此亦非寫刻之誤乃其句法變化如此耳

揣而梲之

揣而梲之不可長保河上公本梲作銳按揣爲挫之異文上下文兩同樣之句皆作挫其銳然作梲亦可所挫者爲金則從金所挫者爲木則從木

載盈魄

載盈魄抱一能無離乎載營魄三字舊說多不明瞭或甚附會按載通哉始也營爲盈之借字魄謂月虧處書所謂旁死魄哉生魄是也載盈魄者謂月方屆全虧之時也方屆全虧之時能抱一自守而不復求盈即不復再有虧矣離亦虧意乎字表感嘆非表疑問全句大意謂無得則無失無成則無敗無有則無無也

衆甫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按甫爲父之借字衆父衆物之父也王註亦謂衆甫物之始也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七句

此節應作大成若缺其用不詘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說見孫詒讓札迻正誤

塞其兌

兌口也說見孫詒讓札迻正誤

修之於國

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按國應作邦鄉長爲韻邦豐爲韻今作國爲漢避高帝諱所改失其韻矣此說前人早已言之竊以爲猶有未盡者邦字本應作鄭文王之所都也故即稱其國曰鄭後省作邦今人於豐字猶省作丰是其證也是可知稱國爲邦爲周語稱國爲國非周語二字非同一系也論語中猶邦國雜用戰國時已通用國而不用邦矣是可證老子此語爲春秋時語非戰國時語今人或謂老子爲戰國時人作得此可爲否認之一證

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

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精之至也河上公本全作峻舊說赤子陰也按本草綱目人部人精條李時珍曰謂精爲峻精非血不化也據此峻即今人所謂精液也時珍雖未詳所本然其言必有來歷當是古醫書中有此字就字而言從血夋聲確謂人之精液比解作赤子陰爲佳王弼改爲全更非或謂上言赤子赤子何有精液曰此非善讀老子者也上文骨弱筋柔而握固既曰柔弱又何以言固老子全書中多此類語不必以常情論從夋之字古讀如全故王弼徑改爲全或謂下文何以又云精之至也曰此精字爲狀詞非名詞也

其脆易泮

其脆易泮其微易散按冰解曰泮其脆易泮是舉薄冰易泮爲喻也

老子書不言山

老子全書屢言水言江言海言川言谿而始終未嘗言山其云陸行不遇兕虎以常理言之應云入山林不遇兕虎今不言山而言陸尤爲可怪此可知老子一書乃產生於無山而近海之地卽老子之根本思想主柔主下皆受地理之影響也後世道教所祀三官爲天官地官水官本老子意

老子書不應分章節

老子書多零星語全書無系統無組織前後重複者尤多不應分章節今分八十一章若有先後次序者非也

跋

寄塵好沈默之思不肯依傍故籍獨抒己見往往多新奇可怪之說雖背於舊訓不問也中年以後留意於名物訓詁喜讀王念孫俞樾孫詒讓之書所有讀雜誌正誤札逐正誤等皆四十歲以後所著也寄塵著有老子學辨聞明老子所謂之道爲南面術是關於老子學說者也老子補註與其正誤等同一性質係補註五千言中之名物訓詁非闡明老子之學說讀中國古書必先有文字聲韻訓詁文法之工具然後可以爲舊學說之整理然後可以有新字說之發明清乾嘉時代學者皆是致力於工具不能用工具以成他種器物此派學說至章太炎已成絕詣寄塵初由思而進於學若能再由學而進於思學與思循環不已將來或有成就惜於八一三之役受驚過甚不半歲而歿悲哉民國二十九年六月樸安記

宋真宗利南華

續古逸叢書之二

南華眞經卷一至六南宋本卷七
至十北宋本珠聯璧合首尾完善
上海涵芬樓印行遠近翻刻必究

南華眞經序

河南郭　象　子玄　撰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雖无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無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間矣斯可謂知無心者也夫心無爲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爲體流萬代而冥物豈嘗設對獨遣而游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爲百家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至之道馺微旨雅泰然遺放放而不敖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混芒至人極乎無親孝慈終於兼忘禮樂復乎已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則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獨化於玄冥之境而源流深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乎物宜適乎民願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功未加而矜矣所以散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爲已當經崐崘涉太虛而游惚怳之庭矣雖復貪梵之人進躁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仿佛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況探其遠情而玩永年者乎遂綿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

南華眞經篇目
第一卷
內篇
逍遙遊
第二卷
養生主
德充符
第三卷
大宗師
第四卷
應帝王
第五卷
天地
天運
第六卷
駢母
胠篋
第七卷
秋水
刻意
繕性
至樂
第八卷
雜篇
庚桑楚
則陽
第九卷
外物
讓王
第十卷
說劍
列御寇
達生
田子方
第八卷
徐无鬼
知北遊
第九卷
寓言
盜跖
第十卷
漁父
天下
南華眞經篇目終

南華眞經卷第一

郭象子玄註　陸德明音義

莊子內篇逍遥遊第一

夫小大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遥一也豈容勝負於其間哉○音義曰內篇內者對外立名說文云篇書也字從竹從扁作逍遥如字亦作消遥者當名義取閒放不若治適自得夫音符扬場直良反稱尺證反當丁浪反分符問反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

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鯤之實吾所未詳也夫莊子之大意在乎逍遥放无爲而自得故極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適違觀之士宜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不足事事曲與生說自不害其弘旨皆可略之○北冥本亦作溟冥冥幽遠之貌崔云取其溟漠无涯也梁簡文帝云冥海无風洪波百丈鯤徐音昆李云魚名也崔譔云鯤當爲鯨簡文同幾居豈反下同鵬步登反徐音朋郭甫登反崔音鳳云鵬古鳳字非來儀之鳳也說文云朋古文鳳象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鵬爲朋黨字林云鵬朋黨也古以爲鳳字夫音符發句之端皆同分符問反下皆同觀古亂反要一遥反

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非冥海不足以運其身非九萬里不足以負其翼此豈好奇哉直以大物必自生於大處亦必自生其大物理固自然不患其失又何措心於其間哉○垂天之雲司馬彪云若雲垂天旁崔云垂猶邊也其大如天一面雲也海運司馬云運轉也向秀云非海不行故曰海運簡文云運徙也好呼報反下皆同處昌慮反下同措七故反本又作措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夫翼大則難舉故摶扶搖而後能上九萬里乃足自勝耳既有斯翼豈得決然而起數仞而下哉此說大鵬之遥舉營生之路遠也○齊諧戶皆反司馬及崔並云人姓名簡文云書志怪記也怪異也水擊崔云將飛舉翼

擊水踴躍也踴音勇亮跨音七亮反摶徒端反一音搏崔云拊翼能徊而上也扶搖徐音遥風名也司馬云上行風謂之扶搖爾雅云暴風從下上也郭璞云暴風從上下同數色主反下同樂音嶽又五孝反去以六月息者也

夫大鳥一去半歲至天池而息小鳥一飛半朝搶榆枋而止此比所能則有間矣其於適性一也○搶七羊反枋音方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此皆鵬之所憑以飛者耳野馬者遊氣也○野馬司馬云春月澤中遊氣也崔云天地間氣如野馬驅也埃音哀崔云天地間氣翁鬱似塵埃揚也吹如字崔本作炊馮皮冰反本亦作憑

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今觀天之蒼蒼竟不知是天之正色邪天之爲遠而無極邪鵬之自上而視天則止而已矣亦若人之自此視天則止而已矣言端不知遠近極足以自勝而逝○邪也差反助句不定之辭後放此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

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

以高飛者翼大故耳夫貧小者所資不待大則貧大者所用不得小矣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極各足稱事其濟一也若乃失乎忘生之主而營生於至當之外事不任力動不稱情則雖垂天之翼不能无窮決起之飛不能无困矣○芥崔本作蔈於交反又烏了反李又伊九反司馬云塗地令平支遁云謂有坳垤形也杯古遁反徐古遁反徐古遁反一音古黠反李云小草也膠粘也李古孝反一音如字崔云膠著地也李云黏也稱尺證反後同濟子細反本又作齊如字之生本亦作主字當丁浪反後皆同

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

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將圖南

夫所以乃今將圖南者非其好高而慕遠也風不積則天閼不通故耳此大鵬之遥舉營生之路遠也○培音裴重也徐扶杯反又父李反一音扶北反本或作陪風絶句背負青天一讀以背字屬上句天馬云祈也閼徐於葛反一音謁司天於表反司馬云祈也閼徐於葛反一音謁司馬云止也李云塞也

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

若非其好高而慕遠也風不積則天閼不通故耳此大鵬之遥舉營生之路遠也○培音裴重也徐扶杯反又父李反一音扶北反本或作

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
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荀足於其
藹无以自貴於小鳥小鳥无羨於天也而榮願有餘矣故小大
雖殊逍遙一也○蜩音條司馬云蟬學鳩如字一音於角反本
又作鷽音同本或作鸓崔云學讀爲涓涓鳩一名滑雕司
馬云學鳩小鳩也李云鷽鳩也毛詩草木疏云鷽鳩班鳩也簡
文云月令云鳴鳩拂其羽是也決向徐喜缺反李呼穴反李顯
云狡貌搶七良反司馬李云猶集也崔云著也支遁云搶突也
榆徐音踰木名也枋徐音方李云檀木也崔云本也或
曰木名控苦貢反司馬云投也又云引也崔云叩也 適莽
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
千里者三月聚糧所適彌遠則聚糧彌多故其翼彌大
反若七萬反或如字司馬云莽蒼近郊之色也李云近野也支
遁云家間也崔云草野之色猶遠望如此之謂也○飡七丹反果涂如字又苦火反糇
音良之二蟲又何知所以均異趣也夫 二蟲謂鵬蜩也對大小
小知不及大知
小大之辨也
知所以然而
自然耳不爲也此逍遙之大意 小知不及大知小
年不及大年 物各有性性各有極皆如年知豈跂尚之所
及哉自此已下至于列子歷舉年知之大小所
各信其一方未有足以相傾者也然後統以无待之人遺彼忘
我冥此羣異異方同得而我无功名是故統小大者无小无大
者也苟有乎小大則雖大鵬之與斥鴳寧官之與御風同爲累
物耳齊死生若无死无生若无小无大者无窮者也若夫逍遙而繫於有方則雖放之
於彭祖之與朝菌均於短折耳故遊於无小无大者无窮者也若夫逍遙而繫於有方則雖放之
使遊而有所窮矣未能无待也○知音智本亦作智下大
知并註同下年知放此跂丘豉反後同眾多偽反下皆同 奚
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
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
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
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
乎 夫年知不相及若此之懸也此於那人之所悲亦可悲矣
而衆人未嘗悲此者以其性各有極也苟知其極則豪分
不可相跂天下又何所悲乎哉夫物未嘗以大笑小而必以小
笑大故舉小大之殊名各有定分非羨欲所及則羨欲之累可以
絕矣夫悲生於累累絕則悲去悲去而性命不安者未之有也
○朝菌徐其隕反司馬云大芝也天陰生糞上見日則死一名
日及故不知月之終始也崔云糞上芝朝生暮死晦者不及朔
朔者不及晦支遁云一名舜英朝生暮落猶足云木槿也簡文
云木槿一名日及蟪蛄司馬云蟪蛄寒蟬也一名蜓蜩春生夏死瓦
蛄也李云秋生秋死崔云蟪蛄音姑司馬云惠姑蜀人呼蟬也○蜩本亦作蟪同姑
音姑司馬云惠姑蜀人呼蟬也一名蜓蜩春生夏死瓦蛄也李云秋生秋死崔云
蛁蟟也或曰山蟬秋鳴者不及春春鳴者不及秋賈逵云蟪姑
蛁蟟也案即楚詞所云寒蟬者也蜩音條蟪音慧蛁音遼蟟音勞又音遼郭音
彫瑩音形冥本或作榠同靈李顥云冥靈木名也江南生以葉
生爲春葉落爲秋此木以二千歲爲一年一名蠶桑桐李云生江南一千歲爲一年彭祖丑倫反司馬云木
木三萬二千歲爲一年彭祖李云名鏗堯臣封於彭城歷虞夏
至商年七百歲故以久壽見聞世本云姓籛名鏗在商爲守藏
史在周爲柱下史年八百歲錢音翦一云即老子也崔云堯臣
仕殷世其人甫壽七百年王逸註楚辭天問云彭鏗斟雉
帝堯彭祖至七百歲猶曰悔不壽恨求晚而墜逐云帝嚳之玄
孫特聞如字崔本作待聞懸音玄分符問反又方云反 湯之問棘也是已 湯之問
棘亦云湯時賢人又云是棘子崔云齊諧之徒識冥靈大椿者名也簡文云
物各有極任之則條暢故莊子以所聞爲是也○棘李云湯時
一曰湯廣大也棘狹小也 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
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鯤有鳥焉
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
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
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
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
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 各以得性爲至自
蟲殊翼故所至不同或翱翔天地或畢志榆枋直各錯體而足
不知所以然也今言小大之辯各有自然之素既非跂慕之所

及亦各安其天性不悲所以異故善而出之。髮李云髮猶毛也司馬云北極之下元毛之地也崔云北方元毛地也案毛草也地理書云山以草木爲髮廣古曠反數色主反下同李云髮曲上行若羊角上許掌反下同旦如字司馬云小澤也本亦作尺崔本同簡文云作尺非鵝於諫反字亦作鷁司馬云鵝鵝崔也曜由若反翺五刀反高好刀反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也。知如字司馬云信也崔支云成也徵而宋榮子猶然笑之夫能效音智下卜教反行下孟反比毗至反下同徵如字司馬云合也徵故有笑。宋榮子司馬李云宋國人也崔云賢者也猶然笑之崔李云猶笑貌案謂猶以爲笑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審自得也。譽音餘沮慈呂反敗也定乎內外之分內我而外物辯乎榮辱之竟榮己竟居領反斯已矣亦不能復扶又反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數數音朔下同徐所祿反一、又汲汲也崔云迫促意也簡文所喻反未足以名其所以得性之名巨堯問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天下既已治也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故堯以不治治之而治者許由也今許由方明說治則無所代之而治實由乎堯故有子治之言宜忘言以尋其所況而或者遂云治之而治者堯也不治爲之出乎无爲也取於堯而足豈皆之談所以見弃於當塗者歟。堯音遙爝音雀本亦作燋音爵郭祖嚼反司馬云爝火也一云權火謂小火也李云炬火也子林云爝炬火也子召反燋才消反浸子鴆反灌古亂反天下治直吏反下已治註天下治而治者也既治而治者得以治音同令力呈反下同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

乘又將惡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者之逍遙也苟有待焉則雖列子之輕妙猶不能以无風而行故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而況大鵬乎夫唯與物冥而循大變者常通豈自通而已哉又順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所待旣同於大通矣故有待无待吾所不能殊也夫无待猶不足以殊有待況自張受而不知則吾所不能殊也夫无待猶不足以殊有待況有待者之巨細乎。六氣司馬云陰陽風雨晦明也李云平旦爲朝霞日中爲正陽日入爲飛泉夜半爲沆瀣天玄地黃爲六王逸註楚辭云陵陽子明經言春食朝霞朝霞者日欲出時黃氣也秋食淪陰淪陰者日沒已後赤黃氣也冬食沆瀣沆瀣者北方夜半氣也夏食正陽正陽者南方日中氣也并天玄地黃六氣是爲六氣沆音戶黨反瀣音下界反支云天地四時之氣辯如字變也崔本作和惡音烏註同故曰至人無己。己音紀註同而王于況反本亦作至神人無功夫物未嘗有謝生於自然者而必欲賴於理爲一故无功。斜之鴆反或之水反聖人無名聖人者物得性之名耳未足以名其所以得性之名也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天下既已治也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故堯以不治治之而治者許由也今許由方明說治則無所代之而治實由乎堯故有子治之言宜忘言以尋其所況而或者遂云治之而治者堯也不治爲之出乎无爲也取於堯而足豈皆之談所以見弃於當塗者歟。堯音遙爝音雀本亦作燋音爵郭祖嚼反司馬云爝火也一云權火謂小火也李云炬火也子林云爝炬火也子召反燋才消反浸子鴆反灌古亂反天下治直吏反下已治註天下治而治者也既治而治者得以治音同令力呈反下同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

吾將爲賓乎 夫自任者對於天下而許由與物冥者故曷若無對故堯无
然邪夫與物冥者故曷若無封物而順物若與物對故堯无
之從況乎若不繫之舟東西之所不能離也是以无心玄應唯感
若亦无往而不爲天下之君矣以此爲君若天之自高實君之
德也若獨元然立乎高山之頂非夫人有情於自守守一家之
偏尚何得專此此故俗中之一物而爲堯之外臣耳若以外臣
代乎內主斯有爲君之名而无任君之實也。偓契息列反皆
唐虞臣也稷周之始祖名棄力智反應應對之應況芳朔反非
夫音扶下明夫同 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性各有極苟
足其極則餘天下之財也。鷦子遙反鷦鷯小鳥也鼫鼠如字李云鼫鼠也說文鼫鼠一曰偃鼠鼫扶問反
鼫音遼李云鷦鷯小鳥也鼫鼠也說文鼫鼠一曰偃鼠鼫扶問反
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爲 均之无用而堯獨有之明夫懷豁者无方故天
下樂推而不厭。乎君絕句一讀至乎字
庖人雖不治庖 庖人尸祝各安其所司鳥獸
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萬物各足於所受帝堯許由

若思以事爲事狀然後能乎。旁薄剛反李舖剛反字又作磅同薄浦博反李音普各反司馬云旁薄猶混同也斲徐音祈李云求也弊弊牽扶世反徐扶計反簡文云弊弊細碎貌司馬本作蔽蔽應應對之應思息嗣反**之傷**夫安於所傷則傷不能傷物亦不傷之也**大浸稽天而不溺**

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无往而不安則所在皆適死生无變於己況弱喪之徒乎

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堯舜者世事之名耳爲名者非名也故猶染污批本又作秕徐甫婢反司馬云粃糠也崔作誹簡文同吾之實焉今所謂堯舜者徒名其塵垢粃糠耳。垢古口反塵垢也併徐扶經反併普歷反徐敷歷反郭孚恪歷反併猶統也李云併併統者謂之統李云併併統者漂絮於水上統絮也小爾雅云絮紕者謂之紕紕音匹妙反韋昭云以水擊絮爲漂說文作縹豐市反又匹例反絮音鷰反**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夫堯實寘矣其迹則堯也自迹觀冥外內異域未足怪也出徒見堯之爲堯豈識其冥哉故將求四子於海外而擾堯於所見耳謂與物同彼者失其所以逍遙也然未知至遠之所順者更因謂與物同彼者失其所以逍遙也然未知至遠之所順者更迺而至高之所會者反下也若乃驅然以獨高爲至而不爽乎俗者斯山谷之士非无待者也奚足以語至極而遊无窮哉。宋人宋今梁國睢陽縣殷後數子所致資章甫李云資貨也章甫殷冠也以冠爲貨越俗斷髮文身故無所用之堯也四子司馬李云王倪齧缺被衣許由汾水之陽狄人也馬本作敖云敖堯也徐扶云反司馬本作敖云敖堯也四子司馬李云王倪齧缺被衣許由汾水之陽狄人也徐扶云反司馬本作敖云敖堯也四子司馬李云王倪齧缺被衣許由汾水之陽狄人也作盆水窅然徐烏了反索汾水出大原今在平陽界也司馬崔本作窅然徐烏了反李云窅然猶張然喪貌反又烏了反郭武辦反李云窅然猶張然喪貌反音遼本亦作窅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其藥能令手不拘坼故常漂絮於水中也。惠子司馬云姓惠名施爲梁相魏王司馬云梁惠王也案魏自河東遷大梁故謂之魏或謂之梁也貽徐音怡郭音與志反遺也亂徐音亂種章勇反實五石司馬云實中容五石盛音成剖普口反劈開也扶瓠反則瓠戶郭反司馬音讓下同落簡文云瓠落猶廓落也司馬云瓠布護也落零落也言其形平而淺受水則零落而容也呺本亦作号徐許橋反李云号然虛大貌崔作謼簡文同吾爲于僞反掊徐方垢反司馬云擊破也擊破也龜手悴悚反除舉倫反李軌危反向云拘坼也司馬云丈坼如龜丈也又云如龜掌縮也併徐扶經反併普歷反郭孚恪歷反皮辟聲統音潰小爾雅云絮紕者謂之統李云併併統者漂絮於水上統絮也令力呈反不拘紀于反依字宜作跘紀于求于二反周書云天寒足跘是也坼勑白反漂匹妙反韋昭云以水擊絮爲漂說文作縹豐市反又匹例反絮音鷰反**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蓬非直塞者也此章言物各有宜苟得其宜安往而不通過也。百金李云金方寸重一斤爲一金百斤也數色主反鬻音育司馬云賣也技本或作伎反又如字辟乃旦反將子匠反敗必邁反大樽本亦作尊司馬云樽如酒器繩之於身浮於江湖可以自適慶適結反說始銳反又如字辟乃旦反將子匠反敗必邁反大樽本亦作尊司馬云樽如酒器繩之於身浮於江湖可以自適慶適結反絏也案所謂腰舟蓬向云蓬者洫不暢曲士之謂**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

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
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
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
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
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
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
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
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
所可用安所困苦哉夫小大之物苟失其極則利害之
理均用得其所則物皆逍遙也○樗勑於反木名擁腫章勇反李云癭腫猶盤癰中丁仲反下同卷本又作拳同音權徐紀阮反李云纏腫猶盤癰中丁仲反下同
力之反徐音姓郭音生又音星司馬云抽也抽音由救反敖
徐李五到反支云伺彼怠傲謂申夫閒殆也本又作傲同司馬
音遨謂伺遨翔之物而食之狸貍之屬也跳音條辟音避今本
多作避下放此機辟上音基下音壁辟匹亦反司馬云罔也罟徐音古簝牛本亦作犛音同李音離司馬云旄牛尾可飾旌旗之旒徐李音來又音離司馬云旄牛无何有之鄉廣莫之野謂
寂絕无用之地也簡文云莫大也彷薄剛反又音房徨音皇彷
徨猶翱翔也崔本作方羊簡文同廣雅云彷徉徙倚也

莊子內篇齊物論第二

夫自是而非彼美己而惡人物
我均也○論力頓反
李如字惡烏路反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
同天人也彼我也於元與爲體○綦其司馬云居南郭因爲號隱於机反爲也机音紀李本作几處音昌吕反噓吐氣也嗒苔同云仰天吐氣也苔本又作嗒同吐荅反又
都念反莊同解體貌猶解悬也悬音玄反下同耦匹也
對也司馬云耦身也身與神爲偶

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
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无情耳夫任自然而忘是非者其體中獨任天眞而已又何所
有哉故止若立枯木動若運槁枝坐若死灰行若游塵動止之
容吾所不能一也其於无心而自得吾所不能二也○顏成子游
李云子綦弟子也姓顏名偃謚成子子游何居如字又音姬司
馬云猶故也槁枯老反註同字又音苦報反本亦作暠

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
子游常見隱几者而未見若子綦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
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吾喪我我自忘矣我自忘天下有何物足識
哉故都忘外內然後超然俱得

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
未聞天籟夫
籟簫也夫衆竅管參差宮商異律故有短長高下萬殊之聲聲雖萬殊而所稟之度一也然則優劣无所錯其間矣況之風物異音同是而咸自取焉則天
地之籟見矣○女音汝下皆同本亦作汝籟力賴反
和林反差初宜反錯七故反見賢遍反

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
大塊噫氣其名爲風大塊者无物也夫噫氣塊然而自噫耳物之生也莫
不塊然而自生則塊然之體大矣故遂以大塊爲名○塊苦怪反噫於戒反李云息也簡文云噫氣也似匿起攘反郭音壹攘扶罔也徐音
烏懈反李於花反又烏賣反崔本作喟崔酔發反徐又
唯又郭祖罪反李諸鬼反司馬云畏崔山皆貌子
同一音蔭

是唯无作作則萬竅怒呺
怒動而爲聲也○竅苦弔反呺
胡刀反徐又許口反又胡到反
之聲○參良救反又六收反長風
聲也李本作譽音同又力竹反

而獨不聞之翏翏乎
畏崔大風之
聲也李本作飂音同又力竹反

山林之畏佳大風之所扇動也○扇
其字宜作搧

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
此略舉衆竅之所似○竅崔本作窾似鼻似口司馬云言
其吹竅穴勢作或似人鼻或似人口枅音紀李云柱上方木也簡文云櫨也似匿起攘反郭音雞又音肩字林
云柱上斗也圈音權圌也似匿起攘反郭音雞扶圌也徐
其臼反言如羊豕之闌圈也臼其九反似洼烏攜反李於花反

又烏甲反郭烏蛙反司馬云若注曲污音烏司馬云若污下

者譟者実者咬者 此略舉衆竅之聲殊。郭經歷反如字李古弔反司馬云若譟謼聲叱咄實反徐音七司反又音七到反簡文云若嗟吸聲也叫古弔反郭古幼反李呺弔反司馬云若譟笑聲実徐於堯反一音音又於弔反司馬云深也実穴也窞穴也藏穀曰窖簡文云深心也咬古孝反司馬云深者也若深実実然咬於交反或音狡司馬云聲哀切咬咬然又許拜反

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 大言炎炎小言詹詹 上蓋言語之異。炎炎郭以譬衆竅之聲殊。敖經歷反如字李作淡徒濫反李頤云同是非也簡文云美盛貌詹詹音占李頤云小辯之貌崔本作閪閪音古弔反司馬云若譟笑聲実徐於堯反一音

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 夫聲之宮商雖千變萬化唱和大小莫不稱其所受而各當其分。唱于如字喁五恭反徐又音愚又五斗反李云于喁聲之相和也泠風音零李云小風也和胡卧反下及註皆同飄風暴至反又符遥反李敷遥反司馬云疾風也厲猛風也飄猛天之風為發揚無尺證反分符問反下不出者同

厲風濟則衆竅為虚 濟止也烈風作則衆竅實及其止則衆竅虚虚實雖異其於各得其所。厲風司馬云大風向郭云烈風濟子細反向云止也

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 調調刁刁動搖貌也言物聲既異而形之動搖亦又不同也動雖不同其獨齊一耳豈調調獨是而刁刁調刁刁皆動搖貌搖如字又羊照反向云調調刁刁動貌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 此天籟也夫天籟者豈復別有一物哉即衆竅比竹之屬是已敢問天籟者豈復別有生之須會而共成一天耳无既无矣則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為生然則生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自生有有之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則謂之天然天然耳非為也故以天言之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也豈蓍蓍之謂哉而或者謂天籟役物使從己也夫天且不能自有況能有物哉故天也者萬物之總名也莫適為天誰主怒之使然也 比毗志反又必寐反注同復扶又反適丁歷反

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物皆自得之耳誰主怒之使然此重明天籟也。重直用反

大知閑閑小知閒閒 此蓋知之不同。知音智下及註同閑閑李云无所容貌簡文云廣博之貌閒閒古

之自然豈
逆之哉 而不知其所爲使 凡物云云皆自爾耳非相
矣○相爲主使 爲使也故任之而理自至三
反下未爲同 若有眞宰而特不得其朕 萬物萬情趣舍不同
若有眞宰使之然也起索眞宰之朕迹而亦終不得朕明物皆
自然无使物然也○特崔云特辭也朕李除忍反兆也趣舍七
遍反 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 骸戶皆反六藏才浪反案心肺脾腎謂之五藏大小腸旁胱三焦謂之六府身
別有九藏象天地人天以假頭角之象人假耳目之象地候口
齒之象三部各有天地人三三而九神藏三形藏四故九竅六
云六藏未見所出賅徐古來反司馬云備也小爾雅同簡文云
兼也 吾誰與爲親 直自反下耳 汝皆說之乎 其有私焉爲 說音
之則是有所私也有私則不能賅而存不
爲而自生也○皆說音悅註同今李多即作必字後皆放此 如

是皆有爲臣妾乎 若皆私之則志過其分上下相冒而
之任則失矣故知君臣上下手足外
內乃天理自然豈直人之所爲哉 其臣妾不足以相
治乎 夫臣妾但各當其分耳未爲相治也若
若手足耳目四支百體各有所司而更相御用也○更
音庚 其遞相爲君臣乎 夫時之所賢者爲君才不應世者
爲臣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卑首自
在上足自居下豈有遞哉雖无錯○遞音弟徐又音遞應對之應錯七素反下同 其有眞
君存焉 任之而自爾則非僞也 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
乎其眞 凡物眞性用其自爲者雖復卑猥不頓忘自
安故至人兩順之○昔至崔云昔夕也向云昔者昨日之謂也 是以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柰何哉 理无
下冒上物喪其眞人忘其本則與物俱往也或心已成難
而或者以爲有此以利有必爲有也或心已成難
人不能解故付之自若而不強知也○強其丈反 夫言非吹
也言者有言 各有所說故異於吹○吹如字又昌瑞反崔云吹猶
未定也 果有言邪其所言者特
之自然豈
逆之哉 而不知其所爲使 凡物云云皆自爾耳非相
矣○相爲主使 爲使也故任之而理自至三
反下未爲同 若有眞宰而特不得其朕 萬物萬情趣舍不同
若有眞宰使之然也起索眞宰之朕迹而亦終不得朕明物皆
自然无使物然也○特崔云特辭也朕李除忍反兆也趣舍七
遍反 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 骸戶皆反六藏才浪反下同 可行已信 今夫行者信
浪反案心肺脾腎謂之五藏大小腸旁胱三焦謂之六府身
別有九藏象天地人天以假頭角之象人假耳目之象地候口
齒之象三部各有天地人三三而九神藏三形藏四故九竅六
云六藏未見所出賅徐古來反司馬云備也小爾雅同簡文云
兼也 而不見其成功 夫物固無情
之則是有所私也有私則不能賅而存不
爲而自生也○皆說音悅註同今李多即作必字後皆放此 如

其成心而師之 誰獨且無師乎 夫心之足以制一身
自師其成心則人各自有師矣
人各自有師故付之而自當 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
有之愚者與有焉 夫以成代不成非知也心自得耳故
愚者亦師其所謂長者也○與音
豫舍音捨字亦作捨下同 未成乎心而有是非 今日適越昨日何由至哉未成乎心是
日適越而昔至也 非明夫是非者羣品之所不
能无故至人兩順之○昔至崔云昔夕也向云昔者昨日之謂也 是以無有爲有無有
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柰何哉 理无
而或者以爲有此以利有必爲有也或心已成難
人不能解故付之自若而不強知也○強其丈反 夫言非吹
也言者有言 各有所說故異於吹○吹如字又昌瑞反崔云吹猶
未定也 果有言邪其所言者特
之自然豈
逆之哉 而不知其所爲使 凡物云云皆自爾耳非相
矣○相爲主使 爲使也故任之而理自至三
反下未爲同 若有眞宰而特不得其朕 萬物萬情趣舍不同
若有眞宰使之然也起索眞宰之朕迹而亦終不得朕明物皆
自然无使物然也○特崔云特辭也朕李除忍反兆也趣舍七
遍反 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 骸戶皆反六藏才浪反下同 可行已信 今夫行者信
浪反案心肺脾腎謂之五藏大小腸旁胱三焦謂之六府身
別有九藏象天地人天以假頭角之象人假耳目之象地候口
齒之象三部各有天地人三三而九神藏三形藏四故九竅六
云六藏未見所出賅徐古來反司馬云備也小爾雅同簡文云
兼也 而不見其成功 夫物固無情
之則是有所私也有私則不能賅而存不
爲而自生也○皆說音悅註同今李多即作必字後皆放此 如

其成心而師之 誰獨且無師乎 夫心之足以制一身
自師其成心則人各自有師矣
人各自有師故付之而自當 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
有之愚者與有焉 夫以成代不成非知也心自得耳故
愚者亦師其所謂長者也○與音
豫舍音捨字亦作捨下同 未成乎心而有是非 今日適越昨日何由至哉未成乎心是
日適越而昔至也 非明夫是非者羣品之所不
能无故至人兩順之○昔至崔云昔夕也向云昔者昨日之謂也 是以無有爲有無有
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柰何哉 理无
而或者以爲有此以利有必爲有也或心已成難
人不能解故付之自若而不強知也○強其丈反 夫言非吹
也言者有言 各有所說故異於吹○吹如字又昌瑞反崔云吹猶
未定也 果有言邪其所言者特

邪以爲有言邪然未足以有所定其未嘗有言邪以爲无言邪則捿己已有言其與鷇音辯乎其無辯乎夫言與鷇音其致一也有辯无辯誠未可定也天下之情不必同而所言不能異故是非紛紜莫知所定。鷇音豆反李音鷇司馬云鳥子欲出者也

道惡乎隱而有眞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焉不在言何隱蔽而有眞僞是非之名紛然而起。惡音烏下皆同眞僞一本作眞詭崔本作眞譎

往而不存皆存言惡乎存而不可可皆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夫小成榮華是非者行於榮華而止於小成而滅於大全也。當丁浪反後可以意求不復重出見賢遍反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儒墨更相是非而天下皆儒墨也故百家並起各私所見而未始出其方也。更音庚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

夫有是有非者儒墨之所是也无是无非者儒墨之所非也今欲是儒墨之所非而非儒墨之所是者乃欲明无是无非也欲明无是无非則莫若還以儒墨反覆相明反覆相明則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非非矣非非則无是下同物無非彼物無非是物皆自是故無非彼無非是物皆相彼故是則天下无彼矣无彼无是所以玄同也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獨自知其所知自知其所知則自以爲是自以爲是則以彼爲非矣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相因而生者也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因是因非因是夫死生之變猶春秋冬夏四時行耳故死生之狀雖異其於各安所遇一也今生者方自謂生爲生而死者方自謂死爲死則无生矣生者謂死爲生則无死矣无生无死无可无不可故儒墨之非吾所不能同也至於各冥其分吾所不能異也是以聖

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夫懷諮者因天下之是非而自无是非也故不由是非之塗而是非无患不當者直明其天然而无所奪故也是亦彼也彼亦自以爲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此亦此與彼各有一是一非於體中也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今欲謂彼爲彼而彼復自是欲謂是爲是而是復爲彼所彼故彼是有无未果定也。復扶又反下同

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偶對也彼是相對而聖人兩者與物宜而未嘗有對於天下也此居其樞要而會其玄極以應夫无方也。順之故无心者與物宜而未嘗有對於天下也此居其樞要而會其玄極以應夫无方也。樞尺朱反樞要也應應對之應前註同後可以意求不復重音

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夫是非反覆相尋无窮故謂之環環中空矣今以是非爲環而得其中者无是无非也无是无非故能應夫是非是非无窮故應亦无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天下莫不自是而莫不相非故一是一非兩行无窮唯彼空得中者曠然无懷乘之以遊

然於然惡乎不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可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爲一（夫莛橫而楹縱厲醜而西施好所謂奇者豈必奇形狀哉故舉縱橫好醜恢恑憰怪名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則形骸萬殊而性同得故曰道通爲一也○无物不然无物不可豈本此耶更有可於可而不可不可於不可而可可於可爲干爲反下馬是皆同莛徐音庭李音挺司馬云屋梁也楹音盈司馬云屋柱也厲如字惡也李音賴司馬云病癘西施司馬云美姬也案勾踐所獻吳王美女也恢徐苦回反大也郭苦怪反簡文本作弔詭允委反徐九偽反李云奇也憰音決李云憰奇也怪異也縱本亦作從同子容反）其分也成也（夫物各以其所分而自成也彼以爲散而此以爲成○分如字）其成也毀也（我之所謂成而彼或謂之毀）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夫成毀者生於自見而不見彼也故无成與毀猶无是與非也○復扶又反）唯達者知通爲一爲（達者之因是豈知因爲善而因之也○謂之道向郭絕句崔讀謂之道勞云因自然是道之功也）不用而寓諸庸（夫達者之因是豈知因爲善而因之哉不知所以因而自因耳故謂之道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夫達者之因是豈知因爲善而因之哉不知所以因而自因耳故謂之道帝於一方故忽然自忘而寄於自用者莫不滌暢而自得也）適得而幾矣（幾盡也至理盡於自得也○時音幾盡也下同）因是已（達者因而不作）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夫達者之因是豈知因爲善而因之也○謂之道向郭絕句崔讀謂之道勞云因自然是道之功也）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夫達者之因是豈知因爲善而因之哉不知所以因而自因耳故謂之道神謂若勞神明於爲一不足賴也與彼不一者元以異矣亦同衆狙之或因所好而自是也○狙公七徐反又七慮反司馬云狙公典狙官也崔云養猨狙者也李云老狙也廣雅云狙獼猴也芧音序徐食汝反李音亨司馬云橡子也朝三暮四司馬云朝

三升暮四升也好呼報反下文皆同）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真之得住故行之自均而止也鈞本又作均崔云鈞陶鈞也）是之謂兩行（任天下之是非）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此忘天地遺萬物外不察乎宇宙內不覺真一身故能曠然無累與物俱往而无所不應也）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雖未都忘猶能忘其彼此）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雖未能忘彼此猶能忘彼此之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是非各生於所見而道虧則情有所偏而愛有所成未能忘愛全故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道虧則情有所偏而愛有所成未能忘愛全故虧也）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不能知乃至斯釋私玄同彼我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幾盡也夫三子者皆欲辯非己所明以明之故知盡盡彫形勞神倦或枝策假寄或據梧晤吾而瞑○枝策司馬云枝柱也崔云擊節梧吾吾司馬云梧琴也崔云琴琴也知音智瞑亡千反）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載盛故能久不亦早困也○故載之末年崔云書之於今也）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言此三子唯獨好其所明自以殊於衆人）其好之也欲以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明示衆人欲使彼非所明而明之故已之道術終於昧然也○堅白司馬云謂堅石白馬之辯也又云公孫龍有滑鼠之法謂之堅白崔同又云設弄伐

之說爲堅白馬之名爲白簫音黃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身無成昭文之子又乃終文之緒亦卒不成○綸音倫崔云琴瑟弦也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此三子雖求明於彼彼竟不明所以終身无成若是而不成亦可謂成也若是則雖我之不成亦可謂成乎雖我無成也若彼不明即謂不成好明示於彼不亦疾乎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夫聖人无我者也故滑擾憒怪則通而一之使各異於己不用於物而萬物之用用矣物皆自用則孰是孰非哉故雖放蕩之變烏音奇之異曲而從之寄之自用則用雖萬殊歷然自明○滑古沒反司馬云亂也屈求物反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

今以言无是非則不知其與言有者類乎欲謂之類則我以无爲是而彼以无爲非斯不類矣然此雖是非不同亦固未免於有是非也則與彼類矣故曰類與不類又相與爲類則與彼无以異也然則將大不類矣若若无心既遣是非又遺其遣遣之又遺之以至於无遣然後无遣无不遣而是非自去矣雖然請嘗言之至理无言言則與類故試寄言之有始也者有始則有終而一死生有未始也者謂无終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夫一之者未若不一而自齊斯又忘其一也有無也者有有則美惡是非具也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无而未知无无也則是非好惡猶未能无知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知无无矣而猶未能无知有未始有無也者此都忘其知也爾乃我然始了无耳了則天地萬物彼我是非鬱然肇新也

○俄徐音我確斯苦角反斯又作澌音賜李巡利反○俊扶又反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又不知謂之有无爾乃湯然无纖芥於胷中也○芥古邁反又音界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大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夫以形相對則大山大於秋豪也若性足者非小也大山亦可稱小矣故曰天下莫大於秋豪爲小大山爲小則天下无小也无小无大无壽无夭是以蟪蛄不羨大椿而欣然自得斥鴳不貴天池而榮願以足苟足於天然而安其性命故雖天地末足爲壽並萬物之得又何不一哉○秋豪如字依字應作毫司馬云兔毛至秋而更細故以喻

域○為于偽反畛徐之忍反郭李音眞謂封域診陌也○有左有右崔本作有在有也使婢面反**有倫有義**物物有理事事有宜○有倫有義崔本作有論有議**有分有辯**羣分而類別也○分如字註同別彼列反下皆同**有競有爭**曰競註同爭鬬之爭註同**此之謂八德**略而判之有此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夫六合之外謂萬物性分之表耳夫物之性有理存焉而非性分之內則未嘗以惑聖人也故聖人未嘗論之若論之則是引萬物使學其所不能也故不論其外而八畛同於自得也**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陳其性分之內而安之**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順其成迹而擬乎至當之極不執其所是以非衆人也**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夫物物自分事事自別而欲由己以分別之者不見彼之自別也○分如字下及註同**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不見彼之自辯故辯已所知之**夫大道不稱**付之自稱无所稱謂○稱尺證反註同**大辯不言大仁不仁**无愛而自存也**大廉不嗛**夫至足者物之去來非我也故无所容其別也**大勇不忮**无往而不順故能无險而不往○忮徐之豉反又音豉李音支**道昭而不道**以此明彼彼此俱失矣○昭音照**言辯而不及**不能及其自分**仁常而不成**物无常愛必不周**廉清而不信**激然廉清貪名者目非眞廉也**勇忮而不成**忮逆之勇天下共疾之无敢舉足之地也**五者圓而幾向方矣**此五者皆以有爲傷當者也不能止乎本性而求外无已夫外不可求而求之譬猶以圓學方以魚慕鳥耳雖希冀鸞鳳擬規日月此愈近彼愈遠實學瘏得而性彌失故齊物而偏尚之累去矣○圓音圍幾徐其衣反向方本亦作嚮音同下皆放此近附近之近遠于萬反

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所不知者皆性分之外也故上於所知之內而至也**孰知此之謂天府**浩然都任之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至人之心若鏡應而不藏故自明故其光不弊也○葆光音保崔云若有若无謂之葆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於安任之道未弘故聽朝而不怡也將奇明謀一之間以起對也○膾徐古外反胥息徐反華胥國敖徐五高反司馬云宗膾胥敖三國名也崔云宗一也膾二也胥敖三也朝直遙反**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夫物之所安无陋也則蓬艾乃三子之妙處也○蓬徒東反艾五蓋反**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夫重明發天六合俱照无所容其私焉**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夫日雖有蓬艾而不光被也○被皮寄反**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夫日雖重直龍反被皮寄反**子知之所不知邪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獨非而彼我莫能相止故无所用其知○惡烏下皆同**子知子之所不知邪**若自知其所不知即爲有知有知則不能任羣才之自當**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都不知乃曠然无不任矣**雖然嘗試言之**以其不能故未敢正言試言之耳**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向所謂知者復爲不知矣夫蛄蜕之知乃以舜合爲貴故所同之知未可正據○庸詎徐本作巨其庶

反郭音鉅李云庸用也詎何也猶言何用也服虔云詎猶未也復扶又反蛙丘良反爾雅云蛙蜮蛨蛨狼也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所謂不知者直是不同耳亦自一家之知且吾嘗試問乎女已不知其正故試問女。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此略舉三者以明萬物之異便。偏死名惴之瑞反慄音栗恂郭音荀徐音峻恐貌崔云戰也班固作胸也猨音援猴音侯便婢面反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且甘帶鴟鴉耆鼠四者孰知正味此略舉四者以明美惡之无主。芻初俱反小爾雅云秆謂之芻秆音古但反豢徐音患又胡涌反司馬云牛羊曰芻犬豕曰豢蝍且音子余反李云蝍且蟲名也麋音眉薦雅云蜈公也爾雅云疾藜蝍蛆郭璞註云似蝗大腹長角能食蛇腦疾音嫉藜音黎帶如字崔云蛇也司馬云小蛇也蜈尺夷反鴟尺脂反耆嗜也崔本作嗜亦作鴟於加反崔云烏也耆市志反字或作嗜崔本作甘惡烏路反猨猴狙以爲雌麋與麋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正色哉此略舉四者以明天下所好之不可也不同若而非之則无以知所同之必是。徧徧面反徐敷面反又敷畏反郭李音徧狙七餘反司馬云狙一名獶狖其雄憙與猨雌爲牝牡向憙與雌俊交也崔云徧狙以猨爲雌也獶音葛雌音妻一音如字毛嬙古美人一云越王美姬也麗姬司馬云毛嬙古美人一云越王美姬也麗姬力知反下同麗姬晉獻公之嬖以爲夫人崔本作西施決徐古惠反郭音古穴疾走不顧爲決徐古惠反郭音古穴反驟士救反又在溝反好呼報反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夫利於害於此而天下之彼我无窮則是非之竟无常故唯莫之辯而任其自是然後蕩然俱得。樊音煩殽徐户交反郭作散悉曰

反之竟音境今本多作境下放此齧缺曰子未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齧缺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如是人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无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死生无變於己與變爲體故死生亦一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夫物有自然理有至極循而直往則冥然自合非所言也故言之者孟浪而聞之者聽熒雖復黃帝猶不能使萬物无懷而聽熒至竟故聖人付當於變垢之外而玄合乎混芒之以天而不遁計放之自爾而不推明也今瞿鵒子方聞孟浪之言而便以爲妙道之行斯亦无異見卵而責司晨之功見彈而求鴞炙之實也夫不能安時處順而探變求化當生而憂死執是以辯非比皆逆計之徒

也○孟如字徐武黃反或武莊反浪如字徐力蕩反向云孟浪猶漫蘭无所趣舍之謂李云猶較略也崔云不措要之貌行如字又一孟反皇帝本又作黃帝聽熱定反樊音營營音之瑩本又作瑩崔云惑也李云不光明貌疑惑也崔云不了也向作轉榮女音汝下同大音太徐李勅佐反註同時夜崔云時夜司夜謂雞也譯徒旦反鶉于騏反司馬云小鳩司多毛詩草木疏云大如班鳩綠色其肉甚美俊扶又反下皆同下章註亦準此**予嘗爲女妄言之**言之則孟浪也故試聽之何○爲于僞反**女以妄聽之奚**若正聽妄言復爲大早計也故亦妄以死生爲一貫夜旁日月之說也以萬物爲一體擬宇宙之譬也○旁步浪反崔本作蒲駕反云蒲駕猶放也崔本作薄駕反戶誰反崔李作茨云方言字林古來今曰宙往古來今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往古來今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往古來今曰宇往

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
邪若而皆波也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而果
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闇
吾誰使正之不知而後推不足以自信以其與物對也辯對終日黮闇至吾竟莫能正之故當付之自正耳○黮音談闇音暗反李云黮闇不明貌使同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者正之既
同矣惡能正之同故是之未足信也○惡音烏下皆同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
既異矣惡能正之異故相非耳亦不足據使同
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
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今是其所同而非其所異異同既具而是非无主
故夫是非者生於好辯而休乎天均付之兩行而息乎自正也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
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各自正司待彼不足以正此則天下莫能相正也故付之自正而至矣何謂和之以天倪天倪者自然之分也○和如字崔胡卧反天倪李音崔徐音詣郭音五底反李云分也崔云或作覽音同際也班固曰天研曰之
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
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是非然否彼我更對故无辯无辯故和之以天倪安其自然之分而已不待彼以正此
聲夫化聲之相待以相正故若不相待俱不足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是非之辯爲化聲之相待也
所以窮年也知之以自然之分任其无極之化寄斯以往則是非之境自泯而性命之致自窮也○窮音萬郭武半反衍徐以往反司馬云憂衍无極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

諸無竟夫志年故玄同死生亡忘義故彌貫是非是非而爲一斯至理也至理暢於无極故寄之者不得有窮也○振如字崔云止也又之忍反竟如字極也崔作境因兩問景曰曩
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因兩景外之微陰也○因兩向景之景也崔本作因浪云有無之狀景映求反又如字本或作影俗也曩徐乃湯反李云嚮者也无特本或作特崔云特辭也向云无特者行止无常也與音餘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言天機自爾坐起無知其所以哉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若待无待而獨化之理明矣吾待蛇蚹蜩翼邪若待蛇蚹蜩翼則无所由則尋責无極卒至於特操之所由未爲難識也今所以不識正由不待斯類而獨化故耳○蛇蚹音附徐又音敷司馬云謂蛇腹下鱗鱗可以行者也鱗音士女反蜩音條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
景景待形形待造物者請問夫造物者有形无邪造物哉有也則不足以物衆形故明乎衆形之自物而後始可

與言造物耳是以涉有物之域雖復因兩未有不獨化於玄冥者也故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故彼我相因形景俱生雖復玄合而非待也將使萬物各反所宗於體中而不待乎外无所謝而內无所附外无所待而不知所以生同焉得也今因兩之因景借云俱生而非待也則萬物雖聚而共成乎天而皆歷然莫不獨見矣故因兩非景之所制而景非形之所待是以誾然皆生而不知所以生同焉得也則萬物雖聚而共成乎使形非无之所化也則化與不化然與不然從人之與由己莫不自爾吾安識其所以哉故任而不助則本末內外翛然无迹若乃責此近因而志其自爾宗物於外喪主於內而泯然无所待焉明斯理也將使萬物各反所宗於體中而不待乎外无所謝而內无所附外无所待而不知所以生同焉得也今因兩之因景借云俱生而非待也則萬物雖聚而共成乎
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自快得意恍豫而行貌崔云蛺蝶也栩栩徐況羽反喜貌崔本作翩喻李云喻快也與音餘下同崔云與哉不知周也
方其夢爲胡蝶而不知周則與殊死不異也然所在无不適志則當生而係生者必當死而戀死矣由此觀之知夫夫在生而哀死者也○覺古孝反蘧蘧
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自周而言故稱覺自蝶而言故稱夢也○覺古孝反蘧蘧

徐音渠又其慮反李云有形貌
崔作據據引大宗師云據然
覺**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
之不夢爲周矣世有假寐而
則无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
有分矣夫嘗夢之分无異於死生之辯也今所
以自喻適志由其分定非由无分也**此之謂物**
化夫時不暫停而今不遂存故昨日之夢於今化矣死生之變
豈異於此而勞心於其間哉方爲此則不知彼夢爲胡蝶是
也取之於人則一生之中今不知後麗姬是也而愚者竊竊然
自以爲知生之可樂死之可苦未聞物化之謂也○樂音洛
胡蝶之夢爲周與今之不知胡蝶无異於夢之不知周
也而各適一時之志則无以明胡蝶
周與胡蝶則必

南華眞經卷第二

郭 象 子玄 註 陸 德明 音義

莊子內篇養生主第三

夫生以養存則養生者理之極也若乃養過其極以養傷生非養生之主也○音義曰養生以此爲主也

吾生也有涯所稟之分各有極也○而知也无涯夫舉魚佳反重攦輕而神氣自若此力之所限也而尚名好勝者雖復絕臂猶未足以慊其願此知之无涯也故知之爲名生於失當而滅於眞極冥極者任其至分而无豪銖之加是故雖負萬鈞苟當其所能則忽然不知重之在身雖應萬機泯然不覺事之在己此養生之主也○知音智註下同好呼報反勝升

而知也无涯 夫舉魚佳反

已而爲知 已而不知止又爲知以有涯隨 隨逐也

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 已困於知而不知止又爲知以救之斯養而傷之者眞大殆也

爲善无近名 爲善而近名則虧其眞也

爲惡无近刑 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爲閟然與至一故刑名遠已而全理在身也○近附近之近下同閟毗必反又音門遠于萬反

緣督以爲經 順中以爲常也○緣督以爲經李云緣順也督中也經常也鄭崔同

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 養親以適反註同

可以盡年 苟得中而冥度則事事无不可也夫養生非求過分蓋全理盡年而已矣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

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 言其因便施巧无不閑解盡理之甚既適牛理又合音節○庖丁崔本作庖人丁其名也管子有庖人尸佼二人皆古之善解牛者也○踦崔本作倚形云偏引也○砉呼獲反徐許劃反嚮許兩反徐又許丈反郭許亮反騞呼獲反徐許劃反向他亦反

又音麥崔云音近擭聲大於砉也中丁仲反下皆同桑林司馬云湯樂名崔云殷樂名案郎左傳舞師題以皇夏是也經首向司馬云咸池樂章也崔云樂章名也或云奏樂名便嬖面反解音蟹

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

進乎技矣 直寄道理於技耳所好者非技也○譆徐音熙李云歎聲也技具綺反下同好呼報反註同

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无非牛者 未能見其理間也

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 但見其理間也

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 闇與理會○神遇向云暗與理會謂之神遇

官知止而神欲行 司察之官廢緻心而順理○官知如字崔云官猶有所掌在也向音管事所司察而後動謂之官管五緩反

依乎天理 依乎自然之理

批大郤 批擊也郤間也郭音隙崔李云間也郤司憲反下同

導大窾 導大窾節解窾空就導令虛○導音道李註同窾苦管反又苦木反崔郭司馬云空也向音空

因其固然 因其自然之理

技經肯綮之未嘗 技本或作枝綺反徐音企反崔郭司馬云著骨肉也一曰骨无肉也崔云結聚處也肯音口反又苦等反綮音磬司馬云肉之著骨者也

而況大軱乎 軱戶骨大骨也崔云槃結骨也軱音孤向音空解戶賈反

良庖歲更刀 不中其理間也○良庖司馬云善也善割司馬云良善也割刀不

割也 以刀割肉故歲歲更作崔云歲一易刀猶時割也

族庖月更刀折也 中骨而折刀也○族庖司馬云族聚也

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硎砥石也○硎音形司馬云新所以受形也砥音脂又之履反尚書傳云砥細於礪皆磨石也

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間恢恢乎其

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忸怩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手爲下皆同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得其宜則用力少○謋化百反徐又許百反解音蟹下皆同如土委地理解而无刀迹若聚土也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之也○善刀善自持也提徐音是徒禮反躊直留反躇直於反善刀而藏之拭刀而弢也○弢音土刀反又他刀反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以刀可養故知生亦可養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介偏刖之名○公文軒司馬云姓公文氏名軒宋人也右師司馬云宋人也崔本作兀司馬云刖也向郭云偏刖也崔本作兀又作跀跀云斷足也刖音月又五刮反天與其人也與知之所无奈何天也犯其所知人也○天與其人與並音餘又皆如字司馬云爲天命爲人事也曰足則是知之无所奈何若以右師之知而不能兩全則心神內困而形骸外敝矣豈直偏刖而已哉○獨司馬云一足曰獨知音智下之知同人之貌有與也兩足共行曰有與有與人之貌未有疑其非命也故知獨者亦非我也是以以有與著命也故知獨者不務生之所无奈爲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无奈爲達命之情者忘生之養生乃生之所以生也天與其人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偏刖曰獨夫師一家之知而不能兩存其全則心神內困而形骸外敝矣豈直偏刖而已哉○獨司馬云一足曰獨知音智下之知同人之貌有與也兩足共行曰有與有與人之貌未有疑其非命也故知獨者亦非我也是以以有與著命也故知獨者不務生之所无奈爲達命之情者忘生之養生乃生之所以生也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蘄求也樊所以籠雉也夫倘佯乎天地之間於入籠而服養哉○啄陟角反蘄音祈求也樊中音煩李云藩也所以籠雉也向郭同崔以爲園中也處昌慮反神雖王不善也志氣疲困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也雖心神長王同長丁丈反註善也○王于況反註同長丁丈反又直良反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

弔亦手人號亦號○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弟子本又作悌後各依字讀亦皆音逸號戶羔反註其不答戶觀化乃至三號也○倘於紙反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至人无情與衆號耳故若斯可也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天性也古者謂之遁天之刑感物太深不止於當遁天者也將馳騖於憂樂之境雖蔑我未如而性情已困庸非刑哉○大音泰樂音洛下文註同適來夫子時也時自生也適去夫子順也理當死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夫哀樂生於失得也今玄通合變之士无時而不安无順而不處寞然與造化爲一則无往而非我矣將何得何失歟死哉故生亦所受而哀樂无所錯其間矣○錯七路反古者謂是帝之縣解以有係者爲縣則无係者縣解也縣音玄能音蟹此養生之要也○縣音玄能音蟹註同崔云以生爲縣以死爲解指窮於爲薪知窮於爲薪知字絕句爲薪也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心得納養之中故命續而不絕明夫養生乃生之所以生也指窮於爲薪知窮於爲薪知字絕句爲薪也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心得納養之中故命續而不絕明夫養生乃生之所以生也○指窮於爲薪知字絕句爲薪也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心得納養之中故命續而不絕明夫養生乃生之所以生也傳火傳者相傳繼續也崔云薪火燃火也傳延也中丁仲反不知其盡也夫時不再來今不一停故人之生也一息一得耳言自非今自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爲薪而火傳火傳而命續由夫養得其極也世豈知其盡而更生哉

莊子內篇人間世第四

與人羣者不得離人然人間之變故世異宜唯无心而不自用者爲能隨變所適而不荷其累也○音義曰此人間見事世所常行者也離力智反荷胡我反又音何累力僞反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
子祀魯臣人也衛君司馬云衛莊公蒯聵也案左傳衛莊公以魯哀十五年冬始入國時顏回已死不得爲莊公蓋是出公輒也
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
孔子弟子姓顏名回字行下孟反獨崔云自專也向云與人異也
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
夫君人者動必乘人一怒則伏尸流血一喜則軒冕
輕用其民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
輕用之於死地也量音亮李力章反蕉狀如苕葦以也其澤如見芟夷言野无青草數所主反
民其无如矣
輕用之諫也
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譆若殆往而刑耳
譆許其反崔云恣以故訪患也○治直吏反醫於其反思其則絶句崔李云則法也瘳丑也反李云愈也譆音熙又於其反
夫道不欲雜
其人
雜則多
宜正得
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
若夫不得其人則雖百醫牛病適足致疑而不能一愈也
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
有其具然後可以接物也
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
不虛心而役思以犯難故知其所存於己者未定也夫唯外其知以應物真寄妙當於羣才功名歸物而患遠身然後可以至於暴人之所行也○思息嗣反遠于萬反
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之所以流蕩者矜名故也知之所以橫出者爭善故也
辯慢然而好爭善此及下爭名二字依字讀復扶又反下皆同
德蕩乎名知出乎爭
德蕩乎名知出乎爭
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
夫名知者世之所用也而名起則相軋知用則爭興故遺名知而後行可盡行也○札徐於八反又側列反李云折也崔云天也亦作軋崔又云或作禮相賓禮也
且德
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之所以流蕩者矜名故也知之所以橫出者爭善故也
辯慢然而好爭善此及下爭名二字依字讀復扶又反下皆同
厚信荄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
夫救人以自成也是故至人不没志以經世而虛心以應物物歸懷天地不逆故德回欲毀人以仁義奪繩於彼彼將謂
厚信荄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
不爭之名彼所未達也而彊以
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
反害之。菑音災下皆同
殆爲人菑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
苟能悅賢惡愚聞義而服便爲明君也奇爲明君則不苟无賢臣汝往亦不足復奇如其不爾往必受害
命之曰菑人
菑音災下皆同
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鬬其捷
汝唯有寂然不言耳言則王公必乘人以捷辯慢句而鬬其捷在接反崔讀若嗫絶句必將乘人而鬬紀句捷作接其捷引續也
而目將熒而色將平之
不能復自異於彼也
口將營之
自救解不暇
容將形之心且成之
乃且釋己以從彼也
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
適不能救乃更足以成彼之盛
順始无窮
夫信不諫未肯變也
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
雖厚爲害
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傴拊人

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居于而任上之憂比干非其事也○關龍逢夏桀之賢臣王子比干殷紂之叔父下視謂隨受之也崔云逢音逢比干音干非其事而任之故然人也○關音龍 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 若順者之意也 擊碎也 與音預 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 居于而任上之憂比干非其事也○關龍逢夏桀之賢臣王子比干謂隨受之也崔云遭反 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爲虛厲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无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 夫暴君非徒求名但所求者非名也○叢才公反胥音須敖五羔反扈音戶司馬云國名在始平郡案即今京兆鄠縣也虛音墟厲音賴 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 惜名貪欲之君雖復堯禹不能勝化也故與衆攻之而汝乃欲空手而往化之以道哉 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 正其形而虛其心也○語魚據反下同 勉而一 言遜而不二也 則可乎曰惡惡可 言未可也○惡皆音烏下同 夫以陽爲充孔揚 言君元陽之性充張於內而甚揚於外彊禦之至也 采色不定 喜怒無常 常人之所不違 莫之敢逆 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 夫須臾之頃 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 言乃必多无回降之誘也 將執而不化 故守其本意也 外合而內不訾 即向之端虛而勉一耳言此未足以化之○訾向徐音紫崔云毀也 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 顏回更說此三條也 上時掌反下同 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 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

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 物无貴賤得生一也故善與不善待之公當耳一无也故然人也○蘄音祈 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 若順者之意也 擊碎也 與音預 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擊惡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无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 外形委曲隨人事之所當爲也○擊徐其驚反拳音權本又作卷才公反 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 成而合於古也比毗志反 其言雖教謫之實也 雖是常教有謫責之言○謫直革反謫非厲反 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 寄直於古故无以病我也 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諜 言理无二而張

三條以改之與事不異也○大音泰徐音太崔云間諜也間諜伺人之隙也 雖固亦无罪 雖未弘大亦罪不足以責 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 罪則无矣化則未也 猶師心者也 猶三條以下天下也○師戶追反 顏回曰吾无以進矣敢問其方 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 天有其心而爲之者謂與天下同易以豉反下同 易之者皞天不宜 以自爲爲易夫自是其宜也○皞胡老反向云皞天自然也 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 去其諸而任獨之○茹音汝葷音熏 回曰敢問心齋 仲尼曰若一志 去其諸而任獨之○知徐音智注同之言平 无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无聽之

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未使心齋故有其身。未始得使絕句崔讀至實字絕句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既得心齋之後則無其身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无感其名皮心自得之場當於實而止入則鳴不入則止聲之心而應者任彼耳不彊應也。彊其丈反无門无毒无門者无所不由也毒治也。毒如字治也崔本作每云貪也一宅而寓於不得已不得已者理之必然者也體至一之宅而會乎必然之符也。而寓如字崔本作寄如惠則幾矣理盡於斯絕迹易无行地難不行則易欲行而不踐地者蓋將甚敬而不急恐旨空報其敬而不肯急應其求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无知知者也言必有其具乃能其事今无至虛之宅由有化物之實也。知上音智下句同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夫唯有若无虛室者也室虛而純白獨生矣。闋徐苦穴反司馬云空也虛室生白崔云白者日光所照也司馬云室比喻心心能空虛則純白獨生也吉祥止止夫吉祥之所集者至虛至靜也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若夫不止於當不會於極此為以應坐之曰而馳騖不息也故外敢未至而內已困矣其能於物哉故外物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夫使耳目閉而自然得者心知之用外

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所鍛煉而內熱欲冰者誠愛事之難非美食之（力勢反與音餘下慎與同）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事未成則唯恐不成耳若果不成則恐懼結於內而刑網羅於外也○恐丘勇反）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自然結固不可解也○任而林反一音而鴆反）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言人無不以一人為主不論理○大音泰本亦作泰徐救佐反下同巧如字又苦孝反）是之謂大戒若君可逃而親可解則不足戒也（亂則煩故多眩真不可以多有別旅酬有次○治直吏反別彼列反）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

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知不可柰何者命也而安之則無哀無樂何易施之有哉故冥然以所遇為命而不施心於其間泯然與至當為一而无伐成於其中雖事凡人猶无往而不適而況君親乎○樂音洛註下同施如字崔以豉反云移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事有必至理固常通故任之則事濟事濟而身不在者才之有也又何用心於有身哉）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理无不通故當以任所遇而直前耳若乃信道不篤而事有必至之勢也）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言之浪反註下同）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遺風波而弗行則實不喪矣夫事得其實則免可安而蕩可定也）故忿設无由巧言偏辭（由也常由巧言過實偏辭失當○偏音篇崔本作諞音辨）獸死不擇音氣息兼然於是並（獸之野獸謂之窮也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而氣息不理莽狀暴怒但生死從以相對之○氣息並如字向本作喘器云喘馬氏音息器氣也崔本作諞器云喘息聲不調也又作囂字弗徐符弗反郭數末反李音佛崔音勃厲如字李音賴謥子六反寃疑讀反又音詭本又作疣音尤疣志意反又於計反上若作疣此則才知反）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夫實以容物物必歸

焉剋核太精則鄙吝心生而不自覺也故大人蕩然放物於自得之場不苦人之能不竭人之歡故四海之交可全。核幸格反

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苟不自覺安能知

故嘗閱然若晦玄同光塵然後不可得而刻不可得而害。閱音門

彼且爲无町畦亦與之爲无町畦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

彼且爲无崖達之入於无疵不小立圭角以逆其

亦與之爲无崖達之入於无疵

无意也崔云前騎遊也町徒頂反畦戶圭反疵才斯反將无威儀也崔云喻守節崖司馬云不顧法也无疵似移反病也

汝不知夫螳蜋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

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夫螳蜋之怒臂非不美也以當車轍顧非敵耳

以才之美者積伐而美者

今知之所无奈何而欲彊當其任理之必然者中庸之實何爲爲齊作意於任則螳蜋之怒臂也。勝音升

以犯之幾矣

積汝之才伐汝之美以犯此人危殆之道

汝不知夫養虎者

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殺之也

恐其因有殺心而遂

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決之也

知其所以怒而順之

時其飢飽達其怒心

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

順理則異類生愛逆節則至親交兵

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

矢謂至賤而以寶器盛之愛馬之至也。蜄音成下及註同矢或作屎同蜄依字市軫反蛤類

適有蚉

僕緣

僕僕伏羣著馬。蚉音文本或作虻崔音如字云緣普木反依數木反向云僕僕伏貌緣馬獨徹之貌崔音如字云僕御者直略反

而拊之不時

蚉故其處而拊之不意。拊芳武反本或作卒七忽反

則缺銜毀首碎胷

掩其不備故驚而至此

意有所至而愛

自顯和之且苦含垢之聲濟彼之名彼將強其勝己妄生妖孽故嘗閱然若晦玄同光塵然後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孽魚列反妖烏路反閱音門

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樠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

莊二 十五

石字也崔本亦作石輟丁劣反厭於艷反又於贍反散悉但反徐悉旦反下同速如字向崔本作數音朔液音亦樠王音戾向李莫千反液也樠謂脂出樠樠然也崔云黑汁出也蠹丁故反匠石

歸㮣社見夢曰女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凡可用之木爲文木○見胡電反女音汝惡音烏下同夫相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剥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物皆以自用傷○掊側加反擊古歷反徐力奚反世徐思列反同苦如字崔本作拍掊普口反徐方垢反且予求无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數有瞬昵已者唯令匠石明之耳○幾音祈又音機下同瞬音舜徐音閃反昵五結反

爲予大用邪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若有用久見伐且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

莊二 十六

木以哉匠石○而幾死之絕句向同一讀連下散人爲句崔同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无用則爲社何邪趣取於无用而已○覺古孝反診徐直忍反司馬向云診占夢也曰密若无言彼亦直寄焉社自來寄耳非此木求之爲社也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言此木乃以社爲不知己而見詬厲也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本自以无用爲用則雖不爲社亦終不近於翦伐之害○幾音機或音祈翦子淺反崔本作前于近附近之近下同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彼以无保爲保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利人長物禁民爲非社之義也夫无用者伯然不爲而羣才自用用者各得其叙而

不與焉此无用之所以全也汝以社稷譽之无緣近也○譽音餘註同長丁兩反伯步各反與音預

莊二 十八

楚狂接輿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藾其枝所陰可以隱芘千乘○南伯李云即南郭子綦○藾音賴向李云梁國睢陽縣是也崔本作芘云芘也藾音賴崔本作賴向云蔭也可以隱芘千乘

夫何爲哉玄默而已而羣材不失其當則不材乃材之所至賴也故天下樂推而不厭本作從而拳本亦作卷音權軸直忍反解李云如衣軸之直解也咤食紙反喫崔云鼈許斐反狂醒音星李云狂如醒也病酒曰醒爲之于僞反下爲之皆同宋有荊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樿傍者斬之三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之

患也有村者未能去惡也宜楸柏桑崔云荊氏之地宜此三木李云三木文木也拱恭勇反把百維反徐甫雉反司馬云兩手曰拱一手曰把上時掌反狙七餘反猴音侯弋以職反又羊植反郭且羊反司馬作杌音八李云欲以栖戲狙猴也崔本作拔音跋云拔也三圍一圍麤如字又音禮司馬云小船也又屋櫨也櫨本亦作櫨音膂傍薄剛反崔云樿傍也司馬云棺之全一邊者謂之樿傍故解之以牛之

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巫祝解除弃此三者必妙選駢具然後敢用○解徐古賣反註同向古邂逅反顙息黨反司馬云額也亢鼻徐音剛崔云圜鼻高也頻折故鼻高崔云仰也痔徐直里反司馬隱劉也適河司馬云謂沈人於河祭北鄉營反此皆巫祝以知之矣巫祝知不祥者全所以爲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夫全生者天下之所謂祥也巫祝以不祥全生乃大祥也神人者无心而順物者也故天下之所謂大祥神人不逆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爲脅挫鍼治繲足以餬口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支離疏司馬云自竄匿貌○支離疏司馬云形體名也頤以之反頂如字本作項亦如字司馬云會撮頂上也醊本又作脾同音陛徐又甫婢反崔云脅許劫反司馬云脅曲髀腰骨也挫徐子臥反崔云縈也鍼執金反司馬云挫鍼縫衣也繲佳賣反司馬云浣衣也向同崔作絺音絲綌徐音郤李云粗葛也或作餚鼓筴梜著鑽龜也播精如字一音所定則當作數精司馬云簡米曰精崔云播猶卜卦占兆也鼓筴播精言賣卜食音嗣嚚傑如反臂於其間如字司馬云臂棄也崔本作攘臂於其閒云閒門中也蓋女力反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不任作役故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役則不與賜則受之○三鍾司馬云斛斛四斗曰鍾與音豫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神人无用於物而物各得自用歸功名於羣才與物冥而无迹故免人間之害處常美之實此支離其德也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當順時直前盡五會德之宜耳世之衰盛既然不足覺故曰何如往世不可追也趣當盡臨時之宜耳來世不可待天下无道聖人生焉天下有道聖人成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趍迷陽迷陽無傷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知音智惡爲路反　禍重乎地莫之知避　舉其在內則雖負書錡之雖重不盈鐍銖有不勝任者矣爲內福也故福至輕爲外禍也故禍至重而莫之知避此世之大迷也。知避舊本作寘云置也勝音升　已乎已乎臨人以德　趨夫畫地而使人循之其迹不可掩矣有其已而臨物與物不而付人之自得故能彌貫萬物而玄同彼我泯然與天下爲一而內外同福也。畫音獲　迷陽迷陽无傷吾行　迷陽猶亡陽也亡陽任獨不湯於外則吾行全矣天下皆全其吾則凡爾吾者莫不皆全也。迷陽司馬云迷陽伏陽也言詐狂　吾行郤曲无傷吾足　郤出去逆反字書作㕛廣雅云曲也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也　有用則與彼爲功无用則自全其生夫割肌膚以爲天下者天下之所知也使百姓不失其自全而彼我

俱適者俛然不覺妙之在身也。子然反司馬云木生斧柄還自伐膏起火燭自消崔云山有木故火焚也俛亡本反

莊子內篇德充符第五

德充於內物應於外外內玄合信若符命而德實之驗也

義曰崔云此遺形弃知以德實之驗也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　弟子多少敵孔子。兀五忽反又音界李云刖足曰兀案篆書兀永字相似王駘音臺徐又音殆人姓名也從如字李才用反下同相若若如也弟子多少也　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　各自得而足也。常季或云孔子弟子立之有也无不得而不和者亦未聞也故放心於天地之間爲然无不當而曠然无不適也物視其所一

往而天下莫能離。藏才浪反下同　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　夫神全心具則體與物冥與物冥者天下之所不能遺矣奚但一國而已哉。丘也直後而未往耳李云自在衆人後未得往師之耳遠于萬反　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人雖曰變狀死生之變變之大也。王于況反李云勝也崔云君長也其與庸亦遠矣與凡庸異也崔云庸常人也　而不得與之變死不變亦彼　彼與變俱故生斯順之也。覆芳服反隧李又作墜隧直類反李云天地猶不能變已況生死也　審乎无假而命物之化以化爲命而自遷　任物之五故反本亦作遷下同　而守其宗也不離至當之極。離力智反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　恬若之性殊則美惡之情背。膽丁覽反惡烏路反下皆同背音佩　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雖所美不同而同有所美各美其所美則萬物一美也各是其所是則天下皆是也夫因其所異而異之則天地府萬物知異非彼美己而惡人自中知以下至于昆蟲莫不足有故因其所同而同之則天下莫不皆同又知同之不我而不明乎彼者爾若夫玄通泯合之士因天下無曰我非也即明天下之无非无是无是无非混而爲一故能乘變任化迂物而不腐。中知音智腐扶反　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　宜生於不宜惡則无不宜无不宜故无不任也者也无美无宜故无不任也　而遊心乎德之和　都忘之而不得者未怪其形骸而心乃充足也夫心之全也遺身形忘五藏忽然獨物視其所一

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體夫極數之物而不同无物而不化故能无時死為我順時為我聚順為我散雖異而我皆我之則生既覩其一則說然无係玄后彼我以死生為寤寐以形骸為蛻於云生如駢拇枝指附贅懸疣見足如遺土吾未見足以纓弗其心也。喪息良反下及註同說始銳反又音悅脫優九具反本亦作解所買反斷丁管反

常季曰彼為己以其知嫌王勃未能遺夫得其常心而自得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哉最之聚也嫌未能平往者也嫌其不能平往而與物過常故使物就之。最祖會反徐采會反下註同司馬云聚也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夫止水之致鑒者非為止以求鑒也故王駘之聚眾自歸之豈引物使從已。鑑古暗反流水云徐本作沫水云沫或作流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古暗反下同假人古雅反借也徐音暇讀連上句人字絕下

受命於地唯松柏獨正言特受自然之正氣者至希也下首則雅有松柏上首則唯有聖人故凡不正者皆來求正耳若物皆有青全則无貴於松柏人各自正則无美於大聖而趣之則无之

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非能遺名而无不任。保始之徵李云天子六軍諸侯三軍通云數成也終始可保成也九軍準李云天子六軍諸侯三軍通為九軍也簡文云五軍誤

而況官天地府萬物官猶主也府猶藏也直寓六骸所謂逆旅之人用目亦用耳目非須耳目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知與死生順則无時而非生此心之未嘗死也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以不失會為擇耳斯人无澤也任其天行而時

之處德夫免於中地則中與不中唯在命耳而區區者各有其所遇而不知命之自當故免乎已及至不免則自恨其謬而志傷神辱斯末能達命之情者也夫我之生也非我之所生也則一生之內百年之中其塗起行止動靜趣舍性情知能凡所有者凡所為者凡所遇者皆非我也理自爾耳而橫生休咸乎其中斯又造自然而失者也。知如字又音智注音智詣徐胡條反善射人唐夏有之乃云有窮之君其臣有逢蒙者逢張弓也中如字注於良反又於中地中與不中同單音善 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 皆不知命而有斯笑 我怫然而怒 見其不知命而怒斯又未知命也。怫扶弗反 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 見至人之知命遣形故廢向者之怒而復常 不知先生洗我以善道故邪我為能自反邪斯自忘形而遣累 吾與夫子游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 忘形故也。吾介也又作兀兩通 今子與我游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 形骸外矣其德內也今子與我德游耳非與我形交而索我外好豈不過哉。索色百反註同 子產蹙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已悟則猷其多言也。蹙子六反猶如字舉也又尺誰反 魯有兀者叔山无趾踵見仲尼 趾踵頻也。叔山无趾音止李云叔山字无足朱崇反向郭云頻也崔云无趾故踵行見賢遍反 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 謹其常然者也舍己效人而忘物於外者夫未有之名乃常之所在也古學者非為幻怪之生死由於學習若非為華薄之興至人之所无奈何故以名已 无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為 委反李云詭詭苟異也本亦作譌辨反亦作詭。譌吉斯詭況委反郭莫一反 桎梏邪 夫无心者人學亦學然古之學者為人其弊也遂至乎為人之所為矣夫師人以自得者未足以終其生也。桎之日反下者為人同古者 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 徒以直理冥之冥其无迹。貫古亂反 无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今仲尼非不冥也顧自然之理名迹斯立三皇順物者非為名也非為名而名自隨之堯舜憲章者非為名也若乃忘其自生斯重其身而不知務也故三台矣天不免乎名則乾象能錯之哉名者影響之類也影響者形聲之桎梏也則名之與形聲相去遠矣而世之人不免乎桎梏之內而欲遺名迹於外不亦惑乎。錯倉故反 天不為覆故能常覆地不為載故能常載天地而為覆載則有時而毀矣故物為焉則未足以終其生也。為于偽反下不為而為皆同 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 責其不謹不及天地也 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 聞所聞而出 无趾出 全其无為也 孔子曰不入乎弟子勉之夫无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 全德者生生便忘行下孟反 无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 及天地也 彼何賓賓以學子為 賓賓司馬云恭貌 桎梏邪 桎其方復學於老聃。語魚據反 為 桎其方復學於老聃。語魚據反 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大以是為已 諔昌六反簡文云好名貌 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已 張云猶賢賢也崔云有所親睦也簡文云好名貌 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已 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已 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已

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爲人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无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明非由權勢而往）人之生（明非求食而往）又以惡駭天下（明不以形美故往。駭胡代反下同）无聚祿以望人之腹（明非招而致之）和而不唱（非求而應）知不出乎四域（夫才全者與物无害故入而不逆）且而雖雄合乎前（夫才全者與物无害故入而不逆）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未經月已覺其有遠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才德全而物爲之宜矣）今哀駘它未言而信无功而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其理故當不可非也故人之生也非誤生也有非妄有也天地雖大萬物雖多然而吾之所遇適在於是則雖天地萬物之變命之行也不可非也故人之所遇適在於是則雖天地萬物之變命之行也不可非也故凡所不遇弗能遇也其所遇者弗能不爲也故付之而自當矣（付之而自當矣）夫爲人之所爲（爲人之所爲）人之所爲者（人之所爲者）命之所制而故非情之所留是以知命之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夫知命之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和也（夫始非知之所規而故非情之所留是以

與物爲春 羣生之所賴也是接而生時乎心者也 順四時而俱化
○司馬云接至道而和氣在心也李云接萬物而施生順四時而俱作是之謂才全何謂
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 天下之平莫盛於停水也其可以
爲法也 无情至平故天下取正焉內保之而外不蕩也 內保其明外无情爲
支離德倘與物无私故能全其內也○爲于僞反 德者成和之脩也 事得以
成物得之不形也是以天下
一德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 无事不成无物不和此
免難或明戒以避禍物无妄然皆天地之會至理所趣必自思以
之非我思也必自不思非我不思也或思而免之或思而不免凡此皆非我也又安爲哉任之
或不思而免之或不思而不免凡此皆非我也又安爲哉任之
而自至也○食如字又音嗣沈思貞嗣反亦如字難乃旦反 有人
之形貌若人 无人之情 握若搞木之枝○搞苦老反 有人
之形故羣於人 類聚羣分自然之道○分如字 无人之情故是非
不得於身 无情故付之於物也 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 貌形
若人○眇云小反簡文云陋也 警乎大哉獨成其天 无情故若然无不任
未能也故无情而獨成天也○警五恭反徐五報反簡文云放
也今取遨遊義也獨成其天如字崔本天字作大云猶同於人
所以爲小情合於天所以爲大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无情乎
然惠子白人而无情何以謂之人 生也非情之
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 人之生也非情之
莊子曰道與

者才德全也 而知爲孽約爲膠德爲接工爲商 此四者自然相生其
理已具○知音智下同孽魚列反司馬云智慧生妖孽約爲膠司馬云約束而後有如膠漆崔云約誓所以爲膠固德爲接司
馬云散德以接物也工爲商賈起 聖人不謀惡用
膠无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 自然已具故聖人无所
同遁陟角反喪息浪反 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 言自然
○鬻音育養也食音嗣亦如字 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
免難或明戒以避禍物无妄然皆天地之會至理所趣必自思以
之非我思也必自不思非我不思也或思而免之或思而不免凡此皆非我也又安爲哉任之
或不思而免之或不思而不免凡此皆非我也又安爲哉任之
而自至也○食如字又音嗣沈思貞嗣反亦如字難乃旦反 有人
之形貌若人 无人之情 握若搞木之枝○搞苦老反 有人
之形故羣於人 類聚羣分自然之道○分如字 无人之情故是非
不得於身 无情故付之於物也 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 貌形
若人○眇云小反簡文云陋也 警乎大哉獨成其天 无情故若然无不任
未能也故无情而獨成天也○警五恭反徐五報反簡文云放
也今取遨遊義也獨成其天如字崔本天字作大云猶同於人
所以爲小情合於天所以爲大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无情乎
然惠子白人而无情何以謂之人 生也非情之
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 人之生也非情之
莊子曰道與

南華眞經卷第二

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无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以是非爲情則无是无非无好无惡者雖有形貌直是人耳情將安寄吾所謂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任當而直前者非情也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止於當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未明生理之自足生理已自足於形貌之中但任之則身存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生理已自足於形貌之中但任之則身存无以好惡內傷其身夫好惡之情非所以益生祇足以傷身以其生之有分也○好惡呼報反下烏路反註同祇音支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夫神不休於性分之內則外矣精不止於自生之極則勞矣故行則倚樹而吟坐則據梧而瞑言有情者之自困也○倚於綺反槁苦老反梧音吾瞑音眠崔云據琴而睡也睡垂臂反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言凡子所爲外神勞精倚樹據梧且吟且瞑此世之所謂情也而云天選明夫情者非情之所生而云爲趣舍皆在无情中來又何用情於其間哉○選宣轉反舊思緣反

南華眞經卷第三

郭 象 子玄 註 陸 德明 音義

莊子內篇大宗師第六

雖天地之大萬物之衆其所宗主而統者无心也○崔云大宗師大宗師法也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 知天人之所爲者皆自然也則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人而生也天人之所爲皆出於不爲而自然而知不知故以不知知之則知之至也○崔云天人之所爲出於不爲也則爲出於不爲而知不知故以不知知之則知之至也

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不知以養其知之所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 人之生也形雖七尺而五常具焉故雖區區之身乃舉天地以奉之故天地萬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无也一物不具則生者无由得生一理不至則天年无緣得終然身之所有者衆矣之所存者爲或不知也理之所存者爲或不爲也故知之所知者寡而身之所有者衆矣之所存者爲或不爲也故知之所知者寡而器之而求其備焉人之所知不必同而所爲不能異異則偶成矣爲成而眞不喪若未之有也或知不備以困其百體所爲或不過一枝而舉根俱弊斯以其所知養所知而不知其害所不知也若夫知人之所爲者有分故任而不謹也知人之所爲者有極故用而不蕩也故所知不以无崖自困則一體之中知與不知閒相與會而俱全矣斯以其所知養所不知也○李云夫知人之所爲者有分故任而不謹也知人之所爲者有極故用而不蕩也故所知不以无崖自困則一體之中知與不知皆同好呼報反下同疆其兩反**雖然有患** 雖知盛未若遺知也**夫知有所待而後當** 夫知者天能无可待也若乃任天而生者則遇物而當也**其所待者特未定也** 有待則无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 我非有崖天也必欲盛之人也然此人之所謂耳物无非天也天也者自然也人皆

自然則治亂成敗禍與不過非人爲也皆自然耳○崔云雖天地之大萬物之衆其所宗而統者无心也○暗義曰崔云

眞知 有眞人而後天下之知皆得其眞而不可亂也**何謂眞人古之眞人不逆寡** 凡眞特不逆耳非以得失經心**不雄成** 不情其所爲而應物先**不謨士** 雖心有其謀而事會至然自當**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 自當**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 言夫知之登至於道若若此之遠也理固非以得失經心遠火而非逃熱也入水而非逃濡也故無物以害之○李云夫知之登至於道若若此之遠也理固非以得失經心遠火而非逃熱也入水而非逃濡也故無物以害之○崔云夫知之登至於道若若此之遠也理固非以得失經心遠火而非逃熱也入水而非逃濡也故無物以害之○向云夫知之登至於道若若此之遠也理固非以得失經心遠火而非逃熱也入水而非逃濡也故無物以害之○郭云夫知之登至於道若若此之遠也理固非以得失經心遠火而非逃熱也入水而非逃濡也故無物以害之○簡文云夫知之登至於道若若此之遠也理固非以得失經心遠火而非逃熱也入水而非逃濡也故無物以害之○李頤云夫知之登至於道若若此之遠也理固非以得失經心遠火而非逃熱也入水而非逃濡也故無物以害之○司馬云夫知之登至於道若若此之遠也理固非以得失經心遠火而非逃熱也入水而非逃濡也故無物以害之○崔譔云夫知之登至於道若若此之遠也理固非以得失經心遠火而非逃熱也入水而非逃濡也故無物以害之○孟云夫知之登至於道若若此之遠也理固非以得失經心遠火而非逃熱也入水而非逃濡也故無物以害之○王云夫知之登至於道若若此之遠也理固非以得失經心遠火而非逃熱也入水而非逃濡也故無物以害之○向云夫知之登至於道若若此之遠也理固非以得失經心遠火而非逃熱也入水而非逃濡也故無物以害之○郭云夫知之登至於道若若此之遠也理固非以得失經心遠火而非逃熱也入水而非逃濡也故無物以害之○李云夫知之登至於道若若此之遠也理固非以得失經心遠火而非逃熱也入水而非逃濡也故無物以害之○

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眞人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之感人无窮人之逐欲无節則天理滅矣眞人知用心則背道助天則傷生故不爲也。捐徐以全反郭作損一云反崔云或休損所以行舟也皆音員

若狀其忘若亡若厲其不以物滑己也。崔本又作猛厲云嚴毅貌也滑音骨

崔本作宗

容寂
雖行而元傷於靜。容寂本亦作宗

其容寂其顙頯
顙也頯徐去軌反郭苦對反李音仇一音逵權也王云質朴无飾也向本作題云顙然大朴貌廣雅云題大也五罪反

凄然似秋
殺物非爲威也。凄七西反

煖然似春
生物非爲仁也。煖音暄徐況晚反

喜怒通四時
夫體道合變者與寒暑同其溫嚴而未嘗有心也然有溫嚴之貌生殺之節故寄名於喜怒也

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
无心於物故不奪物宜无物不宜故莫知其極

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
因人心之所欲三而三之故不失人心也夫白日晉天六合俱照非愛人而照之也故聖人之在天下煖

焉若陽春之自私故蒙澤普不謝遺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彫落者不怨。亡國而不失人心崔云士敵國而得其人心

故樂通物非聖人也
夫聖人无樂也直莫之塞而物自通

有親非仁也
至仁无親任理而自存

天時非賢也
時之者未若若志時而自合之賢也

利害不通非君子也
不能一是非之塗而就利害者爲士者遺名而自滯實而福應其身。應雖自失其性而矯以從物受殺多矣安能没人

行名失己非士也
亡身不眞非役人也

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皆舍己效人徇彼傷我也。狐不偕司馬云古賢人也務光皇甫謐云黃帝時人耳長七寸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箕子胥餘司馬云胥餘箕子名也見尸子崔同又云尸子曰箕子胥餘宋身爲厲被髮佯狂或云尸子曰比干也胥餘其名也徒何反申徒狄殷時人負石自沈於河崔本作同徒狄舍音捨下同

古之

眞人其狀義而不朋
與物同宜而非朋黨也

若不足而不承
虛沖不足而不承

與乎其觚
觚如字又音豫同云疑不羣也崔云觚寂也

張
人至

而不堅也
貌觚音孤王云觚特立不羣貌常遊於獨而非固守。與如字李音預

若厓
所居安而

乎其虛而不華也
曠然无懷乃至於實

邴邴乎其似喜乎
邴邴徐音丙郭甫永反向云喜貌簡文云明貌

崔乎其不得已乎
動靜行止常居必然之極。崔千罪反徐息罪反郭且雷反向云動貌簡文云遠貌不以物傷己也。崔本又作嵔勅六反司馬云色損起貌三云當有德充也簡文云聚也

滀乎進我色也
滀敕六反徐敕救反郭丑救反向云養也

與乎止我德也
與如字崔本作廣云苞羅者廣也。整音五圭反徐五到反郭音遷於俗也

連乎其似好閉也
縣邈深遠莫見其門。連如字李云連綿長貌崔云蔓連也音輦好呼報反下皆同

悅乎忘其言也
不識不知而天機自發故悅然也。悅云李反字或作兌李云无匹貌王云賤忘也崔云順也

以刑爲體
刑者治之體非我爲。治直吏反

以禮爲翼
禮者世之所以自行耳非我制

以知爲時
知自時之動非我唱

以德爲循
德者自彼所循非我作。循本亦作脩

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
任治之自殺故雖殺而寬。綽昌略反崔本作淖

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
順世之所行故无不行

以知爲時
以

者不得已於事也
夫高下相受不可逆之流也小大相羣不得已之勢也曠然无情羣知之府也

以德爲循者言其
承百流之會居師人之極者奚爲哉任時世之知委必然之事付之天下而已

與有足者至於丘也
丘者所以本也以性言之則性之本也夫物各有足足於本也忖羣德之

而人眞以爲勤行者也
凡此皆自循斯與有足者至於本也本至而理盡矣成成之不在己則雖虞萬機之極而常閒暇自適忽然不覺事之經身悅然不識言之在口而人之大迷眞謂至人之爲勤行

者也○閒音閑故其好之也一常无心而順彼故好與不好所善所惡與彼无二也其一也一其一也一也人徒也夫眞人同天人均彼我不以其一異乎不一其人爲徒彼彼而我我者人也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眞人夫眞人同天人齊萬致萬致不相非天人不相勝故曠然无不在而玄同彼我也死生命也其有晝夜之常天也其生者命之極非妄然也若夜巨耳奚所係哉○旦如字崔本作朝之言旦人在晝得晝在夜得夜以死生爲晝夜豈直所不得乎人之有所不得而真宰未嘗知其所因若天也天之所生若屬化也人皆以天爲父故晝夜之變寒暑之節猶不敢逃而合變化亲所遯而憂娛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卓者獨化之謂也夫相因之功莫若獨化之至也故人之所因者天也天之所生者獨化也人皆以天爲父故晝夜之變寒暑之節猶不敢逃而合變化亲所遯而憂娛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彼特以人爲徒彼彼而我我者人也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眞人夫眞人同天人齊萬致萬致不相非天人不相勝故曠然无不在而玄同彼我也死生命也其有晝夜之常天也其生者命之極非妄然也若夜巨耳奚所係哉○旦如字崔本作朝之言旦人在晝得晝在夜得夜以死生爲晝夜豈直所不得乎人之有所不得而真宰未嘗知其所因若天也天之所生若屬化也人皆以天爲父故晝夜之變寒暑之節猶不敢逃而合變化亲所遯而憂娛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卓者獨化之謂也夫相因之功莫若獨化之至也故人之所因者天也天之所生若屬化也人皆以天爲父故晝夜之變寒暑之節猶不敢逃而合變化亲所遯而憂娛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彼特以人爲徒彼彼而我我者人也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眞人夫眞人同天人齊萬致萬致不相非天人不相勝故曠然无不在而玄同彼我也死生命也其有晝夜之常天也其生者命之極非妄然也若夜巨耳奚所係哉○旦如字崔本作朝之言旦人在晝得晝在夜得夜以死生爲晝夜豈直所不得乎人之有所不得而真宰未嘗知其所因若天也天之所生若屬化也人皆以天爲父故晝夜之變寒暑之節猶不敢逃而合變化亲所遯而憂娛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彼特以

人爲徒彼彼而我我者人也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眞人夫眞人同天人齊萬致萬致不相非天人不相勝故曠然无不在而玄同彼我也死生命也其有晝夜之常天也其生者命之極非妄然也若夜巨耳奚所係哉○旦如字崔本作朝之言旦人在晝得晝在夜得夜以死生爲晝夜豈直所不得乎人之有所不得而真宰未嘗知其所因若天也天之所生若屬化也人皆以天爲父故晝夜之變寒暑之節猶不敢逃而合變化亲所遯而憂娛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彼特以人爲徒彼彼而我我者人也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眞人夫眞人同天人齊萬致萬致不相非天人不相勝故曠然无不在而玄同彼我也死生命也其有晝夜之常天也其生者命之極非妄然也若夜巨耳奚所係哉○旦如字崔本作朝之言旦人在晝得晝在夜得夜以死生爲晝夜豈直所不得乎人之有所不得而真宰未嘗知其所因若天也天之所生若屬化也人皆以天爲父故晝夜之變寒暑之節猶不敢逃而合變化亲所遯而憂娛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彼特以

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卓者獨化之謂也夫相因之功莫若獨化之至也故人之所因者天也天之所生若屬化也人皆以天爲父故晝夜之變寒暑之節猶不敢逃而合變化亲所遯而憂娛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彼特以人爲徒彼彼而我我者人也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眞人夫眞人同天人齊萬致萬致不相非天人不相勝故曠然无不在而玄同彼我也死生命也其有晝夜之常天也其生者命之極非妄然也若夜巨耳奚所係哉○旦如字崔本作朝之言旦人在晝得晝在夜得夜以死生爲晝夜豈直所不得乎人之有所不得而真宰未嘗知其所因若天也天之所生若屬化也人皆以天爲父故晝夜之變寒暑之節猶不敢逃而合變化亲所遯而憂娛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彼特以

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形生於不足故至足者忘善惡善惡皆忘生死生與變化爲一矚然无大適矣又安知夫變化之所在邪○譽音餘注同

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形生於不足故至足者忘善惡善惡皆忘生死生與變化爲一矚然无大適矣又安知夫變化之所在邪○譽音餘注同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不足而相愛豈若有餘而相忘哉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形生於不足故至足者忘善惡善惡皆忘生死生與變化爲一矚然无大適矣又安知夫變化之所在邪○譽音餘注同

以有君爲愈乎己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眞乎夫眞者不假於物而自然也夫自然之不可避豈直君命乎已哉人之爲徒不亦悲乎

以有君爲愈乎己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眞乎夫眞者不假於物而自然也夫自然之不可避豈直君命乎已哉人之爲徒不亦悲乎

人特以耳聽乎聲而耳非聲也以目視乎形而目非形也夫形生於不足故至足者忘善惡善惡皆忘生死生與變化爲一矚然无大適矣又安知夫變化之所在邪○譽音餘注同

人特以耳聽乎聲而耳非聲也以目視乎形而目非形也夫形生於不足故至足者忘善惡善惡皆忘生死生與變化爲一矚然无大適矣又安知夫變化之所在邪○譽音餘注同

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夫形生老死皆我也故形爲我載生爲我勞老爲我佚死爲我息四者雖變未始非我我奚惜哉○惜音昔

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夫形生老死皆我也故形爲我載生爲我勞老爲我佚死爲我息四者雖變未始非我我奚惜哉○惜音昔

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死與生皆命也无善則已有善則生不獨善吾生故若以善吾生爲善乎則吾死亦善也

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死與生皆命也无善則已有善則生不獨善吾生故若以善吾生爲善乎則吾死亦善也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方言死生變化之不可逃故先舉固逃之極然後明之以必變之符將任化而无係也○壑火各反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方言死生變化之不可逃故先舉固逃之極然後明之以必變之符將任化而无係也○壑火各反

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夫无力之力莫大於變化者也故乃揭天地以趨新負山嶽以舍故故不暫停忽已涉新則天地萬物无時而不移也世皆新矣而自以爲故由舟旦易矣而視之若舊山日更矣而視之若前今交一臂而失之故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

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夫无力之力莫大於變化者也故乃揭天地以趨新負山嶽以舍故故不暫停忽已涉新則天地萬物无時而不移也世皆新矣而自以爲故由舟旦易矣而視之若舊山日更矣而視之若前今交一臂而失之故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

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無所藏而都任之則遯物无不冥與化无不一故无外无內无死无生體天地而合變化亲所遯而憂娛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彼特以人爲徒彼彼而我我者人也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眞人夫眞人同天人齊萬致萬致不相非天人不相勝故曠然无不在而玄同彼我也死生命也其有晝夜之常天也其生者命之極非妄然也若夜巨耳奚所係哉○旦如字崔本作朝之言旦人在晝得晝在夜得夜以死生爲晝夜豈直所不得乎人之有所不得而真宰未嘗知其所因若天也天之所生若屬化也人皆以天爲父故晝夜之變寒暑之節猶不敢逃而合變化亲所遯而憂娛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彼特以人爲徒彼彼而我我者人也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眞人夫眞人同天人齊萬致萬致不相非天人不相勝故曠然无不在而玄同彼我也死生命也其有晝夜之常天也其生者命之極非妄然也若夜巨耳奚所係哉○旦如字崔本作朝之言旦人在晝得晝在夜得夜以死生爲晝夜豈直所不得乎人之有所不得而真宰未嘗知其所因若天也天之所生若屬化也人皆以天爲父故晝夜之變寒暑之節猶不敢逃而合變化亲所遯而憂娛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彼特以

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遇之中所遇若皆吾人耳豈特人形可喜而已哉○樂音洛下及註同本非人而化爲人人於故人之所生若屬化也人皆以天爲父故晝夜之變寒暑之節猶不敢逃而合變化亲所遯而憂娛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彼特以人爲徒彼彼而我我者人也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眞人夫眞人同天人齊萬致萬致不相非天人不相勝故曠然无不在而玄同彼我也死生命也其有晝夜之常天也其生者命之極非妄然也若夜巨耳奚所係哉○旦如字崔本作朝之言旦人在晝得晝在夜得夜以死生爲晝夜豈直所不得乎人之有所不得而真宰未嘗知其所因若天也天之所生若屬化也人皆以天爲父故晝夜之變寒暑之節猶不敢逃而合變化亲所遯而憂娛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彼特以

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遇之中所遇若皆吾人耳豈特人形可喜而已哉○樂音洛下及註同本非人而化爲人人於故人之所生若屬化也人皆以天爲父故晝夜之變寒暑之節猶不敢逃而合變化亲所遯而憂娛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彼特以人爲徒彼彼而我我者人也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眞人夫眞人同天人齊萬致萬致不相非天人不相勝故曠然无不在而玄同彼我也死生命也其有晝夜之常天也其生者命之極非妄然也若夜巨耳奚所係哉○旦如字崔本作朝之言旦人在晝得晝在夜得夜以死生爲晝夜豈直所不得乎人之有所不得而真宰未嘗知其所因若天也天之所生若屬化也人皆以天爲父故晝夜之變寒暑之節猶不敢逃而合變化亲所遯而憂娛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彼特以人爲徒彼彼而我我者人也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眞人夫眞人同天人齊萬致萬致不相非天人不相勝故曠然无不在而玄同彼我也死生命也其有晝夜之常天也其生者命之極非妄然也若夜巨耳奚所係哉○旦如字崔本作朝之言旦人在晝得晝在夜得夜以死生爲晝夜豈直所不得乎人之有所不得而真宰未嘗知其所因若天也天之所生若屬化也人皆以天爲父故晝夜之變寒暑之節猶不敢逃而合變化亲所遯而憂娛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彼特以

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夫聖人遊於變化之途故得遯之哉夫於生爲亡而於死爲存於日新之流萬物萬化亦與之無極者无極亦與之无極誰得遯之哉夫於生爲亡而於死爲存則何時而非存

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夫聖人遊於變化之途故得遯之哉夫於生爲亡而於死爲存則何時而非存

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此之謂萬物而與化爲體故其否者未能體變化齊死生也然其平粹猶足以師人也○善妖善反否音鄙本亦作鄙粹雖遂反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此之謂萬物而與化爲體故其

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此之謂萬物而與化爲體故其

无形有情之情故无爲也

无形有情之情故无爲也

夫道有情有信无爲无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

受而有之○傳真事反註同 可得而不可見 咸得自容而莫見其狀 自本自根 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 明无不待有而无也 神鬼神帝生天生地 无也豈能生神哉不生天地而天地自生斯乃不生之生也故夫神之果不足以神而不神鬼帝而鬼帝自神斯乃不神之矣功何足有事何足恃哉 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 則神 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 言道之无所不在也故在高爲无高在深爲无深在久爲无久在老爲无老无所不在而所在皆无也且上下无不格者不得以高卑論也外内无不至当自不得以表裏名也與之俱移若不得言久也故曰常无者不可謂老也○大音泰之先一本作之先末反綿尺證反 狶韋氏得之 狶韋氏古帝王名挈徐苦結反郭苦係反司馬云要也崔云伏戲氏襲氣毋司馬云襲入也氣之本維斗李云北斗所以爲天下綱維終古崔云終古久也郭云狶韋氏許豈反郭苦係反司馬云要也得天地

而後能外生 郭遺也 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 遺生則不惡死 朝如字 李音遙反下同 徹直列反下同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 孰能以无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 沴陵厲也○子祀崔云美也崔云淮南作子承行年五十二而病僂今子輿之病亦僂故子祀自說病狀也拘拘猶曲貌言其詘句馬云體拘攣徐力主反頂本亦作項崔本作鉤音鉤句俱樹反徐古侯反贅徐之税反指天李云句贅項椎也廿六形似贅言其上向也沴陵厲也李同崔本作癘云滿也其心閒而无事 不以憂患○閒音閑

七胡反重直龍反下同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 孰能以无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 沴陵厲也○子祀崔云美也崔云淮南作子承行年五十二而病僂今子輿之病亦僂故子祀自說病狀也拘拘猶曲貌言其詘句馬云體拘攣徐力主反頂本亦作項崔本作鉤音鉤句俱樹反徐古侯反贅徐之税反指天李云句贅項椎也廿六形似贅言其上向也沴陵厲也李同崔本作癘云滿也其心閒而无事 不以憂患○閒音閑

崔以其心屬上句 跰躠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 夫任自然之變各安其分則莫不曲成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夫自然之變參寥亦參寥而未始有名故無不成也 跰躠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 沴陵厲也○子祀崔云美也崔云淮南作子承行年五十二而病僂今子輿之病亦僂故子祀自說病狀也拘拘猶曲貌言其詘句馬云體拘攣徐力主反頂本亦作項崔本作鉤音鉤句俱樹反徐古侯反贅徐之税反指天李云句贅項椎也廿六形似贅言其上向也沴陵厲也李同崔本作癘云滿也其心閒而无事 不以憂患○閒音閑

七胡反重直龍反下同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 孰能以无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 沴陵厲也○子祀崔云美也崔云淮南作子承行年五十二而病僂今子輿之病亦僂故子祀自說病狀也拘拘猶曲貌言其詘句馬云體拘攣徐力主反頂本亦作項崔本作鉤音鉤句俱樹反徐古侯反贅徐之税反指天李云句贅項椎也廿六形似贅言其上向也沴陵厲也李同崔本作癘云滿也其心閒而无事 不以憂患○閒音閑

崔以其心屬上句 跰躠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 夫任自然之變各安其分則莫不曲成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夫自然之變參寥亦參寥而未始有名故無不成也 且夫得者時也 當所遇之時而去世謂之失 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

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一不能自解則衆物共結之矣故能解則无所不解則无所而解也○樂音洛縣音玄解音蟹下及註同向云縣解无所係也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天不能无晝夜我安能无生而惡之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犁往問之曰叱避无怛化夫死生循晝夜耳於理當寐不願人驚之將化而死无爲怛之也○喘喘川轉反又尺轉反崔本作喘喘如字徐音患李云息兖也叱昌失反怛丁達反崔本作咄音同怛案怛驚也鄭玄註周禮若干記不能驚怛是也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自古或有能違父母之命者未有能違陰陽之變而距晝夜之節者也○倚於綺反鼠肝

向云委弃七壞而已王云取微茂至能隨變任化无所窮竟一云未足爲遠也時或臂亦作腸崔本同翅徐時智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死生猶晝夜耳未足爲遠也時或當死亦非所禁而橫有不聽之亡適反悍音扞理以速其死其死之速由於我悍非死之罪也彼謂死耳在生故以死爲彼○彼近如字悍本亦作捍胡旦反又音旱說文云捍抵也夫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鏌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唯願爲人也亦猶金之踊躍世皆知金之不祥而不能住其自化夫窶化之道靡所不遇今一遇人形豈故爲故生非故爲時自生耳矜而有之不亦妄乎○且如字作且子餘反鏌音莫鋣以嗟反鏌鋣劒名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

大宗師

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人皆知金之有係爲不祥故明己之无異於金則所係之情可解可解則无不可也○鑪力如反惡音烏解如字下同成然如字崔同李云成然縣解之貌本或作戚音恤簡文云當作滅本又作蔑又其據反蕭然有形之貌賢者孝反向崔本作此下更有蕭然李音漮崔云蕭衛和通不以化爲體也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无相爲於无相爲夫體天地冥變化者鉗手足異任五藏徙管未嘗相與而百節同和斯相與於无相爲也未嘗相爲而表裏澡澣斯相爲於无相爲也若乃役其心志以拘手足運其股肱困矣故以天下爲一體者視也或一音豫相爲如字脇以營五藏則相營俞籌而外內愈困矣故以天下爲一體者无爲於其間也○與如字崔云猶親也或一音于僞反爲于僞反孰能登天遊霧撓挑无極郭許竟反挑徒了反郭李云走兒反又徒雕挑猶宼轉也宼轉玄曠之中簡文云循環之名相忘以生无所終窮忘其生則无不忘矣故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親而无愛念之近情也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侍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人哭亦哭俗內之迹也豫臨尸能歌方外之至也○莫然如字崔云定也本亦作寞李云頃也本亦作爲間編曲必連反字林布千反鼓猶崔訖甫連反李云曲聲薄和胡臥反猶崔本作猶猗於宜反崔云辭也樂音洛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夫知禮意者必遊外以經內守母以存子倫情而直往也若乃矜手名聲奉手形制則非不任誠意不任實父子兄弟懷音鳥下皆同稱尸誑反以告孔子曰彼何

人者邪脩行无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无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

冥於內者也未有能冥於內而不遊於外者也故聖人常遊外以弘內无心以順有故雖終日揮形而神氣无變滑介萬機而淡然自若夫見形而不及神者天下之常累也是故觀其與羣物並行則莫能謂之遺物而離人矣觀其體化而應務則莫能謂聖人矣然哉乃又謂至理之无此也是以遺物而後能入羣坐忘而後能遺務斂遺之與斯極則雖欲釋之而理固自來斯乃天人之所以冥也夫所以冥者也故聖人常遊於外者也故聖人常遊外以方內爲桎梏捨明所責在方外也夫遊外者无以天下爲一家遺之與斯極則雖欲釋之而理固自來斯乃天人之所以冥也夫所以冥者也故聖人常遊外以方內爲桎梏捨明所責在方外也夫遊外者无以天下爲一家

遊乎天地之一氣皆冥之自附此氣之時聚非所樂也縣音玄註同疣音尤之自決癰之自潰此氣之自散非所惜也決徐古穴反疣胡亂反潰戶對反彼以生爲附贅縣疣若疣若贅之近事也莊之於方外則陋矣夫弔若方內之夫弔彼以死爲決疣潰癰若疣若

死生先後之所在死生代謝未始有極與之俱往則不可故不知端倪之所在也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假因也今死生聚散變化无方皆異物也无異而不假故所假雖異而共成一體也忘其肝膽遺其耳目任之於理而冥往也反覆終始不知端倪五藏猶志何物足識哉未始有識故能放身於變化之途玄同於反覆之域而不知終始之所極也覆芳服反倪本或作倪同音崖徐音詣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无爲之業所謂无爲之業非林也芒然莫同反李云无係之貌彷徨音皇塵垢如字崔本作塲向云塲音雄螺均垢同齊人以風塵爲螺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

其所以觀示於衆人者皆其塵垢耳非方外之觀示也至人之觀示於衆人者皆其塵垢耳非方外之冥物也憒工內反說文云亂也觀古亂反示也註同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子貢不聞性與天道故見其所依而不見其所以依也夫所以依者不依也此豈賢之哉曰丘

方外之依以方內爲桎梏捨明所責在方外也夫遊外者也故聖人常遊外以方內爲桎梏捨明所責在方外也夫遊外者无以天下爲一家者无以天下爲一家天之戮民也以方內爲桎梏捨明所責在方外也夫遊外者也故聖人常遊外以方內爲桎梏捨明所責在方外也夫遊外者无以天下爲一家者无以天下爲一家

居斯極則雖欲釋之而理固自來斯乃天人之所以冥也夫所以冥者也故聖人常遊外以方內爲桎梏捨明所責在方外也夫遊外者无以天下爲一家者无以天下爲一家雖然嘗與汝共之雖爲世所桎梏但爲與汝共之耳明已怕自在外也子貢曰敢問其方司共內之音恭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无事而生定所造雖異其於由无事以得事自方外以共也皆然也偶不自知故成无爲也○造七報反給居立反

知耳故成无爲也○造七報反給居立反詣也下同他本亦作此詣同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各自足而相忘者天下莫不然也至人常足故常忘也○忘音亡下同子貢曰敢問畸人畸於人而侔於天畸奇也侔音謀司馬云等也亦從也

問向之所謂方外而不謂於俗者又安在也○畸人吾宜反司馬云不謂也不謂於人謂於天也畸於人而侔於天也○侔音謀司馬云等也亦從也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相忘乎道術

人常足故常忘也○忘音亡下同子貢曰敢問畸人畸於人而侔於天畸奇也侔音謀司馬云等也亦從也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相忘乎道術

也以自然言之則人无小大以人理言之則作於天者可謂君子矣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无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无是三者以善喪蓋國固有无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曾國潛其禮而顏回察其心○孟孫才李云三相俊才其名也堂云才或作生李云无係之貌依注音義皆同反李云才或作生之理應

孫才其母死哭泣无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无是三者以善喪蓋國固有无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

居斯極則雖欲釋之而理固自來斯乃天人之所以冥也夫所以冥者也故聖人常遊外以方內爲桎梏捨明所責在方外也夫遊外者无以天下爲一家者无以天下爲一家

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盡死生之理應內外之宜晉勳

而以天行非知之匹也○應應對之應　唯簡之而不得簡擇死生而不得其異若春秋冬夏四時行耳　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死　已聞而不得故无不安故不以生死槩意而付之自化也　不知就先不知就後　所遇而安　若化爲物　化地　不違化也　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　死生宛轉與化爲一猶乃忘其所知於當今皆行所未知而豫憂者哉　且方將化惡知已化哉　已化而生爲知未生之時哉未化而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

死爲知已死之後哉故无所避就與化爲一也　吾特與汝夢自以爲覺而无以明覺之非夢也　苟无以明覺之非夢亦无以明生之非死矣　死生覺夢未知所在當其所遇无不自得何爲在此而憂彼哉○覺古孝反註下皆同　且彼有駭形而无損心　以變化爲形之駭動耳故不以死生損累其心○駭形如字　崔作咳云有嬰兒之形

未始覺者邪　夫死生猶覺夢之非夢也苟无以明覺之非夢亦无以明生之非死矣　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　夢覺自今夢自以爲覺而无以明覺之非夢亦无以明生之非死矣　而愚者自以爲知竊竊然知之　竊竊然小察貌　君乎牧乎　君牧皆指人主而言　固哉　固陋也　丘與女皆夢也　丘孔子自謂　予謂女夢亦夢也　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　弔至也詭異也　至言反下皆同　吾特與汝與汝皆指人主而言　其　其言是非許由曰而　而汝也　奚來爲軹　軹車轅前曲木以駕馬者　夫　夫子也　予既已黮汝以　黮暗也　以汝爲非矣　非汝也　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　言其將以形骸自虧幾而不能復遊天目得之場无物之塗也○虧去爲反下同　幾居豈反　復扶又反下皆同　以是爲反郭之忍反崔云軹辭也李云是也黮其冉反劉音點反　黮闇也　以汝爲非矣　非汝也　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　言其將以形骸自虧幾而不能復遊天目得之場无物之塗也○虧去爲反下同　幾居豈反　復扶又反下皆同　以是爲反郭之忍反崔云軹辭也李云是也黮其冉反劉音點反　黮闇也

反李王皆云恣睢自得貌簡注同　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　許由曰不可已矣　已止也　予無所用天下爲　爲治也　且夫天下之物未必皆自成也自然之理亦有須治調而後成者且故曰之三人可皆聞道而後亡其所務也此自寄言以盡三爲之數○爲于僞反下同　且夫以名爲人　名李云无也　且夫以天爲人　天莊云自然也　且夫以人爲天　人莊云有爲也　且夫天人之相去遠矣　相去遠猶言不相似也　奈何哲人　哲智也　造物者之不息我黮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　乘成猶言因成也　庸詎知夫

先生邪 夫率性直往者自然也任而傷性性傷而能改者亦自然也庸詎知我之自然當不息歟補劓而乘可成之道以隨夫子邪而欲弃而勿告恐非造物之至 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 皆自爾耳亦无愛為於其間也安所得其仁義○噫徐音醫李云歎聲也崔云辭也本亦作意音同又如字謂呼意而名也為于偽反註同整子拜反司馬云碎也 長於上古而不為老 日新也○長丁丈反 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 自然故非巧也 此所遊已 遊於不為而師於无師也 顏回曰回益矣 以損之為益也 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 仁者兼愛之迹義者成物之功愛之非仁仁迹行焉成之非義義功見焉存夫仁義不足以知愛利之由无心故忘之可也但忘功迹故猶未玄達○見賢遍反下文同 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蹙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 夫坐忘者冥所以迹者內不覺其一身外不識有天地然後曠然與變化為體而无不通也○蹙子六反崔云變色貌墮許規反徐又待果反去起呂反知音智坐忘崔云端坐而忘 仲尼曰同則无好也 无物不同則未嘗不適何好何惡哉○好呼報反註同惡烏路反 化則无常也 同於化者唯化所適故无常也 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子輿子桑子琴張三人相與為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甘與其所以不相知 夫以所好為是人所惡為非人者唯以是非為域者也夫能出於非人之域者必入於无得无失无可无不可豈直藏仁而要人哉○藏仁才剛反崔云懷仁心以結人也本亦作藏仁剛反善也簡文同要一遥反註同好呼報反惡烏路反之竟音境 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 此二人相為於无相為者也今裹飯而往食之又奚是

人非人之有哉斯可謂出於非人之域。徐徐如字崔本作祛祛覺古孝反于于如字司馬云徐徐安穩貌王云于于无所知貌簡文云徐徐于于寐之狀也**其知情信**任其自知故情信**其德甚眞**任其自得故无爲**而未始入於非人**不入乎是非之域所以絶於有虞之世**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接輿曰是欺德也**以己制物則物失其眞。日人實反中音仲亦如字始李云日中始人姓名賢者也崔本无曰字云中始賢人也語出據反女音汝後皆同出經絶也崔云式用也用仁義以度人也欺簡文云欺妄也

河而使蚉負山也洛反下同郭祖鶴反河李云鑿河无成也蚉音文本或作蟁同勝音升**夫聖人之治也**夫寄當於萬物則无事而自成以一身制天下則功莫就而任不勝也。鑿在**治外乎**全其性分之內而已**正而後行**各正性命**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不爲其所不能。確苦学反李云堅貌崔本作埆**且鳥高飛以避增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禽獸僧各有以自存故常王任之而不爲則自成也。增則能反李云罔也害崔本作嗇音同熏許勳反**而曾二蟲之无知**言汝曾不如此二蟲之各存而不待教乎**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无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无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問爲天下則非起於大初止於玄冥也。

天根崔云人姓名也遊於殷陽李云殷山名陽山之陽崔云殷陽地名司馬云殷衆也言向南遊也或作殷湯聚音同了李云水名也不豫司馬云煩不斷豫大音泰**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而倦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於无何有之鄉以處壙埌之野**莽眇翠碎之謂耳乘虛無通而无拘滯之地。夫音符莽莫蕩反眇崔本作猛眇故能出反莽眇輕虛之狀也崔云猛眇之鳥苦骨反埌徐力蕩反李音浪壙音曠埌音朗滯爲名也崔云猶攩蕩也攩戶皎反**汝又何帰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言皆放之自得之場則不治而自治也。帰本作歸爲治世反崔本作爲治直吏反下文同**又復問无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淡漠然靜於性而順生而无所飾焉則淡矣。復扶又反淡徒暫反徐大敢反。漠音莫**又復問无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任性自生公也心欲益之私也容私**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勤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忧心者也**言此

功夫容身不得不足以比聖王。陽子居李云居名也子男子通稱嚮許亮反李許兩反疾強梁崔云所在疾強梁之人也李云敏疾如嚮也簡文云如嚮應聲之疾故是強明司馬云物事也徹通也事能通而開明也崔云无物不達无物不明。勤其畜反胥如字司馬云疏也簡文云相也易音亦崔云以政反相輕易也簡文同徐其綺反簡文云蟄也係如字崔本作繫或云作繫簡文云音繫怵勃律反**且也虎豹之文來田後狙之便執嶲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此皆以其文章非步虛以御乎无方也。夾田李云虎豹以皮田獵也狖音柔狙七餘反便毗眠反舊扶面反嶲崔云猛牛也藉司馬云藉繩也由提見結縛也崔云藉繫也**陽子居蹙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天下若无明王則莫能自得今之自得實明王之功也然功在无爲而還任天下天下。旨得自任故似非己**然于六反改容之貌治直吏反下同**化貸萬物而民弗恃**夫明王皆就足物性故人人皆云我

有莫名使物自喜 顯有蓋天下之功而不自舉 而遊於无有
者也 德機不發曰壺 立乎不測 居變化之塗 而遊於无有
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
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 杜塞也 名
吾示之以天壤 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比之地文不
實不入 生自然而還反乎天機之動 而機發於踵 踵上聲
是殆見吾善者機也 機發而善於彼彼乃見之 名
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
吾无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 列子入以告壺
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沖莫勝 居大沖之極若然
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 淵者靜默之謂耳夫水常无心委順外物故
名此處三焉 淵者靜默之謂耳夫水常无心委順外物故
始失其靜默也夫至人用之則行藏之跡止鮫桓之處
一焉故略舉三異以明之雖反流九變始自若未
也 桓司馬云鮫魚也桓盤桓也崔本作鯢桓二魚名也
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 淵者靜默之謂耳夫水常无心委順外物故
名此處三焉 雖流之兵止鮫桓之處
始失其靜默也夫至人用之則行藏之跡止鮫桓之處
一焉故略舉三異以明之雖反流九變始自若未
也 桓司馬云鮫魚也桓盤桓也崔本作鯢桓二魚名也
又云桓或作桓審鄭如字簡文云廻也司馬云桓審也崔本作鯢桓之方圓也
也崔本作審云回流所鍾之域也淵有九名惟此十六有也旋
之淵許慎註云主深也沿直吏反
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
列子追之不及反 是殆見吾

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
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雖變化无常而深根寧極
崔云滅不見也吾與之虛而委蛇无心而隨物化。委於危反委蛇至順之貌不
知其誰何況狀无所係也因以爲弟靡因以爲波流故
逃也變化頹靡世事波流无往而不因也夫至人一耳於變
世變而時動故相者无所措其巧自失而走此明應帝王者无方也。爲于僞反
崔云儻遇伏也波流如字崔本作波隨云寧隨從之貌然後
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
食豕如食人忘貴賤也。爲其于僞反又如字食音嗣下同爨七乱反崔所
遇耳雕琢復朴去華取實。琢竹角反雕琢復朴用反去美曰反
塊然獨以其形立外餘
於事无與親

也一以是終使物各自終。无爲名尸因物則物各
不當其名也无爲謀府使物各自謀也无爲事任什物使
各自任无爲知主无心則物各自主其知也
智註同體盡无窮因天下之自爲故
馳萬物而无窮而遊无朕任物故无
迹。朕直忍反崔云兆也盡其所受乎天足則止也而无見得見得則不知止
亦虛而已不虛則不能任最實至人之用心若鏡鑒物而
无情不將不迎應而不藏來即應去即止。藏如字本又作臧亦依注讀故能勝物而
不傷物來即鑒鑒不以心故雖天下之廣而无勞神之累南海之帝爲儵北海
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
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
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无有嘗

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爲者敗之。儵音叔李云倏
忽李云喻无形也渾胡本反沌徒本反崔云渾沌未分也此喻自然簡文云儵忽取神速為名渾沌以合
和為貌神速譬有為合和譬无為敗若叶反說文云
孔也七日而渾沌死崔云言不順自然強開耳目也

南華眞經卷第四

郭 象 子玄 註 陸 德明 音義

莊子外篇駢拇第八 音義曰舉事以名篇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

哉而侈於性 夫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此則駢贅皆出於形性非假物也然駢與不駢其分各足而此獨駢枝則於衆以爲多故曰侈耳而此獨駢枝則於衆以爲多故曰侈耳而此獨駢枝則於衆以爲多故曰侈耳欲割而棄之是道有所不存德有所不載而人有棄財物有棄用也豈是至治之意哉夫物有小大能有必多所大即駢所多即贅駢贅之分物皆有之若莫之任是若棄萬物之性也○駢步田反簡雅云並也李云併也拇音母足大指也枝指如字三蒼云謂足拇指連大指也枝指如字三蒼云手六指也崔云音岐謂指有岐也侈昌是反徐敕豸反郭云多貌司馬云益也崔云過也德猶容也贅章銳反簡雅云聚也贅名云猶生肉屬著體也一云瘤結也縣音玄或音尤而修於性司馬云性人之本體也駢拇枝指附贅縣疣出

於形性而非形性之正於衆人爲修耳於形爲修於性爲多故在手爲莫用之肉於足爲无施之指也一云性者受生之質德者全生之本駢枝受生而有不可多於性此四者以況才智德行夫音符發向之端緒此治直吏反分扶問反後可以意求有之之或作定 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 夫與物冥者无多也故多方於仁義者跂列於五藏然自一家之正耳未能與物无方而各正性命故曰非道德之正也性命之理在於衆人爲修耳於形爲修於性爲多故在手爲莫用之肉於足爲无施之指也一云性者受生之質德者全生之本駢枝受生而有不可多於性此四者以況才智德行夫音符發向之端緒此治直吏反分扶問反後可以意求有之之或作定 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 夫與物冥者无多也故多方於仁義者跂列於五藏然自一家之正耳未能與物无方而各正性命故曰非道德之正也一云无

駢拇

程也思息嗣反猶徒又反祇音氏 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此數子皆師其天性直自多駢旁枝各自是一家之正耳然以一正萬則萬不正矣故至正者不以己正天下使天下各得其正而已○數色主反下文此數音同 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 任各任性乃正正也自此已下歷之至正可見矣 故合者不爲駢 以彼正合乃謂合爲駢 枝者不爲跂 以合正枝乃謂枝爲跂○跂其知反崔本作枝音同或渠支反 長者不爲有餘 以短正長乃謂長有餘 短者不爲不足 以長正短乃謂短不足 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 各自有正不可以此正彼而損益之○鳧音符脛形定反釋名云胻莖也也直而長如物莖也本又作踁鶴戶各反斷丁管反下及註同斷續而任之則无所去憂去起呂反註去憂去其同 意仁義其非人情乎

夫仁義自是人之情性但當任之耳○意於其字下同本或作譆人情而憂之者眞可謂多憂也 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齕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 謂之不足故泣而決之以爲有餘故啼而齕之此雖屈品萬殊天性不決駢而齕枝則性命或傷又何憂哉○齕李音紇根發反齒斷也徐胡忽反郭又胡突反啼音提崔本作諦 彼仁人何其多憂也 悲仁義非之謂 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 蒿憂之遠而憂之此爲留人於難而後拯之也蒿目好恙反司馬云亂也崔云高貌目快性之貌今人星反下同 意仁義其非人情乎 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 囂囂讙譁許僑反又五羔反字林云聲也崔云妄扭之貌 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 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 屈折禮樂呴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 天下有常然 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 夫物有常然任而不助則泯然自得而不自覺也○泯崔本作昏云昏漸之貌爲禮樂也呴況於反李況付反本又作煦音同或音吁俞音謝謂呴煦顏色爲仁義之喻本又作昫音詡謂昫煦也纆索也索悉各反下同 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 同於故與物无仁而常全 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閒爲哉 夫道德閒得則泡然自適非仁義所連連足以感物使喪其真可謂多憂也○連連司馬云猶連續仁義連道德閒也 使天下惑也 仁義非人連連如膠漆纆索之死也乃同 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 夫乘物以遊心則冥然以之死地乃大惑也 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挠天下也 招音韶挠奴教反又奴卯反 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 夫與物无偶者非爲仁也而仁之迹著焉非爲義也而義之功見焉故當而無傷者非爲義也而義自行焉遊乎大莫行於大通者非爲道也而道自得焉若然者其於仁義之間也蹝蹝然而天下莫不與其美焉蹝許綺反蹝躡也然而天下莫不與其美焉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 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

其性矣 自三駢以上實有无爲之迹亦有爲者之所尚也尚之則失其自然之素故雖聖人有不得已或以毀棄之毒易毒拱之性而況悠悠者哉○三代夏殷周此上時皆反覆爽英並如字謂創傷也仲字譬作喪慶 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 夫鶩居而鶩飲食爲行列无章者衒借而不殉哲故與世常異性殊變所適者或時有相似矣然和雖猶所八極而拘氣无以久于足槃與而居形容之變其迹也○殉辭俊反後皆放此司馬云營也崔云趍營也趍云趍身從之曰殉鶩音木反擅市戰反行下孟反 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 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 天下之所惜者生也今殉之大其俱殘其生則所殉是非不足復論○臧作部反崔云對書曰臧作善解此郎燕之北郊凡民男而婢婦奴謂之獲女而婦奴謂之獲張揖云婞婞之子謂之嫭女婞婞之嫭婦奴之字謂旌云善也崔本作獲云婞婞之子謂之獲穀牧也字書曰臧方言云齊之牧挾音協契字又作箧徐音協李云竹簡也古以寫書長二尺四寸博陸悉代反塞悉則反博塞謂戲而死東陵名今名貞平陵在臨淄南郡 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

小人於其間哉 殉不同而皆死天下皆以不殺爲善人之迹亦有爲者之所尚也尚之則失其自然之素故雖聖人有不得已或以毀棄之毒易毒拱之性而況悠悠者哉○三代夏殷周此上時皆反覆爽英並如字謂創傷也仲字譬作喪慶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 以此觀彼公正仁義之迹也曾參史鰌皆古之善士上篇已有曾參事下篇又有史鰌事○屬之欲反注同 屬其性乎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 俞兒古之善識味人也崔云俞兒齊桓公時人也一云古之知味者也司馬云俞兒秦穆公時人也一云齊桓公時人也一云秦穆公時人也崔云俞兒秦穆公時人也一云齊桓公時人也一云秦穆公時人也一云齊桓公時人也一云秦穆公時人也一云齊桓公時人也一云

苟以失性爲淫僻則雖所失之途異其於失之一也余惃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惃道德之不恢絕徽行忘名利從容吹累遺我忘彼若斯而已矣○惃崔本作睧云睧惃同行下孟反註同復音服後七容反吹如字又昌僞反字亦作炊

莊子外篇馬蹄第九

音義曰舉事以名篇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眞性也踐善也齕音紇翹舉也陸跳也崔本作騰騰跳也○義曰舉事以名篇

雖有義臺路寢无所用

正也大也崔云路寢正室燕息也路反

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馬編之以皁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

音義曰伯樂古之善相馬者○燒式昭反剔他歷反雒音洛羈音基皁音早棧士板反崔云槽也○伯樂天星名主典天馬孫炎云伯樂星名也主知馬之善惡故以名官也司馬云伯樂善相馬者也秦穆公時人姓孫氏名陽秦穆公改之曰伯樂也燒之以熱鐵爛其毛剔謂剔其毛刻謂削其蹄雒謂以羈絡絡其口連謂繫其足編謂次列之皁謂飲食之槽棧謂木柵也李音述本亦作馬非也馬云燒剔雕飾也雒音洛司馬云雒絡也連繫也編次也皁槽也棧柵也崔云馬閑也

故至德之世其行塡塡其視顛顛

此自足於內而無求外之貌塡音田又徒賢反質重貌崔云重遲也一云專一也崔本作瞋瞋同反徒賢反

當是時也山无蹊隧澤无舟梁物各有群生各有處同乎无知其德不離同乎无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

蹊徑也隧道也梁橋也群謂禽獸之屬處謂巢穴之屬素質樸也

及至聖人蹩躠爲仁踶跂爲義而天下始疑

蹩躠猶拘攣也踶跂猶企慕也蹩音鼈躠音薛踶音帝跂音企

澶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

澶漫猶放蕩也摘僻猶邪辟也澶音丹漫音萬摘音擲僻音辟

故純樸不殘孰爲犧尊白玉不毀孰爲珪璋

犧尊飾以犧牛也珪璋飾以圭璋也

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

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

六律謂黃鍾大呂太蔟夾鍾姑洗蕤賓也

夫殉一也

殉夫民之德小異而大同故性之不可去者衣食也事之不可廢者耕織也此天下之所同而爲本者也守斯道者无爲之以之而自一耳非黨也故謂之殉○殉辭俊反

或以身殉天下也

則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

臧善也穀惡也

問臧奚事曰挾筴讀書問穀奚事曰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

挾筴謂挾持書筴也博塞謂樗蒲六博也筴音策樗音初蒲音薄塞悉則反

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損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天下盡殉也

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竊仁義聖知之法以盜天下也

而不自知也

且夫趨舍有以自好者或以不自好者有以自好者或以不自好者有以自好者或以自利者有以自利者或以不自利者

故曰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

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

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而長枝於手者齕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不仁也

蒿目猶舉目也蒿音皓

計其所憂則天下莫不憂也

意仁義之非人情乎

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

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所以異名而同於損其真也

臧與穀亡羊伯夷叔齊死首陽跖與蹻死利盜有上中下三人者雖所殉不同其於傷生損真一也

奚必小人之從而貴士之爲乎

且夫世俗之所謂君子者其所謂小人者其所謂士者其所謂大夫者

吾所謂臧者非所謂善臧也所謂臧者自適其適而已矣所謂穀者非所謂不善穀也所謂穀者自得其得而已矣

所謂善者德不回所謂不善者不順於理而已矣

今世俗之所謂善人者其所謂不善人者其所謂士者其所謂大夫者

吾所謂善治天下者不然

治之非所以治之也

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

一而不黨命曰天放

放之使自然也

故至德之世其行塡塡其視顛顛

當是時也山无蹊隧澤无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

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闚

夫至德之

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離无欲是謂素樸故此承上文言之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素樸而民性得矣同乎无欲是謂素樸故此承上文言之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聖人皆謂治天下之君也此云及至其迹也蹩躠爲仁踶跂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淫僈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夫聖人治天下之君也

李云走也恐立用反鄉本又作向同許亮反爲于僞反下及下註而爲同積如字李子賜反下註而爲同**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竟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法聖人者法其迹耳夫迹者已去之物非應變之與已異又曰非執之至而迹滯矣所以守國而爲人守之也○罔罟音古周之通名未力對反耒力對反耨奴豆反郭呂忱反郭云斫也或云以木爲鋤柄刺徐七賜反闔戶臘反竟音境反李云耦也或云以木爲鋤柄刺徐七賜反闔戶臘反竟音境**盜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不盜其聖法乃无以取其國也○知音智下同**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言聖法能人所用未足以爲全當之具○十二世有齊國自敬仲至莊子九世知齊政自太公和至威王三世爲齊侯故云十二世也字如字舊音餘**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胣子胥靡故四

田成子齊大夫陳恒也一日宋元嘉中本作一日殺音試齊君簡公也春秋哀公十四年陳恒殺之子舒州盜其國司馬云謂割安邑以東至飛鴈封邑也

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不盜其聖法乃无以取其國也○知音智下同**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言聖法能人所用未足以爲全當之具○十二世有齊國自敬仲至莊子九世知齊政自太公和至威王三世爲齊侯故云十二世也字如字舊音餘**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胣子胥靡故四

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信哉斯言雖信而猶不可亡聖者德天下之知未能都亡故須聖道以鎮之也暴知不亡而獨亡聖知則天下之害又多然有聖矣然則有聖之害雖多猶愈於亡聖之无治也雖愈然亡聖故未若都亡之无害也甚矣天下莫不求利而不能一亡其知何其迷而失致下文始治同**故曰胠篋探囊發匱之盜則必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大盜至則負匱揭篋而趨擔囊而走唯恐扃鐍之不固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乎**

能沒夫悼王之子莊公之子許眞注淮南云焚會諸侯會越俱盡高不救楚王曾倒酒再拜之主酒吏求酒於越王與吏怒乃以熱厚德音義平以楛衡信以符璽斷以軒冕使民不爭也○楛音苦怒反乃以熱酒厚德音義平以楛衡信以符璽斷以軒冕使民不爭也 **楛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 夫聖人者天下之所尚也若令其所棄絕其所尚而代以寡欲此所以楛擊聖人而我素朴自全縱舍盜賊而彼姦息也故古人有言曰閉邪在誠不在善察良任去華不在嚴刑此之謂也○楛音苦擊徐古歷反舍音捨註同反擊徐古歷反舍音捨註同 **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 竭渠列反虛音墟谷而谷言其虛也丘夷而淵實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也○夷平也○棄知音智下同 **天下平而無故矣** 非淮南之意故下文述故鄧去聲後皆同 **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 跖重聖人以治

天下而禁跖之徒亦資其法所資者重故卻利不得輕也○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向云聖人不死言守故而不日新峯名而不止不亦宜乎 **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而堅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 小盜之所因乃大盜之所資而利也○爲之斗斛以量之爲之權衡以稱之爲之符璽而堅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向云自此以下皆所以明前非其人雖法无益權衡亦音橫反稱尺證反衡音橫反 **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 夫以蜘蛛蜡蹏之西而布網轉丸不求之於下能也所能踰不同而所習不敢異則若巧而使能方者爲方能圓者爲圓各任其所能人安其生不責萬民以工倕之巧故無枝以不相能似指而天下能自能則大巧矣

夫用其自能則規矩可棄而妙匠之指可斷也○擿郭呂係反又力結反徐所綺反李云折也崔云擲之也倕音垂堯時巧者也一名睡蚳音知蛛音無姑音芳無反蛣音芳無反詰屈一反蚳音芳無反

弃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去其亂羣之率則天下各復其所而同於玄德也○行下孟反鉗李巨炎反又其嚴反攘如羊反帥本又作率同所類反

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僻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知

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爚亂天下者也此數人者所稟多方故使天下躍而效之效之則失我我失由彼則彼爲亂主矣夫天下之大患者失我也○不鑠失灼反爚音藥三蒼云火光銷也司馬崔云散也數所主反亦反瀹徐音藥三蒼云火光銷也司馬崔云散也數所主反

故曰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所用者視不過於所見故衆目斜反衆本又作睜音淨爾雅云鳥睜謂之睜兎睜謂之罝罦謂之罘覆車也郭璞云今罻罬也

擲玉毀珠小盜不起

焚符破璽而民朴鄙

掊斗折衡而民不爭

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

擢亂六律鑠絕竽瑟而天下之人始欲通其聰矣擢音濁徐敕六反鑠音藥

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

毀絕鉤繩而棄規矩而攕工之手皆巧矣攕音纖

故天下大亂皆生於知巧

天下皆知求其所以不知而莫知求其所以知

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善其

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而明下燭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惴耎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夫吉凶悔吝生於動也而好知之君知過不過於所能故衆技无不巧知不過於所得故羣德无不當安用立所不逮於性分之表使天下奔馳而不能自反哉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足於紀要而已○容成氏司馬云此十二氏皆古帝王驪徐力池反李音型畜許救反六反戲音羲

甘其食美其服適故常甘當故常美若思夫反後皆則无時慊矣○慊口簟反

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无來之至○樂音洛而不相往來一本向永和中本亚无與字

若此之時則至治已治直吏反註同頊

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弃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至治之迹猶致斯弊○擿郭呂係反又力結反徐所綺反李云折也崔云擲之也倕音垂堯時巧者也一名睡蚳音知蛛音無姑音芳無反詰屈一反蚳音芳無反

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謂好知之君知而好之則有斯過

上誠好知而无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罔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

削格羅落罝罘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攻之劇密則雖禽獸猶不可量之以知而況人哉故治天下者唯不任知任知无妙也○弩音怒畢七麥反繳音灼射丁亦反司馬云繫矢也弋與職反罾音曾笱鉤牙曰機知音智下及註并下知詐皆同餌如志反罔如字又音網司馬崔云罾謂之罟笱謂之罶削七妙反格古百反李云削格所以施羅網也羅如字又音鄰罘音浮爾雅云鳥罟謂之罝兎罟謂之罘罦罝斜反罦本又作罳音浮爾雅云鳥罟謂之罝兎罟謂之罘罦

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上之所多者下不能安其少也性漸漬之毒不覺深也崔云漸毒猶浮害頡戶結反滑于八反頡滑謂難料理也崔云纏屈也李音骨滑猶亂也一云頡滑不正之語也解音蟹反垢苦豆反司馬崔云解垢陽角也或云詭曲之辭

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不求所知而求所不知此乃舍己效人而不止其分也○每每李云猶昏昏也舍音捨下文同

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善其善所善爭尚之所由生也

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燭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惴耎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夫吉凶悔吝生於動也而

知之所斁謂說隨蕩天地運徙羣生故君人者胡可以不忘其
和哉○崔李郭云人民反文音問司馬云薄食也樂矢約反崔
云消也司馬云猶焉也崔向本亦作蜎又作蠉又作蠲同徐音
蜎始兗反向本亦作蠉又作端川宪反向音揣耎反崔云
螺蜎動蟲也一云蜎耎謂飛之蠕也自三代以
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使釋
夫恬淡无爲而悅夫諄諄之意諄諄已亂天下
矣諄諄以已諭人也○種種向章勇反李云謹慤貌一云諄諄
也說音悅下同役役李云困憊貌一云有爲人也恬徒謙反
惔徒暫反徐大敢反諄諄李之閏反又之純反郭音諄下同司
馬云小智貌徐許彭反又許閑反向本作諄音諄崔本上句作
諄諄以知天芒也一
云諄諄壯健之貌

莊子外篇在宥第十一　音義曰以義名篇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　宥使自在則治治之則
亂也人之生也直莫之

蕩則性命不過欲惡不棄在上者不能无爲上之所爲而民皆
趍之故有誘慕好欲而民性淫矣故所貴聖王之教皆非貴其能治
也貴其无爲而任物之自爲也○宥音又寬也
則治直吏反下治亂同惡烏路反好呼報反　在之也者
恐天下之淫其性也說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
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
无治乃不遷淫○音治天下者哉崔本作
有治天下者材失云強治之是材之失也　昔堯之治天下
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
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　夫
雖在宥天下其迹則治也治亂雖殊其於失性後世之恬愉使物
各得則同其於喪德而不自得則同其於失性後世之恬愉使物
音洛恬徒謙反瘁在季反本又作顇音悴愉音偷徐音庾崔本作
憂也崔本作醉愉音偷徐音庾
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无之　恬愉自得
乃可長久　人大

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
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
失位居處无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　此皆
之流使物喜怒大過以致其患也人在天地之中最能以靈知
喜怒憂亂羣生若機蕩陰陽也故得失之間喜怒集乎吾身
慷則寒暑之和故四時之節差百度各亡萬事失容也
○毗如字司馬云助也一云比也毗之大過音泰
乎天下始喬詰卓鷙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
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　慕賞不能使人之善故賞不足
喬音驕詰去吉反鷙之二反李云謹慤貌一云有爲貌一云
急疾貌一云卓鷙行不平也司馬云卓鷙行不順道之狀也
反崔云卓鷙行不止也　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　罰不能
止故不給　於是之行故
滕○滕音升　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

匈匈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
哉　忘賞罰而自善性命乃大定百大賞罰者聖王之所以當功
過非以著勸懲也故理宇則遺之然後至一可反也
以下遂尋其事迹故匈匈焉與迹競逐終以
所寄爲事性命之情何暇一而安哉○匈音凶
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
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僞
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
知邪是相於疵也　當理无悅忧之謂故之往悖之患矣招助
必內反徐音沒反相息亮反下及註皆放其
綺反季音岐崔同云天地也知音智注同疵才斯反　天下
其性命之情之人者存可也亡可也　存亡其所
性命安矣　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人者乃始繑卷

倉囊而亂天下也 以有此八者則不能縱任自然故爲囊囊倉囊也○囊力轉反崔本作攮攮卷卷也卷不申舒之狀也崔同一云攮如字舒也倉崔本作戕戕囊如字崔云戕囊擣擣攮 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不能遺之已爲之以爲貴豈不甚哉○復扶又反 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儛之吾是何哉 非直由寄而過去也乃珍貴之如此○去起慮反邪崔本唯此一字作耶餘皆作邪齊本又作齋側皆反跪其詭反郭音危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无爲无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 性命安危非拱默之謂也直各任其自然爲則非其自爲則非其道懷朴任乎必然之極而天下自寧也○莅音利又音類 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 若夫

輕身以赴利者我而殉物則身且不能安其如天下何 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 解擢則傷也○解音蟹散也 无擢其聰明 如字一音蟹 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 出處默語常无其人而付之自然○見賢遍反向崔本作應 神動而天隨 神順物而動天情理而行 從容无爲而萬物炊累焉 炊同累步偽反言反炊昌睡反又昌規反本或作吹馬云炊累猶動搖也向郭云如壅塞之自動也 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任其自然而已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藏人心 藏之則蕩其自善也○崔瞿向崔本作臞向求反崔瞿人姓名也聃於營反又於盈反司馬云引也 老聃曰汝慎无攖人心 攖之則鬻其自鄙也○攖於盈反崔本作嬰於營反又如字司馬云觸落也 人心排下而進上 排之則下進之則上言其易搖蕩也○排步皆反崔本作俳上時掌反注及下同易以豉反 上下

淖約則剛剛彊者柔矣○淖奴教反又直角反 淖約柔弱 廉劌剛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 夫焦火之熱凝冰之寒皆喜怒并積之所生若乃不節不時各全其私則何冰炭之有哉○劌居衛反司馬云傷也廣雅作攻云利也琢丁角反 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 俛仰之頃也○俛方勉反 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 縣音玄向本无而字 心乎 人心之變雖所不爲順而放之則靜而自通治而係之則動而自逸處反邪崔本唯此一字作耶 儻驕驁驕者不可禁之勢也○儻向粉問反驁音傲 驕如字又居表反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 夫黃帝非爲仁義也直與物異則仁義之迹自見則後世之心必自殉之是亦黃帝之所使物攖也○見賢遍反下同 堯舜於是乎股无胈脛无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

也堯於是放讙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峗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 夫堯舜帝王之名皆其迹耳我寄斯迹而迹非我也故駭者自出世而駭其迹愈担粗之與妙自塗之夷險耳遊者豈常陟其足哉故聖人一也而有堯舜異者時世之名耳未足以名聖人之實也故夫堯舜者豈直堯舜而已哉是以雖有矜愁之貌仁義之迹而所以迹者故全也○股音古腿本曰股胈胜本又反向父沐反李扶蓋反云白肉也或云字當作紱紱蔽膝也崔云胈脛刑定反讙音歡兜丁侯反崇山南裔也堯六十年放讙兜于崇山投三苗於三峗西裔也三苗者縉雲氏之子昌饕餮也三峗音息利反本亦作危三危西裔之山也今屬天水堯六十六年竄三苗于三危共工音恭共工官名即窮奇也幽都北裔也堯六十四年流共工于幽州堯以督反崔云延也胈音蠻下同 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

天下衰矣莫能鄰於自得○又註同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立小異而不止於分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知无涯而好之故无呼竭反註同於是乎鈒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鈒音斤本亦作斤鋸音據字雅云謂鞫正殺之椎直追反鑿在洛反決古穴反又苦穴反崔云內刑故用椎鑿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攖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巖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若夫任鬼而不任人也○居當作踞踞音據崔云踞坐也攖人心以眩惑衆人惡直醜正莫能以相比周之心使幷鬼而不任人也若任人則人各以其情應若任鬼則鬼變化無方不可測度故曰

音閑下註同後放此又音赦反要也首音
待暮其已反又音母暮無故也治直吏反
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來吾語女至
窈冥默默冥也無也天莊老之所以異繩无者何哉明生物皆无而物自生耳自生耳非為生也又何有為於己乎。語魚據反下同女音汝後放此窈烏弔反
而自見忘聽而自聞見神不勞而物自動故聞
擾而形不形也。形似陸反又如字
女精乃可以長生任其自動而不夭也目无所見耳无所
聞心无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此皆率性而動故長生也
慎女內閉女外多知為敗知无崖故敗我為女
遂於大明之上矣至陰之原也夫極陰陽之原乃遂
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女入於
百歲矣吾形未常衰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
寬反謂不治天下則眾物皆自任自壯也謂天矣天无為也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无窮而
人皆以為終彼其物无測而人皆以為極往見其一變也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皇王之稱隨世之上下耳其於得通變之道以應无窮一也。繩人證反於一般文而不得句同上下放此仰異心故余將去女而獨往入无
窮之門以遊无極之野與化俱也吾與日月參光吾
與天地為常都任之也當我緡乎遠我昏乎物之去來皆不覺也人其盡死而
我獨存乎以死生為一體則无往而非存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
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脾雀躍而遊雲將見
之倘然止贊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為此鴻蒙
拊脾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
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
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
精以育羣生為之奈何鴻蒙拊脾雀躍掉頭曰
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
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
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
曰浮遊不知所求而自得所求也。雲王云雲將子匹反下同李云雲王即也扶搖神木也生東海一云風也鴻蒙如字司馬云自然元氣也一云海上氣也拊孚甫反一音甫婢本又作脾音毗支反徐甫履反又甫婦反雀本又作爵同將略反躍司馬云雀躍若雀浴也一云如雀之跳躍也倘尺掌反一音吐黨反司馬云欻止貌李云自失貌贊之二反又豬立反又魚列反李云不動貌本又作儻素口反郭璞滿反司馬云長若也李吐黨反司馬云欻然大明之上入於窈
結掉徒弔反支本如字國名也本作宗者非
往而自得往也遊者鞅掌以觀无妄夫內足者舉自皆自正
凍云鞅掌失容也分此言怎得而正也朕又何知以斯而已也。鞅掌亦丈反毛詩
雲將曰朕也自
猖狂不知所

以爲倡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夫棄物非爲述之而述自彰猶狂非招民而民自往故爲民所放效而不得已也。故方往反放也注同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若夫順物性而不給則情不逆而紀不亂玄默成而自然得也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離其所以靜也災及草木禍及止蟲皆生而受害也。止蟲如字本亦作昆蟲坐才昆反意治人之過也夫有治之迹亂之所由生也。意在言表本又作噫下皆同雲將曰然則吾柰何淖蒙曰意毒哉言治人之過深憊憊乎歸矣憊憊猶不能復本然之貌歸謂反故處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夫心以用傷則養心者其唯不用心乎汝徒處无爲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

倫與物忘理與物皆不以存則無爲而自化矣大同乎涬解心釋神莫然无魂涬與物无際。涬戶犬反又音幸魂反又音渾司馬云涬溟自然氣象也溟莫經反魂坐云任備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不知而復復也渾渾沌沌終身不離渾戶本反沌徒本反離力智反下及註皆同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知而復之與復乖矣乃眞復也無問其名无閱其情物故自生閱問則失其自生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朕身求之乃今也得而知不默當自失也再拜稽首起辭而行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也心欲出乎衆爲衆所賤也。惡烏路反

夫以出乎衆爲心者易常出乎衆哉衆皆以出衆爲心故所以爲衆人也若我亦欲出乎衆則與衆无異而不能相出矣夫衆皆以相出爲心而我獨无往而不同乃大殊於衆而爲衆主也因衆而衆技多故因衆則寧也若不因衆則衆之千萬皆我敵也。因衆以寧所聞因衆則衆人之所聞見委而任之則自寧安不如衆人之知達衆人衆技其猗反衆矣若役我於我矣安得而不自困哉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夫欲爲人之國者不因衆之利豈爲之哉因天下之自爲而以己爲之者此爲徒三王之所以已矣三王之所以不見己爲之患也。攬音覽本亦作覽此其存人之國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无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己與天下相因而成者也今以一己而專制天下則天下塞矣己豈不成而萬有餘喪乎

通哉故一身既不成而萬方有餘喪矣。僥古堯反徐古了反字或作徼倖音幸一云僥倖求利不止之貌幾居豈反郭巨豈反喪息浪反下及註同分如字又扶問反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物耳豈能物物哉不能物物則不足以有大物矣而不物物故能物物夫用物者不爲物用也不爲物用則天下之物使各自得也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用天下之自爲也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夫與衆玄同非衆者也獨斯乃獨自異而已獨羣遊於衆而衆人不能不爲心則雖同於一致故非分衆以自貴也若乃信其偏見而以獨異於衆俗中之一物耳非獨有若也未能獨有而欲賤物以貴己非分衆以自貴也。賤物以貴己之教若形之於

影聲之於鄉百姓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教影響也十八之於天下何心哉猶影響之隨形聲耳○鄉許亮反本又作嚮音向又下同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使物之所懷各得自盡也爲天下配問者爲主應故爲配奧乎无鄉待物寂以待物轉化行乎无方隨物轉化捇捇之性即无爲之至也○捇苦結反驚捇而一反以游无端與化俱故无端出入无旁方旁同无表與日无始與日新俱故无始也須臾忽也而无有己有己則不能大同也无己惡乎得有有天下之辨无者己也己既无矣則羣物之所以卑而賤者不能因任故也

也應於禮而不諱自然應禮非由己心故諱接於事而不辭事以理接辭理接能否自任應動而動无所辭讓○應於證升反齊於法而不亂循規矩故不亂也因於物而不去因而就任之不去其本也民而不輕恃其自爲耳不輕用也因於物而不去因而就任之不去其本也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夫爲者豈以足爲故爲哉自體此爲故不得而止也○爲于僞反其性而爲之則治反其性而爲之則亂不爲而德不明德則有爲有爲而不純也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能虛己以待物則事事失會不通於道不明道無爲而尊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无爲而尊者天道也在上而任萬物之自爲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以有爲累者不能率其自得也主者天道也同乎天之任物則自然居物上臣者人道也君任无爲而委百官有所司而君不與焉二者俱以不爲而自得則君道逸臣道勞勞逸之際不可同日而論之也○與焉音預不察則君之位亂矣

南華眞經卷第四

南華眞經卷第五

郭象子玄 註 陸德明音義

莊子外篇天地第十二 音義曰以事名篇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 均於不爲而自化也○天地釋名云天顯也高顯在上也又坦也坦然高遠也地底也其體底下載萬物也禮統云天地者元氣之初分清輕上爲天濁重下爲地所生萬物之祖也易說云元氣混沌而分天地之象也 萬物雖多其治一也 一以自得爲治○治直吏反註同下官治并註亦同 人卒雖衆其主君也 天下異心無心者尊忽反天主也○卒尊忽反 君原於德而成於天 以德爲原無物不得得者自得故得而不謝所以成天○原原本也 故曰玄古之君天下无爲也天德而已矣 任自然之運動 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 无爲者自然爲君非那也○那似嗟反本又作遌 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 各當其分則无爲位上有爲位下也 以道泛觀而萬物之應備 无爲也則天下各以其无官各當其所能則治矣 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 韜吐刀反廣雅云藏也 沛乎其爲萬物逝也 德澤滂洽任萬物之自往也○沛普貝反字林云流也逝崔本逝作啓云開也滂普旁反 不以物挫志之謂完 循內自得也○挫作目 循 循音旬或作脩 故執德之謂紀 德者人之綱要 德成之謂立 非德而成者 立於道之謂備 夫道非備物也 君子之人素逝而耻通於事 任素而往耳非好通 其應物之無方 應感 夫王德之人素逝而耻通於事 任素而往耳非好通 其應物之無方 應感

莊子 卷五

物之自往也○沛普貝反字林云流也逝崔本逝作啓云開也滂普旁反 金石有聲不考不鳴 因以喻體道者物感而後應也 萬物孰能定之 无爲言之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 淵深靜貌 泊乎其清也 泊然不動貌 金石不得无以鳴 无爲言之 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 記曰 記書名也云老子所作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 洋洋乎大 一云老子也此兩夫子曰元嘉本皆爲別章崔本亦爾覆芳富反洋洋音羊又音詳刻口吳反又口侯反崔本作軒云寬況之貌去起呂反 无爲爲之之謂天 不爲此言而此言自言乃真德 愛人利物之謂仁 此仁真性命之情也 不同同之之謂大 萬物萬形各止其分不引彼以同我乃成大耳 行不崖異之謂覺 云同彼我則萬物自容故有餘 有萬不同之謂富 我无不可故能獨有其萬 故執德之謂紀 德者人之綱要 德成之謂備 夫道非備物也 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 韜吐刀反廣雅云藏也 沛乎其爲萬物逝也 德澤滂洽任萬物之自往也○沛普貝反字林云流也逝崔本逝作啓云開也滂普旁反 不以物挫志之謂完 循內自得也○挫作目 循 循音旬或作脩 故執德之謂紀 德者人之綱要 德成之謂立 非德而成者 立於道之謂備 夫道非備物也 君子之人素逝而耻通於事 任素而往耳非好通 其應物之無方 應感 夫王德之人素逝而耻通於事 任素而往耳非好通 其應物之無方 應感

於事之好呼報反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立而知知音智註同故其德廣任素通神而後彌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物採之而後出耳非先物而唱也故其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忽勃皆无心而應之貌動出无心故萬物從之蕩蕩矣故能存形窮生立德明道而成王德也視乎冥冥聽乎无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无聲之中獨聞和焉若夫視聽而不守之於寂泉有閒昧而不知也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窮其原而後能物物精焉極至順而後能尽妙故神之又神而能物接也至无而供其求我確斯而都任彼則彼求自供○供音恭本亦作恭確苦學反斯音賜又如字時騁而要其宿大宜也

小長短脩遠皆恣而任之會其所極而已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此寄明得真之所由不足以得真○赤水李云亦在崑崙山下還音旋玄玤司馬云道真也使知之而不得也聰明與後能尽妙使知索之而不得也知音智註及下音同索所白反下同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詬明與詬同喫詬口豆反司馬云喫詬多力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明得真者非同心也象罔然即真也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以要之欲因其師以要而使之○要一遙反註同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圾危也○圾本又作岌五急反又五合反鄭李云危也吾藉王倪以人受天用知以求復其自然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夫過生於聰知而又假知以禁之其過彌甚矣故曰與无過在去知不在於強禁○去起呂反強其丈反方且與物化將逐而不能自得於物相逐而不能自已方且四顧而物應應者若与之天下彼且逐然後世任知而失真方且為緒使事役之初方且為物絃將逐使後世皆有所為也方且為物絃將逐使後世皆有所為也方且為緒使將逐使後世皆有所為也方且尊知而火馳賢者當位於前則愚者安於後奔競而火馳也方且四顧而物應將逐而不已也方且與物化將逐使後世與物相化而未始有恒皆此意也方且為物絃將逐使後世皆有所為也方且為緒使將逐使後世皆有所為也方且尊知而火馳賢者當位於前則愚者安於後奔競而火馳也方且四顧而物應將逐而不已也方且與物化將逐使後世與物相化而未始有恒皆此意也方且為緒使將逐使後世皆有所為也方且為物絃

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物皆得所而志定也○華胡化反又胡花反司馬云地名也封人司馬云守封疆人也嘻音熙視之又反又如字六反女音汝後同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寄之天下故無事也夫聖人鶉居無意而期安也○鶉音淳居鶉居謂無常處也又云如鶉之居猶言野處而穀食仰物而足○穀口豆反食音嗣穀穀食者言仰物而足也鳥行而无彰率性而動非常迹也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倡狂忘行而自蹈大方也天下无道則脩德就閒雖爲武之事苟順天應人未爲不閒也故无爲而无不爲者非不閒也○閒音閑註同千歲厭世去而上僊夫至人極壽命之長任窮理之變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故云厭世而上僊○僊音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氣之散无不之二患莫至身常无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无落吾事倪倪乎耕而不顧

禹爲最優計其人則錯三聖故一堯耳時无聖人故天下之心飫然歸格夫至公而居當者付天下於百姓取與之非己故失之不求得之不鄙忽然而往洞然而來是以受非毀於薄鄰之士而名列於三王未足怪也莊子因斯以明堯之弊弊起於堯而釁成於禹況後世之无聖乎寄遠述於子高使棄而不治將以絕聖而反一遺知而寧矯耳其實則未聞也夫莊子之言不可以一塗詰或以黃帝之述堯舜之賢豈獨貴堯而賤禹哉故當遺其所寄而録其絕聖棄知之意焉○伯成子高通變經云老子從此天地開闢以來吾身一千二百變後世得道伯成子高是也蓋本亦作伯成徑反後世徑徑於執反徐直立反李云耕兒一云耕人行貌又音秩又於十反字林云勇壯貌治直吏反閒閒則之閒與音預洞音同又音同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一者有之初起於至妙故未有物理之形耳夫物易以云氣之始也泰初故未有无也然莊子之所以優於无也然有物之生難而猶上不資於無下不待於實然而自生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而自得之德小矣合喙鳴无心於言而自有物而容養之德小矣合喙鳴无心於言而自得斯可謂德也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

字司馬云辯明白若縣室在人前也易以豉反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留之狗成思猨狙之便自山林來言此皆失其常然也。技其綺反執留司馬云猫竹鼠也一云執留之狗謂有能故被留係成愁思也後音表狙七徐反便婢面反徐扶面反司馬云言便捷見捕

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吾又何知聖人之心哉且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不然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首趾猶始終也無心無耳言其自化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无言若無形若善變不能與无形不以故自持也將順日新之化而已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順日新之化而已又非其所以也此言動止死生或廢興未始有恒皆自然非其所用而然故放之而自得也有治在人不在乎主宰用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為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之人

天物皆忘非獨忘己復何所有哉。復扶又反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又參自然將閒勉見季徹曰嘻所不能忘者己也己猶忘之又參誠哉斷乃不識天知而冥於自然將閒勉見季徹曰嘻離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君謂勉也曰請受教數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黼章甲冕而臨人魯君蓋君曰必服黼章甲冕而臨人忠之屬而无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蜋之怒臂以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必服黼章甲冕以臨人忠之屬而无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蜋之怒臂以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私而不足以勝矯詐之任也。矯詐之任也。作莞音丸又音晚郭音閒將閒勉人姓名也。一云姓將名閒勉也。季徹人姓名也蓋季氏之族魯君或云定公也。或云姓將名閒勉也季徹人姓名也一云姓將閒名莞音丸又音晚郭音閒將閒勉人姓名也蓋季氏之族魯君或云定公也。或云姓將名閒勉也季徹人姓名也一云姓將閒名莞音丸又音晚郭音閒將閒勉人姓名也蓋季氏之族魯君或云定公中丁仲反輯音集爾雅云和也又側立反郭思立反局局其莞音丸又音晚郭音閒將閒勉人姓名也蓋季氏之族魯君或云定公中丁仲反輯音集爾雅云和也又側立反郭思立反局局其莞音丸又音晚郭音閒將閒勉人姓名也蓋季氏之族魯君或云定公中丁仲反輯音集爾雅云和也又側立反郭思立反局局其堂部輯音輯勝音升註同且若是則其自為遼危其

觀臺此皆自處高顯若臺觀之可觀也。遼其攖反本又作撓觀古亂反註同多物將往將使遼其攖反本又作撓觀古亂反註同多物將往將使物不止於本性之分而矯枝自多以附之投迹者衆迹足投迹不安六本步也將閒勉愧愧然驚曰勉也汝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趣不可相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夫志各有則雖萬而非動也故其動心自誠握志成俗易則然无迹履性自為而不知所主宰云故放之而自然又生責反或云驚懼之貌匠本或作足滇反偉戶偉反門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涬然弟之哉溟涬其貴之謂也不肯多謝老子所可推之為己也。兄元嘉本作足滇反偉戶偉反欲同乎德而心

居矣居者不逐於外也不居則德不可也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卬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沃湯其名為槔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胷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夫用時之所用者乃

純備也斯人欲脩純備而抱一守古失其旨也○圃布戶反又音布圃也李云菜蔬曰圃畦戶圭反李云埒中曰畦說文云五十畝曰畦隧音遂李云道也攘烏迭反字亦作攘擸苦滑反郭忽滑反用力貌一音胡沒反械戶戒反字亦作械李云器械也枻音悅本又作拽悅拽皆同音羿反抽救智反李云引也司馬崔本作流讎所角反徐所錄反佚湯音逸本或作溢李云疾速如湯沸溢也司馬本作佚蕩云言其往來數疾如佚蕩也佚蕩音佚也樟本又作橋或作槹同音羔徐居橋反司馬李云拮槹也吾師謂老子也

為圃者曰子奚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卬然慙俯而不對有閒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子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不忘不遺則无庶幾之道○瞞武版反又音門又云于反司馬本作撫音武崔本作撫於于反字林云目皆平貌李云典反慙貌一音胡沒反或作瞞吁音同司馬云驚貌一云行仁恩之貌蓋司馬本作反背音佩

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以賣名譽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不忘不遺則无庶幾之道○瞞武版反又音門又云于反司馬本作撫音武崔本作撫於于反字林云目皆平貌李云典反慙貌一音胡沒反或作瞞吁音同司馬云驚貌一云行仁恩之貌蓋司馬本作反背音佩

何故見之變容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邪夫子為天下一人耳譙孔子也○之廢也○之廢也頊本又作旭許玉反李云自失貌向許亮反本又作鄉音同後倣此

何故見之變容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邪夫子為天下一人耳譙孔子也○之廢也○之廢也頊本又作旭許玉反李云自失貌向許亮反本又作鄉音同後倣此不知復有夫人也

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也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沅乎

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假脩之說而服之未知純白者之同乎世也○沅莫剛反心或作道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謷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非譽无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此宋榮子之徒未足以為全德子貢之迷沒於此人比之若列子之亡豈於全哉也○謷音敖儻下同謷吾五羔反司馬本作警儻本亦作黨司馬本作侯同勃焉厄郭吐更反

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以其背合向古差為卦事故反沌徒本反背音佩識其一不知其二徒識脩己抱渾沌之朴而不知因時任物之易也○易以豉反

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天真渾沌都不治也言於內為異而偏有所治哉夫明白入素无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此真渾沌也故與世同波而不自失則雖遊於世俗而泯然无迹豈必使波驚哉且

白入素无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此真渾沌也故與世同波而不自失則雖遊於世俗而泯然无迹豈必使波驚哉且

渾沌氏之術子與汝何足以識之哉在波為波在此為此渾沌玄同馴識之故所識者常識其迹耳

渾沌氏之術子與汝何足以識之哉在波為波在此為此渾沌玄同馴識之故所識者常識其迹耳渾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无意于橫目之民乎蝡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无意于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渾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皆因而任之○

願聞聖治渾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皆因而任之○渾芒之淪反又述淪反芒本或作汪武剛反李云望之渾渾察之芒芒故曰渾至一云姓名也或云雲務氣也壑火各反李云大壑

東海也苑風本亦作宛徐於阮反李云小貌謂遊世俗也　云苑風人姓名一云扶搖大風也瀆音竇動一本作取橫目之民李云偃蹇之貌欲令其治之也閒本或依司馬本作閒下同治直吏反下皆同施始支反司馬云施政布教各得其宜　**行言自爲而天下化**使物爲之則不化也　**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言其指麾顧眄而民各至其性也任其自爲故○手撓而小反又而了反司馬云動也一云謂指麾四方也顧指如字向云顧指者言指麾之反謂舉也顧指麾也　**願聞德人自德人者居无思行无慮**率自然耳　**不藏是非美惡**无是非於胸中而任天下○惡烏路反　**四海之內共利之之謂悅共給之爲安**无自私之壞也　**怊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

謂德人之容德者神人之迹也故曰容○怊音超字林云悵容羊凶反或云怵荘當作容　**願聞神人**願聞所以迹也　**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乘光者乃无光光　**此謂照曠**无我而任物空虛无所懷者非閻塞也　**致命盡情**情盡命至天地樂矣事不妨樂斯无事矣○樂音洛註同銷徐音消情也○混胡本反　**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情復而混冥无迹　**門无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无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言二聖俱以亂故治之則損讓之與用師直是時異耳未有勝負於其間也○門无鬼司馬本作无畏云門赤張氏也无畏滿稽名也治直吏反下及注均治並同與音餘本又作那　**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

爲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爲均治計有虞氏之德而推以爲君哉許无畏之言是也○復扶又反下章註同　**有虞氏之藥瘍也**天下皆患亂故求虞氏藥之瘍音羊李云頭創也言創以驚氣求虞氏藥治之司馬云死瘍也創初良反　**禿而施髯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脩慈父其色燋然聖人羞之已燋然聖人羞之**明治天下者非以爲榮○禿吐木反髮大紅反又吐雨反郭音毛李云髮毛髮也婦七刀反燋將遙反又音憔　**至德之世不尚賢**賢當其位非尚之也　**不使能**非使之也　**上如標**標末也言樹標之枝大出在上也○標方小反又作杪　**民如野鹿**放而自得也　**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率性自然非由知也　**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同其自動而不謝○蠢動也　**是故**

伯邑不受。勃发忽反謂己諛人本多作衆人下同司馬云衆人凡人也佛符弗反鄭數謂反人也終身諛人也終身不相坐亦不問道理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夫合譬飾辭聚衆也而終身道者恒不見罪坐也○坐才卧反註同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之爲徒通是非而不自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己也遽音懼又音據反本或作蘧音同汲音急苟音何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慘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

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乎則鴟鵲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此爲得者困可

李云駁規貌一云眠目貌交臂驟相司馬云交臂反縛也歷指猶歷棲貌攡力賢反

莊子外篇天道第十三 音義曰以義名篇

天道運而无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无所積故海內服 此三者皆恣物之性而无所窮滯也○積謂滯積不通 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无不靜者矣 任其自爲故雖六通四辟而无傷於靜也○六通謂六氣陰陽風雨晦明四辟謂東西南北方謂也昧然冥昧貌 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 善之乃靜有時而動也 萬物无足以鐃心者故靜也 斯乃自得也○鐃乃孝反又女交反一音奴交 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 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 夫有其具而任其自爲故所照无不周明○中丁仲反大匠或云天子也 萬物之鏡也 夫虛則實實者倫矣 倫理也 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 不失其所以動 靜則无爲无爲也則任事者責矣 夫所爲也則事其責矣故曰魏闕與音預 无爲則俞俞者憂患不能處焉 俞俞然從容自得之貌○俞俞羊朱反又音羊遇反從七容反 夫虛靜恬淡寂漠无爲者萬物之本也 尋其本皆在不爲中來 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

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 此皆无爲之至也有其德爲天下所歸而无其爵祿王任猶王自貴也○燕許亮反李音義曰以音義名篇 以此退居而閒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此又其次也故進則王望之倫也夫无爲之體大矣天下何所不爲家室之任則伊呂靜而司尹矣家室不爲百官之所執則百官靜而御事矣百官不爲萬民之所役則萬民靜而安其業矣萬民不易彼我之所能則天下之彼我靜而自得矣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下及鳥獸能有爲而成試舉故謂无爲而後尊之○閔音彌 時行則行時止則止 退則巢許之所尊 无爲也而尊 自然爲物 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 天地以无爲爲德故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 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 天美配天者樸素也 靜而聖動而王 寧本作則與天地无逆也 故帝王聖人之所以休也 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 倫理也 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 不失其所以動 靜則无爲无爲也則任事者責矣 夫所爲也則事其責矣故曰魏闕與音預 无爲則俞俞者憂患不能處焉 俞俞然從容自得之貌○俞俞羊朱反又音羊遇反從七容反 夫虛靜恬淡寂漠无爲者萬物之本也 尋其本皆在不爲中來 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

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 此皆无爲之至也有其德爲天下所歸而无其爵祿王任猶王自貴也○燕許亮反李音義曰以音義名篇 以此退居而閒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此又其次也故進則王望之倫也夫无爲之體大矣天下何所不爲家室之任則伊呂靜而司尹矣家室不爲百官之所執則百官靜而御事矣百官不爲萬民之所役則萬民靜而安其業矣萬民不易彼我之所能則天下之彼我靜而自得矣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下及鳥獸能有爲而成試舉故謂无爲而後尊之○閔音彌 時行則行時止則止 退則巢許之所尊 无爲也而尊 自然爲物 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 天地以无爲爲德故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 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 天美配天者樸素也 靜而聖動而王 寧本作則與天地无逆也 故帝王聖人之所以休也 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 倫理也 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 不失其所以動 靜則无爲无爲也則任事者責矣 夫所爲也則事其責矣故曰魏闕與音預 无爲則俞俞者憂患不能處焉 俞俞然從容自得之貌○俞俞羊朱反又音羊遇反從七容反 夫虛靜恬淡寂漠无爲者萬物之本也 尋其本皆在不爲中來 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

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 夫貴天所以稱人也故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 天和至而人和盡也 與人和者不可以得人 樂足矣○樂音洛下同 與天和者不可以得天 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齏萬物而不爲戾 齏音咨變而相雜故曰齏白齏耳齊吾師之暴戾○齏子兮反戾力計反暴也 澤及萬世而不爲仁 仁者兼愛之名耳无愛故无所稱仁 長於上古而不爲壽 壽者期之遠耳无期故无所稱壽○長丁丈反章末同 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 巧者爲之功耳 此之謂天樂 天樂而樂足○樂音洛章內同 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无天怨无人非无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 動靜雖殊无心一也 一也者同乎天也 同乎天故其德不二 不二故能包容萬物 包容萬物乃與天地合德 合德則渾渾沌沌終身不離道也 若有知有不知合乎道也 若有治有不治順乎物也 若有能有不能幾於成也 不能不能不強也 不知不知不問也 不治不治不爲也 不能不能不學也 不知不知不慮也 不治不治不事也 不能不能不爲也 不知不知不爲也 不治不治不爲也 不能不能不爲也 不知不知不爲也 不治不治不爲也 不能不能不爲也 不知不知不爲也 不治不治不爲

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常无心故王天下而不疲病。王往況反註及下王天同崇雖遂反徐息類反李云禍也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心通矣通則服不通則叛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聖人之心所以畜天下者矣為哉天樂我心常靜則萬物之而已。畜許六反註同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我心常靜則萬物之

道德為主以无為為常无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餘者間暇之謂也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不足者汲汲然欲為物用也故可得而用也又其為臣可有餘也故古之人貴夫无為也上无為也下亦无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是上與下同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

道上與下同道則不足以治天下主夫王人无為於刻木而有為於用臣臣能親事主能用臣分主用分王上无為於親事而有為於於用天理自然非有為也若乃主代臣事則非主矣臣秉主用則非臣矣故各司其任則上下咸得而无為之理至矣上必无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自然自得此為率性而動故謂之无為也今之為天下用者亦自得耳但居下者親事故雖舜禹為臣猶稱有為故對上下則君靜而臣動比古今則堯舜無為而湯武有事然各用其性而天機玄發則古今上下无為誰有為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夫在上者患於不能无為而代人臣之所司使各務不得行其明斷后稷不得莞其播植則羣才失其性而主上匪於役矣故冕旒蔽目而付之天下天下皆得其自為斯乃无為而无不為者也故上下皆无為矣但上之无為則用下下之无為則自用也。宋音智下愚知同或音戒咎音

若舜音閏後亂反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无為而天下功功自彼成故曰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天地之无為也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絰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夫精神心術者五末之本也任自然動五事之末不振而自舉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李云本天道末人道也辟

眡亦反比毗至反下同一音如字云比校詳審治直吏反下治之三註至治之道同衰音崔經田結反殺所界反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所以先者本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後天地之行也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序也故聖人取象焉言此先後雖是人事然皆在至理中非聖人之所作也。少詩照反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明夫尊卑先後之序固有物之所不能无也。區由俱反天尊地卑君臣之位也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言非但人倫所尚朝直遥反語道而

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取道為有序也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所以者天
自然也自然既明則物得其道也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物得其道而不
失其分也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物各自任則罪責除也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無所
復改因任之理適而不
原省已明而賞罰次之物各自任為非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
貴賤爵位官各當其才也仁賢不肖襲情各自行其
所能之情必分其能無相易業○分方云反
必由其名名當其實故由名而責實不從也以此事上
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
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
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
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自先明天以下至形名
自然先後之序也知音智大乎音泰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
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迕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
安能治人治人者必順序○迕音悟可馬云反徐音逆又如字驟而語形名賞罰
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治道先明天不為而賞罰
也但當不失其先後之序耳
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
人也夫用天下者必大通順序之道禮法數度刑名比詳古人有之
畜下也寄此事於羣才斯乃

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
吾不敖无告无告者所謂頑民也○敖五報反不廢窮民恒加恩也苦
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
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
而出寧與天合德則雖出而靜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
有經雲行而雨施矣此皆不為而自然反堯曰膠膠
擾擾乎自嫌有事○擾如紹反司馬云和也擾擾而小
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
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
為哉天地而已矣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
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
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
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
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
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
則不生仁義眞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
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无私此
仁義之情也此常人之所謂仁義者也故寄孔老以正之○愷音苦亥司馬云藏
藏才浪反司馬云徵藏藏名也一云徵典也史藏其所著書也徵吐甘反或云老聃是孔子時老子號也免而歸言老子見周之

末不復可匡所以辭去也繕敷袁反徐又音盤又音煩司馬煩冤也十二經說者云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又加六緯合爲十二經也一說云易上下經并十翼爲十二又一云春秋十二公經也說如字又始銳反絕句中丁仲反其說如字絕句大音泰徐敷佐反謾末旦反郭武諫反司馬云樂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夫至仁者无愛而直前也○意於其反司馬云不平聲也下同幾音機司馬本作頎云頎長也迂乎音于甚私非忘公而公也夫子若欲使天下无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皆己自足○牧司馬云牧養也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不待於兼愛也○放方往反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无由得之○偈偈居謁反揭其謁反又音桀擊鼓而求亡子焉

又巨謁反或云用力之貌揭其謁反又音桀猷忘仁義者也常念之則亂真矣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百舍司馬云百日止宿也重直龍反趼古士成綺人姓名也見賢遍反下同趼音牽甘反許愼云足指約中斷傷爲趼餘蔬所居反又音疏司馬云蔬讀曰糈糈粒也鼠壤內有遺餘之粒穢惡過甚也一云如鼠之推壞餘蔬外也而弃妹不仁也無近恩故曰弃○弃妹一本作妹之者不仁釋名云妹末也謂末學之徒須教誘之乃見弃薄不仁之甚也生熟不壹於前至足故恒有餘○生熟司馬云生膳也一云生熟謂好惡也而積斂无崖萬物歸懷來者受之不小立界畔也○積子亦反斂力檢反李子賜反斂力檢反李狸艷反老子漠然不應言緜意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自怪刺譏之心所以釋也○復扶又反刺千賜反卻去逆反或云息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无私焉乃私也世所謂无私者釋己而愛人夫愛人者欲人之愛己此乃聖之人之愛己也吾服也恒服

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脩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進趨不安之貌而目衝然衝出之貌而顙顙然高露發美之貌○顙額上息黨反下去軏反本又作顁如字司馬本作題而口闞然闚郭許豔反之貌○闞苦濫反似繫馬而止也志在奔馳動而持不能自持舒放也發也機趣舍速也察而審明是非也知巧而覩於泰泰者多於本性巧於見泰則拙於抱朴凡以爲不信凡此十事以爲不信性命而勝夫毀譽皆非脩身之道也邊竟有人焉其名爲竊竟音境有人不聞知禮樂之正繼有言語偶會增典皆是奪竊盜所得其道亦如汝所行非正人也○邊竟音境有人焉其名爲竊邊垂之何足語哉司馬云言遠方皆有是人老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乎其无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甲世故不患其大也天下奮棅而不與之偕揮而順之○棅音柄司馬云威權也李丑倫反一本作揮審

乎无假而不與利遷任眞而直往也極物之眞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德道也賓禮樂以情性爲主也至人之心有所定矣定於无爲也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其貴恒在意言之表○傳大聿反後同爲于僞反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得彼情唯忘言

遺書者耳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此絕學去尚之意也○知如字下同或並音智去起呂反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爲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无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此言物各有性教學之无益也○桓公李云齊桓公也名小白輪扁又將珍反司馬云斲輪人也名扁斲削角反推直追反上時掌反糟音曹李云酒滓也魄普各反司馬云粕食白魄一云糟爛爲魄也已夫音符作粕音同許慎云粕已溼糜糟也或音白反謂魄魄也已夫絕向或如字甘如字又音酣司馬云甘者緩也苦者急也數李云色住反巧術也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當古之事已滅於古矣雖或傳之豈能使古在今哉古不在今事已變故絕學任性與時變化而後至焉○人與如字又一音餘傳直專反註同

莊子外篇天運第十四音義曰以義名篇天運司馬作天員天其運乎不運而自行也○運爾雅云運徙也廣雅云轉也地其處乎自止也日月其爭於所乎不爭所而自代謝也孰主張是孰維綱是皆爾孰居无事推而行是无動而使有則各自有事然則无事而推行是者誰乎哉各自行耳○推如字一音吐回反司馬本作誰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自爾故不可知也○緘古咸反徐古陷反司馬本作咸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自爾故不能相爲各云引也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二者俱不可知也○爲于僞反下及註同孰隆施是孰居无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无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該問所以自爾之故○施音弛式氏反樂音洛又音嶽勸司馬本作隆云遺也徨音皇司馬本作旁皇云旁皇猶風也噓音虛吸許及反披拂芳弗反郭扶弗反披拂風貌司馬本作翍極五常夫物事之近或知其故然尋其原以至乎極則无故而自爾也自爾則无所稽問其故也但當順之○巫咸招赤遥反郭音條又音紹李云巫咸殷相也招寄名也語魚據反女音汝後皆同六極司馬云四方上下也帝王

順之則治逆之則凶夫假學可變而天性不可逆也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平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順其自爾故也商大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无親无親親也而首自在上足自奧下府藏居內皮毛在外內上下尊卑貴賤於其體中各任其極而未有親愛於其間也然至仁足矣故五親大族賢愚遠近不失分於天下者理自然也又奚取於有親哉○大音泰下文大息同宰蕩司馬云商宋也大宰官也蕩字也藏才浪反大宰曰蕩聞之无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必言之於忘仁忘孝之地然後至矣○蕩一本蕩作盪崔本同或云盈大宰字

也不及孝之言也凡名仁孝不及者故過仁孝之名而波乎无名之境然後至焉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冥山在乎北極而南行以觀之至仁在乎無親而仁愛則遠冥山仁孝雖彰而愈非至理也○郢以井反又以政反楚都也在江陵北冥司馬云北海山名遠于萬反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使天下兼忘我難夫至仁者百節皆適則終日不自識也聖人其爲則衆務自適羣生自足天下安得不各自忘我哉各自忘矣主其安在乎斯所謂兼忘也○易以政反下皆同夫德遺堯舜而不爲也遺棄若係之在心則非自得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恨然常適豈直太息而言

仁孝乎哉失於江湖乃思儒術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高名譽并焉所至願者適也得適其願爵祿之謂也夫貴在於身身猶忘之況國爵乎斯貴之至也○并必領反弃除也至願名譽并焉而仁孝之名都去矣是以道不渝去華取實故也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不自得失志之謂也○北門成人姓名之懼如字或音句下同一云作矍音況縛反案說文懼是正字矍古文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由此觀之知夫至樂者非音聲之謂也必先順乎天應乎人得於心而通於性然後設之以咸池之樂必待黃帝之化而後成焉○徵如字古本多作徵大音泰

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自然律呂以補天地之間但當順而不奪則至樂全○迭大計反一本作遞大計反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因其自作而用其所以動○蟄直立反驚音敬爾雅云靜也雷霆音廷又音挺徒佞反也其卒无尾其始无首運轉無極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无窮以變化爲常則所常者无窮也○僨方問反司馬云仆也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初聞无窮之變不能待之以一故懼然悚聽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所謂用天之道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一於變化故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

阮蒲阮至樂之道无不周也○阮苦叟反爾雅云虛也○塗郤守神塞其公也○郤去逆反與隙義同允徒外反以物爲量大制不割○量音亮其聲揮綽所謂觸對○揮音暉日月星辰行其紀不失其度吾止之於有窮常在極住也流之於无止隨變而住也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及也故閒然次去使化去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弘漠无偏之謂○儻敕黨反一音敞倚於槁梧而吟无所復爲也○倚於綺反槁梧桐老反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言物之知力各有所齊才細反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委蛇任順○知音智委於危反徐如字蛇音移女委蛇故怠夫形充空虛无身故能委蛇委蛇任順○怠敖才公反林樂知布揮而不曳布揮布耳○揮音暉曳羊制反○曳音洩或謂之動或謂之不動或謂之居於窈冥所謂寧極○窈烏了反吾又奏之以无怠之聲意既怠矣乃復奏之以无怠之聲以支分又作枝○怠音殆吾誠之以自然之命命之所有者非命之所無也皆自然耳故若混逐叢生混然无別形○樂音洛亦如字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隨物變也故鬼神守其幽不離其所○離力智反聖人之所保也○保音寶萬物之所歸也○歸音貴天地之所生也○生音性而悚懼之情息也○委於危反徐如字蛇音移

以天分又作枝音同注皆同

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无接焉而故惑也此乃无樂之至也○炎必遙反本亦作苞音包本或作包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懼故祟祟謂鬼神守其幽而聲揮綽所謂觸對○揮許歸反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遁疲也卒之於惑惑以天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夫�targ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

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發奔之物於時无用則更致他妖也○師金李云師曠大師也金其名也眯音迷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行下孟反芻狗李云結芻爲狗巫祝用之盛音成下同篋苦協反本或作筐衍延善反郭怡面反李云竹器也盛狗之物也司馬云合也齋戒側皆反本亦作齋蘇李云蘇草也取草者得以炊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爨之郭云蘇後爨註云蘇取草也爨七九反又反扶又反且如字徐子餘反數音朔眯李音米又音美字林云物入眼爲病也司馬云冒也音一豕反

芻狗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邪此皆絕聖棄知之意耳无所捐嫌也夫先王典禮所以適時用也時過而不棄即爲民妖所以出三綱效之端七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夫水行莫如用

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曾非舟車與今斲行周於曾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无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无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時移世異禮亦宜變故因物而无所係焉斯不勞而有功也○推郭吐回反又如字下同與音餘下同斲音酌求也无方之傳直專反下註同司馬云方常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期於合時宜應治體而已○桔音結槔音羔治直吏反註同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狙梁摘抽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

而變者也彼以爲美而此或以爲惡故當應時變然後皆適也○狙側加反抽由救反今取

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矉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況夫禮義當其時而用之則西施也時過而棄之則醜人也○矉音顰徐扶眞反又扶人反過俗文云憂頻曰矉其里絕句

來乎吾聞之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孫然而不可者无他也中无主而不止中无主則外物亦无正道之實則雖聞道而過去也外无正而不行中无主則外物亦无正己者也故未嘗遍也由中出者聖人之道也由外入者假學以成性者也學成然要當內有其質若无主於中則雖聞道而過去也名公器也夫名者天下之所共用○名公器釋名云名鳴也公平也器用也公平也器用名云名鳴也出入有名善惡是也三曰況謂之名愛憎是也今此是毀譽之名也

不可多取矯飾過實多取者也多取而天下亂也仁義先王之蘧廬也猶傳舍也○蘧音渠司馬郭云遽驛猶傳舍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覩之而多責夫仁義者人之性也人性有變古今不同也故遊寄而過去則冥若无滯而係於一方則見見則僞生僞生而責多矣○覩古旦反見也過也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而變无常迹也以遊逍遙之虛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有爲則非仁義○虛音墟本亦作墟苟簡略也司馬本簡作閒之圃逍遙无爲也

云分別也貸敕代反司馬云施與也圃音補苟簡易養也且從其簡故易養也○易以豉反註同不貸无出也不貸者不損己以物也○爲于僞反遊遊而任之其眞則色不爲矣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天下未有以所非自累者而各没命於所是而以没其命者非立乎不貸之圃也操之則慄舍之則悲操七刀反舍音捨註同而一无所鑒以閱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言其知進而不知止則性命喪矣所以爲戮○喪息浪反悠然者天門弗開矣守故不變則失正矣○塞悉則反又悉代反郭音煙又烏奠反司馬本作讘云閉也亦滯也

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无所湮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膚則通昔不寐矣播糠眯目作康敗音丈亦作蠶蚊音文亦作蟁噆音札又側減反又子盍反郭子合反司馬云齧也通音昔夜也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尚之以反憤扶粉反本又作憤古內反吾子使天下无失其朴質全而仁義者吾子亦放風而動揔德而立矣風自動而依之道也○放方往反風而動司馬云放依也揔德自立而秉之斯易持易行依无爲之風而動也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言夫揭仁義以趨道德之鄉其猶擊鼓而求逃者无由得也○傑郭居謁反又居竭反巨竭反揭其列其謁二反負建鼓反揭其列其謁二反自然各已足。鵠本又作鶴同胡洛反黔巨俺反徐其金反司馬云黑也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辯俱自然耳无所偏尚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夫至足者忘名譽忘名譽乃廣耳○觀古亂反司馬本作讙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言仁義之不足○涸胡各反呴況付反又況于反濡如主反又如喻反沫音末不若相忘於江湖乃斯忘仁而仁者也○相忘並如字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謂老聃能變化○不談本亦作不言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言其因御无方自然已足予口張而不能嗋子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

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若非之則強哭。嗋許劫反合也見賢遍反下同強其丈反堯之

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殺降也言親疏有降殺○爲于僞反殺其殺並所戒反降也注同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之教速也○孕以證反孩亥才反說文云笑也別彼列反下同弟之治天下使民心辯人自辨斯人自爲種也永百年也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此言其有順則天下已有不順故也殺盜非殺盜自雁兖殺之人自爲種莊子胠篋篇云殺一盜而天下耳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代之流而會乎富今之變其弊至於斯者非禹也故曰天下耳言聖知之迹非亂天下必有斯亂○種章勇反註同墨皆起此乃百代之弊○墨胡楷反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今之

以女爲婦而上下悖逆者非作始之无理但至理之弊遂至於此何言哉弊生於理故无所復言○復扶又反人自爲種之雌雄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相視而風化蟲雌相視而孕蟲雌雄同體雄上風雌應於下風而化一本作而風化司馬云雄者龜蠙類之雌雄各自有以相感之異不可勝極苟得其類自爲雌雄故風化也○蠙白爲雌雄故風化或說云方之物類皆如此也山海經云亶爻之山有獸焉其狀如貍而有髮其名曰類帶山有鳥焉其狀如烏五采文其名曰蠙類皆自牝牡也勝音升夫白鵖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相視而孕蟲雌鵖以鳴聲相應故曰風化○鵖音符篇末同說始銑反子不運反治直吏反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況今之人事則以自然爲履六經爲迹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所以迹者真性也夫任物之真性者其迹則六經也○迹音積下三若同云鵖鵖也司馬云鳥子也相視眸茂侯反子不運而風化司馬云相待風氣而化生也又云相視而成雌陽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化一本作而風化司馬云雄者龜蠙類之雌雄各自有以相感相感之異不可勝極苟得其類自爲雌雄故風化也山海經云亶爻之山有獸焉其狀如貍而有髮其名曰類帶山有鳥焉其狀如烏五采文其名曰蠙類皆自牝牡也勝音升夫同類相感之異不可勝極苟得其類其化不難故乃有遥感而風化也○蠙白爲雌雄故風化或說云方之物類皆如此也山有獸焉其狀如貍而有髮其名曰師類帶山有鳥焉其狀如烏五采文其名曰蠙類皆自牝牡也勝音升夫白鵖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相視而孕蟲雌鵖以鳴聲相應故曰風化○鵖音符篇末同說始銑反子不運反治直吏反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況今之人事則以自然爲履六經爲迹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所以迹者真性也夫任物之真性者其迹則六經也○迹音積下三若同云鵖鵖也司馬云鳥子也相視眸茂侯反子不運而風化司馬云相待風氣而化生也又云相視而成雌陽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化一本作而風化司馬云雄者龜蠙類之雌雄各自有以相感相感之異不可勝極苟得其類自爲雌雄故風化也山海經云亶爻之山有獸焉其狀如貍而有髮其名曰

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之老子曰可立得之矣夫與化爲人者任其自化者也若繙六經以說則跡也

南華眞經卷第六

郭象子玄註　陸德明音義

莊子外篇刻意第十五　音義曰以義名篇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彊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

能雚所不擢哉若夫使萬物各得其分而不自失者故當付之无所執爲也○刻意司馬云刻削也峻其意也案謂削意令峻也廣雅云意志也行下孟反離力智反論力困反怨誹非謂反徐音非李云非世无道怨己不遇也元苦浪反李云鬱高曰元搞苦老反赴淵司馬云拈搞若鮑焦介推是淵若申徒狄是呼報反下及注皆同治直吏反下同朝直遥反藪素口反閒音閑下同釣本或作魡同暴叫反呴況于反字亦作昫吸許又反吐故納新李云吐故氣納新氣也熊經如字李古定反司馬云若熊之攀樹而引氣也鳥申如字郭音信司馬云若鳥之頸伸也道引音導下同李云導氣令和引體令柔數所主反僅其斬反焉於虔反

天行任自然而運動其死也物化統紘无所係○蛻音悅又始銳反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動靜无心而隨陰陽也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無所唱也迫而後動會乃動不得已去知與故循天之理天理自然知故无爲而後起任理而起吾不得已也故無天災災生於違天無物累生外累逆物無人非去其間○非吾反下及注同與人同者衆必是焉故无責無鬼責同於自得故无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浮休皆死生之自然也不思慮付之天理不豫謀理至而應光矣而不耀同天下之自光非吾耀也信矣而不期用天下之自信非吾期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無恤恬惔乃合天德乃與天地合恬惔之德也故曰悲樂者德之

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云王德常適故情无所繫○一而不變靜之至也（其心諮然確盡乃无變介之違○性五故反確若角反介音界）不與物交淡之至也（若雜乎濁欲則有所不順）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物皆有當不可失也）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象天德者无心而階會也）故曰純粹而不雜（无非至當之事也）靜一而不變（常任當上住）淡而无爲（與會同）動而以天行（若夫逐欲而動人行也）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千越之劒者（此下有缺三字）

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況敢輕用其神乎○千越之劒司馬云千吳也吳越出善劒也李云干鄧越山出名劒案吳有鈐名干將越有山名若耶亦出善鐵鑄爲名劒也）神巳甲反）精神四達並流无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夫體天地之極應萬物之數以爲精神者故若是矣若是而有落天地之功者任天行耳非輕用也○蟠音盤郭音煩）化育萬物不可爲象（所育无方）其名爲同帝（同天帝之不爲）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常以純素守乎至一而不爲於外則冥也）一之精通合于天倫（精者物之眞也）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與神爲一非守神也不遠其精非貴精也然其迹則貴守之迹）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苟以不虧變參備乃至純也苟以不雜爲素

則雖龍章鳳姿倩乎有非常之觀乃至素也若不能保其自然之實而雜乎外飾則雖大半之辯廣得謂之純素哉○繕七練反觀古喚反鄭苦亂反）能體純素謂之眞人

莊子外篇繕性第十六（音義曰以義名篇）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巳治世俗學復性命之本所以明巳（音紀）亂其心於欲而方復行仗思以求明思之能精失之愈遠○反知音智下以意求之）生而无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夫无知而後恬靜而性不失也）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恬如字又直忝反）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治靜而後性不失也）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恬如字又直忝反）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治靜而後性不失也）謂之蔽蒙之民（若夫蔽蒙者以離俗爲高○離力智反下文同去起呂反）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

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
夭人雖有知无所用之（任其自然而已○混胡本反芒芠莫剛反崔云混混芒芒未分時也）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
物皆自然故至一也逮德下衰（夫德之所以下衰者由聖人不繼世則在上者不能无爲而羨无爲之迹故致斯弊也）及燧人伏戲始爲天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
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安之於其所安而已）德又下衰及唐虞始
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澆淳散朴（聖人无心任世之自成成之厚薄皆非聖也聖能任世之自得則莫能使世得聖哉故皇王之迹與世俱遷而聖人之道未始不全也○澆古堯反本亦作澆淳音純）離道以善（善者過於適之稱故有善而道不全○適之若反）險德以行

行者違性而行之故行立而德不興（以心自役則性去也）心與
心識（彼我之心競爲先識矣郭注既與本亦作職向同則亦當作職也）知而不足以定天下（忘知任性斯乃定也）然後附之
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文博者心質之飾也○溺乃歷反郭奴學反）然後民始惑亂无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初謂性命之本）
然後去性而從於心（以心自役則性去也○心與心識如字郭云獨正貌崔本作挩音如累挩之挩挩挩然自持安固貌）
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道交相喪也（夫道以不貴故能存世然世存則貴之貴之道斯喪矣道不能使世不貴而世亦不能不貴於道故交相喪也○喪息浪反下及註皆同）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
道哉（若不貴乃交相興也）道无以興乎道雖
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今所以不隱由其有情以興也何由而興
由无貴也）隱故不自隱（若夫自隱而用物則道世交相興矣何隱之有哉）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莫知反一以息迹而逐迹也）
以求一前得逃愈失一斯大謬矣雖復起身以明之開言以出之顯知以發之何由而交興哉祇所以交喪也○見賢遍反祇音支）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此澹寞之時也）則反一無迹（反任
物性而物性自一故无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此不能澹
深根寧極而待（雖有事之世而聖人未始不澹漠也故深根寧極而待其自爲耳斯隨之所以不喪也）此存身之道也（未有身存而
世不興者也）古之存身者不以
辯飾知（任其眞知而已）不以知窮天下（此澹泊之情也○不
以知窮德（守其自得而已）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
何爲哉（危然獨正之貌○危然如字郭云獨正貌司馬本作
脆云獨立貌崔本作挽音如累挽之挽挽然自持安
固貌）道固不小行（遊於坦塗○坦敕但反）德固不小識（塊然大通
反）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己而已矣（塊苦對
全之謂得志（自得其志獨喪其心而无哀樂之全者也○樂音洛註下皆同）古之
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无以益其樂
而已矣（全其內而足）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
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儻吐黨反本又作
黨寄之在身）其樂彼與此同（彼此謂軒冕與窮約）
趨俗（趨然自得不
故无憂
故不爲軒冕肆志（淡然自若不覺寄之在身○爲于僞反下同）
可圉其去不可止（在外物耳得失之非我也○圉魚呂反本又作禦
崔本作儀云衆也）
故不爲窮約

而已矣亦无伏讖之喜也今子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夫寄去則不樂者寄來則荒矣其以外易內也故曰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營外虧內其置固也○命而不順也向云以倒置之民崔云迷其性

莊子外篇秋水第十七音義曰借物名篇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言其廣也○秋水李云水生於春壯於秋白虎通云水準也灌古亂反涇音經司馬云涇通也崔本作徑云直度曰徑又云字或作逕涘音俟涯也渚司馬云水中可居曰渚釋名云渚遮也體高能遮水使從旁回也崔字又作涯亦作厓並同辯別也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

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知其小而不能自大則理分有素跂尚之情无爲乎其間○河伯姓馮名夷一名冰夷一名公子馮夷是公子之妻盡津忍反北海李云東海之北是也目盱莫剛反又音旁又音望本亦作望洋音羊司馬云若海神聞道百李云萬分之一也今我睹舊音觀案說文睹今字覩古字睹見也崔本作今睹我云睹示也大方司馬云方道也分扶問反後同

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

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夫物生而安所趣各有極○語如字下同虛音墟本亦作墟風俗通云墟虛也崔云拘於井中之空也夏戶嫁反曲士司馬云鄉曲之士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以其知分故可與言理也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

窮百川之量而賅於河河縣於海海縣於天地則各有量也此弱辭氣者有似乎觀大可以明小尋其意則不然夫

世之所患者不束也故體大者快然謂小者爲無餘質小者塊然謂大者爲至足是以上下夸跂所仰自失此乃生民之所惑也惑者求正正之者莫若先極其差而因其所謂也故秋豪无以累乎天地矣所謂小者无餘也故天地无以足也故秋豪矣然後惑者有由而反各知其極物安其分逍遥者過乎秋豪矣然後惑者有由而反各知其極物安其分逍遥者用其本步而遊乎自得之場矣此莊子之所以發德音也若如惑者之說轉以小大相須則相傾者无窮矣若夫觀大而不妄其小視少而自以爲多將奔馳於勝負之竟而助天民之矜夸豈達乎莊生之旨哉○尾閭崔云海東川名司馬云泄海水出外者也泄息列反又與世反量音亮註及下同賅音該司馬云泄同洩音亥下同泆音逸良反竟音境

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小大之辯各有階級不可相跂○礨力罪反向

同崔音壘李力對反空音孔壘孔小穴也李云小封也一云嫉冢也梯徒兮反司馬云梯米小米也李云梯草也蓁郭註爾雅辨似裨音蒲賣反大含音泰平尊忽反司馬云衆也崔子妙反云盡也**五帝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不出乎一域○五帝之所連司馬云謂連續仁義也崔云連續也本亦作五帝爭側耕反任士之所勞李云任能也勞服也**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不盡於細○伯夷仲尼語之所見有所不明直是於細○有所不盡於大之差將以申明至理之无辯**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无形至大不可圍是**此之所見有常極不能无簡也故於大則有所不盡於細則有所不明直是於細○有所不盡於大之差將以申明至理之无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

近大小之物各有量

細者不明目之所見有常極不能无簡也故於大則有所不盡於細○有所不明直是於細○有所不盡於大之差將以申明至理之无辯**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无形至大不可圍是**此之所見有常極不能无簡也故於大則有所不盡於細○有所不明直是於細○有所不盡於大之差將以申明至理之无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目之所見有常極不能无簡也故於大則有所不盡於細○有所不明直是於細○有所不盡於大之差將以申明至理之无辯**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无形至大不可圍是

賤使諂（音佚正直）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畏（外事大事公心）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偶也）故曰聞曰道人不聞（任物而物性自遇則功名歸物矣故不聞）至德不得（德者全於生也物各全其生而無所喪名云云也）大人无己（无物而已）約分之至也（約之以至理其分故曰至極乎无形而不可圍者爲然）河伯曰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无貴賤（各自是其所是也）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此下廣明貴賤之所以然之由）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貴所貴賤所賤也）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莊六）（十二）

觀矣（所大者足也所小者亦足也故因其性足以名大則豪末無餘以名小則天地猶米无餘）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則萬物莫不无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則功分定矣（天下莫不相與爲彼我皆欲爲斯東西之性反也然彼我相與功分定矣）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物皆自然故无不然物皆相非故无不非无不非則无非故无不然矣无不然則无非矣）

撮蚤察豪末畫出瞑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就其殊而任之則萬物莫不當也○梁麗司馬李音禮一音如字司馬云梁麗小魚也崔云屋棟也窒珍悉反蝨音質李同說文都節反騷音蚤蟣音冀騷戶花反騷騷皆驗馬也衛音步本又作搏徐音什裡力之反徃音姓向同又音生崔本作蝨由又反坎莫綺反鴟尺夷反崔云鴟鴞鵂鶹也委委曲也司馬云委委曲也崔本作蝨由又反崔本作最音同蚤音早說文云蝨蟣人若也淮南子鴟夜聚蚤察分豪末許慎云鴟鴞鵂夜取蚤食今鄭本作爪云鴟鵂夜聚人爪於巢中也瞑尺善反向本或作瞑）故曰蓋師是而无非師治而无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夫天地之理萬物之情以得我爲是失我爲非无主若以我之所是則彼不見彼者是非无當也付之天均恣之而已）是猶師天而无地師陰（適殊性異便是非无主若以我之所是則彼不見彼者是非无當也付之天均恣之而已）

而无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 天地陰陽對生亡也且不非治亂五有也將棄去哉○舍音捨下同 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俗之所貴有時而賤物之所大世或小之故順女惡音烏後放此下音烏 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終卒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 貴賤之分反為美也本亦作衍李云猶漫衍合為一家覆舟服反又以戰反崔云无所貴賤乃謂反衍 无拘而志與道大蹇 自拘執則不與道○與音預大蹇紀偃反本或作謇 何少何多是謂薄之也 薄迫也 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 賊傷也 非謂其能害禽獸弗能賊 言察乎安危 安其所不可 薄之也 薄迫也 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 賊傷也 非謂其能害禽獸弗能賊 言察乎安危 安其所不可

謝施 隨其分故所施无常○謝施如字司馬云謝代也施用也生云不代其德是謂謝施 與道參差 不能隨變則不與道參差○參初林反差初宜反 嚴乎若國之有君其无私德 公當而已○嚴魚檢反又如字 縣縣乎若祭之有社其无私福 天下之所同求○縣音由 泛泛乎其若四方之无窮其无所畛域 泛泛猶无所在○泛孚劍反又如字畛之忍反舊丁回反 兼懷萬物其孰承翼 掩德曰兼往者也言萬物皆往承翼我也 是謂无方 无方故能以萬物為方 萬物一齊孰短孰長 莫不皆足 道无終始物有死生 死生者无窮之變且非終始也 一虛一滿 滿无常處 不位乎其形 不以形為位 年不可舉 欲舉之令去而不能○舉音與 時不可止 欲止之使停又不可 消息盈虛終則有始 變化日新未嘗守故

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 但當就用耳 无動而不變无時而不移 故不可而守 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 於其自化矣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 以其自化 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 知道者知其无能也无能也无能害己不為而自成矣又何有苦乎 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 賊傷也 非謂其能害禽獸弗能賊 言察乎安危 安其所不可 薄之也 薄迫也

寧於禍福 安乎命之所遇也 謹於去就 審去就之非己 莫之能害也 不以害為害故莫之能害 故曰天在內人在外 天然之分內而平外故大宗師曰知天人之所為者天之所為人之所為也 德在乎天 流通於天 知天人之行本乎天而位乎得 位乎分者也故雖行於外而常本乎天而位乎得矣○行下孟反又如字 蹢躅而屈伸 蹢躅猶屈伸之非己 反要而語極 要一也語極言盡也 曰何謂天何謂人 人之生乎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 馬乎服牛乘馬可不穿牛鼻 无以故滅命 不由其自然為之而故滅命 无以人滅天 人事之為而滅天命則雖有之人事之為也 故曰无以

之者命其安在乎无以得殉名所得有宁名則過也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眞眞在一性分之內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踔踔而行予无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柔何蚿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无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

生也非知生之所生也則生之行也豈知行而行哉故足不知所以行目不知所以見心不知所以知俛然而自得矣遄速之節聰明之鑒或能或否皆非我也而或者因欲有其身而矜其能所以當天機之大發而揚其神器也至人知天機之不可易也故循

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蚿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无足何也蛇曰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无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蚿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无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

聰明弃智紛然宅心其為一而任其自動故萬物无動而不消遥也○夔求奇反一足歐也李云黄帝在位諸侯於東海流山得奇獸其狀如牛蒼色无角一足能走出入水即風雨目光如日月其音如雷名曰夔黄帝殺之取皮以冒鼓聲聞五百里雜音蚿多足貌雜也廣雅云蚿蟲也廣雅云蚿蚰蟲也蚰音由蚿音銀蚿音銀蚰音由蚿多足蛇无足風无形皆假於此明須順於彼心則須反一吉切直炎反謹本亦作直司物角反李云跲与手行貌垂吐臥反

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无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鵬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發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

能之女主反大木喻二帝治洪水事發小不勝爲大勝也然乘萬物御羣才之人以爲自全聖主之名已得矣勝也○蓬蓬北方貌貌莫東反徐扶公反李云風貌貌音秋李云蓍龜也蓍則前也本又作蓍也藉則前也本又作藉子六反又七六反迫也折之舌反發音髮又扶貴反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惙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匡宋人名誤圍孔子以爲陽虎虎嘗暴於匡人又孔子狀貌似陽虎匡人拘之五日甚急將加害焉孔子謂弟子曰吾容貌與陽虎相似今來此匡人圍之甚急而弦歌不輟豈非有命也哉子路入見孔子曰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

宋人圍之匡人誤圍孔子以爲陽虎故圍之求諱○孔子避於匡作辭同丁公反匡人共圍之數本又作藪所具反詰去吉反

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无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无爲有勇也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

兕徐履反聖人謂无所用其心也安○難乃旦反由處矣吾命有所制命非己出故无所用其心也夫安於命者无往而非道也故雖臨死生榮辱之大異於此然極閒堂也○閒音閑

由處矣吾命有所制命非己出故无所用其心也夫安於命者无往而非道也故雖臨死生榮辱之大異於此然極閒堂也○閒音閑

无

又與知之弗若與吾无所開吾喙敢問其方
公子牟隱机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坦
井之鼈乎謂東海之鱉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
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掖持頤蹶
泥則沒足滅跗還虷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
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
子奚不時來入觀乎

莊六

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
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
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
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損夫不爲
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
也於是埳井之鼈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

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性各有所安也○曳音曳塗音徒
出起據反司馬云開也李音世又巨劫反濮水音卜陳地水也楚王司馬云威王也先焉先謂宣其言也蒭息鄒反或音司藏之李云藏之以蒭養之以中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
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 搜兵整旅○相息亮反下同梁相梁惠王恐丘勇反搜字又作蒐或作瘦所求反本亦悉蒲反云索也說文云求也 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子知之
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
過之仰而視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 言物嗜好不同願各有極○鵷於元反鶵子于反司馬云鵷鶵鳳之屬也醴音禮泉音全又音旋本亦作嚾呼豆反嚇呵嫁反
也 莊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 莊子與惠子
游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欲以起明非而不可以指知之義耳子非我尚可以知我之非魚
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本或作濠音同司馬云濠水名也一云濮水也○濠音豪本亦作濠音同儵音條說文直留反李音由宅魚
也 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
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
矣 舍其本言曰而始者所以
語也○焉乃旦反 莊子曰我知之濠
上也 事惠子之言而始云非魚明知而問我之非魚則无緣相知可分子非我也而

凡相知者果當以此知彼乎待是而後知然也故濠上之天已知吾之所知矣而不復問我我正知之於濠上耳○復扶又反

至樂第十八 音義曰以義名篇樂音洛

天下有至樂无有哉有可以活身者无有哉 而後樂足樂足而後身存故以爲有哉而至樂无樂哉那而存身以存而无憂之樂音洛爲于偽反下皆同
今奚爲奚據奚避奚就奚去奚樂奚 惡 偽云凡八者皆人之所以生无樂而
惡 住皆如字舊音烏路反 夫天下之
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
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

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
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 失之无悔於形而得之有禍於性今反以不得爲憂故愚
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 內其形者知足而已
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 故欲以起明非而不可以指知之
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
之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 夫人生非徒役也故須臾不可樂也一云憂又音明
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 活身以爲不善矣不足活身以爲善矣未足以
故

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唯中聞之應為然以聲元自反之爭下同）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无有哉（哉以爲証也）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趣者誣誣然如將不得已（其所樂趣也）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未見樂而已）果有樂无有哉吾以无爲誠樂矣（无爲之樂）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无樂至譽无譽（俗以譽適爲樂譽爲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非爲之所得）无爲可以定是非（非无爲而任天下之是非）至樂活身唯无爲幾存（言无爲者各自任其性則其身幾存也）請嘗試言之天无爲以之清地无爲以之寧（地自寧寧）故兩无爲相合萬物皆化（不爲而自合故皆化）芒乎芴乎而无從出乎（皆自出而未有為之則本自荒芴芒芴為之則有時而窮）芴乎芒乎而无有象乎（无有為象）萬物職職皆從无爲殖（皆自殖耳○萬物職職司馬云職職猶作作也殖立也謂各有主而不相亂）故曰天地无爲也（若有爲則不備也）而无不爲也（若有不備也）人也孰能得无爲哉（得无爲則无樂）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无槩然察其始而本无生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言人之死猶晝夜之常理也長一丈曰尋古作𡧓反司馬云以天地爲室以萬物爲人也）

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蹙蹙然惡之（柳者非人之所好也）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冥伯丘名崑崙山名）

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斯皆先有情而後有形者遂自絕於遠矚之域而迷困於變染之境矣○支離叔與滑介皆假借之名以喻有形滑介忘形之人也支離叔與滑介相與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髐然有形撽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

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頞曰吾安能弃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舊說云莊生斯說謬矣若然何謂齊乎所謂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生死之情既齊則无爲當生而更欲死耳此莊子之言也○髑音獨髏音婁矉音頻蹙子六反頞音遏又烏葛反司馬李云白骨貌有拈形也撽若弔反又古的反說文作擊云旁擊也捶拙鬼反又之睡反馬叔也遺唯季反凍丁貢反餒奴罪反援音袁枕針鴆反見賢遍反從七容反從容也李徐子用反縱逸也復音服又扶又反瞑音頻蹙本又作顰又作矉同子六反頻然葛反李云瞑頗者愁貌復扶又反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言吾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內求不得將求於外舍內求外非惑如何○皇帝謂三皇五帝也司馬本作黃帝重直用反舍音捨且女獨不聞邪昔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鮒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謵謵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各適其清○女音汝後司

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條達而福持故德不離性常得故德性常得反同適故樂○適之石反注同下適人適物適逆適旅皆同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之曰唯予與女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攓蓬徒旱反徐紀偃反又起遠反司馬云攓也或音勉蓬步東反徐紀八反郭音孟反司馬云攓也或音勉蓬步東反徐紀八反郭音孟若果養乎若果養之實未有定在○若果一本作汝果元嘉本作汝適養司馬本作養云死也予果元嘉本

作子而逸賦乎司馬本作雖云子賢謂生也種有幾變化種數不可勝計○種章勇反生司幾居豈反勝音升得水則爲繼得水土之際則爲鼃黿蠙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舄陵舄得鬱棲則爲烏足烏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爲鴝掇鴝掇千日爲鳥其名爲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生乎九猷九猷內生乎腐蠙羊奚比乎不筍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生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此言變化無窮也

機音生也本或作幾幽又作貴幽得水土之際則爲鼃黿司馬云頤扶冀反徐扶冀反郭父因反又音賓李烜郭反之衣司馬云言青寧司馬云蟲名青寧生程李云未聞程生馬馬生人裕按多錄之

南華眞經卷第六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无以爲（生之所无以爲者分外物也）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无奈何（知之所无奈何者命表事也）

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知止其分物猶其生生斯足矣有餘則傷也）有生必先无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守形太甚故生亡也）生之來不能却其去（非我所制則无爲有懷於其間）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養形果不能止）以存生（故猶養之而彌失之）而養形果不足恃存生（養之厚則死地彌至）則世奚足爲哉而生之不可（莫若放而任之）雖不足爲（性分各自爲者皆不可免也是以善養生者從至理中來）不可（故不可免也）

不爲者其爲不免矣（性分各自爲者皆不可免也是以善養生者從至理中來）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无累无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更生者日新之謂也付之日新則性命盡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所以遺棄之）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不閱性分之外故曰藏）精而又精反以相天（還輔其自然也）夫形全精復（夫千將鎮鄧用然報讎者不事斯之以其无心）與天爲一（俱不爲也）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无所偏爲故能子萬物）合則成體散則成始（所在皆成无常處）形精不虧是謂能移（與化俱也）精而又精反以相天（還輔其自然也）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其心虛故能御羣實）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至適故无不可）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汝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何以相遠（唯无心者獨遠耳）夫奚足以至乎先是（同是形色之物耳未足以相先也）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无端之紀（冥然與變化日新）遊乎萬物之所終始（終始者物之極）壹其性（不以物離性）以通乎物之所造（萬物皆造於自爾）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无郤物奚（常遊於極）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醉故失其所知非自然无心者也）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閱性分之外故曰藏）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逆物（以其无心）而不慴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醉故失其所知非自然无心者也）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雖與人異而能傷也）

戮之刑者由此道也（无情之道夫矣）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不慮而知開天也知而後感開人也然則開天者性之動也開人者知之用也）開天者德生（性動者遇物而當足則忘餘斯德生也）開人者賊生（知用者從感而求勤已斷賊生也）

不厭其天不忽於人任其天性而動則人理亦自全矣民幾乎以其眞民之所患偽之所生常在於知用不在於性動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病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二丸於竿頭是用手之停審也故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所愈少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停審之至故乃无所復失吾處身也若橛株拘吾執臂也若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不動之至得此故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

何爲而不得遺彼故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病僂丈人之謂乎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言物雖有性亦須數習而後能耳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沒人謂能鶩設於水底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遂若自然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視淵若陵故視舟之覆於淵猶車之卻退於坂也覆卻雖多而猶不以怪怪之也惡往而不暇所遇皆暇也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殆所要愈重則其心愈矜也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夫欲養生全內者其唯无所矜重也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學生者務中適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籌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无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饑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无不走者皆不鞭其後者也夫宇一方之事至於過理者不及於會通之適也鞭其後者去其不及也仲尼曰无入而藏藏既內矣而又出之此過於入也无出而陽陽既外矣而又出之此過於出也柴立其中央若槁木之而中適是立也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名極而實當也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十殺一耳便大畏之至於色欲之害動皆之死地而莫不冒之斯過之甚也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焉曰汝奚惡死吾將三

月犒汝十日戒三日齊藉白茅加汝肩尻乎
鄙俎之上則汝爲之乎爲毚謀曰不如食以
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爲毚謀則苟生有軒
冕之尊死得於腠擩之上聚傻之中則爲之
爲毚謀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毚者何
也欲贍則身亡理常俱耳不問人歟也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
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无所見
公反誅詒爲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
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滀之氣散
而不反則爲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
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
爲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
髭尸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
阿鮭蠪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水
有罔象丘有峳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
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
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
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
公瞿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
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此章言憂來而

累生者不明也患去而性得者達理也紀渻子爲王養鬬雞十日而問
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
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
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
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无敢應者
反走矣此章言養之以至於全者猶无敵於外況自全乎孔子觀於呂梁縣
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鱉之所不能
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
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
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
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无道吾
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
磨公旁而旋入者齊也回伏而涌出者汨也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任水而不任己此
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
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
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此章言人有偏
能得其所能而任之則天下无難矣用夫无難以涉乎生生之道何往而不通也梓慶
鐻成見者驚猶鬼神不似人所作也魯侯見而問焉
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
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

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无公朝（視公朝若无則政慕之心絕矣）其巧專而外滑消（性外之事去也）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必取朴中者也）則以天合天（不離其自然也）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鉤百（盡因物之妙故乃疑是鬼神所作耳）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

而反顛闉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

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斯明至當之不可過也）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臺一而不桎（睢工倕之巧猶任規矩此言因物之易也）忘足屨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生於不適耳）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所遇而安故无所變從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識適者猶未適也）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

歲事君不遇世窴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各有所便也）今休欵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辭之若載鼸以車馬樂鴳以鍾鼓也彼又惡能无驩乎哉（此章言善養生者各任性分之適而至矣）

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闇付自然也）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凡非眞性皆塵垢也）逍遙乎无事之業（凡自爲者皆无事之業也）是謂爲而不恃（恃非宰而長之）長而不宰（任其自長耳）今汝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无中道夭於聾瞽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

扁子入坐有閒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先生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悅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无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設將處此耳以此未免於累竟不處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无譽无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无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故莊子亦處焉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為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不可必故待之

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无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有其身而矜其國故雖憂愈深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跡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刳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无人之野欲令无其身忘其國而任其自化也去魯之累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寄之南越再其去魯之遠也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各恣其本步而人人自蹈其方則萬方得矣不亦大乎其生可樂其死可葬言可終始處之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所謂去國捐俗謂蕩除其胷中也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眞謂欲使之南越市南子曰君無形倨形倨躇之謂以為君車形與物夷心與物化斯寄物以自載也君曰彼其道幽遠而无人吾誰與為鄰吾无糧我无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无糧而乃足所謂知足則无所不足也君其涉於江而浮

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
（絕情欲之遠也）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欲絕則民各反守其分）君自此遠矣（超然獨立於萬物之上也）故有人者累（有人者有之以爲己私也）見有於人者憂（見有於人者爲人所役用也）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雖有天下皆寄之百官委之萬物而不與焉斯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欲令蕩然无有國之懷）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世雖憂其於虛己以免害一也）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斂以爲鍾爲壇乎鄄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无敢設也）（怕然抱一耳非假設以益事也）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還用其本性也）侗乎其无識（任其純朴而已）儻乎其怠疑（无所趣也）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无所忻悅）來者勿禁往者勿止（任彼也）從其彊梁（順乎彊也）隨其曲傅（无所係也）因其自窮（用其不得不爾）故朝夕賦斂而蘄（當故無損）而況有大塗者乎（泰然无執用天下之自爲斯大通之塗也）

故曰絕之譽之不日誠之（孔子圍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自同於好惡耳）聖人无好惡也）任曰子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翛翛翐翐而飛迫脅而棲（既弘大舒緩又心无恡係）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常從容庸中）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與羣俱也）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患害生於役知以奔競）故不免也（夫察焉小異則與衆

蓋寄言以極推至誠之信任乎物而无受害之地也 孔子問子桑雽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寡矣布謂匹帛也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无利故淡道合故親小人甘以絕飾利故甘利不可常故有時而絕也彼无故以合者則无故以離夫无故而合者天屬也合不由故則故不足以離之也然則有故而合必有故而離矣孔子曰敢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无挹於前其愛益加進去飾任素故也異日桑雽又曰舜之將死眞泠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則不離率則不勞利也緣則不離率則不勞形不假故常全情不矯故常逸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而足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緳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蓬蒙不能眄也遭時得地則申其長枝故雖古之善射莫之能害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无憊奚可得邪此干之見剖心徵也夫勢不便而強爲之則受之則受矣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焱氏之風有其具而无其數有其聲而无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己而造大也愛己而造哀也曰回无受人益難物之儻來不可禁御无始而非卒也於今爲始者於昨爲卒則所謂始者即是卒矣言變化之无窮人與天一也皆自然夫天損易唯安之故易无受人益難於今爲始者於昨爲卒則所謂始者即是卒矣言變化之无窮人與天一也皆自然夫今之歌者其誰乎任其自爾則歌者非我也回曰敢問无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運物之泄也不可逃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所謂不識不知而順帝之則也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所在皆安不以損爲損損待天而不受其損也何謂无受

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感應旁通爵祿並至而不窮勞通故可以爲四達物之所利乃非己也非己求而取之吾命有在外者也人之生必外有接物之命非如瓦石止於形質而已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盜竊者私取之謂也今賢人君子之致爵祿非私取也受之而已故曰鳥莫知於鷾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避禍之速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未有自疏外於人而人存之者也畏人而入於人間此鳥之所以稱知也社稷存焉爾況之至人則玄同天下故天下樂推而不厭相與社而稷之斯无受人益之所以爲難也何

待之而已耳日夜相代未始有極故正而待之无所爲懷也何謂人與天一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言自然也有此自然哉自然耳故曰性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晏然无矜而體與變俱也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觀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翼殷不逝目大不觀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執本葉以自翳於蟬而忘其形之見乎異鵲也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性也今見利故忘之莊周

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爲利者恒相爲累二類相召也夫有欲於物者物亦有欲之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之誶問之也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蒢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夫身在人間世有夷險若推夷易之形於此世而不度此世之所宜斯守形而忘身者也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見彼而不明即因彼以自見幾忘反鑒之道也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不違其禁令也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眞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以見問爲戮夫莊子推平於天下故每寄言以出意乃毀仲尼賤老聃上指擊

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言自賢之道无時而可

莊子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郭象注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之師邪子方曰非也无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无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无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

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眞（无假也）人貌而天（雖貌與人同而獨任自然）虛緣而葆眞（虛而順物故眞不失）清而容物（夫清者患於大絜今清而容物與天同也）物无道正容（清虛正已而物邪自消）无擇何足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曠然清虛正已而物邪自消）无擇何足以辨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君子方之師吾形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

死邪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汝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唐肆非停馬處也言得也人之生若馬之過肆耳恒無駐須臾新故之相續不舍晝夜也著見也言女殆見吾所以見者耳吾所以見者日新也故已盡矣汝安得有之吾服汝也甚忘欲不及汝服吾也亦甚忘俱爾耳不問賢之與聖未有得停者雖然汝奚患馬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不忘者存謂繼之以日新

也雖忘故吾而新吾已至未始非吾吾何去之速也言汝去忽然思之恒患焉故能離俗絕塵而與物无不冥也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熱然似非人寂泊之至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无其心身而物自然後外物去也老聃曰吾遊於物之初初未有而欲有故遊於物之所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欲令仲尼必求之於言意之表也嘗爲汝議乎其將試議陰陽以擬向之无形耳未之敢必至陰肅肅至陽赫赫發乎地言其交也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莫見爲紀之形明其自爾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爲未嘗守故而莫見其功自爾故無功生有所乎萌萌於未聚也死有所乎歸歸於散也始終相反乎无端而莫知乎其所窮所謂迎之不見其後非是也且孰爲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至美无樂故也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死生亦小變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胷次知其小變而不失大常故也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介胷懷也來侵塗知身貴於隸也知之貴於隸故棄之若遺土耳苟知死生之變所在皆我則貴者常在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所貴者我也而我與

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无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无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德充於內者不脩飾於外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內自得者外事全也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贏君曰可矣是眞畫者也內足者神閒而意定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聊以卒歲非持其釣有釣者也音无所求常釣也不以得失經意其於假釣而已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无天也於是且而屬之夫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頰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无它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則列士壞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棘解不敢入於四境成德則同務也絜然自成則與衆務異也棘解不敢入於四境則諸侯无二心也天下相信故能同律度量衡也文王於是焉以爲大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无聞爲功者非已故功成而身不得不退事遂而名不得不去名去身退乃可以及天下也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汝无言夫文王盡之也任諸大夫而不自任斯盡之也斯須者百姓之情當悟未悟之頃故文王循而何論剌焉彼直以循斯須也列御寇爲伯昏无人射引之盈貫謂溢發之以命其大情也措杯水其肘上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如捉之妙也當是時猶象人也不動之至伯昏无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汝登高山履危

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无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无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揮斥猶縱放也夫德充於內則神滿於外无遠近幽深所在皆明故審安危之機而不足以滑已爲物而故於自得之地也揮斥猶縱放也自得也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不能明至分故有懼有懼而所喪多矣豈唯射乎

爲今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无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閒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无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曠然无係玄同彼我則在彼非獨亡在我非獨存也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躊躇四顧謂无可无不可仲尼聞之曰古之眞人知者不得慮辯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伏戲黃帝不得友伏戲黃帝者功號耳非所以功者也故況功號於所以功相去遠矣故其名不足以友其人也死生亦大矣而无變乎己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无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己愈有劇肌膚以爲天下者彼我俱失也使人人自得而已者與人而不損於已也其神明充滿天地故所在皆可損已爲物而故於自得之地也

郭象注

莊子外篇知北遊第二十二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弅之丘而適遭无爲謂焉知謂无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无爲謂不荅也非不荅不知荅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闋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无思无慮始知道无處无服始安道无從无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无爲謂眞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

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任其自行斯不言之教也）道不可致（道在自然非可言致者也）德不可至（不失德故德不至也）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禮有常則故嫌故之所由生也）故曰爲道者日損（損華也）損之又損之以至於无爲无爲而无不爲也（華去而朴全則雖爲而非爲也）今已爲物也（物失其所故有爲物）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其歸根之易者唯大人耳大人體合變化故化物不難）生也死之徒（知變化之道者不以爲異）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更相爲始則未知孰死孰生也）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俱是聚也）

（俱是散也）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患生於異）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各以所美爲神奇所惡爲臭腐然彼之所美我之所惡也我之所美彼或惡之故通共神奇通共臭腐耳死生彼我豈殊哉）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曰吾問无爲謂无爲謂不應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乃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眞是也以其忘之也以其不忘之也以其知之也以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明月自然者非言知之所得故當味乎无言之地是以先舉不言之標而後寄於黃帝則夫自然之宜物繇乎可得而見也）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此孔子之所以云予欲无言）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无爲（任其自爲而已）大聖不作（唯因任也）觀於天地之謂也（觀其形容象其物宜與天地不異）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百化自化而神明不奪）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夫死者已自死生者已自生圓者已自圓方者已自方未有爲其根者故莫知）萬古以固存（豈待爲之而後存焉）六合爲巨未離其內（計六合在无極之中則隨矣）

秋豪爲小待之成體（秋豪雖小非无待不足以容其質）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日新也）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不待爲之）惛然若亡而存（昭然若存則亡矣）油然不形而神（挈然有形則不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畜之而不得其本性之根故不知其所以畜也）可以觀於天矣（與天同觀）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无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眞其實知不以故自持（與變俱也）媒媒晦晦无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

哉（擢化者也）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夫身者非汝所能有也塊然而況无哉）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也明其委結而自成耳非汝有也）之委順也（若身是汝有者則美惡死生當制之由汝今氣聚而）地之委蛻也（氣自委結而蟬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夫身非汝有而自有耳身非汝所有而況）持食不知所味（皆在自爾中來故不知也）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彊陽猶運動耳明斯道也庶可以遺身而忘生也）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

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爲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无形精神生於道（皆所以明其獨生而无所資借）形本生於精（皆由精以至粗）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物无不理順之）人倫雖難所以相齒（人倫有知慧之變故難也然其知慧自相齒可但當從而任之）果蓏有理（物无不理但當順之）人倫有知慧之變故難所以相齒果蓏有理（物无不理但當順之）人倫雖難所以相齒（人倫有知慧之變故難也然其知慧自相齒可但當從而任之）聖人遭之而不違（順所遇也）過之而不守（宜過而過）調而應之（調偶和合之謂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如斯而已）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已（乃不足惜）注然勃然莫不出焉（出入者變化之）油然漻然莫不入焉（變化之）已化而生又化而死（俱是化也）生物哀之（死物不哀）人類悲之（死類不悲）解其天弢（獨脫也）墮其天袭（獨脫也）紛乎宛乎（變化煩縕）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无爲用心於其）

問也不形之形形之不形之則敗其形矣是人之所同知也雖知之然不能任其自形而反形之所以多敗非將至之所務也不至此衆人之所同論也雖論之然故不能不務所以不至也彼至則不論悗然不覺乃至論則不至明見无值闇至乃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默而塞之則无所奔逐故大得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无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欲令莊子指名所在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舉其標質言无所不在而方金仲均

復怪此斯不及質也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也每下愈況狶大豕也監市之履豕以知其肥瘦者愈履其難肥之處愈知豕肥之要今問道之所在而每況之於下賤則明道之不逃於物也汝唯莫必无乎逃物若必謂无之逃物則道不為道矣至道若是大言亦然明道不逃物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无何有之宮同合而論无所終窮乎若遊有則不能周徧咸也故不在知道之无不在然後能曠然无懷而遊彼无窮也嘗相與无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此皆无爲故也寥已吾志寥然空虛无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志苟寥然則无所往矣无往焉故往而不知其所至有往焉而志已窮矣去而來不知其所止斯順之也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但往來不由於知耳不爲不往來也往來者自然之常理也其有終乎彷徨乎馮閎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馮閎者虛廓之寥廓恣變化之所如故不知也物物者與物无際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物有際故每相與不能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不際者雖有物物之名直明物之自物耳物物自物耳故冥也而不際之不際者也物物者竟无物也際者其安在乎謂盈虛衰殺彼爲盈虛非盈虛彼爲衰殺非衰殺彼爲積散非積散也既明物物者无物又明物之不能自物則爲之者誰乎哉皆忽然而自爾也夫物之生也莫見其根莫見其門萬物以形相形以生相生有所出而不見其門有所入而不見其根物之所乘而生不得見其所由之門所乘而入不得見其所由之根有實有信而无所爲无形也有形而无常處也物不可止有實而不可見有長而不可窮有生有不生有形有不形有生而不能使人必生有形而不能使人必形生不能使人必生形不能使人必形雖有天地固存天地雖大猶有所待者也夫物之所待者有時而盡也而物猶存者有不待而生者也有不待而生者有不待而形者也有不待而形者有不待而化者也有不待而化者有不待而有者也有不待而有者有不待而無者也有不待而無者有不待而不無者也有不待而不無者有不待而不有者也有不待而不有

其數若何无爲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无始曰若是則无窮之弗知與无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无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之内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之不由凡得之不由於知乃冥也无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故默成乎不聞不見之域而後至焉知形形之不形乎形自形耳形形者无形物也道不當名有道名而實无物故名之不能當也无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不知故問問之而應則非道也不應則非問者所得故雖問之亦終不聞也去教而歸於自然之意也无問窮也所謂責空无應應之是无内也實无而假有以應者外矣以无内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内不知乎大初是以不過乎崐崘不遊乎大虚若夫婁落天地遊虚涉遠以入乎冥冥者不應而已矣光曜問乎无有有曰夫子有乎其无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无矣而未能无也及爲无有矣何從至此哉此皆絶學之意也於道絶之則夫學者乃在根本中來矣故學之善者其唯不學乎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輕重而无豪芒之差也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无視也非鉤无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无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都无懷則物來皆應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有之時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且又爲不神者先受之虚心以待命斯神受也今之昧然也且又爲神者

邪思求更致不了无古无今无始无終非唯无天得化而爲有也以夫有之爲物雖千變萬化而不得一爲无也故自古无未有之時而常存也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言世世無極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不以生生死生生者亦獨化而死耳非夫生者生此死也不以死死生有待邪獨化而足皆有所一體死與生各有先天地生物也猶其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无已誰得先物者乎哉吾以陰陽爲先物而陰陽者即所謂物耳誰又先陰陽者乎吾以自然爲先之而自然即物之自爾耳吾以至道爲先之矣而至道者乃至无也既以无爲又奚爲先然則先物者誰乎哉而猶有物无已明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也聖人之愛人也終无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取於自爾故恩流百代而不發也顏淵問乎仲

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无有所將无有所迎
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以心順形而自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以心使形）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常无心汝一不化一不化方能與物化耳）安化安不化（化與不化皆任彼耳斯无心也）安與之相靡（直无心而忘其自化耳非將迎而靡順之）必與之莫多（不將不迎則足而止）狶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
（言夫无心而任化乃羣聖之所遊處）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鍊也而況今之人乎（鍊和也夫儒墨之師天下之難和者而无心者循故和之而況其凡乎）聖人處物不傷物（至順也）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在我而已）唯无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
（无心故至順至順故能无所將迎而義冤於將迎也）山林與皐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山林皐壤未善於我而我故而樂也）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夫无故而樂亦无故而哀也則凡所樂不足樂凡所哀不足哀也）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爲物逆旅耳（不能坐忘自得而爲哀樂所寄也）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之所遇者即知之知也所不遇者即不知也）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所不能者不能強能也由此觀之知與不知能與不能不由我也當付之自然耳）无知无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受生各有分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爲（皆自得也）齊知之所知則淺矣（夫由知而後得者假學者耳故淺也）

南華眞經卷第七

南華眞經卷第二十三　郭象注

莊子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
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
挈然仁者遠之畫然飾知挈然矜仁擁腫之與居擁腫朴也鞅
掌之爲使鞅掌自得居三年畏壘大壤畏壘之民
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異其棄知而任愚今
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夫與四時俱者无近功庶
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
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

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
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无得而然
哉天道已行矣夫春秋生成皆得自然之道故不爲也吾聞至人尸居
環堵之室而百姓得猶狂不知所如往直自往耳非由知也今
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
之閒我其杓之人邪不欲爲物標杓吾是以不釋於老聃
之言聃云功成事遂而百姓皆謂我自爾今畏壘反此故不釋然弟子曰不然夫尋
常之溝巨魚无所還其體而鯢鰌爲之制步
仞之丘陵巨獸无所隱其軀而蘧狐爲之祥
弟子謂大人必有豐祿也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

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
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
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
故鳥獸不厭高魚鱉不厭深去利遠害乃全夫全其
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若嬰身於利祿則粗而
淺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二子謂堯舜是其於
辭也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將令後世妄行穿鑿而殖穢亂也簡
髮而櫛數米而炊理鋒刀之末也竊竊乎又何足以濟
世哉猩然一之无所洽爲乃濟舉賢則民相軋將戾拂其性以待其所尚任知
則民相盜眞不足而以知繼之則僞矣僞以求生非盜如何之數物者不足

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
正晝爲盜日中穴阬无所復顧吾語汝大亂之本必
生于堯舜之閒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
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堯舜遺其迹飾僞以致斯弊南
榮趎蹙然正坐曰若趎之年者已長矣將惡
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无攬乎其生之外也抱
汝生无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
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趎曰目之與形吾不
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
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

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苟有不同則不可強相法效也）形之與形亦辟矣（未有閉之）而物或閒之（兩形雖開而不能相得將有聞也）今謂趎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思慮營營趎勉聞道達耳矣（早開形隔故難化也）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蓄蠋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趎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趎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挾三言而來故）南榮趎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趎俯而慙俛而歎曰今者吾忘吾荅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趎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吾人仁則反愁我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趎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閒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无由入可憐哉南榮趎自得（目與目耳與耳心與心其形相似而所能不同）而物或閒之（未有閉之）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揵內韄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揵（揵關揵也耳目外也心術內也夫全形抱生莫若忘其心術遺其耳目若乃聲色韄於外則心術塞於內欲惡韄於內則耳目喪於外固必无得天而後為通也）外內韄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偏韄由不可況外內）

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挾三言而來故）南榮趎懼然乎（无節儀也）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和之至也（任聲之自出不由於喜怒）終日握而手不捐共其德也（任是之自非獨得也）終日視而目不瞚偏不在外也（任目之自見非緣於色也）行不知所之（任足之自行无所趣）居不知所為（縱體而自任也）與物委蛇（斯順之也）而同其波（物波亦波）是衛生之經已乎（若能自改而用此言便欲自謂至人之德）曰非

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能乎明非自爾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自无其心皆與物共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爲怪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脩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謂已便可得此言而至邪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見子乎非以此言爲不至也但能聞而學者非自至耳苟不自至則雖聞至言適可以爲經胡可得至哉故學者不至學也見其誠已而發此妄發作妄發而不當誠何由而當業發而不持者也持則失也不入而不舍事不居其分內妄更爲失發由己誠爲得也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幽顯无愧於心則獨行而不懼券內者行乎无名券分也夫遊於分內者行不由見其誠已而發此妄發作妄發而不當誠何由而當業發而不持者也持則失也不入而不舍事不居其分內妄更爲失發由己誠爲得也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幽顯无愧於心則獨行而不懼券內者行乎无名券分也夫遊於分內者行不由

有爲而致惡者乃是人不足以滑成安之若命故其成不滑不可內於人也有爲而致惡者乃是人不足以滑成安之若命故其成不滑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心也清暢故憂患不能入靈臺者有持有持者謂不動於物耳其實非持而不知其所持持則失也不知其所行不可與入而不舍事不居其分內妄更爲失發由己誠爲得也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幽顯无愧於心則獨行而不懼券內者行乎无名券分也夫遊於分內者行不由

於名券外者志乎期費有益无益期欲損己以爲物也行乎无名者所无猶借彼而賤責也唯庸有光庸有斯光因而用之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雖已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天光自發則人見其人物見其物物各自見而不見彼所以泰然而物窮者物入焉窮謂終始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且謂券外而賤者自容不能自容焉能容人人不僅容則去也不能容人之所助謂之天子出則天子處則天民此二者俱以泰然而自得之非爲而得之也學人之所助謂之天子出則天子處則天民此二者俱以泰然而自得之非爲而得之也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凡所能者雖行非爲雖習非學雖言非辯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所不能知故止斯至也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意雖欲爲爲者必敗理終不能備物以將形因其自備而順其成形藏不虞以生心心自生耳非虞而出之虞者億度之謂敬中以達彼理自達彼耳非慢中而敬外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天理自有窮通而非本分不備而有以求備所以惡備也若其本分素備豈惡之哉故出而不反見其鬼不反

守其分內則其死不久出而得是謂得死不出而无得乃得生滅而有實鬼之一也已滅其性矣雖有斯生何異於鬼以有形者象无形者而定矣雖有斯形苟能曠然无懷則生全而形定也出无本自死非有根入无窮欻然自生非有本有實而无乎處有長而无乎本剽有所出而无竅者有實言出者自有實耳其所出无根竅以出之有實而无乎處者有長而无本剽者宙也宙者有古今之長而古今之長无極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无見其形死生出入皆欻然自爾未有爲之者然自爾也是謂天門天門者萬物之都名也謂之天門猶云衆妙之門也天門无所由故无所見其形是謂出乎无有死生出入之名徒有名耳音无出入門其安在乎故以无爲門則无門也有不能以有爲有夫有之未生以何爲生乎故必自有耳豈有之所能有乎必出乎无有此所以明有之不能爲有而自然有何謂无乎而无有一无有則遂无矣无者隱顯故有出入之名一无有則遂无則有自欻生明矣聖人藏乎是任其自生而不生生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喪也喪其散而聚也以死爲反也還融液也是以分已雖欲均之然已分矣其次曰始无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无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有无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或有而无之或有而一之或分而齊之故謂三也此三者雖有盡與不盡俱能无是非於宥中故謂之公族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此四者雖公族然已非一則向之三者已復差之有生駴也氣聚也披然曰移是既披然而有分則各是其所是矣是无常在故曰移當言移是非所言前矣雖然不可知者也不言其移則其移不可知故試言也臘者之有腊胾可散而不可散也物各有用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偃謂屏廁爲是舉移是寢廟偃溲則以偃溲當其偃溲則寢廟之是移於屏廁矣故是非之移一彼一此誰能常之故至人因而乘之則均耳請嘗言移是以生爲本物之變化无時非生生則所在皆本也以知爲師所知雖異而各師其知因以乘是非乘是非者无是非也果有名實物之名實果各自有因以已爲質質主也物各自爾未有爲之者也然有聚散則以偃溲當其偃溲則寢廟之是移於屏廁矣故是非之移一彼一此誰能常之故至人因而乘之則均耳使人以爲己節足以爲是非之主人皆謂己是故莫通因以死償節當其所守非直脫也若然者以用爲知以不用爲愚以徹爲名以窮爲辱不能隨所遇而安之移是今之人也亡古之人无非何移之有是蜩與學鳩同於同也同於是其所同蹞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驁稱已脫誤以謝之兄則以嫗言嫗詬之无所辭謝大親則已矣明恕素足故曰至禮有不人不人者視人若己視人若己則不相辭謝斯乃禮之至也至義不物各得其宜則物皆我也至知不謀謀而後知非自然知至仁无親辭之五藏未曾相親而仁已至也至信辟金金王者小信之質耳至信則除矣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

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胷
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无爲而
无不爲也盪動也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
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爲以性自動故稱爲耳此乃眞爲非有爲也
爲之僞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
不知猶睨也夫目之能視非知視也不知視而視不知耳所以爲自然若知而後爲則知僞也動
以不得已之謂德若得已而動則爲強動者耳故失也動無非我之謂
治動而效彼則亂名相反而實相順也有彼我之名故反各得其實則順畀工
乎中微而拙乎使人无已譽善中則善取譽矣理常俱聖人工
乎天而拙乎人任其自然天也有心爲之人也夫工乎天而狠乎人

者唯全人能之工於天即狠於人矣謂之全人全人則聖人也唯蟲能蟲唯
蟲能天能還守蟲即是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
天乎人乎都不知而任之斯而謂工乎天一雀適畀畀必得之威也
威以取物物必逃之以天下爲之籠則雀无所逃天下之物各有所好各得
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
得者无有也介者拸畫外非譽也畫所以飾容貌也刖者之貌既
以虧殘則不復以好醜在懷故投而棄之昏暗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
無賴於生故不畏死夫復謂不飢而忘人不識人之所惜忘人因以爲
天人矣無人之情則自然爲天人故勘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

者唯同乎天和者爲然彼形骸脣靡而猶同乎天和況天和之自然乎出怒
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爲无爲則爲出於
无爲矣此故是无不能生有有不能爲生之意也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
心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則所爲
人之道乎氣則靜理足憒心則神功至緣於不得已則所爲皆當故聖人以斯爲道豈求无爲於悅惚之外哉

莊子人 十

好惡則耳目病矣嗜欲好惡內外无可我將勞君君有何
勞於我哉君將盈嗜欲不悅其言少焉徐无鬼曰嘗
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
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
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
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
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二若
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哉武侯大悅而笑夫眞人之
言何遽哉唯物所好之可也徐无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
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

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
不可爲數而吾君未嘗啓齒是直樂鵝以鍾鼓耳故愁今先
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悅若此乎徐无鬼曰
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
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
喜各思其本性之所好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
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
思人滋深乎各得其所好則無思無忘思則忘其所以喜也夫逃虛空者藜
藿柱乎鼪鼬之逕踉位其空聞人足音跫然
而喜矣有況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

鶴列於麗譙之間鶴列陳兵也麗譙高樓也无徒驥於錨壇
之宮步兵曰徒但不當爲義愛民耳亦无爲盛兵走馬无藏逆於得得中有逆則失耳
无以巧勝人守其朴而朴各有所能則平无以謀勝人率其眞知而知各有所長則均
无以戰勝人以道應物物服而无勝名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
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
惡乎在不知以何爲善則雖剋非已勝君若勿已矣脩胷中之誠
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攖若未能已則莫著脩已之誠夫民死已脫
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甲兵无所陳非偃也黃帝將見
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
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
聖皆迷无所問塗聖者名也名生而物迷矣雖欲之乎大隗其可得乎適遇牧

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
有且暮之業則勸（業得其志故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
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
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
事焉（名自若則无事矣无事乃可以爲天下也）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
予適有豬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
遊於襄城之野（日出而遊日入而息）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
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
事焉（夫爲天下莫過自放任自放任矣物亦奚攖焉故我无爲而民自化）黃帝曰夫爲天
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事由民作）雖然請問爲天

下（令民自得各有道也）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
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
而已矣（馬以過分爲害）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師夫）
知士无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无
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无淩誶之事則不樂
皆圃於物者也（不能自得於內而樂物於外故可圃也故各以所樂圃之則萬物不召而自來非強之也）
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
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
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教之士勤容仁義之
士貴際（士之不同若此故當之者不可易其方）農夫无草萊之事則

不比商賈无市井之事則不比（能同則事同所以比）庶人
有且暮之業則勸（業得其志故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
壯（事非其惰）錢財不積則貧者憂（物得所嗜而樂也）權勢
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權勢生於事變）遭時
有所用不能无爲也（凡此諸士用各有時時用則不能自已也苟不遭時則雖欲自用其
可得乎故貴賤无常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士之所能各有
其極若四時之不可易可故當其時物順其倫次則各有用矣是以順歲則時序易世則不物物而不
利故有鬭閧而歸者所以悲也）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
射天下皆羿也可乎（不期而中謂若謂譽中爲善射是則天下皆可

謂之羿可乎言不可也）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
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若謂譽中者羿也則私自是者亦可謂堯矣莊子以此明夫中者非羿而自是者非堯）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
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若皆堯也則五子何爲復相非）
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
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
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
吾道於是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
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俱亦以陽召陽而橫自以爲是）夫或
改調一弦於五音无當也（隨調而改）鼓之二十五弦皆

動无聲則无以相動有聲則非同不應今改此一弦而二十五弦皆改其以急緩爲調也未始異於聲而
而音之君已魯遽以此夸其弟子然亦以同應同耳未爲獨能其事也且若是者邪
五子各私所見而是其所是然亦无異於魯遽之夸其弟子而未能相出也惠子曰今夫儒墨
楊秉且方與我以辭相拂以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未始吾非者各自是也惠子便欲以此爲至莊子
曰齊人蹟子於宋者其命閽也不以完投之異國使門
者守之出便與手不保其全此齊人之不慈也然亦自以爲是故爲之其求鈃鍾也以束縛
而蹟閽者俱寄止而不能自投於高地也夜半於无人之時而與
浮于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攫搔見巧乎王王
射之敫給敫疾也給續捂也搏捷矢捷速也矢往疾速而狙猶能搏王命相
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
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
之哉嗟乎无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
董梧以鉏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也吾无以爲質矣吾无與言之矣非夫不動之質忘言之封則雖
稱其惡巧遺色而任夫素朴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
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
骸心固可使若死乎曰吾嘗居山穴之吕矣
至言妙斲而用之
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絜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
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
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高而不亢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故无
廉人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
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
以得見子
綦爲榮
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
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故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
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
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
後而日遠矣
子綦知夫爲之不足以救彼而適足以傷我故以
不悲悲之則其悲消去而泊然无心枯槁其形所
以爲日
遠矣
仲尼之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
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
古之言者必汝會同
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
聖人无言
其所言者百姓之言耳故曰不言之言苟以
言爲不言則雖言出於口故爲未之嘗言
於此乎言之
今將
於此言
於此无言
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
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
此二子息訟以默詹
泊自若而兵難自解
丘願有
喙三尺
苟所言非已則雖終身言故爲未嘗言耳是
以有喙三尺未足稱長凡人閉口未是不言
此謂
仲尼
故德
謂不道之道
彼謂
二子
此之謂不言之辯
道之所容者雖无方然總其
大歸莫過於自得故一也
而言休乎
總乎道之所一
言止其分
非至如何
道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
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
同也
各自得耳非相
同也而道一也
而休乎
不能舉
名若儒墨而凶矣
夫儒墨欲同所不能
同舉所不能舉故凶
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
明受之无所
辭所以成大
聖人并包
汎然
兼任
是故生
无爵有而死无謚
謚所以名功功不在
已故雖謚而非已有
實不聚
令萬物
各知足
名不立
功非己爲故
名歸於物
此之謂大人
若爲而有
之則小矣
狗不以
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
賢出於性
非言所爲
而況爲
大乎
夫大愈不
可爲而得
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
乎
唯自然
乃德耳
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
備矣
天地大備
非求之也
知大備者无求无失无棄不以物
易已也
知其自備者不舍已而求
物故无求无失无棄也
反已而不窮
反守我理
我理自通
循古而不摩
順常性而自
至耳非摩拭
大人之誠
不爲而自
得故曰誠
子綦
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歅曰爲我相吾子孰
爲祥九方歅曰梱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奚
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終其身子綦索
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歅
曰大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父母乎今夫
子聞之而泣是禀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
子綦曰歅汝何足以識之而梱祥邪盡於酒
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
嘗爲牧而牂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鶉生於宍
若勿怪何邪
夫所以怪出
於不意故也
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
天地
不有
所爲
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
隨所遇於天
地耳邀遇也
吾不與之爲事事
不與之爲謀不與之

爲怪 怪異也猶常任性脫然自爾 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攖 攖斯不爲也 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 斯順耳無擇也 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 夫有功於物物乃報之吾不爲償之何也 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 今无怪行而有怪徵故知其天命也 吾是以泣而自至則不可奈何也 故泣之 无幾何而使棁之於燕 夫爲而然者勿爲則已矣不爲也 盜得之於道 全恐其逃故不如刖之易售也 於是乎刖而鬻之於齊 適當

渠公之街 然身食肉而終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 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

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 聖人之形不異凡人故耳目之用衰也至於精神則始終常全耳若少則未成及長而衰則聖人之聖曾不崇朝可乎 是以神人惡衆至 衆自至耳非好而致之 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 明舜之所以有天下蓋爰不得已耳豈比而利之 故无所甚親无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眞人

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 於民則蒙澤於舜則形勞 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 此三者未能去纔其耳目心意也 若然者其平也纔 未能去纔而自平 其變也循 未能絶迹而至會 古之眞人以天待之 居无事以待事事斯得 不以人入天 以有事求无事事愈棄 古之眞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 死生

得失各隨其所居耳於生爲得於死或復爲失未始有常也藥
雞壅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言當其
所須則无賤非其時則无貴貴賤有時誰能常也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
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
身之所以愁故曰鴟目有所適鶴脛有所節
解之也悲各適一時之用不能靡所不可則有時而失故有時而悲矣解去也故曰風之
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有形者自然相與爲
累唯外乎形者磨之而不磷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
未始其撓也實已損矣而不自覺恃源而往者也所以不覺非不損也恃源往
地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
也審无意則止於分所以爲審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
心之於殉也殆有意則无崖故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
之成也不給改所以貴其无能而任其天然禍之長也多端矣其反也緣功反守其性則其功不作而成
待久欲速則不果而人以爲己實不亦悲乎已實謂有其知能
故有亡國戮民无已皆有其身之禍由由乎有心而脩心以救禍也不知問不知禍之所
可以不可其心哉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
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夫忘天地遺萬物然後惘冀可得而知也況欲知天之所謂而
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

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道也大陰解之用其
分內則萬事无滯也大目視之用萬物之自見亦大目也大均緣之因其本性令各
自得則大均也大方體之體之使各得其分則萬方俱得所以爲大方也大信稽之命之所期
无令越逸也大定持之真不撓則自定故持之以大定斯不持也盡有天夫物未有
无自然者也循有照循之則明无所作也冥有樞至理有極但當冥之則得其樞要也始
有彼始有之者彼也故我述而不作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夫解任彼
則彼自解解之故似不解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用彼知也不知而後
知之我不知則彼知自用彼知自用則天下莫不皆知也其問之也殆
應物宜而无方而不可以无崖各以其分不可以不覺非不損也恃源而往者也
各自有實也古今不代各自有故不可相代而不可
可不謂有大揚搉乎搉而揚之有大限也闔不亦問是已
奚惑然爲若問其大搉則物有至分故忘已任物之理可得而知也奚爲而惑若此也以不惑
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夫惑不可解故尚大惑愚之至也是以
聖人從而任之所以皇王殊迹隨世爲名也

莊子雜篇則陽第二十五

郭象注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
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
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邪
曰冬則擉鼈于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
者曰此子宅也言此者以抑彭陽之進趨夫夷節已不能而

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爲人也无
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顯冥乎富
貴之地言已不若夷節之好富貴能交非相助以德相
助消也苟進故德薄而名消夫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反冬
乎冷風言已順四時之施不能赴陽之意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
嚴其於罪也无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
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王公忘爵
放所遇不以傻爲貴而以道德爲榮故其家人不識貧之可苦其達也使王公忘爵
祿而化卑輕爵祿而重道德超然坐忘不覺榮之在身故使王公失其所以爲高其
與人並立而使人化望其風而靡之父子之宜彼其乎歸
居使彼父父子子各歸其所而一間其所施其所施同天地之德故閒靜而不二其於人
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欲其釋楚王而從閱休將以靜
秦之風鎮其動心也聖人達綢繆所謂玄通周盡一體矣無外而皆洞
照而不知其然性也不知其然者習性如何復命搖作而以
天爲師搖者自搖陛者自俊莫而高其迹帥性而動其迹自高故人不能下其名也憂乎知
而所行恒无幾時生而美者人與之
其有止也若之何任知其行則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鑑鏡也鑑物无私故人美之今夫鑑者豈知鑑邪生而可鑑則人謂之鑑耳若人不相告則莫知其美於人聖人與之名若之聖人人與之名
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无已夫鑑之可喜由
其无情不問知與不知聞與不聞來即鑑之故終无已若鑑由聞知則有時而發也人之好之亦无
已性也若性所不好豈能久照聖人之愛人也
則不知其愛人也聖人无愛若鑑耳然而事濟於物故人與之名若人不相告則莫知其愛人也人之安
之亦无已性也性之所安故能久舊國舊都望之暢然得舊
猶暢然況得性乎雖使丘陵草木之緡緡合也入之者十九
氏得其環中以隨成并相居空以隨物物自成與物无終无
始无幾无時忽然與之俱往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日與物化
故常无我常无我故常不化也闔嘗舍之言夫爲者何不爲乎夫師天而不得
師天唯无所師乃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若之何雖師
天猶未免於殉矣足事哉師天猶不足稱事況又下斯邪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
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
行之備而不洫其合之也若之何都无乃冥合其有止也若之何任其自聚非圍之也縱其自散非解之也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司御史屬亦故
其司御門尹登恒爲之傅之委之百官而不與焉從師而栗

隨物之自成也而湯得之所以名壽於物而功不在已之名贏法得其兩見名法者已過之迹耳非適足也故曰巍然无心者寄治於羣司則其名迹並見於彼仲尼之盡慮爲之傅仲尼曰天下何思何慮已盡矣若有纖介之慮豈得寂然不動應感无窮以輔萬物之自然也容成氏曰除日无歲今所以有歲而存日者爲有死生故也若无死无生則歲日之計除也无内无外无彼我則无内外也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内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拔其背折其脊季子

其志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果遁去也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滅裂鹵莽滅裂也治民焉勿滅裂滅裂也昔子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功盡其分无爲之至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飧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夫遁離滅亡以衆爲之所致也若各至其極則何患也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萑葦萑葦也害黍稷欲惡傷正性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形扶踈則神氣傷尋擢

吾性以欲惡引性不止於當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此鹵莽之報也故治性者安可以不齊其至分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者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魯至魯而六十化亦能順世而不係於彼我故也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苗子獨先離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曰莫爲盜莫爲殺人既有則雖戒以莫爲其可得已乎榮辱立然後覩所病各自得則无榮辱得失紛紜故榮辱立榮辱立則奪其所謂辱而跂辱聚然後覩所爭若以知足爲富將何爭乎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无休時欲无至此得乎上有所好則下不能安其本分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民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民已君莫之枉則民自正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夫物之形性何爲而失哉皆由人君撓之以至斯患耳故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反其性匿也用其性顯也故爲物所顯則皆譴也大爲難而罪不敢爲物所易則皆敢重爲任而罰不勝輕其所則皆勝遠其塗而誅不至適其足力則皆至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將以避誅罰也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主日興僞士何許得其眞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當責上也蘧伯玉行年六十

而六十化亦能順世而不係於彼我故也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順物而暢物情之變然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物情之變未始有極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無根无門忽爾自然故莫見也唯无根也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我所不知物有知之者矣故用物之知則无所不知獨任我知其寡矣今不恃物以知而自尊其知則物不告我非大疑如何已乎已乎且无自謂然者天下未之然也仲尼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不能用彼則寄身无地

俟之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靈即是无道之謚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男女同浴此无禮也史鰌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以鰌爲賢而奉御之勞故搏幣而扶翼之使其不得跪禮此其所以爲肅賢也幣者奉御之物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死欲以肅賢補其私慢靈有二義亦可謂善故仲尼問焉稀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子謂卻也言不馮其子靈公將奪彼處也夫物皆先有其命故來事可知也是以凡所爲者不得不爲凡所不爲者不可得爲而愚者以爲之在己不亦妄乎之二人何足以識之徒識已然之見事耳未知已然之出於自然也少知曰問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太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大人合并而爲公无私於天下則天下之風一也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大人之化也由中出者心化必至公故主无所執所以能合丘里而并天下一萬物而使羣異性也性各得正故民无違中出者殊氣自有故能常有若本无之而由天賜則有時而廢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殊職自有其手故任之耳非私而與之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文者自文武者自武非大人所賜也若由賜而能則有時而闕矣豈唯文武凡性皆然四時相代迭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

夫有數之物猶不止於萬況无數之數謂道而足邪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物得以通通物无私而強字之曰道也已有之矣道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所謂可道也已有名矣故乃將得比哉名已有矣故乃將无可得而比邪則若狗馬其不及遠矣今名之辯无不及遠矣故謂道猶未足也必在乎无名无言之域而後至焉雖有名故莫之比也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問此者或謂道能生之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言此皆其自然非无所生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凡此事故云爲趣舍近起於陰陽之相照四時之相代迭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

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過此已往至於自然自然之故誰知所以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皆物之所有自然而然耳非无能有之也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物表无所復有故言知不過極物也覩道之人不隨其所發無所原隨也此議之所止極於自爾故无所議少知曰季眞之莫爲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季眞曰道莫爲也接子曰道或使或使者有使物之功也太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爲物有自然非爲之所能也由斯而觀季眞之言當也斯而析之精至於无倫大至於不可圍皆不爲而自爾或之使莫之爲未免於物而終以爲過物有相使亦皆自爾故莫之爲者未爲非物也凡物云云皆由莫爲而過去或使則實自使之莫爲則虛无使之也有名有實是物之居指多實之所在无名无實在物之虛物之所在其實至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故求之於言意之表而後至焉未生不可忌突然自生制不由我我不能禁已死不可阻忽然自死吾不能違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覩近在身中猶莫見其自爾而欲慶之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此二者世所至疑也吾觀之本其往无窮吾求之未其來无止无窮无止言之无也與物同理物理无窮故其言无窮然後與物同理也或使莫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恒不爲而自使然也

道不可有有不可无道故不能使有而有者常自然也所假而行物所由而行故假名之曰道或使莫爲在物一曲夫胡爲於大方舉一隅便可知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求道於言意之表則足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不能忘言而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夫道物之極常莫爲而自爾不在言與不言非言默而議也言非默議有所極極於自爾非

南華眞經卷第八

南華眞經卷第九　莊子十六　郭象注

莊子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善惡之所致俱不可必也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精誠至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憂而曾參悲是以至人无心而應物唯變所適

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紊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槩所謂錯行有甚憂兩陷而无所逃

荀不能忘形則隨形所遭而陷於憂樂左右无宜也

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已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輇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此言志趣不同

故經世之宜小大各有所適也

作奸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禮者先王之陳迹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夫儒者乃有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接其鬢髮顱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无傷口中珠用之爲姦則迹不足恃也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趨下長上而促下也末僂而後耳

耳却近後而上僂 視若營四海 視之僶然似營他人事者 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矣 謂仲尼能遺形去知故以爲君子 仲尼揖而退 受其言也 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 設問之令老萊明其不可進 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驁萬世之患 一世爲之則其迹萬世爲患故不可輕也 抑固窶邪亡其略弗及邪 直任之則民性不窶而皆自有略无弗及之事也 惠以歡爲驁終身之醜 惠之而歡者无惠則醜矣 然惠不可長故一惠終身醜也 中民之行進焉耳 言其易進則不可妄惠之 相引以名相結以隱 隱括進之謂也 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 閉者閉塞 反无非傷也動无非

邪也 順之則全壽之則正 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 事不遠本故其功每成 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矜不可載故遺而弗有也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无遺策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无遺策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 神知之不足恃也如是夫唯靜然居其所能而不營於外者爲全 雖有至知萬人謀之 不用其知而用衆謀 不如一骫 小知自私大知任物 骫自善也 宜之脰 無胥而自能者非跂而學彼也 夫流徹之情 流者衆古无所尊今无所卑而學者之流也 不可以出令 唯所在爲正 行名失情 故得魚而忘筌 筌所以得魚 蹄所以得兔 言所以傳意 得意而忘言 言者意之筌蹄 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 語之所貴者意也 意有所隨 隨時因物而遷 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 而世因貴言傳書 世雖貴之我猶不足貴也 爲其貴非貴也 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 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 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 彼之情不可以形色名聲得也 則知不足恃也 世豈足恃哉 世之所恃者書書雖多 多而不已 猶不免於辯 辯不可以已 辯者有不見也 道之可道行之而已矣 行之而至 至而不知所以然 故曰道行之而已 人雖以名爲有謂 謂猶爲也 名固不可以虛立 名固不可以虛立 必有實 有實而不知其所以然 亦與無名同 有名有實 是物之粗也 有形有名 物之居也 夫有形者物之累也 有名者實之賓也 吾所謂有形者 有形而不形者也 吾所謂有名者 有名而不名者也 名者非所以名也 名而不名者 名而不名者也 吾安得夫遺名之人而與之言哉 世未有得而形名已具 形名已具 而不知其所以然 可悲也已 悲夫 古之人其備乎 其 其 其

失已本无我我何失焉彼教不學教因彼性故非學也承意不彼彼意自然故承而用之則夫萬物各全其我目徹爲明耳徹爲聰鼻徹爲甘心徹爲知徹爲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跲當通而塞則理有不泄而相騰踐也跲則衆害生生起也其不跲非天之罪跲凡根生者无知亦作恃息也天之穿之日夜无降通理有常運人則顧塞其竇无性任天竇乃開胞有重閬閬空曠也心有天遊遊不係也室无空虛則婦姑勃谿爭處也心无天遊則六鑿相攘攘逆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自然之理有寄物而通也德溢乎名名高則利深故脩德者過其當名溢乎暴夫名美於德謀稽乎誡誡急也急而後考其謀知出乎爭爭則无用知柴生乎守柴塞也官事果乎衆宜衆之所宜者不一故官事立也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鎒於是乎始脩夫事物之生皆有由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夫事由理發故不覺靜然可以補病非不病也嘗可以休老非不老也寧可以止遽非不遽也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若是猶有勞故佚者超然不顧聖人之所以駴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神人即聖人也聖人賢人所以駴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駴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言其外神言其內賢人所以駴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駴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趨步各有分高下各有宜

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爲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慕賞而孝去眞遠矣斷尚賢之過也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踆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何其波蕩傷性迷至於此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至於兩聖无意乃都无所言也

莊子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寄人他人則十言而九見信重言十七世之所重則十言而七見信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夫卮滿則傾空則仰非持故也況之於言因物隨變唯彼之從故曰日出日新則盡其自然之分盡則和也

郭象注

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言出於已俗多不受日新則盡其自然之分故借外耳肩吾連叔之類皆所借者也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父之譽子誠多不信然時有信者輒以常嫌見疑故借外論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已雖信而懷常疑者猶不受寄之彼人則信之人之聽有斯累也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互相非也同於已爲是之異於已爲非之三異同處而二異訟其所取是必於不訟者俱異耳而獨信其所是非借外如何重言十七年先矣而无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以其耆艾故俗共重之雖使言不借外猶十信其先也年在物先耳其餘本末无以待人則非所以先也期待也人无以先人无人道

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謂陳人直是陳久之人耳而俗便共信之此俗之所以爲安故而
習常也厄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
夫自然有分而是非无主无主則曼衍矣誰能定之哉故曠然无懷因而任之所以各終其天年
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付之於物而就用其自齊若不能因彼而立言以齊之則我與萬物復不齊耳故曰无言言而我竟不言也言无言終身言未嘗不言
雖出吾口皆彼言耳終身不言未嘗不
言據出我口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
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
自由也由彼我之情偏故有可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各自然各自可无
莊子九
物不然无物不可統而言之則无可无不可无不可而至也非厄言日出和
以天倪孰得其久夫唯言隨物制而任其天然之分者能无天落萬物皆種
也以不同形相禪雖變化相代原其氣則一始卒若環於今爲始者於昨已復爲卒也
莫得其倫理自爾故莫得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
夫均齊者豈妄哉皆天然之分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與時俱也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時變則俗情亦變乘物以遊心者豈異於俗哉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變者不停是不可常
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謂孔子勤志服膺而後知非能任其自化也此明惠子不及聖人之韻遠矣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生有爲死也生而有爲則喪其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自由也由有爲故死由私其生故有
爲今所以勸公者以其死之由私耳而生陽也无自也夫生之陽遂以其絕迹无爲而忽然獨函非由有也而果然乎其所適惡乎其所

乎其所不適 然而果然故无適无不適而後皆適皆適而至也 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 自足 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无命也 理必自終不由於知非命如何 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 不知其所以然而謂之命似若有意也故又遣命之名以明其自爾而後命理全也 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 理自相應相應不由於故神靈以致也 无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 理必有應若有无所稍問 子有而不知其所以 自爾故不知所以 子猶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 影似形而非形 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 推而極之 彼吾所以有待邪而況乎以有待者乎 則今之所謂有待者孰至於无待而獨化之理彰矣 彼來則我與之 動運自爾无所稍問 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直自強陽運動相隨往來耳无意不可問也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荅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閒閒是以不敢今閒矣請問其過老子曰

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 睢睢盱盱跋扈之貌人將畏難而疏遠 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 尊形自異故憚而避之也 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去其夸矜故也

莊子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无以

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子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

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擔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犬馬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无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諂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眞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

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子
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
曰列御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
无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遣之粟子
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
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
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
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
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
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
殺子陽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
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
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
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
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
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
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
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
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
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
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
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之肆也萬鍾
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然豈可以貪
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
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原憲居魯環堵
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
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
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
華冠縰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
原憲應之曰憲聞之无財謂之貧學而不能
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
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
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
爲也曾子居衛縕袍无表顏色腫噲手足胼
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
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縰而歌商頌聲滿
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
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

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飤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內者无位而不作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无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无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无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无恥也若此乎顏回无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曰如此者可許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扢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无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着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害仁夫志尚清遐高風邈世與夫貪利沒命者故有天地之降也）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孔子曰士志於仁者有殺身以成仁无求生以

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无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稠水而死湯又讓務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无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舊說曰如卞隨務光者其視天下也若六合外人所不能察也斯則謀矣夫輕天下者不得有所重也苟无所重則无死地矣以天下爲六合之外故當付之堯舜湯武耳淡然无係故可然從衆得失无繫於懷何自投之爲哉若二子者可以爲殉名乎九

蓋高矣未可謂外天下也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嗟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无求焉樂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紂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信揚行以悅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絜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辱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論語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不言其死也而此云死焉亦欲明其守餓以終未必餓死也此篇大意以起高讓遠退之風故被其風者雖貪冒之人乘天閽入紫庭猶時慨然中路而歎況其凡乎故夷許之徒足以當獵契對伊呂矣夫居山谷而弘天下者雖不俱濟爲聖佐不猶高於蒙埃塵者乎其事雖難爲然其風少弊故可遺也曰夷許之弊安在曰許由之弊使人飾讓以求進途至乎子之噲也伯夷之風使暴虐之君得肆其毒而莫之敢亢也伊呂之弊使天下貪冒之雄敢行簒逆唯聖人无迹故无弊也若以伊呂爲聖人之迹則伯夷叔齊亦聖人之迹也若以伯夷叔齊非聖矣夫聖人因物之自行故无迹然則所謂聖者我本无迹故物得其迹迹得而強名聖則聖者乃无迹之名也

莊子雜篇盜跖第二十九

郭象注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

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无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距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无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

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悌而儌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餔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

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悅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

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无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陵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劒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菹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无以爲身下无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眞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鱉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子者无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於子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

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悅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无復言之子之道狂狂仅仅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眞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

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无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无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无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尾子張曰子不爲行即將疏戚无倫貴賤无須臾不免虎口哉（此篇寄明因衆之所欲亡而亡之雖王紂可去也不因衆而獨用已雖盜跖不可御也）子張問於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辭魯墨者兼愛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无耻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无耻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眞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作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胷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行即將疏戚无倫貴賤无義長幼无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辭魯墨者兼愛

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曰與子訟於无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故曰无爲小人反殉而天无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无轉而行无成而義將失而所爲无赴而富无殉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爲士也考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此章言尚行則行墻貴士則士爲故蹻行蹻士以全其內然後行高而士貴耳无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无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與己同時而生同鄉而處共之士焉是專无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喜不監於心知爲爲而不知所以恐欣懽之喜不監於體怵惕之安不監於心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无足曰夫富之於人无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賢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爲威強秉人之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无以爲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爲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

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已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无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爲福有餘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鍾鼓管籥之聲口嗛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侈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爲

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无用服膺而不舍滿心咸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刼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无故而不可得也故曰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此章誌知足者常足

南華眞經卷第九

莊子雜篇說劍第三十　郭象注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鍔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韓趙爲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无前舉之无上案之无下運之无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諸侯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鐔以賢良士爲脊以忠聖士爲鐔以豪桀之士爲鋒以決斷於前也如此則上說天下之心從而順矣此諸侯之劍也文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牽羊而進之入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王王曰子之劍何以異哉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悅之曰天下无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五六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鍔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韓趙爲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无前舉之无上案之无下運之无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諸侯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鐔以賢良士爲脊以忠聖士爲鐔以豪桀之士爲鋒以決斷於前也如此則上說天下之心從而順矣此諸侯之劍也文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牽羊而進之入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王王曰子之劍何以異哉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悅之曰天下无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鍔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韓趙爲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无前舉之无上案之无下運之无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諸侯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鐔以賢良士爲脊以忠聖士爲鐔以豪桀

士爲鋏此劒直之亦无前舉之亦无上案之亦
无下運之亦无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
地以順四時中知民意以安四鄰此劒一用如
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内无不賓服而聽從君
命者矣此諸侯之劒也王曰庶人之劒何如曰
庶人之劒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
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
肺此庶人之劒无異於鬬雞一旦命已絶矣
无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
人之劒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
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劒事
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劒士皆服
斃其處也

莊子雜篇漁父第三十一　郭象注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
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
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
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
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
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
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
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
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
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
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
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
以危其眞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
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
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
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
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
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
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
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无所得
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
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
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
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
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无所陵故田荒室
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无序

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无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无君侯有司之勢而下无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又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揔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僞以敗惡人謂之匿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无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

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脩而身愼守其眞還以物與人則无所累矣今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眞客曰眞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眞悲无聲而哀眞怒未發而威眞親未笑而和眞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眞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事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无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

无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眞者所以
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眞不
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
眞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早湛
於人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
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
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
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
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愼勿與之身乃无咎
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
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
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
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
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
伉禮夫子猶有倨敖之容今漁父杖拏逆立
而夫子曲要磬折言拜而應得无太甚乎門
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
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閒矣
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
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
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眞故長傷身惜哉不
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
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
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
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此篇
言无江海而閒者能下江海之士也夫孔子之所
已哉將周流六虛旁通无外峻動之類咸得盡其
理致命固所以放任豈直漁父而
爲至人之道也

莊子雜篇列御寇第三十二

郭象注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
人曰奚方而使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
食於十漿壺漿之家而五漿先饋言其敬已伯昏瞀人曰
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外自矜飾形諜
成光舉動便辟而成光儀也以外鎮人心真內實不足以限物使人輕乎
貴老若鎮物由乎內實則使人貴老之情篤也而救韭其所患言以美形動
物則所患亂生也夫漿人特爲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爲
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
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權輕利薄可
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苟
遺形則所在見保保者聚守之謂也无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

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
間不言而出竇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而
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
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
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无保汝也任乎而化則无感
无求无感无求乃
不期保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先物施惠惠不因
彼豫出則異也必
且有感搖而本性又无謂也必將有感則與本性動也與汝
遊者又莫汝告也細巧入為小言盡人毒也人為小
言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巧者勞而知者憂
无能者无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
虛而遨遊者也夫无其能者唯聖人耳過此以下至於
是蟲未有自忘其能而任衆人者也
鄭人緩也呻吟哀氏之地呻吟吟詠之謂祇三年而緩
為儒祇適也通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
墨相與辯其父助翟翟緩弟名十年而緩自殺其
父夢之曰使而子為墨者子也闔胡嘗視其
良既為秋柏之實矣緩怨其父之助弟故感激自殺
死而見夢謂已既能自化為儒又化弟令墨弟由已化而不能順已已以
良師而便怨死精誠之至故為秋柏之實夫造物者之
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自此已下莊子
辭也夫積習之
功為報報其性不報其為也然則
學習之功成性而已豈為之哉彼故使彼彼有彼性
故使習彼
夫人以已為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言緩自美
其儒謂已

能有積學之功不知其性之自然也夫有功以賤物
者不避其親也无其身以平往者貴賤不失其倫也齊人之井
飲者相捽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吟詠所以通性也夫穿井所以通泉
无泉則无所穿无性則无所詠而世皆忘其泉性之
自然徒識穿詠之未功因欲咎而有之不亦妄乎自是
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觀緩之誤以
為學父故能任其自爾而知故无為乎其閒也古者謂之遁天之刑仍自然之能
以為己功者
遁天者也故別戮及之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夫聖
人无安无不安順百姓之心也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所安相與
為衆人也異故所以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
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人之天而不
人引物也知雖落天地未嘗開言以應其至分而已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
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事在
於適无貴於遠功聖人以必不必故无兵理雖必然猶不必
必其所見則乖逆生
安有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理雖未必抑而必之斯至順矣兵其
順於兵故行有求物各順性則足足則无求兵
已而用之以恬淡為上者未之云也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苞苴以遺
竿牘以問遺問之具小知所殉敝精神乎蹇淺昏於小務所得者淺而欲
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
形累不知太初小夫之知而欲兼濟道物經虛涉遠
志大神敝形為之累則迷惑而失致
彼至人者歸精神乎无始而甘暝乎无何
有之鄉水流乎无形發泄乎大清泊然无為而
任其天行也

悲哉乎汝爲知在豪毛爲知所得者細而不知大寧任性大寧而至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夫事下然後功高功高然後祿重故高遠恬淡者遺榮也魯哀公問乎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圾危也夫王人以民靜爲安今一爲貞幹則遺高迹於萬世今飾競於仁義而刷畫其毛彩百姓既危至人亦无以爲安也方且飾羽而畫凡言方且皆謂後世之從事者將然飾畫非任眞也從事華辭以支爲旨將令後世之無實而意趣橫出也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後世人君將慕仲尼之退軼而遂忍性自矯僞以臨民上下相習遂不自知也受乎心而用之不能復自得於體中也彼且乘人之所以得人心之所以動

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君子易觀不肖難明然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搜之有以上民則後世百姓非直外形從之而已乃以心神受之而見其誠亦可知也正考父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言人不敢以不軌之事侮之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儛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而夫謂凡夫也唐謂堯也許謂許由也言而夫與考父者誰同於唐許之事也賊莫大乎德有心於爲德非眞德也夫以其德有心者忽然自得而不知所以德也而心

有眼（幸心為德猶之可耳役心於眉睫之間則偽已甚矣）及其有眼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乃欲探射幽隱以有為事則心與事俱陷矣）凶德有五中德為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此其所不為者也（此言也者出首也若中无自好之情則恣萬物之所是所是皆不自是而非彼則攻之者非一故為天下皆思奉之矣）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也）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甕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甕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一家之平平萬物未若任萬物之自平也）以不徵徵也不徵（徵應也不因萬物之自應而欲以其所見應之則必有不合矣）明者唯為之使（夫執其所見受使多矣安能使物哉）神者徵之（唯任神然後能至順故无往不應也）夫明之所及不過於形骸也至順則无遠近幽深皆各自得而愚者而功藏於物若恃其所見執其自是雖欲入人其功外也）之不勝神也久矣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夫至順則發於彼神明由事感而後降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使物各當其為以其有為則眞為也為其眞為則无偽矣又何加焉）古之所謂道術者果在何處曰無所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

情者傀（傀然大怙貌）達於知者肖（肖釋散也）達大命者遁（每在節上乃悟也）有見宋王者隨（泯然與化俱也）達小命者遭（遭遇也）

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齏粉夫（夫取富貴必順乎民望也若挾奇說乘天機以嬰人主之心若

明君之所不受也故如有所譽必有所試於斯民曰舉之以合萬夫之望者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之也）或

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樂生者畏犧而辭聘觸髏閱生而瞷睡此死生之情異而各自當也）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一家之平平萬物未若任萬物之自平也）以不徵徵也不徵（徵應也不因萬物之自應而欲以其所見應之則必有不合矣）明者唯為之使（夫執其所見受使多矣安能使物哉）神者徵之（唯任神然後能至順故无往不應也）夫明之所及不過於形骸也至順則發於彼而愚者而功藏於物若恃其所見執其自是雖欲入人其功外也）之不勝神也久矣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夫至順則發於彼神明由事感而後降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使物各當

其抱抱一而已死餘於外斷聖王所以生成也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眞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凡此四名一人耳所自言之異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此四名之粗迹而賢人君子之所服膺也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操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民理既然故聖賢不過古之人其備乎古之人即向之四名也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本數明故末不離其運无乎不在所以爲備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數度而可明者雖多有之已疏外也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能明其迹耳豈所以迹哉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皆道古人之陳迹耳尚復不能常播天下大亂用其迹而无統故也賢聖不明能明其迹又朱易也道德不一百家各信其偏見而不能都舉察焉以自好夫聖人統百姓之大情而因爲之制故百姓寄得一焉以自好適得一察焉以自好而已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故未足備任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所長不同不得常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故析判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容況一曲者乎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全人難遇故也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大體各歸根抱一則天地之純也道術將爲天下裂裂分離也道術流弊遂各奮其方或以主物則物離性以從其上而性命喪矣不儉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暱於數度勤儉則疲故不暱也以繩墨自矯矯厲也而備世之急勤而儉則財有餘故急有備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爲之太過已之大循不復度衆所能也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无服墨子令百姓皆勤儉各有餘故以關爲非也其道不怒但自刻也又好學而博不異自既以爲是則欲令萬物皆同乎已也不與先王同先王則恣其聲異然後以得也毀古之禮樂嫌其侈靡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

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
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
三重士再重今墨子棺槨三重諸侯五重大夫
三寸而无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
以此自行固不愛已物皆以任力稱情爲愛今以勤儉爲法而爲之太過雖欲饒天下更非所以爲愛也未敗墨子道但非道德雖然歌而非歌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雖獨成墨而不類萬物之情也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儉儉无潤也使人憂
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
道夫聖人之道說以使民民得性之所樂則悅悅則天下无難矣反天下之心天下不
子眞天下之好也爲其眞好重聖賢不逆也但不可以教人將
也无輩雖枯槁不舍也所以爲眞好也才士也夫非有德也不累
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忮逆也願天
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不敢望有餘也
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
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華山上下均平接萬
物以別宥爲始不欲令相犯錯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
聏合驩以調海內強以其道聏合調令和也請欲置
而形勞天下也如此墨子徒見禹之形勞
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謂自苦爲盡理之法
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非其時而守其道所
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聏調之理然也
見侮不辱救民之鬬禁攻寢兵救世之戰所謂聏調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
以爲墨也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
若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
相謂別墨必其各守所見則所在无通故於墨之中又相與別也以堅白同異之
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
巨子最能辯其所是以成其行皆願爲之尸尸者主也冀得爲其後世
至今不決爲欲係巨子之業也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
靡而備世之急蔽所以爲是其行則非也爲之太過故也將使後世之墨
者必自苦以腓无胈脛无毛相進而已矣亂之
上也亂莫大於逆物而傷性也治之下也任衆適性爲上今墨反之故爲下
子眞天下之好也爲其眞好重聖賢不逆也但不可以教人將
也无輩雖枯槁不舍也所以爲眞好也才士也夫非有德也不累
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忮逆也願天
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不敢望有餘也
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
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華山上下均平接萬
物以別宥爲始不欲令相犯錯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
聏合驩以調海內強以其道聏合調令和也請欲置
而形勞天下也如此墨子徒見禹之形勞
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謂自苦爲盡理之法
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非其時而守其道所
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聏調之理然也
見侮而強見也所謂不辱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

太少（不因其自化而強以慰之則其功大重已）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斯明自為之太少也）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宋

有夫无有何所能建建之以常无有則明有物之自建也主之以太一物皆各自得而已不兼他餘斯非主之以太一耶以儒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己无居物來則應應而不藏故功隨物去形物自著不自是而委萬物故物形各自彰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鐘其應若響常无情也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常全者不知所得也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物各自守其分則靜默而已无雄白也夫雄白者非尚勝自顯者邪尚勝自顯豈非逐知遁分以貽其生邪故古人不隨无崖之知守其分內而已故其性全其性全然後能及天下然後歸之如谿谷也人皆取先己獨取後不與萬物爭鋒然後天下樂推而不厭故後其身

日受天下之垢唯辱後下之類皆物之所謂垢人皆取實唯知有之以爲利未知无之以爲用己獨取虛守冲泊以待羣實无藏也故有餘使各自足之謂其行身也徐而不費因民所利而行之隨四時而成之常與道理俱故无疾无費也无爲也而笑巧巧者有爲自爲者因其自生任其自成萬物各得則人人自有所能矣无貴於工倕也

傷也還與物合故无傷人皆取實唯知有之以爲利未知无之以爲用己獨取虛守冲泊以待羣實无藏也故有餘使各自足之謂其行身也徐而不費因民所利而行之隨四時而成之常與道理俱故无疾无費也无爲也而笑巧巧者有爲自爲者因其自生任其自成萬物各得則人人自有所能矣无貴於工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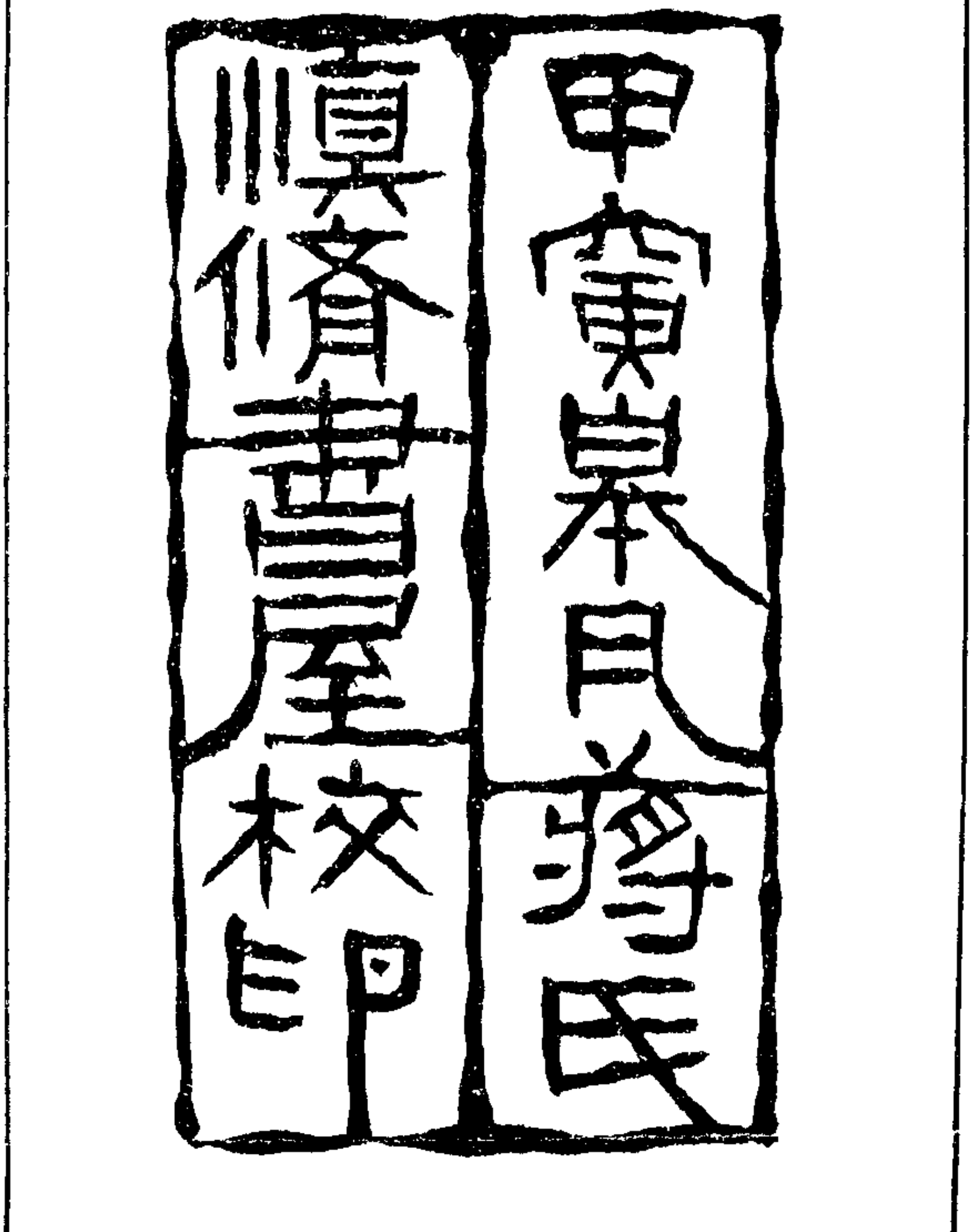
應當時之務故參差彼其充實不可以已多所有也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无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闢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莊子通以平意

說已與說他人无異也案其辭明爲汪汪然禹亦昌言亦何嫌乎此也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歷物之意曰至大无外謂之大一至小无內謂之小一无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

方睨物之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
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无
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
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汎愛萬物
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
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鄧
有天下大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
不熱山出口輪不輾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
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
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
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
未嘗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
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无窮桓團公孫
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
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
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柢也
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
施存雄而无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
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
辭而應不慮而對偏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
而无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
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
於物其塗隩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
猶一蚕一虻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
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
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
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
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論者爭夫尺莊子嘗聞之莊生之言遂以莊生爲辯者之流案此篇較
評諸子至於此章則曰其道舛駁其言不中乃知道聽塗
說之傷實也吾意亦謂无經國體致眞所謂无用之談也
然亹亹之子均之與瑣瑣或倦於典言能辯名析理以宣
其氣以係其思莊使
賢於博弈者乎然而不論以貽好事也

南華眞經卷第十



莊子翼八卷莊子闕誤一卷附錄一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焦竑撰是編成於萬厤戊子憺例與老子翼同前列所載書目自郭象註以下凡二十二家旁引他說互相發明者自支遁以下凡十六家又章句音義自郭象以下凡十一家今核其所引惟郭象呂惠卿褚伯秀羅勉學陸西星五家之說爲多其餘特間出數條署備家數而已又稱褚氏義海引王雱註內篇劉概註外篇道藏更有雱新傳十四卷豈其先後所註不同故並列之歟今採其合者著於編仍以新傳別之云云今考雱中所引自雱新傳以外別無所謂雱註而養生主註引劉概一條則概註亦有內篇

其說殆不可解蓋明人著書好誇博奧一核其實多屬子虛焉厤以後風氣類然固不足深詰也至於支遁註莊前史未載其逍遙遊義本載劉孝標世說新語註中乃沒其所出竟標支道林註亦明人改頭換面之伎倆不足爲憑然明代自楊愼以後博洽者無過於竑其所引據究多古書固較流俗註本爲有根柢矣末附莊子闕誤一卷乃全錄宋陳景元南華經解之文亦足以資考證又附刻一卷列史記莊子列傳阮籍王安石莊子論蘇軾莊子祠堂記潘佑贈別王雱雜說李士表莊子九論考南唐潘佑以直諫見殺而此列蘇軾王雱之間未審即其人否李士表自陳振孫書錄解題已不知爲何許人宋史藝文志載其莊子十論一卷此惟存其九亦未喻何故又此九論書中已採其解牛盡子濠梁三篇而仍全錄之於末亦爲例不純殆隨手編纂未及刪併之故歟

老子在晚周著書上下篇明道德之意而關尹子楊朱列御寇尤尊楚莊周皆其徒也諸子唯楊朱無書列子在晉末書始行疑後人取莊子之文足成之者故太史公作列傳不及列子亢倉子唐王士源所著關尹子書甚高顧嬰兒慈女呪詛士偶之類聘時尚無之亦後世知道之士所託爲非其眞也莊子舊傳五十三篇今存三十三篇外雜篇間有疑其僞者乃內篇斷斷乎非蒙莊不能作也然則老氏門人之書傳於世者獨莊子耳余既輯老子翼若干卷復取莊子義疏讀之采其合者爲此編亦名之曰莊子翼夫老之有莊猶孔之有孟也老子與孔子同時莊子又與孟子同時孔孟未嘗攻老莊也世之學者顧諸諸然沸不少置豈以孔孟之言詳於有而老莊詳於無疑其有不同者歟嗟乎孔孟非不言無也無即寓於有而孔孟也者姑因世之所明者引之所謂下學而上達者也彼老莊生其時見夫爲孔孟之學者局於有而達焉者之寡也以爲必通乎無而後可以用有於焉取其所略者而詳之以庶幾乎助孔孟之所不及若夫仁義禮樂云者孔孟既丁寧之矣吾復贅而言之則何爲乎此蓋老莊之雅意而非其創爲高也不然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此孔孟之言也今第易道器爲有無轉上下爲微妙其詞異耳以其詞之異而害其意之同是攻之者之自病也曾足以病老莊乎孔孟老莊學者之離其性也而爲之書

以覺之不知反其性而曉曉然異同之辨非余之所知也嘗

萬曆戊子人日焦竑弱侯書

余嘗博遊鄂鄂吳越諸名勝遇方外士帨譚黃老之事且性嗜讀莊子莊子數萬言無非明老氏之虛無道德之自然也然初讀之猶塊然無得久之乃深味其旨弘博縱恣奇詭變化而玄通微妙語若不經而深有得於道者吾憶蒙莊胸次則誠陋羣品而遊獨化外死生無終始所謂與天地並神明往豈虛語哉故至今讀其書恒形神飛動標度灑然而有忘形塵垢之外者是以魏晉間諸名流雅尚清言恣情曠達成自此出而仙家者流語道業必宗之即古今以儒術鳴者往往探其旨趣未嘗以爲異也豈非有資於世教者哉故子與氏力排異端爲事當時未嘗一言非之夫子與之右漆園猶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大成之尊柱下其不與吾道異也奚疑嗟夫後之解莊子者無慮數十家率曼衍支離多不得要本茲又寓言之寓言哉余每撫卷惜之乃今焦弱侯徧取往疏誦述錄其與莊合者爲莊子翼庶幾後之讀者其有所折衷乎余故並刻而爲之敘萬厤戊子清明日王元貞孟起父書

莊子翼目錄

采摭書目
讀莊子 七則
內篇 七篇
外篇 十五篇
雜篇 十一篇
莊子闕誤 一卷
史記莊子列傳
阮嗣宗莊論
王介甫莊子論 二首
蘇子瞻莊子祠堂記
潘舍人贈別
王元澤雜說 二十九則
李元卓莊子九論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莊子翼采摭書目

郭子玄註
呂吉甫註
林疑獨註
陳詳道註
陳碧虛註 景元字太初建昌人解
王元澤註 方崧卿撰 大觀中進內篇
劉槩註 雜註雜外篇後篇
趙以夫註 內虛齋錄
吳儔註 閩人觀
林希逸口義 林字竹軒定辛酉著士晨
李士表論 列元卓論註
王旦莊子發題
范無隱講語 莫應元慶元人善市
褚氏管見 褚伯秀以古杭意道士輯南華名曰管見
南華新傳 乃義海新傳引王四卷內篇劉槩註外篇雜篇更有
莊子循本 勉庵道陵羅
劉須溪點校莊子 須溪
荊川釋略 明唐中丞順之以傳士彰解附
南華副墨 虞陵陳西著
莊子通義 昆陵朱得之著

張學士補註 四綠油入
莊義要刪 郡守方楊思菴舉使方沆之附以己意以上二十二家了及係全爾格氏削幾海次成
支道林註
管論
向秀註
崔譔註
李頤註
張湛註 晉光祿勳註列子
梁簡文帝講疏
張機講疏
司馬彪註
梁曠論
成玄英疏
蘇子瞻廣成解
容齋隨筆 洪邁著
江遹註 宋杭州上舍生註列子
丹鉛錄 楊慎著
焦氏筆乘 余就節所記閒及莊子書係集解附中入所以引載正郭他四

賈善翊直音一卷
司馬彪音一卷
周弘正文句義一卷
陸德朗文句義二十卷
碧虛子章句七卷
莊子餘事一卷
莊子闕誤一卷
吳幼清訂正一本一卷 並以上十一家音義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莊子一書以明道也儒之語道不離仁義禮樂莊子絕而棄之疑於不類夫瓦礫糠秕無非道妙獨仁義禮樂爲其所不載明乎非蒙莊之意矣何者仁義禮樂道也而世儒之所謂仁義禮樂者迹也執其迹不知其所以迹道何由明故不得已揣而弃焉使人知道也者立象先超繫表而吾所挾者之無以爲也庶幾能進而求之也乎有如求之而契也然後知象無非眞繫無非理而仁義禮樂亦可不必絕而棄之也已莊子之自言有之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學者知其一說不知其又有一說幾何而不河漢其言也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老莊盛言虛無之理非其廢世教也虛無者世教所以立也彼知有物者不可以物物而觀無者斯足以經有是故建之以常無有不然聖人之業將以成變化行鬼神而欲責之膠膠擾擾之衷其將能乎老子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夫曰今之有則古之爲無可知已而御有者必取諸無然則謂虛無廢世教可不可也是故舜之無爲而治非不治也以無爲治也禹之行其所無事非不行也以無事行也而昧者遂至清談廢事如晉宋人之爲斯失之遠矣莊子曰水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夫以廢事爲無爲是鬱而閉之而幾水之清者也

史遷言莊子詆訾孔子世儒率隨羣和之獨蘇子瞻謂其實

予而文不予尊孔子者無如莊子嚮子賢之論蓋得其髓矣然世儒往往牽於文而莫遵其實亦惡知子賢之所謂乎何者世儒之所執者孔子之迹也其精也譬之扁鵲見垣五藏而製爲方有學之者二人焉一不能見五藏病也而第執其方一如扁鵲之見垣五藏也而以意爲方不必盡出於師也則爲扁鵲者將善其守吾方者歟抑善夫以意自爲方者歟釋氏之論酬恩者必訶佛習祖之人夫以訶佛詈祖爲酬恩則皈依讚歎者爲倍德矣又孰知夫訶與詈者爲皈依讚歎之至也不然秦佚之弔嘗非老聃矣栗林之遊又嘗自非矣而亦謂詆嘗聃周也可乎

惠王也又言莊子與魯哀公論儒則莊子又與孔子同時矣孫叔敖相楚莊王孔子未生而宜僚亦未嘗仕楚乃詫仲尼史記言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今其書所載魏瞫即梁之楚楚人鮑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其前後列錯往往有之學者嘗疑於此然周固自言之矣寓言十九重言十七所謂寓言者借彼之人信此之意云耳夫惟信已之意而已則豈必其事之真哉史遷謂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大氏子虛烏有之流也而規規以時月叢之不幾於疑人說夢者乎雖然周微獨信已之意而已藉令學者因知名之非名而是非之非是非亦蒙莊之所以教也子瞻辯莊子能尊孔子獨疑盜跖漁父則若眞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澆陋不入於道反覆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

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御寇之篇曰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惡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味者勸之以入其言耳故其祭徐君歟文云爭席滿前無復十漿而五餽用爲一事今以寓言列御寇二篇合而讀之眞可渙然冰釋也今案列子第二篇首載御寇饋漿事而即綴以楊朱爭席正與子瞻之言合豈子瞻作記亦因此而有牾邪大氏莊書之奇自非後世所能亂其文詞格制之不同故可望而知之也郭子玄云一曲之才妄竄奇說如關奕意修之首危言游兌子胥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三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三篇即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意去取獨內篇眾家並同參以此說子瞻所謂味者其然乎關奕游鳧諸篇今不存

莊子雅譎本語多不同逍遙遊讐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齊物論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下有吵者無以與乎眉目之好夫刖者不自爲假文履夫齊物無物不然無物不可下有可於可而不可於不可不可不可而可於可大宗師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下有其生無父母死登遐三年而形遯此言神之無能名者也成然疹瘣然覺下有發然汗出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作造敵不及笑

獻笑不及醫安排而造化不及眇眇不及雄漂泠不及簞瓠簞瓠乃入於滲天一在宥焉知曾史之不爲桀跖嗤矣也下有有無之相生也則甚曾史與桀跖皆有無也又惡得無相轂也其不同者往往有之相傳外雜篇多郭象所刪修豈此類耶抑他好事者亦爲點竄如此耶

啟君平作老子指歸其稱引莊子者多矣曰任車未虧僮子行之及其傾覆也顚高墮谷千人不能安卵之未剖也一指摩之及其爲飛鴻也奮翼凌雲曾繳不能達也胎之能乳也一繩制之及其爲牡也羅網不能禁也虎也執羣獸食牛馬劒戟不能難也故涇滿之流久久而成江海小蛇不死化爲神龍積微之善以至吉祥小惡不止乃至滅亡又曰我之所以爲我者豈我也哉我猶爲身者非身身之所以爲身者以我存也而我之所以爲我者以有神也神之所以留我者道使然也又曰道之所生天之所興始始於不始生生於不生存存於不存亡亡於不亡又曰夫起福生利成功遂事備物致用使人大富天下奢僭財貨不足民人愈醜福滿山澤金玉成積國愈不安民益少利飾智相愚以詐相要防隄邪淫姦宄之路密分別同異是非之變眾則國家昏而政事衰作方遂伎彫琢文彩奇變異怪以褒有德以別尊卑巧故滋起俊出愈奇令速賞深罰峻刑嚴斬肌膚斷四支疏遠不隱親近不和罪至夷滅賞至封侯天地振慄盜賊愈多又曰夫飢而倍食渴而大飲熱而投水寒而入火所苦雖除其身必死胸中有瘕不可鑿喉中有疾不可剝也蝨蟲著身不可斫也又曰夫日月之出入也同明人之死生也同形春秋之分也同利玄聖之與野人也同容通者之與閉塞也同事道士之與赤子也同功凡此數者其中異而外同非有聖人莫之能明又曰夫陰而不陽萬物不生陽而不陰萬物不成天地之道始必有終終必有始又曰夫嬰兒未知而忠信於仇讐及其壯大有識欺紿兄嫂三軍得意則下亡虜窮窘之獸不避兕虎其爭非易事理然也以上諸語皆今書所不載案漢藝文志莊子五十三篇郭象去其巧雜定爲三十三篇則今之所存特十之四耳嚴書出象前其所引皆其逸篇可知也子駿謂讓王說劍盜跖漁父四篇爲僞撰羅勉道著又疑刻意繕性亦復淺薄定爲二十六篇大氏語意精巖居然別矣若君平所引其爲象所刪無足疑者嚮象誠僞識者哉

內篇

逍遙遊第一　郭註夫小大雖殊而各資其分逍遙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自得之場也筆乘則逍遙右

汪霦焦竑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語海動必有大風其水湧沸自海底而起聲聞數里言必有此大風而後可以南徙也齊諧所志述皆怪異非常之事如今山海經之類三千九萬只形容其高遠去以六月息者一舉必半年乃歇也野馬三句本要形容下句卽先安頓於此謂人之仰視乎天見其蒼蒼然豈其正色特吾目力旣窮其上無所極止故但見濛濛然爾鵬之飛也旣至於天上則其下視人間不知相去幾千萬里其野馬塵埃相吹之息亦必如此濛濛然猶人之在下視天上也此數句只是形容鵬飛之高如此

管見當化者不得不化當飛者不得不飛皆天機所運受化者不自知也怒而飛者不得已而後動之義爲氣所使勇

動疾舉有若怒然非憤激不平之謂也凡物之潛久者必
猶屈久者必伸豈厭常樂變而爲此哉蓋固形大化中則
隨二氣而運盈虛消長理不可逃齊物論萬竅怒呺外物
篇草木怒生亦此意道德經所謂萬物並作是也於此以
觀其復則六月息之義可知世人見其怒而不見其息知
其作而不知其復故背夫道遙之鄉日趨有爲之域以至
事物膠葛患累糾纏蘧然疲役不知所歸可不哀邪關尹
子云天地雖大能役有形而不能役無形夫欲免於二氣
所役者請於冥魚未形以前求之

副墨去以六月息生物以息相吹二息字同義謂氣息也人
以呼吸爲息造物以四時爲息去以六月息者六月大風
無困矣夫所以乃今將圖南者非其好高而慕遠也風不
任力動不稱情則雖垂天之翼不能無窮決起之飛不能
其濟一也若乃失乎忘生之主而營生於至當之外事不
質大者所用不得小矣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極各足稱事
郭註鵬之所以高飛者翼大故耳夫質小者所資不待大則

金陵叢書 周氏校印

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
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
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崔支遁云拿通謂之助理

形也膠固也蛹司馬云蟬蛻也蛄音近蟬蛻之幼小胡也果決也決疾貌捨棄也朝生夏死本作舜今潰爛也

天陰生雲上見日則死蟪蛄是也蟪蛄寒蟬也云朝生夏死夏生秋死彰

祖姓顓名繼封於彭城至商末年七百歲

金陵叢書 周氏校印

方發腾因之徙而南也生物即造物但換得字新生物以
息相吹即老子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意諸注以六月爲
半年以息爲止息只爲不曾理會下文耳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於交切
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
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
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遏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蟬
與鸠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
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
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
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

積則天關不通故耳三飡三句所適彌遠則聚糧彌多故
其翼彌大則積氣彌厚也二蟲謂鵬蜩也對大於小所以
均異趣也夫趣之所以異豈知異而異哉皆不知所以然
而自然耳此逍遙之大意夫年知不相及若此之懸也比
之眾人之所悲亦可悲矣而眾人未嘗悲此者以其性各
有極也苟知其極則毫分不可相跂天下又何所悲乎哉
夫物未嘗以大欲小而必以小羨大故舉小大之殊各有
定分非羨欲所及則羨欲之累可以絕矣夫悲生於累累
絕則悲去悲去而性命不安者未之有也自此已下至於
列子歷舉年知之大小各信其一方未有足以相傾者然
後統以無待之人遣彼忘我冥此墓異異方同得而我無

功名是故統小大者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小大則雖大
膠之與斥鷃宰官之與御風同爲累物耳齊死生者無死
無生者也苟有乎死生則雖大椿之與蟪蛄彭祖之與朝
菌均於短折耳故遊於無小無大者無窮者也冥乎不死
不生者無極者也若夫逍遙而繫於有方則雖放之使遊
而有所窮矣未能無行也

新傳天下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故朝菌不如蟪蛄
冥靈不如大椿殤子不如彭祖然由其無小無大不死不
生之理而觀之則均爲有形之累焉有不及不如於其間
乎

循本蜩蟬類形黑而五月鳴者爲蜩形斑而七月以後鳴者

爲蟬形青者爲蛁蟟 音鄰料或蜣蜋或水蟲或蠐螬所化
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
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
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
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游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

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

物明矣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者史記龜千歲尺二寸
二筒五百總千歲之數也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者折
椿字爲二筒八百乘之以十則二筒八千之數也滑稽杜
撰偶然出此殆亦亥字二首六身之類但讀者未之悟耳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
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太
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
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 晏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
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
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故夫知 去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
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
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
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
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
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
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游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
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棘湯時賢人聚列子作棘相
郭註湯之問棘亦云物各有極任之則條暢故莊子以所問
爲是也向言二蟲殊翼故所至不同或翱翔天池或畢志
榆枋直各稱體而足不知所以然也今言小大之辨各有

近前髮無毛地也羊角風曲上行若羊角然羊角也鯤魚數一云猶以爲笑也鯤數猶數數猶汲汲也列子鄭人名御寇

自然之素既非跂慕之所及亦各安其天性不悲所以異
故再出之其自視亦若此者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也宋
榮子猶然笑之者未能齊故有笑也衆世毀譽之而不加
勸沮者審自得也定乎內外之分者內我而外物辨乎榮
辱之境者榮已而辱人斯已矣者亦不能復過此也於世
未數數者足於身故間於世也猶未樹者言唯能自是耳
未能無所不可也泠然輕妙之貌旬有五日而反言有待
者雖御風而行不能以一時而周也然其行亦自然耳非
數數然求之也非風則不得行斯必有待也唯無所不乘
者無待耳天地者萬物之總名也天地以萬物爲體而萬
物必以自然爲正故大鵬之能高斥鴳之能下大椿之能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長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能非爲之所能也不爲
而自能所以爲正也故乘天地之正者卽是順萬物之性
也御六氣之辨者卽是遊變化之塗也如斯以往則何往
而有窮哉所遇斯乘又將惡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玄同
彼我者之逍遙也苟有待焉則雖列子之輕妙猶不能以
無風而行故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況大鵬乎夫唯與
物冥而循大變者爲能無待而常通豈自通而已哉又順
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故有待
無待吾所不能齊也至於各安其性天機自張受而不知
則吾所不能殊也夫無待猶不足以殊有待況有待者之
巨細乎無已故順物順物而至矣理至則迹滅矣今順而

不助與至理爲一故無功聖人者物得性之名耳未足以
名其所以得也

逍遙遊

支道林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莊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鵬
鯤以發生之路曠故失適於體外鷃以在近而笑遠有
矜伐於心內至人乘天正而高興遊無窮於放浪物物而
不物於物則逍然不我得玄感不爲不疾而速則逍然靡
不適此所以爲逍遙也若夫有欲當其所足足於所足快
然有似天眞猶饑者一飽渴者一盈豈忘烝嘗於糗糧絕
觴爵於醪醴哉苟非至足豈所以逍遙乎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須淡寓言之意託之齊諧而不足又託之湯謂如不信試更
質之某人者也宋榮子則是矣然未得爲逍遙也雖列子
御風至矣猶未得爲逍遙也直至都無所待而後謂之遊
是前之語培風者亦未得爲逍遙也鵬鯤之始也萬里
出門初見天色及其至此鵬又不足言矣未樹者猶有所
倚也猶未離乎是非者也泠然者在人世是非之外矣以
形御氣則猶未離乎氣也乘天地之正者立乎萬物之初
一氣之上無陰無陽無風雨無晦明雖天地與我並生而
萬物惟我獨立矣而非以有形託於彼也至人無已旦
無矣何功與名之有

新傳鵬鵬之圖南斥鷃之騰躍小大不同故曰此小大之辨
也夫鵬鵬斥鷃各有其體所以不逍遙耳然逍遙者豈復
離乎本體哉但各冥其極均爲逍遙累乎其體均爲困苦

故逍遙之與困苦特在其了與不了之間耳

爭乘至人知道內冥諸心而泯絕無寄故曰無己神人虛道成遂萬物而妙用深藏故曰無功聖人忘道神化蕩蕩而了不可測故曰無名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許由鷦鷯遼鼠

郭註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故堯以不治治之非治之而治者也今許由方明既治則無所代之而治實由堯之由於不治爲之由乎無爲也取於故有子治之言夫治之由於不治爲之由乎無爲也取於堯而足豈借之許由哉若謂捫默山林之中而後得稱無爲者此老莊之談所以見棄於當塗者當必於有爲之域而不反也夫自任者對物而順物者與物無對故堯無對於天下而許由與稷契爲匹矣何以言其然耶夫與物冥者羣物之所不能離也是以無心玄應唯感之從汎乎若不繫之舟東西之非已也故無行而不與百姓共者亦無往而不爲天下君矣以此爲君若天之高實君之德也若獨兀然立乎高山之頂守一家之偏尚此故俗中之一物而爲堯之外臣耳若以外臣代乎內主斯有爲君之名而無任君之實也鷦鷯一枝偃鼠滿腹言性各有極苟足其極則餘天下之財也歸休二句均之無用而堯獨有之明夫懷豁者無方故天下樂推而不厭也庖人尸祝各安其所司鳥獸萬物各足於所受帝堯許由各靜其所遇此乃天下之至實也各得其實又何所爲乎哉自得而已矣故堯許天地雖異其於逍遙一也

呂註自堯言之由雖無爲而未嘗不可以有爲故請致天下而不疑自由言之堯雖有爲而未嘗不出於無爲故以天下既治而不肯受夫以無事取天下而天下治此無爲之實也天下既治而吾猶代之則是取天下而爲之將見其不得也是取其無爲之名而已名者實之賓吾肯爲之乎是故方其有爲也四海九州樂推而不爲有餘及其無爲也一枝滿腹歸休而不爲不足此所以無用天下爲而堯許之所以逍遙也

王旦論天出於無爲人出於有爲無爲者以有爲爲累有爲者以無爲爲宗方其有爲也堯爲天子富有天下不爲有餘及其無爲也由爲匹夫隱於箕山不爲不足以由喻天之所爲日月時雨是也以堯喻人之所爲爝火浸灌是也夫堯以已能治天下而不敢尸由以堯能治天下而無爲者也治代然則天下將孰治之曰治於堯則有爲而無爲者也治

於由則無爲而有爲者也蓋道之在聖人出則堯也隱則
由也庸何擇乎
管見堯以熠濯比功其謙虛至矣豈以黃屋爲心哉山以鴈
鼠喻量其素分足矣豈僥倖富貴者哉有神堯在位斯有
許由在野氣類感召理有必然蓋聖人不以出處分重輕
而以義理爲去就此有係乎道之卷舒時之當否耳夫使
由幡然受禪不失乎端拱巖廊之尊使堯翛然得謝則可
以韜光太古之上乃曰名者實之賓也即語而推非惟醜
堂堂之爭抑使後人想像箕山潁水之趣而
郭鄴之夢息觸蠻之爭抑使後人想像箕山潁水之趣而
風樹一飄猶以爲累也終以尺視不越俎而代庖言各安
所安各足其足而天下無事矣見其逍遙一也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返吾驚
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徑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
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
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
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
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
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
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蘄乎亂
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
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
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短髮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
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郭註此皆寄言耳神人即聖人也夫聖人雖在廟堂之上然
其心無異於山林之中世豈識之哉徒見其戴黃屋佩玉
璽便謂足以纓紱其心矣見其歷山川同民事便謂足以
憔悴其神矣豈知至至者之不虧哉今言至德之人而寄
之此山將明世無由識故乃託之於絕垠之外而推之於
幗聽之表耳處乎者不以外傷內也不食五穀吸風飲露
者明神人非五穀所爲而特稟自然之妙氣也夫體神居
靈而窮理極妙者雖靜默朋堂之裏而玄同四海之表故
乘雨儀而御六氣同人皐而騁萬物而無物而不順則浮
雲斯乘矣無形而不載則飛龍斯御矣遺身而自得故行
若曳枯木止若聚死灰是以云其神凝也其神凝則不凝
者自得矣世皆齊其所見而斷之豈嘗信此哉不知至言
之極妙而以爲狂而不信此智之囿盲也是其言猶時女
者謂此接輿之所言者自然爲物所求但知智之囿盲著謂
無此理也夫聖人之心極兩儀之至會窮萬物之妙數故
能體化合變無往不可旁礴萬物無物不然世以亂故求
我我無心也我苟無心亦何爲不應世哉其所以會通萬
物之性而陶鑄天下以成堯舜之治者常以不爲爲之耳

孰弊弊焉勞神苦思以事爲事然後能乎物莫之傷者旨
安於所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而物亦不傷之也無往
而不安則所在皆適死生無變於己況溺熱之間哉故至
人之不嬰乎禍難非避之也推理直前而自然與吉會也
堯舜者世事之名耳爲名者非名也故夫堯舜者豈直堯
舜而已哉必有神人之實焉今所稱堯舜者徒名其塵垢
粃穅耳夫堯之無用天下爲亦猶越人之無所用章甫也
然遺天下者固天下之所宗天下雖宗堯而堯未嘗有天
下也故竹然喪之而常遊心於絕冥之境雖寄坐萬物之
上而未始不逍遙也四子者蓋寄言以明堯之不一於堯
耳夫堯實冥矣其迹則堯也世徒見堯之爲堯豈識其冥

年穀熟則養神之極者非唯自全而已又足以贊天地之
化育輔萬物之自然此言推已以及物之效所以合神不
測契道無方也或者爲名相所移求是山於絕垠之外則
所謂神人者益遠矣又塵垢粃穅陶鑄堯舜之語若輕堯
舜然及考經旨所歸實尊之至也謂世人所稱堯舜推尊
之爲聖人者徒名其塵垢粃穅耳堯舜之實惡可得而名
言邪

循本大有徑庭徑門前路也庭堂外地也徑與庭相距不
遠今接輿之言比之尋常言語大異如徑庭之大遠不比
尋常逕庭也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異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
以盛或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
非不呺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剖之莊子曰夫子固拙
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洴
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
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
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
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
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惠子謂莊子曰吾有
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
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

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仿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盖言小大之物若失其極則利害之理均用得其所則物皆逍遙也

呂註道之爲言一也不善用之不足以周四體則世世洴澼絖不過數金之謂也善用之非特周吾身而已雖天下淪溺猶將拯之則用之水戰裂地而封之謂也夫注焉不滿酌焉不竭此亦人之江湖也今子有大器不能浮之於大處而患其無所容則謂之有蓬之心也宜矣物以有用爲用用之小以無用爲用用之大狸狌跳梁死於罔罟不能無爲而以知巧殺身之譬也犛牛至大不能執鼠逍遙無爲全其形生之譬也聖人之於道體之以深根固蒂則其爲樹也大矣欲樹之者莫若反求吾心心之爲物莫知其鄉得其莫知之處而安之是樹之於無何有之鄉也充之而彌廣六虛靜之而萬物莫攖逍遙其側寢臥其下未始須臾離也則所謂大而無用者安所困苦而子患之乎

陳詳道物有所宜事有所適患在不善用耳不龜手之藥一也宋人用之其利小吳人用之其利大弱七國之術一也異錯用之則禍興主父偃用之則亂息大瓠之用豈異此哉瓠中虛而善容外圓而善浮濱之於地則失浮之性而慮以爲樽浮之江湖則不勞而自舉無往而不宜矣凡物小者爲用易大者爲用難而人情用小者常工用大者或拙于其難而處之以工非因性任理去蓬心之累者孰與於此狸狌小而有用不免於禍犛牛大而無用物莫之害是有用之用不如無用之用也大樗無用矣又樹之無用之地則樹之者得以徬徨逍遙而爲樹者得免斧斤之患

與轉徙於利害之塗而捲擊於世俗者豈可同日語哉

循本此篇以逍遙遊名而終篇貫串只一化字第一段言鯤鵬鯈鳩斥鴳之化大小不同故其飛有高下第二段言天之化亦有大小不同故其爲逍遙遊有優劣第三段言人能因無用而化爲有用則亦可以逍遙遊夫天之所賦各有定分豈可強同鯈鳩斥鴳鵬鵬哉而人則無智愚賢不肖皆可以階大道然亦有自視若鯈鳩斥鴳者焉故於篇終曉之曰人雖如喈然難樗之瓠擁腫卷曲之樗尚能因其質用之隨事而化豈失其爲逍遙遊哉

筆乘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曰則所用之異也蓋人性本一用之不同用之巧則消搖矣用之拙則拘繫矣孔子所言

性相近習相遠即此意也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是用而無用正其歸著處就用爲結

管見總論術至理者以道通乎萬事全正性者與物同乎一天理性得而不逍遙者未之有也夫赤子之心本無知識隨形長物接乎前得失存懷氷炭交作令彼役役此無休歇期儻非燭理洞明道義戰勝雖居至貴至富亦有所不免爲故學道之要先須求聖賢樂處切身體究方爲得力

易云樂天知命顏氏簞瓢自樂孟子養浩而充寒天地原憲行歌而聲出金石此皆超外物之累全自己之天出處動靜無適非樂斯可以論逍遙矣北溟之鵬化而爲鵬搏風擊水徙於南冥蓋謂學者見聞狹陋趨向細微罔知性海之淵澄併與命珠而淪失遂聚此大物生於大處以明己之所自來涵養既久體神合變出陰入陽其用莫測偉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悟外物之可輕已天之當重將見培風絕雲與化無極何世累之能及哉故必至於乘天地御六氣以遊無窮然後爲逍遙極至所謂至神聖者亦混融俱化而已功名皆外物矣堯讓許由章所以證成前義啓廉遜之風警醒後人絕務外之慕裨益治道爲多及肩吾聞言於接輿發揮神人之秘以喻身中至靈務操存涵養以致之初不在乎遠求也麾垢枇穅陶鑄堯舜言神人之德與天同運推其緒餘猶足以成唐虞之治而其眞則非世人所知也堯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中存妙理難以臆度必須親造姑射四子當不言而喻學者勉之是篇首論鯤鵬蜩鳩靈椿朝菌知年小大皆窮理之談末舉大瓠以虛中自全大樗以深根自固喻蘧性以至於命學道之大成而入乎神者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何往而非逍遙哉

齊物論第二（郭註云自是而非彼美己而非人物貴不相因也通篇論本無是非是非彼我因而作）

南郭子綦（其隱去解下同）凡而坐仰天而噓嗒（猶爲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姬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汝聞人籟而未聞地

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號）而獨不聞之翏翏（流）乎山林之畏（偉隈去聲）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耕）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遠）者叱者吸者叫者譹（遠）者宎（天者）者咬（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恩）泠（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隱攏也噫息也嘻笑也嗑開也解體親偶西也一云身與神爲偶大塊天也畏崔山阜也親研摩也宎深也咬哀切聲）

郭註同天人均彼我故外無與爲歡而嗒然解體若失其配

匹也槁木死灰言其寂寞無情耳夫任自然而忘是非者其中獨任天眞而已又何所有哉故止若枯木行若遊塵動止之容吾所不能一也其於無心自得吾所不能二也吾喪我我自忘矣天下何物足識哉故都忘外內然後超然俱得也籟簫也簫管參差宮商異律故有短長高下萬殊之聲而所稟之度一也然則優劣無所錯其間矣況之風物異音同是而成自取焉天地之籟見矣塊者無物也噫氣者豈有物哉氣塊然而自噫耳物之生也寃不塊然而自生則塊然之體大矣故遂以大塊爲名夥夥長風之聲畏佳大風之所扇動也鼻口以下界舉眾竅之所似激謞以下界舉眾竅之殊聲於喁云者言聲之宮商雖千變萬化唱和大小莫不稱其所受而各當其分也濟止也烈風作則眾竅實及其止則眾竅虛虛實雖異其於各得則同也調調刁刁動搖貌言物聲既異形之動搖亦又不同動雖不同其得齊一耳豈調調獨是而刁刁獨非乎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此天籟也天籟者豈復別有一物哉即眾竅比竹之屬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籟可知矣

疑獨風出空虛尋求無迹起於靜而復於靜生於無而歸於無惟竅之所受不同在人之所聞亦異比於萬物稟受亦然眾竅爲風所鳴萬形爲化所役風不能鳴則萬竅虛化不能役則萬物息若夫無聲無竅者亦風所能入列子所謂疑獨是也

新傳耦匹也物莫不有匹惟道神妙而無匹無匹則歸於一致而忘彼我物論自齊矣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志所謂吾猶昔人非昔人者是也天籟地籟人籟眾竅所以不同也眾竅不同而同受風以成聲萬物雖異而同委乎故物各自生而無所出焉此天道也哉其自取怒者其

之所未嘗聞見也以其所嘗聞見而窮而究其所未嘗聞見則

氣以成體體爲風之所鳴而物爲化之所役所遇雖殊同歸一致此物我不得不齊也然風不能鳴無竅而化不能役無物能肥形骸之累而冥妄想之情了然明達而吾非循本齊物論風之形似從筆端寫出非化工之手不能鼻口其三者似人之形栟則相累積有空缺圈則圓而中空三者似器之形水聚牛跡曰洼水流窪下之所曰汪二者似地之形此言其形也以下言其聲激如水激聲謞如箭去聲謞如號哭聲宎窒東南隅如深室中聲咬如爲咬咬聲唱于于笔通韓非曰笔爲五聲之長故曰唱于唱者眾竅如魚口之喻唱也洽風清洽之風飄風飄忽之

風調調刁刁樹尾風調調然和而刁刁然微也今俗呼風小爲調調也而采菜者以嫩條爲刁掇言其刁刁然可掇耳

須溪曼翰我固在也併我而喪之物論從何處起便是相競無對頭了莊子欲形容物論之無情却從天地間得其尤無根者曰風知風之所從起與其所從受則不齊者齊矣許大天地是塊許大風是噫此達者之言畏從山曰崔山林之偎僻角尖處風所不到也濟如亂涉之謂厲風又大於飄風所過則眾竅並作如噓虛噓通若謂濟爲止則厲風何所屬邪說了許多竅穴更著調調刁刁則林楶之披靡皆無遺矣世間無日無是非小是小底風大是大底風然終必寂然而止所謂齊也識其所從生則不待止而齊矣怒者其誰邪莫之爲而爲者天也

副墨洩我者忘我也忘我則天矣遊以天者知而未始有知言而未始有言故堪玉綸言之而歸極於天鎔鎔簫管也其聲有高下正暗喻物論之不齊者比人之所爲故曰人籟地籟則木之眾竅天籟則無聲而能聲天下之聲所謂若有眞宰而特不得其朕者也木之竅穴有兩孔而似鼻者有一孔而似口者有孔斜入而似耳者有孔方而似栟者有孔圓深而似圈者有淺而似臼者有曲而似洼者有孔圓深而似圈者有淺而似臼者有曲而似洼者有廣而似污者數句描畫竅穴如見又言竅穴之聲激者熏者入而聲細叫者高而聲揚謞者下而聲濁実者深而聲留畜咬者吠而聲繞于咿唱也喁重和也前後風之前後陣也洽風小風也飄風疾風也厲風猛風也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作一句讀言聲萬有不同而使其自已出者皆取諸己而不由於天則眾竅中之怒而號者誰邪分明是有眞宰主張之者而特不得其朕是以謂之天籟大知閑閑小知閒閒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構日以心鬬縵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

陽也喜怒哀樂虛歎變熱（姚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曰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莫知其所爲使若有眞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賅（該）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說（悅）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眞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眞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薾（罷）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閻百詩小山畫博物志引別錄炎炎炎

不可得不乃似風濟寂虛調調刁刁而不知所歸乎由此觀之則我之爲我者安在形安有不如槁木心安有不如死灰者乎夫天籟之難知眞君之難見唯嗒然喪我以心契之斯可得且暮得此所由以生是知其莫知所萌而以心契之者也不得其朕不見其形則不得其所爲使而遍索於形骸之內知其未嘗有在也於形骸之內求其所爲使者不可得則有眞君存焉可知矣人莫不有眞君不爲求得其情而加益不得其情而加損何則彼非無心之所得近非有心之所得遠故也

新傳大知小知大言小言大恐小恐其寐其覺皆有形之累也夫有形則爲化之所役役於化則有動止之異此所以未免於累也孰若無形而使化不能役乎非神不能與於此

須溪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三之字皆虛字言其向者溺意之所爲之不可使復爲之也洫乍滿乍涸也但言涸則無先來易滿意尋常說喜怒哀樂他又從哀怒狀出虛歎變熱熱熱中也從喜樂狀出姚佚啓態啓精神發越也喜樂如樂之應於空中無限暢達其鬱然者如陰氣之結爲凍雪爾皆自然也

循本喜怒哀樂虛歎變熱姚佚啓態此以七情又翻十二般熱從執從心言其心拘執也姚冶也佚放佚也啓開啓聰明也態度也荀子云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句法與此同

管見虛則預度未來歎則吝嗟既往變則輕躁面則畏懼而不敢動姚則悅美以自肥佚則縱樂而忘返啓則情開而受物態則驕矜而長傲言人之狗物忘己者一體之中有此異狀計得虛失焦火凝冰是以形化心俱日消而近死也

副墨此下蔡寫人心變態與上風木形聲同旨大知閑閑即孟子知者行其所無事也若閒閒者立町畦分人我則但小人之知耳炎炎精光上燭也詹詹整齊前後也縵者緩無斷柔人也窖者潛機不露險人也密者鑑銖必較細人也惴惴心事不留縵縵散緩自失餒人也司是非者主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訟之確意在中人尋其肯綮發若機栝刁人也守勝者固執已見如留詛盟誓不敢動拘人也小知之人心鬬如此天眞日消消之又消以至心死而不覺故曰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載胥及溺不可挽回故曰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溺與其殺相對此等機心愈老愈深故曰老洫厭如大學厭然之厭緘即閉藏也夫人心不死則尙有生意可以回春今此近死之心可使復陽乎言必不能也此已備言小知之心事以下又以十二字模寫其接物之情狀然其人雖如此實不自由如樂之出虛乍作乍止如蒸之成菌倏生倏死日夜相代乎前而不知其所萌即所謂吹萬不同怒者其誰也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萌

由以生乎已字此字即怒者其誰之誰下文非彼無我又
把此字換作彼字言我不是彼則我不能自成非我去取
他則彼亦不能以自見如風離於竅終不成響如此論造
化似亦近矣其如不得其朕何故曰不如其所爲使若有
眞宰而特不得其朕作一句讀必欲求得其朕除是眞宰
有形今眞宰使人人便行之說以與人人亦信之故曰可
行已信只爲不見其形故無朕可得也然眞宰雖有情而
無形須於有形上體認故舉百骸九竅六藏言之其有私
爲其有眞君存焉二焉字與三乎字皆問詞反覆徵問要
人深思而自得之求得其情卽有情無形之情無益損乎
其眞卽眞君眞宰之眞此眞於人本無益損但迷之則凡

金陵叢書 將氏校印

悟之則聖耳
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隨
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
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
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
嘗有言邪其以爲異於鷇卽吾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
隱而有眞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
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
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

一个陵叢書 將氏校印

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
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
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
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
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
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芒忙也一云卽也 知代不用他人代我知者之爲然師師
郭註今夫知者皆不知所以知而自知矣生者皆不知所以
生而自生矣萬物雖異至於生不由知未有不同者也故
天下莫不芒也心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謂之成心人自
師其成心則人各自有師矣人各自有師故付之而自當
也夫以成代不成非知也心自得耳故愚者亦師其成心
未肯用其所謂短而舍其所謂長者也今日適越昔至也
至未成乎心是非何由生明夫是非者羣品之所不能無
故至人兩順之理無是非而惑者以爲有此以無有爲有
也惑心已成雖聖人不能解故付之自若而不強知也言
者各有所說故異於吹我以爲是而彼以爲非彼之所是
而我又非之故未定也未定也者由彼我之情偏耳以爲
有言邪然未足有所定以爲無言邪則據此已有言言與
彀音其致一也有辯無辯誠未可定天下之樞不必同而
所言不能異故是非紛紜莫知所定也夫道焉不在言何
隱蔽而有眞僞是非之名紛然而起小成榮華自隱於道

而道不可隱則眞僞是非者行於榮華而止於適當見於小成而滅於大全也儒墨更相是非各私所見夫有是非者儒墨之所是也無是無非者儒墨之所非也今欲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非者非非彼物皆自是故無非是物皆相彼故無非彼無非彼則天下無是矣無非是則天下無彼矣無彼無是所以玄同也物皆不見彼之所見而獨自知其所知自知其所知則自以爲是矣自以爲是則以彼爲非矣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相因而生者也夫死生之變猶春秋冬夏四時行耳故死生之狀雖異其

於各安所遇一也今生者方自謂生爲生而死者方自謂生爲死則無生矣生者方自謂死爲死而死者方自謂死爲生則無死矣無生無死無可無不可故儒墨之辯吾所不能同也至於各異其分吾所不能異也是以聖人因天下之是非而自無是非也故不由是非之塗而是非無不當者直明其天然而無所奪故也是亦彼也我亦爲彼所彼彼亦是也彼亦自以爲是彼是相對而聖人兩順之故無心者與物冥而未嘗有對於天下也樞要也此居其樞要會其玄極以應夫無方也是非相尋反覆無窮故謂之環環中空矣今以是非爲環而得其中者無是無非也無是無非故能應乎是非是非

是以無有爲有也自道視之物之方生也生自何來其方死也死自何去知死生之一體則方生乃所以爲方死方死乃所以爲方生可不可也亦然此皆吾心之所造盡心窮神復乎無我則其體未嘗有異也因是因非因是因非因是以聖人因天更相爲用而已

循本言非吹也言人言非如天籟之吹萬物以無心也言出於人未能無心故言特未定不可爲準言既未定人之視之亦如無有故曰果有言邪果未嘗有言邪殼鳥初出卵者人聞鴞言如鵠則報喜鵲則報凶鵠鳴知雨布穀催耕可聽之爲準殼音未定則不可爲準矣人言之未定猶是

也

須溪言非吹也言非如風之無情也其必有謂矣而所謂特未定也我以爲是彼以爲非物論方自此始然自達者觀之此其在天地間何異假音之在耳而足存乎

荆川吹出於自然言者則有意矣故曰言非吹也明者大智慧也明照則通乎彼我無是非矣物則有此故曰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因也因有彼則蔽而無見因智慧則能知之彼是作彼此二字看自明彼是涉於有矣而未嘗有也照之以天照卽明與知字天者無是無非之謂明乎無是無非而後是非可泯矣

實見范無隱云未成心則眞性渾融太虛同量成心則已離乎性有善有惡矣人處世間應酬之際有不免乎成心卽照之以天者不能所謂莫若以明也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然惡乎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可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爲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

莛梁也楹柱也恢恑憰怪一云恢恑憰怪奚橘決也

郭註夫自是而非彼天下之常情也故以我指喻彼指則彼指於我指爲非指矣此以指喻指之非指也若覆以彼指還喻我指則我指於彼指復爲非指矣此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將明無是無非莫若反覆相喻反覆相喻則彼與我既同於自是又均於相非相非均於相非則天下無是同於自是則天下無非何者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果非則天下亦不得復有是之者也今是非無主紛然殽亂明此區區者各信其偏見而同於二致耳仰觀俯察莫不皆然是以至人知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故浩然大齊各當其分同於自得而無是無非也可於已者即謂之可不可於已者即謂之不可道無不成物無不然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夫莛橫而楹縱厲醜而西施好所謂齊者豈必齊形狀同規矩哉故舉縱橫好醜恢恑憰怪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則形雖萬殊而性同得故曰道通爲一也夫物或此以爲散而彼以爲成我之所謂成而彼或謂之毀者皆生於自見而不見彼也唯達者無滯於一方故忽然自忘而寄當於自用自用者莫不倏暢而自得也幾韙也至理盡於自得也達者因而不作故曰因是然豈知因爲善而因之也不知所以因而自因耳故謂之道也道卽一也達者之於一豈勞神哉若勞神明於爲一不足賴也與彼不一者無以異矣亦同眾狙因所好

趙註知指之外別有運動之者則知指之非指知馬之外別有馳驅之者則知馬之非馬指馬有形者也非指非馬無形者也以有形喻形之非形不若以無形喻形之非形也

不一也

戴小大美惡固常相反今以道通而一之則其分也乃所以成其成也乃所以毀而萬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故我則不用寄萬物之自用寄物則通通無入而不自得矣若不知其然勞神明而爲之乃所以爲不一也

無用之用所以爲通通則得得則近於道矣至是不特非
者息是者亦息是非皆息而猶不知其然而徒欲以離形
去智爲坐忘非勞而何
士彰公孫龍子有白馬指物二篇且謂白馬非馬莊子蓋據
此立論解者至以馬爲博塞之籌何其謬也
筆乘天地之大不異一指萬物之多不異一馬況人爲天地
萬物中之一物乎知此則眞體廓然是非盡泯而其天全
矣然聖人無是非而亦未嘗廢是非所謂因也人所可因
而可之人所不可因而不可之道可行因而成之物有謂
因而然之是我無然於物之所然耳我無不然不然於
物之所不然耳若此者以物自有所然自有所可蓋無物
不如此者又何必加是非於其間哉是與橰反屬與西施
反分與成反成與毀反極之恢恑憰怪皆通而一之非洞
然曉徹冥乎至理者不能此莊生之所謂達也不用不自
用也寓諸庸因乎人也庸即人之所常用故曰庸也者用
也凡物不用則滯用則通故曰用也者通也通乎通則
得矣故曰通也者得也至於得則幾矣而總之只是因之
一字譬之也又恐不明因之爲義但觀狙公賦芧不自增
減而因眾狙之喜怒爲增減非因而何是以聖人外則因
人而和之以是非內則體乎無是無非之天鈞不以跡之
有是非而破其心之無是非所以謂之兩行也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
善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矣其次以爲
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
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
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
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
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
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
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
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以指喻指之非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也以馬喻馬之非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也以指喻指之非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也以馬喻馬之非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也

郭註知夫未始有物者此忘天地遺萬物外不察乎宇宙內
不覺其一身故曠然無累與物俱往而無所不應也未始
有封者雖未都忘猶能忘其彼此也未始有是非者雖未
能忘彼此猶能忘彼此之是非也是非彰而道虧無是非
乃全也道虧則情有所偏而愛有所成未能忘愛釋私玄
同彼我也夫聲不可勝舉也故吹管操絃雖有繁手遺聲
多矣而執籥鳴絃者欲以彰聲也彰聲而聲遺不彰聲而
聲全故欲成而虧之者昭文之鼓琴也不成而無虧者昭
文之不鼓琴也幾盡也夫三子者皆欲辯非已所明而明
之故知盡慮窮形勞神傚或枝策假寐或據梧而瞑然賴
其盛故能久不爾早困也三子惟獨好其所明自以殊於

呂註道無不在則物無非道物無非道則道外無物此古之人所以爲未嘗有物能即物而爲道者也知止於此則至矣其次以爲有物而未有封域未能即物爲道而能以道通物其次以爲有封而未有是非未能以道通物而能遺物以合道二者所知雖未盡善於道猶未虧也至於是非之彰道所以虧道虧而情生愛之所以成也然自達者觀之未始有物果且有無成虧乎哉昭氏之鼓琴師曠之枝策惠子之據梧明有無成虧之意亦幾矣若是而可謂成則無成者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則物與我卒無成也奈何役心於有無成虧之間而欲以爲成哉

趙註昭文之琴非師曠不知其音惠子之辯非莊子不知其旨三子各造於妙而不鼓之鼓不聽之聽不辯之辯蓋未之知也故莊子後之莊子自謂所以異惠子者我之所明異於彼彼於不是明而明之雖堅白同異之辯終於昧不明若昭文之子不知無絃之玄終於無成而已如此而謂之成亦可謂之不成亦可皆不係乎其眞是故滑亂疑惑之中而明出焉聖人之所尚也以義此一段固是自天地之初說來然會此理者眼前便是且如一念未起是未始有物此念既起便是有物因此念而有物有我便是有封因物我而有好惡喜怒便有是非未能同思一念未起之時但見胸次膠擾便是道虧而愛成及此念一過依然無事便見得何嘗有成有虧若能如此體認皆是切身受用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大泰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曆不能得

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
焉因是已（毫毛細以喻小也）郭註今言無是非不知其與言有者類乎不類乎謂之類則
我以無爲是彼以無爲非斯不類矣然此雖是非不同亦
未免於有是非也則與彼無以異也然則將大不類莫若無心既遺是非又
則與彼類矣故曰類與不類相與爲類
遺其遺遺之又遺之以至於無遺然後無遺無不遺而是
非自去矣請嘗言之者至理無言言則與類故試寄言之
也有始言必有終也未始有始謂無終始而一死生也未
始有夫未始有始言一之者未若不一而自齊斯又忘其
一也有有則美惡是非具也有無則未知無無是非好惡
不知彼我是非之心所自始也欲達此理必於其始觀之
故曰有始也者始本無自有此始則有自矣又曰未始有
無言而自一也因是者各止於所能乃最是也
已註夫人所以不能遺彼我忘是非以至於未始有物者以
有所自而已又曰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所以遺其所
遺也既無所自又無所遺則我心之所起黯然得之知今
之所有者舉出於無也唯能知此則存亡在我我欲無之
不起而已夫求其所始者不可得又求其所無者亦不可
得則其悟在俛仰之間昭然自合故曰俄而有無矣未知
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使學者忘言而以心契之雖然吾
今所言亦未始有物也則有謂無謂吾安得而知之又使
學者知夫言之未嘗有言也夫唯知吾心之所自起則毫
末太山殤子彭祖以至天地萬物莫不起於此也則小大
久近豈有常體哉有我則有天地故天地與我竝生無我
而榮願已足苟足於天然而安其性分故雖天地未足爲
壽而與我竝生萬物未足爲異而與我同得也萬物萬形
自得則一已自一矣理無所言物或不能自明其一而以
此遂彼故謂一以正之既謂之一即是有言矣夫以言言
一而一非言也則一與言爲二矣一既一矣言又二之有
一有二得不謂之三乎夫以一言言一猶乃成三況尋其
枝流凡物殊稱何可勝紀故一之者與彼未殊而忘一者
無言而自一也因是者各止於所能乃最是也
已註夫人所以不能遺彼我忘是非以至於未始有物者以
不知彼我是非之心所自始也欲達此理必於其始觀之
故曰有始也者始本無自有此始則有自矣又曰未始有
始也者所以遺其所有所自而已又曰未始有夫未始有
遺也既無所自又無所遺則我心之所起黯然得之知今
之所有者舉出於無也唯能知此則存亡在我我欲無之
不起而已夫求其所始者不可得又求其所無者亦不可
得則其悟在俛仰之間昭然自合故曰俄而有無矣未知
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使學者忘言而以心契之雖然吾
今所言亦未始有物也則有謂無謂吾安得而知之又使
學者知夫言之未嘗有言也夫唯知吾心之所自起則毫
末太山殤子彭祖以至天地萬物莫不起於此也則小大
久近豈有常體哉有我則有天地故天地與我竝生無我
猶未離懷也未始有無知無無矣而猶未能無知也未始
有夫未始有無俄而有無未知有無之孰有孰無此都忘
其知也爾乃俄然始了無耳了無則天地萬物彼我是非
黯然確斯也我已有謂者謂無是非即復有謂也未知吾
謂之果有果無爾乃漻然無爨芥於胸中也夫以形相對
則太山大於秋毫也若各據性分物冥其極則形大未爲
有餘形小不爲不足苟各足於其性則秋毫不獨小其小
太山不獨大其大矣若以性足爲大則天下之足未有過
於秋毫也若性足者非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太山爲
小則天下無大矣秋毫爲大則天下無小矣無大無
壽無天是以蟪蛄不羨大椿而欣然自得斥鴳不貴天池

則無萬物故萬物與我爲一也

竿乘無適焉因是已言自無適有者識風鼓浪展轉不窮爲是爲非竟無了歟無適者自有適無者也適無則無是非而因人之是非以爲是非故曰因是已此句篇中凡數見而解者俱失之以不知是已爲語詞而連因字讀之故也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眾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園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郭註道夫始有封冥然無不在也言未始有常彼此是非無定主也爲是而有畛者道無封故萬物得恣其分域也左右者各異便也倫義者物有理事事有宜也分辯者羣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三國而不釋然者於安任之道未弘故聽朝而不怡也將寄明齊一之理於大聖故發自怪之問以起對也夫物之所安無陋也則蓬艾乃三子之妙處若不釋然何哉夫重明登天六合俱照無有蓬艾而不光被也夫日月雖無私於照猶有所不及德則無不得也而今欲奪蓬艾之願而伐使從已於至道豈弘哉故不釋然神解耳若乃物暢其性各安其所安遠近幽深付之自若皆得其極則彼無不當而我無不怡也

趙註知止其所不知則無能名焉道之至也若人能知此則其中虛故曰天府言物之所自出也注不滿酌不竭言無所底止也不知其所由來則併其知而去之矣葆光言自知不知之爲至不知知而不知爲尤至所謂不言之辯不辯之辯不稱不仁不嗛不怯麻引古語以證之五者至德渾成名相不立此所謂圓也若道昭言辯仁常廉清勇怯則圭角太露而近於方矣方即畛也嚾世道之真則有即無色即容豈非注而不滿酌而不竭乎

郭註莊子所謂物論蓋指百家衆技而言百家衆技各有所見而不能相通是非彼此殊塗百慮不可究詰譬則山林之過風而聲則殊肢腋之具體而用各異所謂吹萬不同使其自已而非物論之能自爲異同也任其自然不與分辨則物論齊矣至於天地間自有一種正經道理議論不可少者又不可與百家衆技同論故又著此二段自六合之外至葆光以明神聖之教與諸家不同此是其胸中大有分曉但不明說破耳

金陵譯書 蔣氏校印

笹乘道無封言無常聖人何惡於封與常哉爲其立於是非之畛也左右倫義分辯競爭此八德皆謂之畛人存而不論論而不辯辯而不議則超然是非之表而何至於有畛哉然聖人非但不論不辯不議爲無畛也即其有時而論而辯亦不得謂之畛也聖人心無分別分即謂之畛人以不見爲辯眾人以相示爲辯即謂之不辯所以者聖人以不見爲辯眾人以相示爲辯此其所以異耳不稱不言不仁不嗛不怯麻引古語以證之五者至德渾成名相不立此所謂圓也若道昭言辯仁常廉清勇怯則圭角太露而近於方矣方即畛也嚾世知不知之爲至不知知而不知爲尤至所謂不言之辯不辯之辯超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女汝民之濕寢則腰疾偏死鰌秋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援猨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蛆甘帶鴟鴉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猵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

金陵譯書 蔣氏校印

惡能知其辯超缺曰予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
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
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
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猩猩狗狌其雄名狌與雌牝狌狌也狌狌猩猩）
郭註所同未必是所異不獨非而彼我莫能相正故無所用
其知若自知其所不知卽爲有知則不能任萃才之
自當也都不知乃曠然無不任矣嘗試言之者以其不知
故未敢正言試言之耳魚游於水水物所同咸謂之知然
自鳥觀之則向所謂知者復爲不知矣故衆民麤猿三者
以明萬物之異便次衆民鹿虹鴟四者以明美惡之無主
（卷五 莊翼一 四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又聚猿猵鹿鰌魚毛麗以明天下所好之不同也不同
者而非之則無以知所同之必是矣仁義是非樊然殽亂
言利於彼或害於此天下之彼我無窮則是非之竟無常
故唯莫之辯而任其自是然後蕩然俱得也詔缺未能妙
其不知故猶疑至人常知之斯懸之未解也至人神矣無
心而無不順也不熱不寒不驚者神全形具體與物冥雖
涉至變而未始非我故蕩然無滯介於胸中也乘雲氣者
寄物而行非我動也騎日月者有晝夜而無死生也游四
海之外者無其知而任天下之自爲故馳萬物而不窮也
呂註道不可知知之所以不知不知所以知之則道之爲體
可見矣今夫民以體知安佚爲正處口知芻豢爲正味目
知好色爲正色正如鰌猿之所安虹鴟之相與爲偶者如彼是各以其知爲知
之所知豈有正處正味正色哉誠不得正處正味正色而
知之則其所知者非正可知矣故自我觀之仁義是非樊
然殽亂吾安能知其辯所以四問而四不知也至人神矣
神則妙萬物而爲言萬物莫非我而我則無矣孰能寒熱
而驚懼之哉
疑獨天下之正處無處是也天下之正味無味是也天下之
正色無色是也雖然以無爲是者見無而已故但言有處
有味有色之殊而不言無之爲正自我觀之是非仁義樊
然殽亂孰從而正之故不知其辯乃所以辯也
（卷五 莊翼一 四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管見物之所同是諸解未明竊意人物之所同者性所異者
情性流爲情物各自是彼此偏見指馬相非論殊而嫌隙
生辯極而忿爭起以至肝膽楚越父子路人者有之其忠
實始於知之一字安生分別故王倪三答吾惡乎知之欲
詔缺反求其所不知得其同然之性而冥大通之理則
近矣又恐未能心會繼以人鳥獸之異宜處味色之非正
然則所謂知者豈眞知所謂不知者豈眞不知哉
循本驟鹿食薦薦稠草也漢景帝詔或池饒廣薦草葬趙充
國奏今虜去其美地薦草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
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

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
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
女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予嘗爲女妄言
之女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爲其脗合置其滑涽
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芚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
然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
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
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
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蕲生乎夢飲酒者
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
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
與女俱汝下同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的
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封長梧人
郭註不從事於務者務自來理自應耳非從而事之也不就
利違害者任而直前無所避就也不喜求者求之不喜直
取不怒也不緣道獨至者也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者凡有
稱謂皆非吾所謂也彼各自謂耳故無彼有謂而有此無
謂也凡非眞性皆塵垢也夫物有自然理有至極循而直
往則冥然自合非所言也故言之者孟浪而聞之者聽熒
雖復黃帝猶不能萬物無懷而聽熒至竟故聖人付當於
塵垢之外而玄合乎視聽之表照之以天而不逆計放之
自爾而不推明也今跟鴈方聞孟浪之言而便以爲妙道
之行斯無異見卵而責司晨之功見彈而求鴞炙之實也
夫不能安時處順而探變求化當生而慮死執是以辯非
皆逆計之徒也言之則孟浪故試妄言之若正聽妄言復
爲大早計故亦妄聽之以死生爲晝夜旁日月之譬也以
萬物爲一體挾宇宙之譬也以有所賤故尊卑生焉而滑
滑紛亂莫之能正各自是於一方矣故爲脗然自合之道
莫若置之勿言委之自爾也脗然無波際之謂役役馳騖
於是非之境也恖恖芚芚然無知而直往之貌純者不雜者
一變化而常遊於獨者也故雖參糅億載千殊萬異道行
之而成則古今一成也物謂之而然則萬物一然也無物
不然無時不成斯可謂純也緪積也積是於萬歲則萬歲
一是也積然於萬物則萬物盡然也故不知死生先後之
所在彼我勝居之所如也死生一也而獨說生欲與變化
相背安知其非惑也少而失其故居名爲弱喪弱喪者遂
安於所在而不知歸於故鄉也焉知生之非夫弱喪焉知
死之非夫還歸而惡之哉觀於麗姬先泣後悔一生之內
情變若此當此之日則不知彼況夫死生之變惡能相知

哉故寤寐之間事有變情亦異則死生之願不得同矣故生時樂生則死時樂死矣死生雖異其於各得所願一也則何係哉方夢不知其夢則當死之時亦不知其死而自適其志也夫夢者夢中復占其夢則無以異於寤者也當所遇無不足也何爲方生而憂死哉大覺者聖人也大覺者乃知夫忠虛在懷者皆未寤也愚者大夢而自以爲寤故竊竊然以所好爲君上而所惡爲牧圉欣然信一家之偏見可謂固陋矣非常之談非常人之所知故謂之弔詭且暮遇之者言能蛻然無係而亡同卓詭而不識其懸解且暮遇之者言能蛻然無係而亡同呂註聖人不知利害故無就違無不足故不喜求無非道故生死者至希也

不緣道有謂乃所以無謂無謂乃所以有謂唯無心者足以與此罹鵂子嘗聞夫子言之以爲孟浪而已則以爲妙道然二子皆非夫道非言默所載故時夜鵂炙得於彈而彈非鵂炙妙道因所於聞而所聞非妙道也今之聞道者自以爲寤而不知日損以至於無爲皆罹鵂之徒也道不可以言傳耳聽予言之而汝聽之皆妄而已欲其忘言而以心契之也知日月之所以爲日月而與之合其明則可旁矣知宇宙之所以爲宇宙而其機在乎手則可挾突爲其胳合此所以爲妙道之行非特聞之而已滑滑而以隸相尊者固置而不取矣眾人役役不見成功聖人則愚而無知芒而不散雖萬世之久參而一

之則成純矣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我體備萬物萬物即吾體之謂也參萬歲而一成純則殤子可以壽於彭祖矣萬物盡然以是相蘊則秋豪可以大於太山矣以麗姬觀之則安知死者不悔其向之靳生又何生之可悅死之可惡乎

碧虛參萬歲而一成純者通古今如旦暮合萬變爲混成也至人以生死爲大夢超生死爲大覺眾人以魂交爲夢形開爲覺顓倒詭異惑於生死是故達人發此覺夢之至言以弔趣死之詭異夫死生之係雖無繩約而不可解若乃經歷萬世一遇大聖釋此死生之縛者是猶旦暮之遇也新傳旁日月者一書夜也挾宇宙者齊遠近也眾人有我物於物而爲物役故曰役役聖人無我不物物而與物爲一故曰愚芒

須溪隸至下者也和光同塵而先其至下是以隸爲尊也隸尊則無下無下則無辱老子云寵爲下即此意君乎牧乎卽夢爲人君夢爲人僕者謂舉世盡夢方竊竊然有擇於此陋矣哉到此漸說入夢境既入夢境更問甚是非

筆乘矣何不也屬下句讀弱喪禮記二十曰弱喪亡失也旦暮遇之言有知之者雖萬世之遠猶如旦夕甚言其難得也古云千里而一聖猶比肩也語意亦如此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

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
其闇 咲 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
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
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
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
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
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
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
之以曼 萬 衍 去聲 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
竟 豁閒不明貌倪分也際也涯圓曲也竟如字極也崖本作涯

郭註不知而後推不見而後辯辯之而不足以自信以其與
物對也辯對終日辯閒至竟莫能正之故當付之自正耳
同故是之異故非之皆未足信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
有非之者也非若信非則亦無緣復有是之者也今是其
所同而非其所異異同既具而是非無主故夫是非者生
乎好辯而休乎天均付之兩行而息乎自正也待彼不足
以正此則天下莫能相正也故付之自正而至矣天倪者
自然之分也是非然否彼我更對故無辯無辯故和之以
天倪安其自然之分而已不待彼以正此是非之辯爲化
聲化聲之相待俱不足以相正故若不相待也和以自然
之分任其無極之化尋斯以往則是非之境自泯而性命
之致自窮也忘年故玄同死生忘義故彌貫是非是非死

生蕩而爲一斯至理也至理暢於無極故寄之者不得有
窮也

呂註天下之所謂是非者不過我是若非若是我非或是或
非俱是俱非四者皆出於我與若而我與若似不能相知
則所謂是非者卒不明矣人固受其闇閒誰與正之必正
於人也而人者非同乎已則同乎若非異乎已則異乎若
非同乎我與若則異乎我與若亦不過四者而皆不能正
之則是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其待彼也邪言不相
待也唯聖人知其然故雖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則彼
是莫得其耦而休乎天均矣何則言之是非非有實也聲
之出於化而已我之與人相待與不相待又出於識心之
妄計也我則和之以天倪而不爲之分辯因之以曼衍觸
類而長之則萬物不累乎心矣窮年則參萬歲而一成純
之謂也是不是然不然之無辯者知其同體而物物皆然
也窮年則忘年無是非則忘義始起於無竟故終亦寓於
無竟也化聲之相待至所以窮年也合在何謂和之以天
倪之上簡編脫誤在此觀文意可知
疑獨凡言是未必是言然未必然故其異同亦皆無辯然之
與是復自相對又均於變也有化者有化化者有聲聲者化
聲者之化非聲則不顯聲者之聲非化則不彰此化聲之相
待也然而聲出乎化非化之所能知化統乎聲非聲之所能識此又若其不相待也夫相待生於兩物若

合萬化爲一則相待之迹無由而生夫聲者常聲不待物而後聲聞者自因物而生聽耳化者常化不待聲而後化見者自因聲而生識耳此其所以相待而若不相待也管見死生覺夢之分出於化者也彼我是非之辯出於聲者也覺夢依乎形是非生乎情有若相待也然而化者自化不知其所以化聲者自聲不知其所以聲又若不相待也要夫物理之至極莫逃造化之自然此萬化之所出入萬物之所以齊也

詳道天倪者性命之端曼衍者無窮之變和以天倪因以曼衍則物我不蔽於是非而各盡其性命之分此其所以窮年也忘年則死生爲一條忘義則可不可爲一貫死生可不可固無竟矣而知忘之者豈以爲有物邪特寓之而已副墨上既言必待萬世之後遇大聖乃解因此又作一重議論言我也若也人也三者俱不相知也而何須待彼也邪彼卽大聖人大聖卽是不知之知不言之辯和之以天倪者也天倪則是與不是然與不然泯然無迹雖其或寄之是非亦化聲耳此其相待與不相待同也相待卽上待彼之待振收也言其終於無盡而已禪者曾問畢竟何如答曰此中亦無畢竟此卽無竟之說也

罔兩問景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蚹蜩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罔兩景之景也崔本作罔兩景也郭本作罔兩景之景也

郭註罔兩景外之微陰也吾有待而然者邪言天機自爾坐起無待而獨得者孰知其故而責其所以哉若責其所由則尋責無極卒至於無待而獨化之理明矣若待蛇蚹蜩翼則無特操之所由未爲難識也今所以不識正由不待斯類而獨化故耳或謂罔兩待景景待形形待造物者請問夫造物者有邪無邪無也則胡能造物哉有也則不足以物眾形故明乎眾形之自物自造而無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故彼我相因形景相生雖復玄合而非待也今罔兩之因景猶云俱生而非待故罔兩非景之所制而景非形之所使形非無之所化也則化與不化然與不然從人之與由己莫不自爾吾惡識其所以哉故任而不助則本末內外泯然無迹若乃責此近因忘其自爾宗物於外喪主於內而愛尚生矣何夷之得有哉自喻適志自快得意悅豫而行也方其夢爲胡蝶而不知周則與殊死不異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自周而言故稱覺耳未必非夢也今之不知胡蝶無異於夢之不知周也而各適一時之志則無以明胡蝶之不夢爲周矣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者也覺

夢之分無異於死生之歸今所以自喻適志由其分定非由無分也夫時不暫停而今不遂存故昨日之夢於今化矣死生之變豈異於此而勞心於其間哉方爲此則不知彼夢爲胡蝶是也取之於人則一生之中今不知後麗姬是也而愚者竊竊然自以爲知生之可樂死之可苦未聞物化之謂也

呂註罔兩之於景同類也而不知景之無待於形猶我與若與人亦同類也而不知其無待於彼蓋景之行止坐起唯形是隨則無特操者也然本無情豈知有待若謂景待於形形又何待而然邪景之待形非若蛇之待蛸而行蜩之待翼而飛也惡識所以然不然哉人能通乎物之無知則自然非惟理不待齊亦非齊之所及故於其間旁證側引而不指言天鈞欲人心契而自得之夫生物紜紛榮謝萬物不相知則各歸其根物之化而異形其能相知乎物物不相知則莫得其偶其有不齊者邪

蛇蛸蜩翼亦無待而已故方其爲蝶也栩栩然不知有周及其爲周也蘧蘧然不知其有蝶一身之變猶不自知則物之化而異形其能相知乎物物不相知則各歸其根物不相待則莫得其偶其有不齊者邪

口義在莊周則以夜來之爲胡蝶夢也恐胡蝶在彼又以我今者之覺爲夢故曰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這箇夢覺須有箇分別處故曰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一句似結不結却不說破正要人於此參究

須溪夢覺齊人物齊小大齊甚是非齊生死齊盡矣他人於此必在齊上收煞却冷轉一語翻盡從前話柄曰周與胡蝶必有分矣不知者以爲人牛俱失之機也正言若反

副墨此又從前相待二字生議論罔兩待景景待形形待造化今我又待彼彼又待天如此則不消待彼只和以天倪而所待之天取之我而自是矣以夢覺分彼我我是夢中之胡蝶彼爲覺後之莊周以一人分夢覺雙爲夢中之胡蝶今爲覺後之莊周故曰必有分矣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若果是兩箇須索待彼原是一箇則不消有待矣物化言古今夢覺混融爲一也物化而後能不物於物

管見總論首設二子問答詳論人鈞地鈞之不齊明天鈞之自然非惟理不待齊亦非齊之所及故於其間旁證側引而不指言天鈞欲人心契而自得之夫生物紜紛榮謝萬變自形自色自消自息卒歸天鈞而止天鈞者無形無聲而形聲之所自出精化之所發見也儻能究夫人鈞地鈞之所由作則天鈞可知故郭註云豈復別有物哉即眾竅比竹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耳至論知言覺夢成心言吹可否是非方生方死無異乎萬竅怒號及乎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則虛以待物物亦無窺此忘而彼自化風濟竅虛之謂也天地一指萬物一馬則以不齊齊之恢恑憰怪道通爲一有不待齊而自齊矣若夫狙公賦芧喜怒所由生昭文鼓瑟成虧所以著言有心有爲不足以化物何望於齊哉至於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可以言齊矣又慮或者以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此又散而不

齊之兆也唯造乎未始有物注酌無窮以大覺而知大夢
參萬歲而一成純所以槩天下之物而齊之之道也罔兩
問景不知即異而同南華夢蝶孰究非同非異蓋極論物
我生死覺夢之不齊而終歸於物化南華之所謂化即大
易所謂神潛於恍惚見於日用而不可以知知識識由是
悟萬物一形也萬形一化也萬化一神也神而明之變而
通之孰爲物孰爲我夫是之謂大齊

乘齊物篇始之以無彼我同是非合成毀一多少均小大
而已及其言之至則次之以參古今一生死同夢覺千變
萬化而歸於一致所謂明達而無礙者也然而物我齊之
則可也至於夢覺則何以同之歟夫書之所爲與夜之所
爲常也苟得中而冥度則保身全生養親盡年而已矣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夢一也然書以覺夜以寐小有不同也積久而通則晝所
爲夜所夢茫然無所分別矣江適有言覺能知夢夢不知
覺則覺固眞於夢覺之所爲止存於思慮之中夢之先知
乃出於思慮之外則夢又靈於覺旦旦之覺其云爲常有
倫眚眚之夢其見聞常不續夢覺須臾之說耳其差殊乃
至此況死生爲去來之大變苟非其人欲無輪蘭於造化
得乎哉雖然苟能早悟於夢覺則死生之去來亦不足道
也

養生主第三 郭註夫生以養存則養生者理之極也若養過其極以養傷生非養生之主也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
始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
及也天下所以有善名因不及者立所以有惡名因過之

郭註生也有涯所稟之分各有極也夫累重携輕而神氣自
若此力之所限也而尚名好勝者雖復絕脅猶未足以慊
其願此知之無涯也故知之爲名生於失當而滅於冥極
冥極者任其自分而無毫銖之加是故雖負萬鈞苟當其
所能忽然不知重之在身雖應萬機泯然不覺事之在已
此養生之主也若以有限之性尋無極之知安得而不困
哉已困於知而不知止又爲知以救之斯養而傷之者眞
大殆也必也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爲悶然與至當
爲一故刑名遠己而全理在身也緣督以爲經者順中以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爲常也苟得中而冥度則保身全生養親盡年而已矣
可者夫養生非求過分蓋全理盡年而已
呂註生隨形而有盡知逐物而無窮以生隨知則有殆而已
已而繼之以知卒於殆而已夫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
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善惡皆生於知其相去何若
唯上不爲仁義之操以近名下不爲淫僻之行以近刑善
惡兩遺而緣於不得已以爲常是乃劍心去知而止乎不
知之道也保身全生養親盡年何以加此

疑獨夫眞性裂而有善惡善惡立而有名刑唯順性命之情
而不損不加於萬物混同而無弊無毀則名刑之所不能
及也天下所以有善名因不及者立所以有惡名因過之

者生或輕生趨義以要一時之名或貪生逐利以陷中道之天皆所謂近名近刑之善惡非順性命之情而去其已甚者也

管見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或引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爲而近名刑也或引上不敢爲仁義之操下不敢爲淫僻之行則是不爲而不近名刑也此其義與經異蓋世所謂善惡特見其迹者耳聖賢所謂善惡公而無畛畛爲於無爲豈常情所能識哉夫爲善惡而近名刑者世人視之以爲善惡而無名刑皆理之當然今則爲之而不近名刑者世人視之以爲善惡而聖賢之心常順乎中道合天理之自然而已故利害不能及而道之所歸也怪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

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郭註自手之所觸至經首之會言其因便施巧無不閑解理之甚既適牛理又合音節也進乎技者言直寄道理於技耳所好者非技也所見無非牛未能見其理間也未嘗

見全牛但見其理間也以神遇不以目視官知止神欲行司察之官廢縱心而順理也依天理者不橫

截也批大郤者有際之處因而批之令離也導大窾者節

解窾空就導令殊也因其固然刀不妄加也遊刃於空未

嘗經槩於微礙技之妙也交錯聚結爲族視爲止者不復

屬目於他物也行爲遲徐其手也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得

其宜則用力少也如土委地理解而無刀迹若聚土也善

刀而藏之拭刀而弢之也以刀可養故知生亦可養

呂註物以有而礙道以虛而通人未聞道則所見無非物既

聞道則所見無非神遇不目視喻聞道者以心契而不

以知知識識也目官知止神欲自行依乎天理至大輒乎

是乃未嘗見全牛也天下無物非道而無適不通亦若是而已矣所見無非牛更刀傷生之譬十九年而刃若新發硎不以傷其生也未始有生不乃似其刃之無厚乎其於游刃恢有餘地不乃似其體道而游萬物之間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則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怵然爲戒視止行遲以至善刀而藏則憤終如始無敗事矣

李士表論物本無物其體自離道無不通安所用解莊子所謂解牛者離物冥心而未嘗見牛乘虛順理而未嘗經刃是亦解於無解耳且以十九年則歷陰陽之數不爲不久所解數千牛則應世故之變不爲不多而刃若新發硎者蓋執迹則瞬息已遷操本則亘古不去一身已幻執爲可奏之刀萬物皆妄孰爲可解之牛哉物我既忘能所斯泯故未嘗批而大郤自離未嘗導而大窾自釋奏刀騞然而無應物之勞釋刀而對而無留物之累其終也善刀而藏之復歸於無用矣以道觀之在解無解非礙則解亦不知在礙無礙非解則礙亦不立以庖丁視族庖解者解其礙也以族庖視庖丁礙者礙其解也解礙俱遣虛而已矣以是道而游乎萬物之表彼且惡乎礙哉

楊用修奏刀騞然莫不中音言鼓刀之音節合拍也乃知天地之間無非樂也賈人之鐸諧黃鍾之律庖丁之刀中桑林之舞至於牧童之吹葉閨婦之鳴砧無不比於音者樂

何曾亡哉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余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去聲不善也姓公文氏名軒宋人也

郭註介偏刖之名知之所無奈何天也犯其所知人也偏刖曰獨夫師一家之知而不能兩存其足則是知其所無奈何若以右師之知而必求兩全則心神內困形骸外弊矣豈直偏刖而已哉兩足共行曰有與有與之貌未有疑其非命也以有與命也故知獨者亦非我也是以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命之所無奈何

也全其自然而已蘄求也樊所以籠雉也夫俯仰乎天地之間逍遙乎自得之場固養生之妙處也又何求於入籠而服養哉夫始乎適而卒未嘗適者忘適也心神長王志氣盈豫而自放於清曠之地忽然不覺善之爲善也

呂註右師蓋人貌而天者也介然獨立故公文軒見而疑其非人天之生是使獨也言所得於性命之理本如此若夫與物接而其貌有與者則人而已矣澤雉飲啄自如心與天遊而適其性命之實也不蘄畜樊神王不善制乎人間而不得逍遙之譬也樊中之養雖至於神王非其所善不若澤中飲啄之希而自得也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始吾以其人爲有可弔者今非也始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有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此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

忘而潛然遊心於獨公文軒已望而知之故驚問其天耶人耶言何以致此也夫天之生人自有知見而人不得以偶之此天之使也苟不知知之自知見之自見又爲知見以益之則有與而屬之人矣即老子所謂子何與人偕來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蕲言而言不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之眾即老子所謂子何與人偕來以生也夫時不再來今不一停故人之生也一息一得耳彼知見者亦人之樊也非至人則惡能縣解之

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爲薪而火傳火傳而命續由夫養得其極也世豈知其盡而更生哉

呂註弔之爲禮哭死而弔生三號則哭死爲不哀無言而出則弔生爲不足此弟子所以疑其爲非友也始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人意從老聃者皆得聘之道今見其老者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泣之不能安時處順所以知其非人也蓋必有不蕲言而言不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

天其性命之情未始有物而爲之哀樂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無適非天而欲遁之不免於刑而已矣知其適來而安之適去而順之古者謂是帝之縣解以其未嘗有死也火之所託者薪而火非薪其爲薪也雖窮於指而火傳不知其盡何則火之在此薪猶彼薪也其傳豈有盡哉火以喻生薪以喻形達此則知生之所以爲生者未嘗有始也何哀樂之能入哉

以載營魄而視形骸爲逆旅者以此況肯刓形而喪其脅

無係者縣解也縣解而性命之情得矣此養生之要也窮

盡也爲薪猶前薪也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不滅心得納養之中故命續而不絕明夫養生乃生之所以生也夫時不再來今不一停故人之生也一息一得耳彼知見者亦人之樊也非至人則惡能縣解之

火傳而命續由夫養得其極也世豈知其盡而更生哉

呂註弔之爲禮哭死而弔生三號則哭死爲不哀無言而出則弔生爲不足此弟子所以疑其爲非友也始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人意從老聃者皆得聘之道今見其老者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泣之不能安時處順所以知其非人也蓋必有不蕲言而言不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於人之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

形者乎

筆棄案佛典有解此者曰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後薪則知指窮之術妙前形非後形則悟情數之感深惑者見形朽於一生便謂神情共喪猶睹火窮於一木便謂終期都盡可乎此其說亦甚精矣然舍生趨生則猶未了之談也竊意以指計薪薪多而指有窮及火相傳燒不知其即時盡矣蓋曜金不出乎鑪浮漚必還之海以見其無死生一也前言生之當養此言死生如一豈故相反哉知死生之一者乃爲善養生者耳

管見總論達養形之理者勿傷得養神之道者無爲形者生之所託神則爲生之主虛無之道是所以養其神者也世人徒知養生而不知養其生之主養愈至而形愈失故眞入誨以無以有涯隨無涯庶乎養生之旨矣夫以道存懷者無心於善惡以虛待物者何有乎刑名順中而不失其常保身盡年之理有在於是解牛喻應物刀以喻生十九年而刀若新發硎則剌繁治劇不知其幾而吾之精明者愈久而不弊是爲生之主人當善養者唯善於平日所以得濟於斯時以不用而成大用也至於善刀而藏則應物餘暇斂知韜光物遂其適事盡其理而吾之利用未嘗或虧古之大隱居廛接物而常應常靜得此道故也是以學道之要虛靜爲先非虛無以全神非靜無以復命性全命復養生之能事畢矣如鏡當臺有鑒無迹事物於我何加焉凡人逐物喪眞擾事拂理得失交患生能無損乎所以澤雉不願蓄樊見於後喻老聃大聖南面所師猶云死者示人安時處順守常得終而遯形飛化之妙非世所測聖人之死曰神是已秦失弔之而三號已爲方外剌法然弟子猶不能無疑遂告以去來適然安之勿拒是謂帝之懸解造物不得以係之矣盡爲薪之理者火傳無窮盡養形之理者神全不喪有形終於有盡在我不得不養是以卒貴乎全而歸之形得全歸則神無謬適出有入無何往而非正伏羲得之而襲氣母黃帝得之而登雲天傳說得之騎箕尾而比列星太上云死而不亡者壽

江南焦竑

人間世第四　郭註與人羣者不得離人間之變故世事不自用者爲能隨變而不荷其累也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侗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譆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之人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一一

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矼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鬬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爲虛厲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其所以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擊跪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謵之實也古之有也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二

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諜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

郭註行獨不與民同欲也輕用其國者人君動必乘人一怒則伏尸流血一喜則軒冕寵祿故君人者之用國不可輕也不見其過莫敢諫也輕用民死輕用之於死也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舉國而輸之死地不可稱數視之如草芥也民其無如矣無所依歸也道不欲雜言宜正得其人若夫不得其人則雖百醫守病適足致疑而不能一愈也古

之至人有其具然後可以接物彼不虛心以應物而役思
以犯難故知其所存於已者未定也夫唯外其知以養眞
寄妙當於萃才功名歸物而患虛遠身然後可以至於暴
人之所行也且德之所以流蕩者矜名故也知之所以橫
出者爭善故也雖復桀跖其所矜惜無非名善也名知者
世之所用也而名起則相軋知用則爭興故遺名知而後
行可盡也夫投人夜光鮮不按劒者未達故耳回之德信
與其不爭之名彼所未達也而强以仁義準繩於彼彼將
謂回欲毀人以自成也是故至人不役志以經世而虛心
以應物誠信著於天地不爭暢於萬物然後萬物歸懷天
地不逆故德音發而天下響會景行彰而六合俱應始可

以經寒暑涉治亂而不與逆鱗注也菡太者人必反菡之
適不信受則謂與己爭名而反害之也苟能悅賢惡愚聞
義而服便爲明君君明則不苦無賢臣汝往亦不足復奇
如其不爾往必受害故以有心而往無往而可無心而應
其應自來則無往而不可也汝唯有寂然不言耳言則王
公必乘人以君人之勢而角其捷辨以距諫飾非而目將
熒之使人眼眩也色將平之不能復自異於彼也口將營
之自救解不暇也容形心成乃且釋己以從彼也名之曰
益多適不能救乃更足以成彼之盛也順始無窮尋常守
故未肯變也不信厚言未信而諫雖厚爲害也龍逢比干
居下而任上之憂非其事也故其君擠之不欲令臣有勝

君之名也夫暴君若桀紂有扈非徒恣欲乃復求名
但所求者非其道耳惜名貪欲之君雖復堯禹不能勝化
也故與眾攻之而汝乃欲空手而往化之以道哉端而虛
正其形而虛其心也勉而一言遜而不二也惡惡可者言
未可也衛君亢陽之性充張於內而甚揚於外强禦之至
也采色不定喜怒無常也夫頑强之甚人以快事感己已
陵藉而乃抑挫之以求從容自放而遂其修心雖小德且
不能成將故守其本意執而不化即汝之端虛勉一外合
而內不肯此未足以化之也顏回更說三條內直者與天
爲徒言物無貴賤得生一也故善與不善付之公當耳一
無所求於人若然者依乎天理推已性命若嬰兒之直往

也外曲者與人爲徒言外形委曲隨人事之所當爲也成
而上比者與古爲徒言成於今而比於古雖是當教有諷
責之旨然寄直於古故無以病我也仲尼猶以爲未可意
謂常理無二而張三條以政之與事不冥耳雖未弘大亦
且不見咎責然於化則未以其挾三術以適彼非經心而
付之天下也

呂註顏回欲屈己伸道夫子不許惡雜多之爲擾而不救也
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則無適不可今回存諸己者未定
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德蕩知出爭之器也且德厚信矼
足以達人氣而使不至於鄙倍名分不爭足以達人心而
使不至於忌疑而後可與有言也今回未及此而强以仁

義繩墨之言開導於暴人之前者有其美而人惡之也彼好名而已軋之以名彼好知而已出之以知使之由乎凶器是爲之也觀其所出知其所反則回之往殆爲爲耳苟人召悅賢惡不肖則與汝同矣汝惡用求異哉汝與之言徒唯諾而無詔告彼必乘人而鬬其捷辨氣色拂厲而目嫉心成求解免順從之不暇是猶以水救水以火救火則順始無窮矣彼不以信厚期我而與之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昔龍逢比干脩身捐民疑於斂恩故其君憐之亦好名而已堯禹之於蕃國猶不能化必至於滅之是名實者聖人不能勝而況若乎端而虛非至虛也勉而一非至一也驕滿於中發見於外抑人所感求快於心小德猶不成

況大德乎以之格其君不過外合內不訾而已又何足以化彼夫以已之言而蘄人之善不善以已賤而人貴故也自道視之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何分別於其間與天與人與古爲徒回謂以三者趨變應乎其可然以此應物非得一而無心此所以爲太多也外則寓直於古則是政人以法不以人而易其所知是不諜也諜者甯覩人意而得之則固矣雖亦無罪惡可以及化以其師心而未能無心

新傳聖人無名所以無爲無智所以無得無爲則物莫不歸無得則物莫與競常人好名用智所以有爲有得也有爲則物不相服有得則物必與競故曰名也者相軋也智也者爭之器也

須溪而目將熒之色將平之兩語極一時流遁之狀此時方恍然失其爲我方遷就求退之不能況暇與之辨口將營之欲出口而不能但經營吻間正是苦處容將形之雖未言而依違俯仰固已屈矣心且成之若且放過爲後圖也皆人情展轉所必至者舊解多失之

筆乘若唯無詔王公句絕詔告也汝唯無告王公則已言則必且乘人而鬬其捷云云皆指顏子也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嘽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聞以有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狗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

向云傅天自然也滌云傅天地不及聖王爲散符指

性而言揚雄答宓子賤撰修所志守爾天符正己性與天合如作券然也耳目本外而拘之於內心知本內而蹤之於外也

郭註夫有其心而爲之者誠未易也以有爲爲易未見其宜也若一志者謂去異端而任獨也遺耳目去心意而符氣性之自得此虛以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其心則至道集於懷也未使實自入者未使心齋故有其身也得使未始有回者既得心齋之使則無其身也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者放心自得之場當於實而止也譬之宮商應而無心故曰鳴也夫無心而應者任彼耳不強應也使物自若無門者也付天下之自安無毒者也毒治也不得已者理之必然者也體至一之宅而會乎必然之符也則幾矣理盡於斯也不行則易欲行而不踐地不可能也無爲則易欲爲而不傷性不可得也視聽之所得者粗故易欺也至於自然之報細故難僞也則失眞少者不全亦少失眞多者不全亦多失得之報未有不當其分者也而欲違天爲僞不亦難乎有翼有知之喻言必有其具乃能其事今無至虛之宅無由有化物之實也夫視有若無虛室者也室虛而純白獨生矣吉祥之所集者至虛至靜也若夫不止於當不會於極此爲以應坐之日而馳騖不息也故外敵未至而內已困矣豈能化物哉夫使耳目閉而自然得者心知之用外矣故將任性直通無往不冥尚無幽昧之責而況人間之累乎物無貴賤未有不由心知耳目以自通者也故世之所謂知者豈欲知而知哉所謂見者豈爲見而見哉若夫知見可以欲爲而得者則欲賢可以得賢爲聖可以得聖乎固不可矣而世不知知之自知因欲爲知以知之不見見之自見因欲爲見以見之不知生之自生又將爲生以生之故見目而求離婁之明見耳而責師曠之聰故心神奔馳於內耳目竭喪於外身處不適則與物不冥矣冥矣不冥而能合乎人間之變應乎世世之節者未之有也

詳道有而爲者古人嘗難之有思必齋有爲必戒故欲神明其德者必齋心焉此仲尼所以告顏子也文子曰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聽止於耳則極於耳之所聞心止於符則極於心之所合而已聽之以氣則無乎不在廣大流通所以用形而非用於形所以待物而非待於物虛而無礙應而不藏故一志所以全氣全氣所以致虛致虛所以集道此心齋之義也

須溪樊者外也不必深也名者無實也雖王公之不聽皆無實也無門無實物皆有毒勿視其毒視其毒未有一門無毒者言人間無深無淺皆可畏也一入其中如過客寓於窮途之逆旅悶然而應無安排也

荊川耳目內通與首楞嚴耳根圓通同意

筆乘爲天使爲人使與未始得使及得使之使相應顏子聞虛爲心齋也而霍然有悟故曰回之不能運動如意者有

我也能運動如意者無我也夫子歎其靈誓而又告之曰女能遊其樊而無動於名意合則言不合則止廣大而無門滑泊而無虛一處之以不得已焉則幾矣幾者幾於無我也絕迹以下重發此義不行而絕迹則易行而不踐地則難爲人使則有我故易僞爲天使則無我故難僞夫知不以知入之行不以步鳥之飛不以翼者天使之也此所謂虛也室虛則白生心虛則道集虛非有吉祥也而吉祥莫大焉人之安身柄志釋此無歸矣而猶然不止非坐馳而何坐馳如言陸沈之類蓋人心自止而橫執以爲不止是猶之馬伏櫪櫪而意猶千里即拱默山林祇滋其擾耳夫耳目內通則無聞見外於心知則無思爲如此則可以言虛而鬼神來舍矣況於人乎此所以命萬物之化而不化於物古聖人所爲服行終身者也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郭註王使諸梁甚重者重其使欲有所求也其敬而不怠者恐直容報其敬而不肯急應其求也事無小大少有不言以成爲懽者此仲尼之所憎告諸梁也事不成則有人道之患者以成爲懽者不成則怒矣此楚王之所不能免也事成則有陰陽之患者言人患雖去然喜懽戰於胸中固已結冰炭於五藏矣成敗若任之於彼而莫足以患心者唯有德者能之爨無欲清之人者對火而不思涼明其所饌儉薄也所饌儉薄而內熱飲冰者誠憂事之爲也事未成則唯恐不成耳若果不成則恐懼結於內而刑網羅於外故曰是兩也不可解於心者自然固結不可解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千人聚不以一人爲主不亂則散故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此天人之

道必至之宜也若君可逃而親可解則不足成也故曰是之謂大戒知不可奈何者命也而安之則無哀無樂何易施之有哉故冥然以所遇爲命而不施心於其間泯然與至當爲一而無休戚於其中雖事凡人猶無往而不適而況君親乎事有必至理固常通爲人臣子者任之則事濟事濟而身不存者未之有也又何用心於有身哉若乃信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忘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澤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厲劫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愼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郭註以巧關力者本共好戲欲勝情至潛興害彼則不復循理也以禮飲酒者尊卑有別旅酬有次洪流滔淫波則淫流縱橫無所不至也夫烟生於簡事起於微此必至之勢也言者風波也故行之則實喪矣遺風波而不行則實不喪矣事得其實則危可安而蕩可定也夫忿怒之作無他由也常由巧言過實偏辭失當譬之野獸蹴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而氣息不理茀然暴怒但生瘈疵以對之也夫寬以容物物必歸焉劫核大精則鄙吝心生而不自覺也苟不自覺安能知禍福之所齊詣邪故大人蕩然放物於自得之場不苦人之能不竭人之歡故四海之交可生而惡死悅生惡死即所謂哀樂者也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須溪云只此一語慷慨明達談笑有餘夫不可奈何非哀颯之謂也其自決如此

且以巧關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忘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厲劫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愼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郭註以巧關力者本共好戲欲勝情至潛興害彼則不復循理也以禮飲酒者尊卑有別旅酬有次洪流滔淫波則淫流縱橫無所不至也夫烟生於簡事起於微此必至之勢也言者風波也故行之則實喪矣遺風波而不行則實不喪矣事得其實則危可安而蕩可定也夫忿怒之作無他由也常由巧言過實偏辭失當譬之野獸蹴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而氣息不理茀然暴怒但生瘈疵以對之也夫寬以容物物必歸焉劫核大精則鄙吝心生而不自覺也苟不自覺安能知禍福之所齊詣邪故大人蕩然放物於自得之場不苦人之能不竭人之歡故四海之交可

全也無遷令者傳彼實也無勸成者任其自成也過度益也無勸成者任其時化譬之種植不可一朝成也若彼之所惡而勸强成之則悔敗尋至故曰惡成不及改也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言寄物以爲意任理之必然者中庸之符全矣斯接物之至也當任齊所報之實何爲爲齊作意於其間哉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言直爲致命最易而以喜怒施心故難也

新傳無言者物不能擾而有言者物所以應應則不靜矣故曰言者風波也無行則迹所以藏有行則迹所以顯迹顯於外則眞亡於內矣故曰行者實喪也夫不靜則至於動眞亡則難以安故曰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筆乘夫傳兩喜兩怒之言而不敢益者凡以善終之難不得不謹其始耳觀劚力者始陽卒陰飲酒者始治卒亂則知人之相與始於信卒乎鄙事之在人始於細卒乎大者其必至也夫一言之發激怒於人非風波乎人既激矣將行其怒非實喪乎故忿之設也無由由巧言偏詞每每過實不擇正理如獸之畏死不擇好音氣息菲然而出則聽者並生厲心而忿從此設矣剋者責人太切核者認眞太甚本以望人之美也而人或以不肖之心應之於是而知止焉可也而不知其然則積忿成患將不知其所終矣終即前所謂卒乎鄰卒乎巨者也君命之將卒意還改事之未成勉强以勸此即溢美溢惡之言故曰過度益也益則傳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崩爲躁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達之入於無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愼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成）矢以蚿盛溺（乃弔切）適有蚤蝱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愼

邪（天殺須溪云如言天生剛傷人也副墨云殺如降殺之殺）天（言天殆之使無德也嬰兒無知也町畦猶界言無收拾也）

郭註夫小人之性引之軌制則憤已縱其無度則亂邦不知民過之由己故罪責於民而不自改也正女身者反覆與會俱所以爲正身也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形不乖迕和而不同也就不欲入就者形順入者還與同也和不欲出和者義濟出者自顯伐也若遂與同則是顯危而不扶持與彼俱亡矣故當模格天地但不立小異耳自顯和之且有含垢之聲濟彼之名彼將惡其勝已妄生妖孽故當罔然若晦玄同光塵然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也彼且爲嬰兒七句言不小立圭角以逆其鱗也夫螳螂之怒臂非不美也以當車轍顧非敵耳今知之所無奈何而欲彊當其任即螳螂之怒臂也積伐汝之才美以犯人此危殆之道故戒之爲其殺之之怒者恐其因有殺心而遂怒也爲其決之之怒者方使虎自舔分之則因用力而怒矣時其饑飽達其怒心知其所以怒而順之也順理則異類生愛逆節則至親交兵此虎之所以媚於養己也矢溺至賤而以寶器盛之愛焉之至也捐之不時則缺銜毀肖碎胸言雖救其患而掩焉之不意故驚而至此也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言意至除患率然捐之以至毀碎失其所以愛矣故當世接物逆順之際不可不愼也

呂註就之失在入入則與之同和之失在出出則與之異故爲顓滅崩蹶爲聲名妖孽者以其與之同而不知所以扶持與之異而不知入之同出之異故不終持與之異而不知所以將順故也與之爲則人於無疵則雖與之無方不至於危國雖與之有方不至於危身蓋因其性之所有而通之此因機點化之妙如宣王好勇好貨而孟子導以王道是也

評莊彼且爲嬰兒六句應形就而不欲入達之入於無疵應心和而不欲出愛焉者數語此卽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之意

補註彼且爲嬰兒一段卽法華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卽現比丘身而爲說法應以女人身得度者卽現女人身而爲說法意捐之不時是言愛焉之甚見有蚤虱宰爲搏之出焉不意故致驚怒也虎至暴而順之則馴焉易馴而驚之則暴故與惡人處不可不愼也若不審幾不量力徒欲以有方救其無方則螳螂之怒臂當轍耳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石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也木也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樠也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柤查梨橘柚果蓏力果切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

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搢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爲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散人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教)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譽(余)之不亦遠乎(司馬云沒也向云診占夢也橫謂明旦)

郭註不在可用之數曰散木可用之木爲文木物莫不若是者物皆以用自傷也幾死乃今得之言數有脾睨己者唯今匠石明之耳爲予大用言積無用乃爲濟生之大用若有用久見伐矣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以戲匠石也弟子猶嫌其以爲社自榮不趣取於無用而已匠石謂社自來寄耳非此木求之爲社也以爲不知己者詬厲言此木乃以社爲不知己而見辱病也豈榮之哉本自以無用爲用雖不爲社亦終不近於翦伐之害也所保與衆異者彼以無保爲保而衆以有保爲保也利人長物禁民爲非社之義也夫無用者泊然不爲而羣才自適用者各得其叙而不與焉此無用之所以全也汝以社異之無緣近也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庇)其所蔭(蔭)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睹(矣)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酲(呈)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荊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弋)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善)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爲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不祥也(柏酒曰解謂楸大木紋旋散也病所以柄僥狙病)

郭註隱將芘其所蔭者其枝所蔭可以隱芘千乘也天王不材於百官故百官御其事而明者爲之視聰者爲之聽知者爲之謀勇者爲之捍夫何爲哉玄默而已而羣材不失其當則不材乃材之所至蔭也故天下樂推而不厭乘萬物而無害也白顙亢鼻痔病巫祝解除棄此三者必妙選駢具然後敢用巫祝於此亦知不材者全也夫全生者天下之所謂祥也巫祝以不材爲不祥而弗用也彼乃以不祥全生乃大祥也神人者無心而順物者也故天下之所謂大祥神人不逆

呂註前論大木以不材終天年次論荊氏楸柏天於斧斤以材爲之患是以聖人神人之於用致之爲尤深藏之爲尤密故無用而用以之通不材而材爲之使則遊人世間而吉凶與民同患者尤不可不知此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脾脅爲脇挫鍼治繒戒足以餬口鼓筴播精足以食胠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

郭註徵武士則攘臂於其間者恃其無用故不自窶僕也有大役則不受功者不任作役故也役則不與賜則受之支離其形者猶能自全如此神人無用於物而物各得自用歸功名於宰official與物冥而無迹故免人間之害處常美之實此支離其德也

循本齊與脐同俛者不見其顏隱於臍間也肩高於頂頭低而肩高於面也食撮指天撮徐括切臺笠緇撮之撮會合其髮而撮之髮古者髮近項脊曲而頭低故髻指天也管喻也言五管之喻皆在上也兩脾爲脇脊在脾裏故以兩脾爲脇也鍼縫衣也治繒浣衣也鼓筴播精以筴簸米也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山水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郭註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言當順時直前蒯乎會通之宜世之衰盛蔑然不足覺故曰何如來不可待往不可追趣當盡臨時之宜耳有道成焉無道生焉言付之自爾而理自生成生成非我也豈爲治亂易節哉治自求成故遺成而不敗亂自求生故忘生而不死也方今之時僅免刑焉言不瞻前顧後而盡當今之會冥然與時世爲一而後妙當可全刑名可免也福輕乎羽莫之知載者足能行而放之乎能執而任之聽耳之所聞視目之所見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自用爲其自爲忘其性內而無纖芥於分外此無爲之至易也無爲而性命不全者未之有也性命全而非福者理未聞也故夫福者即向之所謂全耳非假物也豈有寄鴻毛之重哉卒性而動動不過分天下之至易也卑其自卑載天下之至輕也然知以無涯傷性心以欲惡蕩眞故乃釋此無爲之至易而知彼有爲之至難棄夫自舉之至輕而取夫載彼之至重此世之常患也禍重乎地莫之知避者舉其性內則雖負萬鈞而不覺其重也外物寄之雖重不盈錙銖有不勝任者矣爲內福也故福至輕爲外禍也故禍至重禍重而莫之知避此世之大迷也夫畫地而使人循之其卒不可掩矣有其已而臨物與物不冥矣故大人不明我以耀彼而任彼之自明不德我以臨人而付人之自得故能彌貫萬物

而玄同彼我泯然與天下爲一而內外同福也迷陽猶亡
陽也亡陽任獨不蕩於外則吾行全矣天下皆全其吾則
凡稱吾者莫不皆全也吾行郤曲無傷吾足者曲成其行
各自足矣有用則與彼爲功無用則自全其生夫割肌膚
以爲天下者天下之所知也使百姓不失其自全而彼我
俱適者俛然不覺妙之在身也

口義天下有道則聖人可以成功天下無道則聖人全生而
已方今之時亂世也但以苟免於刑爲幸又何敢他求乎
處亂而僅免刑以全生特一羽之福而不知載而有之亂
世之禍常至殺身是重於地也而亦不知避之臨人以德
取禍之道不若已之盡地而趨言其拘束自苦誠危殆也

金陵叢書 周氏校印

水火桂漆之見伐皆不能自隱求名於世以招禍患者之
譬
疑獨臨人以德則未能冥乎道靈地而趨則未能滅其跡迷
陽言自晦其明無傷吾生全之行郤曲言退身曲全無傷
吾可行之足
筆乘吾行郤曲當從碧虛作郤曲郤曲無傷吾足庶與上文
相協蓋由傳寫者誤疊吾行二字耳迷陽勉道曰厥也厥
生蒙蔽能迷陽明之路故曰迷陽託興言之也其說甚異
存之以廣異聞
嘗見總論夫處人間世者君臣之分爲大不可不盡然當度
可否之宜謹出處之節視古今而無愧超悔吝而獨全斯
爲善矣是以顏子將之衛而夫子備言事君之多患名知
之相軋心氣未達譽終毀至弓旌在前刀鋸在後者有之
況懷意必之心欲化年壯行獨之君焉保其無悔所以力
救止之使衛君知賢者不苟進益堅脩道之心固將自化
冥必輕性以資驕志援彖行邪顏子又陳端虛勉一內直
外曲或可自全夫子謂僅免患耳胡可及化化者不言而
信使人意消豈在政法繁多以啓物敵乎顏子至此無以
進請問其方則是所念既空而天眞虛受之時也夫子乘
其開悟之機告之以齋使虛心受教無聽以耳而以心無
聽以心而以氣遂於言下悟其未始有回心虛而形亦忘
則化物也無難矣子高將使齊誨以行事情而忘其身察

金陵叢書 周氏校印

風波而戒實喪顏闔將傅衛靈以就不入而和不出達虎
怒而通焉情皆所以明世患之多端外物之難必在高識
之士洞燭幾微進退以義可也至於曲軫社以無保爲
保商丘巢材見不神而神又申言材之爲累而世人弗悟
往往恃材求用而不揆分度宜名顯而妒害生利鍾而禍
患至雖欲臃腫自全不可得矣故是篇大意在乎外應世
而內全眞道不離而物自化古之聖賢不得已而有世俗
之僊悶不密山斯道遂寫孔顏問答以發明之篇末又引
接輿之歌以佐聖賢經世有爲之迹以杜眾人逐物無厭
之心結以山木膏火桂漆之患警世尤切唯其知涉世之
難可以處世而無難矣太上云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補註此篇首以孔顏問答繼以子高顏闔之喻其論守身行義應物審機以處人間世之道備矣而復繼以櫟社商匠支離之說者見當世禍亂罪莫不可措手縱使做得好不如不做爲高耳故末又以接輿之歌結之

筆乘王彰云養生主是出世法人間世是住世法余謂出世而後能住世老子所謂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也

德充符第五 郭註莊德充於內應物於外外內冥符命若符信白微於外非形所能爲損益非知所能知所不可奈何

爲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二十三

夫子聖 也匠也直後而未往耳匠將以爲師而況不若匠者乎奚假魯國匠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 旺先生其與庸亦還奏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爲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二十四

衆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 九軍 徒李云天子六軍諸侯三軍也登假呂氏音遐言得此道者去留無繫而升於玄遠之域也列子稽王篇登假字譌同遐可證之

郭註魘往實歸各自得而足也無形而心成者怪其形殘而心乃充足也夫心之全也遺身形忘五藏忽然獨往而天下莫能離也奚假魯國將引天下與從之言神全心具則體與物冥與物冥者天下之所不能遠奚但一國而已哉死生之變變之大也彼與變俱故生死不變於彼雖天地覆墜斯順之也審乎無假者明性命之固當也不與物遷者任物之自遷也命物之化者以化爲命而無乖迕也守其宗者不離至當之極也異而肝膽楚越者恬苦之性殊則美惡之情背也同而萬物皆一者雖所美不同而同有所美各美其所美則萬物一美也各是其所是則天下一是也夫因其所異而異之則天下莫不異而浩然大觀者官天地府萬物知異之不足異故因其所同而同之則天下莫不皆同又知同之不足有故因其所無而無之則是非美惡莫不皆無矣夫是我而非彼美已而惡人自中知以下至於昆蟲莫不皆然此明乎我而不明乎彼者爾若夫玄通泯合之上因天下以明天下天下無曰莫非也即明天下之無非無曰彼是也即明天下之無是無是無

非混而爲一故能乘變任化迕物而不慴也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乎德之和者宜生於不宜者也無美無惡則無不宜故亡其宜也都亡宜故無不任都任之而不得者未之有也無不得而不和者亦未聞也故放心於天地之間蕩然無不當而擴然無不適也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言體夫極數之妙心故能無物而不同無物而不同則生死變化無往而非我矣故生爲我時死爲我順時爲我聚順爲我散聚散雖異而我皆我之則生故我耳未始有得死亦我也未始有喪夫死生之變猶以爲一既觀其一則說然無係玄同彼我以生死爲寤寐以形骸爲逆旅去生如脫屣斷足如遺土吾未見足以纓弗其心也彼爲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已以其知者嫌王駘未能忘知而自存也得其心以其心者嫌未能遺心而自得也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者夫得其常心平往者也嫌其不能平往而與物過常故使物就之也夫止水之致鑑者非爲止以求鑑也故王駘之聚眾眾自歸之豈引物使從已哉唯止能止眾止者動而爲之則不能居眾物之止也唯舜獨也正言特受自然之正氣者至希也下首則唯爲松柏上首則唯有聖人故凡不正者皆來求正耳若物皆有青全則無貴於松柏人各自正則無美於大聖而趣之也幸能正生以正眾生者幸自能正耳非爲正以正之也將求名而能自要者非能遺名而無不任也官天地府萬物者冥然無不體也直寓六骸象耳目者人能耳目亦用耳目非須耳目也所謂逆旅也象耳目者人能耳目亦用耳目非須耳目也知與變化俱則無往而不寓此知之一者也心與死生順於不宜者也無美無惡則無時而非生此心之未嘗死也擇日而登假者以不失會爲擇耳斯人無擇也任其天行而時動者也故假借之人由此而最之耳其恬漠故全也故曰彼且何肖以物爲

事

呂註學道者學其所不能學行其所不能行故寓言於王駘也從仲尼遊者知從其所能行而不知從其所不能行則雖全魯歸之與王駘猶中分也從其能行者則立其教坐有議其教不得無言其成不得無形也從其不能行者則立不教坐不議至而往實而歸仲尼王駘相爲表裏而已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不以其所能而當君師之任則無用之用與庸亦遠矣孰爲死生而與之變孰爲覆墜而與之遊乎審乎無假知其所得者眞不與物遷則死生覆墜而不變命化物而已不化守其宗本不離也人唯不能自其同者視之則耳目內通能自其同者視之則耳目不同不見其所喪也常季謂駘懷內聖之道則爲已而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而推爲君師邪唯止能止眾止此人所以從之求鑑也夫木莫不受命於地唯松柏獨全人莫不受命於天唯舜也獨正則舜豈不以正生爲幸而正眾生哉今夫士之以勇自名者猶能雄入九軍而況官天地府萬物死生不得與之變者非求

名曰要之比也彼且擇且而登假其去來容與如此人安得不從而最之

須溪遺外也雖天地覆墜亦且與之相爲子立無設無所待也屯視萬物之變獨與先天地者俱所謂宗也生天地者也

疑獨以無形司有形曰官天地以無物藏萬物曰府萬物寓六骸者寄而無吝象耳目者存而不用一知而不爲物貳心存而不與形偕制命在內而不在外所以能擇且而登假也

通義彼爲已言其學非爲人而人乃尊之何也以其知得其心言其反觀而得見其天君也以其心得其常心者言其

金陵叢書 胡氏校印

初以天德良知得見此心時如游子歸家既到家乃知是固有之業也此只言其爲已何與於人而人乃尊之如此於此亦見常季之所造矣

副墨正如各正性命之正正生卽正性也正性卽守宗也守宗卽保始也夫保始之徵如人養勇一以無懼爲主而不動心故以一士而雄入於九軍兒守宗正性之人能保其未始有始之始者其徵也將不能一生死而命物化乎哉

官天地府萬物寓六骸象耳目言我與天地萬物同一根宗散則爲萬聚則爲一直寄寓此於六骸之中而以耳目爲象耳人唯執象失心妄起知識故心生於物而死於物今一其知之所知則心固未嘗死也而死生何足以擾之

昔劉歆學道有神人謂之曰君心力精猛必破死生學者知死生事大猛菩精采奮然勘破如勇夫有不懼之實便可雄人死生縱橫無礙此出離生死學問莊生等閒於此發出當時西竺之經未至而佛法已在中國孰謂佛者夷狄之一法哉

筆乘受命於地至唯舜獨也正文句不齊似有脫畧張君房校本作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正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堯舜獨也正在萬物之首補亡七字因郭註有下首唯松柏上首唯聖人故也今以松柏獨也在舜獨也正爲句亦自文順而義全矣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見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眾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

金陵叢書 胡氏校印

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蹴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稱中言也）乎（乃必中之也故曰中地也）然（乃中地也）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稱中言也）乎（乃必中之也故曰中地也）然（乃中地也）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稱中言也）乎（乃必中之也故曰中地也）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者已知子不必更言也

郭註我出子止善與刖者並行也其明日又質而問之欲使必不竝已也子齊執政者常以執政自多故直云子齊執政政便謂足以明其不遜也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言此論德之處非計位也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笑其矜說在位欲處物先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言其事明師面鄒吝之心猶未去乃眞過也若是形殘也言不自顧省而欲輕蔑在位與有德者竝計子之德故不足以補形殘寡此蓋申徒論足之存亡言人之處兀知已過而安之者而鄒兀心狗乎外者不明乎內也不當亡者眾不當存者少然有幸不幸一歸之於命耳則知申徒之兀出於非罪管見申徒安命而忘兀德充於內者無戚於外也子產矜位厭其多言也

甲五 非翼二 二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之過多自陳其過狀以已爲不當亡者眾也默然知過自以爲應死者少也羿古之善射者弓矢所及爲轂中夫利害相攻則天下皆羿也自不遺身忘知與物同波者皆游於羿之轂中耳雖張轂之出單豹之處猶未免於中地則中與不中唯在命耳而區區者各有其所遇而不知命之自爾故免乎弓矢之害者自以爲巧欣然多已及至不免則自恨其謬而志傷神辱斯未能達命之情者也夫我之生也非我之所生也則一生之內百年之中其坐起行止動靜趣舍性情知能與凡所有者凡所無者凡所爲者凡所遇者皆非我也理自爾耳而橫生休戚乎其中斯又逆自然而失者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皆不知命而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

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爲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已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郭註踵頻也人之生也理自生矣直莞之爲而任其自生斯重其身而知務著也若乃忘其自生謹而矜之斯輕用其身而不知務也故五藏相攻於內而手足殘傷於外也猶有尊足者存言則一足未足以鬱其德明夫形骸者逆旅也去其矜謹任其自生斯務全也夫天不爲覆故能常覆地不爲載故能常載使天地而爲覆載則有時而息矣使舟能沈而爲人浮則有時而沒矣故物爲焉則未足以終

其生也安知夫子之猶若是者責其不謹不及天地也無趾出聞所聞而出全其無爲也彼何賓賓以學子爲者怪其方復學於老聃也夫無心者人學亦學然古之學者爲已今之學者爲人其弊也遂至乎爲人之所爲矣夫師人以自得者舉其常然者也舍已效人而逐物於外者求乎非常之名者也夫非常之名乃常之所生也故學者非爲幻怪也幻怪之生必由於學禮者非爲華薄也而華薄之興必由於禮斯必然之理至人之所無奈何故以爲已之桎梏也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欲以直理冥之冀其無迹也天刑之安可解者仲尼非不冥也顧自然之理行則影從言則響隨夫順物則名迹斯立而順物者非爲名也非爲名則至矣而終不免乎名則孰能解之哉故名者影響也影響者形聲之桎

副墨叔山無趾知有尊足者存故求以全之尊足者全則視重其足猶棄土耳夫子即說他務學以補前行之惡不知此一等人全不在善惡上起念顧非束於教者所易知也故無趾與老聃私議之曰夫子於至人其未邪何賓賓恭敬以學於子爲也彼且汲汲焉求以善名聞於世而不知至人方以是爲已以桎梏蓋至人無己聖人無名如手足本無桎梏其有桎梏者自爲異見以縛之耳欲解其桎梏必反其異見而還之於一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然後可耳以死生爲一條者未始有生孰名爲死以可不可爲一貫者本來無是何者爲非如是則善惡皆爲幻法分別悉是詭名爲人解粘去縛莫要於此但天刑之人懸而不解者耳天刑如言天罰之使然甚絕之之詞也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爲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

宰而寡人傳國焉悶悶然而後應汜汜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愠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狶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己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反翣色洽資則者之履無爲愛之皆無其本矣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爲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乎前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郤隙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本云駘它名駘醜

郭註惡醜也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者明物不由權勢而往也無聚祿望人之腹者明非求食而往也又以惡駭天下者明不以形美故往也和而不唱者非招而致之也知不出乎四域者不役思於分外也雌雄合乎前者才全也

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郤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本云駘它名駘醜

郭註惡醜也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者明物不由權勢而往也無聚祿望人之腹者明非求食而往也又以惡駭天下者明不以形美故往也和而不唱者非招而致之也知不出乎四域者不役思於分外也雌雄合乎前者才全也

燕爾新婚本以形好爲意者也故形之全也無以降至尊之情回貞女之操也德全而物愛之宜矣死生存亡以至飢渴寒暑其理故當不可逃也故人之生也非誤生也生之所有非妄有也天地雖大萬物雖多然吾之所遇適在於是則雖天地神明國家聖賢絕力至知而弗能違也故凡所不遇弗能遇也其所遇弗能不遇也其所爲弗爲弗能爲也其所爲弗能不爲也付之而自當矣命行事變不舍晝夜推之不去留之不停故才全者隨所遇而任之也夫始非知之所規而故非情之所留是以知命之必行事之必變者豈於終規始在新戀故哉雖有至知而弗能規也逝者之往吾奈之何哉苟知性命之固當則雖死生窮達

千變萬化淡然自若而和理在身矣故曰不足滑和靈府者精神之宅也至足者不以憂患窮神故曰不可入於靈府和性不滑靈府閒豫則雖涉乎至變不失其兌然也故曰和豫通而不失於兌日夜無郤者泯然常任之也與物爲春者羣生之所賴也接而生時於心者順四時而俱化也天下之平莫盛於停水無情至平故天下取正焉故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者內保其明外無情爲玄鑒洞照與物無私故能全其平而行其法也事得以成物得以和謂之德也無事不成無物不和此德之不形也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循本禮記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故曰娶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日夜無郤言死生貧富雖日夜相代乎前吾使之無錄隙可入視之如一而混然與物爲春如年有四時不見其夏秋冬但見其爲春耳此見日與物接而生時於吾心者也因春字故下生時字言時不生於陰陽之氣而生於吾心也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管見雌雄之義或以爲禽獸者本於列子雌雄在前摯尾成翼之說竊考經意丈夫與之處思而不能去與婦人願爲妾之語則雌雄合乎前言丈夫婦人歸之者眾也戰而死了無停息而其所始即智者莫能求之所謂未始有始者也知其未始有始而又何至滑吾之太和於吾之靈府也耶兌如老子塞其兌之兌和豫通而不生於兌與物爲春而日夜無隙即所謂不形者也如此雖日接萬變皆動而

翼皆戴璧垂羽諸侯六翼皆戴圭大夫四翼士二翼皆戴

綏據此則古者喪禮通用翼非特爲飾武設竊原南華本意謂先聖制禮使人養生送死而無憾周以棺衾飾以柳翼貴賤隆殺各當其宜所以慎終也若戰而死則非正命故其葬也不以翼形且不得全歸何望儀物之備哉亦猶刖者之不愛其屨也此章從上文狗子食於死母起喻至此又疊喻以結之不過形容德充於內者無假於外德骩於中者外飾無益也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筆乘望如月望之望圓足飽滿之義和而不倡不見其能首事也知不出乎四域不見其有遠界也祿位才貌舉皆無之而致雌雄交歸焉非使物保而物自保之也是何人也本哀駘它所以存而見任去而見思者有本故耳才即孟子降才之才才未全者率喜於自衒才全則德內足矣形之有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雖其變者彼然求其所以爲之者而不得故謂之命也苟知其所以動人者何在狗子之喻言形不足愛而使其形者可愛也毋愛以使其形者爲本戰以武爲本行以足爲其始所以爲之者則獨何能無槩然今其變離日夜遞遷

不失其時突水停而平則萬物準之平則內能自保停則
外不搖蕩水之平猶德之和也是和也修之已而成故曰
成和之修物不能離又解不形之意卽一而不分死生無
變之謂也

闉跂支離無脹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 豆 肩
肩甕 盎 大癭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
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
誠忘故聖人有所遊而知 智 爲 孳約爲膠德爲接工爲商聖
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
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 飼 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
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警 敖 乎大哉獨成其天惠子謂
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
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
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
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
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
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
瞑 眠 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闉跂者跂而守城門也支離
不全之貌無脹無脚根故

但跂而行也一云無脹無脚者也

郭註闉跂支離無脹兩股言偏情情一往則醜者更好而好者
更醜也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者其德長於順物忘其醜

長於逆物忘其好也生則愛之死則棄之故德者世之所
不忘也形者理之所不存也故夫忘形者非忘也不忘形
而忘德者乃誠忘也聖人遊於自得之場放之而無不至
者才德全也知爲孳約爲膠德爲接工爲商此四者自然
相生其理已具故聖人無所用其已也天鬻也者天食也
言自然而稟之也既稟之自然其理已足則雖沈思以免
難或明戒以避禍物無妄然皆天地之會至理之趣必自
思之非我思也必自不思非我不思也或思而免之或思
而不免或不思而免之或不思而不免凡此皆非我也又
奚爲哉任之而自至也有人之形者視其形貌若人也無
人之情者掘若槁木之枝也羣於人者類聚羣分自然之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道也是非不得於身者無情故浩然無不任無不任者有
情之所未能也故形貌若人而獨成其天也道與之貌天
與之形者言人之生也非情之所生也生之所知豈情之
所哉故有情於爲離曠而非能也然離曠以無情而聖矣
明矣有情於爲賢聖而非能也然賢聖以無情而賢聖矣
豈直賢聖絕遠而離曠難慕哉雖下愚聾瞽及鷄鳴犬吠
苟有情於爲之亦終不能也不問遠之與近雖去已一分
孔顏之際終莫之得也是以視之萬物反取諸身耳目不
能以易任成功手足不能以代司致業故嬰兒之始生也
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不以足操物不以手求行豈百
骸無定司形貌無素主而專由情以制之哉既謂之人惡

得無情者未解形貌之非情也是非吾所謂情者以是非爲情則無是無非無好無惡無惡者雖無形貌直是人耳情將安寄無情者之人不以好惡傷其身言任當而直前者非情也常因自然而不益生者止於當也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者未明生之自生理之自足也莊子又謂生理已自足於形貌之中但任之則身存好惡之情非所以益生祇足以傷身以其生之有分也夫神不休於性分之內則外矣精不止於自生之極則勞矣故行則倚樹而吟坐則據梧而眠言有情者之自困也天選子形以堅白鳴言凡子所爲外神勞精倚樹據梧且吟且睡此世之所謂情也而云天選明夫情者非情之所生而況他哉故雖萬物萬形云各各營生不貨之商也此乃天之所養故曰天食有形無碧虛聖人遊於忘形忘德之外雖日用德而不自矜故膠膠擾擾而自生耳今子有人之形與眾無別而自謂賢者猶躍等事無由萌兆不謀利害何用知不斲情牲何用膠膠擾擾而自喪也蛣蜣轉丸蜘蛛結網不謀之知也雲龍風虎松柏女蘿於物何用德不殖貨財何用商已上四事皆天然而養者也蛣蜣轉丸蜘蛛結網不謀之知也雲龍風虎松柏女蘿不斲之膠也禽獸林藪魚龍江湖無喪之德也物物自利各各營生不貨之商也此乃天之所養故曰天食有形無

碧虛聖人遊於忘形忘德之外雖日用德而不自矜故膠膠擾擾而自喪也夫神不休於性分之內則外矣精不止於自生之極則勞矣故行則倚樹而吟坐則據梧而眠言有情者之自困也天選子形以堅白鳴言凡子所爲外神勞精倚樹據梧且吟且睡此世之所謂情也而云天選明夫情者非情之所生而況他哉故雖萬物萬形云各各營生不貨之商也此乃天之所養故曰天食有形無碧虛聖人遊於忘形忘德之外雖日用德而不自矜故膠膠擾擾而自喪也蛣蜣轉丸蜘蛛結網不謀之知也雲龍風虎松柏女蘿不斲之膠也禽獸林藪魚龍江湖無喪之德也物物自利各各營生不貨之商也此乃天之所養故曰天食有形無

情望之似木雞矣一尺之面容貌不同者道與之也六尺之體容象無殊者天與之也梓非情之所有天任子之形者豈有情哉唱醯而自生耳今子有人之形與眾無別而自謂賢者猶躍強以堅白同異之辯鳴噪於眾人之前而自謂賢之尤何用情於其間哉

治之金何得不怪哉

循本其脰肩肩腹項也肩肩細長之貌言悅無賜而視全人反覺其項細長醜不足觀也周禮梓人云數目顧脰註長脰貌蓋肩與頎同槁梧即今所謂桔槔也桐類不一惟桔桐中琴瑟故名琴瑟爲槁梧

副墨三子醜惡能使齊衛之君悅之而視全人之不如蓋愛其德自忘其形也用是知形有所短德有所長所短者能

使人忘之而在已若忘則必有惡駭之嫌所長者能使人
不忘而在已若不忘則必有矜伐之病能不忘其所忘而
忘其所不忘是誠忘也因就忘之一字翻出自已學問而
以聖人證之聖人者誠忘其所不忘者也其心有所遊也
以知識爲孽子而不親以誓約爲膠固而不用以德惠爲
應接而不貴以技能爲行貨而不居何也聖人何思何慮
惡用知未雕未斲惡用膠本無所失也惡有於得深藏不
售也惡用夫商蓋有用人也無所用則游以天矣故謂之
天遯天遯則聖人食於天矣而惡用人爲故具人之形其
形雖小而無是非之情其天則大也道與之貌天與之形
者形色象貌自未始有始中來皆道與之道與之卽天與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之也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是欲其如槁木死灰而
後爲無情也故莊子曰非吾所謂無情也謂不以好惡內
傷其身常因其生之自然而不益之之謂也老子曰益生
曰祥莊文本此惠子猶不嘗而曰不益生何以有身不知
生不必益也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生理本足於本足中不
能因其自然橫起好惡逐妄迷眞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今
子之精神非道與之天與之乎乃外其精勞其神倚樹據
梧而唫而眠是天選子形本無不足卽乃不能因之徒以
堅白之說曉曉然立是非同異於天下祇爲情之所累而
已觀惠子與莊子所論於衆事全未分曉不知莊子何以
與之爲友

管見總論物得以生之謂德乃天賦粹矣所以成形尊生由
是而充之性與天道可得而聞也夫德本乎天而充之在
人可不自愛重乎物之符契特應感小節以卽德充之驗
其成功大業則有相天地管化育者焉故王駘足以起敬
於夫子將欲引天下而從之則其修爲必有大過人者且
不教不議而學者虛往實歸自非以心契心而死生無變
命物宗而化由已出其能至是乎視所一遺所喪以見
得道者忘形唯止能止衆止明夫以虛而來鑑凡此皆所
以充之道也德充而爲物所歸猶松柏之於眾木堯舜
之於百姓豈特以正生爲幸幸在能正眾生而一已之死
生禍福非所芥帶故擇日登假去留在我何背以物爲事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哉申徒無取兀之過而招兀視兀猶全也子產以執政之
貴而傲兀雖貴猶賤也無趾而尊足所存有重於足者天
刑之不可解則一安之命而與全人無異矣哀駘它之雌
雄合乎前使哀公忘其惡而願授國此非愛其形愛使其
形者也故泰和內運冱厲外消德與日新道通神化事成
而不以功自處無往而不爲物所歸矣哀公以伸比爲德
友德尊而位可忘也靈公視無脤爲全人德尊而形可忘
也聖人所游與物無際蓍乎大哉獨成其天是能忘人之
所不忘而粹美所歸有不得而辭者惠子厚於才而薄於
德遂問好惡之情答以性命之情所以深救其失使道貌
天形不傷於好惡有形無情常因乎自然至是則德充物

存彼已兩忘是非好惡化於忘言何在乎外神勞精而以堅白鳴哉取殘兀厲惡之人以標論本蓋所以爲向形骸外德性者之戒云

大宗師第六 郭註雖天地之大萬物之衆富其所宗而師者無必也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眞人而後有眞知何謂眞人古之眞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謨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格於道也若此

郭註知天人之所爲者皆自然也則內放其身而外冥於物與眾玄同任之而無不至也天者自然之謂也夫爲爲者不能知而知自知耳自知耳不知也不知也則知出於不知矣自爲耳不爲也不爲也則爲出於不爲矣爲出於不爲故以不爲爲主知出於不知故以不知爲宗是故眞人遺知而知不爲而爲自然而生坐忘而得故知稱絕而爲名去也人之生也形雖七尺而五常必具故雖區區之身乃舉天地以奉之故天地萬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無也一物不具則生者無由得生一理不至則天年無緣得終然身之所有者如或不知也理之所存者眾爲之所爲者少而理之所在者莫能器之而求其備焉人之所知不必同而所爲不敢異異則僞成而眞喪矣或好知不倦以困其百體所好不過一技而舉根俱弊斯以其所知而害其所不知也若夫知之盛者知人之所爲有分故任而不強也知人之所知有極故用而不蕩也故所知不以無涯自困則一憒之中知與不知知閒相與會而俱全矣斯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也有患者言知雖盛未若遺知任天之無思也夫知者未能無可無不可故必有待也若乃任天而生則遇物而當矣所待未定言有待則無定也吾生有涯天也必欲益之人也然此人之所謂耳物無非天也天也者自然也人皆自然則治亂成敗過與不遇非人爲也皆自然耳有眞人而後天下之知皆得其眞而不可亂也不逆寡則所順者眾不雄成則不恃其成而處物先不慕士則縱心直前而羣士自合非謀慕以致之直自全當而無過耳非以得失經心也若然者理固自全非畏死也故眞人陸行而非避濡也遠火而非逃熱也無過而非措當也故雖不以熱爲熱而未嘗赴火不以濡爲濡未嘗蹈水不以死爲死未嘗喪生故夫生者豈生之而生哉成者豈成之而成哉故任之而無不至者眞人也豈有棄意於所遇哉言夫知之發至於道者若此之遠也

呂註知天之所爲則知吾之所自生者天也莫之爲而人無與焉知之所不能知也知之所能知者人之所爲則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言以知養生非以生隨知所以能誰年而不中天也世所謂知之盛者無過於此然不免有患蓋所謂知天知人必待知而後當知非道之眞而待以爲當所待固未定也則安知吾向之所謂天者非人乎所謂人者非天乎唯眞人有眞知則以不知知之而無所待也天下是非不一則從眾而已從眾則不免於逆寡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剛則不免於雄成也詢謀僉同則不免於碁士也此皆聖人應世之迹而非其眞眞人者體純素而無我則雖過也不得不過何悔之有雖當也不得不當何自得之有譬夫飄瓦虛舟無心泛物故物亦不忌之以是而登高何者爲慄以是而入水火何者爲濡與熱哉因知而升至於道猶若此況忘知而頓悟者乎

古之眞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眞人之息以踵眾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噫也言若哇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古之眞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忘其所始不求其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眞人

郭註寢不夢無意想也覺無憂遇即安也食不甘理當食耳

眞人之息以踵乃在根本中來噫言若哇氣不平暢也深根寧極然後反一無欲故嗜欲深者天機淺也不知悅生惡死者與化爲體不訢不距者泰然而任之也翛然往來而已矣故曰庸詎知天之非人乎人之非天乎有眞人而後有眞知眞知者不知也乃能持其顛以待少宥其雖而若缺不謀不致而士自來合故曰不逆寡不雄成不慕士眞人如此安有於過歟一或有過則不逆忘其生而猶復探求死意邪受而喜者不問所受者何

物遇之而無不適也忘而復者復之不由於識乃至也夫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物無節則天理滅矣眞人知用心則背道助天則傷生故不爲也

呂註無思慮則寢不夢無嗜欲則食不甘然後其息深深而以踵矣踵者氣之元息之所自起身以足爲踵息以所自起爲踵皆以其至下言之深之又深則至於無息矣眾人失守而屈服者其嗌言若哇求息以踵可得乎其天機淺物觸則發也其息以踵則去物遠矣知生而悅死而惡出而訢入而距以棄其所謂慘然者則是以心捐道愛生而求其生之所始畏死而求其死之所終不能喜而受之忘非士也亡身不眞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者也餘紀他注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也

河

者也循本狐不偕古賢人務光黃帝時人耳長七寸行雖尸鉤子名威云比干申徒狄殷人鉤子載其負石沈

郭註所居而安爲志寂者雖行而無傷於靜也頹大朴之貌似秋殺物非爲威也似春生物非爲仁也喜怒通四時言體道合變者與寒暑同其溫嚴而未嘗有心也然有溫嚴之貌生殺之節故寄名於喜怒耳與物宜者言無心於物故不奪物宜無物不宜故莫知其極也其用兵也因人心之所欲亡而亡之故不失人心也夫白日登天六合俱照非愛人而照之也故聖人之在天下煖然若陽春之自和故蒙澤者不謝淒乎若秋霜之自降故淵落者不怨夫聖人無樂也直與之寒而物自通耳無親也任理而物自存耳天時者未若忘時而自合之賢也不能一是非之塗而就利違害則傷德累當矣善爲士者遺名而自得故名當

其實而福應其身自失其性而矯以從物受役多矣安能
役人若狐不偕務光之徒斯皆舍己徇人殉彼傷我者也
呂註其心志者志於道也容寂則神凝不動顙頯則反朴無
態淒然似秋非有所惡煖然似春非有所愛喜怒通四時
則同乎天和所以與物宜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吾無心於
惡之也澤萬世不爲愛吾無心於愛之也其於物也因其
自通其於仁也天下兼忘其於時也行藏在我困而不失
其所守者君子所守異乎凡民者士也忘高深遺死生者
役人也故自聖人仁賢以至役人雖尊卑貴賤之不同要
皆有所謂眞然後足以充其名若狐不偕務光之徒皆役
人之役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唯無所爲而爲之乃所以自

後應也滔乎進我色嗇精於內發神於外也與乎止我德
利用於外不蕩於內也厲乎警乎連乎三者至爲去爲也
悅乎其言至言去言也眞人之道至於去爲去言者以刑
禮知德爲本而已矣經中多以山喻道巨喻德貌姑射之
山隱弁之丘與具茨之山崑崙之巳是也眞人之道用之
不勤而人眞以爲勤行者是覩萬物之眾而疑天地雕斲
之勞也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
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眞人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
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
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眞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
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
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郭註常無心而順彼故好與不好所善所惡與彼無二也其
一也天徒也其不一也人徒也夫眞人同天人均彼我不
以其一異乎不一無有不一者天也彼彼而我我者人也
眞人同天人齊萬致萬致不相非天人不相勝故曠然無
不一冥然無不任而玄同彼我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之道
也故知死生者命之極非妄然也若夜旦耳奚所係哉眞
人在書得書在夜得夜以死生爲晝夜豈有所不得乎人
之有所不得而憂虞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卓者獨化之
謂也夫相因之功莫若獨化之至也人之所因者天也天
之所生者獨化也人皆以天爲父故書夜寒暑猶安之而
不敢惡況卓爾獨化至於玄冥之竟又安得而不任之哉
眞者不假於物而自然也夫自然之不可違豈直君命而
已哉故證以涸魚之喻與其不足而相愛豈若有餘而相
忘夫非譽皆生於不足至足者忘善惡遺死生與變化爲
一曠然無不適矣又安知堯桀之所在邪
呂註夫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異故其好之者美與善也
而美善出於此不好之者惡與不善而惡與不善亦出於
此則好與不好一也一猶水之洪然者其不一猶水之波
流亦水而已知此則非獨止而後止也然有一有不一者
其一與天爲徒退藏於密也其不一與人爲徒吉凶與民
同患也莫之致而致者命莫之爲而爲者天則人之有所
不得與此物之情也吾何爲哀樂於其間哉以天爲吾之
所自生身猶愛之況生之所自生其爲父也卓矣獨不愛
之乎苟惟知其卓者而愛之則生無足忻明矣人特以有
君爲愈乎已身猶死之而況其眞乎苟知其眞者而聽之
則死無足距明矣性命之源淵處乎人僞之陸而呴濡以
仁義之濕沫不若相忘於道術之江湖而不知死生聚散
也蓋悅生惡死者情無死無生者道舉堯非桀亦情而已
知兩忘非譽而化其道則所以忘死生者未始不同也
新傳眞人無心其好惡所以一也眞人抱二不

無心而一則任自然故曰與天爲徒也抱一而同則或使然故曰與人爲徒也毀譽者世情之變聖人雖爲之應而心實無有若夫遺世情而特以兼忘爲是則何以與人爲徒哉此莊子之所非而世之愚儒反以非莊子也

副墨到此方發出所以不悅生惡死之故好卽悅也不好卽惡也所以不悅不惡者知其一故也一卽天也知其一則不以人助天不以心捐道所謂必有眞人而後有眞知者知此而已情實也死生有命如天有夜旦之常非人力可得而與此物之實理所謂卓與眞者也人之不能離此道猶魚之不能離水苟離於此則一者不一而是非毀譽芬然以生矣孰若兩忘而化於道者之爲得乎此便是其一

金陵叢書 潘氏校印

者一其不一者一不惟是非毀譽當付之兩忘至於死生大變亦兩忘之而毫不以人力與焉蓋死生雖不一而其一者未嘗不一也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夭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郭註夫形生老死皆我也故形爲我載生爲我勞老爲我佚死爲我息四者雖變未始非我我奚惜哉死與生皆命也無善則已有善則生不獨善也故若以吾生爲善乎則吾死亦善也方言生死變化之不可逃故先舉無逃之極然後明之以必變之符將任化而無係也夫無力之力莫大於變化者也故乃揭天地以趨新負山嶽以舍故故不暫停忽已涉新則天地萬物無時而不移也世皆新矣而自以爲故舟山日易而視之若前今交一臂而失之在冥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復今我也我與今俱往豈常守故哉而世莫之覺謂今之所遇可係而在豈不昧哉不知與化爲體而思藏之使不化則雖至深至固各得其所宜而無以禁其日變也故夫藏而有之者不能止其遯也無藏而任化者變不能變也無所藏而都任之則與物化無不一故無內外無死生體天地合變化索所遯而不得矣此乃常物之大情非一曲之小意也人形乃是萬化之一遇耳無極之中所遇者皆若人也豈特人形可喜而餘物無樂邪本非人而化爲人化爲人失於故故矣失故而喜喜所遇也變化無窮何所不遇所遇而樂樂豈有極乎夫聖人遊於變化之途放於日新之流萬物萬化亦與之萬化化者無極亦與之無極誰得遯之哉夫於生爲亡而於死爲存於死爲存則何時而非存哉夫自均於百年之內不善少而否老未能體變化齊死生也然其平粹猶足以師人也況玄同萬物而與化爲體其爲天下之所宗也

金陵叢書 潘氏校印

不亦宜乎

呂註大塊之於我固無情也苟爲善吾生則善吾死必矣吾何悅惡哉物無大小心存則存心亡則亡苟爲非道未有存而不去者故藏舟藏山於壑澤可謂固矣吾心一遁則忽然失之夜半乾極之時有物於此從而藏之乾極之處非有力者能若是乎夫藏小大得宜而猶有所遯以有涯之生藏無窮之宇宙而欲其無遯豈常物之情哉天下者萬物之所一得所一而藏於所一則彼有力者雖欲負之而走將安之哉非眞知不足以與此

舉論莊生之所以藏舟仲尼之所以逝川斯皆感往者之難留也何者人則謂少壯同體百齡一質徒知年往不覺形隨是以梵志出家曰首而歸鄰人見之曰昔人尚存乎梵志曰吾猶昔人非昔人也鄰人皆愕然非其言也所謂有力者負之而趨昧者不覺其斯之謂歟

江通物與化爲體體隨化而遷百年之中大化有四復於其間時變歲遷日改月化雖一息之頃呫吟前後新故不同譬彼風之擊水前波非後波燈之在釭後燄非前燄俛仰之間已形萬變昧者潛移於造化但覩已形之陳跡不知造化之默運於物之成而樂其成不知虧之之理已伏矣於物之虧而歎其虧不知成之之理已進矣揚子太玄言大化之密移虧成之迭進月闕其東不知開明於西蓋言大化之密移虧成之迭進也求之於身百年之役顏色智態皮膚爪髮無日不異亦

巳明甚奈何其不自悟邪此莊生論藏舟孔子歎逝川之義也

管見藏舟藏山喻人處造化中欲逃造化之遷變不可得也凡天下之物有藏必有遯遯則不存矣唯其無所藏故物不得遯而皆存物不得遯而皆存之處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是也得是而遊焉任其無心之過曠然達觀無往不存此藏天下於天下之道也雖出機入機生化萬變見其日新耳物安所逃哉世人執於私見往往認物以爲己有謂舟山爲不遯之物壑澤爲可藏之地形質有不化之方不悟夫冥樞潛運寸晷不停物與地者與形俱化而不自知也然則欲超遯化將有道乎曰無藏無執心與天遊欲

求見在猶不可得又惡知所謂遯化哉

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豨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彊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郭註有無情之情故無爲也有常無之信故無形也古今傳而宅之莫能受而有之咸得自容而莫見其狀未有天地自古固存明無不待有而無也無也豈能生神哉不神鬼帝自神斯乃不生之生也故夫人之果不足以神而不神則神矣功何足有事何足恃哉夫道在高爲無高在深爲無深在久爲無久在老爲無老無所不在而所在皆無也且上下無不格者不得以高卑稱也內外無不至者不得以表裏名也與化俱移者不得言久也終始常無者不得謂老也自猶臯氏得之至比列星言得之於道乃所以明其自得耳道不能使之得也我之未得又不能爲得也然則凡得之者外不資於道內不由於已擬然自得而獨化也夫生之難也猶獨化而自得之矣既得其生又何患於生之不得而爲之哉故爲生果不足以全生以其生之不由於已爲也而爲之則傷其眞生矣

金陵叢書 蔡氏校印

呂註耳目得之而視聽手足得之而運動豈不有情乎寒暑得之而往來萬物得之而生育豈不有信乎然求其爲之者不可得是無形也或不言而喻或目擊而存是可傳也而莫得而有之不可受也以心契之胸然而合是可得也而莫得其朕不可見也萬物之生未嘗無根本而此則自本自根萬物因天地而後有此則未有天地自古固存鬼帝得我以神我則不神雖鬼帝猶無靈響也天地得我以生我則不生雖今日猶爲太極也高深言其形久老言其時我則無形無時所以道隱無名也古之聖人隱顯不同未有不得道而爲聖者非特猶臯氏至於傅說而已道爲天下母自天而下未有不得道而立者非特維斗日月而已此其所以爲大宗師歟

軍乘大宗師者道也至此方明說出道無形無爲也而曰有情有信者自有以觀其徵者言之也情靜之動信者動之符即老子其中有信之信也太易者未見氣太初者氣之始未見氣爲父則氣者母也北斗天之綱維故曰維斗堪坏神名人面獸形馮夷清泠傳曰華陰潼鄉隄首人服八石得水仙是爲河伯一云以八月庚子浴於河而溺死旬

金陵叢書 蔡氏校印

吾山神不死至孔子時黃帝得道登天即鼎湖上升之事玄宮北方之宮月令曰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是也禺強海神山海經曰北海之渚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赤蛇名禺強西王母山海經曰狀如人狗尾蓬頭載勝穴處嘯居洵水之涯漢武帝內傳西王母與上元夫人降帝美容貌神仙人也少廣山名一云西方空界之名傳說一星在尾上言其乘東維騎箕尾之間也箕斗爲天漢津之東維南伯子葵問乎女偶西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

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攖寧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始（生殺生生李云忘生忘死李云忘生忘死云除其不死不生）

郭註聞道則任其自生故氣色全也外猶遺也物者朝夕所須切已難忘外生則都遺之也遺生則不惡死不惡死故忘先後之所接所見獨者也無古今與獨俱往也係生故有死惡死故有生無係無惡則無死無生矣任其自將故無不將任其自迎故無不迎任其自毀故無不毀任其自成故無不成夫與物冥者物榮亦榮而未始不甯也物榮而獨不榮則敗矣故榮而任之則莫不成也玄冥者所以名無而非無也夫階名以至無者必得無於名表故雖玄冥猶未極而又推寄於參寥玄之又玄也自然之理有積習而成者蓋階近以至遠研粗以至精故乃七重而後無之名九重而後疑無是始也

呂註人聞道則憂患不能入所以年長而色稚有聖人之道者得其大本大宗有聖人之才者以是道推之天下國家也卜梁倚有其才而無其道故守而告之由粗以至精魄已外天下而後外物外物外生外生而後朝徹言沈冥於有身自省至是徹而爲旦也見獨者彼是各得其偶無古無今參萬歲而一成純也不死不生則死者我殺之而我未嘗死生者我生之而我未嘗生將迎成毀雖皆攖之而我未嘗殆故名曰攖寧攖寧者攖而後成者也道以體之爲正則文墨所論者乃其副也洛誦謂綿絡貫穿而誦之子孫者言道之所生在乎此也瞻明見理之明聶許蹈而行之也需役需物而使之於譇詠歌以樂之也自副墨至瞻明學而有所見自聶許至於譇行而至於樂然皆未足以爲道之體玄冥則無見無知參寥則無亦不立疑其爲始而莫知其爲始乃其所以始也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循本朝徹者一朝而透徹不俟七日與九日也槁形死心所以殺生也而不死縱情肆欲所以生生也而不生將迓也攖觸也副墨洛誦假文墨之名瞻明聶許假耳目之名需役於譇假役夫歌謠之名參寥者參合寥曠迷茫之始則玄之又玄矣

副墨上既言得道此則言道不易聞不易傳也外天下與外物異天下遠而物近天下疏而物親故外天下易外物難外生難外生者忘我也忘我而後能朝徹朝徹而

後能見獨獨者與物無匹也見獨則無古今無去來而可以言道矣既又自解何以入於不生不死蓋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殺生者心死而神活也生生者心活而神死也天下將迎成毀與接爲搆世人心遊其間一心方將一心迎之一心畏毀一心成之生滅憧憧無有了歇其有惡此者又欲撥而去之不知除生滅之心亦生滅也惡能入於不生不死之鄉哉今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因其自至而我無容心此則名爲攖甯攖甯者攖而後成者也謂於世梦擾擾之中而成大定此則不壞世相而成實相豈與斷滅種性以求成者同乎哉副墨書也洛誦言也瞻明視也聶許聽也需役行也於謳歌也玄冥深沈參寥空廓疑始疑其始而未始有始也言道得之言語文字而領之以心會之以神則已之朝徹而獨見者也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診

其心閒而無事跰步田反而鑒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生之來不能知則得者時也其去不能禦則失者順也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則無所懸此所以爲解也若非時而求當順而逆則是物有結之而不能自解者也來不能卻去不可禦則知物不勝天矣吾何惡之哉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一作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犂往問

在七尺之軀哉

之曰吡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一作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鏌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覺

郭註死生貉寐寐耳於理當寐不願人竊之將化而叱無爲但之也自古或有能違父母之命者未有能違陰陽之變而距晝夜之節者也死生貉晝夜未足爲遠也時當死亦非所禁而橫有不聽之心適足悍逆於理以速其死耳其死之速由於我悍非死之罪也彼謂死耳在生故以死爲彼善吾生善吾死理當俱也人耳人耳唯願爲人也亦猶金之踊躍世皆知金之不祥而不能任其自化夫變化之道靡所不遇今一遇人形豈故爲哉生非故爲時自生耳

死所能拘蓋以生爲寐死爲覺故也以死爲覺則何時而非覺哉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反）化（貴）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

已使女往弔之已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
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夫若然
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
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
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
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
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
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
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
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
小人也（檢挑循本猶戲弄也）

郭註夫體天地冥變化者雖手足異任五藏殊管未嘗相與
而百節同和斯相爲於無相爲也若乃役其心志以慮手足運其股肱
斯相爲於無相與於無相與也未嘗相爲而表裏俱濟
故不知勝負之所在假因也死生聚散變化無方皆異物
也無異而不假所假雖異共成一體故忘肝膽遺耳目任
理而冥往五藏猶忘何物足識哉未始有識故能放身於
變化之途玄同於反覆之波而不知終始之所及也所謂
無爲之業非拱默也所謂塵垢之外非伏於山林也其所
寄明至親而無愛念之近情也人哭亦哭俗內之迹也齊
死生忘哀樂臨尸能歌方外之志也夫知禮義者必遊外
以經內守毋以存子稱情而直往也若乃矜乎名聲牽乎
形制則孝不任誠慈不任實父子兄弟懷情相欺豈禮之
大意哉夫禮有至極內外相冥未有極遊外之致而不冥
於內者也未有能冥於內而不遊於外者也故聖人常遊乎天

爲也是以遇物而後能入羣坐忘而後能應務愈遺之愈得之而居斯極則雖欲釋之而理固自來斯乃天人之所不赦者也吾與汝共之言雖爲世梏桎但爲與汝共之耳明已恒自在外也人之與魚所造雖異其於由無事以得事自方外以共內然後養給而生定莫不皆然各自足而相忘也能遊外以冥內任萬物之自然使天性各足而帝王道成斯乃畸於人而侔於天也以自然言之則人無小大以人理言之則侔於天者可謂君子矣

呂註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歸根復命之處也登天則遂於大明之上遊霧則入於杳冥之門故撓挑無窮無所終窮彼以反眞爲樂則臨尸而歌乃其宜也先王制禮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性命之情者是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性命之情者是也

方外之高子貢疑其雖遊方內而所依或不在此蓋所遊者迹所依者心也天之數民言天刑之不可解若孔子則體性抱神以遊世俗安有所依足以累其心哉是以遊方內而不必出安天刑而不必解也又引魚以喻人穿池而養給不必大水也無事而生定不必方外也相忘江湖則非特穿池而已相忘道術則非特無事而已畸人侔天所以外而不內也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則謀於禮法而不知性命之情者是也

方外之高子貢疑其雖遊方內而所依或不在此蓋所遊者迹所依者心也天之數民言天刑之不可解若孔子則體性抱神以遊世俗安有所依足以累其心哉是以遊方內而不必出安天刑而不必解也又引魚以喻人穿池而養給不必大水也無事而生定不必方外也相忘江湖則非特穿池而已相忘道術則非特無事而已畸人侔天所以外而不內也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則謀於禮法而不知

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就後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耶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泅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旦郭註音一作神乃且郭作而子女音人所見猶古本校世本）

郭註魯國觀其禮顏回察其心盡死生之理應內外之宜者動而以天行非知之匹也故曰進於知簡擇死生而不得

其異若春秋冬夏四時行耳已簡而不得故無不安無不安故不以死生概意而付之自化也死生宛轉與化爲一猶乃忘其所知於當今豈待所未知而預憂哉已化而生焉知未生之時方化而死焉知已死之後故無所避就而與化俱生也夫死生猶覺夢耳今夢自以爲覺則無以明覺之非夢也苟無以明覺之非夢則亦無以明生之非死矣死生覺夢未知所在當其所遇無不自得何爲在此而憂彼哉有駭形無損心者以變化爲形之駭動耳故不以死生損累其心也有旦宅無情死者以形骸之變爲旦宅之日新耳其情不以爲死也夫常覺者無往而有逆故人哭亦哭自是其所宜也死生變化吾皆吾之既皆自吾吾何憂哉無逆故人哭亦哭無憂故哭而不哀靡所不吾也故玄同外內彌貫古今與化日新豈知吾之所在也夢爲鳥夢爲魚言無往而不自得也覺夢之化無往而不可則死生之變亦無時而足惜也所遣抗適則忘適矣故不及笑排者推移之謂禮哭必哀歟笑必樂哀樂存懷則不能與適推移矣今孟孫當適故哭而不哀與化俱往也安於推移而與化俱去故乃入於寂寥而與天爲一也自此以上至於子祀其致一也所執之喪異故歌哭不同

呂註夫唯知其未始有物則不見有內外死生之異矣必遊方之外以死爲樂至於臨尸而歌耶是以居喪哭泣與人同而不爲哀戚所累則與人異故寓之孟孫氏以明至至者不離乎世俗之同生猶是死猶是哭泣猶是雖欲簡之而不得彼三子者雖不知死生存亡之所在而以生爲喪以死爲反則未爲不知所以生所以死也以反眞爲樂爲人所歎則未爲不就先不就後也孟孫氏不知所以生所以死則生無所喪死無所反也不就先不就後則死無足樂生無足歎也非特如是而若化爲物者固待其所不知之化而彼亦不知也蓋方將化惡知不化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則吾今與汝其夢未始覺者耶彼有人之形故有駭形而心不動故無損心死生猶夜旦故有旦宅無人之情故無情死此孟孫氏所以特覺也夫唯知此故人哭亦哭無逆不哀是自其所以乃而不足怪也且汝方夢爲鳥爲魚亦不知其夢則今之所言爲覺爲夢殊未可知以明孟孫氏則忘吾而特覺者也適所以笑適而造之非自適也故不及笑笑所以排笑而獻之非樂笑也故不及排排者排遣憂慼而去之則孟孫之忘死生亦不可造而獻也安排則非有爲而排之去化則知其不可禦而順之寥則不凝天則不人一則不二道盡於此矣

循本進於知言勝於知喪禮者也簡損也學道者唯欲損其情而不能得孟孫氏已有所損矣上化爲物指己化之人下化已指未化之人所不知之化已者所不自知其化到已身者也言若以爲先死者化而爲物以等待所不知後

化之已乎則彼死者方將化
將不化又安知已化者哉乃
且是吾親傍人則可呼之爲
是哭不由中而由其所相爾
也因此乃字遂生下吾字設
孟孫之視其親猶傍人相與
者果然乎因即夢覺以明之
爲鳥而直戾天夢爲魚而直
却在此言語知得見今是覺
所謂吾之者正不可知也前
亦恐是夢又深一步遊詣也
意之境者中有眞樂不及待
笑也排布置也自獻其笑者
以喻自然天眞不待拘守禮
人生富貴貧賤各有定分如
死去則化無復更有豪者曠
入於寥天一者復歸其初也
意而子見許由曰堯何以資
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
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
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
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

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
在鐻鉅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
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
吾師乎吾師乎鑿齋萬物而不爲義澤
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彫眾形
郭註資者給濟之謂蹤以仁義劓以是
殘而不能復遊夫自得之場無係之塗
求涉中道也且願遊其藩傍而已天下
也自然之理亦有須治煅而爲器者故
聞道而後亡其所務也此皆寄言以遺
道往者自然也往而傷性性傷而能改
知我之自然當不息蹤補劓而乘可成
而欲乘而勿告恐非造物之至也整澤
無愛爲於其間也安所寄其仁義不爲
自然也此所遊已言遊於不爲而師於
呂註道之太通遙蕩恣睢轉徙之塗是
美據梁恃力而梁於力黃帝嘗齋心服
其始不能無用知也鐻所以鎔鐻鍾所
亡其累非天性無之亦在於鎔鐻煅煉
者之不息蹤補劓使我乘其成心以隨
整澤萬物長於上古刻彫眾形此吾之

數道德以爲仁義似蹤破玄同以爲是非似劓性命唯自得視道德猶屈也城也無瞳子曰盲有瞳子曰瞽是也

也子欲息蹍而補劓亦以是爲師而已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郭註回益矣以損之爲益也仁者兼愛之迹義者成物之功愛之非仁仁迹行焉成之非義義功見焉存夫仁義不足以知愛利之由無心故忘之可也但忘功迹猶未玄達禮者形體之用樂者樂生之具忘其具未若忘其所以具也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非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有不任其聲而趨促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所一故無好化則未始有極也以無常同於大通則同於化而已矣

呂註人之爲人也久矣其悟道雖在一言之頃而復於無物非一日之積也回聞心齋而未始有回則悟道於一言其於仁義禮樂以至於坐忘則非一日之積也同則物視其所喪一故無好化則未始有極也以無常同於大通則同於化而已矣

郭註此二人相爲於無相爲者也今裹飯而往食者亦任之天理而自爾非相爲而後往也何故若是者嫌其有情所以趨出遠理也命也夫言物皆自然無爲之者也

呂註莊子論大宗而卒之以孟孫才顏回以爲如孔子體性抱神以遊世俗而後爲至也然恐學者以子桑之徒爲不及孟孫氏子輿之徒爲不及子桑於是復合而論之其言則皆至於命而安之之辭諸子之迹雖不同以道爲大宗師而至於命則一也

管見總論宗師學者所主而尊之之稱冠之以大猶云眾父父也首論知天知人明義命以立其本繼以眞人眞知眞

不夢而覺無憂大人之愛其父忠其君而身猶死之況其卓然至眞者乎眞之可貴有尊於君父之命而世俗固知徒從事乎眴濡濕沫不若相忘江湖之爲愈也大塊載形佚老息死此造物之善吾形也而人多貪生畏死故設藏舟藏山之喻以破其惑凡有形有生理無不遯雖壑澤深固猶不免乎變遷以有限之軀藏無窮之宇宙愚保其不遯哉唯能藏天下於天下斯無遯矣是乃聖人所遊一化所待生天生地萬化而未始有極者何特過人之形而竊喜之乎長上古而不爲老登雲天而處玄宮皆眞人之妙用大宗師體之以爲本民物學徒倚之以爲命者也女偶之無古無今聞死生不得係之矣祀來之莫逆相友則物

郭註夫有虞之與泰氏皆世事之迹耳非所以迹也所以迹者也狀

宗則以宰物而言處已之命子桑是也宰物之命其唯大宗師乎

應帝王第七 郭註夫撫心而任乎自化者應帝王而協於古之謂也本此篇所以應焉故內篇止此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乎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爲馬一以己爲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眞而未始入於非人 徐徐仁德安舒貌于于心以結人也一作域善也徐徐寬也

郭註夫有虞之與泰氏皆世事之迹耳非所以迹也所以迹者無迹也世孰名之哉未之嘗名何勝負之有故乘羣變履萬世世有夷險迹有不及也夫以所好爲是人所惡爲非人者以是非爲域者也能出於非人之域者必入於無非人之境矣故無得無失無可無不可豈直藏仁而要人邪爲馬爲牛則矣是人非人之有任其自知故情信任其自得故無爲不入乎是非之域所以絕於有虞之世也

呂註四問即子知物之所同是耶子之所不知耶然則物無知耶所謂知之非不知不知之非知耶四問而王倪一答以不知夫物之所同是者止於所不知王倪之不知乃眞不知而體之者也有虞亦訓憂虞泰氏泰定之義謂有知而有虞不若無知而泰定有虞氏之迹猶藏仁以

要人而人從之固得人矣然以仁爲臧而是之不免以不仁爲否而非之是未始出於非人有人有非人樊然殽亂矣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以已爲馬牛莫之惡也故其知信而不疑其德眞而不僞惡知其不仁之爲否而入於非人乎自王倪觀之則有虞氏之所以迹也欲得其所以迹者解言其迹泰氏則有虞氏不及泰氏可知矣不及者心釋神深造乎王倪之所不知而已

循本有虞氏懷藏仁道以要結人心固亦得人矣然猶出於人爲不若非人則相與於無相與故曰未始出於非人若上古泰氏寢處自然無所作爲或一以已爲馬或一以已爲牛初無定名蓋緣泰氏其知實信其德甚眞不如有虞氏懷仁以要人故也然本非有意如此故曰未始入於非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人因未始出字却生出未始入字

荊川言舜猶有意尙是出於人道而非出於天道也未始入於非人泰氏之於天道不期而合也

管見眞知無知是以能無不知帝王之道尤宜忘知以任物使聰者爲之聽明者爲之覩知者爲之謀勇者爲之捍吾則端拱而致無爲之治豈不偉歟道合乎天而人歸之此應帝王之第一義也

肩吾見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蚉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郭註欺德者以已制物則物失其眞也夫寄當於萬物則無事而自成以一身制天下則功莫就而任不勝也故聖人之治也全其分內各正性命而已不爲其所不能也且禽獸各有以自存故帝王任之而不爲則自成也汝曾不如此二蟲之各存而不待教乎

筆乘曰中始人姓名經之式義之度皆所以正人也而離性已遠故謂之欺德涉海必溺鑿河難成蚉負山則不勝任以欺德而治天下亦猶此耳聖人之治也治因其自治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毋以正人爲也故曰外乎正而後行斷斷然毫其性命之能事而已矣性命之能事我無爲而民自正之謂也夫鳥鼠避患曾不待教況民之有知豈不如二蟲而必作爲經式義度以拂亂其常性哉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埌之野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郭註問爲天下則非超於太初止於玄冥也與造化者爲人

則任人之自爲莽眇絫碎之謂耳乘絫碎馳萬物故能出
處常通放乎自得之場不治而自治也遊心於淡任其性
而無所飾也合氣於漠漠然靜於性而止也順物無私而
天下治言任性自生公也心欲益之私也容私果不足以
生生而順公乃全也
呂註無名人則體道者也體道者無所欣厭此云忻厭與人
同也忻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乘莽眇之鳥出六極之外
何則彼其爲人存亡在已出入無迹孰肯以天下爲事汝
又何帛以治天下感其心爲遊心於淡至無容私焉是乃
無事而取天下之道也
筆乘豫即凡事豫則立之豫言有先於爲天下者也無以先
之而求爲天下則後矣與造物者爲人與化俱運
任而不助也乘莽眇出六極凌虛履妙超陰陽也遊何有
處壙埌造道之域居容同也此即豫之道也而猶不寤故
又明言以示之遊心者汎然自得而復於至靜也故曰遊
心於淡合氣者其息深深而歸於至虛也故曰合氣於漠
此皆順物自然而不以已與之故天下治蓋無意於爲天
下而爲天下之道莫妙於此矣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嚆疾慄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勤
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勢形憧
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猿狙之便執斄之狗來藉如是
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蹴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
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
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郭註胥易技係勞形憧心言此功夫容身不得不足以比聖
王也虎豹猿狙皆以文章技能係累其身非涉虛以御乎
無方也天下若無明王則莫能自得令之自得實明王之
功也然功在無爲而還任天下天下皆得自任故似非明
王之功夫明王皆就足物性故人人皆云我自爾而莫知
恃賴於明王雖有蓋天下之功而不爲以爲己名故物皆
自以爲得而喜也立乎不測者居變化之塗日新而無方
也遊於無有者與萬物爲體則所遊者虛也不能冥物則
迕物而微之非能無
知疏之而明非明所自出學道不倦則未能日損以爲道
者也能有所技則勞其形思有所係則憧其心猶百工以
短長有無胥易非聖人所以用天下也虎豹猿狗之來田
藉皆有以取之則夫勞形憧心而爲天下用者亦強梁疏
明之所自取也藉猶借言巧力爲人所借也有力非居化
貸非恃則凡有者不得舉而名我使物自喜而已所以然
者立於不測遊於無有故也
循本胥刑徒易率更也技係以技巧而係累也胥徒更作之
人則勞形技巧係累之人則憧心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眾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太沖莫勝是殆見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衡氣機也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爲弟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彫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

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沖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爲弟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彫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

郭註棄而走不喜自聞死日也無雄奚卵言列子之未懷道也未懷道則有心有心而亢其一方以必信於世故可得而相之萌然不動亦不自正與枯木同其不華濕灰均於寂魄此乃至人無感之時也夫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止也淵默淵默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於不爲而自爾一也今季咸見其尸居而坐忘即謂之將死見其神動而天隨即謂之有生誠能應不以心而理自玄符與化升降而以世爲量而後足爲物主而順時無極故非相者所測耳此應帝王之大意也德機不發曰杜權亦機也合乃自覺昨日之所見見其杜權故謂之將死之容也任自然而覆載則天機玄應而利名之飾皆爲棄物機發於踵常在極上起也發而善於彼彼乃見之居太沖之極浩然泊心而玄同萬方故勝負莫得措其間也無往不平混然一之以管窺天者莫見其涯故似不齊也淵者靜默之謂耳夫水常無心委順外物雖流之與止覩桓之與龍躍常淵然自若未始失其靜默也至人用舍雖異玄默一焉故畧舉三異以明之雖波流九變治亂紛如居其極者常淡然自得泊乎忘爲也未始出吾宗者雖變化無常深根寧極也委蛇者無心而隨物化也不知誰何況然無所係也變化頹靡世事波流無往而不因也夫至人

一耳然應世變而時動故相者無所措其目自失而走此明應帝王者無方也食豕如食人忘貴賤也於事無與親唯所遇也雕琢復朴塊然獨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使物各自終也

呂註既其文未既其實實者不識不知之處是也夫道未始有物虛空無相莫之與匹狶狶雌無雄吾非應物居然有藏於胸中猶無雄而卵是以道與世亢而必信者故使人得而相也地與陰同德則莫得而見示以地文使得而見也不震則不動不正即不止機者動之微也初見濕灰以爲死不知其杜也及其有生然後知向之所見爲杜權而非正也天則與陽同波莫得而見示以天壤使得而見也

名實不入則無爲機發於踵所以示之也壤者物所自生踵者息所自起是以知其有生而爲善者機也地文則陰陽天壤則陽勝陰太沖則莫之勝而不一是以疑其不齊莫勝則平故謂衡氣機也三淵之義以喻心善淵雖流止之與鯤桓蓋未嘗不淵也太沖莫勝亦若是而已矣及乎未始出吾宗則藏於天而示以無所示彼莫得而見故曰失而走蓋季咸以其心相人之心我無心則彼所以相者亦不能獨立是以失滅而不可復得也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則無心無爲其止也因以爲帝廕則莫知其爲廕也其動也因以爲波流則莫知其爲流也求我於動止之間皆不可得此其所以逃也食豕如食人則忘我之至於

事無與親致虛之極也雕琢復朴塊然獨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雖萬物擾擾而吾之封自若終莫之變也

之術則不能成道喻列子之未盡其實地文者山川草木也草木萌牙恬然安靜不見動搖各正性命不待人力但覺大地寂然而已度人經所謂神風靜默山海藏雲天無浮翳四氣朗清一國地土山川林木緬平一等無復高下正是此意即所謂杜德機杜閉藏不可見也杜權者閉藏之中却有權變覺與昨日所見畧不同也杜權正與杜德相對天壤者天之十二辰猶言天之壤地也天壤字又與地文相對地主靜天主動謂之天便有動意示以天壤者外則名實不能入其心內則機發於至深季咸見吾善端發露之機耳猶有不盡知者太沖猶言太和太沖則在杜德機善者機之間莫有勝於此者故言太沖莫勝衡平也衡氣機者處於地文天壤之間動靜各半得其平也衡字又對上權字示之以太沖莫勝者即衡氣機也鯤桓鯤所盤桓也審當作瀋米汁也水成淵處必有泡沫浮於水面如米汁也流水之審爲淵者上面雖水流下頭水却停畜也鯤桓之處止水處之上面流水底下停畜之處皆謂之淵淵有九名見列子此不過處其三言尚未盡也止水之淵以況地文杜德機是全然不動鯤桓之淵以況天壤善者機雖淵水不動有鯤盤桓其中便有靜中微動意流水

之淵以況太沖莫勝衡氣機水上一半流下一半止流止各半正得其平故以爲太沖衡氣之喻未始出吾宗宗卽所謂大宗師也

李士表季咸者以我之心感人之心以我之見感人之見故鰌韜薄天之妄名起矣名既已妄又妄言之世之滯於相而不能冥妄者又妄受之直以是爲眞故棄而走也彼至人者踐形於無形之表超數於無數之先又惡得而相哉故始示以地文而疑其死次示以天壤而疑其生殊不知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尸主也府聚也

郭註無爲名尸因物則物各自當其名也無爲謀府使物自謀也無爲事任付物使各自任也無爲知主無心則物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封戎似於文義爲優當從之

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子作莫朕審列子作潘無與親列子作無親封戎列子作

筆乘不震不正雀本作不震不止全然列子作灰然莫勝列

天下而用之之道也歟

變然則聖人出而治天下使人不可得而相者固所以取

而已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其仁如天其知如神若此之多

謂之機以其動之微可得而見也及其未始出吾宗則示以無所示彼以實投我而此虛彼以有受我而此無彼之起心役見有盡此之離人入天無盡所以自失而走也盡子謂見吾三機則猶立我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則我亦忘矣示之者誰邪見之者誰邪莊子論應帝王而言此者夫帝王之應世唯寂然不動故感而遂通唯退藏於密故吉凶同患一將出其宗弊弊焉以天下爲事則人得而相之矣古之帝王所以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以此

王旦古者帝王之治天下必有不測之用故使人不可得而相孔子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及其卽之又變而爲溫然聽其言也又變而爲厲矣是豈可執一而相哉夫堯一

各自主其知也體盡無窮因天下之自爲故馳萬物而無窮也遊無朕任物故無迹也盡其所受乎天足則止也無見得見得則不知止也亦虛而已不虛則不能任羣實也若鏡者鑒物而無情也不將不迎不藏來卽應去卽止也物來卽鑒鑒不以心故雖天下之賢而無神勞之累

呂註無爲名尸則我無名而天下莫能名無爲謀府則我不謀而天下爲之謀無爲事任則我無爲而任事者責無爲知主則我無慮而天下爲之慮體盡無窮則光大之至遊乎無朕則鬼神莫覩況於人乎若然者盡其所受於天而無見得所謂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所謂虛者豈虛之而後虛哉吾心本虛故也其心若鏡不將則既往無所存不

迎則未來不可見應而不藏則方今不可得識其受於天
者如此是以勝物而不傷也
南海之帝爲儵(叔)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
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
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
竅七日而渾沌死(儵忽渾沌皆喻有象無形渾沌清濁未分自然也儵忽文云儵忽取神速皆有爲也渾沌無爲自和也)
郭註爲者敗之
呂註南陽喻儻然而有北陰喻忽然而無中央不有不無所
以會合之也儵忽雖異乎渾沌而渾沌未嘗與之異故云
待之甚善知其爲善而謀報之則所以視聽食息者日鑿
一竅而渾沌死矣

金陵叢書 一齋氏校印

而與物通矣欲其朴之不喪不可得已
管見總論古之應帝王者無爲而萬物化無欲而天下足淵
靜而百姓定故南華以齧缺問王倪爲是篇之首有虞喻
多慮泰氏喻無爲無爲足以配天此帝王所應也若夫以
己出經式義度欲以化天下之民無異鑿弋熏掘而致鳥
竄是速其高飛深穴之逃耳蓋有爲則有心有心則知謀
所由出姦詐所自生雖父子之天有所不能固其於君民
之際求如標枝野鹿之相忘可得乎是以天根問爲天下
答以心潛氣漠順物無私子居問明王之治答以忌功善
貸使物自喜皆所以應帝王之道以無爲爲之者也鄭有
神巫知人生死喻知謀之士審觀時政足以料國之興衰

金陵叢書 一齋氏校印

應帝應王斯道之所以歟之一身不爲有餘散之天下不
爲不足也夫眞人之所造詣即七篇而不泥離七篇而膾
合所以外混光塵內存慧照讀學者於內篇求之思過半
矣

外篇

駢拇第五

江南焦竑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

為五行其德為五常其事為五事其形為五藏則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非不列於五藏也而非道德之正則亦所無而已故駢於足枝於手皆為無用而所謂道德之正者

無為以反一而已

崔譔駢枝贅疣雖非性之正亦出於形不可去也五藏之形雖非道德之正亦出於性不可治也今設仁義之教以治五藏之情猶削駢枝贅疣也既傷自然之理更益其疾矣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跂

長者不為

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是故鵠脛雖短續之則憂鴨脛雖長斷
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帝時朱買臣
郭註夫有耳目者未嘗以慕聲色白困也所困常在於希離
慕嚚則離嚚離聰明乃亂耳目之主也曾史性長於仁耳
而性不長者橫復慕之慕之而仁已僞矣天下未嘗慕
桀跖而必慕曾史則曾史之資鼓天下使失其眞性甚於
桀跖也駢其奇辯致其危辭者未嘗容思於檮杭之口而
必競辯於楊墨之間則楊墨乃覩至言之主也此數子皆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師其天性直自多駢旁枝各自是一家之正耳然以一正
萬則萬不正矣故至正者不以己正天下使天下各得其
正而已物各任性乃正正也自此以下觀之至正可見矣
以枝正合乃謂合爲駢以合正枝乃謂枝爲跂以短正長
乃謂長爲有餘以長正短乃謂短爲不足各自有正不可
以此正彼而損益之知其性分非可斷續而任之則無所
去憂而憂自去矣
呂註明者謂其自見今以所見爲明是以自見與所見合而
駢之也聰者謂其自聞而聲律絲竹皆在外者則是益而
多之也故道之所自出率性之自通則天下皆足於已不
爲有餘也擢德則明長塞性則厭其所生惟其爲之大過
以收名聲則天下相鼓和之以奉不及之法此曾史所以
枝於仁也道在不言則辨非道也瓦貫鱗比而累之繩貫
條直而結之何所以通其讀而竄藏之心貴乎虛而遊於
堅白同異之間敝行匪立以喻無用之言如螲瓦結繩然
者此楊墨所以駢於辯也凡此皆非天下之至正彼至正
者不失其性命之情則無爲自然而無所加損矣
筆乘案螲瓦作螲丸竄句作竄身匪畀作毀畀正正作至正
不爲跂作不爲岐斯理順文從不煩强解矣疑皆傳寫之
誤
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
之則泣枝於手者齕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
命之情而饕 叨 富貴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
天下何其囂囂也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
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呴 咻 僉仁義以慰
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
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 麗 不以膠漆
約束不以纆 墨 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
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
連連如膠漆纆 墨 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爲哉使天下惑也夫
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耶自虞氏招 舜 仁義以擾
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 惑亂
也貨

財曰鑒臆說鬼一云憂世之親屑折肢體以
續胸欲翻色以爲仁義世之纏索也捐折肢體也

郭註仁義自是人之情性但當任之耳恐仁義非人情而憂之者眞可謂多憂也駢於拇者謂之不足故泣而決之枝於手者謂之有餘故啼而齕之夫如是舉晶萬殊無釋憂之地矣惟各安其天性不決駢而齕枝則曲成而無傷又何憂哉兼愛之迹可尙則天下之目亂矣以可尙之迹蓄令有患而遂憂之此爲陷人於難而後拯之也然今世正以此爲仁耳夫貴富所以可鑒由有蒿之者也若乃無可尙之迹則人安其分將量力受任豈有決已效彼以鑒竊非望哉故仁義自是人情也而三代以下橫共罵罵棄情逐迹如將不及不亦多憂乎夫物有常然任而不助則

泯然自得而不自覺也同物故與物無二而常全任道自得則抱朴獨往連連假物無爲其間也仁義連連秖足以惑物使喪其眞耳東西易方以體未虧矜仁尙義失其常然以之死地乃大惑也夫與物無傷者非爲仁也而仁迹行焉令萬理皆當者非爲義也而義功見焉故當而無傷者非仁義之招也而天下奔馳棄我徇彼所以失其常然故亂心不由於醜而常在美色撓世不出於惡而常在仁義則仁義者撓天下之具也雖虞氏無易之情而天下之性固已易矣

呂註夫仁義列於五藏奚爲而非人情乎惟其爲之太過而不由道德之正是以意其非人情彼仁人多憂則爲之太過者也夫駢枝之於手足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至於去之而憂則一也今世之仁人離自而憂世則有餘於數之類決性命而饕富貴則不足於數之類然莫知其非性命之情而守之則決之而泣齕之而啼之類也夫待規繩而正膠漆而固者是削性侵德失其常然者不事乎規繩膠漆而自然正固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得古而不弊今而不新此所謂常然而道德之正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索遊於其間而使天下惑耶易方則以東爲西易性則以無爲有人生而靜招仁義以撓之是以仁義易其性也

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譁殉也彼其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郭註自三代以上實有無爲之迹無爲之迹亦有爲者之所

尙也尙之則失其自然之素故雖聖人有不得已或以癈
痍之事易乖捩之性而況悠悠者哉夫鴟居而鼈食烏行
而無章者何惜而不殉哉故與世常冥唯變所適其迹則
徇世之迹也或遇者或時有癈痍禿脛之變其迹則傷性
之迹也然雖揮斥八極而神氣不變手足癈痍而居形者
不擾則奚殉哉無殉也故乃不殉其所殉而迹則與世同
殉也天下之所惜者生也今殉之太甚俱殘其生則所殉
是非不足復論夫生奚爲殘性奚爲易皆由尙無爲之迹
也若知迹之由無爲而成則絕尙去甚反冥我極堯桀將
均自得君子小人奚辨哉

呂註神降而爲聖王則聖之外也自三代以下一見聖王之
迹而其所以爲聖者隱矣如禹之胼胝湯武之征伐雖出
於不得已而其迹則不免於殉天下之弊莊子欲絕其弊
而反於神之本宗則其論聖人宜爾非小之也伯夷死名
則挾筴而亡羊之譬盜跖死利則博塞而亡羊之譬所死
不同殘生傷性均也此爲道者所以貴乎兩忘而化其道
詮道伯夷死名蓋不能弱其志盜跖死利蓋不能强其骨也
羊之爲物羣而不黨恭而有禮制字者以羊從言爲順羊
從大爲美誠有取爾也故莊子以亡羊爲失道之喻

口義挾筴執卷也投瓊曰博不投曰塞猶今骰子也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
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

郭註以此係彼爲屬屬性於人徇仁者耳故不善也率性通
彼乃善不付之於我而屬之於彼雖通之如彼而我已喪
已矣

呂註性者物之所屬非屬於物者也而曾史屬於仁俞兒屬
於味師曠離朱屬於聲色非吾所謂臧也臧於其德乃臧

之體非謂仁義能臧之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謂仁義則已有謂其所臧者特未定也任性命之情則無謂而不可名眞所謂臧也聰明者亦然不聞彼而自聞不見彼而自見是謂見見聞聞者也苟其見聞在彼而不在我是得人之得適人之適而未得自得其性命而適之則盜跖伯夷豈有間哉上不爲仁義下不爲淫僻則兩忘矣

管見總論內篇命題本於漆園各有深意外雜篇則爲郭象所刪修但摘篇首字名之而大義亦存焉內篇旣詳述性命道德之理故於外篇首論德性所不當有者猶駢枝贅疣之於形也本意原於道德經之餘食贅行以明自見自矜者之遠於道也而敷衍滂流浩瀚若此夫人之德行粹

然如玉在璞其所漸被木潤山輝及爲聰明所黎仁義所分但知求善於物在已之眞寖喪矣故舉曾史離曠楊墨得性之偏沿習之僻是爲多駢旁枝之道而天下猶奔慕之舉失其性命之情離其道德之正所以亂天下也唯能忘其異而一之如鳧鶴之無容斷續而各不失其自然斯爲近道矣然天下皆惑吾將奈何遂設臧穀亡羊以喻伯夷盜跖各以所徇爲君子小人之分而其殘生傷性一也信能去迹絕尚性無所屬反本冥極遊乎物初則駢枝贅疣與形俱忘君子小人均於自得故終以順性命之情爲馬蹄第九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眞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洛的編之以皁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而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陸曰跳也燒燒也鑿鑿以燥之剔剪其毛刻削其甲也雒絡通絡首曰鬠鬃也曰鬣鬣也馬銜曰鑣絡足曰繑絡首曰羈絡足曰絆）

郭註駑驥各適性而足馬之眞性非辭鞍而惡乘但無羨於榮華耳有意治之則不治矣治之爲善斯不善矣夫善御者將以盡其能也盡能在於自任而乃走作驟步求其過分雖足跡接乎八荒之表而眾馬之性全矣或者聞任馬之性乃謂放而不乘聞無爲之風遂云行不如臥何其狂而不返哉斯失乎莊生之旨遠矣

呂註馬之齕草飲水而無羨義臺路寢則民耕織自給無羨於高明之譬也伯樂以燒剔刻雒治馬而死者十二三則強爲仁義而天下始疑之譬也飢渴馳驟而馬之死者過半則屈折禮樂而天下始分之譬也陶匠之善爲方圓曲直皆失其常然者也爲天下而失其常然乃不知在宥之道而治之之過也

俯本鄭司農云古者書儀但爲義儀臺即郊特牲所謂臺門也築土爲臺臺上架屋當中爲門因以爲宮室之儀今俗猶稱儀門天文亦有大儀之庭路寢正寢也與儀臺路寢總宮室之全言之伯樂姓孫名陽善馭馬石氏星經云伯樂天星名主典天馬孫陽善馭馬故以爲名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塡塡田其視顚顚當是時也山無蹊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闚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故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

矣及至聖人蹩別蹩辮爲仁踶趾踶支爲義而天下始疑矣道也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塡塡迴重也顚顚專一也

不由乎至正而天下始疑始分矣殘樸爲樽以況毀道德爲仁義毀玉爲璋以況毀情性爲禮樂皆多駢旁枝之道也絕巧而反乎樸則工匠之罪除棄仁義而任道德則聖人之過免矣

循本塡實而不虛浮顚冥而不晶采蹩躠踶足而勉行故以喻爲仁踶跂企足而強行故以喻爲義澶漫猶泛濫摘僻剝摘其邪僻也

筆秉犧樽之犧當音羲舊從鄭司農讀如娑者非鄭答張逸以爲畫鳳尾婆娑然也梁劉杏曰此言未必安古樽彝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魏魯郡得齊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晉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墓得二樽形

亦爲牛象皆古遺器則知鄭爲臆說也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蹄馬知已此矣加之以銜拔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介倪也闢因扼也）詭（詭譎也）曼（曼詭也）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蹄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跂舉也小開謂蹄月題馬額上當鼻如月形狀時脫也開曲也鷙抵也鞭如字）

郭註御其眞知乘其自然則萬里之路可至而羣馬之性不失馬性不同而齊求其用故有力竭而態作者含哺鼓腹

脫其轡縣跂如懸物而使人跂足及之

管見總論是篇一意語分四節首敘題意以御馬明治民與尙書馭馬喻臨民義同而此篇首尾形容馬之性情喜怒曲盡其態次借陶埴立論言有心有爲於治而擾拂天下之性情不若無爲而任物之自化也又舉至德之世無知無欲後王立法天下始疑無異伯樂之從事乎燒剔刻雕以求追風之步也末引上古民淳俗厚熙熙自樂以證皇王無爲之效後世求治大過而至於不可治矣

肫（音屯）陧第十

將爲（去聲）胠（去聲）篋（去聲）探（去聲）囊（去聲）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決）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耶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耶幷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幷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肫臀下膀胱其竅如縫取之也疑結也收也后關也鐍如字又音決凡機也一云環舌也十二世有齊國自田敬仲至王齊威王也）

郭註爲大盜積爲大盜守言知之不足恃也如此法聖人者法其迹耳迹者已去之物非應變之具奚足尙而執之哉

執成迹以御乎無方無方至而迹滯矣所以守國而爲人守之也爲大盜者不盜其聖法則無以取其國言聖法唯人所用未足爲全當之具也

呂註言世俗所謂聖知者如此眞聖知者固不然也

曰義此篇便見憤世之雄處世俗之知木爲鼠竊之備大盜至則併挈而去矣田氏籍齊以私量貸公量入看左傳所言便見借聖人之法以濟其盜賊之謀戰國時大抵如此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耶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胞子胥靡 麋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耶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盜跖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耶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耶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離婁也跖婬之江中也

向秀聖人已死大盜不起者聖人事業日新新者爲生故者爲死乘天地之正御日新之變得實而損其名歸眞而妄爲之符璽以信其途則大盜息矣不死者言守故而不日新來名而不造

郭註言暴主亦得據人君之威以斃賢臣而莫之敢抗者皆寶也大盜不止不亦宜乎

聖法之由也向無聖法則桀紂爲得守斯位而放其毒使天下側目哉聖勇義知仁五者所以禁盜而反爲盜資也

聖人利天下少害天下多信哉斯言雖信而猶不可亡聖者天下之知未能都亡故須聖道以鎖之也羣知不亡而獨亡聖知則天下之害又多於有聖矣然則有聖之害雖多猶愈於亡聖之無治也雖愈於亡聖未若都亡之無害也甚矣天下莫不求利而不能一亡其知何其迷而失致哉夫竭脣非以寒齒而齒寒魯酒薄非以圍邯鄲而邯鄲圍聖人生非以起大盜而大盜起此自然相生必至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

之勢也夫聖人不立尙於物而不能也物不尙也故人無貴賤事無眞僞苟尙聖法則天下吞聲而閒服之斯乃禁跖所至賴而以成其大盜者也若乃絕尙守朴棄其禁令而代以寡欲所以掊擊聖人而我樸自全縱舍盜賊而彼姦自息也古人有言閑邪存誠不在善察息淫去華不在嚴刑此之謂也竭川非以虛谷而谷虛夷丘非以實淵而淵實絕聖非以止盜而盜止故止盜在去欲不在彰聖知將重聖人以治天下而棄跖之徒亦資其法所資者重故所利不得輕也小盜之所因乃大盜之所資而利也軒冕斧鉞賞罰之重者所以禁盜也然大盜又逐而竊之則反爲彼用矣所用者重乃所以成其大盜也大盜必行

金陵叢書　柳氏校印

以仁義平以權衡信以符璽勸以軒冕威以斧鉞盜此公器然後諸侯可得而揭也是故仁義賞罰適足以誅竊鉤者耳夫跖之不可禁由所盜之利重利之所以重由聖人之不輕也故絕盜在賤貨不在重聖也魚失淵則爲人擒利器明則爲盜資故不可以示人夫聖人者誠能絕聖棄知而反冥物極各冥則其迹利物之迹也器猶迹耳若示利器於天下所以資盜賊也

呂註世俗所謂知所謂聖者皆以法爲之所謂至知至聖亦不出乎聖勇義知仁之名而不知知之所以知聖之所以聖也故四子者不能全其身而跖之徒反資以爲盜則世俗之所謂聖知者不免爲大盜積守耳至知在於不知至聖在於無名而世俗之聖知反以資盜則利天下少害天下多非虛言也屑齒以兇相因魯酒薄邯鄲以兇非相因然則欲治天下莫若掊擊聖人縱舍盜賊善惡兩忘而已夫心谷不虛而賊心得以趁其間者以聖爲淵而應之也竭聖川而涸之則谷虛而盜不生矣心淵不實而賊心得入於其間者以聖爲丘而傾之也夷聖丘而損之則淵實而盜不侵矣此聖人已死大盜不起天下所以無故也所謂死者不生其心是已賊心生而大盜起雖重聖人以治天下是重利盜也詳見下文并竊之語故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而莫之能禁也諸侯之門仁義存焉則是并聖知仁義而竊之也況其尤大而揭諸侯者乎雖軒冕

金陵叢書　柳氏校印

斧鉞有所不能禁勸凡此皆離眞爲聖之過而猶以聖法明天下是示人以利器故大盜得以奪之也

筆乘魯酒薄而邯鄲圍據許愼註淮南子楚會諸侯魯獻酒於楚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圍邯鄲管見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聖人當作聖知無疑傳者誤耳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攘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

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擄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智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煽（煽與鄉同扇之也搧揚也熾火光猛也）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猶與鄉同扇之也搧揚也熾火光猛也）郭註去其所資則不施禁而自止賤其所貴則不加刑而自息除矯詐之所賴則無以行其好巧小平者乃大不平之所用也外無所矯則內全我朴而無自失之害矣夫聲色生有分而以所貴引之則性離曠有耳目者之所貴也受生有分而以所貴引之則性命喪矣若乃毀其所貴棄彼任我則聰明各全人含其眞非含其聰明知德而反於性命之情者法之所無用也而或者謂莊子眞欲掊擊聖人縱舍盜賊殫殘法度者豈可呂註莊子所謂絕聖棄知者非滅典籍棄諸山也不以貴之心而已擿玉毀珠者非出府庫棄諸壑也不以寶之心而心而已擿玉毀珠者非出府庫棄諸壑也不以寶之心而已焚符破璽非燒而碎之也以信信之則民朴鄙而符璽非所恃也掊斗折衡非果掊折之也以平平之則民不爭而斗衡非所恃也然後民復其性命之情而始可與論議矣塞師曠耳欲反聽也我反聽則天下含其聰膠離朱目欲內視也我內視則天下含其明擿工倕之指天下始有其巧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天下之德始玄同則在我棄知絕巧不見可欲而已彼外立其德而煽亂天下者則非含其聰明知德而反於性命之情者法之所無用也而或者謂莊子眞欲掊擊聖人縱舍盜賊殫殘法度者豈可與之微言乎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音糧）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耶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罔罟罾（音曾）笱（苟）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音胥）罘（浮）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尖）毒頡（絜）

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
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
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
悖日月之明下燦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惴耎蠕之蠢肖
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
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爲而
悅夫嚄譆嗃嗃之意嗃嗃已亂天下矣

（道厚也役役有爲人也　習爲羅冤爲置罘亦作罦罳罦罘無足蟲也官翹翹羣飛貌　嚄譆亦作嚄唶嚄唶驚辭　嗃嗃嚴酷也　垢讀滑不正之活解捐種種之屬種種多也）

郭註民結繩而用之足以紀要而已適故常甘當故常美若
思夫修飾則無時慊矣不相往來無求之至也嚄糧趨賢
而棄親去主至治之迹猶致斯弊也上謂好知之君知而
好之則有斯過矣夫攻之逾密避之逾巧則雖禽獸猶不
可圖之以知而況於人哉故治天下者惟不任知任知無
妙也上之所多者下不能安其少也性少而以逐多則迷
矣不求所知而求所不知此乃舍已效人不止其分也善
其所善爭尚之所由生也吉凶悔吝生乎動也而知之所
動誠能搖蕩天地運御羣生君人者胡可不忘其知哉嗃
嗃以已誨人也
呂註聖人之治常使民無知無欲無知也故結繩而用之無
欲也故甘食美服樂俗安居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此至德
之世也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
善已皆知非其所不善惡與不善也莫知非其所已善美
與善也復乎無爲則雖美與善亦非性命之情也民不復
來而自爲族是謂種種之民某所有賢嚄糧而趨則役役
之佞也其教我也似父其諫我也似子則嗃嗃之意此皆
尚賢好知之過由有知而後有聖人有聖人而後有大盜
聖人大盜皆知之所自出故是篇始終以去知爲言
詳道傳曰多事生之讐多言德之賊役役多事者也嗃嗃多
言者也
循本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以上文例之亦當爲三
事知詐漸毒者以知相詐積漸成毒也堅白者堅執爲白
同異者合異爲同皆公孫龍之書有此語頡相競爲高也
滑猶走弄不定也彼堅執以爲白而辯之者與之相頡使
之走弄不定解散也垢身之塵垢也解垢同異者解散其
同如垢之脫也上一句說知下二句說辯端耑動蠢之小
者肖翹植物之小者
管見總論是篇以胠篋命題考監謂胠脅也則胠篋者從篋
之脅旁開而取物此竊盜之行也爲治者不能弘道德以
公天下之情然後姦雄得竊其權以爲私利天下有被其
害者矣南華務在絕聖棄知掊斗折衡思復上古無爲之
治然其還淳反朴之要在明乎眞知以正其所趨復乎眞
善以全其所受而已使任治道之君子皆如漆園之用心
何患乎世道之不興淳風之不復哉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爲人樂其性是不愉也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爲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幷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鷙（喬詰卓鷙至）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爲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行不與也）

郭註宥使自在則治治之則亂也人之生也直莫之鴻則性命不過欲惡不爽在上者不能無爲上之所爲而民皆赴之故有誘慕好欲而民性淫矣所貴聖王者非貴其能治也貴其無爲而任物之自爲也無治乃不遷淫矣雖在宥天下其迹則治也治亂雖殊其於失後世之恬愉使物爭尚畏鄙而不自得則同耳故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也恬愉自得乃可長久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此皆堯桀之流使物喜怒太過以致斯患也人在天地之中最能以靈知喜怒擾亂羣生而振蕩陰陽也故得失之間喜怒集乎百姓之懷則寒暑之和敗四時之節差百度忤亡萬事天落也

慕賞乃善故賞不能供畏罰乃止故罰不能勝忘賞罰而自善性命乃大足耳夫賞罰者聖王之所以當功過非以著勸畏也故理至則遺之然後至一可反也而三代以下遂尋其事迹故匈匈然與迹競逐終以所寄爲事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呂註天下者萬物之所一其常性常德即我之性德是也在宥天下在宥我而已在者存之而不亡任自然而不益宥者放之而不縱如固之宥物也不淫不遷無爲而已無爲則無我無我則治天下者誰哉故兩忘堯桀之是非也人生而靜何有樂苦使之樂苦是淫其性淫其性未有不遷其德者也萬物負陰抱陽沖氣爲和人莫不有沖和之氣以與天地通而堯使民樂其性至大喜而毗於陽桀使民苦其性至太怒而毗於陰故傷其沖氣而墮四時之施寒暑之和不成反傷人形矣至於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所謂兩相傷也於是天下始有喬詰卓鷙非常之行喬則尚高詰則窮盡卓則難及鷙則不羣皆非平易中正此賞罰所以不給性命之情所以不得而安也

須溪在者只以此身寄於天下使知有我不至於淫而已宥者縱之自然雖其巧詐亦若與之相忘者彼將自失則其德未嘗不存也是不遷也不分堯桀不分樂苦是其所見眞處

循本欣欣焉不恬靜者不在之之故疼疼焉不愉悅者不宥之之故吡助也凡喜屬陽怒屬陰人之一身陰陽調和則無疾若過於喜則助其陽勝矣過於怒則助其陰勝矣下文以四時之陰陽喻人身之陰陽也中道不成章言作事至半塗而不成條理也

副墨因言樂與苦即以喜怒作喻一喜雖足以快心不如無喜一怒雖足以紓憤不如無怒一堯一桀雖足以治天下不如無治今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者皆治之過也至是民始失其常性於是有喬詰卓鷙盜跖曾史之行接跡於天下喬者矯已而過於高詰者責人而過於密卓者特立而至於亢鷙者鉏擊而至於猛四者盜跖曾史具有之是皆拂亂天常滅裂和氣總爲失眞亂性之民耳馴至善多不勝賞惡多不勝罰則是舉天下之大而不足以賞罰也爲天下者猶何何焉曰以賞罰爲事彼方趨避之不暇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欲安其性命之情者置其賞罰在之宥之而後天下之性可得也

而日說悅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聖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矜矜卷上 恰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

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耶乃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儛之吾若是何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郭一作爍卻不申舒之狀他書猶多此類或作吹炊累猶動升也向云如塵埃自動也炊

郭註當理無悅悅之則致淫悖之患矣相助也存亡無所在任其所受之分則性命安矣必存此八者則不能縱任自然故爲矜卷恰疑也不能遣之已爲誤矣乃復尊之以爲貴豈不甚惑哉非直由寄而過去也乃珍貴之如此無爲者非拱默之謂也直各任其自爲則性命安矣不得非迫於威刑也直抱道懷朴任乎必然之極而天下自安也若夫輕身以赴刑棄我而殉物則身且不能安其如天下何無解無擢解擢則傷也出處語默常無其心而付之自然神順物而動天隨理而行若遊塵之自然任其自然而已矣

呂註天下不安其性命之情則所謂聰明仁義禮樂聖知皆非其正不免亂德悖禮而已八者存亡皆可言無益損乎其眞矜割而不全卷束而不舒傖積而不散擾結而不解皆所以亂天下而尊之惜之齋戒以言鼓歌以儛以爲天下之至眞在是世迷日久吾若之何哉夫臨莅天下誠

出於不得已而無爲則我奚爲不貴愛以身於爲天下而以徇之哉斯則可以寄託天下者也貴則不輕其身愛則不危其身託如託身寄如寄物則貴重於愛託重於寄也無解五藏則不散而淫乎仁義無擢聰明則不引而屬乎聲色尸居龍見其見出於無爲淵默雷聲其聲出於不言神動則感而後應天隨則不召自來如此則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炊累卽萬物之以息相吹累則炊之積也萬物歸之如塵自積又何暇治天下哉

循本萬物炊累謂萬物皆囿吾生育之中如炊氣積累而熟罹罣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感人心老聃曰女愼無攖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下囚殺淳棼約柔乎剛強廉劌彫琢其爭辯於明也其爭利於中也故天下大亂罪在攖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嵁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桎梏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嘻甚矣哉其無恥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

爲知曾史之不爲桀蹠嗌甚矣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櫻引也測僧也縣而天希高聲遠也施延也棄捐也相踐猶也也桁楊桎梏械錮頸及脛者桎梏所以在手跖及脛者也跖足指也臨下矢曰臨其爭辯者足跡也之鳴者朴云囂囂大呼也

郭註攖之則傷其自善排之則下進之則上言其易搖蕩也上下囚殺言無所排進乃安全矣能淳約則剛強者柔矣焦火之熱凝冰之寒皆喜怒幷積之所生若乃不彫不琢各全其樸則何冰炭之有哉俛仰再撫四海風俗之所動也靜之可使如淵動之則係天而踴躍人心之變睹所不爲順而放之則靜而通治而係之則跂而僨驕可禁之勢也夫黃帝非爲仁義也直與物冥則仁義之迹自見迹自見則後世之心必自徇之是亦黃帝之迹使物攖也夫堯舜之名皆其迹耳我寄斯迹而迹非我也故駭者自世世彌駭其迹愈粗粗之與妙自塗之異豈常敬其足哉故聖人一也而有堯舜湯武之異朋斯異者時世之名耳未足以名聖人之實也故夫堯舜者豈直堯舜而已哉是以雖有仁義之迹矜愼之貌而所以迹者故全也自喜怒相疑至誕信相讒莫能齊於自得也大德不同者立小異而不止於分也知無涯而好之故無以供其求於是有斲鋸椎鑿雕琢性命遂至於此若任自然而

居常則賢愚襲情貴賤履位君臣上下莫匪爾極而天下無患矣斯迹也揆天下之心使弊馳而不可止故申知以下莫不外飾其性以詖惑眾人惡直醜正蒼徒相引任眞者失其據而崇僞者竊其柄於是主憂於上民困於下矣由腐儒守迹故致斯禍不思捐迹反一而方復擾臂用迹以治迹可謂無媿而不知恥之甚也桁楊以檠柄爲用聖知仁義者遠於罪之迹也迹遠罪則民思尚之尚之則矯詐生焉矯詐生而禦奸之器不具者未之有也故棄所尚則矯詐不作桁楊梏慶矣何鑿柄桎之猶者言曾史爲棄跖之利用也絕聖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棄知去其所以擾也詳道夫人心排而下之則拘以囚進而上之則怒而殺廉而劌之使傷而不全雕而琢之使文而不實則陰陽之氣診矣其僨也債其起也驕執而係之使閉而不舒則不肖之心膺矣仁義內也故愁五藏法度外也故矜血氣然仁義行而姦僞生法度彰而暴亂作故堯之至治不免四凶之誅也三代以下乎殊者絕也戮者辱也

副墨人心一或爲人所排則失志銷魂而下矣少或進之則希高望遠而上矣上下無常因人起倒其係也如因其恐怖也如殺將此恬淡素朴之心化爲一段偎美之態以側媚乎勝己之人誰將平生之廉隅彫之琢之殆幾於靡此皆懼排希進之人用心如此故語其燥急則熱如焦火語其戰競則寒如凝冰語其迅疾則一俛仰之間而再臨乎四海之外方其未動也其靜如淵其既動也則懸隔如天如云天淵懸絕也此人心忿戾驕亢不可制伏之狀堯舜之勤勞湯武之征伐思以仁義撥之也仁義之端一開故下爲者負不仁不義之名而爲棄跖上爲者得行仁行義之名而爲曾史以至儒墨各各緣此立教同於己者喜之異於己者怒之有見於此則以爲知無見於彼則以爲愚以在我爲善而非人之否以在我爲信而讒人之誕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而玄同之德喪矣百姓於是乎殫盡思慮接不暇所謂求竭也斲鋸繩墨椎鑿皆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刑戮之具仁義窮而刑罰用乃勢所必至者其究至使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竊國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竊仁義聖知邪

甲五 胠篋 三

者高蹈而遠引舊乘抱憂而孤立儒墨之徒猶欲抱其仁義聖知之談離跂攘臂而救之孰知其即仁義聖知之所致乎接槢者桁楊之管柄鬲鑿方所以製桎梏者有桁楊則必有接槢製桎梏則必用柄鑿其事相須以喻仁義之必招罪戾曾史之必資棄跖也徐士彰云棄跖嘻矣如言

異論赤幟也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

光益以荒忘而佞人之心竊竊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女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愼女內閉女外多知爲敗我爲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愼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

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當我緡（泯）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質正也）（族聚也）（聚而言之曰族）（泽少也）（未真而落言殺）（氣多也）（貌聚而雨言泽）（風土物滴云千二百歲本草昌蒲云百歲也百昌司馬云百物也緡泯）（物皆自任而壯也千二百歲也一曰陰陽之小紀也）（合也婚昏故謂之昏也）

郭註問至道之精可謂玄也不任其自爾而欲官之故殘也人皆自修而不治天下則天下治矣故善之也窈冥昏默皆了無也老莊之所以屢稱無者何哉明生物者無物而

物自生耳自生耳非爲生也又何有爲於已生乎忘視而自見忘聽而自聞則神不擾而形不邪也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任其自動故閑靜而不夭也此皆率性而動故長生也愼女內全其眞也閉女外守其分也知無涯則敗矣夫極陰陽之原乃遂於大明之上入於窈冥之門也有官有藏言但當任之也取於盡性命之極極長生之致耳身不天乃能及物也無窮無測而人以爲終極徒見其一變也皇王之稱隨世之上下耳其於得通變之道以應無窮一也失無窮之道則自信於一偏而不得均同上下故俯仰異心土無心者也生於無心故當反守無心而獨往也入無窮遊無極與化俱也日月參光天地爲常都任之也緡

昏者物之去來皆不覺也獨存者以死生爲一體則無往而非存也

呂註空同之上無物而大通之處道爲無名之樸故曰質陰陽道之散故曰殘雲氣不待族至益以荒忽則非輔其自然而有以虧之閉居三月齋潔之至順下風而進循本以求之治身而可長久者唯道爲然是乃問其質也窈冥則無形言所不能論意所不能致而有所謂精者可知可言則非其極也必至於昏昏默默乃所以爲道之極此言道之體無視無聽至乃可長生則與之入道也抱神以正則形不期正而自正必靜必清言不可撓而濁之形不勞而全精不搖而復乃可長生矣夫神無形而體物不體於物

而反乎無見無知不守其形將安之乎愼內則寒其兌閉外則閉其門此養神而保之之道反是則多知而敗矣人未知道則域於陰陽而未嘗至其原無見無聞無知則遂於大明之上入於窈冥之門得是而窮之則知天地有官其官也以此陰陽有藏其藏也在此愼守女身物將自壯則矣爲而外求哉黃帝又語以向之所謂無見聞知道之體而已至其用則無見乃其所自見無聞乃其所自聞無知乃其所自知也蓋道之爲物無窮無測而遂止於無見聞知則是無窮而以爲終無測而以爲極也得道者爲皇爲王以其神明而皇王之所興起也失道者見光爲土以其形不出照臨覆載之間也百昌生土反土以其形而已矣至彼至陽至陰之原二者如日月水火之用所以修煉變化堅氣而凝物者也以窈冥昏默立長生之本以無爲無思無慾去長生之害又以至陰至陽堅凝之吾事足矣天地有官自爲我治之陰陽有藏自爲我畜之爲之在我成之在彼也物本無終極其分也成也毀也物未嘗有死故長生者物之固然非我獨能我能守一而處和故不見其分成與毀耳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言學道者能盡死其人而獨存其我者少也夫可見可言可去可取者人也非我也不可見不可言不可去取者是眞我也近是則明遠是則愚得是則得道矣故人其盡死而我獨存者此之謂也

循本遂者往而竟至也官者如官司藏者如府藏物者如官

故余將去汝入無窮遊無極則以爲終極者非知我者也與日月參光則其明不息與天地爲常則其久無窮當我緡乎不知其爲當也遠我昏乎不知其爲遠也人盡死而我獨存則求之吾身不知何物而可以至於此也萬物之靈惟人爲最造化之爲人不知幾何而一遇而人之聰明恂達可以與此者又幾何而一遇也而不孳孳焉則彼以慈爲寶者固不厭數數許之也

蘇子瞻案山經廣成子治太易屯蒙二卦運行日月蓋古之眞人黃帝師也物之質物之殘言其情在於欲已長生而所外託於養民人遂羣生也夫長生不死豈非物之實而所謂養民人遂羣生者豈非道之餘乎雲不待族而雨草木

司府藏中之物生而上見日月之光死則下爲土矣緡緜
之合也昏昏冥也當我謂近我而來之境即無窮之門無
極之野遠我謂背我而去之世即去汝也言自此去後恐
仙境之近我者如緡之合而不可離乎塵世之遠我者杳
冥而不復見乎其未得道之人盡死而我獨存乎三乎字
有惻然閔世之意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方將拊髀雀躍而遊雲
將見之倘然止贅然立曰叟何人耶叟何爲此鴻蒙拊髀雀
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
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
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爲之奈何鴻蒙拊髀雀躍掉頭曰
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
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耶天忘朕耶再拜稽
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
鞅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爲狂猖而民隨
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也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蒙
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亥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
及草木禍及止一作蟲意嗯下同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
奈何鴻蒙曰意毒哉僊僊乎歸矣雲將曰吾遊天難願聞一
言鴻蒙曰意心養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墮肢體形黜聰
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涬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
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

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闚其情物故自生雲將曰
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
而行墮肢體黜聰也扶搖風也一云東海神木也涬溟鴻蒙氣也漠然自失貌倘然不動貌解釋散也
郭註不知所求而自得所求不知所往而自得夫內足
者舉自哲也朕又何知以斯而已夫乘物非爲迹而
迹自彰猖狂非招民而民自往故爲民所倣效而不得已
也若夫順物性而不治則情不逆而經不亂玄默成而自
然得也解獸羣而鳥夜鳴離其所以靜也草木昆蟲坐而
受害矣蓋有治之迹亂之所由生也意毒哉言治人之過
深也僊僊坐起之貌嫗不能陰然通放故遣使歸夫心以
用傷則養心者其唯不用心乎理與物皆不以存懷而閒
付自然則無爲而自化矣同乎涬溟與物無際也莫然無
魂坐忘任獨也不知而復乃爲眞復涬沌無知而任其自
復乃能終身不離其本也知而復之與復乖矣有問有知
則失其自生也知而不默常自失也
呂註吾弗知是眞知也人莫不有求有往我則不知所求不
知所往凡以無知而已鞅掌拘係貌雖遊者若有所拘係
而吾觀天下之眞不過此物而已萬物並作吾觀其復復
則不妄朕又何知自以爲猖狂則無爲已民之放則未能
無爲天則無爲民則無知有知有爲則亂天經逆物情而
玄天弗成矣歲有玄天冬至是也月有玄天夜半是也日有玄天晦日是也而人亦有玄天古之求正氣之所在而

以存其精神美其根本者未有不知此非所以彰彰言之也夫唯玄天所以弗成而災及鳥獸昆蟲者凡以不知無爲而治之之過也毒所以治疾無爲而治之猶無疾而毒之僱乎歸矣欲其反本以求之人莫不有成心在乎自養而已自養則無所事爲而物自化隳形體則不知有六恢吐聰明則不知有耳目倫則理之在我物在外者也淖氣之虛而待物者我與物忘而同乎淖淖則心解神釋而莫然無魂此所以處無爲之道也云云物之方興我則不知使物歸根亦不自知則渾沌旁礴而爲一以至終身不離無問無閱而物自生也方其無知不知其無知也而曰此名無知耶則是問其名此果無知耶則是閱其情猶物之方生副其根而視之未有能生者也天之所以造物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處乎無響行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已無已惡乎得有有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郭註心欲出羣爲眾攝也眾皆以出眾爲心所以爲眾人也若我亦欲出眾則與眾無異而不能相出矣眾皆以相出爲心而我獨無往而不同乃大殊於眾而爲眾主也吾一人之所聞不如眾技多故因眾則常若不因眾則眾之千萬皆我敵也夫欲爲人之國者不因眾之自爲而以己爲之此徒求三王主物之利而不見已爲之患也三王之所以利豈爲之哉因天下之自爲而任耳吾與天下相因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成者也今以一己專制天下天下塞矣己豈通哉故一身既不成而萬方有餘喪矣不能用物而爲物用豈能物物哉不能物物則不足以有大物矣夫用物者不爲物用也不爲物用斯不物矣不物故物天下之物使各自得也用天下之自爲故馳萬物而不窮也人皆自異而已獨羣遊是乃獨往獨來者也獨有斯獨可謂獨有矣夫與眾玄同非求貴於眾而眾人不得不貴斯至貴也若信其偏見而以獨異爲心則雖同於一致故是俗中之一物耳非獨有者也未能獨有而欲鑒竊軒冕取非分眾豈歸之也哉故非至貴也百姓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教影響也大人之於天下何心哉猶影響之隨形聲耳使物之所

懷各得自盡問者爲主應故爲配無響寂以待物也無方
隨物轉化也撓撓自動也提挈萬物使復歸自動之性卽
無爲之至也與化俱故無端玄同故無表與日新俱故無
始也形軀合大同者形容與天地無異也有已則不能大
同矣天下之雖無者已也已既無矣則羣有不足復有之
呂註道之無爲自然非特人君體之而以道佐人主者亦當
因衆以甯無事於爲人之國也一人所聞不如衆技之衆
而欲自任以爲人之國則其不喪者僥倖而已三代君臣
相與固有以是爲利者而末世多以是爲患欲爲人之國
者揆其利而不見其患也黃帝問廣成羣之見四子皆以

大物爲患欲明吾所體者道道外無物是以謂之獨有夫
大人之教若形聲之於影響而不爲天下先此所以爲之
配也處乎無響則寂然不動行乎無方則未始有封故能
挈天下而往以復之撓撓而不必靜是謂萬物竝作吾以
觀其復而藏天下于天下也故能遊乎物之終始而方之
所不能閡時之所不能拘也頌論言也言則出於不言形
軀形也形則象於無形如是則大同而無已矣無已烏得
有有哉焉然慈仁謂之君子聖人所以與人同也則覩有
者特可謂之君子而已至於覩無則天地之友與人同者
副墨因衆以甯所聞言因衆人之聞見以穩妥自己之聞見
不足以名之也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
爲者事也蘊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
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
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故聖

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
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爲也而不
可不爲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
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
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
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郭註因其性而任之則治反其性而淩之則亂夫民物之所
以卑而賤者不能因任故也是以任賤者貴因卑者尊此

必然之符也事藏於彼故匿彼各自爲故不可不爲但當
因任耳法者妙事之迹也安可以迹粗而不陳妙事哉當
乃居之所以爲遠親則積而周矣事之下者雖中非德事之
係一故物物體之則苦偏故廣乃仁耳夫禮節者患於
難者雖一非道況不一哉執意不爲雖神非天況不神哉
觀天不助順自爲而已成德不累自然與高會也出道不
謀不謀而一所以爲易也會仁不恃恃則不廣也率性居
遠非積也自然應禮非由忌諱也事以理接能否自任應
動而動無所辭讓也御粗以妙故不亂也恃民自爲不輕
用也因物而就任之不去其本也夫爲者豈以足爲故爲
哉自體此爲故不可得而止也不明自然則有爲有爲而
德不純矣不能虛己以待物則事事失會此不明於道者
之可悲也天道者在上而任萬物之自爲也人道者以有
爲爲累不能率其自得也主者天道同乎天之任物則自
然居物上也臣者人道各當所任也君任無爲而委百官
百官有所司而君不與焉二者俱以不爲而自得則君道
逸臣道勞勞逸之際不可同日而論之也不察則君臣之
位亂矣

管見總論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爲故以存民宥
眾爲懷未嘗有心乎治之也是以天下之民性不淫而德
不遷爲民上者尊怒平而賞罰中蓋因天下之自治而無
爲治之勞故民易從而法不撓也後世君天下者失其輔

世長民之要而專以賞罰爲事上有儒墨曾史之是非下
有桁楊桎梏之拘制然後爲治著不勝其勞而民無所措
手足矣猶且以仁義聖知爲足以得天下之情尊之惜之
家傳國效而非悟其爲撓民之具此所以願絕棄之也信
如所言則天下之所寄託淵雷之所發見者有在於是國
政不至於傴囊人心不至於蠹壞從容無爲又何暇治天
下矣次設瞿瞿之問以發老聃之旨明乎爲治者罪在攖
人心此桁楊桎梏之所自來而桀跖之所以爲利者也故
黃帝問道於空同告以抱神正形清靜長生之要身爲本
家國次之未有身治而國亂者也今之君天下者能力行
廣成之言則三代之治不難復取天地官陰陽皆在吾無
爲中此所以爲在宥之道鴻蒙告雲將以墮體黜聰守根
不離所以爲治身之道也其篇末歷叙君臣禮法殆無遺
論及天道人道之分在有爲無爲之別相去雖若不侔發
於其心見於事業一也

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眾其主君
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
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
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
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
其精反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

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原本原作所原也老子云）

郭註天地均於不爲而自化萬物一以自得爲治天下異心無心者主也以德爲原無物不得得者自得故得而不謝所以成天無爲則任自然之運動自然爲君非邪也各當其分則無爲位上有爲位下官各當其所能則治矣無爲也則天下各以無爲應之通於天地者德言萬物莫不皆得則天地通行於萬物者道言道莫不塞其所由則萬物自得其行矣上治人者使人人自得其事而技者萬物之末用也夫本末相兼猶手臂之相包一身和則百節皆適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天道順則本末皆暢故一無爲而羣理都舉矣

呂註天地之大萬化而未始有極雖化而非其所以化均則無大小美惡長短之辨乃其所以化也道生一而至於萬何從而治哉一則各復其根而不知乃其所以治也人卒雖眾其主者君原於德則其化通於天地之均成於天則其治反乎萬物之一此二者同謂之玄古之君天下者無爲也天德而已以道觀言則未嘗有言言而無言天下之君其有不正者乎以道觀分則無爲爲君有爲爲臣君臣之義其有不明者乎以道觀能則無能無不能天下之官心焉無爲之之謂天無爲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虛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與天地通而萬物莫非我道之爲物如此其大在上者用之以治人則事而已能有所藝則技而已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則所以畜天下者豈有於技能事爲之間哉故其天下足天下化百姓定者凡以通於一而所得者無心故也

管見天地至大人物至眾其治其化不知其幾而主之者君則夫君之應世豈偶然哉原於德故物莫能離成於天而人自歸往其道微妙强名曰玄是以古之君天下者無爲而德合自然以道觀言而言合乎道則君無不正以道觀分而分合乎道則義無不明以道觀能而能合乎道則官無不治以道汎觀而物合乎道則應無不備由是知天下事物苟離乎道未有能自立者通於天地者德以德與天地合也行於萬物者道以道通乎物也凡以治人爲尚縱意乎刑政賞罰皆事而已況於藝能而入於技其去道德益遠矣古之善畜天下者無他無欲而天下自足無爲而天下自化心如淵水之靜撓之而不濁也民烏得而不定哉通於一萬事畢此老君西昇告尹喜之言無心得而鬼神服即易所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刻

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爲萬物逝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爲己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去聲

之稱疑即老子上所引記曰者老子也故就其言耳下文夫子問於老聃曰者老子明指孔子矣

郭註有心則累其自然故當刳而去之不爲此爲而此爲自爲乃天道不爲此言而此言自言乃眞德愛人利物者任其性命之情也萬物萬形各止其分不引彼以同我乃成大耳行不崖異則玄同彼我萬物自容故有餘有萬不同之謂富言我無不同故能獨有斯萬德者人之綱要非德而成者不可謂立循於道之謂備者言夫道非偏物也不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以物挫志則內自得心大則事無不容德澤滂沛任萬物之自往也不貴難得之物乃能忘我況貨財乎不近貴富言自來寄耳心常去之遠也壽夭衆忘所謂懸解既忘壽夭況窮通之間哉不私世利皆委之萬物也不以王天下爲處顯者忽然不覺榮之在身也顯則明不顯則默而已

一府同狀蛻然無所在也

呂註夫道如此其大心不刳不足以體之體道而無爲則人貌而天矣以是而愛利之謂之仁以是而得所一謂之大行不殊俗寬之至也有萬不同富之至也執德之人通一理而善建順眞常而不偏離外景以全內明此以鍊心則事無不蘊理無不容恩無不沛物無不遂者矣金珠貨財者而已反求諸已以明其心之大事無不容則已刳之效沛乎爲萬物逝周行而不殆也若然則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知貨利之可欲窮天之可醜不私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爲己處顯物之所利非己也顯則明明以德而非以位處上則帝王天子之德處下則玄聖素王之道也萬物備於我則一府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則同狀而已矣

詳道萬物皆備於我能有之而勿失則富矣紀散則眾目亂德失則眾行乖故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也韜乎其事心之大則執大象之謂沛乎其爲萬物逝則天下往之謂也古之以道莅天下者示之不以迹詔之不以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言使人自得之上之化下也無樂卹之可悅下之樂上也非慕膻而來求藏金珠於山淵不以物累身也不計壽夭窮通不以身捐道也一世之利厚矣而不以爲己私天下之權重矣而不以爲己顯至於萬物不得與之殊死生不得與之變非無心者能然乎

碧虛首稱夫子曰者莊子受長桑公微言也夫道汪洋充塞唯靈府虛者方能容納焉自然而爲合乎天然守中而言遠離沮喪度生接物心不退轉人之所惡我無嫌猜和光同塵不立圭角萬類滋茂共豐區宇持至德而爲紀循至理而善建順眞常而不偏離外景以全內明此以鍊心則事無不蘊理無不容恩無不沛物無不遂者矣金珠貨財

忠本也謂天窮通內攻也私分處顯情病也一有係乎心則志不完矣

管見郭氏從顯則明爲句諸解多因之似與下文不貫無隱范先生連下文爲句義長今從之王天下不以爲己顯也乃若所顯則有之在明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耳萬物一府則無彼我之分死生同狀則無去來之累此爲刳心之極致歟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澹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則在我得之而執古御今奚忽然出動而萬物從之

王德者耶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

郭註聲由寂彰以論體道者物感而後應也萬物孰能定言應感無方也王德之人任素而往耳非好通於事也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言本立而知不逆然後任素通神其德副墨金石不得無以鳴金石不考不鳴言鳴者是道耶考者是道耶孰能定之以爲定在金石不考何以不鳴定在考者他聲當同金石定在虛空考之何以無聲如此徵問要人深思而自得之素逝卽沛乎其爲萬物逝之逝素純一之貌動出無心故萬物從之斯蕩蕩矣故能存形窮生立也逝流通不滯也素逝者虛靜恬澹寂寞無爲未嘗沈著德明道而成王德也冥冥無聲而見曉聞和若夫視聽而不寄之於寂則闇昧而不和矣深之又深窮其原而後能於有爲事相之中故曰恥通於事但立之本原得其要道

而其知自與神明通故其德廣大而足以王天下生我者道也明我者德也以德爲明則明之至矣然道與德非二也原於天則爲道即立之本原也得於已則爲德即通神之知也存其形而能窮其生則本原立立其德而能明其

道則王德廣故復贊之曰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蓋信沛乎其爲萬物逝也至無而供其求即虛而不屈動而愈出無爲而無不爲也時騁而要其宿即逝曰遠遠曰反動極歸乎靜也或大而忽然小或長而忽然短或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 旋 歸遺其玄珠使知 智 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 口懈反 詬 口豆反 多也 可以得之乎 喫訴多也

反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

郭註此寄明得眞之所由言用知不足以得眞聰明喫訴失

眞愈遠象罔得之明得眞者非用心也象罔即眞也

呂註赤水之北喻玄之極處崑崙之丘形中最高也南望則向明而觀之珠之爲物不可以知知識言求故皆索之而不得象則非無罔則非有非有非無不皦不昧此玄珠之所以得也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 圾乎天下齧缺之爲人也聰明睿智給數

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唫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乎天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絞 公才反 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眾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爲眾父而不可以爲眾父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賊李云危也郭云賊字卽賊字 李云危也郭云賊害也凡也 郭註配天謂爲天子聰敏過人則使人跂之屢傷於人也以人受天是又用知以求復其自然夫過生於聰知而又役知以禁之其過彌甚矣故曰無過在去知不在於強禁乘人而無天言若與之天下且使後世任知而失眞矣夫以萬物爲本則摹變可一而異形可同斯迹也將遂使後世

由已以制物則萬物乖矣尊知而火馳者言賢者當位於前則知見尊於後棄競而火馳也緒使者將興後世事役之端也物絞將使後世拘牽而制物也四顧而物應將遂使後世指麾以動物令應工務也應眾宜者將遂使後世不能忘善而利人以應眾宜也與物化將遂使後世與物相逐而不自得於內也此皆盡當時之宜也然今日受其德而明日承其弊矣故曰未始有恒有族有祖言其事類可得而祖效眾父迹也眾父父所以迹也若與之天下非但治主乃爲亂率夫桀紂非能殺賢臣乃賴聖知之迹以禍之田恒非能殺君乃資仁義以賊之故曰北面之禍南而之賊也

呂註其性過人則非黜聰棄知而動於不得已者以人受天
則非全於天也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乃在禁之之處以
是爲合於無爲而與之配天其能不以人廢天乎本身而
異形則不能無我尊知而火馳則不能去知是以爲天下
所役物有結之而不能自解也四顧而物應非尸居而使
民不知所如往方且應眾宜非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者
故與物化而未始有常夫何足以配天乎
管見豁缺聰明睿知其性過人是論其才而不言其道以人
受天謂尚有爲而求合於無爲是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
所生也若與之天下彼且乘有爲之迹以臨民使天下失
其自然之性矣本身而異形肝膽楚越也尊知而火馳機
逐物而遷未始有常則失其本然之我夫何足以配天乎
雖然有族有祖謂超缺之學亦有宗有君概嘗聞道者也
可爲眾父特不可爲眾父父耳眾父父則玄之又玄之謂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
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
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耶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
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
爲聖人耶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
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

謀急速也爲緒使則役於事爲物絃則礙於物四顧而物
應物未能忘我也方且應眾宜我未能忘物也與物化則
吉凶與民同患壽當多男雖人所欲不得不以多事多懼
多辱爲辭也堯非不盡天道所以與人同者盡人道而已
呂註聖人盡天道故體合變化而物莫能梁君子盡人道故
鶉居則不知所處穀食不知所由來鳥行而無章其迹莫
覩也神僊之說有求之於服食吐納之間世儒以爲狂而
不信皆非也蓋生而抱神其殁也亦必抱神而不忘生而
全天其殁也亦必全天而不隕詩書皆有在天之說則去
而上僊奚爲而不信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則封人之退
已乃其所體也
副墨何謂鶉居而穀食鳥行而無彰鶉無常居穀仰母哺鳥
行虛空過而無迹皆無心自然之意聖人處世之心亦如
是耳三患即釋典所謂三災水火風也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予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偪偪乎耕而不顧（伯成子高）

（而耕之狀）

郭註禹時三聖相承治成德備功美漸去故史籍無所載仲尼不能間是以雖有天下而不與焉斯乃有而無之也故考其時而禹爲最優計其人則雖三聖故一堯耳時無聖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人故天下之心俄然歸啓夫至公而居當者付天下於百性取與之非己也故失之不求得之不辭忽然而往倜然而來是以受非毀於廉節之士而名列於三王未足怪也莊子因斯以明堯之弊弊起於堯而覺成於禹況後世之無聖乎寄遠迹於子高使棄而不治將以絕聖而反一遺知而甯極耳其實則未聞也夫莊子之言不可以一塗詰或以黃帝之迹禿堯舜之壓豈獨貴堯而賤禹哉故當遺其所寄而錄其絕聖棄知之意焉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爲合其合緡緡（反成巾）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泰初無與說云氣之始也）

郭註無有故無所名一者有之初至妙者也至妙故未有物理之形耳夫一之所起起於至一非起於無也然非子所以屬稱無於初者何哉初者未生而得生得生之難而猶上不資於無下不待於知突然而自得此生矣又何營生於已生以失其自生哉夫無不能生物而云物得以生所以明物生之自得任其自得斯可謂德也德形性命因變立名其於自爾一也性修反德恆以不爲而自得之不同於初而中道有爲則其懷中故爲有物也有物而容養之德小矣無心於言而自言者合於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爲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合天地亦無心而自動也其合緡緡坐忘而自合耳非照察以合之是謂玄德德玄而所順者大矣

呂註無則一亦不可得無名則一之所起而未形天地之始是也既已謂之一且得無名乎此物得以生而謂之德是爲萬物之母也未成者有分且然而已謂之命命則無間乎未形之物也至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而後謂之形形體保神而未嘗失各有儀則而未嘗妄謂之性性則不失乎已形之後者也凡此無他萬物均之得一以生命則有分而無間性則保神而不失神則妙萬物而塞乎天地之間者也故性修反德則合乎一之未形德至同於初則無亦不可得矣同乃虛其虛至於未始有物虛乃大其大至

於不同同之若是則以無爲詩之而合喙鳴喙鳴合則通
於天地而與天地合矣天地之間其猶橐籥喙鳴合與天
地爲合亦若是而已其合緡緡非斬合而合非有所知見
而合也是謂玄德則原於德而成於天同乎大順則無所
與逆之謂也

劉槩註太初氣之始故有無太始形之始故無名一之所起
則有名矣一雖未形而物得以生者以有一故也一未形
則渾淪而已可名渾淪固已有分矣且者非久安之意無
間者始卒若環無端可指也其中有精其中有信未形有
分之謂也建德若偷且然之謂也綿綿若存無間之謂也
然命之降也不留則不足以生物留而不動足以生物而
不能生萬物方其留也未嘗不動方其動也不害其留故
能生物也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
有生則有性冥性則足以知天知天則反於德德至則合
乎道矣

循本設問太初有乎無乎曰無有也亦無此名也而無之中
一由此起有一矣特未形著耳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萬
物得此以生者謂之德其未形之時萬理皆具已各有條
理可以分別但且以其渾然無間而謂之命及其留者不
能不動而生物物各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中保合元神各
有儀則謂之性所謂物各具一太極也性修則復於德矣
德之至極則同於未形之初矣同乃虛虛則無是非彼我

凡天下之以喙爭鳴者皆合而爲一矣喙鳴合則同乎天
地矣緡緡如綸之合也其合緡緡若愚若昏形容合之意
玄德者深妙之德大順者順其自然而不以已與也相傳
太極剛出於方外之士由此觀之未必不然
口義合喙者不言也鳴者言也喙鳴合之合又與上合字不
同言此喙之鳴既以不言而言則與自然者合矣以此自
然之合則與天地合矣故曰喙鳴合緡緡猶泯泯然若愚
若昏形容此合字也此乃玄妙之德與大順同大順卽太
初自然之理也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倣）可不可然不然辯者
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
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留之狗成思猰貙之便自山林來臣
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
者眾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虛無其動止也其死生
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
名爲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縣寓司馬云縣寓在人前也）

（作猰貙一云執留之狗留係成思思也便習便捷見捕）

郭註若相放傚強以不可爲可不然爲然斯矯其情性矣縣
寓其高顯易見執猰貙之狗猰貙狙之便此皆生而失其常然者
也首趾狗終始也無心無耳言其自化有形者善變不能
與無形無狀者並存故善治道者不以故自持也將順自
新之化而已其動止死生盛衰廢興未始有常皆自然而

然非其所用而然故放之而自得也有治在人不在乎主
自用也天物皆忘非獨忘己復何所有哉人之所不能忘
者己也己猶忘之又奚識哉斯乃不識不知而冥於自然
是之謂入於天

碧虛可不可然不然飾知以求異也離堅白之辯若懸字高
空使眾昭然也以妄相易以技相係疲薾形體驚怵心神
猶獵犬敝繫獲狙入檻皆因技能而致患也有首有趾形
可覩也無心無耳意莫知也無耳故不能聞無心故不能
言有形者有首有趾無形無狀者無心無耳也皆存者體
與化冥盡無者亦無盡無盡也其動止死生廢起又非其所
以也夫復於何留意有治在人自治而已忘物則同物忘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天則同天忘己則不二矣何所不入哉

若放猶言相似也孔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於此其所居
之道若與聖人相似可人之不可然人之不然善辨者嘗
有言曰離析堅白是揭天守昭然可見此人正如此問可
以爲聖人乎汝所不能聞聽之所不及也汝所不能言言
之所不到也夫無心無耳無形無狀者世知其無矣今有
首有趾與無心無耳者有形與無形無狀者舉而盡無之
則汝之聽與言將奚施乎然吾所謂盡無者非動止死生
廢起皆與人異也人動亦動人止亦止人死生亦死生人
廢起亦廢起而卒不得命之曰有則能忘之故也既忘乎
物又忘乎天天者物之所從出併忘則忘之至矣如此謂
也

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涬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
居矣（蔣一本作將局局笑說覩覩覩德說搖蕩將餧一本作菟輯屬雅曰和也舞也）
郭註必服恭儉非忘儉而儉也拔出公忠非忘忠而忠也故
雖無阿私而不足以勝矯詐之任此皆自處高顯若臺觀
之可覩將使物不止於性分而矯跂自多以附之亢足投
迹不安其本步也夫志各有趣不可相效也故因其自搖
而搖之則雖搖而非爲因其自蕩而蕩之則雖蕩而非動
故其賊心自滅獨志自進教成俗易悶然無迹復性自爲
而不知所由皆云我自然矣溟涬自貴之謂不肯多謝堯
舜而推之爲兄也心居者不逐於外也心不居則德不同

呂註必服恭儉所謂忍性以視民則其自爲處危矣拔出公
忠所謂尙賢也其爲臺觀多矣如是則吾不能無迹人投
迹者眾夫大聖之治天下搖蕩人心使之成教易俗所謂
鼓之舞之以盡神也民不窺觀以投上之迹則滅賊心而
進獨志若性之自爲不知其所由然若者德遺堯舜而
不爲豈兄堯舜之教民而推先之溟涬然弟之而繼其後
哉欲同於德而心居心居則無爲而萬物化矣

詳道必服恭儉非無爲也拔出公眾是尙賢也帝王之德爲
無爲則天下無疲苶之患不尙賢則天下無爭奪之事如
此則因其自搖而搖之因其自蕩而蕩之故其賊心隨滅
獨知日進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今也勉以服
學以擬聖於千以蓋眾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
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
於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卓陬失色頊頊一作然
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爲何者耶夫子
見之何故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耶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
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而
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
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
之沱乎溍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
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謷然不顧以天
下非之失其所謂傲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
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
云自貴者有云低頭甘心者有云無分別者似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
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若骨反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
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
爲圃者卬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
數如泆溢湯其名爲捇息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
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
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
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閒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
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
驚耶且混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疾速棹枯棹也師厲老子瞞瞞眩眩瞞瞞眩眩自失貌 郭註夫用時之所用者乃眞備也斯人欲修眞備而抱一守
古失其旨也不忘不墮則無庶幾之道一人謂孔子也乏
廢也聖人之道即用百姓之心耳夫神全乃聖王之道非
夫人也子貢聞其假修之說而服之未知純白者之同乎
世也此宋榮子之徒未足以爲全德子貢之迷沒於此人
若列子之心醉於季咸也孔子以其背今向古修爲世事
故知其非眞渾沌徒知修古抱漚之朴而不知因時任物
之易也夫眞渾沌都不治也豈以外內爲異而偏有所治
哉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者眞渾沌也
故與世同波而不自失則雖遊於世俗而泯然無迹豈必
使汝驚哉渾沌玄同孰能識之世俗所識者曾識其迹耳
呂註執古以御今則凡日用無非渾沌之術豈必天地之初
哉彼以有機械者有機事機心而不知機心之所自生者
未始有物則是識其一不知其二也知忘神氣黜形骸以
漸道德之全不知行於萬物者無非道則是治其內不治
其外也明白入素至以遊世俗所謂廢心而用形者是也
彼聞子貢之言始愁然而後乃笑宜以機械爲累而不肯
爲則不識不知乃所以爲渾沌也此篇方論天德無爲恐
或者謂必無爲如漢陰丈人然者則不可與經世矣故論
眞渾沌之術乃遊乎世俗之間而不爲累也矣
循本數如泆湯言疾速如湯沸溢也純白者本然之質瞞然
目無精采貌於于語助如俗嘲儒之乎者也云獨弦哀歌
以竄名聲言高其調以振響於天下也卑陬卑遜自處於
陬隅也假修渾沌氏之術假託也託於修渾沌之術渾沌
太極也識其一不知其二專一而無二也治其內不治其
外得乎己自忘乎物也是丈人者明白而闕諸素無爲而
還之朴體性抱神以遊於世俗者也賜之學宜不及此固
將驚之矣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皆不能識也其驚之也
不亦宜乎借孔子之言以明渾沌之當全如此
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
曰將之大壑曰奚爲焉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
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願聞
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
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行言自爲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
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
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謂悅共給之之謂
安怊 超 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
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自從此謂德
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嘐致命盡
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

郭註行其所爲因而任之行言自爲而天下化使物爲之則不化矣四方之民莫不俱至者言其指揮顧盼而民各至其性任其自爲故也德人則無思無慮率自然耳無是非於胸中而任之天下共利共給而無自私之懷也德者神人之迹故曰容光者乃無光故與形滅亡無我而任物虛容無所懷者非閉塞也情讓命至天地樂矣事不妨樂斯無事矣情復而混冥無迹也

呂註注不滯酌不竭則天府之富也苑風不知其至無而供萬物之求故以爲無意於橫目之民也宮施披攘不失其宜則非無意於尚賢使能也畢見情事行其所爲則非使人陷情而投迹者也行言自爲而天下化手撓顧指而民俱至則非以賞勸罰沮也此聖人見於治而非所以爲德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德人者無思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其性任其自爲故也德人則無思無慮率自然耳無是非於胸中而任之天下共利共給而無自私之懷也德者神人之迹故曰容光者乃無光故與形滅亡無我而任物虛容無所懷者非閉塞也情讓命至天地樂矣事不妨樂斯無事矣情復而混冥無迹也呂註注不滯酌不竭則天府之富也苑風不知其至無而供萬物之求故以爲無意於橫目之民也宮施披攘不失其宜則非無意於尚賢使能也畢見情事行其所爲則非使人陷情而投迹者也行言自爲而天下化手撓顧指而民俱至則非以賞勸罰沮也此聖人見於治而非所以爲德而非所以爲神也泰宇發光所以照也神則乘之以照而非光與形滅亡而已所以雖照而曠也致命則去故而復常虛情則離僞而居實萬事消亡致虛之極萬物復情芸芸歸根混則合而爲一冥則照亦忘矣

副墨宮施不失宜無曠職也披攘不失能無伏賢也畢見情事而行其所爲人各紓其情實無浮行也行言自爲而天下化所行所言自爲而已無心爲人也不藏是非美惡言是非美惡不存於胸中即所謂不思善不思惡也上神乘光所謂遂於大明之上是已與形滅亡所謂入於窈冥之門是已此則照徹容曉無復形拘故謂之照曠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 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耶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爲有虞氏之藥瘍 也悉而施髭 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其色燋然聖人羞之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是以無迹

郭註言二聖俱以亂故治之則揖讓之與用師直時異耳未有勝負於其間也均治則願各是矣復何爲計有虞氏之德而推以爲君哉許無鬼之言是也且天下皆患創亂故求虞氏之藥操藥修慈父其色燋然明治天下者非以爲榮也夫至德之世賢當其位非尚之也能者自爲非使之也上如標枝出物上而不自高下如野鹿放之而自得也其仁義忠信率性自然非由知也蠢動相使用其自動故動而不謝也主能任其自行故行無迹事各止其分故不傳教於彼也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呂註有虞氏以亂而後治之則武王亦以亂而後治之孰不以天下爲事而有不及哉故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髢病而求醫則是亂而後治也操藥脩爻其色燋然道不至於兼忘而六親不和有孝慈固聖人之所羞也則有虞之治亦豈得已而謂過於武王哉自其迹觀之雖伏羲燧人猶不得爲至德之世自其心觀之則有虞氏武王之妙處乃所謂至德之世也以其無爲故無名無名故行無迹而事無傳孰得擬議於其間哉

碧盧丹朱不肖有重華以代之殷受殘惡有神武以戡之皆非恬然均治也黔首有病重華以仁義之藥治之病而求醫亂而求治豈良醫孝子所願聞耶不尙賢故無爭不使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能故無敗上如標枝之無心下如野鹿之自得此亦感召之理有衰則義見焉有憎則仁出焉有詐則忠顯焉有誕則信彰焉無上四條則下四事亦亡矣蠢動之相役使物情自然不以爲賜也無迹無傳不以爲特異也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耶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耶謂己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己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眾眾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

夫人之爲徒通是非而不自謂眾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里耳折揚皇荂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眾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耶知其不可得也而强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之道作導人本多作眾人司馬云凡人也折揚皇荂李云古歌曲也二缶鍾郭作垂顧甚鑿還如

郭註以君親所言而然所行而善此直違俗而從君親故俗

字續之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謂其不肖耳未知至當正在何許俗不爲尊嚴於君親而從俗俗不謂之諂明尊嚴不足以服物則服物者更在於從俗也是以聖人未嘗獨異於世必與時消息故在皇爲皇在王爲王豈有背俗而用我哉世俗遂以多同爲正故謂之導諛則作色不受而終身導諛亦不問道理期於相善耳夫合聲飾辭應受導諛之罪而世復以此得人以此聚眾亦爲從俗者恆不見罪坐也與夫人之爲徒通是非而不自謂眾人言世皆至愚乃更不可不從也夫聖人道同而帝王殊迹者誠世俗之惑不可解故隨而任之天下都惑雖我有求嚮至道之情而終不可得故堯舜湯武隨時而已故大聲非委巷所尙俗人得嘖曲則同聲動笑此

天下所以未嘗用聖而嘗自用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者言各自信據故不知所之莫若即而同之也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言趣令得當時之適不強推之令解則相與無憂於一世矣

循本世所謂忠臣孝子以其能有過則諫不事諂諛也隨和迷而失性耳然迷者自思復而厲者自思善故我無爲而君親者世俗必以爲諂諛而隨和世俗者却不以爲諂諛如此則是敢諫君親而不敢諫世俗世俗反嚴於親而尊於君耶人不肯受導諛之名而所爲乃終身導諛混合譬喻爲飾詞辭求以聚眾人之歸已非導諛而何然不自覺也是一人之身而終始本末自不相坐罪矣此下方說歸躬身上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以五采彰施於五色恭己正南面故云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舜以此媚悅一世而不自謂導諛與斯人之徒是非相通而不自謂同於眾人乃愚之至也以下以行爲喻如三人同行適東有一人欲西不過一人惑耳猶有可致東之理二人欲西則惑者勝矣徒勞而不能至也予赤張滿稽自謂也祈嚮欲向也予雖自有所欲趨向不可得已以下又以樂爲喻缶鍾瓦鍾也如秦王擊缶之缶古樂不入眾耳聞俗樂則喜設有二人擊瓦鍾以爲音則人必喜其新聲而爲其所惑古樂不能行矣況今天下皆惑予雖欲有所趨向其可得耶重譬喻重言之意覺痛切舊解因所適二字遂連前一節讀之而欲改缶鍾爲垂鐘謬矣此所適不得亦是因上文粘綴下來上文所適者人之行也此所適者樂之行也此皆論有

虞氏而武王又不必言矣

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己也郭註厲惡人也言天下皆不願爲惡其爲惡或迫於苛役或迷而失性耳然迷者自思復而厲者自思善故我無爲而天下自化

副墨厲人生子恐其似己人莫不自知也而大愚大惑之人乃至終身不解不靈則不如厲人矣欲人深思而得之言意之表

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

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慴反子公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爲得乎則鴟鴞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鷸冠搢笏紳修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棚策外重纆繳約皖玩皖然在纆繳之中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檻檻亦可以爲得矣

呂註犧樽青黃以譬曾史之修滯中之斷以譬盜跖之汙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乃所以爲得惡取曾史盜跖於其間

不通也鷸鴟名取其羽毛以飾冠皖皖本云窮視貌變變反綴也

哉夫色者非明而色色者明以五色亂之乃所以使目不明也聲者非聰而聲聲者聰以五聲亂之乃所以使耳不聰也達乎此則五臭之薰鼻五味之濁口趣舍之滑心亦若是而已心無趣舍以趣舍滑之所以使性飛揚而不止也彼楊墨者固天下之才士而不聞道所知不出於五者之間乃始離跂自以爲得則鳩鴝之在籠亦可以爲得矣夫柴其內而使道不得集約其外而使心不得解其繆內支盈於柴枷外重纆繳自達者觀之在纆繳之中皖皖然明矣猶自以爲得則罪人交臂歷指虎豹在於檻檻亦可以爲得矣

詳道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蓋人之生也性靜而莫之動德厚而莫之遷妄境在前靈源日滑以至忘不貴之良貴趣無窮之機厲者豈不惑哉此君子所以貴乎嗇也

口義其斷在溝中破爲犧樽之餘者也榮辱不同同爲枯木耳此與臧穀亡羊意同聲色臭味皆足亂性以四者與趣舍非言所以抑之也困懵衛逆人也中顙自鼻而通於顙也濁口汙其口也屬爽乖失也趣舍是非好惡也以趣舍滑亂其心則自然之性失矣楊墨之學趣舍滑心者也彼以其說自困而乃曰自得以此爲自得則鳩鴝在籠亦可以爲得矣貶之甚也以其趣舍是非梏礙胸次故曰柴其內冠弁搢紳儒者之服以禮彊自拘束故曰約其外內

則支塞充盈如柴枷然外爲禮文所拘如罪人被縛皖皖自以爲得則罪人交臂歷指虎豹在於檻檻亦可以爲得矣

管見總論是篇首論天地大化人物職多在君天下者汎觀人遠甚而不知刻心無爲之所致也是以有君天下之德者立本原以正其在我則天地不期合而合人物不期化而化視乎無形聽乎無聲玄感奇應有不止乎此者故黃帝遺玄珠而象罔得之帝堯要韜缺而許由危之謂道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聰明得也華封諸侯而辭於野以富授職千歲上僊則何累之有子高辭諸侯而耕於野以見德衰刑立賢人退藏法密於前患鍾於後亂自此始矣故舉泰初有無俾究物生之本性命之所自來德同於初物將自化彼可不可然不然服喬儉拔公忠者抑又外用其心矣漢陰之恥用機械武王之師師撫民一則抱朴守眞一則以權濟義出處動靜時有不同皆不離乎道而已若夫厲人之恐子似已大惑者終身不靈殘樸爲樽滑心傷性德不足以存生如天下何凡此皆以困爲得者若楊墨之苦殼難爲者也至比之鳩鴝虎豹則非惟薄之而惡

之亦甚矣

甲五 莊周三 十二 金陵劉喬 蔣氏校印

天道第十三

江甯焦竑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遊溟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撄心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爲也則萬物成而非雕而刻之呂註天地運轉無窮而未始有物故萬物成而非雕而刻之

也帝道一日萬幾而未始有物故天下歸聖道無爲不在而未始有物故天下服非以力服之也明於天通於聖知其皆運而無所積則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也運則轉變無窮無積則介然之有不留乎胸中也雖吾之自爲猶將昧乎無不靜者以爲而未嘗爲故也況人各爲其爲而有不靜者乎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若以靜爲善而後靜非本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則其本自靜非靜之而後靜也何則萬物得我以生我則不生萬物孰能鏡之明乎此則於其並作也乃所以觀其復於其芸芸也乃所以歸其根復而歸根則其自靜也水靜猶明而況精神上際下蟠無所不極而藏之聖人之心則其

事而自當其責故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此之謂也倉倉而不爲中來明此以南面北而以此而處上處下皆無爲之至也有其道爲天下所歸而無其爵者所謂素王自貴也以此退居閒遊則巢許之流進爲撫世則伊望之倫也夫無爲之體大矣天下何所不爲哉故主上不爲冢宰之任則伊呂靜而司尹矣冢宰不爲百官之所執則百官靜而御事矣百官不爲萬民之所務則萬民靜而安其業矣萬民不易彼我之所能則天下之彼我靜而自得矣自天子至於庶人下及昆蟲孰能有爲而成哉是故彌無爲而彌尊也

靜也非特水之靜燭鬚眉平中準而已蓋天地於此乎觀則是其鑒萬物於此乎形則是其鏡也虛則無所於逆靜則一而不變恬則安於無知淡則不與物交寂則寂然不動淡則合氣於漠此六者聖人之所以無爲也天地之平則無有高下道德之至則無以復加此帝王聖人之所休也蓋應萬幾之變供萬物之求而無此焉則無所於休而其神德於事爲之眾矣其能虛乎虛者刻其心則韜乎其事而其富至於有萬不同故虛則實雖不同而其理未嘗亂則虛非特以實而倫又將以靜而動動而得也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則靜而動動於不得已而當則動而得者也致虛而至於靜則萬物不足以鏡心而無爲無爲則任所從言之異耳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植乃其所以爲本也古之聖人或南面而爲堯或北面而爲舜或以帝王之德處乎上或以玄聖之道處乎下或退居閑遊或進爲撫世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事者責而我不勞矣愈愈則無往而不然憂思於何而處年壽所以長也明乎虛靜之說則恬淡寂漠亦若是而已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之謂也）郭註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自然爲物所尊奉故美配天者唯樸素也與天和者天地以無爲爲德故明其宗本則與天地無逆也與人和者順天所以應人故天和至而人和盡也天樂適則人樂足矣物變而相雜日鑢自鑢耳非吾師之棄厥仁者兼愛之名耳無愛故無所稱仁壽者期之遠耳無期故無所稱壽巧者爲之妙耳皆自鬬故無所稱巧此之謂天樂忘樂而樂足也故靜與陰同德動與陽同波動靜雖殊無心一也當無心故王天下而不廢病我心靜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而萬物之心通通則服不通則叛聖人之心所以畜天下者奚爲哉天樂而已

呂註靜而聖言內動而王言外無爲也而尊則臣天下者無事於才知樸素而莫與爭美則服天下者無事於文采凡以明白於天地之德而已故處上處下進爲閑居雖不同而其大本大宗未始異也通乎此則無爲而與天和均調天下則與人和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與人和者謂之人樂不過師乎此而已鑿物不爲反澤世不爲仁以至彫琢眾形而不爲巧此莊子之所師也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無師則其樂非外全故曰天樂也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而我未嘗生其死也物化而我未嘗死靜與陰同德不知其爲靜動與陽同波不知其爲動無天怨無人非以其未嘗在彼也無物累無鬼責以其未嘗在我也其動也天其靜也地所以然者一心定而已故其王天下也外則其鬼不祟內則其魂不疲萬物安有不服者哉夫心所以定以其未嘗不虛未嘗不靜也吾能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所以爲天樂聖人之心以畜天下者也

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等見道之在人靜則爲聖動則爲王皆以無爲而尊樸素而美猶天地之德何嘗有爲何嘗文采而陰陽四時無不爲日月山川無非文明乎此理則天下之大本大宗立矣所謂本宗即內聖外王之道與天和者也用以均調天下則與人和人樂天樂皆出於和其名雖殊所以爲樂則一盤

物不爲戾澤世不爲仁忘善惡也至於忘壽忘巧則非時所攝非能所係南華之所師師此而已生爲天行自然運動死爲物化動必有極如是則動靜合乎天道無天怨人非無物累鬼責又明其所以樂也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卽同德同波之意一心定而無爲天下之所歸往無鬼責則鬼不祟無物累則魂不疲行無愧乎幽顯物何爲而不服此無他以虛極靜篤之理推於天地通於萬物而已聖人之心所以養天下者亦莫外此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而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雕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

郭註用天下而有餘閑暇之謂也若汲汲然求爲物用故可得而臣也及其爲臣亦有餘也夫工人無爲於刻木而有爲於用斧主上無爲於親事而有爲於用臣臣能親事主能用臣斧能刻木工能用斧各當其能則天理自然非有

爲也若乃主代臣事則非主矣臣乘主用則非臣矣故各司其任則上下咸得而無爲之理至矣夫用天下者亦有爲耳然自得此爲率性而動故謂之無爲也爲天下者亦自得耳但居下者親事故雖舜禹爲臣猶稱有爲故對上下則君靜而臣動比古今則堯舜無爲而湯武有事然各用其性而天機玄發則古今上下無爲誰有爲也夫在上者患於不能無爲而代臣人之所司使各繇不得行其明斷后稷不得施其播殖則羣才失其任而主上困於役矣故冕旒垂目而付之天下天下皆得其自爲斯乃無爲而無不爲者也故上下皆無爲矣夫主之無爲則用下下之無爲則自用也天地萬物之化育所謂自爾帝王無爲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天下功功自彼成同乎天地之無爲也

呂註無爲也則以一人用天下而天下爲之用故有餘有爲也則以天下用一人而一人爲之用故不足不明乎天者不純乎德德則無爲而已故上無爲下亦無爲而與上同則稱德道則有天有人無爲而尊者天道有爲而累者人道也故下有爲上亦有爲而與下同則言道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不自慮而天下爲之慮辯不自說而天下爲之說能不自爲而天下爲之爲天不產而萬物化非我產之也地不長而萬物育非我育之也帝王無爲而天下功非我爲之也此天之所以富帝王之所以大也無爲也者是乃道之所以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者也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絰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郭註精神心術者五末之本任其自然運動則五事之末不振而自舉所以先者本也君臣父子之先後雖是人事皆在至理中來非聖人之所作也明夫尊卑先後之序固有物之所不能無也大道之序言非但人倫所尚也所以取道爲其有序也

呂註知五末者須精神心術之運而後從之則向所謂虛無恬淡寂寞無爲者又所以保精神明心術而養其本之道也養其本則末從之矣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至於天地不長而萬物育非我育之序也至於天以神而位乎上地以明而處乎下春夏以生而先秋冬以

成而後以至萬物始化而萌既作而區從微至著莫不有
肰則盛衰變化皆有成理而不可易天地至神不測而有
尊卑先後之序則凡人道之本末上下豈可易乎非特君
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先後爲出於天地之理也即宗廟朝
廷鄉黨行事一時之所在猶各有尙而不可亂皆大道之
序而已則語道而非其序者安取道哉
曰義自此以下又說有爲蓋以無爲爲本以有爲爲末要在
主君無爲也詳在臣臣有爲也威武文德之輔助故曰三
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五兵弓殳矛戈戟也刑以弼教
故曰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度數等差也刑名名
物也比類例也詳纖悉也禮法度數鐘鼓羽旄皆非禮樂
之本猶曰玉帛鐘鼓云乎哉意哀之末也即與其易也當
戚意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蓋言皆由內心以生
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所以先者虛靜恬淡寂漠
無爲而已以此觀之莊子何嘗欲全不用兵刑禮樂當先
者先當後者後皆天地自然之理也故曰尊卑先後天地
之行也聖人取象焉天地四時亦喻也化作化生也詩言
薇亦作止是也萌萌芽也區區別也言物生而其狀不同
也隨時變化先盛後衰亦是譬喻先後之序殺等也盛者
非一時而盛衰者非一時而衰皆有次第故曰盛衰之殺
因先後而及尊卑尊卑亦先後也行事尙賢言任職事以
賢爲先也齒爵尊賢亦天下自然之理故曰大道之序安
取道者言既不知其序又安得有道也宗廟尙親昭穆世
次也
新傳前言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則臣道當無爲矣此又
言末在於下詳在於臣者前言其心此言其分也夫有本
必有末末亦豈能離本哉本則無爲之理耳知其理而順
之則五末自行而已矣故曰此五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
動然後從之者也夫莊子此篇深明自然之理所謂知於
天而已至此而言君臣父子兄弟少長男女夫婦尊卑先
後之序亦所謂知於人而已荀子譏莊子蔽於天而不知
人周豈爲不知於人歟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
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
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
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
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
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大平治之至
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
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
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迕倒道
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
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
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

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注同而爲也）

郭註天者自然也自然既明則物得其道物得其道而和理自適理適而不失其分得分而物物之名各當其形形名已明而無所復改故因任次之物各自任則罪責除故原省次之各以得性爲是失性爲非故是非次之至於賞罰者失得之報也夫至治之道本在於天而末極於斯履位上下謂之分先不揜後下不侵上謂之守形者物此者也貴賤親疏所以表飾之名者命此者也所謂物此者何也貴賤親疏所以稱號其物不同者是也所謂命此者何也貴賤親疏所以稱情者言各當其才也襲情者言各行其所能之情也必分其之其命不同者是也物此者貴賤各有容矣命此者親疏各有號矣因親疏貴賤而任之以其所宜爲此之謂因任因任之以其所宜爲矣放而不察可乎必原其情必省其事此之謂原省原省明而後可以辨是非是非明而後可以施賞罰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補註因任即在宥篇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愚不肖襲情疏云襲用也賢愚成用本情終不舍已效人矜誇炫物也

上之所以畜下也

呂註天者性命之極欲明道而不明乎天則所謂道者非道所謂德者非德唯眞道眞德則仁義之所自出也仁左義而不失其才能內原其心外省其迹則是非得其眞賞罰當於理愚知處宜而不敢違貴賤履位而不敢易仁賢不肖襲情而不敢僞也必分其能則官能其事必由其名則名當其實凡事上畜下治物脩身莫不以此而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文王所以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周之多士亦皆秉文之德對越在天所以爲太平而比隆於唐虞也

驟語形名賞罰不知其本始也則天與道德其爲本始數

倒則不正以末爲本注則不順當後而先後之序則是自亂自亂則人之所治也

新傳萬物待是而後存者天也由是而之焉者道也道之爲者道也道之在我者德也以德愛者仁也愛而宜者義也仁有先後義有上下謂之分先不揜後下不侵上謂之守形者物此者也名者命此者也所謂物此者何也貴賤親疏所以表飾之其物不同者是也所謂命此者何也貴賤親疏所以稱號之其命不同者是也物此者貴賤各有容矣命此者親疏各有號矣因親疏貴賤而任之以其所宜爲此之謂因任因任之以其所宜爲矣放而不察可乎必原其情必省其事此之謂原省原省明而後可以辨是非是非明而後可以施賞罰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已效人矜誇炫物也

背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哀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宰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

郭註無告者所謂窮民不廢者恒加恩也與天合德則雖出而靜故曰出宿日月雲雨四時晝夜皆不爲而自然也

膠擾擾則自嫌有事

呂註天德則雖出而未嘗不靜日月照而四時行往來屈伸莫有爲之者也晝夜有經則相代乎前而莫知所萌雲行雨施而天下均平矣則其視不教無告不廢窮民者豈不膠擾乎舜之所言乃天之合堯之所言人之合也而世儒之所以知堯者止此而已故寓之二聖以明所大而共美者爲在於此與黃帝不異也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奏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眞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物一作愷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噫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偈厲反偈偈乎若暵鼓而求亡子焉言人之失性非仁義所可復也

詳道老聃之教以道德爲宗孔子之經以仁義爲本放德循道則天下無爲而得性居仁由義則天下有爲而倍情此莊子所以託孔子之迹以明之也中心物愷物物而悅之兼愛仁也無私義也兼愛則有不愛非所爲至仁至仁則

無親無私乃成其私非所謂至義至義則不物君子所以貴忘仁義而求其至也孔子嘗語老聃仁治詩書禮樂易春秋自以爲久矣此言十二經著緐六經爲十二也方思善中其說者語方及半而老子遽止之也幾乎後言言近似落後的說話兼愛者有心於愛去道已遠故謂之迂也擊鼓而求亡子者亡子逃亡之人擊鼓而求之是速其亡也猶之揭仁義而治天下是速其亂也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反方勇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則與者可以無取而積斂無崖則不義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也邊境有人亦知汝所行非正人也

呂註鼠壤有餘蔬則可以賑季女之飢而棄妹則不仁生熟不盡於前則與者可以無取而積斂無崖則不義老子絕學反朴示人以眞而士成綺求之於仁義則漠然不應乃所以使其意消而心却也知巧神聖自以爲脫焉則絕學反朴未始有物也而子以某事爲不仁某事爲不義則是呼我牛而謂之牛呼我馬而謂之馬也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不受吾所以漠然也開兌濟事而受之終身不救自遺其殃者也吾服也常服則其心未始不在道吾非以服有服而人眞以爲勤行者也士成綺知而不足以得至人之心者以其在己者不足故也容崖然則若不與物交日衛然則逐物於外顙頯然則若太朴口闞然諸口也狀義然則若不明而其心則若繫馬而止也動而持非能不動發也機不可以制也審而察則非襲明知巧而

若受之於心則名實俱累斯所以再受其殃也服者容行之謂不以毀譽自殃故能不變其容以有爲爲之則不能恒服矣崖然進趨不安之貌衛出也顙然高廣發美之貌闚然規窺火支反窺之貌義然蹏跂自持之貌假槩志在弄馳也動而持者不自舒放也發也機趨舍速也察而審明是非也秦者多於本性之謂巧於見秦則拙於拖朴凡此十事以爲不信性命而蕩夫毀譽皆非脩身之道

邊境非遊於道之中竊則非其有而取之也
筆秉棄妹僭解爲末學甚整意者妹氏棄蔬於鼠壤老氏主
於儉嗇故責其暴殄而疏棄之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歛無
崖即儉嗇之驗也夫巧知神聖尙存於胸中則必有不合
者矣今解而脫之則呼以仁也可呼以不仁也可即呼以
馬牛亦無不可何者知仁不仁皆非其實也苟見其實而
不受則始已有不仁之殃而今再受之徒增罪戾耳服服
從也吾之服從人乃是平日常常如此非有心以服之也
故曰吾服也恒服非以服有服鳩行避影側身而行也履
行遂踵步而前也崖崖異也衝突目而視也頯顙中央
廣而兩頭銳也鼠口呿之貌義嚴毅之貌以嗜修自標異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者其狀如此動而持發也言馬雖繫而意常奔馳如彼之
動而將發而强持之也機察而審其機括能伺察而詳審
也知巧而覩於泰自恃其知巧而驕泰可覩也夫機警之
人竅鑿日深而渾沌已死故曰不信言非安於性命之情
也如邊境之間各有封守好詐者每伺隙乘便以自爲功
故敵國以盜竊目之不信之人厚自矜飾欲以揚已掩物
是亦盜竊而已如孟子所謂穿窬之類

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
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
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焉棟丙面
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眞能守其本故外

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
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夫

郭註夫至人用世故不忘其大不與之偕者靜而順之不與
利遷者任眞而直往也退仁義者進道德也賓禮樂否以
情性爲主也至人之心定矣定於無爲也

呂註於大不終則天地未離乎內於小不遺則秋毫待之成
體天下之物其有不備者乎廣無不容淵不可測此道之
所以爲神也則流而爲形失而爲德廢而爲仁義乃神之
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有世不足爲之累能棄世也天下
舊樣不與之偕忘天下者也忘天下故不與利遷能棄世
故守其本凡神之所以困以不知此而已矣於道不寒於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德不離退仁義而不留賓禮樂而不主若此而後其心有
所定也

詳道大者必有終小者常見道道則於大不終於小大以大小而論道亦
小不離乎有體而無體者不期於大小不遺大
筌蹄而已矣夫神之所應者外忘外則神全心之所存者
內忘內則心靜天地萬物外也故外之遺之而後神無所
困仁義禮樂內也故退之賓之而後心有所定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
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
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去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
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

是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爲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桓公讀書輪扁斲輪人名扁精粗爲

魄也一作粕白也

郭註貴非其貴者言其貴恒在言意之表也得彼之情唯忘言遺言者耳此絕學去尚之意也輪扁之不能喻子言物各有性教學之無益也當古之事已滅於古矣雖或傳之豈能使古在今哉古不在今今事已變故絕學任性與時變化而後至焉

呂註莊子言此欲學者遺言忘書而不求於形色名聲之間也夫斲輪事之粗者然疾徐甘苦得於手而應於心者難父子猶不能喻而受之則夫道之爲物其傳之難於斲輪居突誠不能求之於心而唯書之讀則糟魄之喻非虛言也

詳道書言之於意猶形色名聲之於情情不可得之於形色名聲之於情情不可得之於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爲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非夫乎至論之具無不畢備然皆不離乎人道之常何也蓋善論天道者必本乎人能論人道者可配乎天天人交通本末一致廣無不容淵不可測又安知天之非人人之非天乎至論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此萬世不易之理所以立人極贊天道者也若夫天德而出當曰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則天自己出炳靈獨化地道人道其有不從者乎夫脩治具以明治道古今之通論然有用之而治或用之而亂者以不知本末先後之序君臣詳要之宜故也世謂南華立言多尚無爲而略治具觀是篇所陳禮樂政教究極精微有非諸子所可及者要皆出於天理之自然假人以行之耳信明乎自然之理則可以由治具而通治道使君臣父子鳥獸草木皆得其宜天下擊壤謳歌不知帝力謂之無爲可也至若孔子欲藏書而繙經以說成綺閒脩身而其容崖然是皆狗人而忘天所以老聃弗許也唯至人知仁義爲道之末禮樂爲道

之資能天能人極眞守本而神未嘗有所困故雖有世而
不足爲之累也終以遺書得意糟魄陳言而寫之於輪扁
蓋恐學者狗跡遺心舍本趨末則去道愈遠但當究夫聖
人有不亡者存則學者當自絕學而入傳者當得無傳之
傳而天地聖人之心見矣何以古人之糟魄爲哉

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
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
轉而不能自止耶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
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
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祒 祒音紹 曰來吾語女天有
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
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 有上一作往上德本有作又榜本作旁皇雖風也巫咸

郭註天不運而自行地不處而自止日月不爭所而自代謝
孰主張綱維是皆自爾也無則無所能推有則各自有事
然則無事而推行是者誰乎哉各自行耳自爾故不可知
也雲雨二者俱不能相爲亦各自爾敢問何故設問所以
自爾之故也夫事物之近或知其故然尋其原以至乎極
則無故而自爾也自爾則但當順之順則治逆則凶者假
學者變而天性不可逆也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載之
順其自爾故也

天而本乎地風直乎東而起於北其覆載也其照臨也其
散滀也豈或使之皆載於道之自然而已夫野馬飄蕩而
不動旋風假嶽而常靜江河競注而不流日月歷天而不
周然則天地之運處以其不運不處也日月之往來以其
不往不來也果莫詰其主張綱維孰知所謂者有眞宰者
存本日月同黃道故云爭於所有機緘者如有以係屬之不
能自止者無以係屬之風起北方從而西東又上而彷徨
言起於北則自北而南故不必言南言上則自下而上故
不必言下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

父子相親何爲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太宰曰
蕩閒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
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
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
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
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
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爲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
知也豈直大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弟仁義忠信貞廉此皆
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幷焉至富國
財幷焉至願名譽幷焉是以道不渝

馬云北山名幷郭作也呂如字言盡其之也

郭註無親者非薄惡之謂也夫人之一體非有親也而首自
在上足自在上臟臟居內皮毛處外外內上下尊卑貴賤
於其體中各任其極而未有親愛於其間也然至仁足矣
故五親六族賢愚遠近不失分於天下者理自然也又奚
取於有親哉孝不足言必言之於忘仁忘孝之地然後至
矣凡名生於不及者故過仁孝之名而涉於無名之境然
後至焉夫冥山在乎北極而南行以觀之至仁在乎無親
而仁愛以言之故郭雖見而愈遠冥山仁孝雖彰而愈非
至理也夫至仁者百飾皆過則終日不自識也聖人在上
非有爲也恣之使各自得而已耳自得其爲則眾務自適
羣生自足天下安得不各自忘我哉各自忘矣主其安在

敬者祀也愛者情也忘親道也忘親忘我忘我之在人者也兼忘天下我能外天下而已天下兼忘我則天下往而相忘也爲仁而至於此則德遺堯舜而不爲利澤萬世而莫知是謂與道合體而無爲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自勉以役其德豈足貴哉故至貴國爵幷焉至富國財幷焉修其可願而至於至仁則孝弟入者雖遺之而其名與固已幷於其間矣道不渝言其道無所往而不在也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女殆其

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塗郤守神以物爲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目窮乎所欲見力屈乎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故有焱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雅云都也遹述也倜司馬也仳云仳也阮爾雅云遽也

郭註不自得坐忘之謂也夫至樂者非吾樂之謂也必先順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呂註樂卽道也洞庭之野廣漠之處奏之雖人以天理而美迹稍滅矣惑故愚愚故道以無知爲愚愚乃至也

樂出虛也行以禮義由太清而建樂居太始也四時萬物莫非樂也盛衰文武經綸之不可亂清濁陰陽調和之末曾戾其聲流光於天地之間然不感則不發也求之本末無首言忽然而起忽然而終如雷霆不測也一死一生一作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當連作一串讀一死一生一作一起相爲循環常無窮盡而所謂一者不可以等待一死則一生繼之一作則一起繼之更無停留何可遲疑等待北門成聞樂如此故生恐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雖和而有分辨即所謂皦如也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皆皦如之意在谷滿谷在阬滿阬聲之充滿也塗郤猶言塗耳塞目吾之奏樂不作聽明惟守其神而自隨物分量所受以爲聲之大小其樂之聲則變揮竟綽其樂之名則章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各不紊亂吾止之於無止或止或流無常也子雖欲思之而不能見追之而不能及儻然自失立於四面容虛之路倚於槁梧而吟但覺日窮力屈所謂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既不可及則惟見其形象充滿虛容此心遂放弛而自怠矣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所謂無怠者調之以自然之天命出於自然如天命流行也故其聲若混然相逐蕩然並生林然其樂而無有形象即所謂繹如也其布散發作則聲盡而不留曳其幽深怊默則又寂然而無聲其動則無有方所其居則又窈窈冥冥不可得而測度或謂之死或謂循本溯源神不定默默曰不能言不自得心不自安也四時萬物言合造化之自然盛衰文武清濁陰陽言其間節奏

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但見其行流散徙不主常聲於是疑之而稽考其說遂參考之於聖人以爲聖人者能達人情以至天命此樂非聖人不能爲也此命字與前調之以自然之命相應天機不將機籥張設也五官皆備五聲之所司皆備具也天樂者卽自然之命也無言而心悅者不可以言語形容而心自悟悅也引有焱氏之頌以見其聲外之妙也汝欲聽之妙處不可接故疑惑也夫懼則精神爲之森爽若有鬼祟然故曰祟怠則心力疲竭欲棄去之故曰遁惑則知識昏迷故曰愚既愚則可以入道可以入道則可與並載矣因論樂而及道也此一段文字便似張樂洞庭之野無首無尾難以卒看而細抽之自有美矚而不知矚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師金曰師金魯之太師名金猶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後傚顰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矉者也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挽裂襬去而詳道齊楚燕魏之歌異轉而皆樂九夷八蠻之哭殊聲而皆悲是以聖人之治天下乘時以制宜因民以立法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故伏羲神農

條理乃自孔子語太師樂來莊子非沿襲陳言者論樂之一成其妙處自然如此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齊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㕛眯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耶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相與鄰是非其眯邪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

結鞫焉狗取祓除之前也蘇取草也眯目中塵也爨取薪也曰聲之誤也

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夏貿而不文周文而不質古之法其可行於今今之法其可膠於古乎孔子推古以御今非膠之也欲緣迹以復於所以迹而已師金恐天下之人溺於緣迹之弊所以始兕以貏狗舟車次兕以桔槔橘柚終兕以獲狙好醜猶古今周魯之不可一也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人莫不受之於其身而不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遽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觀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虛（虛食於荷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爲也荷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來眞之遊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闚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惟循大變無所湮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郭註此皆寄孔老以明絕學之義也中無主而不止者中心無受道之質則雖聞道而過去也外無正而不行者中無主則外物亦無正已者故未嘗道也由中出者聖人之道也外有能受之者乃出耳由外入者假學以成性者也雖由假學成要當內有其質若無主於中則無以藏聖道也名者天下之所共用矯飾過實多取者也多取而天下亂矣蓮廬猶傳舍也仁義人之性也人性有變古今不同故遊寄而過去則冥若無滯而係於一方則見見則僞生僞生而貴多矣假道託宿隨時而變無常迹也逍遙無爲有爲則非仁義矣從其簡故易養不貸者不損已以爲物也遊而任之則眞采也采眞則色不僞矣天下未有以所非自累者而各沒命於所是所是而以沒其命者非立乎不貸之圃也舍之悲者操之不能不慄也無所鑒以闚其所不休者言其知進而不知止則性命喪矣所以爲戮天門弗開言守故不變則失正矣

呂註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而道非一二三也求之於度數則不出乎數之中故五年而未得道分而爲陰陽而道非陰陽也求之於陰陽不出乎天宇之大故十有二年而未得道之所以不可獻之親告之兄弟子孫者以中無主外無正也中無主則我欲授之而彼不止外無主則彼欲受而我不行物之有主固有之也道之在已有其固有而已莫之有而有之是中無主而不止射之有正所以受之也

道之於人與其所受而已莫之受而强之是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以其無正也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以其不止也不隱則不能推而納之之謂也然則道非可求之度數陰陽求諸已而已名者不可多取多取則德之蕩也仁義不可久處久處則鼈而多責遁遁則無所不適苟簡則其求易贍不貸則不與物交如是則凡所采者莫非眞也不能讓祿知有富而已不能讓名知有顯而已不能與人柄知有勢而已而親權者操舍之累害性尤甚一無所鑒觀濁水而迷清淵不休則天刑之不可解怨恩至生殺八者正之器非正之道唯循大變而無所湮乃所以用其器之道也以其道用其器此正之所以爲正也天門者循大變而無所湮者所由出入也以爲不然則天門弗開可知矣

新傳夫道集於虛而虛者足容於道也虛則一而行無不通也故不虛則不集故曰內無主而不止不一則不通故曰外無正而不行夫集於內者必行於外所謂由中而出也由中出者豈爲自外而受歟此聖人之所以固守也故曰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夫行於外者因集於內所謂由外而入也由外入者豈爲不虛而集歟此聖人之所以必行也故曰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此老聃言入道致用之終始也

須谿覩而多責言凡覩乎此者皆將望而責於我一不至則前者失矣一無所鑒以剛其所不休言於眞理一無所見但剛其情欲之所不休者此戮民耳

副墨恩怨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所用以正人之器大變謂死生大故無所湮者當機了然一刀兩段更無纏滯也以是人而用是器然後不隨境轉而得遊於道遙之墟若其心以爲不然是外有見而內無主天門不開矣天門猶言靈府也亦自老子天門開闔語來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嘈肌則通昔夕不寐矣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耶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辨名譽之觀譽不足以爲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嗋舌又何規老子哉嗋放脣而動口也放風而動司馬云放風而動也

郭註外物加之雖小而傷性己大仁義憯然是尙之以加其性故亂也無失其朴質全而仁義著矣風自動而依之自立而棄之斯易持易行之道也若揭仁義以趨道德之鄉其猶擊鼓而求逃者無由得也夫鵠白烏黑俱自然耳無所偏尙故至足者忘名譽忘名譽乃廣耳泉涸而魚相

晌濡言仁義之舉皆生於不足若相忘於江湖斯乃忘仁而仁著也見龍言老聃能變化乘雲氣言陰陽言其因御無方自然已足也

呂註至人之心若鏡而仁義惛然亂之豈非搖糅昧目蚊虻嗜膚之比哉天下莫不有無名之朴而能使之無失則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言其自動自立又奚傑傑然若建鼓而求亡子邪天下已失其朴而救以仁義無異建鼓求亡言以名舉求之也且鵠白烏黑朴之自然何所加飾則名舉之觀無所加廣於人之性亦若是而已魚處陸而相晌以濕不若相忘於江湖則天下失其朴而相晌以仁義之濕沫不若相忘於道術之江湖也龍之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以喻變化之速也誰者別也

鄒註親死不哭而民不非者非之則強哭也殺降也殺其殺言親服有降服也子生五月而能言謂教之速也誰者別人之意也未孩已擇人謂其競教速成也不能同彼我則心競於親疏故不終其天年也兵有順言天下已有不順故也盜自應死殺之順也故非殺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斯人自爲種也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其弊至於斯者非禹也故曰天下耳言舉知之迹非亂天下而天下必有斯亂也儒墨皆起此乃百代之弊今之婦女而上下悖逆者非作始之無理但至理之弊遂至於此復何言哉雖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亦不免乎弊也子貢本謂老子獨絕三王故欲同三王於五帝今又見老子通毀五帝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爭婦士月而能言上及三皇則失其所以爲談矣

呂註老子以仁義惛心比搖糅昧目蚊虻嗜膚則以五帝三王之舉仁義爲搖糅蚊虻則不累於

王爲非聖宜矣子貢又求之於讓爭順逆之間則其迹之
尤粗者自迹言之則使民心變固不若親親不若一然均
不免於治天下而使民有心而已名曰治之而亂天下者
自此始苟爲用知豈特五帝三王而已雖三皇之知亦將
上悖日月下睽山川其知憯於蠆蠆之尾矣獸之伏於山
林夜行晝居雖饑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則鮮規
之甚也子貢聞其非三皇五帝而不得所以非故蹙蹙然

不安
副墨黃帝之治使民心一一純一也堯使民親即親睦九族
之親民有爲其親殺其親而民不非者情禮獨隆於親而
餘皆降殺民亦不以爲薄也舜使民心競競爭競也虞帝
尚賢故使民爭爭則和氣決裂機竅早開故使孕婦十月
而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未至於孩而辨誰何宜其夭也
禹使民心變變謂變於古也人有心各有機心兵有順以
用兵爲順事也殺人者死殺盜者無罪故曰殺盜非殺人
各私其私互相警備天下皆然故曰自爲種而天下耳夫
婦人之大始古人作始自有倫序三十而娶二十而嫁幼
稚之女本不可責以人道而今也不然機警之心偷薄之
俗不言可知矣故曰又何言哉大率與禮記人道爲公章
甚相似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
知其故矣以奸干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

郭註所以迹者眞性也夫任物之眞性者其迹則六經也況
今之人事則以自然爲履六經爲迹踽以眸子相視蟲以
鳴聲相應俱不待合而生子故曰風化夫同類之雌雄各
自有以相感相感之異不可勝極苟得其類其化不難故
乃有遙感而風化也性命時道至人皆順而通之得道無
不可言化者無方而皆可也失者無可言所在皆不可也
爲孺魚沫細要者化言物之自然各有性也有弟而兄啼
言人之性舍長而視幼故啼也夫與化爲人者任其自化
者也若繙六經以說則疏矣
呂註六經者先王之法明在度數而見於書非其所以化也
其所以化者神明而已迹者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以是

而化天下宜其不用也白鵑之相視哼子不運而風化相
感者神而不以聲蟲雄鳴上風雌應下風相感以聲而不
以形類自爲雄雌故風化若是者凡以性殊而不可易命
而不可止道通而不可壅故也豈可以
言議意測則知所以化天下者不在陳迹之間求其道而
已矣孔子不出三月而得之於齊心服形之際悟夫烏鵑
魚蜂莫不皆生而其所以生者未嘗同則知之所不能知
也化而已矣有弟而兄啼情使之然化則均可以生情則
雖兄弟不能均得欲人之化也難矣久矣夫已不與化爲
人則爲道而不至於與造物者爲人也又安能化人哉世
之學孔子而不得其所以迹者其患常在此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管見烏鵲乳至有弟而兄啼四句乍讀難通熟究其義化理
其博蓋胎卵濕化備見其中而人弗察耳夫天地盈虛之
理造化消長之機雖默運於無形悉由四生發見四生之
中人爲之主億兆之中聖人爲主聖人者與化爲人知化
則知天矣故是篇終於論化自非宮天地府萬物而獨運
乎亭毒之表安能化人哉太上云我無爲而民自化觀夫
鵑蠶之風化烏鵲之孚乳魚之傅沫蜂之祝子皆出乎自
然之性成以專定之功此感彼應不可致詰故爲之化人
爲最靈其化又有妙於此者亦不越乎自然之理專定之
功耳

管見總論本篇以天運地虔啓論端設問日月風雲流行之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故咎以六極五常三皇之治體天運而行德教故無爲而
化民樂自然次論至仁無親至貴屏爵行其無事亦法天
運之義也至於論洞庭之張樂明大道之淵微奏以陰陽
行以禮義天人相因立極之本也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寒
暑協序生化之原也動無方而居窈冥天機停而五官備
則隨物潛藏觸處發見不可以形拘聲盡而天遊所到無
非至和希聲所存無非至樂也若夫治道比已陳之芻狗
法度猶相反之相梨猨狙裂周公之衣醜婦效西施之美
此明夫政治貴乎適宜烹鮮在於不撓爲人上者信能體
道法天與化同運節以鼓舞時其虛澤長養而熟成之惡
有不化者哉仲尼見老子歎其猶龍則以人合天未至於
三月與化爲人則迹同乎人而體合乎天矣易曰天行健
此其所以爲運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此其所以爲化也歟

刻意第十五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
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脩
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
立大名禮君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
之人致功幷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
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
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

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
而治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
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惔寂
漠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
非世無道恐己本道也能輕於能爲中如鳥之喙也道引道無令能和之樂樹而引氣令遂
刻意司馬云刻削也緣此意也想謂

郭註此數子者所好不同忽其所好各之其方亦所以爲道
遙也然此僅各自得焉能廢所不樹哉若夫使萬物各得
其分而不自失者故當付之無所執爲也不刻意云者所
謂自然也無不忘無不有者忘故能有若有之則不能救
其忘矣故有者非有之而有也忘而有之也若厲己以爲
之則不能無極而衆惡生矣不爲萬物而萬物自生者天
地也不爲百行而百行自成者聖人也此天地之平道德
之質非夫寂漠無爲也則危其平而喪其質矣

新傳夫山谷平世之士强國避世養形之人皆爲有我而已
夫有我則有心有心則未免於所惑是以各蔽於一曲也
故樂山藪者往而不能返仕朝廷者入而不能出恬於教
誨者屈而不能伸躭於養形者存而不能忘是非眞性之
然也是矯制其意而使然也豈與聖人同乎哉聖人則無
我而已矣夫無我則無心無心則無所惑是以忘形而通
達於萬事也故登假於至道而乃入於寥天一豈爲刻意
而高歟鄧物澤世而非由於外譟豈爲行仁義而脩歟巍
巍蕩蕩而在宥天下豈爲立功名而治歟淵靜晦默而道
遙於自得之場豈爲處江湖而閒歟氣柔貞全而形未嘗
衰豈爲務導引而壽歟存而不存無而不無莫知其終而
至道自集皆無爲之至妙而惟聖人得之矣
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
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
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
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
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
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
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惔乃合天德故曰悲
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
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
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
郭註休乎恬惔寂漠息乎虛無無爲則雖歷乎險阻之變常
平夷而無難患難生於有爲有爲亦生於患難故平易恬
惔交相成也憂患不能入邪氣不易襲者泯然與正理俱
往也故其德全而神不虧若夫不平不淡者豈惟傷其形
哉神德並喪於內也天行任自然而運動也物化蛻然無
所係也動靜無心而付之陰陽感而後應無所唱也迫而
後動會至乃動也不得已而起任理而起吾不得已也天
理自然知故無爲乎其間故災生於違天累生於逆物與
人同者眾必是焉故無人非同於自得故無鬼責生浮死

休汎然無所惜也不思慮付之天理也不豫謀理至而應也光而不耀用天下之自光非吾耀也信而不期用天下之自信非吾期也一無所欲故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疲乃與天地合恬惔之德也至德常適故情無所慨靜而一者不可變也其心豁然確虛乃無纖芥之違慮之至也夫物自來耳至淡者無交物之情若雜乎濁欲則有所不順矣

呂註聖人休休焉不役心於取舍之間平則不陂易則不艱恬然無知惔不交物所謂寂寞無爲者亦若是而已夫憂患邪氣所以得入而襲之者以知知物物交而隙生其間故也生也天行則未嘗生故出不忻死也物化則未嘗死

故入不拒靜與陰同德不知其爲靜也動與陽同波不知其爲動也不爲福先則福亦不至不爲禍始則禍亦不喪蓋爲福先禍始非感而應迫而動不得已而起則是用知與故人之所爲也循天理之自然天不能災物不能累則無人非鬼責也宜矣故生浮死休無感而寂物至而應發乎天光而非皦其中有信而非約不夢無憂寤寐同也純粹者不雜不疲無所爲天德者聖人所以君天下也悲樂之情難去故爲德之邪喜怒儀起滅故爲道之過四者皆起於好惡好惡則悲樂喜怒之未形於外者也夫人之心終日萬慮而未嘗止則惡能頃刻而靜哉聖人不憂不樂至於一而不變是爲靜之至也無所干忤若虛船之觸物而不怒是爲虛之至不與物交則無味是爲惔之至若然方子及忤與逆二字何所分別而雨言之玩虛與粹二字可見蓋順事應物無所乖拂自非虛豁之至德常適故情至粹無雜則自然包含萬象容育萬物無所逆矣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劒者押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野語有之曰眾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眞人

（司馬云干與也干越山出名劒案與有王猶干猶名下猶）

郭註不休則弊不已則勞勞則竭者物皆有當不可失也水之性象天德者無心而偕會也純粹而不雜無非至當之事也靜一而不變常在當上住淡而無爲與會俱而已矣動而天行若夫逐物而動是人行也愛劒者猶押而藏之況敢輕用其神乎精神四達上際下蟠夫體天地之極應萬物之數以爲精神者故若是而有落天地之功者任天行耳非輕用也化育萬物其名爲同帝言所育無方同天帝之不爲也純素勿失與神爲一常以純素守乎

至寂而不蕩於外則冥也精神物之眞也與神爲一非守神也不遺其精非貴精也然其迹則貴守之也苟以不虧爲純則雖百行同舉萬變參備乃至純也苟以不雜爲素自然之質而雜乎外飾則雖犬羊之鞟庸得謂之純素哉呂註覩聖人之心虛無恬惏如向所許則雖終日從事而精神不勞古之人所謂廢心而用形視聽不以耳目者以此今也屬耳目乎聲色而役心乎取舍形勞而不休精用而不已以至於弊且竭宜矣水性清平固自然也直不雜莫動之而已知其如此而以鬱閉不流爲莫動則不能清所謂天德者其象亦猶是也故純粹不雜水清之象靜一不變水平之象動而以天行水之不以鬱閉不流爲莫動之象也而天下之方術有制於虛靜而不知觀復於玄作之間歸根於芸芸之際者不知此養神之道故也而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又不足以與此劒之押藏以其用之利也精神際天蟠地其用之利豈止於越之劒哉其名爲同帝則其貴豈直劒之可寶哉乃不知貴之以純粹押之以靜一藏之以無爲將之以天行是不明乎貴賤之分也惟神是守守之以純素而已方其守也則有所謂守之者守而勿失斯守之與所守者合而爲一矣倫卽理也人而合乎天理則亦天而已矣此聖人所以貴精也素者無雜精者不虧惟眞人能之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管見總論是篇以刻意命題謂刻嘒其意違世矯俗苦節獨任爲天下所不能爲而覩人之從已無異乎穿牛絡馬失其自然知長德消民始難治矣故南華歷叙古人立志各異若夷齊之爲亢孔孟之爲脩伊傅之爲治巢許之爲閒老彭之爲壽以迹觀之似亦不能無偏然而不失爲聖爲賢者以其有爲而不累於有無爲而不溺於無因時之可否爲身之利用而已是以貴夫虛無無爲乎易恬惔天行物化同德同波知故不留動合天理則災累非責何從而至死生謀慮何由而滑哉夫如是故靜虛惔粹與物無忤卒歸於養神之功而申以押藏干越之喻劒之於身輕重爲何如而世人猶昏迷若此故其立論始於非刻意尚行之習而終於能體純素謂之眞人則知刻尚者之爲假也明矣蓋養生以純素爲本純素以守神爲先至於與神爲一則道之大本既立又何必區區於其末而以刻意尚行爲哉

繕性第十六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骨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己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

郭註己治性於俗矣而欲以俗學復性命之本所以求者愈非其道也已亂其心於俗而方復役思以求明思之愈精失之愈遠若夫發蒙者必離俗去欲而後幾焉恬靜而後知不蕩知不蕩而性不失也夫無以知爲而任其自知則雖知周萬物而恬然自得也知而非爲則無害於恬恬而自爲則無傷於知二者交相養則和理之分豈出他哉和故無不得道故無不理無不理者非爲仁也而仁迹行焉無不容者非爲義也而義功著焉若夫義明而不由忠則物愈疏仁義發中而還任本懷則志得矣志得矣其迹則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自然之節文者其迹則禮也以一

體之所復一志之所樂行之天下則一方得而萬方失矣各正性命而自蒙己德則不以此冒彼也若以此冒彼安得不失其性哉

呂註繕性於俗其患常在益生而失其初而又俗學以求復之則滋遠矣滑欲於俗其患常在趣舍以雜其明而又思以求致之則滋昏矣恬者安之而不知其然以是而養知非思以求致其明也生而無以知爲而不用則異乎安之而不知其然以是而養恬非俗學以求復其初也易之神明老氏之恍惚莊子之恬知其實一也古之治道者未有不以是交相養而能至者也恬之失在昧則無以發其照曠知之失在皦則無以復乎混冥二者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非自外至也通於天及者德德則和也行於萬物者道道則理也德之體和而其用無不容則爲仁爲仁道之體理而其用無不理則爲義義明而物不得不親也忠也中純實而爲文禮也禮而非僞樂之所由生信則有諸中形諸外而爲樂之文也樂而非僞則自蒙己德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夫萬物各正性命則炎所謂德矣以冒彼爲哉禮樂偏行則道德滋遠而不能無日冒則物必失其性天下所以亂也

筆乘繕性於俗學滑欲於俗思爲句舊解失之性非學不復而俗學不可以復性明非思不致而俗思不可以求明謂之俗者對眞而言蓋動念即乖況於繕擬心即差況於思非惟無以徹其覆而祇益之蔽耳以恬養知乃復性致明

之要知即人之覺性是性也可以恬養之而不可以學繕之思亂之者也恬者無爲自然之謂夫謂之養知矣於知矣不知知體虛玄泯絕無寄蓋有知而實無以知爲著也故又謂之以知養恬恬即禪家所謂無知者也知即禪家所謂知無著也即恬之時知在恬即知之時恬在知故曰知與恬交相養也如此則道德仁義忠禮樂無不一貫之如木之有根而華實並茂所必至者不得謂之偏行也若不出於性而第求之禮樂則逐末忘本支離於俗學而天下亂矣何也知恬交相養則仁義禮樂混而爲道德知恬交相失則道德枝而爲仁義禮樂此學術眞俗之辨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澆淳散樸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心與

郭註有知無所用之任其自然而已物皆自然故至一也夫心句識郭註知爲非

德所以下衰者由聖人不繼世在上者不能無爲而棄無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爲之迹故致斯弊也順而不一言世已失一惑不可解故

釋而不推順之而已安而不順安之於其所安而已聖人

無心任世之自成成之寔薄皆非聖也聖能任世之自得

耳豈能使世得聖哉故皇王之迹與世俱遷而聖人之道

未始不全也善者過於適之稱故有善而道不全行者違

性而行之故行立而德不夷去性而從心言以心自役則

性去也心與心識言彼我之心競爲先識則無復任性也

知而不足以定天下言忘知任性斯乃定也文博者心質

之飾初謂性命之本也

呂註所謂處混芒而得澹漠者即燧人羲黃至一之妙處而

諸聖人者混芒澹漠之粗迹也自其妙處視之以道滋天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下而使民無知無欲謂之至一亦其宜也自其粗迹視之

均於爲天下而其德不免於下衰而不出於至一也故爲

道者常絕聖棄知復歸於無物而世之學聖人之言與其

迹者不知吾身有所謂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之處則

聞此言而驚疑笑訝不足怪也自燧人至唐虞則治化之

流澆淳散朴時有厚薄其應不同所謂大道廢有仁義知

慧出有大僞也夫道無不善有所謂善則不合矣德無所

行有所謂行則不夷矣仁則善之長義所以行之也道德

性而已仁義則性之發乎心也離道險德是去性而從心

矣化而欲作吾將鎭之以無名之樸今以心定天下之心

則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故附以文而滅質益以

博而溺心文則禮樂博則學質則性也禮樂行而天下亂

求所以復初致明何可得哉

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

由與乎世世亦何由與乎道哉道無以與乎世世無以與乎

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古之所謂

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

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

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郭註道以不貴故能存世然世存則貴之貴之道斯喪也若不

不能使世不貴而世亦不能不貴於道故交相喪也若不

貴乃交相與也今所以不隱由其有情以與也何由而與

由無貴也隱故不自隱者若自隱而用物則世道交相與矣何隱之有哉莫知反一以息迹而逐迹以求愈得迹愈失一斯大謬矣雖復起身以明之開言以出之顯知以發之何由而交與哉也時命大行此濟漠之時也反一無迹謂反任物性而物性自一故無迹時命大窮此不能濟漠之時也雖有事之世而聖人未始不濟漠故深根寧極而待其自爲耳斯道之所以不喪也未有身存而世不興者也

呂註世與洪交相與則聖人作而萬物覩世與道交相喪則聖人遊乎世俗而莫之知固已隱矣奚以自隱於山林間爲哉反一無迹華胥之夢姑射之遊是也深根寧極確乎其不可拔者是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亦若此而已矣觀莊子之言似亦慨然於時命之不遭蓋世道交喪宜在所哀也

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去聲）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爲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己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存身一作行身非）

郭註不以辯飾知任其眞知而已不以知窮天下情也不以知窮德守其自得而已危然獨正之貌道不小行遊於坦途德不小識塊然大通自得其志獨夷其心而無哀樂之情斯樂之全者也無以益其樂者全其內而足也來不可圉去不可止在外物耳得失之非我也淡然自若不覺寄之在身曠然自得不知窮之在己彼此謂軒冕與窮約也無憂而已言亦無忻歡之喜也寄去則不樂者寄來則荒矣斯以外易內也盈外而虧內其置倒矣

呂註存身則靜而已行身非徒靜必應變而不害乎靜可也忘言而知無不知去知而德無不備危然處其所則不待避世離物而世物無足以累之此行身之道也道不小行德不小識則不少損以趨世不少損以趨世正正已之謂也樂全者無以盜其樂志於道而求得之此所謂得志也道則性命軒冕物之寄耳今以其寄去而易其無以益之之樂則喪已失性是爲倒置者也

管見總論是篇主意謂人無超逸絕塵之見而苟狥世緣漸失其本持緡性潛欲於俗者也雖未爲顯惡而妨道爲甚夫益之以外學亂之以妄思而欲復初致明是猶適郢而北其轅也眞人又慮學者憚其容無涉莽無所致力設爲恬知交養之論使人易入焉夫人處世間酬應變不能忘知則害恬要在審酌其宜處之以道事來則知見

事去則恬存久久調熟二者俱化精神魂魄融爲一和符
性命於希夷歸道德之根本由是而充之與一世之人處
混芒而得澹漠雖有知而無所用則其爲化也博矣奈何
政失淳和俗趨浮薄離道險德滅質溺心至於世道交喪
而不可復也然後有山林之聖人深根甯極以期日暮之
遇存身所以存道也寄之去來無容休戚於其間尙何以
知辨爲而其樂全志得有超乎軒冕之榮者人患不知求
耳此聖賢處晦以自全之道也

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於
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
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
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
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
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
之家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
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
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
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
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
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
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

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
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
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
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
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
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郭註不辨牛馬言其廣也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知其小而
不能自大則理分有素跂尚之情無爲乎其間也物之所
生而安者趣各有極以其知分故可與言理也窮百川之
量而懸於河河懸於海海懸於天地則各有量也此發辭
氣者有似乎觀大可以明小尋其意則不然夫世之所患
者不夷也故體大者悏然謂小者爲無餘賢小者塊然謂
大者爲至足是以上下夸跂俯仰自失此乃生民之所惑
也惑者求正正之者莫若先極其差而因其所謂所謂大
者至足也故秋毫無以累乎天地矣所謂小者無餘也故
天地無以過乎秋毫矣然後惑者有由而反各知其極物
安其分遠者用其本步而遊乎自得之場矣此莊子所
以發德音也若夫覩大而不安其小視少而自以爲多將
奔馳於勝負之境而助天民之矜夸豈達乎莊生之旨哉
小大之辨各有階級不可相跂故五帝三王仁人任士之
所爲不出乎一域物有定域雖至知不能出焉故起小大
之差將以申明至理之無辨也

呂註秋水時至百川灌河則學自外至而未達乎大道之聲
涇流兩涘不辨牛馬則爲道而不出乎兩旁中央而未至
乎無所不見也順流至於北海言循理而求則必得其所
歸旋面望洋向若回趨大道從無窮之遊也拘於墟則小
大之所限篇於時則久近之所專束於教則方術之所制
天下所以不得逍遙者以此出涯涘而觀大海則脫其拘
限而與於無方之觀故可以語大理也萬川歸之不盈則
益之不加益尾閭泄之不虛則損之不加損非久近所專
非大小所限此水之幾於道也計四海在天地間中國在
海內人卒在萬物若亡若存如此其微而五帝三王仁人
任士之所憂勞不過於此而或辭之以爲名語之以爲博

金陵叢刻 蕭氏校印

明乎坦途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
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
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
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
大之域
郭註物量無窮言物物各有量也時無止言死與生皆時行
也分無常言得與失皆分也終始無故日新也不寡不多
言各自而無餘也知量無窮者攬而觀之知遠近大小
之物各有量也鄙明也今故猶古今也遙長也掇猶短也
知時無止者證明古今知變化之不止於死生故不以長
而挹悶短故爲跂也察其一盈一虛則知分之不常於得
也故能忘其憂喜矣明乎坦途言死生者日新之正道明
終始之日新則知故之不可執而留矣是以涉新而不憚
舍故而不戀死生之化若一也所知各有限生時各有年
莫若安於所受之分而已以小求大理終不得各安其分
則小大俱足矣若秋毫不求天地之功則周身之餘皆爲
棄物天地不見大於秋毫則顧其形象纖白足耳將何以
知細之定細大之定大也
呂註道非小大豈有定體今夫天地吾以爲至大極吾知之
所知而莫得其盡則吾所謂大者豈眞大所謂小者豈眞
小耶小不爲寡大不爲多以知量之無窮也我以歸爲歸
今爲今未及言而今已爲歸則所謂歸與今者豈有止哉

證夫鼎今之皆故則進而不悶撥而不跂以知時之無止
也吾安能鬱鬱待百年之王則遙而悶者也彭祖以久特
聞眾人匹之則撥而跂者也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察乎盈
虛則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有始必有終有
終必有始原始要終而明乎坦途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禍
以知終死之不可故也則物之所謂時分終始豈眞知也
哉知而非眞知則所知固不若其所不知也生而有知未
生則無知則其生之時固不若其未生之時也知至小也
無窮至大也以至小而求窮至大之域是以迷亂而不自
得也

管見人能知物量時分之無常又何終始小大多寡之有考
郭註目之所見有常極不能無窮也故於大有所不盡於細
有所不明直是目之所不逮耳精與大皆非無也庸詎知
無形而不可圍者哉大小異故所便不得同若無形而不
可圍則無此異便之勢也有精粗矣故不得無形惟無而
已則何精粗之有夫言意者有也而所言所意者無也故
求之言意之表而入於無言無意之域而後至焉大人者
無意而任天行也舉足而投吉地豈出害人之塗哉無害
而不自多其恩也動不爲利者應理而動而理自無害不
賤門隸者任其所能而位當於斯耳非由賤之故措之斯
職也貨財非爭各使分定也不多辭讓適中而已事不借
人各使自任也不多食力足而已不賤貪污理自無欲也
行殊乎俗已獨無可而不可所以與俗殊也不多辭異任
理而自殊也爲在從眾不賤佞諂言從眾之所爲而自然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
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
也埒乎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
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
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
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
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爲利不賤門隸貨財非爭不多辭讓事
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污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
從眾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知
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
得大人無已紀約分之至也
郭註目之所見有常極不能無窮也故於大有所不盡於細
有所不明直是目之所不逮耳精與大皆非無也庸詎知
無形而不可圍者哉大小異故所便不得同若無形而不
可圍則無此異便之勢也有精粗矣故不得無形惟無而
已則何精粗之有夫言意者有也而所言所意者無也故
求之言意之表而入於無言無意之域而後至焉大人者
無意而任天行也舉足而投吉地豈出害人之塗哉無害
而不自多其恩也動不爲利者應理而動而理自無害不
賤門隸者任其所能而位當於斯耳非由賤之故措之斯
職也貨財非爭各使分定也不多辭讓適中而已事不借
人各使自任也不多食力足而已不賤貪污理自無欲也
行殊乎俗已獨無可而不可所以與俗殊也不多辟異任
理而自殊也爲在從眾不賤佞諂言從眾之所爲而自然

正直也爵祿不足勸戮恥不足辱外事不棲於心也知是
非細大之不可分故玄同也任物而物性自通是則功名
歸物矣故道人不聞得者生於失者也物各無失則得名
去故至德不得大人任物而已故無已約分之至者約之
以至其分故冥也夫惟極乎無形而不可圂者爲然
呂註自細視大者目力所不及直不聾耳非不可圂也白大
視細者蟭螟棲蚊睫視之而不見直不明耳非無形也夫
精粗者形於有形無形者數不能分不可圂者數不能窮
可以言論者物之粗可以意致者物之精道則超乎言意
不期精粗焉故大人之行不出害乎人性自然也不多仁
恩非有爲也門隸則以利爲事辭讓則不爭食乎力則不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借人貪汙則反是辟異則以殊俗爲事佞諂則從君親而
非從眾也凡此皆出於自然世之爵祿刑罰不足以爲勸
懲矣夫豈知是非之爲分細大之爲倪哉人能約分之至
至於無所分此道人所以不聞至德所以不得而大人所
以無已也
詳道大人之於天下忘物以心忘心以道不出乎害人疑多
仁恩也而不多仁恩貨財不爭疑多辭讓也而不多辭讓
事不借人食不浮力疑賤貪汚也而不賤貪汚行殊乎俗
疑多辟異也而不多辟異不賤門隸以自貴不賤貪汚以
自潔不賤佞諂以自直如是則爵祿褻恥無所攖其內是
非大細無足辨乎外則凡精粗之在夫言論意致者亦奚

容心哉故聞非聞彼得無所得至於無已則吾喪我矣尚
安有物哉非約之以分而至其至者不足以與此
管見自細視大至於不聾而止非大止於此也自大視細至
於不明而止非細而無形也精者細之極埒者大之盛小
大雖殊皆有形有數故有成壞精至於無形大至於不可
圂則非形可定非數可分故無成壞也夫物之粗者可以
言論精者可以意致超乎精粗則言意所不能及也言意
不能及形數不能分者其唯道乎故大人以利物爲先而
不以仁恩自多不爲利動而不賤趨利之人皆迹大人之
行異乎世俗以至佞諂亦不賤之則君子小人聽其兩行
是非小大不足爲辨又何爵位數恥之足爲勸懲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
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
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
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
毫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觀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
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
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
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
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
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貫
賢有時未可以爲常也 白公楚 平王拜

郭註物無貴賤各自足也自貴而相賤此區區者乃道之所
錯綜而齊之者也貴賤不在己斯所謂倒置也所大者足
也所小者無餘也故因其性足以名大則毫末巨山不得
異其名因其無餘以稱小則天地稊米無所殊其稱若夫
觀差而不由斯道則差數相加幾微相傾不可勝察也天
下莫不相與爲彼我而彼我皆欲自爲斯東西之相反也
然彼我相與爲脣齒脣亡則齒寒故
彼之口爲濟我之功弘矣斯相反而不可以相無者也故
因其自爲而無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無矣因其不可
相無而有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有矣若乃忘其自爲
之功而思夫相爲之惠惠之愈勤而僞薄滋甚天下失業
矣無然無非者堯也有然有非者桀也然此二君各受天
素不能相爲故因堯桀以觀天下之趣操其不能相爲也
可見矣應天順人而受天下者其迹則爭讓之迹也尋其
迹者失其所以迹矣故絕滅也

呂註以道觀物安有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而道非物
也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而道非俗也道非物與俗則非
貴賤也因其所大而大之因其所小而小之知天地差於
太虛而至於爲稊米毫末差於無形而至於爲巨山則所
謂差者其數觀矣而道非差則非小大也固其所有而有

而情性瀾漫矣故其功分無時可定也物皆自然故無不
然物皆相非故無不非無不非則無然矣無不然則無非
矣無然無非者堯也有然有非者桀也然此二君各受天
素不能相爲故因堯桀以觀天下之趣操其不能相爲也
可見矣應天順人而受天下者其迹則爭讓之迹也尋其
迹者失其所以迹矣故絕滅也

郭註就其殊而任之則萬物莫不當也夫天地之理萬物之
情以得我爲是失我爲非適性爲治失和爲亂殊性異便
是非無主若以我之所是則彼不得非此知我而不見彼
者耳故以道觀者於是非無當也付之天均恣之兩行則
殊方異類同焉皆得也天地陰陽對生也是非治亂互有

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
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
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崔云屢揮徐士彰云車名空塵也孫說文云說文云
說盡淮南子云隨夜聚蚤蝨而食之不失

也將棄去哉俗之所貴有時而賤物之所大世或小之故
順物之迹不得不殊斯五帝三王之所以不同也

呂註梁脽不可窒穴騏驥不能捕鼠鴟鵂不能晝視三者不同而欲齊之是未明乎天理物情也蓋夫言其獨義徒言其眾

管見殊器之異用殊技之異能殊性之異便不可以概論也若師治而無亂師陰而無陽非明乎天地萬物之理者也禪繼順逆各因其時而已不必多言也縱使言之僅論其迹耳又惡知貴賤小大之所從出哉欲知貴賤小大之所從出者當於未始有物求之

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趣舍之際莫知所從固其宜也所謂貴賤者是物之反衍而已非道也反則有往反爲貴往爲賤衍則有耗衍爲貴耗爲賤則當放志而無拘拘而志則與道大蹇而不通矣

呂註學者平日係於有物一聞道無貴賤則於爲不爲辭受趣舍之際莫知所從固其宜也所謂貴賤者是物之反衍而已非道也反則有往反爲貴往爲賤衍則有耗衍爲貴耗爲賤則當放志而無拘拘而志則與道大蹇而不通矣

其無私德緐緐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

代其德是施

司馬云斷代也施用也崔云不

所謂少多者物之謝施而已非道也謝則有榮謝爲少榮爲多施則有欲施爲多欲爲少當兩行而無一·而行則與道參差而不當矣無私德則於所君之人無所不容拘而志之謂也無私福則於所祭之人無所獨與無一而行之謂也無所畛域與道通而不大蹇之謂也是謂無方萬物一齊與道冥而不參差也特其成則不知終始之不可故位乎形則不察乎盈虛而不知也年不可舉故遙而不閉時不可止故撓而不跋消息盈虛終則有始則天行而已是所以語大道之方論萬物之理也奈何係心於辭受趣舍之際哉若驟若馳言變化密移則何係心於爲不爲之間固將自化安排而去化之謂

郭註反衍者貴賤之道反覆相尋也自拘執則不夷於道隨其分故所施無常與道參差者不能隨變則不齊於道無私德者公當而已無私福者天下之所同求也無畛域者汎汎然無所在也兼懷萬物其就承翼言奄御羣生及之

也
詳道術者廣平之地反之則平復爲陂平陂之分未始有常
貴賤往反豈異是哉施者仁之用謝之則賜予而不以爲
仁多少之數豈足計哉反衍則忘貴賤而不累於名謝施
則忘少多而不累於利若是而不反其眞者未之有也
碧盧貴賤無主而反復流行常也大道甚夷而放心自得通
也稟分有數而少謝多施宜也世道參差而行止適變理
也德私則不嚴殺福私則不久長有畛域則不溥汎有方
所則有承接扶翼之而彖愧之德喪矣忘我則無短長忘
心則無生死忘位則無盈虛忘年則任化忘時則任運忘
消息盈虛則執爲之終始夫物無時不生無時不化其變
如驟其移如馳陰陽爾四時爾固將自化何容心於爲不
爲之間哉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耶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理
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
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
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
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躋躋而屈伸反要而語極
臼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
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狥名謹守
而勿失是謂反其眞
郭註何貴於道以其自化也知道者知其無能也無能也則

何能生我我自生耳而四支百體五藏精神已不爲而自
成矣又何有意乎生成之後哉達斯理者必能遣過分之
知遣益生之情而乘變應權故不以外傷內不以物害已
而常全也故心之所安則危不能危意無不適則苦不能
苦也非謂其薄之者雖心所安亦不使犯之也察安危知
其不可逃也寧禍福安乎命之所遇也謹去就審去就之
非己也不以害爲害故莫之能害矣天在內人在外者天
然在內而天然之所順者在外故大宗師曰知天人之所
爲者至矣明內外之分皆非爲也德在乎天恣人任知則
流蕩失素也天然之知自行而不出乎分者也故雖行於
外而常本乎天位乎得矣躋躋而屈伸言與機會相應有
斯變也反要而語極者知雖落天地事雖接萬物而常不
失其要極故天人之道全也人之生也可不服牛乘馬可不穿絡之乎牛馬不辭穿絡者天命之固當
也苟當乎天命則雖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若乃走作
過分驅步失節則天理滅矣不因其自爲而故爲之者命
其安在乎所得有常分殉名則過也反其眞者眞在性分
之內也
呂註任物自化即道也河伯不悟乃謂何貴乎道海若告以
達理明權不以物害己皆知道者之事而非體道極致至
於水火不害寒暑不侵則體道者固如此也非謂其薄之
言察乎安危謹乎去就莫之能害則知道達理明權而已

甯於鵠龐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則天在內矣察於去就
則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人在外矣以是而人德雖未能天
而不人而德在乎天矣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則出
天而之人踦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則由人而之天也自
無以人滅天至是謂反其眞則其於道也豈特知之而已
哉

管見自篇首至此凡六問答如風驅遠浪漸近漸激至是而
雪浪噴薄使人應接不暇須臾澄靜則波光萬頃一碧涵
天人之息僞還眞中扃虛滿者有類於此夫至德之士由
人以明天因權以達理察安危謹去就物孰能害之然亦
未嘗特此而傲物也天在內所以立體人在外所以應用
則天下莫不逍遙矣此乃聖人所以爲大勝也

郭註物之生也非知生而生也則生之行也豈知行而行哉
故足不知所以行目不知所以見心不知所以知俛然而
自得矣遲速之節聰明之鑒或能或否皆非我也而或者
因欲有其身而矜其能所以逆其天機而傷其神器也至
人知天機之不可易也故捐聰明棄知慮魂然忘其天機無所與爭斯小
任其自動故無動而不逍遙也恣其天機而棄知慮魂然忘其爲而
不勝者也然乘萬物御羣才使羣才各自得萬物各自爲
則天下莫不逍遙矣此乃聖人所以爲大勝也

呂註變以一足憐蚿之多足蚿以多足憐蛇之無足蛇以動
其脅脇而憐風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則目之
繫此見彼而憐心之無所見而無往不至可知也變以一
足爲易憐蚿多足之難蚿以多足爲易憐蛇無足之難天
機所動莫知其然則其難易豈在於多少有無之間哉由
是知風目與心莫非出於自然若河伯之區區計夫貴賤
少多何足以與此夫風以小不勝爲大勝而人之目與心
之用其神於風也遠矣乃不能得所謂無見無知而能見
見知知者以制萬物之大豈眞知也哉

詳道以足爲用則一足不如萬足之多故變憐蚿以足爲累
則萬足不如無足之愈故蚿憐蛇蛇有有矣覩無有爲不
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

足故搏風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
心則無所不可故曰僻心也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嫉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郭註將明時命之固當故寄之求諱也時勢適然者言無爲商賈乘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滔井之黿與且彼方跐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眞用管闚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郭註趨一壑之水而跨時滔井之樂貙小鳥之自足於蓬蒿也左足未入右膝已繫明大之不遊於小非樂然也以小喪大故自失物各有分不可彊相希效也始於玄冥反於大通言其無不至也夫遊無窮者非辯察所得非其任者去之可也以此效彼兩失之矣

呂註是非之竟言其所自起得於是非之所自起是以視堯桀爲一而知不知此觀之沕然無所容其喙也黃泉六極之下太皇太極之上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忘乎幽明無方而入於神也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乎大通則會乎沖和出神而遂於明也要而言之所謂六通四闢形充空虛是已此意之所不能盡言之所不能論也而規規然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用管闚天維畫地之類也

口義公孫龍當時之辯者虷非井中赤蠖也坎井之地虷蟹科斗皆周旋其中故曰還虷蟹與科斗九年之水七年之旱信然人類盡矣莊子添作十年九潦八年七旱便自別適逍遙觀鵷也商蜩小蟲也蹩躠大皇天也下蹈黃泉上極也

副墨鵷鶵鳳鵷也練實竹實也嚇怒其聲恐其奪已食也世道交情觀此可發一笑莊生直爲千古寫出鄙夫患失之態只以一字形之妙哉管見搜成疏謂搜索國中郭註則登於天言其見趣高遠也爽然釋然也四解四達也淪於不測所入者深也始於玄冥言在無極之先也反於大通歸於至道也國能邯鄲國中所能之步也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襍篇地水也先焉先焉宜其言也）

郭註神龜之喻言性各有所安也

呂註莊子不知有死者也而云此者以救時之趨利而忘生唯二大夫之知足以與此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郭註搜於國中揚兵整旅也鵷鶵之喻言所好不同願各有極也

副墨鵷鶵鳳鵷也練實竹實也嚇怒其聲恐其奪已食也世道交情觀此可發一笑莊生直爲千古寫出鄙夫患失之態只以一字形之妙哉管見搜成疏謂搜索國中郭註則以搜爲搜矣夫鴟得腐鼠而嚇又何足以語練實醴泉之味碧梧高潔之枝哉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鰷（音條）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郭註莊子謂子非我尚可以知我之非魚則我非魚亦可以知魚之樂也惠子舍其本言而給辯以難莊子尋惠子之本言云非魚則無緣相知耳今子非我也而汝安知魚

樂者是知我之非魚也苟知我之非魚則凡相知者果可以此知彼不待是魚然後知魚也故循汝安知之云已知吾之所知矣而方復問我我正知之於濠上耳豈待入水哉夫物之所生而安者天地不能易其處陰陽不能回其業故以陸生之所安知水生之所樂未足稱妙耳

副墨惠子言子與魚水陸異處何所從而知魚之樂耶莊子即借其言而復之曰子非我也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又借其言而博之曰我非子不知子固矣然我與子猶同類也尚以隔我之隔而不相知何況魚爲非類乎如是則子之與魚全無相知之理矣莊子到此卻以正對曰請循其本言我今與子反覆辯論皆枝葉之談非本論也且樂眞知無知者可以語此

管見總論是篇以秋水命題設河伯海若問答喻細大精粗之理明道物功趣之觀各本自然無貴無賤成敗得失時適然耳翻覆辯難卒歸於無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則求之性分之內而足是謂反其眞有非言論意察所可及也次論變蚿蛇風之相憐喻人以才知短長爲愧衒而非悟天機之不可易小不勝之爲大勝也信明此理則物各足其分何所憐哉無所憐則無所羣故企羨之情息分別之意消斯爲要極也歟孔子遊匡而臨難不懼知命由道物非匡人所得制也若爲橫逆沮屈何以見聖人之勇非滄海黙卽前河伯海若之義而歸於達理明權物莫能害唯世俗沈濁所見隘陋雖知有聖賢在前强欲企羨猶餘子學行反失故步蓋以所短而希所長越分而求非徒無益也奎論神龜寧曳尾於塗中鵷鶵豈留情於腐鼠皆歎蓋將無言惠子亦將無問而復有是論者非問則至言無

金陵叢書 嚴氏校印

時之濡滯傷道之不行也終以莊惠濠梁之論言物我之性本同以形間而不相知耳會之以性則其樂彼與此同即人之所安而知魚之樂固無足怪而競言辯之末忘性命之本者斯爲可怪矣此語非獨貶惠子之寄言亦所以警世之學。先生之言而曖昧自悅者無異河伯之自多於水也故以結當篇之旨云

金陵聚書
蔣氏校印

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爲奚據奚避奚就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富者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烈士爲天下見善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

也孰能得無爲哉 閻若璩曰一屠云趙佶死跨而號曰順桓之也口義作遂鄒林云否有所主也

郭註忘歡而後樂足樂足而後身存將以爲有樂邪而至樂無歡將以爲無樂邪而身以存而無憂爲據避處去就樂惡擇此八者莫足以活身唯無擇而任其所遇乃全耳凡服味色聲失之無傷於形而得之有損於性今反以不得爲憂故愚也內其形者知足而已親其形者自得於身中而已夫遺生然後能忘憂忘憂而後生可樂生可樂而後形是我有富是我物貴是我榮也烈士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善則過譽故不周濟蹲循勿爭唯中庸之德爲然有善無善當緣督以爲經也舉羣誣誣趣趣然如將不得已而皆趣其所樂乃不避死也

吾未之樂亦未之不樂者無懷而忘物耳夫無爲之樂無憂而已俗以鐘鼓爲樂美善爲譽天下是非果未定也我無爲而任天下之是非者各自任則定矣至樂活身惟無爲幾存者百姓足則吾身近乎存也天地皆自清寧耳非爲之所得不爲而自合故物皆化若有意乎爲之則有時而滯也無從出者皆自出耳未有爲而出之也無有象者無有爲之象也無爲殖者皆自殖耳人得無爲則無樂而樂至矣

曾見人處幻境之中難遂者樂難保者生故是篇首歎至樂活身之不可必得而兼有使人安其素分無所爲據去就於其間則亦奚樂奚惡哉天下所樂者富貴壽善厚味聲

色也而美善不可常有所下所苦者貧賤夭惡所求不得也苟遊乎物初則已猶可忘何外累之能及今觀夫富者之苦身疾作貴者之思慮善否壽者之久憂不死皆疏外其形去道遠矣烈士之不足活身亦猶是也故忠諫勿爭徐有以開悟之則君無過舉臣盡其職君臣之盛也若夫子胥因爭以殘形亦因以成名誠有善邪無有邪觀俗之所樂果樂邪不樂耶吾以無爲誠樂矣而世俗以爲大苦則其向背可知故必知至樂無樂世俗之所爭非眞名也然後安於無爲而也至譽無譽則烈士之所爭非眞樂無樂則世俗之所樂非眞樂可以定天下之是非矣故欲求至樂活身者惟無爲近之天地無爲而清寧故萬物皆化人而能無爲物惡得不化

戴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閒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遺累也

呂註莊子之所貴則孔子孟子孫卿顏氏而其制行則若子桑子反子琴張之徒何也蓋人道之弊天下沈於哀樂之邪而滅其天理故救之之道爲若此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蹶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郭註斯皆先示有情然後尋毛理以遣之若云我本無情故能無憂則夫有情者遂自絕於遠曠之域而迷困於憂樂之境矣

呂註黃帝之所休則心死形廢如土壤而不覺柳之生其肘也柳者易生之物以滑介爲事則其初不免驚而惡之終知其生之爲假借塵垢又何惡焉古之所謂觀化者其道蓋如此

循本冥伯死者之稱猶文選所稱冥漠君冥伯之丘死人墓也其墓在崑崙之墟黃帝所嘗休息處因感此人不能如黃帝之昇仙而死也柳者障柩之柳檟弓周人牆置翣注牆柳衣也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墟墓之間意想所致儻有障柩之柳出於左手所肘處不祥之徵殆將死矣故其意蹶蹶然驚動而惡之支離叔既惡之又問滑介叔曰汝惡之乎介叔曰子無惡生者假借而已所謂四大假合是也既假之而生則不過如塵垢之集耳何足控摶故死生常理有如晝夜何足驚懼化死也孟子且比化者無使土

親膚之化言吾與子適墓觀人之死而覩此不祥死將及我人有死則我必有死又何惡焉或以柳爲楊楊柳之柳恐於文義不相貫也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髐然有形撽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唯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矉嚬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

郭註舊說云莊子樂死惡生斯說謬矣若然何謂齊乎所謂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生死之情既齊則無爲當生而憂死耳此莊子之旨也

呂註原始要終故知生死之說以其一體而已則世之貪生惡死者固非是樂死而惡生者亦豈所以爲一體邪而莊子言此者以世人所病尤在於貪生惡死則南面王樂之說豈無爲而言之乎

碧虛好生者以世事爲樂趣死者以人間爲勞唯超死生者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可以論其大概矣

新傳夫生者一氣之暫聚死者一氣之暫散生未必無爲死未必有爲未必無爲者至樂所以缺未必有爲者至樂所以全此莊子所以有髑髏不棄南面之樂之言也夫六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咎者管子有言曰之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久惑則死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之而觴之於廣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鮒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

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續司馬本作續水沙澧也晉但）

郭註不可損益故當任之而已內求不得將求於外舍內求

外非惑如何不。其能不同其事者言各隨其情也實而

適故條達性常得故福持

呂註海鳥之說欲學者深思而愼出也衡城窒穴之殊器千

里捕鼠之殊技夜明晝暗之殊性此先聖之所以不一其

能不同其事也名止於實則無過實之名義設於適則無

過施之義條達則隨其條之短長而不求通求通則不達

矣福持則因其分之小大而不過與過與則不持矣

碧虛受命自然不可勸成其猶小囊詎能容大稟質定分不

可遷適其猶短綆詎能引深海鳥之驚九韶加齊侯之驚

金陵叢書 清氏校印

皇道也人有賢愚故莫能一事有古今故莫能同名實不

越則有條而不寨義理適用則福去而不危矣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體攣蓬而指之曰唯予與女知

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歟乎稱有幾得水則爲

鬻（音粥）得水土之際則爲鼃（音蟹）蠙（音賓）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舄（音昔）

陵爲得鬱棲則爲烏足烏足之根爲蠐螬（音齊曹）其葉爲胡蝶胡蝶

胥也化而爲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爲鴝掇（音劬反掇音拙）

千日爲鳥其名爲乾（音干）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爲食

醯頤輅頤輅生乎食醯黃軦生乎九猷（音茂）斿（音洲）生乎腐蠸

（音羊）奚比乎不箄（音筍）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

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金陵叢書 清氏校印

蠙羊奚之於不箄久竹則不知其種之所自生也青寧青寧

程也亦一種也而馬與人有自而生也則物或以無情相

生或以有情相生或以無情生有情或以有情生無情皆

遊魂精氣之所爲也凡列子所言則嘗聞見而知之其所

未嘗聞見者可勝道哉

碧虛予未嘗死也其生果歡樂乎汝未嘗生也其死果頗養

乎此欲極其不死不生之理也時列子適往道邊有蛙因

指以論化機蛙感火氣則爲鶉得水則相繼而生說文反

鼃爲鼈遺類水涯著菩如衣乃科斗所出遺類山阜之上

變而爲草名曰陵舄藥名車前草此有情入無情如山蚓

化爲百合也鬱棲糞壤也烏足草生水邊俗呼墨草烏韭

方用之一草而根葉異由氣有陰陽也蓋物有相胥生者
不可概論胡蝶就熟化爲鴽掇初出形潔若脫千日能飛
其沫爲斯彌之蟲此言小大之化相因無窮斯彌至食醯
以下明有情之物觸類而變胥萬爛草腐蠙盤也此乃無
情化有情如朽麥之爲胡蝶也腐蠙生羊奚即羊蹄菜有
情復歸無情也羊奚與不筍之老竹比合兩無情相交而
生青寧形似刺蝟俗云敗竹園多刺蝟是也尸子云越人
呼豹曰程或謂程爲貘搜神記秦孝公時有馬生人蓋五
運六氣觸物成變難以致詰也

江遹觸髏至於百歲其遊魂之所之更而爲人亦已百歲而
死矣若化爲物則其更死更生其化抑不可勝計矣而爲
容觸髏者方且囓然有形存焉列子獨悟一身之妙而觸
髏又更百歲之變故列子指之曰唯予與彼矩而未嘗死
未嘗生也列子於是即其所嘗見聞而知其種者託問於
觸髏以明萬物之變夫萬物之生或以情而生或以想而
有因濕而生者以合而感由化而成者以離而應情想合
離更相變易或大或小皆出入於機而均含至理無以相
異也所謂機者果何物哉萬物若之何而出入哉素問曰
出入廢則神機化滅蓋萬物之成敗倚伏生乎動動而不
已則變化作矣故非出入則無以爲生長壯老矣然出入
雖異其機則一出入雖微其機則妙機由出入而顯出入
爲機也亦不可離出入而求機也

一出一入而神機運矣陰符曰天性人也人心機也而此
言萬物之出機入機亦特言人反入於機豈不以人爲萬
物之靈而獨舉以該之歟

副墨觸髏在蓬蒿之下列子攄其塵而指之曰惟予與汝知
而未嘗死也察其本始亦未嘗生也未嘗生則不當以養
爲期未嘗死又何以滅爲樂乎如此悅生悅死皆屬妄見
予與若同在大造鑪冶中鼠肝蟲臂唯其所化耳舉其化
生凡有幾種自濕化而言大地塵埃爲息所吹浮游水上
塵塵相從如絲如縷其名爲鹽蓋水苦欲生河中先有此
胶其在水土相交之際水得土氣凝爲慢賢名虛蠙之衣
即水烏也生於水爲水烏詩所謂言采其蝱是也虛與蛙
依其下以爲衣焉生於陵屯則爲陵舄陵舄即詩所謂采苡一
物而有水陸之異也陵烏而得鬱棲化爲烏足鬱棲蕢壤
也烏足亦草名其根化蛣蜣而葉化胡蝶胡蝶類又
相化而爲蟲也蓋草化爲蟲質多蠕弱又生田夫野竈之
下者得火之氣化而爲蟲無皮無殼其狀若脫名鴽掇鴽
掇伏土千日化而爲鳥名乾餘骨乾餘骨之沫化爲斯彌
化爲食醯食醯蠛蠓也喜酸而聚醯故曰食醯食醯生頤
輅頤輅生九猷九猷生黃軦黃軦生腐蠸腐蠸生脊令遞
遞相生皆蟲類也羊奚比乎不筍久竹青寧爲一句羊奚
草名根如蕪菁比合也其根連於久不生筍之竹則生青
寧青寧竹根蟲也循本言萬載有老人曾見一蟲長五寸

後尙有寸許是竹根未變得非所謂青箬者乎程豹之別名筆談言延州人至今呼虎豹爲程是也青箬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世間自有此事如史言長沙武陵蠻生於畜狗之類不可以耳目所限而斷之機者氣之動處出於機者生也入於機者死也盈天地間只是陰陽二氣循環不息養乎歟乎何容心哉順其自化可耳

管見總論是篇名以至樂而首論有生爲累憂苦多端以至避處去就罔知所擇而莫得其所以活身之計何邪意謂人能於憂苦中心生厭離勇猛思復則其樂將至矣故凡俗之所謂樂者未知其誠樂否邪蓋天下之事盛則有衰極則必變孤臣孽子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達由是知貧賤憂戚玉女於成則禍福之機常相倚伏所以舉世陷於哀樂之域而不能自出其能安於性命之情乎故卒之於無樂無譽是爲至譽至樂也已次載鼓盆而歌髑髏之答皆以人所不樂爲己之樂則其樂也豈世俗所可共語哉

中叙靚化而化及者則變而無惡求己而不得者聞樂而驚憂此言順化則其樂皆同拂情則雖養非樂也終論人青蠅獸生化之不常而斷之曰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大哉機乎孰弛張是凡涉形器罔不由斯生死變化循環無極若悅生而惡死或樂死而厭生皆滯於一偏而非樂之至必也無樂無不樂無生無不生然後不爲化所役不爲機所運遺夫大衍虛一不用之妙泯然無際滿兮若存斯爲至樂也歟

至樂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

達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知止其分物稱其生生斯足矣有餘則傷也守形太甚故生亡知非我所制則無爲有懷於其間故孀養之而孀失之養之彌厚死地彌至莫若放而任之性分各自爲者皆在至理中來故不可免也是以善養生者從而任之更生者日新之謂也付之日新則性命盡矣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所以遺棄之形全精復與天爲一俱不爲也天地萬物之父母以其無所偏爲故能子萬物也合體散成始所在皆成無常處也能移者與化俱也反以相天者還輔其自然也

呂註生之所無以爲非所待而生也知之無所奈何知所不能知也凡形不養者以其生生之厚不皆在物之不足凡生亡者以其動之死地不皆在形之離生由是知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然不可不爲者人安能免於爲形邪欲免爲形者有世而無累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不以爲形爲事而與彼更生得所謂更生者則幾存矣事本不足遺不遺則役於生而精虧形全精復則德同於初矣萬物者稟精於天成形於地其合則吾之所以成體天地氤氳萬物化醇是也其散則物之所以成始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是也合則不虧散則能移不虧固精矣能移則又精以其所稟於天者反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以相天則所謂存生者豈不妙哉

劉概生者我之有命者天所制達生之至者足以知天達命之至者未嘗忘人生之所無以爲而已之則凡可已者皆不爲也知之所無奈何而安之則凡可安者無求於外也不求不爲與道合矣然人之形於世世之有夫累常相纏而不相離也且形非道也世非我也而累在乎物耳以理觀之於斯三者累易遣也累可去則世於我也何有世可棄則我於形也何羨不有於世不羨於形則達生達命也至矣

循本反以相天天叶韻汀移即上文更字言能與之更移也有生本具此精役役世事幾失之今能更生則又具此精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讐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眞郭註其心虛故能御羣實至適故無不可耳非物往可之物與物何以相遠唯無心者獨遠耳同是形色之物未足以相先常遊於極非物所制也處乎不淫之度止於所受之分也藏乎無端之紀冥然與變化日新也遊乎萬物之所終始者物之極一其性飾則二矣養其氣不以心使之合其德不以物離之萬物皆造於自爾若醉者之墜車失其所知非自然無心也聖人藏於天則不閱性分之外故曰

藏于將鏌鋣與聾爲用然報讐者不事折之以其無心也
飄落之瓦雖復中人人莫之怨者由其無情也是以天下
平均凡不平者由有情也無情之道大矣不虛而知閒天
也知而後感開人也然則開天者性之動也開人者知之
用也性動者遇物而當足則忘餘斯德生也知用者從感
而求勸而不已斯賊生也任天性而動則人理自全民之
所患僞之所生常在於知用不在於性動也

呂註天地之運萬物之變孰非氣邪誠能守乎純氣則不窒
不熱不危無足異也凡以至虛而已豈知巧果敢可得與
哉譬龍之爲物合而成體則上極于蟠而無不至散而成
章則入於無有而不可見亦以氣而已凡有貌象聲色皆

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則奚足至乎先均是色而已先則
未有物之初色則物之已有奚足以語純氣之守至虛之
遊乎物之造乎不形則非象貌聲色故止乎無所化而不
去矣夫得是而窮之者將處乎不淫之度則不皦不昧適
與之當而不過也藏乎無端之紀則始終相反乎此不可
得而窮也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則所謂造乎不形而止乎
無所化也壹性則不二養氣則不耗合其德以通乎物之
所造則性脩反德而與造物者同之乎不形若是者守全
而無卻物奚自入焉夫全於酒者死生驚懼不入其胸中
則藏於天而全之者宜其物莫能傷也常有司殺者殺則

無攻戰之亂也開天者德生以其併忘其無知無爲也開
人者賊生以其德有心而心有眼也不厭其天則開之而
已不忽於人畏人之所畏也民而知此幾乎以其眞矣
江適至人不離於眞者也眞在內則萬物孰足以易之此所
以入水不濡入火不熱登高不慄者也關尹以謂至於此
爲純氣之守蓋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不虧其神是所
以爲眞也彼智巧果敢有心於勝物也內藏猾慮外恃盛
氣雖一節片體將不容於天地之間水火豈復可近哉唯
純氣內守則知見旋復觀聽內藏莫知其爲水火與之爲
一體矣此其所以無入而不自得也貌象聲色皆謂之色
者凡物自無而生有必始於流動而生色太素具而形質

始著太素猶不及於太始又安能至乎先哉唯物形而非
物者然後足以至乎先老子所謂有物混成者是也有形
者皆屬造化造乎不形則止乎無所化矣得是道而窮盡
之者離形超化至乎物先泯絕是非雖獨正不足以命矣
夫甚易知甚易行不違萬物自然之數者不深之度也迎
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尾者無端之紀也行乎萬物而
萬物得之以消息滿虛其際不可終者遊乎萬物之終始
也意其性則不貳養其氣則不耗合其德則不散若是則
能上與造物者遊是通乎物之所造也通乎物之無卻也其神無
能天矣天則神矣其天守全是乃其神之無郤也其神無
郤則純氣之守固矣物奚從而入之夫神生形形成神形

人之遇之如干將飄瓦而已此天下所以均平雖伐國而

不得神不能自生神不得形不能自成神欲不虧其全其或虧者以有知也形欲不傷其完其傷之者以泛物也然神生形者也愛其形者神未必守舍其神則物莫之能泛矣醉者之於車乘墜皆莫之知神之所以全也神全則死生驚懼不足以動其中雖墜車也祇能傷其形而不能傷其神也此所謂犯害與人異故雖疾不死也夫其得全於酒徒以沈湎而迷其知爾非知而忘情者也至於不醉則其知歷然不復須臾之忘矣故雖不死而猶有疾也若眞知之無知則水火猶不能焦溺況於墜車邪此全於天者斯物之莫能傷也聖人藏乎是所以爲長生久視之道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過化存神者外物不滯太虛之體也

方子及德生謂天德出竅賊生謂六賊相攘故天可常也不可厭也人可愼也不可忽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上聲）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厥（一作蹶）株拘（棗）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厥株拘李云厥掘也株拘樹也崔譔云掘株拘樹也乃疑於神本作凝以下文照之當作疑今從之）

郭註累二丸而不墜是用手之停審也故承蜩所失者不過錙銖之間耳累三而不墜所失愈少累五而不墜停審之至乃無所復失處身若厥株拘執臂若槁木之枝不動之至也何爲而不得者言遊彼故得此也

呂註知承蜩之道則所謂純氣之守者其用志不分亦若是而已

江通學承蜩於累丸者丸之爲物可轉而反莫適爲反能累之而不墜則其處身之定勢臂之審用志之不分可知矣以是而承蜩所以猶掇之也夫以蟬翼輕迅而取之猶掇則進乎道矣豈智巧之列故曰我有道也蓋方其處身若掇株拘執臂若槁水之枝則內忘我矣不以萬物易蜩之守如是而已蜩之爲物舍卑穢趣高潔其鳴以時不食而無求得形禪之道者是所以託之承蜩也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遊者數（朔）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遊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殪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郭註物雖有性亦須教習而後能習以成性遂若自然耳視淵若陵故視舟之覆於淵猶車之却退於坂覆却雖多而不以經懷以其性便故所遇恃閑暇也以注觀之所要愈重則其心愈全內者其唯無所矜乎

呂註觀操舟金注之說則形全精復者非棄世遺生至於其神無卻不足以與此

江遙水負舟者也學津人之操舟而不能學其爲津人不能盡其巧也有習於水湧於泅者雖不學操舟而津人之妙可作矣蓋不習於水方惕然震悸唯沈溺之是慮尚何舟之能操耶是以輕水者可教忘水者數能若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未嘗見舟則非特忘水抑亦忘舟矣

是以無往而不暇也涉水猶涉難馭世者猶操舟以濟人於無難之地也唯有道者斯能輕忘世故出沒萬變之中而未嘗有所囿則其於濟世也暇矣所要愈重則其心愈矜心矜則智惛而巧喪夫巧在我物在外既已巧矣以有所矜而拙闚易亦定其內外之分等黃金爲瓦甓則無往而不巧所要者亦不能舍我矣然此終不可強爲也惟有道者其爲出於自然爾且其始也巧其終也拙是以巧而拙如俾其智巧不存則莫見其所要之輕重而遇事未必不巧也則世俗之所謂巧者不乃爲大拙者乎故曰大巧若拙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視腎學生吾子與視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鑿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開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甚矣故曰善養生者不亦難乎人之所取畏者甚矣故曰善養生者不必更用工於內但當養其外既養其外者不必更用

郭註學生者務中適守一方之事至於過理者皆不及於會之適也鞭後者去其不及也藏既內矣而又入之過於入也陽既外矣而又出之過於出也若稿木之無心而中適是立也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名極而實當者也夫墊中一殺一人便大畏之至於色欲之害動之死地而莫不留之斯過之甚也

呂註單豹則所謂形不離而生亡者也張毅則所謂物有餘而形不養者也豹則入而藏毅則出而陽皆有心而爲之柴立則無心中央則非其後者也

循本羊已前行者不須鞭唯其在後者鞭之以譬既養其內者不必更用工於內但當養其外既養其外者不必更用

工於外但當養其內柴立者如槁木之立也柴立其中央
者不出不入也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祝藏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豢汝
十日戒三日齊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爲之乎
爲藏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爲謀則苟生
有軒冕之尊死得於牖反牲牖栝之上聚僂之中則爲之爲藏
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藏者何也牖舊詩棗棘棘云貳盾也棗棘有莢刺棗

郭註欲臘則身亡理常俱耳不聞人獸也

呂註爲藏謀去之自爲謀則取之豈愛身不若藏哉以世爲
之累也故唯棄世遺生可以無累

狸狌爲鼠謀則願曳尾於塗中不願留骨而貴爲藏謀則願
食糠糟而措牢筴不願加肩尻乎彫俎之上意謂逆性命
之理以居富貴不若順性命之理而樂貧賤莊子自喻以
龜面喻世人以彘其意可知

口義支端寇也緣飾機也機曲而可以聚物曰聚僂
育鴟之類也左氏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賓客即此義
支思音滕機陸氏音義云字當作篆轅畫轅車所以載柩聚
篆作彘才官反傳當作彖力九反謂殪於敢塗壘壁之中
也而藝傳經文用字若此緇考禮記檀弓篇天子之殪敢
狗靡軶以椁又云設重製重同椁敢聚也聚木蓋柩而塗
之龍輴則纂畫龍文也經意蓋謂取富貴者之死以易藏

之生彘猶不爲之豈有人而不如彘乎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
曰臣無所見公反誤煦詒怡爲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
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滀喬之氣散而不反則
爲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
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
有髻詰戶內之煩壞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裴阿鮭蛙
壘雖羅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逸陽處之水有罔象匡有挈
山有夔野有方皇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
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
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瞿丑忍然

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
不知病之去也曬羅雲音釋玄服舒鮮也
郭註此章言憂來而累生者不明也患去而性得者達理也
呂註此言憂疑則鬼雖無能傷而自傷疑釋則病雖在已而
自去然則全於天而物無自入者宜其莫之傷也
管見桓公因疑而致疾告敖以妄而止妄則知鬼之有無由
心之起滅而心有好惡又人之妄情也明矣妄情去則好
惡得其眞本心明則起滅不由彼今人之逐妄喪眞皆見
鬼而成疾者也告敖之言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斯爲
治病之良劑歟蓋戲瓦出而心痛除弓影去而疑病愈之
類也據所載鬼名似涉怪誕然孔子家語亦有夔罔象之

說左傳新鬼大故鬼小史記滒池君獻璧之事則鬼不爲無有也但陰陽各得其所兩不相傷足矣經云天下有道其鬼不神

紀渻子爲王養鬬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特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郭註此章言養之以至於全者猶無敵於外況自全乎

張湛此以養雞喻養生慮憍恃氣無實而自矜猶應嚮景接捶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遊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汩皆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水齊與齊同左氏噬齊亦作逝入處也汩水流出處也齊作齊也

郭註靡翁而旋入者齊也回伏而涌出者汩也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任水而不任己也此章言人有偏能得其所能而任之則天下無難矣用夫無難以涉乎生生之道何往而不通哉

張湛呂梁在今彭城郡雒雅曰石絕水曰梁始乎故者故猶素也任其眞素則所遇而安也長乎性者順性之理則物莫之迕也成乎命者自然之理不可以知知其不可知

謂之命也

呂註由乎性命之理與齊俱入與汨皆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猶可謂也至於龜鼈之所不能游則合其德以通乎物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骨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之所造宜其無所蹈而不過也生於陵而安於陵爲故故及也

江遹水生之蟲不疾易水性也若人則生於陵而安於陵爾則非出於性而人之所爲也長於水而安於水爲性性則其所偏能也苟無其性而習之則雖能之不至人所不能呂梁之丈人乃能游於龜鼈之所不能游蓋其性之所偏能也唯有其性故能長於水而安於水雖安於水矣不至於不知吾所以然而然是未能從水之道而不爲私所造者不可得至矣

疑獨梓人名慶鐻立樂之器一名敔象伏虎形背有二十七鉏鋙未消而欲遊乎物之間未消骨消然後入山林觀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歟釋文引云鐻之拊云鐻

郭註視公朝若無則跂慕之心絕矣巧專而外滑消性外之事去也必取材中者然後加手焉以天合天不離其自然也此則盡因物之妙故疑是鬼神所作耳

呂註器之所以疑神者猶如此則外滑未消而欲遊乎物之間

碧虛御中規繩如組織文繡使之回還如鉤百往百反皆復故迹也韓嬰曰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不窮其民故無逸民不窮其馬故無逸馬馬之驟取由策御之過分民之知竭由政教之苛察故達命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也管見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可以證文弗過之義組織者總紕於此而成文於彼喻善御者執轡於上而馬調於下也鉤百謂回騙而不止故知其必敗力竭而猶求則非唯馬敗其人亦勞只矣

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

（蓋猶過也以手旋而任過於規矩精之至也）

郭註雖工倕之巧猶任規矩此言因物之易也

呂註工倕旋而蓋規矩言任指之旋而蓋乎規矩則其靈臺一而不在於物化之自然不得心之稽考而後合乎方圓也夫唯如此則其靈臺一而不在於與之合而不露也指物之相得若化之自然不得心之稽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平聲）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郭註百體皆適則都忘其身也是非生於不適耳所遇而安故無所變從是知識適者猶未適也

金陵叢書 胡氏校印

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背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款啓寤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鼷以車馬樂鵪以鍾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鼷同鼠小數也啓開也寤小見也）

郭註忘肝膽遺耳目閒付自然也凡非眞性皆塵垢也凡自爲者皆無事之業也率性自爲非特而爲之任其自長非宰而長之以鳥養鳥各有所便也此章言善養生者各任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君鄉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終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遂世賓（拓）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烏）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大千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特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汚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人於聲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人之怨誠乎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一問曰先生何爲歟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以至人之德吾子亦有間仰天而歎曰吾悲非鄙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所言非邪先生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扁子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

金陵叢書 胡氏校印

言是也

呂註此篇之旨在乎存生以至神全精復與天爲一若孫休性分之適而至矣

之所爲則反之者也其聞斯言也不能無憂驚眩視而不
敢飲食故終之海鳥之說云

管見樂天知命故不憂窮理盡性夫何疑若孫休之所云其
於天命理性之說大有徑庭矣故扁子告以至人之行忘
肝膽則內廬遺耳目則外靜然後徬徨乎塵垢之外凡人
世有爲事迹皆塵垢也能離乎此則行住坐臥莫非無事
之業所謂出世世間矣何爲可恃何長可宰邪今汝飾知
修身昭若日月以攬世間之隅患得全形無天亦幸矣何
暇乎天之怨哉此所以深譬其迷而使之知復也

新傳全生之道非至人莫能知之非至人而與語全生之道
是養鳥以太牢九韶耳安能無驚此扁子所以慮孫休之
物同適忘適而無不適矣

山木第二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惑也夫莊子之作此以覺世俗未悟全生之理也而世俗
者未可卒告之以全生之道故終於扁子之所歎而寓其
意也若莊子者可謂能盡其意者乎

管見總論是篇首論生者人之所重或過養而傷生命在天
而莫違或以故而滅命儻達於斯二者則能保其生而安
乎命是爲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也故凡生之所無以
爲者已之命之所無奈何者遠之知其非所當務而吾有
純全之天不可須臾離也請觀醉者之視車覺者之於鏌
干則亦何所容心哉承蜩操舟以明積習而造妙牧羊畏
塗在乎鞭後而戒危說轂喻貪爵者不如見鬼顯不能冥
妄者多惑此後設喻不一皆所以申達生之旨可謂詣且

之所爲則反之者也其聞斯言也不能無憂驚眩視而不
敢飲食故終之海鳥之說云

管見樂天知命故不憂窮理盡性夫何疑若孫休之所云其
於天命理性之說大有徑庭矣故扁子告以至人之行忘
肝膽則內廬遺耳目則外靜然後徬徨乎塵垢之外凡人
世有爲事迹皆塵垢也能離乎此則行住坐臥莫非無事
之業所謂出世世間矣何爲可恃何長可宰邪今汝飾知
修身昭若日月以攬世間之隅患得全形無天亦幸矣何
暇乎天之怨哉此所以深譬其迷而使之知復也

新傳全生之道非至人莫能知之非至人而與語全生之道
是養鳥以太牢九韶耳安能無驚此扁子所以慮孫休之
物同適忘適而無不適矣

山木第二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
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
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
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
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
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
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
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
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
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
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

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傳司馬云事可傳行也）

郭註設將處此耳以未免乎累竟不處若夫乘道德而浮遊者著莊子亦處焉胡可得而必乎哉言不可必故待之不可以一方也唯與時俱化者能設變而常通耳

呂註聖賢之不容於世其累常在材故莊子數數言之深戒乎材之爲累也若夫愚不肖以不能鳴見殺亦多矣豈以不材必可免邪則山中之木主人之鴈其失均耳故將擇夫材與不材之間處之然猶似道而非道也以道之爲體不涉兩端亦非中央則材不材之間猶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無譽無訾不可得而貴賤一龍一蛇不

可得而聖凡消息盈虛與時俱化或升或沉和而不唱豈係乎材不材之間凡以浮遊乎萬物之祖而已萬物之祖猶云眾父父也若是則物物而不物於物胡可得而累邪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有合必離有成必毀廉則見挫尊則見議然則材不材之間欲免乎累何可必得欲無累者其唯道德之鄉乎

須溪離之毀之挫之議之斷之皆人情不相樂也實則爲人所忌而謀之不肖則人且欺之極浮世薄惡之滋味矣

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欲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左傳云楚人也）

（大莫無也惼褊急也）

郭註有其身而矜其國雖憂懷萬端尊賢尚行而忠慮愈深矣故令無其身忘其國而任其自化寄之南越取其去魯之遠也若各遂其本步而人人自蹈其方則萬方得矣不

亦大乎去國捐俗謂蕩除其胸中也君乃謂眞欲使之南越也形倨顓賤之謂留居滯守之謂形與物夷心與物化斯寄物以自載也君能少費寡欲則無所不足涉江浮海不見其崖喻絕情欲之遠君欲絕則民各反守其分自此遠矣超然獨立於萬物之上也有人者有之以爲己私也見有於人者爲人所役者也故堯雖有天下皆寄之百官委之萬物而不與焉斯非有人也因民任物而不役己斯非見有於人也遊於大莫之國者欲令蕩然無有國之懷呂註以魯國爲皮者患之所生出乎不能忘其國也蓋形不遺則國得爲之累刻形所以去皮心不白則欲得爲之染則世雖變其於虛己以免害一也

郭註泊然抱一非敢假設以益事復歸於朴還用其本性也洒心所以去欲離人入天此爲遊於無人之野建德之國所以立道也其民愚朴寡欲則非屬於文之不足作不知藏物至而供其求與不求報仁而不以爲恩也不知義之所適則不尙往來不知禮之所將妄行而蹈大方可樂可以國與俗靡之而已棄德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則不勞而至矣大道通甚夷而人視之若遠且險者以形倨而不遜留居而不進耳以無形倨無留居而爲事以少費寡欲而爲糧其患不能達哉不見其崖與乎無窮之遊送君者自崖而返則拘於虛而畏其深遠者莫之敢前君自此獨立無匹而人莫之能從也儻遊乎此非有於人非見有於人非見有於人非見有於人

也亮之爲憊如是而已矣大莫建德卽前章所謂萬物之祖道德之鄉是也次論虛船觸舟而不怒向之乘道德而浮游者其於世也亦若此而已矣

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斂以爲鍾爲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閒無敢設也奢聞之旣彫旣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忘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强梁隨其曲傅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北宮奢衛大夫也成上下之縣猶云殷架鐘鼓也梁多力也曲傅司馬云謂鐘上下之間也

己者隨之也

郭註泊然抱一非敢假設以益事復歸於朴還用其本性也侗乎無識任其純朴也儻乎忘疑無所趣也洸洸乎不知誰何儻乎忘疑不敢欲速也送往迎來勿禁勿止任彼也從其强梁順乎眾也隨其曲傅無所係也因其自窮用其不得不爾也賦斂無挫當故無損也泰然無執用天下之自爲斯大通之塗也故曰經之營之不日成之

呂註有術設其間則非所謂一也彫琢復朴去華務實也侗乎無識不知誰何儻乎忘疑不敢欲速也送往迎來勿禁勿止彊梁無所抑曲傅無所遏而出於彼之不得已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以其無所設於一之間而有餘地也之理有大塗者乎庖丁所以遊刃於其間而已況天下循本道一而已若有作爲便貳之以二矣故曰一之間無敢

設也倜乎無識之貌儻乎無心之貌萃乎芒乎如物之叢生而無心也彊梁不順之人委曲依傅之人一聽其自然因其自窮者因其自至則受之不挫者不損也大塗若大道也賦歛之事且然況以大道治天下者乎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翛翛猶猶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脇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爲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栗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褐得容身而宿杼脇得容身而宿）

（翛猶猶猶猶詞馬云舒遲貌迫脇而推李云迫脇在衆鳥中）

郭註聖人無好惡既弘大舒緩又心無常係不敢爲前爲後者常從容處中也食必取其緒期於隨物而已行列不斥與羣俱也思害生於役知以奔競木伐井竭才之害也夫察焉小異則與衆爲迕突混然大同則無獨異於世突故夫昭昭乃冥冥之迹也將寄言以遺迹故因陳蔡以託意

特功名以爲已成者未之嘗全功自衆成故還之道昧然而自行彼皆屈然自得此行耳非由名而後處之純純常常乃比於狂無心而動故也功自彼成故勢不在我而名迹皆去忘情任彼故彼各自當其責也寂泊無懷乃至人也故曰至人不聞辭交遊去弟子取其棄人間之好也不亂羣不亂行若草木之無心故爲鳥獸所不畏蓋寄言以極推至誠之信任乎物而無受害之地也

呂註翛翛猶猶則雖紛而不亂似無能而非無能引援而飛迫脇而棲則蹐蹜不得已於動止之間也進不敢先退不敢後無出而陽無入而藏也食不先嘗必取其緒處乎不爭之地也行列不斥人不得害則羣於人之道也知功名之成必有虧而去之以還與衆人此大成之人所爲也道流而不明居則人莫見其功得行而不名處則人莫聞其名得則德也純常比狂猶狂妄行也不爲功名還與衆人也此所謂有道者能以有餘奉天下也陳蔡之厄所以處之非不足於此亦知之所無奈何耳學仲尼者苟不知有所謂行列不斥與鳥獸之可入則不至揭日月而行而爲功名之所累者幾希

管見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二句停勻分讀義自顯然郭氏乃於明字下著註故後來解者因之唯呂氏從居從處爲句其當蓋得應是德名應是明庶與上文義協

孔子問子桑雽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

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掫於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雽又曰舜之將死眞洽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名隱人也李云桑姓雽其假國之間而欲無德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脅上亂相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相梓豫章也攪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睥睨也穿貧也非德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德也衣弊履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緳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常逸所爲我者得矣又何待乎禮文何資乎外物哉

管見待字無二義形緣而不離則已常存情率而不勞則性

矣此絕學捐書之尤至者也

郭註君子之交去利故淡道合故親小人之交飾利故甘利不可常故有時而絕也無故而自合者天屬也合不由故則故不足以離之有故而合必有故而離矣其愛益加進者去飾任素故也因形率情故不矯者之以利形不假故常全情不矯故常逸不求文以待形任朴而直前也固不待物朴素而足也

呂註學孔子而不知所謂天屬唯學與書之爲務則所以交於天下者皆人合而已形莫若緣緣則不離而合矣情莫若率率則不勞而逸矣不離則任其質之自然而性分已足矣用求文以待形哉不求文以待形則不待物宜便而强爲之則受斁矣

呂註雖放言若此而不見害者虛己以遊世之證也

疑獨莊子以騰猿自喻得枏梓豫章猶君子之得時處柘棘枳枸之間謂遭昏主亂相雖欲不德不可得也如欲强以直言行道比干之見剖心徵驗昭然也

口義大布粗布也麤帶也係履履弊而以索穿之也憊病也攬把也蔓纏繞也王長言其志盛意得也不柔上著加急

字其狀猿尤精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

焱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犖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

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
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
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
之泄也詐與之偕逝之謂也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
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
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
也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烏乎知於
鶂鵒曰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
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
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
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

金陵叢書 鈐氏校印

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郭註天損之來唯安之故易而物之儻來不可禁禦於今爲
始者於昨爲來則所謂始者即是卒矣言變化之無窮也
人與天一皆自然也任其自閑則歌者非我也天地之行
不可逃偕逝則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所在皆安不以損
爲損斯待天而不受其損也感應旁通爲四達旁通故可
以與高大物之利已非求而取之吾命有在外者言夫人
之生必外有接物之命非如瓦石止於形質而已盜竊者
私取之謂賢人君子之致爵祿非私取也受之而已若鶂
鵒之異人而人於人間此所以稱知況之至人則玄同天
下故天下樂推而不厭相與社稷之此無受人益所以

金陵叢書 鈐氏校印

爲難也日夜相代未始有極故正以待之無所爲懷也凡
所謂天者皆明不爲而自然言自然則自然有此自然哉自然耳故曰性是以聖人安然無矜而體與
呂註焱氏之風猶焱氏之頌已自無已而廣之則是造哀也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
之泄也詐與之偕逝之謂也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
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
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
也君子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烏乎知於
鶂鵒曰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
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
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
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

金陵叢書 鈐氏校印

損所以易也爵祿並至命之在外者苟受物所利以爲益
與盜竊何異哉君子於四達並至之際以爲物之所利非
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以是不敢受而取之如鶂鵒之畏人
而襲人間則天下相與社稷之不可去此無受人益所以
難也化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即不化者也又惡知其終
始哉有人有天皆天而已人之不能有天性也此有人之
所以爲天知其爲天則晏然體逝而終矣
口義槁木凡也槁枝策也齊物篇所謂策枝是也無其數無
節奏也無宮角不合五音也廣已脅我也以脅我之意而
求之則所造無畔岸以愛我之意而思之則必至於哀傷
人與天一言在我者皆天理也無受天損益所以

金陵叢書 鈐氏校印

人益富不淫也謂天損之時不容不安故易人益之來欲辭不能故難窮桎窮塞也不行推之不去也運物之泄氣數之往來皆天也吾亦與之俱行亦與之俱泄故曰偕逝即所謂與時偕行與時偕極也君命且不得違天命其可違乎此無受天損易也始用謂此意機萌四達則事隨以集而無窒礙矣爵祿外至亦時命使然故曰吾命有在外者也無功而祿君子恥之視如盜竊然吾雖欲不取而有推之不去者如公孫賀拜相而哭之類此無受人益難也無始而非卒言不知其始終但居造化之中待之而已人者天所生故曰有人天也天亦造化爲之故曰有天亦天也性者天命之性此性與生字同人性生而有者皆得之於天豈人所得而與哉故聖人處之安然盡吾身而已

副墨推已而或至於大則推已者過矣愛已者過矣於是爲發天人損益始終一貫之理急爲定倘敬者之誰誰即齊物論怒者其誰之誰能知此誰則知誰受者誰不受者徹求到底將見無有受者亦無不受者而在我之天定矣然非顏子不足以語此

雀乘穈然如穈田者其上釋然也飢渴寒暑窮困不通皆天地之氣之流行所以運動萬物發泄而不可遏者人惡能逃之但當與之偕往可也鵠鵲燕也不給不暇也實如易曰實之實社稷春秋祭社稷時也君子視無功之爵祿如盜竊然豈有心於取之而命之所制亦有不得自由者故曰非己也命有在外者也如燕於己之不宜歲日不及秪雖棄其口實亦所不顧其異人間則以社稷之時有若或驅之而不得自主若耳燕以春社來秋社去故云然數語本非難解而舊註多譌耶

爲疏之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躩步執彈而周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眞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藺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吾且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眞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

郭註執木葉以自翳於蟬而忘其形之見乎異鵲也目能觀翼能逝此鳥之眞性也今見利故忘之夫相爲利者恆相爲累有欲於物者物亦有欲之所謂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誶問之也身在人間世有夷險若推夷易之形於此世而不度此世之所宜斯守形而忘身者也觀於濁水迷於清淵者言見彼而不明卽因彼以自見幾忘反鑒之道也

入俗從俗不違其禁令也以吾爲戮以見閒爲戮也夫莊子推平於天下故每寄言以出意乃致仲尼賢老聃士揭

子惟平於天下故每寄言以出意乃致仲尼賢老聃士揭

擊平王皇下痛病其一身也

呂註觀巢鵲之利而從耳目之好是守形也不知有虞人之

詮足以爲辱是忘身也動與物交即濁水靜而玄鼈即清

淵夫至人之於清淵未嘗頃刻迷也而莊子言此者明虛

以遊世如與魏王言者雖足以無害而畏人之所畏又不

可不然也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

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

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

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

郭註言自賢之道無時而可也

張湛夫唾者於我人神之所不與庶可推

以此而往孰能距之

新傳夫欲全其性命終其天年者莫若外忘其形也形忘則

所以自得而所適安有不得歟此陽子所以取逆旅小子

之言也夫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

此外忘其形而惡美從而兩忘也覺爲不全性命之情歟

故莊子於篇終言之

江適或美或惡生於妄見貴之賤之亦非眞理所惡於逆旅

之妾者非謂其美也以特其美故賤之所貴於逆旅之人

者不以能賤其美也以不知其美故取之如停逆旅之妾

亦不特其美而去自賢之行則無往而不愛矣老子曰天

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非惡美也惡知其美固

管見總論是篇以山木命題即大椿櫟社之義皆以不材得

終天年又以雁不能鳴而見殺相對立論則南華之於世

務觀之亦熟矣夫木以擁腫全生理固然也而物之尋夭

翳通各係乎命分所遇不可謂例以不材而幸免也材與

不材俱爲著迹中間一路猶涉設爲其假之而非故未

免乎累必欲離三者而獨立乘道德以浮遊與物同波與

時俱化超物祖而無累去文皮而無災則建德大莫之國

不在遠求而自至矣若虛船之觸舟不怒賦敛而宅毛不

挫皆以無心待物物亦以無心應之至論陳蔡之厄不若

鵜鶘之知螳螂蟬鵲不知挾彈乘之此皆處材而未盡善

故不免乎累也林回棄璧甘負赤子而趨壺鏊令禹貴形

緣而情率則知尊天屬而不待外物矣衣大布而過魏王

擊槁枝而歌發氏明處貧而非爛知天損之易安則人益

之來處之必有道矣結以行賢而去自賢之行是超乎材

與不材之間而眞假者也故眞人不憚語復斯學者更進

一步云

田子方第二十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朔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耶

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

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
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眞人貌
而天虛緣而葆眞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
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
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
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
所學者眞土梗耳夫魏眞爲我累耳儻然失志貌土梗土人也
郭註言東郭順子貌與人同而獨任自然虛而順物故眞不
失夫清者患於大潔今清而容物則與天同也清虛正已
而物邪自消形不欲動口不欲言者目覺其近也土梗者
非眞物也魏眞爲我累耳知至貴者以人爵爲累也

呂註其爲人也眞則固人貌而天矣凡人之心未始須臾不
緣物眞人則虛緣而葆眞凡人之清則患於太察眞人則
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則所告者不在諄諄之間
使人意消則所改者不在事爲之際聖知仁義則言與行
而已如子方之師則所謂道德也求諸行而不得故形解
而不欲動求諸言而不得故口鉗而不欲言此非學之所
及故知其所學爲土梗耳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
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
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嘶見我今
也又嘶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人而歎明日見客

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
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
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成也
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
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
亦不可以容聲矣
郭註進退成規矩從容若龍虎盤辟其步委蛇其迹也諫我
似子道我似父禮義之弊有斯飾也見之而不言已知其
心矣不可以容聲者目裁往意已達無所容其德音也
呂註進退成規成矩則威儀詳於折旋之間從容若龍若虎
則機變出於燕閑之際諫我似子道我似父則非得我於

眉睫之間此所謂明於禮義而陋於知人心者也禮學之
弊如是魯人則尤甚者夫東郭順子正容以悟物溫伯雪
子目擊而道存則古之聖賢所以相與者如是其微邪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
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
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
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
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
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
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人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
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

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効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蕭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亡以是日徂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林云疑衍）而無器而民蹈乎前也郭註心以死爲死乃更速其死其死之速由哀以自喪也無哀則已有哀則心死者乃哀之大也萬物莫不比方皆可見也日成見功足成行功直以不見爲亡耳竟不亡也待隱謂之死待顯謂之生竟無死生也夫有不得變而爲無故一受成形則化盡無期也効物而動自無心也日夜無

是而已使吾一受其成形不化以待盡効物而動日夜無隙則與萬物皆有待而生其能體所待以至於不知其然邪以是日徂則非不化以待盡可不哀與則哀莫大也汝求吾所以奔逸絕塵之處而莫得是殆著乎吾所以著而不見乎吾所以不著也人心操存舍亡孰有所以著而可著乎是彼已盡矣而汝求之以爲有與求馬於唐肆何異唐肆馬之所聞而非馬之所居也吾服汝也甚忘則所謂汝者何有然汝奚以吾者無有汝服吾者亦甚忘則所謂汝者何有然汝奚以甚忘爲患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則所謂奔逸絕塵者可見矣

循本吾與女交一臂而失之與即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之與吾終身以此道示汝今以爲不可及是猶不覺兩臂相交只交得一臂而相失豈不可哀也哉汝所言者時見吾之可見者耳著見也彼夫子自彼也彼以淨盡空虛矣而汝吾已至未始非吾吾何患焉故能離俗絕塵而與物無不

求之以爲有如求馬於唐肆唐肆固鬻馬之處而豈常有馬哉詩云中唐有甓注中唐爲庭中路蓋賣馬之肆庭中有路以便馬之出入也漢書建章宮西有唐中數十里揚雄羽獵賦序云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班固西都賦前唐中而後大液皆此唐字服佩服也吾佩服汝之言與汝佩服吾之言皆當大忘之又恐顏淵患其終不及雖然汝何患焉忘之中乃有不忘者存所忘者執著也不忘者至眞也汝把吾之舊說盡忘之則無得之得卽爲眞得而所謂不忘者在此矣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 干熱貌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

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爲女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爲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

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爲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 假一作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能執說 脫爲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汋也無爲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爲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 徼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簡同馬云不動說文云恒也口辟卷不開也郭註慫然似非人寂泊之至也道物離人而立於獨無其心身而後外物去也初者未有而欲有遊於物初然後明有物之不爲而自有也心困口辟欲令仲尼求之於言意之表也議乎其將者試議陰陽以擬向之無形耳未之敢必也出天發地言其交也莫見爲紀之形明其自爾也日改月化者未嘗守故也莫見其功者自爾故無功也生萌於未聚死歸於散所謂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也得至美而遊至樂無美樂也死生亦小變耳知其小變而不失其大常故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知身貴於隸故棄之若遺土耳荀知死生之變所在皆我則所貴者我而我與變俱故無失也已爲道者解乎此所謂縣解也老聃謂天地日月皆不修不爲而自得也醯雞者甕中之蛾蠓孔子謂此吾全於老聃猶甕中之與天地矣

呂註未始有物則起居 註默執非遊於物之初心困焉則非

知所能知口辟焉則非言所能言議乎其將非至也夫陰陽交通成和而物生焉遠之爲歲近之爲日外而萬物內而一身莫不有是也或爲之紀是而已生前死歸始終無端亦以是而已則向所謂物之初者殆是也天下之所美所樂非美樂之至得此而後爲至美至樂也猒之易藪魚之易水此其小變而不失藪水之大常得是而遊之者天下莫不一而同焉則死生莫之能滑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知身貴於隸則貴在我雖有小變豈以所賤而失吾所貴哉萬物無極亦奚足以累吾心已爲道者解乎此故也

新傳能全於道者所以能全於命命全則樂莫大焉夫道者天下之至美也命者萬物之至樂也至美出於道而視之不見也至樂出於命而搏之不得也能入道則可以全命能有美則可以有樂二者非至人不能備之故曰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

碧虛槁木遺物謂其藏精蘊神遺人立獨謂其喪耦入寥遊於物初未始出其宗也擬知而心已困欲言而口又辟離心忘言斯近之矣夫蔭陰之氣降乎下赫陽之氣昇乎上二儀通和萬物妙化謂其有綱紀也而不覩其形兆消息有數晦明有常謂其有造爲也而不覩其功用生則萌於恍惚死則歸於冥冥無端則莫知其始無窮則莫知其終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

道亦有所得得其至美至樂而已其於死生如易水慴爾小變又何疾焉夫天下者旁礴萬物以爲一體視其同者視之則已之百體猶臭腐也此之生死猶脈痛也況其他乎故視執御與軒冕猶易水易藪耳所謂外化而內不化者也貴在於我未始非吾其樂無涯而復有忠譬水之沟搰而善利豈有所造爲至人德業廣被豈有所修治猶天高地厚日月之明何暇修焉是以夫子自喻以甌蠃去覆而識天地之大全也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郭註德充於內者不修飾於外

呂註莊子數假孔子問學於老聃之徒以明所謂聖知者非至道之虛也此言不發則學者無以知尊孔子之實

郭註內自得者外事全也

呂註小則百里奚之得政大則有虞氏之動人以外物入其心而能至是者未之有也

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但）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狀羸裸同之貌）羸君曰可矣是眞畫者也（但儃猶遲也舒遲自得之意般礴猶箕踞）

郭註內足者神閒而意定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人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夫夫曰苟若之無天也典法無更六典八法受於天子者此其爲一國之道也偏令無出則可以公之諸侯而後出此所以可及於天下也壞植則壞其所樹之黨蘗斜則非先王之嘉量

呂註知臧丈人之足與爲政得之於其釣莫釣之間屬之以夢期之以卜而不卜者上恐大臣父兄之不安下恐百姓之無天也典法無更六典八法受於天子者此其爲一國

郭註非持其釣有釣者竟無所求也不以得失經意其於假釣而已倘同者所謂和其光同其塵也不成德則同務者能同律度權衡也爲功者非已故功成而身不得不退事遂而名不得不去名去身退乃可以及天下矣文王盡之言任諸大夫而不自任斯盡之也斯須者百姓之情當悟未悟之頃故文王循而發之以合其大情也

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顏（髯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臣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孰（舛不敢入於四竟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孰（舛不敢入於四竟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爲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顏淵問於仲尼仲尼曰默女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剌焉彼直爲乎仲尼曰默女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剌焉彼直以循斯須也（偏朱緒李云一緒偏赤也循行列也徹羣言不成德司馬云不利功名也六舛四

倘本釣有釣者釣其有可釣者謂魚也常釣者不釣而尋常垂釣也非是持其釣以釣有可釣之魚乃無意於釣但常常垂此釣而已偏令無出未嘗出一令也壞植自壞其所植立不求異於人也此依彷呂望之事但不明言其人耳

列禦寇代直道而行知藏丈人之有道則授之政可也奚必自夢以信諸大夫哉蓋知道者必達於理明於權道天也自信可也權人也豈可廢哉仲尼與文王盡之而顏子有所未及也然則高宗之夢有類是矣高宗則所謂直道而行者也精神四達與天地同流乎誠之驗天人之際猶景響也其爲登遐者不足疑矣莊子之寓言以爲文王欲明權必考古以驗今故假夢以信於人學者或因臧丈人之證以推傳說則失之

管仲曰夫夫上夫字讀同大太山始皇石刻文曰御史大夫去者爲之

舟之方並也言並執之矢已寓於弦非寓杯水於肘上也

郭論爲非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閒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眞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憾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郭註曠然無係玄同彼我則在彼非獨亡在我非獨存也躊躇四顧謂無可無不可伏戲黃帝者功號耳非所以功者也故況功號於所以功相去遠矣故其名不足以友於人也夫割肌膚以爲天下者彼我俱失也使人人自得而已使人人自得者與人而不損於己也其神明充滿天地放所在皆可所在皆可故不損已爲物而放於自得之地也

呂註鼻閒栩栩然則其息以踵而深深之意以其得失之非我知命而安之也不知其在彼在我以道而忘之也躊躇四顧則自省之不給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古之眞人所以不得說不得濫不得劫不得友者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故也若然者其神可以經山入淵充滿天地與人愈有

言道之無窮也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以義令尹之貴若在令尹則與我無預我之可貴若在於我則與令尹無預故曰其在彼邪亡乎我其在我邪亡乎彼躊躇四顧謂高視遐想於天地之間安知人之所謂貴與賤哉知者不得說非言可窮美人不得濫非色可淫盜人不得劫非威可屈羲黃不得友遁世而輕天下也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凡國名楚左傳凡周公之後

郭註言凡有三亡徵也不足以喪吾存道凡故也道之者不以亡爲亡則存亦不足以爲存矣曠然無矜乃常存也夫存亡更在於心之所措耳天下竟無存亡

呂註天下有長存不死不生者是也得其常存而存之則存其存矣凡楚曷足以當存亡哉

首見總論是篇立論始於子方之師人貌而天隱德潛耀有不容稱者遂足以使文侯悟所學之非知魏國之累可謂善揚師德一言悟主者矣何患乎已之不立道之不行乎仲尼見溫伯雪子曰擊道存則啓迪之機不在乎諳諳訓詁之間顏子默超逸絕塵瞠若乎後則大化密移盡求諸交臂易失之際老聃游乎物初而孔子識其離人獨立具

眼相逢造妙若此而猶有問不幾於贅乎然非因機開理
則無以惠後學故詳及於陰陽成和生物之奧由其前以
究其歸使人人知天地之大全而忘形骸之小變是亦聖
人弘道濟物之盛心也哀公謂魯多儒士則以衣冠取人
莊子稽其行實故得以少之及其號於國而獨存仲尼有
以見眞道之不磨僞學之易泯衡鑒昭昭其可欺邪文王
舉臧丈人收成而夜遁則知有心爲治者任賢惟急應物
無心者功成弗居君臣之道至是極矣所以示萬世之標
準也至若伯昏以射覩列御寇叔敖三已而無憂色此又
論至命之士離人入天與化爲一揮斥八極死生無變者
也學道必至此地方爲極則不然皆外殉而中殆者耳終

以楚王凡君身國存亡之喻明物我內外之分可謂知輕
重矣

知北遊第二十二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弅之丘而適遭無爲謂焉知謂
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
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
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闗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
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
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
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
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爲謂眞
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
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
禮相僞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
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日損損之又
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今已爲物也欲復歸根
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
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
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
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
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不
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
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若故不近黃帝
曰彼其眞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
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
郭註任其自行斯不言之教也道在自然非可言數不失德
故稱德稱德而不至矣禮有常則矯效之所由生日損損
華僞也華去而朴全則雖爲而非爲矣物失其所故有爲
物歸根之易憎大人耳大人體合變化故化物無難也知
變化之道者不以生死爲異更相爲始則未知孰死孰生
俱是衆也俱是散也吾何患焉患生於異也各以所美爲
神奇所惡爲臭腐耳然彼之所美我之所惡也我之所美
彼或惡之故通其神奇通其臭腐死生彼我豈殊哉以

不知爲眞是知之爲不近明夫自然者非言知之所得故
當昧乎無言之地先舉不言之標而後寄明於黃帝則夫
自然之冥物概乎可得而見也
呂註道無方故不可致致則招之使來德在我故不可至至
則自此至彼德則無爲而仁可爲也仁則所厚而義可虧
也禮則爲而莫之應攘臂而仍之是相僞而已所以爲亂
之首也故爲道者日損以至於無爲則仁義禮樂不得不
絕滅之及無爲而無不爲則仁義禮樂孰非道邪今已爲
物則已有知欲歸其根而不知不亦難乎大人則光輝而
物不能蔽歸根於芸芸之際亦易事耳生死始終無端無
紀氣聚則生氣散則死知其氣之聚散爲徒又何患乎故
碧虛敓視反聽諸有皆空以知爲是不知爲非者重增過耳
且眞是與眞知皆爲道障尤難除者也當先損其知後損
不知以至於無知無損而後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無爲
則無我其唯大人乎唯忘生故死莫能係唯忘死故復生
之原以死生爲一條畢無爲謂之眞是也以其不言也黃帝之不近也以其言
之也此特相與激揚此一大事耳黃帝之於道實非滅於
無爲謂也淨名經諸菩薩共論不二法門淨名獨默然無
言意以無言爲至矣乃舍利弗默然天女不之許也曰解
脫者不內不外不在兩間言語文字亦不內不外不在兩
間是故無離言語文字說解脫相也知此則言默一如知
不知一體有思有慮亦可以知道有處有服亦可以安道
有從有道亦可以得道何以故思慮盡空處服無所從亦
無從道實非道故耳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
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大聖
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
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爲巨未離
其內秋毫爲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陰陽四
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
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今據劉得一本作合彼
郭註無爲者任其自爲不作者唯因任也觀於天地者觀其
形容象其物宜與天地不異也與彼百化者同化而已
神明不奪也死者已自死生者已自生圓者已自圓方者
已自方未有爲其根者故莫知也自古以固存言不待爲
之而後存也六合未離其內者計六合在無極之中則隨
矣秋毫待之成體者秋毫雖小非無亦無以容其質也不
故日新也運行各得其序不待爲之也昭然若存則亡矣
故惛然潔然有形則不神矣故油然畜之而不得其本性
之根故不知其所以畜也可以觀於天者與天同觀也
呂註天地無爲而無不備者有大美也四時變通始終不惑

有明法也萬物雖多而道無不在有成理也美則充乎其中法則可效理者無所往而不通皆歸乎道而已聖人原美達理知其不爲而自然者觀於天地而已矣今神明至精與彼百化則以物觀之物已死生方圓突何自而知其根哉雖然扁然而萬物物莫非彼也自古以固存彼未嘗去也陰陽四時各得其序非彼而誰爲哉若亡而存不形而神則不可求之於有無之間也萬物以是相蘊而不知其然此之謂本根

嘗見聖人體天地而育萬物豈直塊然無爲如木偶哉蓋爲而無爲作而不作若天時之運行地利之發育不越乎自然而已合天地之神明至精與物百化榮枯形狀昭昭可覩而莫知其爲之者此所謂根也扁然而萬物即物芸芸之義自古固存道不淪也故大彌六合細入秋毫與物同波而日新陰陽俱運而有序若亡而存恍忽有物也不形而神冥冥見曉也萬物莫不生育於斯而不知此爲本根所謂本根者亦豈他求哉反諸吾身得其所以生我者是已知其根而守之不離是謂歸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命即天也故曰可以觀於天矣

罔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罔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眞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

和將至攝汝知無思無爲也一汝度不二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則不知其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

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李本知作視）

郭註不以故自持與變俱也無心不可其謀獨化者也

呂註正形則坐而鑑一視則無妄窺故罔氣却而沖和歸也攝知則歸根一度則不淫神來舍則守形而不離也德美則充而同於初道歸則止而集乎虛新生之犢則不知其所之言未卒而假寐則閉其言而隳也被衣行歌而去之說其安之易也形槁心灰則寂之至眞其實知以其無知也不以故自持則其生之遺也後三句謂其所自出吾不知其誰也

新傳正汝形無勞爾形也一汝視不見可欲也無勞爾形則形全不見可欲則精復形全精復則與天爲一矣故曰天

知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耶 郭慶藩云古帝王有四輔左輔右弼前疑後丞則丞者官名也

郭註夫身者非汝所能有也塊然而自有耳身非汝有而況

無哉若身是汝有者則美惡死生當制之由汝今氣聚而

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明其委結而自成

耳非汝有也至於子孫亦氣自委結而蟬蛻也行處飲食

皆在自爾中來故不知也彊陽猶運動耳明斯道者庶可

以遺身而忘生也

呂註天下之物得擅者莫若汝身而天地之委形汝不得有

而親身之所有者莫若乎生而天地之委和汝不得持其

成生之所本莫若乎性命而天地之委順汝不能違其正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觀女之身知本無知則行安知所往處安知所持食安知

所味是皆天地彊陽之氣所爲則所謂道者汝安得而有

之哉

江遹道之與我異名同實即道即我無有差殊如可得而有

亦可得而無矣道不離我安得復有去道道可得而有是

道與我爲二也舜問乎丞蓋將以道擅而有之於身也吾

之一身天地彊陽氣之積聞候聚候散曾非我有安可以

有道哉究觀此身天命而爲性有性斯有生有生斯有身

性命出於天地之委和身出於天地之委形至於孫子抑又遠矣是天地之委蛻耳故或行或

處或味常因於彼而我曾不知夫欲知其形顧若影則知

之矣身之於我猶影之於形也彼彊陽則我與之彊陽彊

陽者又胡可得而有耶邪老子古帝王有四輔云

郭註夫身者非汝所能有也塊然而自有耳身非汝有而況

無哉若身是汝有者則美惡死生當制之由汝今氣聚而

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明其委結而自成

耳非汝有也至於子孫亦氣自委結而蟬蛻也行處飲食

皆在自爾中來故不知也彊陽猶運動耳明斯道者庶可

以遺身而忘生也

呂註天下之物得擅者莫若汝身而天地之委形汝不得有

而親身之所有者莫若乎生而天地之委和汝不得持其

成生之所本莫若乎性命而天地之委順汝不能違其正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之矣身之於我猶影之於形也彼彊陽則我與之彊陽彊

陽者又胡可得而有耶邪老子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蓋將

反於無生無身之先而同乎道也舜古之大聖人也而問

於丞者蓋舜不得已而臨蒞天下繼堯之後明德所自而

始既已離於道矣故其託言如此丞即以道佐人主者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齊戒疏瀹

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爲汝言其

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

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

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彊思

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

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博

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爲之不加損之而不加益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 危 魏乎

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

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

天地之間直且爲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喑 陰 醷 盡 物也

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

果蓏 力 果 反 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

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

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

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

類悲之解其天弢隧 旧作其天養秩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
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
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
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本實曰果曰實
郭註曰冥冥曰無形曰道皆明其獨生而無所資借形本生
於精者由精以至粗也萬物雖以形相生亦皆自然耳故
胎卵不能易種而生明神氣之不可爲也夫率自然之性
遊無跡之塗者放形骸於天地之間寄精神於八方之表
是以無門無房四達皇皇逍遙六合與化偕行也人生而
遇此道則天性全而精神定天地萬物皆不得不然而自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然耳非道能使然也是以聖人斷棄知慧付之自然使各
保正分而已無用知慧爲也若海者容恣無量也終則復
始者與化俱也用物而不役已故不匱此其道與言至道之無功無
於不贍不瞻而物自得故曰此其道也非陰非陽無所偏名直且爲人者教然自
功乃足稱道也非陰非陽無所偏名直且爲人者教然自
放所遇而安了無功名也反於宗者不逐末也嘈囋物者
直聚氣也死生猶未足殊況辭天之間哉果蓏有理言物
無不理但當順之人倫有知慧之變故難也然其知慧自
相齒耳但當從而任之遭而不違順所遇也過而不守宜
過而過也調偶和合之謂也帝王之所興起如斯而已陳
駒忽然乃不足惜出入者變化之謂耳言天下未有不變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而求道得其所在矣非陰非陽唯道是從直且爲人與人
同耳反宗與天同也嘈囋言非所美壽天等觀堯桀奚足
分哉果蓏有理萬物所同人倫相齒大道之序不違不守
不去不取之謂調而應之德之所以曲成偶而應之道亦
不考不鳴也帝王之所興起不過由此道耳人生如駒過
隙莫可留止物哀人悲不明其未嘗生未嘗死故也解弢
則弛張莫拘墮羲則卷舒無礙魂魄往而身從之言不出
乎大治不形之形形之不形眾人之所同知非務其所將
至也至則體之不至則論之而已明見於道則無值故辯
不若默眞聞於道則無聞故聞不若塞言者無言聽者無
聞此之謂大得也

循本言人不必博之辯之聖人已有一定之說矣聖人之說不可損益也淵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復始所以贊聖人之道運量萬物不匱則君子之道耳以其猶有心於外也彼其外所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也與言不足爲道也中國有人超出陰陽之外其處於天地之間啷且爲人耳將反於其宗宗者太虛也自太虛觀之人之生者如喑醷之物耳禮記注醷梅漿也喑久醞之也漿雖久喑能得幾時故凡人所辯博者皆須臾之說也果蓏雖微物而枝條花實亦有倫理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倫雖若煩難亦所以相齒序聖人處人倫之間遇之而不違未嘗廢之過之而不守未嘗留戀焉與之調和而應之所以爲而每況之於下賤則明道之不逃於物也必矣若必謂無形化而無也值遇也大道之要明見者不能值之故辯不如默

補註物以兩相值道一而已見道明則入於一矣故無值

德與之並偶而應之所以爲道帝王興起皆不外是也紛亂宛轉形容解戕墮衰之貌不形之形無而生也形之不形而無也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乃弔反）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平聲）市履狶（音豨）也每下愈況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爲乎淡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音閑）乎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音憑）閎（音閑）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所例反）彼爲盈虛非盈也虛彼爲衰殺非衰殺彼爲本末非本末彼爲積散非積散也

郭註期而後可欲令指名所在也質標質也言無所不在而方復怪此斯不及質也狶大豕也夫監市之履豕以知其肥瘦者愈履其難肥之處愈知豕肥之要今問道之所在而每況之於下賤則明道之不逃於物也必矣若必謂無之逃物則道不周矣道而不周則未足以爲道大言亦然明道不逃物也若遊乎有則不能周徧咸也故同合而論之然後知道之無不在知道之無不在斯能曠然無懷而遊彼無窮也澹靜漠清調閒此皆無爲故也寥已吾志無往而不知其所至有往焉則理未動而志已驚矣去來不知所止斯順之也往來不知所終言但往來不由於知耳不爲不往來也往來者自然之常理也其有終乎馮閎者虛廓之謂也大知遊乎寥廓忘變化之所如故不知也物物者無物自物耳物自物耳故冥也物有際故每相與不能冥然眞所謂際者也不際者雖有物物之名直明物之自物耳

物物者竟無物也際其安在乎既明物物者無物又明物之不明自物則爲之者誰乎哉皆忽然而自爾也

呂註螻蟻有知而至微稊稗無知而有生瓦甓無生而有形屎溺有形而臭腐者也若是而爲道則道無不在可知期道在乎四者乃其質也以爲愈下而復問是不及質矣履稀者每下愈況則期道愈下豈不愈非其質邪而乃必欲逃物以爲無非所以爲無不在也故前四者雖不同而無不具道之體猶言之有周偏咸其指一也遊乎無何有之宮而得其同合者則爲有四者而非道邪萬物雖非作而管相與於無爲則澹漠調閒者莫不復歸其根寥然而已吾志不逐物則無往爲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亦不知其往也故不知其所至無往則洒然常住矣其有去來則適來時也適去順也安時處順而不知其所止蓋一有所止則道之未嘗有物而物之無非道也故彷徨馮閎大知入焉而不知所窮由是知物物者與物無際小大不得而侻之不際際之不際猶不形之形形之不形非物物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猶不形之形形之不形盈虛物也爲盈虛者道也彼爲衰殺本末積散亦猶是也然則爲稊稗螻蟻爲瓦甓屎溺者誰歟

俯本期指定言之也質本也所問泛然不及於本故吾對之如此正獲者儀禮飲射之禮有司正司獲監市履豨者市監賈豎以是履豕而知其斤兩者司正司獲之與監市履豨雖異職而同爲飲射之事故問之也履豨者從豕之上體而履及下體每下愈比況觀之而道可見矣

副墨猶大豕也履以足蹴之也豕之肥瘠蹴其臀股而肥瘠見矣俗以兩髀齊爲

方思善周徧咸是言異理一之喻寥已當讀旨能無爲而淡漠調乎則至矣寥已者寶其至寂之詞也有際則知其所窮無際則不知其所窮不知其所窮者物物者也物物者彼也惟彼爲能盈盈虛虛衰衰殺殺而非盈虛衰殺也所謂不際之際也

河阿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河荷甘日中參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曝剝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詬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夫弄墨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形之不形言形自形耳形形者竟無物也有道名而竟無物故名之不能當也不知故問問之而應則非道也不應則非問者所得故雖問之亦終不聞也無問無應是絕學去教歸於自然之意問窮所謂責空也實無而假有以應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大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大虛郭註起而悟夫死之不足驚故還放杖而笑也自周吾以下皆以至言爲狂而不信也故非老龍連叔之徒莫足與言矣君子所繫言體道者人之宗主也秋毫之端細矣又未得其萬分之一藏其狂言以死明夫至道非言之所得也唯在乎自得耳冥冥而猶復非道明道之無名也凡得之不由於知乃冥故默成乎不見不聞之域而後至焉知形形之不形言形自形耳形形者竟無物也有道名而竟無物故名之不能當也不知故問問之而應則非道也不應則非問者所得故雖問之亦終不聞也無問無應是絕學去教歸於自然之意問窮所謂責空也實無而假有以應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

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者外矣若夫婆娑乎大地遊盧乎萬物以入乎冥冥者不應而已矣

呂註夫體道者天下君子之所繫則聖生王成莫不繫於此今於道秋毫萬分未得一則其精至於不可分所謂致一也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體道而萬化未始有極者乎夫老龍之藏其狂言而死凡以道之爲物非視聽所及人之論者謂之冥冥而非言可論所以論道而非道也泰清聞論道而非道以爲足以求之於無窮而無窮不知也無爲非本無爲知其無足爲而無爲是以知之也不然則玄同矣知道之可貴可賤可約可散則不免乎數也無始則極乎始之所自是以知不知爲深知之爲淺不知爲內

知之爲外也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無窮是也知乃不知無爲是也孰知不知之知則無始而已夫道不可聞見聞而可聞見言而可言言者謏聞聞見見言言者謏夫形此道所以不當名也則聞聞者不聞見見者不見言言者不言可知有問而應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以問者不可得也問無應以應者不可得也凡以其未始有物而已無問問之是問窮則不知其無窮而無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不觀乎宇宙不知乎大初則非時與

金陵叢書 盧氏校印

方之所撮也不過乎崑崙天地萬物畜乎其中矣崑崙不遊乎大虛則不知形之高而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內則未得其始有物於內也以乎物孰不資焉大馬大馬也江東三郡謂馬爲大馬捶鉤名郭註捶捶鉤之輕重而無毫芒之差也都無懷則物來皆應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無是以未能無有也及其無有則無所至何從至此哉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不知其爲有爲無問之而不得問也冥然罔然視聽捥之所不及此所以爲無有也唯其有無所以爲光曜不能無有光曜所以光曜者泰宇發光而能照無有則無照矣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爲無有矣何從至此哉無及爲無有矣當是無傳寫之誤耳

郭註此皆絕學之意也於道絕之則夫學者乃在根本中來循本參戶推開戶囓然放杖聲天指老龍吉予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者言我所發言多是狂妄無知老龍吉在則我發問可以質正今老龍吉死則我無所發我之狂言而亦終於泯沒以死矣今於道秋毫之末萬分未得處一焉指神農也藏其狂言即無所發也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人之論道者以其無形無聲而但謂之冥冥也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爲無有矣何從至此哉

郭註仲尼言天地常存乃無未有之時虛心以待命斯神受也思求則更致不了非惟無不得化而爲有也有亦不得

化而爲無矣是以有之爲物雖千變萬化而不得一爲無也故自古無未有之時而常存也子孫言世世無極也言其要有由不得無故而有傳世故有子孫不得無子而有孫也如是天地不得先無而今有也夫死者獨化而死耳非生者生此死也生者亦獨化而生死生無待獨化而足各自成體誰得先物者乎哉吾以陰陽爲先物而陰陽即所謂物耳誰又先陰陽者乎吾以自然爲先之而自然即物之自爾耳吾以至道爲先之矣而至道者乃至無也既以無矣又奚爲先然則先物者誰乎哉而猶有物無已明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也聖人愛人無已者亦取於自爾故恩流百代而不廢也

呂註天地孰名之知所以名天地者則知所以生天地者知所以生天地者則知未有天地猶今而已神者先受之不思而得也又且爲不神者求所以爲不神也古今終始相待而有無待則皆無矣儻明此則知所謂未有天地矣未有天地而可知則未有子孫而有子孫也使之勿應欲其不以有心求之蓋心有所謂生而後能生其死心有所謂死而後能死其生此以有心求之之過也死生有待邪體本無待也有待無待皆有所一體知死生爲一體則安有先後哉汝用知識而求其所謂神是神者先受今昧然者聞道而忘其知識是不神之中有神存焉汝又何必更求邪神而神也又且爲不神者求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背昭然者汝用知識而求其所謂神是神者先受今昧然者聞道而忘其知識是不神之中有神存焉汝又何必更求邪

管見冉求此問有疾需破山之勢夫子等閑一答使之失問而退聖賢之分量可知夫人之一身法天象地未有天地之先吾身之本來是也知吾身之本來則知天地之先知天地之先亦以有天地之後推之耳聖人者執古以御今則必能推今以明古豈直百世可知哉夫天地乃空中之細物物中之至大者有形生於無形終亦必歸於壞但人居短景目不及見猶夏蟲之不知冰耳神者先受之知其神而神也又且爲不神者求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背昭然者汝用知識而求其所謂神是神者先受今昧然者聞

蓋使之返照心源得無所得不昭不昧無古無今則死生

不得以係之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謂其獨化非有所待也猶向息非今息前焰非後焰之義復提起問端云有先天地生者物耶言獨有道居天地之先物無先天地生者物物者非物道生天地萬物不可以物名之一有物出涉乎形器便不得爲先物由其有物故也由其有物則從一生萬林林總總日接乎前能卓然獨立不爲所惑者鮮矣是知人物無窮由於造化之無窮故聖人仁愛之心及物亦無窮然均不免散淳朴爲澆漓太古無爲之治不可得而復也夫欲還太古無爲之治其唯善求己之先天者歟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涂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整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皐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爲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無能人所不免言受生各有分也至言至爲背自得也由知而後得者假學者耳故淺也

呂註古之人外化則與之偕逝內不化則有不忘者存今之人內化則其心與之然外不化則規乎前而不知人相將迎而獨遊於無所將迎也世人爲外物所役良物化者一不化則安有化不化有不化則非所以爲不化安可與物相靡其行如馳而莫之能止哉與之莫多則不將不迎應而不藏而已曰圃曰圃曰宮曰室言世益衰而遊之者益少其居益狹矣君子若愚墨者師猶以是非相鑿鑿則傷之甚況今之人不與之相靡也難矣聖人處物不傷物則是非兩行而休乎天均物具能傷乎故雖與人相將迎而獨遊於無所將迎也世人爲外物所役良郭註以心順形而化以心使形故外不化常無心故一

樂得以入其舍山林皐壤使我欣欣樂未畢也哀又繼之二者相爲往來而未嘗息也其來莫禦其去莫止則其身直爲物所寄如逆旅耳蓋知所遇而不知所不遇遇則偶物不遇則離物也能能而不知所不能能則爲物役不能則役物也無知無能人所不免言其固有皆可求之而反務免乎人之所不免則失性甚矣豈不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爲而齊其知之所知以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雖知之亦淺矣

循本外化而內不化者應物而心不與之俱內化而外不化者心無定而爲事物所撄觸也與物化者外化也一不化者內不化也安者何也何所謂化何所謂不化何能與之乃眞知也黃帝答之愈明其如道愈不近何是故聖人離形去知墮體黜聰無爲而萬物成不言而天下化知道不可得而有身不可得而私物之有生於無通天下一氣耳神奇臭腐之交化陰陽嗜醯而自生勃然出滲然入眾人所同也與物化一不化聖人之所獨也死生任化骈枿自墮則居化而任化無化無不化忘化而化化安化安不化哉每下愈況故道在瓦甓用假不用故工乎捶鉤以今日而天地之先不居則不去也無將迎而通內外之化處物而不傷也由是知不因境而靜者無所不靜不因物而樂者無所不樂非化所能侵可以一日爲百年可以百年爲一日則安知今日之所遇非壺中之天地哉

相磨必爲其所銷鑠而所存無幾矣自赫韋黃帝有虞湯武至於儒墨家元以是非辯論相豗粉何況今之人乎相豗則甚於相磨矣圜則狹於固宝則深於堂愈趨愈甚也傷字正與磨字豗字相照

補註人之知慮所及謂之遇然所遇有限也力量所及謂之能然所能有限也故不免有不知不能者矣人苟不安性命之情而安意於分受之外求以無不知無不能則雖敝精殫力而其不知不能者益眾矣故可悲也不以天人言管見總論是篇以知立題知者有爲有言之所自也北遊則趨其本方有還源之意玄水至妙而存澤物之功有心於爲道之譬無爲無謂則冥於道矣故三問而不知答不知靜觀世人之爲物逆旅往往以所遇所能而殘生傷性無異沈檀就爐騰馥須臾而形已燼矣莫若不遇不能之全其眞也太上云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故南華以至言去言至爲去爲終外篇之旨云

雜篇

江甯焦竑

庚桑楚第二十三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居三年畏壘大穰（一作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一作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於賢人之間我其杓（的歷二音）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役爭也庚桑太史公作亢倉子畏壘作畏壘山見洞靈經擁腫作臃腫一作擁掌皆醜貌均廣雅云擁末也）

奚足以稱揚哉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竭其所有以給其口腹而已奚足以濟世哉子胡不入乎大山乎夫大山者宅居之而萬物往資焉尊賢而容衆不肖而憐不能吾又何足以稱揚哉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旋）其體而鯢鱷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蘧狐爲之祥且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

仁知之小者擁腫遲鈍鞅掌拘執則非任知與仁者也畏壘之民化楚之道無所事知而致力於衣食之間所以大穰楚之所爲足以新人耳目故灑然異之其道無爲而成故曰計不足歲計有餘也尸祝社稷皆爲君宗者所從事言民欲推尊之意夫春秋皆天之所爲萬物莫知也聖人所以尸居而百姓不知所如往今畏壘細民欲俎豆予於賢人之間所謂不能使人無保也我其可以不辭而爲人之標乎

循木至人尸室環堵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言至人隱處而人不知其姓名故猖狂莫知所歸杓與標同揭木爲標則人皆見之

劉概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而畏壘之民仍欲尸祝庚桑則楚之於道其猶未耶又聞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反受其殃今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則楚之於順物其猶未耶又聞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存乎千世之後特其迹耳然則庚桑之道造乎無爲而未能無不爲也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旋）其體而鯢鱷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蘧狐爲之祥且夫曾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網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螻蟻能苦之故爲獸不厭高魚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

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爲盜日中穴阨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八尺曰蔣倍蔣曰步七尺曰伊祁曰帝六尺曰祥怪也

郭註弟子謂大人必有豐祿故勉夫子聽之答以去利遠害乃全若嬰身於利祿則粗而淺矣曾魚驚之不若也二子謂堯舜何足稱揚哉將令後世安行穿鑿而植穢亂耳簡髮數米理雖刀之末也混然一之無所治爲乃克濟耳若拂戾其性以待其所尚眞不足而以知繼之則僞矣僞以求生非盜而何民於利甚勤則無所復顧由於堯舜遺其迹

飾僞播其後而致斯弊也

呂註老聃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泱然獨與神明居楚得聃之道故藏身不厭深杪德遺堯舜而不爲也夫以未始有物之間而分辯堯夫舜何異鑿垣植蒿既非宜而又無用唯能輔物自然而不敢爲則簡易而有功不然則猶簡髮數米曷足以濟世哉聖人之治使民無知無欲以堯舜之跡觀之不免舉賢任知卒至相軋相盜則有知有爲之大民性爲其所遷亂之所由生也

南榮趎蹙然正坐曰若趎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耶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

強相效也辟耒有閉之也兩形開而不能相得將有間之者耳早聞形隔故雖化也

呂註德遺堯舜而不爲其無迹也至矣然則惡乎託業而可以及此言耶答以人之形常保神得以生者一也豈以有物爲患哉及其耳目屬乎聲色鼻口屬乎臭味心爲物之所役則形虧而不全生離而不抱思慮營營而不止是以不能無物也唯其全形抱生而無思慮則常心得矣安有所謂聖知仁義得存其間哉夫耳目不別聲色心知不辨是非世所謂聾瞽與狂也爲道者則以不自見爲盲不自聞爲聾不自得爲狂狂與聖在念與不念之間耳我形之與彼形固皆保神神則無方也安有閉而不開者其所以

相求而不能相得有物間之而已越雖云未聞道其所知已異乎常人但未能以楚之言契之於心也

碧虛膚受者達耳神悟則徹心牛涔安有鵡鵬之化蜂房安有鸚鵡之雛理固然也庚桑所以謝越之問者欲藏其狂言以自全而推至理於老聃耳

曰義人之心與耳目皆開也而狂者不能自得猶盲聾者之無所見聞我形與人形本閒閒而無蔽今乃爲物欲所間以心求心不能相得夫子教我勿使思慮營營若於此勉以聞道亦庶幾其能達乎越爲此言未有解脫處庚桑子更欲點化之而未能故曰辭盡矣

南榮趎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趎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眾也南榮趎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趎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趎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騙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趎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

郭註與人偕來之眾挾三言而來故也

呂註趎欲爲道其心不能致一而挾三言則謂與人偕來之眾亦宜矣以道與世亢其心莫得而藏此老子所以得之今趎規規於眉睫之間也道者物之所生唯致一能得之今趎規規然以趣舍不一之心索之於無窮之間若喪父母而揭竿求之於海罔罔然哉欲反其性情而無由入此至人之所通義道遠日久此意漸覺故老子一勘忘答失問也答失問者多者死而一者生有知者死而無知者生欲答欲問者死而覺失覺忘者生

南榮趎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濁濁哉欽欽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韄者不可繆而捉將內韄者不可繁而捉將內韄外韄者不可繆而捉將

外韄外內韄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於治而行者乎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趎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趎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能脩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掜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瞚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

郭註韄關楗也耳目外也心術內也全形抱生莫若忘其心

術遺其耳目若乃釋色韄於外則心術內也

內則耳目喪於外故必無得無失而後爲通也偏攖猶不可況外內俱攖乎耳目眩惑於外而心衛流蕩於內雖繁手以執之綢繆以持之弗能止也抱一不離其性也勿失還自得也當則吉過則凶無所止也止謂止於分也已謂無追故迹也舍人求己全我而不效彼也翛然無停迹也侗然無節礙也嗌不嗄任聲之自出不由喜怒也握不捉任手之自握非獨得也視不瞬任目之自見非係於色也行不知所之信足自行無所趣也居不知所爲縱體自任也與物委蛇斯順之也同其波物波亦波也

呂註知趣舍滑心而惡之欲洗濯而復於虛靜是爲召好去惡也然猶未之能行所以自愁鬱鬱之氣充津津有所漏在外蓋所謂舍德之厚比於赤子者如此

不知其爲握視而不知其爲視其行止一出於無心與物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爲怪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

郭註趎謂若能自改而用此言便可謂至人之德耶冰解凍釋者能乎明非自爾也交食交樂自無其心皆與物共也

然則是至者趎謂已便可得此言而至耶答云非謂此言爲不至但能聞而學者非自至耳苟不自至則雖聞至言

適可以爲經胡可得至哉故學者不至至者不學也禍福
生於失得人災由於愛惡今槁木死灰無情之至則愛惡
失得無自而來
呂註人心淪然如水知色識結核而不能虛猶水凍而爲冰
知衛生之經冰解而凍釋矣至人心常如水故德不修而
物不能離交食交樂而不以利害相攖也不與爲怪故世
俗所不能異不與爲謀故世俗所不能同無係無核又何
能抱一能勿失脩然側然之是間乎此至人所以爲衛生
之常而非其至所謂至者亦止於所不知耳兒子之不知
所之所爲而若槁木死灰者是也禍福生於有身有心天
地鬼神之所司也人能身槁心灰安得而累之哉

金陵張君 清氏校印

管見夫眞性如水澄明澄湛非有非無及爲物欲蔽結如水
凍而成冰水至清神至靈而結形不靈間道
悟理則冰解凍釋清靈何拘爲人患弗反求耳交食乎地
耕鑿其結也交樂乎天均陶大和也若然則人物利害何
由及怪行謀爲何所用往來安得而不適生經安得而不
衛學道造此固已至矣而猶曰未也連詰其至又引前兒
子之詞以告告此師家作睪轉換人耳曰處欲其無住著
也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修者乃今
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
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

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
者天鈞敗之
郭註德宇泰然而定則其所發者天光非人耀也天光自發
則人見其人物見其物物各自見而不見彼所以泰然而
定也人而修人則自得矣所以常泰泰常泰故能反居我宅
而自然獲助也出則天子處則天民二者俱以泰然而自
得之非爲而得之也故凡所能者雖行非爲雖習非學雖
言非辯所不能知不可强知故止斯至也意雖欲爲爲者
必敗理終不能
呂註身者人之宇不否不亂則發天光天光者不識不知明
白洞達人見其人而莫知其天是人貌而天者也人有修

金陵張君 清氏校印

者乃今有恒爲道必至於天而後可久也人含謂羣於人
天助獨成其天也天民非人所得而民天子以其繼天而
生也天下之物可以知知則學之所能學行之所能行辯
之所能辯唯道不可以知知故學所不能學經云學不學
是也行所不能行不道之道是也辯所不能辯不言之辯
是也或反此而不免有爲則敗而已矣
備物以將形藏不虛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
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
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
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爲失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
誅之爲不善乎幽間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

然後能獨行乎內者行乎無名乎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惟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古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兵莫憯憯於志鐓鋂爲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幽微義海

作幽

郭註因其自備順其成形心自生耳非慮度而出之理自達彼耳非慢中而敬外若是而萬惡至者天理自有窮通也有爲而致惡者乃是人耳安之若命故其成不滑靈臺者心也清暢故憂患不能入有持者謂不動於物耳其實非持若知其所持而持之持則失也發不由己誠何由而當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事不屈分內所以爲失幽顯無愧於心則獨行而不懼券分也遊分內者行不由於名遊分外者有益無益期損已以爲物也行無名者本有斯光因而用之志期費者雖已所無猶借彼而販賣也夫期費者人已見其跂矣而猶自以謂安窮謂終始也且爲券外而跂者跂者不立焉能自容不能自容焉能容人人不獲容況能有親乎故盡是他人志之所攖焦火凝冰故其爲兵甚於劒戟蓋心使氣則陰陽徼結於五藏所在皆陰陽故不可逃也

呂註萬物與我爲一備物也將形謂無往而物不從物來而心出非生於虛忘於是而敬生因之以達彼非有持於外敬以直內也若是而萬惡至者天也以其非爲而敗之故

須溪券者合也合於內者無名合於外者常有所期望及耗費也跂而立者人見其魁然本不魁然魁然者不跂也言期費而勉強者猶此逐物而往物亦入焉化於物也與物且者姑與之爲靑同而志不在焉者也志不在則自身且無所容於其間安能與人同如此則身外無親無親則皆

眾人之人耳

補註期費是博取廣求之意猶所謂貪多務得細大不捐也
故以貿人斥之言猶貨殖也
洪邁郭子玄云有持者不動於物耳其實非持若知其所持
而持之持則失也陳碧虛云眞宰存焉隨其成心而師之
是皆置論於言意之表玄之又玄復衆妙之語以爲說
而於本旨殆不然也嘗記洪慶善云此一章謂持心有道
苟爲不知其所以持之則不復可持突蓋前二人解者爲
兩而字所惑故從而爲之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謂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
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
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出無本入無
窾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剽有所出而無窾者有實
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乎
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
也萬物出乎無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
無有聖人藏乎是
郭註成毀無常分而道皆通不守其分而求備焉所以惡分
也本分不備而有以求備所以惡備也若其本分素備豈
惡之哉不反守其分內則其死不久不出而無得乃得生
也已滅其性突雖有斯生何異於鬼雖有斯形苟能嘐然
無懷則生全而形定也嘐然自生非有本欵然自死非有
根言出者自有實耳其所出者無根窾以出之宇者有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方上下而四方上下無窮宙者有古今之長而古今之長
無極死生出入皆欵然自爾而無所由故無所見其形也
天門者萬物之都名謂之天門猶云眾妙之門也死生出
入欵然自爾未有爲之者也然則聚散隱顯故有出入之
名徒有名耳竟無出入門其安在乎故以無爲門以無爲
門則無門也夫有之未生以何爲生必自有耳豈有之所
能有乎明有之不能爲有而自有耳非謂爲無能爲有也
若無能爲有何謂無乎一無有則遂無矣無者遂無則有
自欵生明突是以聖人任其自生而不生生也
呂註物皆具道故無成毀則其分也乃所以爲通其成也乃
所以爲毀而惡乎分者其有備而分之也惡乎備者以
其分也以備其分也以備則對備而有分分有異乎通矣
其有以備非無爲而自備則成有以異乎毀矣此道之所
以散也夫唯分而不知有備備而不知有以備則何適而
不通哉道無死生而有生必反乎所未嘗生則生全矣出
而不知反離生而見其鬼出而有得生有爲故也其得死
宜矣滅而有實不能反乎無物也出而不反與出而得矣
以異乎故其爲鬼一也唯能以有形象無形者而定矣定
則不爲死生所亂也夫物之出必有本出於道者則未始
有本也物之入必有窾入於道者則未始有窾也物之有
實者必有處而出無本者有實而無處物之有長者必有

而無本者有長有所入而無窺者有實文義方全宇有四方上下則有實矣我以上爲下以至下與四方亦然是豈有乎處哉宙者古往今來固有長矣今以古爲古後以今爲古亦豈有剽本哉悟此則宇宙所不能制六通四辟無乎不在也雖有死生出入而莫見其形是謂之天門天門者無有也有不能爲有必出於無有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是也有所謂無有則非無有而無有一皆無之乃所謂無有也聖人藏乎是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者也

副墨道者先天之朴朴散則分分則有成有毀而道未始與之相離故通其分也通其成也通其毀也既莫非道矣則當其分也道在於分不必求備於其合也當其成毀亦復如是隨其本分而各安於其所當得斯無惡矣所以惡於分者凡以求備之心累之也所以惡於求備者其有以備之謂也有以備則有見於備而無見於分故分之則憂有見於成而無見於毀故毀之則悲是不知道無不通故不能無入而不自得在知道者則不然雖其毀與分也無不安之如當其死則安於死而不必更求其備於生故出而不反見其鬼鬼者出而不反之喻出而不反者一意在此而不更向於彼也夫人出而得是不反之道也人謂是死耳豈知有死而不亡者存故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一即實際理地故滅而不滅空而不空蓋以鬼喻而造化之實理也是以分矣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苦羔反）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有生賤（隅）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臘者之有腥（皮）胺（昧）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宝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爲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已爲質使人以爲已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爲知以不用爲愚以徹爲名以窮爲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蚿與蜈蚣同於同也

郭註生爲喪喪其散而之乎聚也死爲反還融液也雖欲均之然已分矣故或有而無之或有而一之或分而齊之三

者雖有盡與不盡然俱能無是非於胸中故謂之公族昭景著戴甲氏著封四者雖公族然已非一則向之三者已復差之戴道聚氣也既披然而有分則各是其所是也是無常在故曰移所是之移已著於言前矣不言其移則其移不可知故試言也臘者之膍胲喻物各有用偃謂屏廁也寢廟則以饗燕屏廁則以偃漫當其偃漫則疑廟之是移於屏廁矣故是非之移一彼一此誰能常之故至人因而乘之扁均耳物之變化無時非生生則所在皆本也以知爲師所知雖異而各師其知也乘是非者無是非也果有名實者物之名實果各自有也實主也物各謂己是足以爲是非之主人皆謂已是故莫通當其所守非眞脫也

循本戴職任也封封邑也三者雖異譬如昭景甲皆楚之公族崇高著封謂郡縣豐卑事雖非一要之不離乎楚都如死生雖異皆出於沖氣也

碧虛昭景屈異姓系楚公之一族著戴謂衣冠偉盛甲氏謂第族崇高著封謂郡縣豐卑事雖非一要之不離乎楚都如死生雖異皆出於沖氣也

知愚名辱者不能隨所遇而安之也玄古之人無是無非何移之有故曰移是今之人也同共是其所同是蜩與鸒鳩無異矣

呂註三者雖異皆歸於道猶同爲公族而昭景著戴甲氏著封其親疏非一也夫於未始有物之間而有生焉猶膚之有戴非其體也而二家之談披然分辯一以爲有物矣而以生爲喪一以爲始無有俄而有生是以未始有物之全體移而爲有生之戴亦不可知者也譬臘祭具百物而有百葉胲足指毛肉假假忌之室也人之所以自是者如釜底之星披然而開轉移不定故曰移是如臘祭者分胲與胲於俎上是可故也而總一牲之體則不可故又如觀室者必周市寢廟方謂之全室然必適其偃息之所觀之一則須分之而合一則須合之而分是不可知者也如此看來安有眞的是處蜩與鸒鳩二蟲同矣而人又與之同故云同於同也

管見竊竇爲人既形而下欲復乎未始有物不亦難乎夫有物皆幻也心存則存心亡則亡我心不萌寂寥獨立謂之未始有物可也儻造乎此則雖有生死亦寄焉耳古之得

道者能之次則有物而有死生之分然能以生爲喪以死爲反則與常人處生死流者異矣又次曰無有生死之分首體尻爲三者雖異而同出乎道猶楚之公族則一而有昭屈景三姓之別踐者釜底結墨似形非形而生於形者也人寄形而有生亦猶馱耳俄而披散則所謂我者又移而之他不可定言其有無故試言之喻夫臘祭之有腡胦備牲體以薦神則不可散祭畢分胙則爲可散觀腄廟則肅然起敬適偃厠則不無褻慢此皆可移之是也請嘗言移是五字合在上五句前不可知者也之下觀郭註可見人之自是以其有生生則有知知爲之師二者相乘而不已果孰以爲名實因以爲己實則不可變矣謂不能照破

幻塵而認虛爲實至於以名實爲己節而以死償之皆由自是其是以致此弊舉世循習莫悟其非無異蜩鳩之同於榆枋之適而不知有鵬程九萬里也

蹍女展反市人之足則辭以放憊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屏金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爲爲之僞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爲反則與常人處生死流者異矣又次曰無有生死之分首體尻爲三者雖異而同出乎道猶楚之公族則一而有昭屈景三姓之別踐者釜底結墨似形非形而生於形者也人寄形而有生亦猶馱耳俄而披散則所謂我者又移而之他不可定言其有無故試言之喻夫臘祭之有腡胦備牲體以薦神則不可散祭畢分胙則爲可散觀腄廟則肅然起敬適偃厠則不無褻慢此皆可移之是也請嘗言移是五字合在上五句前不可知者也之下觀郭註可見人之自是以其有生生則有知知爲之師二者相乘而不已果孰以爲名實因以爲己實則不可變矣謂不能照破

郭註蹍市人則稱己脫誤以謝之兄則言嫗詡之無所辭謝大親則已矣明恕素足也不人者視人若己視人若己則不相辭謝斯乃禮之至也不物謂各得其宜則物皆我也謀而後知非自然也故至知不謀譬之五藏未嘗相親而仁已至故至仁無親金玉者小信之質耳大信則除矣故至信辟金盪動也以性自動故稱爲耳此乃眞爲非有爲也夫目之能視非知視而視也不知知視而視不知知而知耳所以爲自然若知而後爲則知僞也得已而動則爲強動故失也動而效彼則亂有彼我之名故反名得其實則

呂註他人關弓而射我則談笑而道之以其無恩於我不以恩望之則蹍足不得不辭以放驁兄弟關弓而射我則涕泣而道之以其恩於我則以恩望之故雖蹍足不嫌於不愛以嫗而已無所事辭大親則恩之至勿嫗可也由是言之禮義仁知之至者皆無所待於外知禮意而不爲俗禮以親眾人不人之禮也行之而宜不求宜物不物之義也事至而應無所預謀不謀之知也以百姓爲芻狗而使天下兼忘無親之仁也信矣而不期辟金之信也苟至於道則五者無不至矣志者心所之心者德之和德則道之在我者是以徹志而後解心去累而後達塞養志貴弱以富貴等爲志非弱也悖而已矣故不可不徹養心貴虛以容

動等爲心非虛也謬而已矣故不可不解德以同於初爲至則欲惡等爲德之累不可不去也道以通於一爲達則去與等爲道之塞不可不達也凡此諸累不蕩於胸中則道集矣不尊無以爲道故道者德之欽不生無以見德故生者德之光性者生之質性動而有爲爲僞而失矣生而無以知爲則知者接也非與生俱生者也謀而後用知則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則知之所自知猶睨者之所不睨乃其所以睨也故動以不得已則性之爲非爲之僞是以謂之道也動無非我則物與我一何得以動亂之誠能如是則天下彼我是非雖名或相反而實未嘗不相順者

弄工乎中徵而拇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天而揭乎人夫工乎天而僨良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胞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拸修畫外非譽也脅廢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夫復謵習不傀愧作而忘人忘人因以爲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爲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郭註善中則善取譽理常俱也任其自然天也有心爲之人

也工於天伪僨於人矣謂之全人全人則聖人也蟲即是能天都不知而任之斯謂工乎天威以逃之天下之物各有所好所好各得逃將安在譽所以飾容貌也刖者之貌既已虧殘則不復以好醜存懷故拸而棄之脅無賴於生故不畏死復謵不傀而忘人言不識人之所惜也無人之情則自然爲天人彼形殘骨蘗而猶同乎天和況天和之自然乎出怒不怒出爲不爲此故是無不能生有有不能爲生之意平氣則靜理足順心則神功至緣於不得已則所爲皆當故聖人以斯爲道豈求無

變化雖工乎天而揭乎人全人則又出其上故工乎天而僨乎人者也彼跂行喙息羣分類聚者蟲能蟲也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蟲能天也全人之所惡惡人之天也人之天則知其不知所以然天之天則忘其不知所以然夫知其所以然猶且惡之況天乎人乎而擬議之耶雀適羿必得之威也彼不適者則非威所得以天下爲籠則萬物畢羅而無所逃況於雀乎唯深之又深而能通天下之志者斯以天下爲籠是故有若伊尹百里奚者皆莫逃焉以其所好籠之也介者以外非譽猶能拸畫而弗循胥靡登高而不懼況夫能忘人者宜其復謵而不傀也玩習至於再三而不能忘人之所不能不愧忘人因以爲

天人明所謂天人者不止於忘人忘人爲之因而已此則
同乎天知者宜其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也夫怒常出
於不怒爲常出於無爲則未始有物而物所自
出也氣者虛而待物人不能平而暴之故不靜誠能平其
氣未有不靜者心於人則神也人不能順而滑之故不神
誠能順其心未有不神者有爲欲當誠已者也蹐跼以與
事豫若冬涉川皆不得已之義
方子及仝人惡天非惡天也惡人之天也人之天開而賊生
夫人之天猶惡之而況吾之天乎人乎有相勝而不定者
乎惟蟲能天所謂天之天者也忘人則與蟲同天夫仝人
天人與聖人同文勢有鼓舞耳故結之曰不得已之類聖

人之道
管見總論庚桑之於老子具體而微然其未至者猶有所立
卓爾居畏壘而民稱其德乃聖賢利物之常至於眾心欣
感欲推而尊之則愛利之迹著物交而情生是以南榮所
見亦猶畏壘也庚桑恐已德不足以化遂使往見其師將
有以轉移其心而警發之是爲換手接人使之的信無疑
然後至言可入故其入門一勘棒喝不施問答俱喪是爲
撒手懸崖命根斷處幾何而一遇耶惜乎南榮不能直下
承當而疊衍支離鋪陳長語老子揣其病源而痛鍼之乃
退舍自愁瀏瀏復見亦可謂善受教而能自新矣故其再
接也乘機直指藏去其津津之惡徐有以藥之越自撰受

順心如是則澄然獨與神明居定於一而應無方矣

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
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
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擊

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
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
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非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
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
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邮若失若喪其一若
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

先生獨何以說 稜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
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韜奉事而夫有功者不可爲數
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日子不聞夫
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
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
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藋柱乎鼪鼬之逕踉 良位其空閒
人足音跫然而喜矣又況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久
矣夫莫以眞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乎無鬼 釋文謦山人魂超然司馬云狐
之 恨然也 似木也 擊雁也 雁固也 酒鴈也 一身也 精神不動若亡 北身如言望
作 佚也 飛也 六弢太公兵法金板狗云藏於金 郵佚跿踔也 踔位若 處也 慈處於空谷也 跫然行步聲 倥
獨 佚也 跿踔 也 踔位若 處也 慈處於空谷也 跫然行步聲 倥

國馬也以況國土之遊乎方內者天下馬有成材不習而
自然若郵則無與樂若失則無與匹若喪其一則喪我之
至非特亡之而已超軼絕塵不知其所以況天下之士遊
乎方外而不可知者也意謂狗之上質與天下之馬猶若
此則吾安知君之勢而下之君安得不相之乎武侯悟其
意所以大悅夫言以道接者也言不當道雖詩書禮樂不
足以動言而當道雖相狗馬猶足以悅夫人失其性命之
情而耽於人僞狗去其鄉棄親戚而流於遠方與逃虛空
以鞅鼪鼬之間者也所謂眞者則其性之固有猶其鄉黨
親戚之舊也非至狂惑其有間眞人之謦欬而不悅者乎
吳侔無鬼蓋神人也因時乘勢而不容心於其間所以言者
亦默寓其意是以循道之臨而不逆其理順彼之好而不
忤其情故雖武侯之剛暴亦悅而笑喻之有道故也
新傳武侯之性中材也不可卒告以至道而當於所好通之
此無鬼所以有相狗馬之言也然無鬼非能相於狗馬也
寓入道之意於狗馬耳以狗之上質則若亡其一以天下
之馬則有成材所謂若亡其一者以形全神王而能忘其
身也所謂有成材者以德宇泰定而不虧其本也能忘其
身則無爲不虧其本則無爲無用所以能入於道也
管見天下馬有成材一語超軼絕塵之姿可想像而得突視
目忘狗可形容至於郵失喪一又善逃其難寫之狀非
若國馬之可以規矩鉤繩喻也一者物始萌兆若亡若喪

猶云恍惚有無之間不可指定其形質唯其啓之有道所以得武侯之心其效速於詩書嗖咎也

方思善案多欲則神傷絕欲則神妨惟至人爲能行於欲而不流乃所以爲善養神也行於欲而不流者惟外生者能之若亡其一若喪其一此外生之喻也而呂氏以爲喻人臣之忘勞淺矣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芧栗厭葱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爲仁義幾且爲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鴳列於麗譙之閒無徒驥於鍾壇之宮無蹶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攖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郭註天地均養不以爲君而恣之無極若苦民以養其耳目鼻口是違天地之平也神者不自許物與之耳與物共者和也私自許者姦也愛民之迹爲民所尚尚之爲愛愛已僞矣爲義則名彰名彰則競興競興則喪其眞矣父子君臣懷情相欺欲偃兵可得乎從無爲爲之乃成耳美成於前則僞生於後故成美者乃惡器也君爲仁義民將以僞繼之未肯爲眞也仁義有形故僞形必作成則顯也故有伐變謂失其常然鶴列陳兵也麗譙高樓也步兵曰徒但不當爲義愛民耳亦無爲盛兵走馬得中有逆則失矣無以巧勝人謂守其朴而朴各有所能則平也無以謀勝人謂率其眞知而知各有所長則均也無以戰勝人謂以道應物物服而無勝名也不知以何爲善則雖尅非已勝若未能已則莫若修己之誠使甲兵無所陳而非偃也

呂註以知治國國之賊不以知治國國之福則愛民固害民之始偃兵者固造兵之本以知而不以道故也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則成美固惡器也器則已遠乎道雖有愛民之仁偃兵之義亦僞而已愛民之形成固有伐則害之始偃兵之形變固外戰則造兵之本惟無形則無所造矣鶴列于麗譙則佳而觀之徒驥於鍾壇則玩而覩之非不得已而用之也凡得而不順天理則是藏逆於其間以巧謀勝人則恃知而不以道以戰勝人則以兵强而不以德殺人兼地以養吾私與吾神私則自許神者則惡而病

之謂之善戰而勝人不知孰善而勝惡乎在君若不得已而欲爲之修誠以應天地之情而物無不應奚忠民死不脫哉

曰義實與揖同棄也養生也天地生物本同無高下貴賤之別和謂同物姦自私也我神木與萬物爲一情欲自私以辟之是所惡也君病此而不自知我故勞君也有意愛民乃害之有意僞兵乃造之以有爲之心爲有迹之事曰形造形成定也心執定而不化則傷其內爲外物所變亂曰外戰鬻列兵陣名麗譙樓名鍾壇祭祀之地蓋謂人心若與物鬬則一室之內皆若兵騎陳列於前無非爭奪之境也人情以得爲順失爲逆無得則無失故曰無藏逆於得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巧謂機心智謀自機巧出戰爭又自知謀出以此求勝以快耳目之私是若勝奔然而胸中爲物所戰撓外惟勝而神者勞矣故曰勝之惡乎在但修吾本然之誠以應天地自然之實與物無所迕不爭而戰勝則民死已脫矣何僞兵之求哉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途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爲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奚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瞀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辭黃帝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郭註聖者名也名生而物迷矣雖欲之乎大隗其可得乎爲天下也天下者若此言各自若則無事矣無事乃可以爲天下也乘日之車出作入息也爲天下莫過自放任自放任矣物亦奚撓焉故我無爲而民自化也夫事由民作令民自得必有道也焉以過分爲害師夫天然而去其過分則大隗至矣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呂註欲見大隗而七聖與偕所以皆迷亦猶七竅鑿而渾沌死夫欲見大道而聖知不絕宜其至於上達迷而不悟也人心具神神則無方而遊不出乎六合之內非有眥病不若是欲已之則莫若以明而上達乘日車而遊襄城是也雖然少痊而已以其猶乘日之車也弗乘而遊乎六合之外其猶有患乎爲天下者猶養心去其爲害者而已

碧虛章子以牧馬喻治國有旨哉馬之眞性齕草飲水自足民之眞性耕食織衣自足更無他事再問不答示以不言之教也今之牧馬者不知鞭策之爲害字民者昧乎法令之生姦乃謂馬難調而民難治兩失之矣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

凌誶(倍)之事則不樂皆圃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興朝(潮)中民之士槀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礦治禮欲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也此皆順比於歲寒而不知有暑暑而不知有寒以所遭爲不反悲夫

郭註不能自得於內而樂物於外故各以所樂圃之則萬物不召而自來非强之也興朝槀官以下言士之不同若此故當之者不可易其方也能同則事同所以相比業得其志故勸事非其巧則惰物得所嗜而樂權勢生於事變凡此諸士用用各有時時用則不能自已也苟不遭時雖欲自用其可得乎故貴賤無常士之所能各有其極若四時之不可易耳當其時物順其倫次則各有用矣是以順歲則時序易性則不物物而不物非毀而何不守一家之所能而之夫萬方以要時利故有倒匈而歸者所以悲也

呂註人莫不有至樂之處得是而遊之其爲圃也大矣而諸士者獨樂其性之所偏則固於物而不能圃物者也自招世之士至勢物之徒雖趨向不同而遭時有用不能無爲則一以不知眞君所在也夫時有所用而爲之非性命也時有令背猶歲有寒暑今一遭之遂守而不舍不能無爲此皆順比於歲寒而不知有寒暑而不知有暑以所遭爲常而不物於易者也人莫不有眞君存爲而乃馳其形性逐物而不知反此至人之所悲也

循本淩誶淩轢也誶問也每事歷過誶問之也招世以天下爲己事如招攬之也興朝立於朝也宿名留名也貴際以交際爲重也比合也不比失業流散也勸者勉於力壯者勇於爲

通義圃於物者二身居事外用智者也順比於時者十又五身居事內用力者也不物於易不爲物之能變者也物而能易則形雖物而能神矣前之諸藝情狀皆如物之有方有所不爲能變易之物也

莊五 莊翼六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渠)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蹟(直)子於宋者其命闲也不以完其求鈃(刑)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

本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面蹻關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鬬未始離乎岑而足以造於怨也

郭註不期而誤中非善射也若謂謬中爲善射則天下皆謂羿之可乎言不可也若謂謬中者羿也則私自是者亦可謂堯矣莊子以此明妄中者非羿而自是者非堯若皆堯也則五子何爲復相非乎猶魯遽之自言鼓瑟俱亦以陽召陽而橫自以爲是或改調一弦五音隨改無聲則無以相動有聲則非同不應今改此一弦而二十五弦皆改其以急緩爲調也遽以此夸其弟子然亦以同應同耳未獨能爲其事也五子各私所見而是其所是無異於魯遽之夸其弟子而未能相出也未始吾非者各自是也惠子便

欲以此爲至莊子遂舉齊人蹻子於異國使鬬者守之不保其全此齊人之不慈也然亦自以爲是故爲之而反以愛鍾器爲是束縛恐其破傷唐失也失亡其子而不能遠索遺其氣類而亦未始自非也又引楚人寄面蹻鬬者言俱寄止而不能自投於高地岑岸也夜半獨上人船未離岸已共人鬬齊楚二人所行若此而未嘗自以爲非今五子自是覓異斯哉

呂註天下皆羿固不可也子知莊子言爲己發故以爲可言中則爲羿不必前后是則爲堯不必公是此所謂以反人爲質以勝人爲名者也雖然五子不皆是則皆堯之說不立矣不然則若魯遽之調瑟不免以聲律相召而已施自

謂賢於四子而實無以異施以爲我固無異於四子然與我以辯未始吾非則奚若言此者欲以成其堯之說莊子以徹言感動之父子之道天性也而齊人蹻子於宋其命鬬也不以完以喻施輕其性命之情而不知愛其求鉏鋙以束縛其求唐子未始出域譬施於辭辯名聲之外物則愛之而悲其傷至於受之天者則失之而不知求爲可惜也楚人寄面蹻鬬者譬施亡其眞宅之歸而於是非芒昧之際與人爭勝不足以有濟使與物不適而已非所謂知

循本射者必前期志的而中謂之善射今非前期志的偶爾幸中便謂之善射是天下皆羿也可乎楊楊朱也秉公孫龍也冬寒之時能不以火而爨夏熱之時能以水而爲冰二事雖奇然不過因冬至陽生以陽召陽而爲火因夏至陰生以陰召陰而爲冰未爲奇也置一瑟於堂置一瑟於室鼓此瑟之宮聲則彼瑟之宮聲自動鼓此瑟之角聲則彼瑟之角聲自動似爲奇矣然以律相同故聲相應亦未奇也如唐睿紹夔知樂律洛陽有僧房中磬日夜自鳴僧以爲怪因成疾紹夔素與僧善來問疾僧告之故俄擊齋鍾磬復作聲紹夔笑曰明日可設盛饌當爲除之僧如其言食畢紹夔出懷中錯鎚擊數下而去聲遂絕僧苦問其所以云此磬與鍾律合故擊彼此應僧大喜疾隨愈又

李嗣眞得車鐸振之地中有應者掘之得鍾蓋有此事當主也學記鼓無當於五聲之當又或別改調一弦於五音無所主而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此一弦者初無或異而能然者乃是爲眾主之故鼓之而眾弦莫不聽命耳六十四調皆起於黃鍾之宮宮爲君故能役他律此亦常理不足爲奇且若是邪言惠子所自是者亦若魯遽邪惠子答云莊子謂我與儒墨楊秉爲五不知孰是而四子之辯終不能折我則我是而四子非矣蹢者蹢躅行不進貌禮記蹢躅焉跼蹜焉斫鍾斫鼎與鐘也唐堂涂也乃庭中之路詩云中唐有甓唐子者堂塗給使令之人猶周禮云門子今俗云廳子耳齊人有蹢行其子於宋而使爲閽人者以可其爲人絜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於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絜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於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不聞云告君也鉅亦拒也不忘而下畔列子作不忘而下叛）郭註上忘而下畔謂高而不亢哀不已若故無棄人若皆聞見則事鍾於已而羣下無所措手足故遺之可也未能盡遺故僅可也

呂註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五者皆其所體者也公故可以爲公王故可以爲王王公之名蓋由於此若隰朋之德可謂容乃公者乎

且有禍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

江遹上忘者其政罔罔也下不畔者其民淪淪也愧不若黃帝不自滿假也衰不已若以善救爲心也以德分人使斯民各得以復命反常聖人之道也以財分人使斯民不乏於仰事俯育賢人之德也以賢臨人猶山之穀瘦也以賢下人猶澤之增肥也所謂於國有不聞於家有不見者非眞不見不聞也其道足以容之耳隱朋之可與夫鮑叔之不可在此而已詩於葛屨之序言魏君之儉嗇褊急而其詩曰惟是褊心是以爲刺褊心之害治如此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眾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攓搽（搽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促）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助（鋤）其色去樂酌顯三年而國人稱之（搽曲折而攓挽也執死司馬云見執而死也）

金陵叢書 三十七 蔣氏校印

郭註敏疾也給續捷也捷速也矢往雖速狙猶能搏也國人稱之稱其忘巧遺色而任夫素朴也

呂註以色驕人者心驕人而見於色鋤色者去其心而已所謂容動色理辭眾六者繆心是也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眾三賀之我必先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況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

金陵叢書 三十八 蔣氏校印

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郭註齊國三名以得見子綦爲棄知夫爲之不足以救彼而適足以傷我故以不悲悲之則其悲稍去而泊然無心枯槁其形所以爲日遠矣

呂註田禾一覩齊國三賀爲我先而賣之彼故知而鬻之心未離於內而有迹於外故爲人所知也夫天道未始有物也有介然之知存於心則爲自喪喪謂失其本心子綦以人之自喪者在此而悲之欲其復也然知其喪而悲之猶爲喪而未復吾又悲夫悲人之悲則其爲喪與夫悲之者皆莫知其所矣此所以日遠而不爲物所累則形其有不槁心其有不死灰者乎

仲尼之楚楚人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兵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臣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言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幷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況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

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也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

郭註古之言者心於會同聖人無言其所言者百姓之言耳故曰不言之言苟以言爲不言則雖言出於口固爲未之嘗言於此言之言於無言也宜像叔敖息訟以默濟泊自若而兵難自解苟所言非己則雖終身言固爲未嘗言耳是以有喙三尺未足稱長凡人閉口未是不言彼謂二子此謂仲尼也道之所容者雖無方然總其大歸莫過於自得故一也言止其分非至而何各自得耳非相同也而道一也知非其分故辯不能舉儒墨欲同所不能同舉所能舉故囚也海受物無所辭所以成大故聖人汎然都任之生無論有而無之也死無論所以名功功不在己雖溢而非己有也實不聚令萬物各知足也名不立功非己爲故名歸於物也此之謂大人若爲而有之則小矣賢出於性非言所爲況大愈不可爲而得惟自然乃得耳天地大備非求之也知其自備者不舍己而求物故無求無失無棄也反守我理我理自通順常性而自至非摩拭也不爲而自得故曰誠

此喙也

呂註三人不同時亦是寫言所謂不言之言非無喙也誠如二子所爲則雖有喙三尺猶爲不言彼二子所爲是謂不言之辯世豈知之哉德所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歅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歅曰栖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栖也將與國君同食及三族而況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

止否則名雖若儒墨不免妄作凶矣道之在天下猶百川之於海受之而不辭聖人并包澤物亦如之不知誰氏無辭無諡此聖人無名所以爲大也夫以善言爲實且不可而況爲大哉在於言乎則知之所不能知者辯故不能舉而有不言之辯也聖人不爲大爲則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乎道之所一德不能同而有不道之道也天地所以大備者固無求而大備也人亦莫不有所謂大備者誠而已矣誠則無求無求故無失無棄以其足於己不以物易之也大人者知在我之萬物無不備故反之而不窮長於上古而不弊故循之而不摩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不爲而成者也

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蓼曰敷汝何足以識之而棁祥邪盍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爲牧而牲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鶉生於宪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攖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僞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棁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

馬人薛南子作九方皇渾齊盧重修正買棁自代渠公 胖爾雅云牧羊也九方歅善相 一金陵叢書 一卢氏校印

下得生字差異

招缺遇許由曰予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眾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鳥會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天下譬之猶一蜆(苗結切)也夫唯外乎賢知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者知之矣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權)婁者所謂暖姝者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悅)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蝨是也擇疏鬣自以廣宮大囿奎蹏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慕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於泰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聽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是以神人惡眾至眾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疏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眞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順)

金陵叢書 卢氏校印

郭註仁者爭尚之原故禍後世仁義既行將僞以爲之其跡

可見則夫貪者將假斯器以獲其志若仁義各出其情則其斷制不止乎一人矧割也萬物萬形而以一劑割之則有傷也唯外賢則賢不僞矣睽睽妹者意靈形數豈知我之獨化於玄冥之境哉非有通變窺世之才而偷安乎一時之利者皆豕蝨也聖人之形不異凡人故耳目之用衰而精神常全若少而未成及長而衰則聖人之聖胥不崇朝可乎眾自至耳非好而致之明舜之所以有天下蓋出於不得已豈比而利之於民則蒙澤於舜則形勞蟻魚羊三者未能無其耳目心意故能去繩而自平絕迹而亡會也呂註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則是假夫貪貪者器也謂之仁義不免於有知有知則隔於形器非天下所同是以一人之斷制欲以利天下猶於瞥見之頃求盡天下萬物之情徒知尚賢之爲利不知其爲後世害也唯外乎賢者知之必超出一頭地然後能識破也蟻魚羊三語爲舜有壅行而發立言甚奇當先蟻次羊後魚不爲壅之所化蟻棄知也不著壅行以動人羊棄意也如是則上下各安其分無慕聖尚賢之迹猶魚不厭深而不知禍故以豕蝨名之收卷斂攬不藏其辨使天下慕而歸已故以舜名之由夫學一先生之言而不知未始有物故爲利則濡需爲害則卷卷以舜之迹言之天下於我何加適足勞形而已故以卷卷言之眾至而歸之雖如堯舜乃神人之所惡故不與之比則彼不利而至矣此眞人之所以無甚親疏抱德煬和以順天下而已天下悅而歸之舜亦悅而順之舜視天下猶敝屣而其所以爲舜者非神與眞而何蟻以知而多事魚以深而全生羊以意而多很以目視目則見見者得矣以耳聽耳則聞聞者得矣以心復心則知知者得矣去知與意則藏身於深渺之間而得所謂見見聞聞知知者則無所往而不平輔物自然而無爲矣此所以復其眞之道也管見凡治天下當無爲而自化儻孜孜焉欲有以愛利之力有不及不免繼之以僞僞出而患害橫生矣爲人上者信能以百姓之心爲心雖不行仁義而與之暗合不然則譬夫貪貪之人而假之矰弋網羅之器其害物也滋甚

心不以我復也人惟有我則不能循物而失其平者多矣
耳目心皆任之而一無所與列子所謂屬心而用形者也
有不如繩之平惟變之循者乎變言物之萬變也心與耳
目並言即釋典以意與眼耳鼻舌身爲六根同意其平也
繩其變也循王元澤本作其平也水其直也繩其變也循
古之眞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眞人得之也生失之
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藥也其實蓳也桔梗也雞雘雞也
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言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
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
故曰鴟目有所適鶴脛有所節解之也悲故曰風之過河也
有損焉曰之過河也有損焉請以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

爲未始其攖也特源而往者也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
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曰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
於殉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鄰之長也茲
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已寶不亦悲乎故有
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羣司馬云爲頭也雞矣也象客述舉解所言釋各也）
郭註居無事以待事事斯得以有事求無事事愈荒死生得
失各隨其所居耳於生爲得於死或復爲失故當所需則
無賤非其時則無貴貴賤有時誰能常也各適一時之用
不能滯所不可則有時而失故有時而悲矣解
去也夫有形者自然相與爲累唯外夫形者磨之而不礪
猶風曰過河竇已損矣而不自覺所以不覺非不損也特

源往也無意則止於分所以爲審有意則無涯故殆所以
貴其無能而任其天然也莽眾也苟不能忘知則禍之長
也多端矣反守其性則其功不作而成矣欲速則不果故
曰其果也待久已寶謂有其知能也故亡戮之禍皆有其
身之過不知問禍之所由由乎有心而修心以救禍也
呂註以天待之則無爲而應感不以人入天雖爲而未嘗爲
眞人不知有生死有時曰得之也生失之也死萬物不得
無以生是也此爲輕生者而言有時曰得之也死失之也
生以生爲喪以死爲反是也此爲惡死者而言如藥之或
甘或毒時爲帝而不常其餘臣佐而已以生爲得死爲失
則輕生者之藥也以生爲喪死爲反則惡死者之藥也視
彼病而投之其變何可勝言大夫種知亡越之可以存而
不知身之所以愁猶鴟目能夜不能晝所適不可遺鶴脛
能長不能短有節不可解解之也係於有形而不知其源
也風曰過河非不損而河以爲未始攖特源而不竭也通
道者與物無不適亦有源而已水之於土蟲穴蟻隙無不
至影之於人坐起行止無不從則無情而守之審著耳之
於聽目之於視心之於思未嘗須臾不在則物守物而審
著其聰明心志非若水與影之無情故不能不殆凡能其
於府也殆府五藏殆謂安其所不安不給改則禍滋羣夫
唯迷非一日故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上士所以捐之
又損者以殆之不可成也而世人以爲已寶不亦悲乎

循本自瞻目以下連以五箇故字申言其義瞻目夜則明晝則昏自有所適鶴脛長則宜短則不宜自有所節若以刀解之傷其生矣言但當因其自然也風日一節又說向親切處來不是教人事物之來弘排遣將去直是自家有箇主本如水之有源頭方能如此守土守人守物言此箇道理元相厮守未嘗相離如水之守土影之守人物之守物審定而不移也又以三殆字反前三審字心與耳目若徇外則不能審定而危殆矣又推廣言之凡有所能皆爲害舉府則藏在其中矣殆之成不及可改而禍之長滋積言不好則甚速也欲其反殆爲安轉禍爲福必須循循漸進之功其剛果自克者亦必待久而後能言好則甚難也而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盡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大一知大陰知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曏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珍也所謂蔽蒙之民乎

其果也待久凡此智之招也世俗不知而反以智爲身之累則固非朝夕之立至如大夫種終之不免亡躬也故曰其功如大夫種始之能存越也故曰其反也緣功及其爲而矜其智禍之所以滋蔓也然禍之始生也伏於福以順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世之人玩溺耳目聰明心思之欲如賓然近而喪身大而亡國戮民其禍未已蓋不知問此未有曉之者耳

新傳水生於土而不離於土也影生於形而不離於形也物出造物而不離造物也故曰守之也審然而土無意於水而水所以親也形無意於影而影所以生也造物者無意於物而物所以成也三者皆無意於相須也世俗豈能似之歟故目則必期於明也耳則必期於聰也心則必期於殉也故必期於明則是有意於明也必期於聰則是有意於聰也必期於殉則是有意於殉物也夫有意於聰明與殉則不免於危殆矣豈相須之道乎古之至人知多知爲禍本也雖智而未嘗不喪智故禍不能爲之累世俗不能而矜其智禍之所以滋蔓也然禍之始生也伏於福以順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不可以無崖頡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斷則可不謂有大揚搉乎圖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爲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尙大不惑顏滑向云錯亂也揚搉引也搉引也揚搉演書揚搉古今而引之陳其趣也郭註忘天地遺萬物然後蜩翼可得而知也況欲知天之所謂而可以不無其心哉大一道也大陰解之用其分內則萬事無滯也用萬物之自見亦大日也因其本性令各自得則大均也體之使各得其分則萬方俱得所以爲大方也命之所期無令越逸斯大信也眞不撓則自定故持之以大定斯不持也物未有無自然者循之則明無所作也至理有極但當冥之則得其樞要也始有之者彼也故我逃而不作解任彼則彼自解解之無功故似不解用彼之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知故似不知我不知則彼知自用彼知自用則天下莫不皆知也不可有崖應物宜而無方也不可無崖各以其分也萬物雖頡滑不同而物物各自有實也各自有故不可相代不可以齮宜各盡分也推而揚之有大限也若問其大推則物有至分故忘己任物之理可得而知矣爲而惑若此也夫惑不可解故尙大不惑愚之至也聖人從而任之所以皇王殊迹隨世爲名也

呂註足所踐者少恃其所不踐而後善博所謂知無用而後可以言用人之知也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則大一大陰以至大定從可知矣爲道者主之以大一則無所不通入窈冥之門至至陰之原則亦至於至陽之原矣物負陰而抱陽所以係而不能解不知有至陰之原故也曰視有限不視以目則無不見緣其一未有能均和以是非任其兩行緣以大均也無南無北無東無西體以大方也其精甚眞其中有信稽以大信也澤焚不熱河沍不寒雷破山風震海而不驚持以大定也盡有天則止乎知之所不知循有照則雖不知而無所不知冥有樞則彼是莫得其偶始有彼則所以應彼是者固無窮也其解似不解言本無係故不解而後解其知似不知以其本無知故不知函後知此至人所以遊乎世俗之間若愚若拙也問以有崖無崖皆爲有係崖謂自邊徼而求之然亦不可求之於有無之間也頡不可係滑不可持若無物而有實也往古來今若不相代而不可斷也能以是問之可不謂大揚推乎揚謂發其幽搉謂核其實彼不問是則我不能以是告之唯能見其未始有物則不惑以是解其有物之惑而猶存未始有物者亦惑而已唯解之而復於不惑庶幾大不惑也

循本足之所踐無幾而要所不踐者方可行立知之所知無幾而要所不知者方爲大知大一大陰大日大均大方信皆是不拘於小處吾以爲盡於此矣而又有不盡之天吾以爲自循其所當行而已而又有照臨之者吾以爲杳冥矣而又有執其樞者吾以爲自此始矣而又有彼焉則彼又自爲始因上文大陰解之言如此究竟則解之也似不曾解之知之也似不曾知之然惟不知而後知之耳上言不知問是也故卒提出問字結之若問此道本無崖際而實亦未嘗無崖際說著來只似前所言頡滑堅白之辯而此却有其實凡物皆有更代而此無更代不可虧損揚推揚者舉揚也推者反覆手也當眾舉揚對答以手反覆指陳之也言此道說來似差異卻又眞實豈不是個大舉揚話柄人何不問此而自迷惑爲有能以已之不迷解人之迷使之亦復於不迷則庶幾都不迷矣雖無問者猶冀有能開悟之神仙中人用心往往如此

管見總論武侯雖强悍難入而無鬼說之有道首言良駿以啓其心兼明君之於臣下可不具眼乎遂能始怍終合蓋

人之良心善性無蔑盡之理猶去圜者見似人而喜也及其再見然後納忠逆耳以警其失好和而惡姦盡修身之要修誠應天地盡爲國之道何在乎爲義以宜民偃兵而求治哉黃帝見大隗而七聖皆迷喻人之六識既昏則心君不能獨朗明君欲見大道當絕聖棄知求諸守心之神而去其爲吾害者則大隗不求而自至矣唯其後世諸士趨向之不同滑形性而之萬物無復望其歸根則與道日遠矣若儒墨楊秉惠者各執一偏自以爲道盡於是然其言論機鋒所觸亦有賴以發明道妙者猶鄧人聽斲足以成匠石之功也又喻有隔朋之才然後足以致管仲之舉狙以傲人而速斃人以鋤色而致稱此所以警世俗之驕慢也又豈若灰心槁形者之累日遠弄丸秉羽者難可解乎九方歅知棁祥而不言其刑許由畏堯仁欲逃而去之此皆覩微而知彰外貴而獲利者也堇梗雍零時爲帝以喻人之移是風日河水之相撰以喻化之移人物之守物固審矣終不免於移移則殆矣唯知足恃不踐心恃不知者則盡已天以燭物之天已不惑而解天下之惑矣

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矣爲者邪曰冬則擉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

休歷也

夫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顓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魯人彭陽字則陽夷節楚大夫公閱）

郭註王果言公閱休之爲人以抑彭陽之進趨也言己不若夷節之好富貴能交結意盡形名任知以干上也相助消者言苟進故德薄而名消也凍暍之喻言己順四時之施不能赴彭陽之意也聖人淡然無欲樂足於所遇不以修廢爲貴而以道德爲榮故其家人不識貧之可苦輕爵祿而重道德超然坐忘不覺榮之在身故使王公失其所以爲高夷之爲娛不以爲物自苦也樂物保己通彼而不喪我也人各自得斯飲和矣豈待言哉非立而化望風而靡使彼父父子子各歸其所是施同天地之德故閒靜而不二也曰待公閱休欲其釋楚王而從閱休將以靜泰之風鎮其動心也

呂註公閱休無求如此宜其爲王所信神者人心之同可以窮而入之夷節自謂其不能入而其所與交固已顓冥於

富貴之地相助以消諄諄其德不長而日消凍在冬而假衣於春暍在夏而反風乎冬言求之無得也楚王嚴暴非佞人正德莫之能撓欲我諄之非所能也唯佞人能撓君之正唯正德能撓君之邪佞人夷節正德閑休也我樂而忘貧則家人亦忘貧道尊德貴爵祿不足以爲高則王公化卑突飲人以和其德足以沃人心無所事於言突並立使人化無所事於勢突父子歸居不慶人倫也一開所施無嗃嗃之悔人心若是其遠則解其繆突閑休之爲人如此可以言之於王而必信故曰待公閱休

俏本不自許以之神其交者屈己隨人而人莫測其所以也凍者過春即屨衣暍者過冷風即反而爲冬喻楚王雖沈酣於利欲之中得人誘掖之亦易從也撓屈服之佞人則以佞詞屈服之正人則以正道屈服之也化卑化爲卑屈也化與他人並立而化爲父子之親也彼其乎贊歎而言彼其人乎或藏或用皆不動念外去常人利欲之心如此其遠也此予宅也以上說公閱休夫夷節已不能至相助消也說夷節夫凍者至其孰能撓焉說楚王故舉人以下又說從公閱休上方子及凍者必假衣衣雖厚不若春和而凍解也暍者必願風風雖冷不若冬至而暍消也慕用者必假資於權門權門雖利不若恬退者之自貴也以楚王之勢奚啻凍之寒暍之熱而顧冥者彼且厭之豈能得志哉故曰待公閱休

蓋規之也

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突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綱綱也一綢繆也名也命也體天也體也

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

郭註達綢繆所謂玄通也周盡一體無內外而皆洞照也不知其然而然非性而何搖者自搖作者自作莫不復命而師其天然也此非赴名而高其迹率性而動其迹自高故人不能下其名也任知而行則憂患相繼鑑鏡也鑑物無私故人美之夫鑑者豈知鑑而鑑耶生而可鑑則人謂之鑑耳若人不相告則莫知其美於人譬之聖人人與之名也鑑之可喜由於無情不問知與不知聞與不聞來即鑑之故終無已若鑑由聞知則有時而廢也性所不好豈能久照聖人無愛若鏡耳然而事濟於物故人與之名若人不相告則莫知其愛人也蕩然以百姓爲芻狗而道合於愛人故能無已若愛人由乎聞知則有時而衰非性之所安胡能久也

呂註人心綢繆於事物不知有一體者唯聖人能達之故內不見我外不見物物我爲一其所體固周盡矣而不知其

然者止於性而非外得也復命則歸根搖作芸芸也雖靜而復命不害乎搖作是以終日言未嘗言終日爲未嘗爲凡以天爲師而已天則知之所不知也我何以自知爲聖哉人從而命之耳無知則無憂眾人憂乎知而所行如馳無幾時而有止也若之何而可以至於此乎生而美者人與之鑑而告之而後知其美於人若知若不知若聞若不聞其可喜終無已人好之亦無已以其出於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告之而後知其爲愛人也若知與不知以知不知聞不聞而有所加損焉

循本綱繆事理轇轕處唯聖人爲能達之周徧一身無非此理而不知其所以然所謂性之也其靜也歸根復命其動也搖搖與作皆合乎天人則從而名之爲聖人憂乎知而所行恆無幾即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之意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眾間者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圖嘗舍之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辭所行之備而不洫其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恆爲之傅之從師而不圉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之名嚚法得其兩見仲尼之蘧廬爲之傅之容

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暢然通達也一云壞敗也）郭註得舊猶暢然況得性乎緡合也見所習雖危猶閑況聖人猶暢然況體其體用其性也眾之所嘗見聞所嘗聞而無危乎冉相氏古之聖王也居空以隨物而物自成與物無終無始忽然俱往日與物化故常無我常無我故常不化也夫爲者何不試舍其所爲乎唯無所師乃得師天師天猶未免於殉奚足事哉師天猶不足稱事況又下斯耶必至於天人始物都無乃冥合也故湯委之百官而不與焉任其自眾非解之也縱其自散非解之也司御之屬亦能隨物之自成而湯得之所以名寄於物而功不在己名法者已過之迹非適足也故曰嵒然無心者寄治於羣司

則其名迹並見於彼仲尼曰天下何思何慮已靈矣若有纖芥之虛豈得寂然不動應感無窮以輔萬物之自然邪容成子曰除日無歲今所以有歲而存日者爲有死生故也若無死無生則歲日之計除矣無彼我則無內外也呂註望舊而暢然人之情也雖陵木緡合猶之暢然亦不忘其本而已況吾之所以見聞者與天地並則爲吾之國都又久矣而見之聞之猶以十仞之臺縣眾間則無所不覩其暢然可勝道哉眾間謂無人之處環中運轉無已而未始有物隨成而無所爲是以無終始無幾時也幾謂計數與物化者一不化則胡爲而不舍之其行恆無幾時而有止也夫欲師天而不得則與物皆殉其以爲事而已聖人

者未始有天人始物也借行不悖備而不洫所謂復命搖
作是眞師天者所以合之也湯得司御主調御門尹正所
入登恆成有恆之修主調御者心正所入者道恆則道之
久此皆以天爲師也唯師之從而不囿於物又得隨成爲
之司其名則之名嬴法得其兩見隨成則司御等名皆隨
吾之成心非有爲之者之名也其精爲道其贏爲法見其
名之所由生則知法之所由成是爲兩見雖有所見而不
知天下未始有思慮猶爲未盡也故仲尼盡慮爲之傅仲
尼非傅湯也隨成則再相氏之所得者以是知司御等名
爲寓言除日無歲則不知有宙無內無外則不知有字唯

三人者其跡不見於世矣此名嬴法兩見於湯湯雖爲盡
人道之聖人其時法未備至仲尼之時天下之變備故盡
慮以制成法是又爲湯之傅也
循本天者自然若要去師法他便不是自然世有不安其自
然者以身殉物其以之爲事也若之何言其爲事不能合
道也聖人則併天無之又何有所謂人所謂始所謂物雖
與世並行而不足以妨廢雖應事接物所行周備不至陷
溺其合於道也若之何言自然合道也兩若之何是兩意
門尹登恆或謂卽伊尹湯得門尹登恆爲師不局於規矩
隨寓而成功其所成者不過爲湯司其名使湯得見稱於
天下然名乃身外剩法於本分上何益但得人見得君相

疑獨言見性之樂猶見舊國都之樂也夫高臺懸危習而登
之亦如閑暇況得眞性者乎再相氏三是以上聖君得眞
容之理運轉無窮隨順萬物以成其道無終始幾時與物
化也與物化者一不化者能化化也世之有爲者
何不舍其有爲而復於自然眞性可得矣然有心於師天
則不得況與物殉而不反者乎未始有天有人而天人自
存未始有始有物而始物自我行世則屈伸而不悖備行
則守謙而不溢與理冥合若之何而如此也司御門尹官
號登恆製名言登恆道者可爲人師也聖人從師不爲師
聞而恥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
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
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咋之

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辨乎君曰無辨客出而君惘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

君曰客大人也聖人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筦也猶有嗃也吹劒首者映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映也郭註蝸至微而有兩角誠知所爭者若此之細也則天下無爭矣人迹所及爲通達謂四海之內也今自以四海爲大然計在無窮之中若有若無也王與蠻氏俱有限之物耳有限則不問大小俱不得與無窮者計也雖天地共在無窮之中皆蔑如也況魏中之梁梁中之王而足爭哉惘然若亡自悼所爭者細也辟猶一映言曾不足聞也

呂註罪莫大於可欲善言伐齊則見利之可欲固亂人也善言勿伐則見善之可欲亦亂人也謂伐與不伐亂人也者不免於有見又亂人也唯求其道則不滯於一偏之見亂之所由息也人能遊心於無窮則四方上下相通達之國若魏若梁皆我心之所自起非唯王與觸蠻無辨通達之國魏梁觸蠻亦無辨也知此說則莫大於秋毫太山爲小矣王悟夫爭之所自起者本無有也是以惘然若亡神人聖人大人本無優劣所從言之異耳吹管者嗃有所受也吹劒者映無所受也

副墨吹管者猶有嗃也吹劒首則映而已何以故管孔小猶以形氣相戞而有聲若劒首之環吹之則映然過矣不得有聲也今道聖人於大人之前則聖者將失其爲聖安得有聲乎哉夫以揖遜之堯舜尚無所容聲而況蠻觸之爭乎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稷何爲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臼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爲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爲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蟻丘山名漿家也極屋棟也稷稷紛紛也屑顧也陸沈猶屋棟紛紛如無水而陸沈也）

郭註埋於民與民同也藏於畔進不榮華退不枯槁也其聲

消損其名也其志無窮規長生也所言者時世言而心與世異人中隱者譬無水而沈也著明也何以爲存謂不如舍之以從其志其室虛果逃去也

呂註見孔子來而登極者亦不與之接將徙而之高也聖人僕聖德而僕者埋於民則不爲可見之行藏於畔則不居中正之德聲消志無窮退藏於密而遊方之外口雖言而未嘗言欲無言而不能無言與世違而不屑與俱將欲遁世而去也以聖德遊人間而人莫知猶處陸而沈者以孔子之跡言之栖栖然以天下爲事則似佞也然而人皆爲宜僚則橫目之民誰與救聖人之道將墜地而不傳也昔徼生敵臂以孔子爲佞孔子答以非敢今於宜僚則自謂爲佞人以明所貴者在此而栖栖者非得已也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去聲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飧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眾爲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葅丸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瘕內熱溲膏是也齊與分辨同耕

郭註鹵莽滅裂輕脫末略不盡其分也變齊功盡其分無所不至也夫遁離滅亡以眾爲之所致也若各致其極則何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己以

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已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途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事罪也 報殷也 雖著也 一形物傳寓之跟

郭註殺人大罰謂自此以下事大罰既有則雖戒以莫爲其可得乎各自得則無柔辱得失紛紜故榮辱立榮辱立則夸其所謂辱而跂其所謂榮矣奔馳乎夸跂之間非病而何若以知足爲富將何爭乎上有所好則下不能安其本分君莫之失則民自得君莫之枉則民自正夫物之形性何爲而失哉皆由人君撓之以至斯患耳故自責也反其

性匿也用其性顯也故爲物所顯則皆識爲物所易則皆敢輕其所任則皆勝適其足力則皆至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將以避誅罰也主日興僞士於何許得其眞乎誰責言當責上也

呂註矩蓋嘗有位者解朝服而幕之致其哀矜之意明至此者已固嘗有罪焉故不嫌於詘在上者不能忘榮辱則民觀所病不能輕貨財則民觀所爭今立人所病而使之病聚人所爭而使之爭欲其不爲盜殺不抵於死豈可得也湯武以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以得爲在民失爲在己也伊尹以一夫不獲曰時予之辜一形有失其形退而自責也今則愚不識辜不敢詘不勝誅不至冀乎先王之宥不識

特物以知而自矜其知則物不告我非大疑而何不能用彼則寄身無地自謂然者天下未之然也

呂註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又安知今之所是非五十九年非也夫物生而莫見其根出而莫見其門則知之所不知者乃萬物之所由生出也而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至其知之所不知則常恐其虛而莫之恃每至望崖而反其爲疑也豈不大哉已乎已乎且無所逃言若此者終不可與有至而其身之不能容也雖今所言爲然未知其果然耶使人忘言以契之

嘗見人閱人而成世事更事而成化若蚊虻野馬之過前不

知其幾而吾之眞常固未嘗變也人而知此死生不足以動其心矣物之生死出入有根有門信能知其所不知則萬物之根門可覩矣其生死出入理之常然則亦何惑之有蓋人生所知所能特其不知不能中萬分之一耳挈人亦不能盡夫知能又豈能逃乎物化哉雖然吾今所言以爲是者亦未知其信然否也

仲尼問於太史大叚伯常騫猶韋曰夫衞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大叚曰是因是也伯嘗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鰌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里一作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郭註靈無道之謚男女同浴此無禮也以貶爲賢而奉御之勞故搏幣而扶翼之使不得終禮此所以爲肅賢也幣者奉御之物欲以肅賢補其私慢靈有二義亦可謂善故仲尼問焉子謂蒯聵言不愚其子靈公將奪汝處也夫物皆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淸濁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於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

呂註大叚伯常騫則以人論之猶韋則以天論之以天論則雖名謚固非人之所能爲也

方思善謚法亂而不損曰靈又德之精明曰靈言衞君所爲如此謚之爲靈何耶意未足以當其惡也奉御猶今言召對公使人扶翼之言有禮也同浴是一事奉御又是一事不必同時大意從人事而歸天意去使然而宗自然特如此設喻耳里一作埋詳銘語皆有韻子里韻正相叶古稱

寵妾爲嵩里則作埋者恐非

少知問於大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大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

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大人合并而爲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淸濁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於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

周也遍也面向也謂心各不同是非殊致故有所正也趨別隔我所插同以大澤焉居鱓木亦有所也趨尺也度也居也雖別隔我所插同以大澤焉居鱓木

石可異以論而制以大山爲巨里之言也爲培

郭註大人無私於天下則天下之風一也自外入者大人之化由中出者民物之性性各得正故民無違心化必至公故主無所執所以能合巨里而并天下一萬物而夷羣異也殊氣自有故能常有若本無之而由天賜則有時而廢殊職自有其才故任之耳非私而與之文者自文武者自武非大人所賜也若由賜而能則有時而閼矣豈惟文武凡性皆然名止於實故無爲實各自爲故無不爲時世有變無心者斯順萬福流行反覆也於此爲戾於彼或宜各自信其所是不能離也正於此者或差於彼比於大

萬而無不容也自我觀之汎乎其爲萬物逝則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周行而無不徧也天之於四時不因其固有而賜與之則功有所不備而歲不成矣君之於五官不付之眾爲而我有之則知有所不周而國不治矣文武殊才萬物殊理其爲不賜不私亦若是而已無私故無我無我則莫有名之者無名故無爲無爲則無不爲矣時變無停萬福無常有拂有宜善或爲妖也物情各殉殊面不一有正有差正或爲奇也物理不齊如此道者所以公之道本有矣乃將得與無名者比哉

強名則謂之道不可以爲足也本無名而以名稱之則已循本大人合并而爲公是以自外入者中有公道爲主而不執滯由中出者外有公道相是正而不距絕不賜者不以爲恩時有終始世有變化不可執一也滔滔實也福善禍淫皆實理有所拂逆者或有所宜即塞翁失馬未必非福自殉殊而有所正者有所差言人各以私意自殉如面不同而欲有所正之反有所差矣

執滯由中出者外有公道相是正而不距絕不賜者不以爲恩時有終始世有變化不可執一也滔滔實也福善禍淫皆實理有所拂逆者或有所宜即塞翁失馬未必非福自殉殊而有所正者有所差言人各以私意自殉如面不同而欲有所正之反有所差矣

管見凡一巨一里之間必有年德之尊者考眾情而立論如所謂月旦評及各有流傳里諺以記其風土事物是謂巨里之言合異爲同也共出巨里而有少長賢愚得失之不齊同而異也天下之大起於巨里道之大貫於事物散同而爲異猶指馬之百體合異以爲同立百體而謂之馬也言之則有合散冥之則歸混同理有至極不可容聲矣巨

比也

呂註合姓名爲巨里異爲同也散巨里爲姓名同爲異也非如一家之言異不能合同不能散也百體莫非馬指之不得馬立百體而謂之馬譬大人不以其大全觀之則所謂大者亦不可得比以巨山江河所以爲大之至也故自物觀之萬物莫不備於我則自外入者有主於中而不執有

山積卑江河合水大人合公亦不外乎此理蓋能合巨里而得宜則合天下之物情亦猶是也在乎公之一字而已

老子曰公乃王王則天下之所歸往安得而辭哉故自外入者學也君子之學主乎道主乎道則物無不通由中出者思也君子之思正乎理正乎理則物無所距猶四時殊氣而成歲五官殊職而成治總歸乎大人之德備以關大道之無私又惡可得而名焉無名故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此理之必至然而時有變遷機有倚伏有以所拂而宜者有以所正而差者皆由自殉已情故不免於殊狗譬大澤之百材合而爲匠石之用異而同也大山之木石散而爲天下之用同而異也若冥理而歸於道復何同異之辯哉

夫道之爲名不足以盡道物數稱萬不足以盡物各以其大者言之耳夫形之大者天地統之氣之大者陰陽統之道又以統天地陰陽其大距可量耶然既有道之名則不可與無名者比所以至人之道行乎無名故天下莫得而名也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大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雖然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積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少知曰季眞非默議其有極橋起所起之也隨序相代頓也

郭註問物之所起或謂道能生之也陰陽四時皆其自爾非無所生凡此事故云爲趣舍近起於陰陽之相照四時之相代過此以往至於自然自然之故誰知所以其相理相使皆物之所有自然而然耳非無能有之也物表無所復有故言知不過極物也廢起皆自爾無所原隨也此議之所止謂極於自爾故無議也季眞曰道莫爲接子曰道或使或使者有使物之功也夫物有自然非爲之所能也由斯而觀季眞之言當也至精至大皆不爲而自爾物有相使亦自爾也故莫之爲者未爲非物凡物云云皆由莫爲而自使之莫爲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編於其理大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爲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爲未免於物而終以爲過或使則實莫爲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末生不可忌已死不可徂（一作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觀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爲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爲在物一曲夫胡爲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

實之所在物之所在其實至虛意言愈疏故求之於言意之表而後至焉突然自生吾不能禁忽然自死吾不能違近在身中猶莫見其自爾而欲憂之此或使莫爲二者世所至疑也物理無窮故其言無窮然後與物同理也與物終始者常不爲而自然也道不能使有而有者常自然也故曰道不可有有不可無物所由而行故假名曰道胡爲大方者舉一隅便可知也求道於言意之表則足不能忘言而存意則不足道物之極常莫爲而自爾不在言與不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呂註少知聞謂之道則已有而不得與道比故疑於無物問言極於自爾非言默所議也

萬物所生惡起所謂制乎虛者也日月往來升降消長相照相蓋相治也寒暑屈伸王相生克相代相生相殺也物生天地間隨陰陽四時而運是以欲惡去就乘之以行雄雌片合動靜有常故有安危禍福聚散等事此名實之可紀而精之可志非不可致詰者也先後相隨之謂序相理而未嘗亂也橋則乘之以行運則因之以濟相使而未嘗定也窮則反終則始陰陽爾四時爾是物之所有非道之無也言知之所止極此而已此則萬物之所生起非所以生而起有名萬物之母是也若夫觀道之人未嘗無物故不隨所廢未嘗有物故不原所起泊然無名出乎六合之外豈言知之所及哉李眞莫爲隨所廢也接子或使原所起也雞狗之鳴吠其所化所已爲也其所以鳴吠所自化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自道觀之無物非道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終身言未嘗言則非言也終身不言未嘗不言則非默也議至於此循本橋起橋然高起片合分合也精之可志精微之記志也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言到盡處知到至處不過止於物而已惟見道之人不隨物之終不原物之始歸之無有此辯論之所以息也莫爲莫有爲之者孟子曰莫爲而爲者天也或使或使之然者孟子曰行或使之二子之說其不同如此斯劈碎也詩曰斧以斯之斯而析之則徹而至於無倫大而至於不可圍中庸言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所謂莫爲或使未免猶有物而終

有差失

荆川莫爲是佛家自然性也或使是佛家因緣性也居言著物也或使莫爲則有言之所自起故曰言之本

管見總論是篇自則陽王果起論稱山樊隱德以鎮市朝奔競之風至人達物之綱繆使之歸乎恬暢是謂飲人以和而使人化者也神益治道多矣世人往往殉物失己日遠啻都望之暢然則未至蔑盡猶思所以求復而能見所自見聞所自聞其忻悅當何如人之治身猶治國也心君正而五官理國君正而羣輔賢非獨利於一時猶足以興日後之化如湯得三臣傅於前而有丈子繼其後若四時之成歲功又何內天外人之辨哉次因齊魏敗盟而畢兵遂引觸蠻爲喻以眇當時好戰之君明所習之陰陋所爭之不足爭也孔子舍蟻巨議有迹之可嫌封人論爲禾忌欲惡之爲孽此皆示應世理身之要至於柏矩歎辜人以失爲在己正己以正物也連環隨年化恃知所不知用物之知也此又論治民化物之方靈公之爲靈定葬於未然則凡所爲者不得不爲遵物有定算託之於人耳若夫巨里之言合散同異焉非百體立體得名大人合并爲公萬物殊而道備猶大澤之百材太山之木石或同出而異用或異產而同歸不越乎形氣之分化而至理盡矣結以季眞接子肅實皆爲執滯未免與物循環而已故必超乎言默之表心融而意得之道物之極議存焉則知可道可名之非眞常而非言非默之可載道也明矣

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云流於江蔑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憂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絞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螙陳蝉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憧憧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眾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儒然而道盡下王云忘後外物無所用必瑤璧於天安也曰冲融貿施之深屯難也儻順也不也

郭註善惡所致俱不可必藏血化碧精誠之至也忠未必信孝未必愛是以至人無心而應物唯變所適雷霆水火焚槐所謂錯行也苟不能忘形則隨形所遺而陷於憂樂左右無宜也矜之愈重則所在爲難莫知所守故不得成縣於天地之間所希跂者高涌潤也憧憧猶沈屯則非清夷平暢也生火內熱也遺利則和若利害存懷其和焚矣月不勝火者大而闇則多累小而明則知分也唯儻然無矜遺形自得道乃虛也

呂註凡非性命之情皆外物也故不可必龍逢比干以仁爲可恃而必之惡來桀紂以不仁爲可恃而必之皆至於不免爲善惡而不近刑名則何必之有夫外物非獨不可必

於人亦不可必於己君親莫不欲臣子之忠孝而忠未必信孝未必愛欲臣子之忠孝在己者也蓋道未至僞然而雖在己所欲猶爲外物而不可必況在人者乎伍員蔓弘諸人必其在人者是以至於死亡憂悲血化爲碧忠誠之至而猶不能必於欲忠之人豈不哀哉木相摩則然同類不能無相害金守火則流異類不能無相害陰陽錯行以下言大寇莫所逃於天地之間則震而爲霆發而爲光或出於所異或害於所同以至生火焚和而月不足以勝之也蓋大患有身安能無憂或係於所同或係於所異是爲兩陷蠻縣不得成其所欲爲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慰曛沈冥以明月之譏殺多猶有雷有霆水火焚槐之時雖清明之性如月不足以勝焚和之火此皆出於有心僨然則縱心而至於無心道盡於此矣

疑獨蠻瞥疑惑不能成事遂意則慰乖意則瞥過境則沈觸物則屯利害交於胸中則生火焚和而信不全矣

碧虛道安乎內事涉於外在我猶不可必況外物乎以仁義爲可必則夷齊不餓死以知爲可必則比干不剖心以忠爲可必則伍員弘不遭戮矣此忠賢伎倖兩陷而不可逃也伍員弘知事君盡忠而不知逆君之致禍孝已冒參知事親盡孝而不知親嫌而致憂皆未明外物不可必之理也惡來順紂同孽相濟而不免猶木之相摩龍逢逆

斛律光其血在地去之不滅亦此類孝已殷高宗子見逐於後母曾參芸瓜大杖則走皆以孝而害身是外物不可必也木本無火相摩而生金本至堅見火而流皆言其不可必大雷雨之時或焚樹木故曰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此皆陰陽錯行而爲災之事

循本兩而霆雷乃水中有火雷火又能焚木獨言槐者以槐爲取火之木也此下言人心之火亦有人甚憂其兩陷如前言木與木相摩金與火相守者而卒不能逃以其心之不能忘利害也蜜蜂蟲起螫而未甦貌事之不得成如此也事不得成則心若懸繫於天地之間鬱抑强躁沈溺屯結有此數者之病利害相摩則心之生火愈多不止如冰

中之火暫時然也眾人皆以此而焚其性之和如月本屬陰而亦變爲火不勝其多矣天理之微不足以當人欲之熾於是斯道僨然而喪

洪邁註云大而闇則多累小而明則知分子瞻所引乃曰郭象以爲大而闇不若小而明陋哉斯言也爲更之曰月固不勝燭言明於大者必晦於小月能燭天地而不能燭毫釐此其所以不勝火也然卒之火勝月耶月勝火耶予記朱元成萍洲可談所載王介甫在修撰經義局因見堂燭言佛典有日月燈光明佛燈光豈足以配日月乎呂占甫曰日煜乎晝月煜乎夜燈煜乎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介甫大然之予妄意莊子之旨謂人心如月湛然虛靜而爲利害所薄生火熾然以焚其和則月不能勝之矣非論其明闇也

副墨五行之氣唯火最烈參同契云木火同侶火陰根陽寄位於木因動而發反傷其母故木與木相摩則然陰符云火生於木禍發必克是也即金性至堅與火相守亦爲爍若使陰陽錯雜變而不紓則雷擊霆奮水中起火乃焚大槐槐者東方之木老而生火在人身則所謂五志之火難以直折是也所以體道之人虛靜恬淡寂寞無爲五志之火一時俱伏故利害不干於心而死生無變於已眾人不然則不知外物不可必而相刃相摩於利害之場於是生火益多而天和焚矣月固不勝火月者水也水不勝火疑獨犍牛也大魚食之至懈赫千里言有心遠大者所得即醫家一水不能勝五火之意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監邑河侯說作魏文侯邑金來之租金說鮒廣雅云鯽也說苑作金來邑也

郭註言當理無小苟其不當雖大何益

呂註莊子貸粟明養生者止於活身而不務有餘

任公子爲大鉤巨緇五十犗界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錎陷沒而下驚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浙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輇才諷說之徒皆驚懼相告也夫揭竿累力追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具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郭註言志趣不同故經世之宜小大各有所適也

呂註任氏釣魚明經世者志於大成而不期近效疑獨犍牛也大魚食之至懈赫千里言有心遠大者所得

雖遲而驚動天下天下均被其澤也後世驚而相告言得
志於天下傳名於後世古伊尹太公之徒是也
須溪兩段皆從外物上反覆上言志士之命或僅寄於少許
此言志士之志將有待乎無涯而皆是也時有適然不當
施死何含珠爲按其髮壓其顱 謂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
類無傷口中珠 自上傳游於下曰驪 按也顱頤下毛也
郭註詩禮者先王之陳迹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夫儒者
乃有用之爲姦則迹不足恃也

呂註小人之儒資先王之言以濟其不義何以異此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趍
促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
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
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
不忍一世之傷而慈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亡其罪非及邪惠
以歡爲慈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
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
非邪也聖人踦踦以與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容知則非盛德若愚者夫大亂生於堯舜之間今不忍一
世之傷而有爲以救之是爲萬世之患也豈富有之業固
窶耶將無其謀有不及耶言皆不在是也夫惠非大知然
以歡樂爲爲終身之醜猶且有所不爲至有相引以名相
結以隱者此中民之行進焉耳體道君子其可若是乎蓋
不能絕棄聖知兩忘善惡皆爲萬世之患者也道無爲而
反爲則無非傷道無爲而動爲則無非邪安有可貴而譽
之哉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踦踦之謂也奈何載而有
之以爲非矜不可得也
循本修上上身長也趨下下狹也所謂腰以下不及禹三寸
未徹也末僂背僵曲也後耳面前視之不見耳也躬矜身

老萊子楚人末詳姓氏也隱病患也踦踦猶倚也與事謂有成功猶致譽也進善百世況論矜善行而兼之不已乎

自矜持容知飾外貌以求知驚放驚不顧也驚萬世之患
憨然自以爲得不顧其貽患萬世也抑轉語抑汝固貧窶
而爲此耶失其智畧而不及慮此耶惠順也順從人意以
成歡愛而不知其驚萬世之患故曰惠以歡爲驚汝雖以
此爲驚乃終身之醜不過尋常人之行進於此耳相引導
以名譽相結約以昏蔽而已隱昏蔽也仲尼每稱堯非桀
故教之曰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毀譽之兩忘也若反背
此理無非傷害也若妄動無非邪僻也聖人舉事躊躇若
不得已而應是以每有成功載猶行也奈何哉其所行終
矜爾戒其勿終如此也

補註抑固窶耶亡其畧弗及耶言夫子所爲足以致困乃安
之而不改豈命固當窶耶毋乃其智畧不及慮此耶

金陵叢書 民校印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爲清
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
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
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
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
吉乃剖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
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剖腸
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大謀之
魚不畏網而畏鵜鵜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
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阿門也宰路淵名余且史記作豫且貝鄒一名

金陵叢書 民校印

淵河也此與羿之蘇子贍云魚不畏網而畏鵜鵜由基之矰無畏石碏古通用

郭註神知之不足恃也如是夫唯靜然居其所能而不營於
外者爲全不用其知而用眾謀猶網無情故得魚也小知
自私大知任物去善則善無所棄善無所慕則善者不矯
而自善也如嬰兒之言汎然無對而自能者非跂而學彼
也

呂註龜有知而不得免患有神而不能避網是爲有所困有
所不及爲道者所以絕聖棄知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窠
不勝眾其情得矣魚不畏網而畏鵜鵜有知網無知
也故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則治國者何以知爲
哉嬰兒無石師而能言苟以知而與天下之民處其能使
之不知乎

循本雖有至知不如與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鵜此魚
之不知也蓋魚知鵜鵜之能害己而網出於其所不覺殊
不知鵜鵜之害小網之害大人能去小知而大知明矣不
矜其善而自善矣如嬰兒無頑師以教之而自能言蓋與
能言者處也人雖有知亦當與眾謀之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
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之致
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
亦明矣厠足猶足踏也墊也致至也本義作至

郭註聖應其內當事而發已言其外以暢事情情暢則事通

外明則內用相須之理然也

呂註世情以有知有能者爲有用無知無能者爲無用而不知無用者乃有用之所自出也自道觀之則世所謂知能有用者其小曷曾容足之於地耶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通之志決絕之行離世而爲高皆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爲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猶狶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已彼教不學承意不彼下彼字疑衍高觀

郭註性之所能不得不爲也性所不能不得强爲聖人唯莫

之制則同爲皆得而不知所以得德非至厚則莫能任其志行而信其殊能也覆墜火馳言人之所好不避是非死生以之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所以爲人齊同至人無留行唯所遇而因之故能與化俱也古無所尊今無所卑而學者尊古而卑今失其原矣隨時因物乃平泯也至人當時應務所在爲正故曰遊於世而不僻本無我我何失焉故曰順人而不失已彼因彼性非學也故曰彼教不學彼意自然承而用之則萬物各至其我故曰承意不彼

呂註列子曰至遊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視物物皆遊物物皆觀此我之所謂觀也莊子之遊亦若是而已得道者物無非道則物物皆遊物物皆觀雖欲不遊不可得也人而不得道雖欲遊之不可得也流通之志方思善能游者溺而不止不能游者往而不反此世之游非逍遙之游也故一則爲流通一則爲決絕覆墜

而不反此決絕之弊火馳而不顧此流遁之弊也二人相與爲君臣言各貫已而賢人也易世而論定則均之非至知厚德之任矣故至人善游不易乎世不失乎已而無古今彼我之分何也古未必可尊今未必可卑也以皇視帝則帝爲卑矣以帝視王則王又爲卑矣一古一今遞高遞下孰能不波乎此至人所以遊於世而不僻也

目徹爲明耳徹爲聰鼻徹爲顫口徹爲甘心徹爲知知徹爲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跲女劫切跲則眾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胞有重閬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

金陵叢書 羅氏校印

溢乎名名溢乎纍謀稽乎誸賢知出乎爭爭出乎爭知有所困

郭註夫知出於爭爭者不能不爭爭而後知困矣

乎眾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挑鎛搏於是乎始修葦水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

郭註跲或作躓躓也跲也殷仲春之月人自不得中非天之殷也殷尚書以殷爲中也言人自不得中非天殷之也

郭註當通而塞則理有不泄而相騰踐也生起也凡根生者無知亦作恃息也殷當也息不由知由知然後失當失當而後不通故知恃息息不恃知也然知欲之用制之由人非不得已之符也天穿無降者通理有常運也人塞其竇者無情任天竇乃開也閉窒噴也天遊遊不係也勃谿爭處也擾逆也大林丘山之善者自然之理有寄物而通也德溢乎名者名高則利深故修德者過其當也名溢乎纍

金陵叢書 羅氏校印

竇而不使之通所以降而不殷也人能恬淡虛無則眞氣從之正形一視天和將至是以胞有重閬邪穢不能侵心乎人間世萬物無足撓心其神足以勝之也參以大林丘山爲善哉上德不德故無名有名則德之溢暴之而不藏又名之溢也則謀不得不出乎爭爭不得不生乎守此所以成胥乎眾宜聲色臭味柴其外思慮知謀柴其內而不能相通也夫爲道者之治心治之於未亂無若草木怒生而銚鎛始修也

循本哽咽也跲踬也足不良於行者如被人跲踬也足三陰之脉皆起於足指而循喉嚨邪氣循經絡而行故哽而不止則變爲足病也足病則眾害皆生不特哽與跲矣以喻道不欲塞塞則其病如是也殷盛也又言物之有知者恃其息之流通此身故也其息之不勝者非天使然天之生人穿其孔竅氣日夜運行無有止息願人自塞其竇耳降下也人身中之息皆自下而升若降而不升則死矣此借息以爲心之喻圂音限重圂重門限也胞中空虛其通竅處如室之重圂也胞則有重圂心則有天遊若室無空虛則姑婦拍塞在眼前矣蓋室有空虛之處則婦姑可以寬處心無天遊則六府相攘奪矣蓋心有天然遊衍之處則此眾害生之驗及有能守者又病在柴棥而無變矣後言之又名之失也二者俱失急思所以爲謀則知出而爭興此矣夫名公器不可多取故名之出爲德之失有名而暴德之又名之失也二者俱失急思所以爲謀則知出而爭興此矣夫名公器不可多取故名之出爲德之失有名而暴德之又名之失也二者俱失急思所以爲謀則知出而爭興

情欲不相闚爭又如人覩大林丘山而善之者緣平日胸次窅隘精神不能勝之故也若吾精神足以勝之何爲善之哉德本在內因名聲而溢名本不彰因表暴而溢溢者如水之汎溢而出也謀本無甚計較因欲誘人而稽留愈深柴棥即天地篇柴棥之義官司屯守之處壓柴棥以爲衛柴棥木不立生於官司之所守事本無固必因眾人之所宜遂果決行之皆失其自然者也如春雨之時草木自然怒生而銑鎛之器始修之反傷其生而逆其性矣倒者逆也

使之降而不殷則所以扶衛而補綴之者豈無其道哉要在知其時而已

副墨目蔽於色則不明耳亂於聲則不聰鼻奪於臭則不顫口嚆於味則不甘心起於識則不知知有分別非德知也此六根之六塵必徹而淨之然後復其本然之靈覺然六根門頭頭是障雖下幾箇徹字實則一了百當一處徹處處皆徹矣所以道不欲壅不徹則自爲外物所壅如人之哽者哽而不已則跲跲則眾害生之眾足陷泥淖之迹也人之虛靈爲物壅塞則將陷於物欲之中不能自拔其有存焉者寡矣夫物之有生特此生息之理而今之存焉者寡生息微眇而不盛其不盛者非天罪之也天之窮之

者日夜無降人顧自塞其竇耳蓋此段靈光時時透露有
耳自聽有目自明乃天所穿日夜無止彼竅之有竇日光
自穿惟人自塞其竇乃光明若虧蔽而不見耳
方思善人恃息而生息恃虛而王虛者道之所集也故虛則
六根爲我用不虛則六根爲我賊用則神藏賊則神亡凡
亡於中者未有不取足於外者也故德溢乎名名溢乎暴
謀生乎躁知生乎爭柴生乎守官事生乎眾宜此皆以物
勝其神以賊襲其虛者也春雨日時猶言雨暘時若也物
之恃息者時至則生銚鎛不能過何者其天遂也天遂則
倒者可植以比天游則穿者無降故善養物者守根善養
生者守息此至人所以貴天游也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靜然可以補病腎臧可以休老審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
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馭天下
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馭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
子所以馭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
過而問焉（靜然疑當作靜默腎臧當作撫臧）

郭註補病非不病也休老非不老也止遽非不遽也若是猶
有勞故佚者超然不顧神人即聖人也聖言其外神言其
內趨舍各有分高下各有等故不相問也

呂註靜然至止遽古之道術有在於是雖然動而後有靜繁
而後有揃熾而後有滅擾而後有常爲勞者言之所以息
其勞佚者則未嘗動安用靜未嘗繁安用揃未嘗熾安用
滅未嘗擾安用常聖之所以不問也唯有德而後佚佚者神
之所棄也神人聖人不同者迹賢人君子不同者才君
子小人則有義利之分矣

罪乘腎臧舊解目病也須溪云靜非藥也然可以補病且無
所見雖病也而可以休老不知腎臧蓋養生家之術耳案
眞誥云時以手按目四腎令見光分明是檢眼神之道久
爲之見百靈老形之兆碎於目披臧皺紋可以沐浴老容
演門有親死者以書毀骨爲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焉
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扵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
子而踆於窈水諸侯弔之三年中徒狄因以踣（赴河濱門名）
踣僵也

郭註慕賞而孝去眞遠矣斯尚賢之過也其波蕩傷性遂至
於踣河

呂註官師之勤其黨至於毀死許由之逃其徒至於踣河殉
迹之弊至此

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兎得兎而忘蹄言
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荃可以餌魚一云魚筍也蹄兎罟也係其脚故云踠）

郭註至於兩聖無意乃都無所言也

呂註莊子恐後世得其言而昧其所以言故卒之以荃蹄之
喻俾學者忘言以究其意也

管見總論是篇首論內外之輕重以明物我之親疏在外者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係乎物故不可必在內者由乎我求則得之而世人多務外求求而不得怨尤至矣故建言以破其惑夫忠孝立身之善行猶不能必君親之知以在內求其外故也況以外求者乎由是知性命之內無非道悟之則全性命之外無非物必之者失唯儻然無爲開與道合斯可逃乎兩陷也莊子貸粟而申轍魚之喻則惠物在及時任公垂釣而鄙小說之非則明道當存大儒者徹詩習禮乃或發冢取珠其初學未必不正及爲物欲所遷則冒禁傷化有所不愧反不若下愚不學者之猶有忌憚而安乎定分也是皆原乎上之人以聖知治民之過久則姦民之雄者併聖知而竊之矣復寓言於老萊仲尼以兩忘非譽世患自息卽

我無爲而民自化之意白龜能見夢而不能逃網則神不自神而不知有不神之神蓋喻特知以脫患不若忘知之無患也次以知無用而始可以言用其意互相發明至謂人有能遊謂遊心於淡遊在內也前皆寓言此稱莊子曰正當篇本旨使學者超外物之累進虛通之域神融意適無所不之則道幾矣世習愈下往往遊所不當遊至於火馳覆墜而不顧雖聖人復出末如之何閒有樂於遊者不過以江海爲閑山林爲壑而放蕩終身焉此遊世而僻者不免矜外而已繼又誨以身貴六徹則道不欲壅有知恃息則人當貴虛室虛白生無往而非天遊故勞者之務佚者不問猶君子貴聖之有差等也至於演門因毀而致爵

寓言第二十七

江南焦竑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於己爲是之異於己爲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己言也是爲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郭註寄之他人則十言而九見信世之所重則十言而七見者十三而已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則寓與不寓重與不重信卮滿則傾空則仰非持故也見之於言因物隨變唯彼之從故曰日出日出謂日新也日新則盡其自然之分自然之分冣則和也言出於己俗多不受故借外耳肩吾連叔之類皆所借也父之與子人多不信時有信者輒以常嫌見疑故借外論之已雖信而懷常疑者猶不受寄之他人不可與直言故也何謂重言十七同已則反而爲非吾所以言於人者欲其應不欲其反也故因其心之所重者艾之人而言之凡書中稱引古昔皆以

耆艾爲重者所聞先於我非以年也有經緯本末足以先人則人從之人而無以先人是謂陳久之人曷足重哉言出未始有言則其日出猶卮而已卮之爲物酌於樽罍而時出之中虛而無積也天倪則無爲之至聖人所休和以是非休乎天均則出處語默無非天均因以曼衍即是理而推之所以窮年也唯無我而不言則齊有言則有我有物安得而齊故齊與言言與齊未始齊也不言雖齊猶與言不齊未足爲大齊惟言無言而後大齊卮言是也故終身言未嘗不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所謂可與不可然與不然所可則無不然無不可可知矣萬言皆有自也固有所然所可則無不然無不可可知矣萬物之種其出未始不同知其同則知始卒若環是謂天均

天均者是非於此而和萬物所齊無爲之至故曰天倪也劉槩水之在卮猶言之在德不滿則不發也自外來者益之而不可增由中出者雖多而未嘗虧故曰卮言日出物之有際必有端倪自然之倪始卒若環故曰和以天倪如草萬水衍以譬自然之緒道全而物不傷故可以盡年也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則六經不爲支離老子不爲簡約矣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反五各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郭註隨年隨化與時俱也時變則俗情亦變乘物以游心者豈異於俗哉變者不停是不可常謂孔子勤志服膺而後知非能任其自化也此明惠子不及聖人之韻遠矣孔子謝變化之自爾非知力之所爲故隨時任物而不造言也若役其材知而不復其本靈則生亡矣鳴者律之所生言者法之所出而法律者眾之所爲聖人就用之耳故無不當而未之嘗言未之嘗不言所謂可與不可然與不然直用人之口耳好惡是非義利之陳未始出吾口也口所以宣心故用眾人之口則眾人之心用矣我順眾心則眾心信矣誰敢逆立哉因天下之自定而定之又何爲乎因而乘之故無不及也

呂註傳稱孔子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則橫心所念更無是非橫口所言更無利害是也道未至於從心則不免於化化則必始是而卒非五十九非也惠子不知此乃孔子之與人同者至其與天同者則自古及今未始有化而眞以爲勤志而行服知而知也謝謂絕去之物得以生之謂德所謂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也未生則無氣無形安有所謂靈生而有氣有形而復其靈也鳴而當律無事於聲音之調言而當法無事於義理之釋及夫義利陳乎前我則從而好惡是非之

直服人之口而已以其所待未定非無爲而自化者若夫使人心服而不敢藏立然後定天下之定是乃使之自化非直服人之口而已吾且不得及彼者是其謝之而未之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循本服之從事乎知也才猶孟子天之降才大本猶大初也
復靈人心虛靈昏於物欲復之使如初也蘧逆也定天下
之定天下自有定理不過定其所定也惠子聞莊子言孔
子六十而化以爲孔子不過勤勞心志而從事乎多知未
得爲化莊子曰不然孔子之言曰夫受性於初而能返其
虛靈以生鳴則合於條律言則合於法度利義陳乎前而
知好惡是非此儒者之事但能服人之口而已至於使人
心服不敢違逆此方是至人之道又贊之曰道止於此乎
止於此乎吾且不得及彼至人乎已乎以下皆孔子之言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
不洎既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
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被視三釜三千鍾
如觀鵲一作雀蚊虻相過乎前也大小以三釜三千鍾之多少
郭註洎及也縣係也謂參仕以爲親無係緣之罪既以縣矣
謂係於緣以養也夫養親以適不問其具若能無係則不
以貴賤經懷而平和恬暢辭色養之宜矣彼謂無係也夫
無係者視榮祿若蚊虻鳥雀之在前而過去耳豈有哀樂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於其間哉
呂註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古者謂是帝之縣解則無所縣
者固不可以有哀也死生亦大矣而哀樂不能入則視三
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過乎前其小大多少不足較也明
矣
口義弟子問曾子此言有係累之罪否疑其前後兩變有悲
喜也既已縣矣言只此悲喜便是有係若無係則外物過
前猶蚊虻而已豈足悲喜乎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
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
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生有爲死也勸公以其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罔惡乎其所適惡乎
其所不適天有厭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
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
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論地者有人所考據之迹劉云論人據地者有人所考據之迹劉云人據各自據驗或不通也
郭註野外權利也從不自專也通通彼我也物與物同也來
自得也鬼入外形骸也天成無所復爲也不知死生所遇
皆適而安也妙善也善惡同故無往而不冥此言久聞道
知天籟之自然將忽然自忘則穢累日去以至於盡耳生
而有爲則喪其生自由也由有爲故死也由私其生故有爲
今所以勸公者以其死之由私耳夫生之陽遂以其絕迹

無爲而忽然獨爾非由有也然而果然故無適無不適而
後皆適皆適而至也天地皆已自足理必自終不由於知
非命如何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謂之命似若有意也故又
道命之名以明其自爾而後命理全也理必有應若有神
靈以致也理自相應不由於故則雖相應而無靈也
呂註道未始有物也既已爲物而欲復於無物則其致虛守
靜非一朝之積也野謂忘仁義賓禮樂從言心之莫逆通
言心之微物卽物物皆游物物皆觀矣來則道集之謂鬼
入卽鬼神來舍天成則與天合德不知死不知生則知止
乎其所不知大妙則神矣妙萬物而爲言然後能體神也
生而無爲則不知有生不知有死生而有爲而後有死勤
影之所待而爲影然而無情豈知有待耶影之所待者日

金陵叢書 周氏校印

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
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耶而況乎
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
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蜩甲蛇蛻皮也屯聚也一作撓撓者蕭
郭註運動自爾無所稍問自爾故不知所以影似形而非形
推而極之則今之所謂有待者卒至於無待而獨化之理
影矣直自強陽運動相隨往來耳無竟不可問也
呂註罔兩生於影影外微陰非一故曰叟叟影之俯仰行止
隨人而已豈知所以哉形之有影猶蜩之甲蛇之蛻而非
蜩甲蛇蛻也影得日火則屯而顯遇陰夜則代而隱此乃
影之所待而爲影然而無情豈知有待耶影之所待者日

金陵叢書 周氏校印

火陰夜而不可謂之有待況以有待者乎以有待者影之
所自出即形是也以罔兩無待知影之無待以影無待知
影之所出者亦無待則不爲形所累矣被來往則我與之
來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皆非我也又何以有問乎
循本括髮叟老人之稱稍畧也彼指形也況乎以之以訓
用強陽陽氣之不正者罔兩與影如叟之與叟也二叟相
逢住世能幾相問之時不過稍稍而已汝何必稍問也予
影自謂也予雖有此影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故若曰影生
於形如蜩之甲如蛇之蛻此說似矣而非甲猶是生於蜩
蛻猶是生於蛇若影遇火與日照之則屯聚遇天陰與夜
則代去無火日則雖有形不能爲我影如此看來則彼之

罔兩問於景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
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叟叟也

形雖能爲吾影而必有所待況罔兩又用影之有待者乎

彼形來往吾罔與之來往彼形强陽吾亦與之强陽强陽者本非血氣之正而影亦隨之以見形影皆非眞實又何以問爲此段重出而語意尤超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過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閒是以不敢今閒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盱盱（盱呼于切）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蹙（子六切）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陽姓名子居字）

郭註睢睢盱盱跋扈之貌人將畏難而疏遠也尊形自異故懼而避之去其矜故與之爭席

呂註睢盱自異則舍者迎將之召也老子所以歎子居形謀成光則戶外屨滿之召也伯昏所以去禮寇其趣一也

江適孔子曰下人不精不得以欲得其眞而已存乎人者莫良於睯子蓋神之所託也得道者之相遇目擊而道存知人者每得於眉睫故陽子之睢睢盱盱老子以爲不可教也明白四達是謂大白每地不可測之靈物亦貌是也結以睢盱矜傲人誰與居聞命而反舍者爭席則耳聆心悟在片言之頃孰謂載道而下愈況是謂若辱沖而不盈故盛德若不足若然者其視顓顓奚有於睢盱哉避席非止於不爭而已爭席非止於不爭而已

不避而已聞命而反則昔之避者更且爭矣秦梁之地不遠也今之舍者猶昔之舍者也亦非有二楊朱也其相遇還若此異者乃知至道密庸變形易慮人常有由之而莫知也蓋南之沛則趨於物之所會其反也則復於命之所

本或避或爭在往反之間耳

管見總論是篇以寓言標題南華老仙渡水不濕脚之意自樸立言既多恐後人殉迹成弊故隨步隨掃其迹其寓言重言皆不得已而藉外論之屢言如水在屋有防而不失則其出也由中故日出而不厭同異是非各當其分言出於無言亦猶不言也其然其可則物情之去取耳惡知其爲固然固可耶是以必至於不言則齊也吁世衰道微人莫已信不得行志當世猶覩垂訓方來又慮無以必後人之知故寓於所重以取信焉使人由寓以完其眞從微而睹乎妙其成功一也至論夫子之迹隨年化始是卒非當身之是不可常也如此兄欲必信於後世乎曾子之再仕再化心不免乎有係而哀樂形焉無問乎爲親爲祿也若夫聞言而悟有若子游一年而野至於大妙則心日虛而道日集矣次論命鬼之有無形影之因待皆明造化不可致詰之妙人能充其造化所與而莫之天閼則吾身之天地不可測之靈物亦貌是也結以睢盱矜傲人誰與居聞命而反舍者爭席則耳聆心悟在片言之頃孰謂載道而示後世無得魚忘筌者哉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揣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越人三世弒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思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

呂註三代之季父子兄弟爭有天下更相殘害所謂上者危身慳生以干澤此讓王之篇所以作也許由支父之徒皆不以天下易其生者揚雄以爲先哲堯禪舜之重則不輕於由也所謂重者得不以其歷試而後授之以天下乎殊不知堯之所以得舜者不在於歷試歷試者與人同而已所謂暴之於人是也使由無避堯之意安知其試之不如舜乎

又何傷乎

疑獨有身不能無養有生不能無累富貴者樂於養養過則傷身貧賤者迫於利利失則累形能免二患乃爲尊生也然此聖人之緒耳非其眞也聖人之眞者忘生而生無不全忘養而養無不至雖爲天下國家之所寄託時適然耳

循本今常德府武陵縣南蒼山有善卷壇宋政和中賜號遁世高蹈先生郡守李嚴爲壇記壇之近仍有其墳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俱縛）之則右

手廳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輟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昭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眾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了 舉 子 魏 人 擢 取 也 屬 斷 而 去 之 也）

呂註昭僖侯能用子華之言而輕其所爭則於不以天下易生者又其次也

碧虛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甚惕烈解曰殺我馬而求狐貍拔兩臂而失靈龜斷右臂而爭一壺折鍥銅而競刀錐可謂不知輕重者也

金陵張氏校印

魯君開顏閭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閭守陋閭荅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閭門對之使者曰此顏閭之家與顏閭對曰此閭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閭曰恐驚吾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閭者貧惡富貴也故曰道之貴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側都反）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生養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

（一作魯侯以有道之士爲物乎）

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罪無故令人折其脚而與之食因使人逐狗而殺之子陽恐）

碧虛士甘陸沈無聞豈肯詘志而受無名之祿君胡庸子之情而躑躅於禍網哉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姓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強（牌上之席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

鄙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三旌司馬本作三侯云踏侯之三卿書執者）

碧虛誦詩書而發冢居屠肆而守義者何代無之夫竊勢以爲己功市權而要重賞者聞此亦當知愧矣

口義大王反國說反屠羊各得其本分三旌三公也車服各有旌別故曰三旌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縰（徒）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與馬之飾憲不忍爲也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肌噲手足胼胝（支）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

同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同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應匡正也雖屢也門自對門也也希世）

（御世參也雖喻新也一云益也盡不窮說）

新傳夫富與貴是人之所好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所好所惡忘則處富貴不知其富貴居貧賤汎然自得於胸中所以逍遙於天地之間也若原憲曾子顏回者可謂無心矣憲居環堵之室蓬戶而甕牖曾子顏色腫喻而衣冠決壞顏回家貧處卑而飦糸麻之僅給三人未嘗惡貧而忘道故或歌或弦而忘形自得矣豈務殉物而傷生歟此所以異於世俗矣故曰致道者忘心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象魏闕也）

（闕君之門雖南子作魏闕天子之闕觀也）

疑獨魏公子牟封於中山瞻子魏之賢人夫人心最爲難勝故雖身在江海心居魏闕自言其未能無心於富貴也重生則利輕利輕則不思魏闕矣牟雖知生可重物可輕然

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匡人也拘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亂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栢之茂也陳蔡之隘厄於匡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扢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王首共伯名和孔子之末子

一共伯臣首作共首

呂註自顏閔禦寇至孔子皆不宏受人之爵祿施予以至貧賤餒凍餒而不改其樂者也其次公子牟雖未至乎道而有其意者也世俗之人溺於人僞者聞許由共伯之風狂而不信故歷敘舉賢莫不樂道以忘生忘生爲難猶且爲之矣不能自勝一傷也強而抑之是二傷也故曰重傷此非自養之道也故曰無靜類矣勝子所以疾而已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實感切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切吐第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

曰五 莊賢七 十七 金陵叢書 清氏校印

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匡人拘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亂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栢之茂也陳蔡之隘厄於匡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扢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王首共伯之末子

一共伯作共首

呂註自顏閔禦寇至孔子皆不宏受人之爵祿施予以至貧賤餒凍餒而不改其樂者也其次公子牟雖未至乎道而有其意者也世俗之人溺於人僞者聞許由共伯之風狂而不信故歷敘舉賢莫不樂道以忘生忘生爲難猶且爲之矣不能自勝一傷也強而抑之是二傷也故曰重傷此非自養之道也故曰無靜類矣勝子所以疾而已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實感切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切吐第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

曰五 莊賢七 十八 金陵叢書 清氏校印

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稠水而死湯又讓昆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稠水而死湯又讓昆

弟子輕大樹下柏欲殺孔子伐其樹孔子遂行不知也卽然反琴絃拓然奮舞貌其伯卽

弟子輕大樹下柏欲殺孔子伐其樹孔子遂行不知也卽然反琴絃拓然奮舞貌其伯卽

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吾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一作水隨流上

君須忍垢棲水一作桐水

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吾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一作水隨流上

君須忍垢棲水一作桐水

郭註孔子曰士志于仁者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夫

志尙淸遐高風遠世與夫貪利沒命者故有天地之降也舊說曰如卞隨務光者其視天下也若六合外人所不能察也斯則謹矣夫輕天下者不得有所重也苟無所重則無死地矣以天下爲六合之外故當付之堯舜湯武耳淡然無係故汎然從眾得失無槩於懷何自投之爲哉若二子者可以爲殉名慕高矣未可謂外天下也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且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嗚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

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信揚行以說悅眾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郭註論語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不言其死也此云死者亦欲明其守節以終未必餓死也

呂註若無擇隨光夷齊者非特不受人之天下與其爵祿又

斥及論讓王以悟危身狥物之俗則皆在所貴觀者知此則言忘而意得矣

郭氏總註此篇大意以超高讓遠退之風故破其凡乎故冒之人乘天衢入紫庭猶時慨然中路而歎況其凡乎故夷許之徒足以當稷契對伊呂矣夫居山谷而弘天下者雖不俱爲聖佐不猶高於蒙埃塵者乎其事雖難爲然其風少弊故可遣也曰夷許之弊安在曰許由之弊使人飾讓以求進遂至乎之嗆也伯夷之風使暴虐之君得恣其毒而莫之敢亢也伊呂之弊使天下貪冒之雄敢行簒逆唯聖人無迹故無弊也若以伊呂爲聖人之迹則伯夷叔齊亦聖人之迹也若以伯夷叔齊非聖人之迹耶則伊呂

之事亦非聖矣夫聖人因物之自行故無迹然則所謂聖者我本無迹故物得其迹迹得而强名聖則聖者乃無迹之名也

陸德明或謂讓王之篇其章多重生而齊光二三子自投於水何也答曰莊書之興存乎反本反本之由先於去榮是以明讓王之一篇標倣世之逸志旨在不降以厲俗無厚身以全生所以時有重生之辭者亦歸棄榮之意耳所以深祛塵務之弊也其次者被褐啜粥保身而已其全身尚高而超俗自逸甯投身於清洽終不屈於世累也

劉槩於不得已而已者無所不拒於得已而不已者無所不取無所不拒近狷無所不取近狂聖人得中道而與之則二者皆在裁之域矣夫狂狷者固中道之弊而後世狂者非特進取也至於貪生愛利顯冥於嗜慾之地狷者非獨有所不爲至於洗耳投淵以惡堯舜之名此又狂狷之弊也莊子謂讓之爲名處夫授受之間而宜不失者也土者域中之大於王而能讓事物何有哉故聖人不得已而臨涖天下如王子搜者蓋可見矣聖人至於外無物則執弊弊焉以天下爲事至於內無我則爲天下所歸亦安得而辭如此則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伊尹之相湯伯夷之避紂或足履堯門與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之反石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

唯聖人中庸無弊讓受合宜隱顯隨時從容中道堯舜之事是也伯夷叔齊讓國而逃於首陽食薇厥而終則非故爲矯元要名後世著若夫爲君而讓則其迹顯未爲君而避則其迹隱退讓之志本同惟其時而已矣

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之反石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

管見總論本篇載讓王高節自堯舜許由善卷至於王子搜夫身居畎畝者無殊致矣

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
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
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
奈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
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
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
卒徒太山之陽脥人肝而餔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
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
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耶爲我
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
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
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
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餔之膳孔
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
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
劒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
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
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辨諸物此中德也
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
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
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恥不取焉
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

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
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
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
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
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耶且吾聞之
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告我以大城眾民是規我以
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
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
以其利大故耶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
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
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
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
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
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
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眾暴寡湯武以
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
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
大於子天下何故不以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
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劒而受教於
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
事不成身菹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
聖人邪則三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

天下子教子路詣此忠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是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眞而強(上聲)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鱉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羅)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臣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平聲)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臣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丞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眞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舍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闊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虎食)

郭註此篇寄明因眾之所欲亡而亡之雖王紂可去也不因眾而獨用己雖盜跖不可御也

呂註夫子與盜跖善惡相對吉凶貞勝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唯其對而不一則不足以相勝也觀跖之所以拒夫子者則天下之不仁而爲利者其說皆如是又惡可與言哉

凡治其心者苟不能絕棄聖知仁義則亦不免爲巧利之對而已是以至人知善之與惡相去何若故不譽堯非桀兩忘而化其道以復乎未始有物此人心之盡而道之體也今不直言寓之孔跖者直言則人所難喻故反覆辯難以見其情實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眞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

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
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
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
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
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
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
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
成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
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
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
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
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
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狗財君子狗名其所以變其情
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故
曰無爲小人反殉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
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
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無赴而富無狗而
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決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
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干勝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
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
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禍其患也離禍棄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
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

之人也施子名焦周來人汪昧君不仕子貢遂之遂棄其祿而絕死申子滅云申徒抱甕之河滅云申生也

郭註此章言尚行則行爲貴士則士僞故蔑行賤士以全其
內然後行高而士貴耳
呂註善與惡對故孔子不能化盜跖名與利對故子張不能
服苟得苟得所以訟於無約也子張以干祿爲學則知有
名苟得則知有利無約體道而信者也夫爲惡與利世謂
之小人爲善與名世謂之君子此以人道言也以天道言
則人之君子天之小人若狗天而從其理則君子小人不
可得而分矣枉直視乎天之中則無枉直而觀四方與時
消息則雖中而不執以爲中此道所以六通四辟無乎不
在也是非皆一無窮執圓機而無不應獨成而意與道徘
徊則踌躇與事以每成功凡若此者所以之天無轉而行
至將棄而天此則己之天不以人廢天之謂也忠信廉義
世所謂名與善也而皆不免乎愚世人但知利惡之爲累
而不悟名與善亦非道也是以無約之論重及之
管見二子之論不決故苟得曾與訟於無約小人狗財至章
末並無約之辭謂二子皆狗一偏未爲合道莫若心忘善
惡一無所狗聽其自然無君子小人之分各得其性情之
正亦何有枉直中外是非之辯哉獨成而不資於物所以
與道徘徊而不失也若轉移自然之行求成爲義之名及
趨於富利以望有成皆棄滅其天理而陷溺於物欲者也
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

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耶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與己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爲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歡之喜不監於心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俠協人之勇力而以爲威強乘人之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乘天下而不自以爲康康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尺監之度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忠虛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爲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已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與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爲福有餘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鼓管籥之聲口嗛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俠俠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愚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淫則憚可謂疾矣爲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熱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慧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而不得線了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知不足云者言爲知力不足故不用耶馮氣不通之稱也內周樓疏者自重樓內而疏軒外通謂設守衛也知和曰不知足者常足

郭註此章言知足者常足

呂註無足以富爲見下貴是爲安體樂意之道知和以爲富者同生同鄉而世輒下貴之則其中無主可知是與俗化於世棄其至重至尊者以爲世俗之所爲失其性命之情謂之安體樂意亦疏矣慘怛愉不監於體怵惕欣歡不監於心則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向所謂以陷侯之珠彈千仞之雀是也雖至富至貴者猶不免於患況足於財者乎無足以富爲是謂人性皆然孰能辭之知和以爲不知足者不能讓畔故爭四處而不以爲貪知足以無以天下爲故棄天下而不以爲廉廉貪之實反監之度而已度謂器之小大不同謂人性皆然不可也俊弱於馮氣馮特多資其氣驪滿體澤則馮謂形體潤澤則特而不知衛生

極言富之爲害如此其終也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人乃線意絕體而爭之此則向所謂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也孔子不能化盜跖子張不能服荀得荀得取直於無約無足見屈於知和則知善惡名利不足以相勝唯道德足以勝之也

碧虛物莫重乎身身莫重乎生今乃同俗化世去重棄尊以爲其所爲而論安體樂意之道何緣近之處貧賤則惕怵居富貴則忻愉是昧本而矜迹也爲爲者爲與名就利之爲而不知富貴之自爲也舍其自爲而欲與就者知其不免矣夫舉空之蟻唯聚膿臭蒙袂之士恥近嗟來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又何藉乎因挾哉縱肆者過聲色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則心樂驅侈者處權勢則體安此人之性也孰不願之動以百姓非爲已也不違其度少私寡欲爭四處者謂征伐四方志在安民非利寶貨故不爲貪及其功成名遂禪位有道亦不自以爲廉也王子搜逃乎丹穴顏闔飯牛辭聘此豈要名譽哉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耕而不顧此豈與名譽哉貪鑒之人以恬淡爲病寂寞爲陋而不知平易爲福有餘爲害唯財速禍慘於他物而世俗弗悟也以恬淡寂寞之士觀鍾鼓醪醴則喪亂道業觀膏粱充滥則動多艱苦權勢取慰者溺爲身疾攫金不顧者甚於戮辱而委積無厭憂畏不釋一旦禍至身傾唯求所積之早盡耳當此之時眞情已竭貨財已單思放鷹犬於上蔡聞鶴唳於

華亭許可復得耶

楊用修俊溺於馮氣舊注飲食至咽爲俊馮音憤憤滿也案馮當音如馮河之馮言富人積資如負重然既已難矣又行而上尤其難也故曰可謂苦矣下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又自解俊溺於馮一句靜居則溺宴安鴆毒聲色所迷無水自沈也故曰溺體澤則馮言營營然如馮河徒涉陷身九淵故曰馮言必作憤音

劉槩總論天下無是非是非生於人之情天下有是非泯於人之性是之德爲吉非之德爲凶易曰吉凶者正勝者也夫不能會於正以均忘而紛紛於有爲之域物物自貴而相賤孰能定之故雖孔跖之分而相謂爲盜矣莊子非不知尊孔子而賤盜跖也以世人不悟均忘之理相勝以知相誇以能若復狗情而尊之則是非愈彰性命之情愈爛漫矣故借天下之所共非者而述其自是之情則雖聖人亦不能以辯勝故末篇以子張之言爲未當而以知和之論終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丹鉛錄郭象云莊子盜跖篇言事之無可奈何者雖聖人無如之何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言君子思不出其位楊中立云逍遙遊一篇子思所謂君子無入而不自得養生主一篇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能以此意讀莊子所謂圓機之士可與之論九流矣世之病莊子者皆不善讀莊子者也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悅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鬬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呂註莊子之制行願曳尾於塗中而不爲大廟犧牲以悟危身殉物之俗則說劍實所未聞蓋借此以明道之所用無往而不可耳能止其君之喜好而安其國之危即其澤之

及亦豈小哉夫天子之劒以天下爲之所以言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此所以用神器之道以其不可爲而爲之者也能知其本末輕重之所在與其所以論制之法持行之時則用之而天下服矣自燕谿齊岱至渤海恒山喻天子之劒以天下爲之自五行刑德至下絕地紀喻神之無時無方也唯神人可以御神器故匡諸侯而天下服莊子之所以爲劒者如此文王聞之芒然自失乃知己所好者非眞劒也諸侯以一國爲劒故以士言士者民之望也知勇居先故以爲鋒清廉居次故以爲鍔賢良倚以爲幹者故爲脊忠聖植以爲本者故爲鐔豪傑則吾所持而行者故以爲鋏爲國者觀其所以爲鋒鍔鋏者合與否則器之利不利國之安危可知也天下一國大小雖殊其所以用之者在精神之運則一而已及問庶人之劒則正指王之所好以救其失劉棨天下事物之情莫不毀異而尊同捐小而幕大以至違害就利往往皆然若其不與已同雖利不從不見所利雖大不慕也莊子論道是篇及於辭人說客之言者蓋寓至理於微眇必假言而後獲也物情自貴而相賤自是而相非而欲以不同蔽人之合則雖夫子之聖亦屈於盜跖之暴矣以所同而勝人則莊子一言而絕趙王終身之好者固其理也夫突鬢垂冠曼胡纓短後瞋目而語難者趙王之所好非莊子之情今且變其常情易其常服者彼將尊其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所說也上論天子次及諸侯下鄙庶人者彼將慕其所大也大則服天下次則賓四封下則斬頸領者彼將就其利也事物之情不過於此聖人調而應之物而畜之則眾狙之服於朝四暮三之術豈無其道哉夫枉已未有能直人則莊子之說劒似求合矣蓋自盜跖漁父皆非已事也其言之大意皆所以相攻而理固微矣若按迹而求豈知言者哉

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眞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
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
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
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
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徼
賦不屬婦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
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
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
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
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
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

金陵叢書 嚴氏校印

職事之官而擅飭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
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
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
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
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或作挾字)適倫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
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
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
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
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
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
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罹)此四謗者何也客悛然

金陵叢書 嚴氏校印

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
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尚遲疾走不休
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
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通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
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愼守其眞還以物與
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
曰請問何謂眞客曰眞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
故强哭者雖悲不哀强怒者雖嚴不威强親者雖笑不和眞
悲無聲而哀眞怒未發而威眞親未笑而和眞在內者神動
於外是所以貴眞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
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
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
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
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眞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
故聖人法天貴眞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
不知貴眞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於僞而
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
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
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
者不知其道愼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
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
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

金陵叢書 嚴氏校印

突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言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突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突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突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仁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眞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突吾敢不敬乎

顏統調 揮快也 揮民猶言不民寄秋後倫 揮及等也 兩容頗適者善惡皆容

郭註此篇言無江海而閒者能下江海之士也夫孔子之所放任豈直漁父而已哉將周流六虛旁通無外蠕動之類咸得盡其所懷而窮理至命固所以爲至人之道也

呂註孔子體性抱神以遊世俗則豈有漁父之譏哉所以言此者蓋世之學孔子者不過其迹故寓言於漁父以明孔子之所貴者非世俗所知子貢之告漁父者乃世儒所知孔子者也夫天下雖大亦物而已孔子之所以爲孔子者執肯以物爲事故道之眞以治身緒餘土苴以治國家天下誠如子貢所言非其任而爲其事則其分於道也豈不遠哉八疵四病宜其不免也觀後世得孔子之迹者而考其所爲則莊子之言千載之下猶親見之得不謂之神人乎

列御寇第三十二

江甯焦竑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鑑其所忠夫鑿人特爲食羹之貨多餘之祸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

乎顙立有間不言而出竇猶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爲用之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才一作性又無謂也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靈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食而遨遊汛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故方李云道也吾驚者見人威己卻違道之保附也多餘之贅列子作無多贅之贅贅也衆人皆以己有餘爲寶我獨若遺之人也出異猶言衒異也無能故泛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本作飽食而遨遊

郭註漿謂竇漿之家先饋言其敬己內誠不解則外自矜飾形諜成光舉動便辟而成光儀也外鎮人心內實不足以

服物也使人輕乎貴老言鎮物由乎內實則使人貴老之情篤也鑿患言以美形動物則所患亂生也漿人權輕利薄可無求於人也保汝者苟不遺形則所在見保保者衆守之謂也任平而化則無感無求無感無求乃不相保先物施惠惠不因彼豫出則異也必將有感則與本性動也細巧入人爲小言夫無其能者唯聖人耳過此以下至於昆蟲未有自忘其能而任眾人者也

呂註聖人被褐懷玉全其形生其藏身也不厭深淵內誠不解則未能忘心形光可諜而知非藏身之道也食於十漿其牢先饋是有以外鎮人心使之輕貴老而重己則鑿其患而自貽也鑿同齋唯感而後應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乃能使人無保也出異則藏用不密感豫則搖而本性蠹心存神之大患故以莫告而小言者爲毒而莫覺莫悟者不可謂之相孰也孰言其烹蒸而至於成爲學者日益故勞且憂爲道者日損去知巧而復無能故泛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江遙性猶水也凝之而爲冰釋之而爲水凝則其體不易釋則其用無窮至人之心渙若冰將釋而復歸於明曾何光耀之外鎮哉若夫內矜實智不能自解物有結之便辟成光人皆得以窺察之有若猱人之權輕利薄者亦輕乎貴老而鑿其所患矣鑿亂也言所患眾至也以五漿先饋爲驚是善於內觀者也處已謂不遺形也北面而立辨於物

也敦杖蹙之乎顧忘我也不言而出忘言也列子提履跣走則未能默悟不言之教矣夫能不失德而未至於上德之不德知可道有跡而未造常道之無心斯不能使人無汝保也且以不能使人無保爲患者與夫使人保己者有間矣感豫者先施也列子固未嘗出異以感物也所以人得而保之者必有以感之而不自知也既已有感矣勞汝神搖汝精日與戶外之屨者相與辯其果有謂乎故曰搖而本才又無謂也與汝遊者俱淪於人道之患故莫知所告其小言之譻譻安能爲至言之發藥哉若是者同之乎迷塗物與我無成也故曰莫覺莫悟何相孰也

循本內誠不解者不能中虛也外譢成光不能泯於無迹外可間譢而成光采爲人所寵也鑒猶隆醲也所患謂舍其自然而從事外敬故以爲患也保汝者人歸之藉以保護也與漢紀蕭曹恐臨城保高祖義同敦音頓豐也蹙之乎頤以杖挂頤而皮肉皺也豫未然才或作性感於未然所以出異眾之驗必且有所感則搖動爾之本性無謂無人言之者雖與汝遊者亦莫以相告也小言者細巧入人之言及有小言者又爲人之害者也孰誰何也相問之詞言莫有能覺悟者何取其爲相問也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支三年而緩爲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爲墨者予也閻胡嘗視其良既爲秋柏之

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己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捽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良良人謂報也盛作堪晉淑寡也何不賦親緩遊已作化秋柏之實

郭註呻吟吟詠之謂祇適也翟緩弟名緩怨其父之助弟故感激自殺死而見夢謂已既能自化爲儒又化弟令墨弟由已化而不能順已已以良師而便怨死精誠之至故爲秋柏之實夫造物以下莊子辭也積習之功爲報報其性不報其爲也然則習學之功成性而已豈爲之哉彼有彼性故使習彼緩自美其儒謂已有積學之功不知其性之自然也夫有功以賤物者不避其親也無其身以平性者貴賤不失其倫也窮非所以通泉吟詠所以通性無泉則無所窮無性則無所詠世皆忘其泉性之自然徒識窮詠之末功因欲矜而有之不亦妄乎視緩之謬以爲學父故能任其自爾而知故無爲乎其間也仍自然之能以爲己功者逃天者也故刑戮及之

呂註緩自爲儒而使弟爲墨以至相與辯其父助翟而緩自殺皆其人而已若緩之所以爲儒翟之所以爲墨則其人之天也論其人則父子兄弟不一其身儒墨不同其業論其人之天則一而已其父之所夢者乃緩之天緩之天即其弟之天而緩不自緩矣言彼之爲墨天寔使之良者受

之於性非學所能亦天而已謂其弟爲而子自謂已之天爲良則忘其父子兄弟之詞學儒而儒學墨而墨與緩之爲柏實乃其所以報皆天使之也而人不知所以使已助人者未嘗異也乃以異於人至於賤其親如緩之所爲可不悲哉此與齊人以井爲已有而至於相捽者無異世之不知其天而賤彼貴我者皆緩也原其所以失性如彼者以其有知而已有德者以不知所以全其天也況有道者乎有知則遁天遁天倍情則不免於復是以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捆本呻吟誦讀也祇三年只三年而儒業成也河潤九里喻澤及三族言爲儒食祿而澤及宗族也閭盡也盡胡皆何也譎詐之詞夢中與其父言資而子學墨者我也而父何嘗以善視之我死已爲墓上楸梧之實矣莊子引此却斷之曰夫造物之報人也不屑屑於報其人之所爲往往報其所不能爲者緩乃責報於所爲之事誤矣彼造物者實使彼能墨而緩特已以賤其親譬齊人之飲水於井爭而相捽也井無分於予奪而飲者自相捽是不知天也今世人皆緩之徒也由此言之有德之人且以造物之報爲不可知而況有道之人乎有道之人一切付之自然矣古者謂緩之徒爲遁逃天理之刑

通義閻胡二句諸解無意味謂父何不見其成弟之善如時之秋如柏之實成其材閒其生意而乃黨弟以致我死乎

十年宿怨其爲儒可知矣

陸德明穿井者謂已有造泉之功而捽飲者不知泉之出乃天也緩以使弟墨爲功而怨其父不知翟之能墨亦其天也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眾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郭註聖人無安無不安順百姓之心也所安相與異所以爲眾人也

呂註所安者天也所不安者人也

循木此數語足上意緩蓋不安者也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郭註知雖落天地未嘗開言以引物也應其至分而已

呂註之天之人之分此無爲謂所以云狂屈似之知與黃帝終不近也

朱泙平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郭註事在於適無貴遠功

呂註龍之爲物其變化有似乎聖知屠則絕棄之謂單千金之家空其所有也無所用其巧則亦無所事於絕棄矣此之天之全者也

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眾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

行有求兵恃之則亡

郭註理雖必然猶不必之斯至順矣兵其安有理雖未必抑而必之各必所見則乖逆生物各順性則足足則無求矣不得已而用兵以恬淡爲上者未之亡也

呂註兵莫慴乎志鏌鋣爲下聖人之才立之斯行知太初則不能太一形虛矣唯聖人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至其動也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乃所以兼濟導物太一形虛者也夫心之爲物莫知其鄉亦大矣而其知不離乎毫氂竿牘之間此其知在毫毛而不知大窮爲可悲也

循本太一形虛與尋常言太一太初者不同其句法是兼濟對太一道物對形虛兼濟乎道與物太一乎形與虛猶言極均平之耳形累不知太初者爲形所累不知有太初也甘冥卽酣眠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言至人如水之無心知在毫毛小知也

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國者商之所短也一悚而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才何反者得車一乘舐矢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郭註夫事下然後功高功高然後祿重故高遠恬淡者遺榮也

必必之故多兵多兵則順兵而外求也故曰順於兵故行有求然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也豈務樂用而恃之與恃之則固雖以存也故曰兵也恃之則亡

極均平之耳形累不知太初者爲形所累不知有太初也甘冥卽酣眠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言至人如水之無心知在毫毛小知也

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國者商之所短也一悚而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才何反者得車一乘舐矢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郭註夫事下然後功高功高然後祿重故高遠恬淡者遺榮

循本槁項者項枯槁無肉黃馘者耳黃悖消削如被馘然捽

亦癰類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

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爲旨忍性以視民

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可足以上民彼宜汝與余予

顧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僞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

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而賈不齒雖以

事一作士之神者弗齒爲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

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

者不能忘心而受乎心不能體神而宰乎神此所以爲民

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眞人能之貞植通詩云維周之楨楨幹云棟梁也

郭註圾危也夫至人以民靜爲安今一爲貞幹則遺高迹於

萬世令飾競於仁義而雕畫其毛彩百姓既危至人亦無

以爲安也凡言方且皆謂後世從事飾畫非任眞也從事

華詞以支爲旨言將令後世之從事者無實而意趣橫出

也後世人君將慕仲尼之遐軌而遂忍性自矯僞以臨民

上下相習遂不自知也今以上民則後世百姓非直外形

從之而已乃以心神受而用之不復自得於體中也彼百

姓也女哀公也彼與女各自有所宜相效則失眞此即今

之見驗也予顧言效彼非所以養已誤而可言正不可也

爲後世慮明不謂當時也治之則僞故聖人不治布而識

之非知狗萬物也商賈不齒況士君子乎要能施惠故於

事不得不齒以其不忘故心神忽之此百姓之大情也金

循本彼指民女指哀公予顏闔自謂顧猶顧指誤錯誤彼民

耳唯眞人寂然而爲緣於不得已內外之刑安能累哉

宜與之相忘汝與我但頤指示之自可何必政令雖或差
誤亦不妨以其相與以實也商賈不得與士大夫齒雖或
偶以事故相齒而人之神終不樂言意不欲與之齒也顏
闔不樂仲尼意蓋如此宵人卽小人古字通用漢書毋逼
宵人是也此闔言眞人之道與仲尼異別也

新傳聖人者與天地合德與陰陽同功不暴其神而使人相
跂不顯其迹而付物自化窈兮無爲而復歸於朴豈爲輔
於時與夫奧妙虛靜者聖人之道也窈冥晦默者聖人之
迹也道不可以知而迹不可以見今用於魯而爲輔則是
道可知而迹可見天下必飾外倘詞而擬之矣如此則聖
人不得不有爲而天下不得不喪眞非爲理之道也故曰

有塗亦可知也

呂註愿者少立故與益反長與不肖反順獰與達反達者質
直而好義則非順獰也堅與緩緩與鉏皆相反者故察之
不可以一塗也

正考父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
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僨三命而名諸父孰
協唐許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
視而敗矣凶德有五中德爲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
好也而吡匹賣其所不爲者也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
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佹
淑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智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責

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遣

方且飾羽而畫從事乎鵷雛以支爲旨又曰雖治也此顏闔
能知聖人撫用之用矣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
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達有堅而緩有緩而釬卑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
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
觀其能卒猝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
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側雜之
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郭註險於山川至去義若熱言人情貌之反有如此者夫君
子易觀不肖難明然觀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搜之

其內也勇動多怨言怯面諛乃厚其身也仁義者天下皆望其愛愛則有不周矣故多責備然大悟解之貌肖釋散呂註正考父至執協唐許言器度大小有如此者不識不知也隨者泯然與化俱也遺者每在節上住乃悟也

順帝之則毀則爲賊矣德有心而心有限知識具而敗其則賊莫大於是內視則所謂賊也五官之動迷而不反莫非凶也中德爲首謂德有心有心則有我自是而非彼故有以自好而吡其所不爲也八者俱過人則自裕故以是窮三者不若人則自強故通達知慧外通則物至勇動多怨仁義多責備明世俗之所美者非美所惡者非惡要在強行者有志以遺其形而已人能於生而達之則所謂天命之小者雖不及此亦能安其所遭言所謂通達者非事乎其外也

方思善窮有八極言八者窮之極也達有三必言三者達之必也形有六府形者表暴於外之名府者蓄藏於中之義言有六者蓄藏於中不免表暴於外也知慧勇動仁義所謂六府也故惟達者免乎此矣達生者無心達知者無慮達命者吉凶好惡無思無營而與天遊也

筆乘文子曰道有知則亂德有心則險心有眼則眩何者有眼必有見學道者每患於無見而不知見爲德之賊也釋氏所說五種眼唯天眼肉眼在面慧法佛眼皆在心彼心眼者德之成此心眼者德之敗知其所以敗則知其所以成無二理也然則達於知者非眼乎而何以言肖曰老子不云乎夫道大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稚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

爲過人因以是窮此申言窮有八極也緣循者順其自然假俠者假仰自在困畏不若人者困抑畏怯自處於不如人三者不求通而自通此申言達有三必也下又綴上通達字論之知慧外通者勇動則多招怨仁義則多招責唯達有生自然之情者能傀偉自任達於知者雖未及此亦克肖似即踐形惟肖之肖達天命之大者動與天隨達天命之小者雖不及此亦能安其所遭言所謂通達者非事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尙奚微之有
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
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齏粉夫
頷下之也驪龍黑龍也驪
郭註夫取富貴者必順乎民望也若挾奇說乘天衢以嬰人
主之心者明君之所不受也故如有所譽必有所試於斯
民不違僉曰舉之以合萬夫之望者此三代之所以直道
而行之也
呂註世之冒險探嘗以徼寵名幸而不寤者皆探珠之類也
此乃至人之所危而哀之彼用以驕穉人不亦謬乎
口義驕穉者驕矜而孩視人也緯蕭繅藍爲箔也得珠遇龍
睡喻人之取富貴皆危道也奚微之有言殘食無餘也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
芻叔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
郭註樂生者畏犧而辭聘慨髏聞生而矉蹙此死生之情異
而各自當也
呂註莊子入於不死不生脅以死爲南面王樂則太廟犧牲
非所畏也而俗方危身傷生以蹈利故其制行如此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日月爲
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
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
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爲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
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郭註以一家之平平萬物未若任萬物之自平也徵應也不
因萬物之自應而欲以其所見應之則必有不合矣夫執
其所見受使多矣安能使物哉惟任神然後能至順故無
往不應也明之所及不過於形骸至順則無遠近幽深皆
各自得故用發於彼而功藏於物若特其所見執其自是
雖欲入人其功外也
呂註得天地萬物之所一而同焉以爲體則其生也備物以
將形其死也以之爲齎送非虛言也彼忠烏鳶螻蟻之食
則不免予奪之偏唯無心則無所予奪於以平之則平之
至於以徵之則徵之至苟有心則不無取舍失其常心是
爲至不徵至不平也欲以平之則其平也不平欲以徵之
則其徵也不徵狗之水也莫動則平大匠取法唯其平也
故以平之則平唯其徵也故以徵之則徵凡今之所以予
奪者明而已其不知者乃所以爲神也明者唯爲之使而
神則徵之此明之所以不勝神也而愚者莫知所謂神獨
恃其所見以入於人則用功於外安能反其性命之情哉
管見總論首以館甥之事戒其出異感人未幾而戶外屨滿
不能使人無保也次以緩翟交爭憤死化爲秋柏遁自然
而言之其機淺矣是以屠龍技成無所用巧用巧不足以

效於屠龍廿祇痔者得車愈多不多不足以旌其祇痔皆
所以譬學徒而鍼時病也至於賴貞幹以扶國不若休之
悟動過之刑心當知謹只丸徹用而不肖得三命至而恭
慢分八極三必之不常一珠九殞而僅得又以喻處世應
物之多端貪名逐利之召患也倘能因其有形反究夫未
始有物則入間世之累可免矣舍犧牛而爲孤犢亦在人
篤信而力行之篇末結以莊子死示幻形不足戀凡物必
有終也門人慮烏鳶之食貓以世眼觀唯至人忘形任化
無予奪之一偏體神用明顯平徹之不謬此其所以離人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入天而登假乎道也歟

天下第三十三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
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
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
神人不離於眞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
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
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操一作）爲驗以
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
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
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
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闢）大小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
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魯之士紳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
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
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
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
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
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
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
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
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
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

郭註爲其所有爲則眞爲也爲其眞爲則無僞矣又何加焉

一世而得淡漠焉則反之人恣其近好家用典法故國異政家殊俗也所長不同不得常用不該不徧故未足備任也各用其一曲故析判天地萬物之理全人難遍故閒鬱聖王之道大體者各歸根抱一則天地之純也裂分離也道術流弊遂各奮其方或以主物則物離性以從其上而性命喪矣

呂註天下百家之學莫不自以所治方術施之有爲爲不可加方術各不同則古之道術果何在曰無乎不在但不得其全耳既不得其全則神明何由降出神降則聖之所生明出則王之所成一者神明之主所謂天人神人至人聖人君子其體大同所從言之異耳語道先明天天者所宗

也故不離於宗謂之天人精所以入神不眞則不至聖人則全天體神之至者故統道德而兆變化此即神降而爲聖也及其見於仁義禮樂蒸然慈仁謂之君子則明出而爲王也由聖人而上與天同由聖人而下與人同者也以法爲分而不可犯以名爲表而不可亂以操爲驗而不可欺以稽爲決而不可惑此皆有數存焉數多者位高而用大數少者居下而治小百官相齒以此而已上則聖之所生下則王之所成無不備者故能配神明酌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明本數而不疑係末度而不失其道不爲六合所拘其運無乎不在古之道術其大體如此而所謂神者數不能計度不可以書言傳也明在數度者有司出

法國史記其迹其在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多能明之自詩以道志至春秋以道名分皆古之道術明而在數度者先王以其數施於有政散於天下故百家時稱道之亦不出於古道術之外天下有道聖賢明而道德一學者得見其全不爲奇方異術所蔽及其亂也天下多得其一端察焉以自好雖各有所長而不該不徧一曲之士而已天地有大美而判之萬物有成理而析之以古人之全而察之彼百家者寡能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聖王之道闇而不明人各爲其所欲爲道術裂矣

循本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總說天人神人至人聖人也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說聖人也其數

一二三四逐一逐二討分曉也相齒相列也以事爲常者各治其職事也以衣食爲主者務農桑也蓄之斉蓄藏者倉廩府庫之積老弱孤寡爲意者以老弱孤寡爲念也民之理者治民之道也以上說君子自天人至君子總括古之道術盡矣下文却歎古今之異稱而道之以上說古之道術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包括在中天下大亂以下說後世之方術一偏天下之人多是執一偏之見以自喜如耳目鼻口皆由所知而不能相通百家眾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而狗於一偏者正如此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者觀古人全處則一偏之士少能備天地之美稱

神明之容容頌古通用卽美也自爲方自爲方術也悲夫

以下皆傷歎之詞以後各述諸家之異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爲之大過己之大循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泛愛兼利而非鬬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禮賢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

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格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脾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爲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作之辭相應以巨

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爲之大過已之大循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

非樂節用墨子篇名一作棗相九棗也所治非一故稱道或者猶言也巨子門徒相傳號鉅子也

郭註勤儉則瘁故不暉也矯厲也勤儉則財有餘而急有備

大過大順不復度眾所能也物不足則鬬令百姓勤儉有餘故以鬬爲非不怒言但自刻也既自以爲是則欲令萬物皆同乎己故博而不異不與先王同者先王則恣其異然後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毀古禮樂嫌其侈靡

物皆以任力稱情爲愛今以勤儉爲法而爲之太過雖欲饒天下更非所以爲愛也未敗墨道但非道德雖獨成墨而不類萬物之情故曰是果類乎彀無潤也不可爲聖人之道者言聖道悅以使民民得性之所樂則悅悅則天下無難矣夫王者必合天下之歡心而與物俱往故離於天下者去王遠也墨子徒見禹之形勞耳未覩其性故離於天以自苦爲極謂自苦爲虛理之法也非其時而守其道所以爲墨各守所見則所在無通故於墨之中又相與別也

巨子者能辯其所是以成其行者也尸主也爲其後世欲係巨子之業也意在不侈靡而備世急所以爲是爲之主任眾適性過故非也亂莫大於逆物而傷性故爲亂之上

上也今墨反之故爲治之下爲其眞好故聖賢不逆也但不可以教人求之不得謂無聖也枯槁不舍所以爲眞好也才士也夫非有德者也

呂註先王之治至於聲名文物之大備則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數非其常然也以繩墨自矯所以備世急古之道也術有在於是夫道所以體常而該變墨子特見其備世之急遂以爲常所謂得一察焉以自好非可與人同也自作爲非樂至博不異皆爲之大過已之大循者也先聖禮樂有節喪葬有儀今乃生不歌死不服不同先王毀古禮樂儉薄如此非特不愛人亦不愛已矣墨子本以汎愛兼利爲心而不察人之不堪甘其苦而爲之以約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不切之事也古之道術固有如此者而墨翟之徒乃獨喜其說爲之太過所以繩墨自矯者極其過甚也已之大順所以不侈不靡不暉者極其隨順也作爲非樂言所作爲皆非可樂之事也不異不與先王同不異於眾人而亦與先王之道不同也教人以薄恐非所以愛人然他却自行以薄固未嘗愛已是以人無非之者不乖敗墨道雖然以下是莊子評品之詞當歌而不歌當哭而不哭當樂而不樂豈近人情乎觳朴也去王也遠此不與先王同也棗棁以盛衣食之器九如桓公九合諸侯之九讀如糾糾雜者糾合錯雜天下之川使之脉絡貫穿而注於海也跂蹻爲服服事也相里勤人名五侯之徒五等諸侯左傳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諸五侯九伯也不作不違也不違則相應巨子猶言大人擇其黨之巨者爲聖人尸主也皆願以之爲主冀得爲後世傳道之派然而人或信或否至今其論不能定亂之上治之下亂多而治少也眞天下之好好爲治者也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聲畢足而止以此自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鬬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

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是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
忘天下日夜不休日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
子不爲苟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
也以禁攻寢兵爲外情欲寡淺爲內其大小精粗其行適至
是而止
郭註恢逆也畢足而止不敢望有餘也華山上下均平別宥
萬物不欲令相犯錯也强以其道腼令合調令和二子請
得若此者立以爲物主也見侮不辱以活民爲急也救鬬
寢兵所謂腼調也雖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腼調之理然
也見觀强兒所謂不辱也不因其自化而强慰之則其功
太重也固置五升之飯斯明白爲太少也我必得活哉謂

民亦當報已也圖傲揮斥高大之貌不爲苟察務寬恕也
不以身假物必自出其力也無益於天下者已之所以爲
救世之士也其行適至是而止未能經虛涉曠也
呂註不爲俗所累不求飾於物推誠以及人在醜而不爭願
人安養而不求餘其心有不然則以爲垢而洗之是以此
自心也夫物之紛爭由於交徒而苛急別而宥之乃所以
息紛爭而願安寧之道心之爲物無所不容則宜無所爭
也二子語其容而行之以腼合歡以調海內是謂心之行
欲置之爲主推而宗之自見侮不辱自强聒不舍此所謂
調腼之道也古之道術雖有在於是然爲人太多爲己太
少此二子所以不合於是言我日夜不休以救世人人必

高深之義也
公而不黨易異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虛不
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
駢愼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
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
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
者矣是故愼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泠察汰於物以爲道
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譴髁無任而笑天下
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擊椎拍輐斷與物宛
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他然而已矣
推反叱雷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

墮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實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愼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窾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聚觀而不免於魠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韙不免於非彭蒙曰駢愼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人不聚觀一作不見觀）郭註決然無主各自任也物得所趣故一而不兩選則不徧都用乃周也教則不至任其性乃至也泠汰猶聽放也其知力淺不知任其自然故薄之而又鄰傷焉譴讅無任言之唯無知乃所以全也愼到徒知夫知之不知而不知夫不知之乃知也譴讅不定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實聖所以棄知去已也椎拍魠斷連下三句則泠汰於物之謂椎拍鍊治之魠斷破絕之宛轉則與之俱往故忘智慮前後魏然而已推曳而後動若風羽之旋磨石之隧則其動非之患耳魏然任性獨立也推曳而行緣於不得已也忠生於譽譽生於有建唯聖人然後能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我也若無知之物而已故無建己用知之患動靜不離於愚知處宜貴賤當位實不肖襲情而云無用實聖所理是以無譽無過愼到以是爲道理夫唯塊不失道蓋知不知道也塊不失道欲令去知如土塊也夫去知任性然絕聖棄知之說而絕棄之者乃所以爲聖知也則奚以異後神明洞照所以爲實聖而云塊不失道人若土塊非死於死人之理豪傑所以笑之而得怪於天下田駢學於彭而何豪傑所以笑也未嘗至道故爲詭怪得不教焉蒙得不教焉以其教則不至也言古人至於莫之是非而任之道也莫之是非所謂齊萬物以爲首也竅然逆風所已其風竅然惡可而言亦幾乎未始有是非而知者不言動之聲反人不見觀不順民望也魠斷無圭角也韙是也

之說至於所爲與人反而欲以不聚人觀則不免於鉥斷而已夫道未始有物也故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寬奚以常反人而以椎拍鉥斷爲哉其所謂道非道而所是未免於非以其滯於無知之域耳三子雖非知道槩嘗有聞者若墨翟滑釐宋鈃尹文非唯不知道又未嘗有聞也道本出於性命之情而其眞以治身今墨翟滑釐制行舉離於天下至於人已不愛則喪本失眞爲其故論道術爲天下裂而先及之次以宋尹則爲知道田愼則知而近之由粗以及精也

循本易平坦也決然無主者遇事決然行之而不先立主意也趨物而不兩者隨事而趨不生兩意如作一事又別生一意便是有心矣有所選擇則不周徧以之爲教則有不至惟歸之道則無有遺失矣泠者清泠之意汰者洗滌之意泠汰於物猶言過事脫灑也知不知者雖知只作不知薄與鄙皆畧也若畧知則必有略傷彭蒙田駢愼到惠施鄧析皆齊宣王時人居稷下其學本黃老見尹文子及荀子談忽恥也儻獨行也無任無所事任也縱脫無行縱肆脫略不事行檢也椎以拍之輓以斷之皆與之無競也風還羽旋有宛轉之意磨隧亦宛轉而出也彼以塊然無知則不失道矣豪桀却相與笑愼到所爲以爲此非生人之行乃死人之理徒怪訝而已田駢亦然亦如愼到也彭蒙者田駢之師田駢學於彭蒙而得不言之教蓋彭蒙之師

固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其風圊然不可得而窺又何可得而言是以彭蒙亦無言但見田駢常自彭蒙之家而反久之人不復聚觀而不免有人議之也

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嚮芴忽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嘗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人皆取盈己獨宛若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眞人哉

郭註有積爲不足寄之天下乃有餘也無有何所能建建之以常無有明有物之自建也自天地以及羣物皆各自得而不兼他飾斯非主之以太一邪在己無居者物來則應應而不藏故功隨物去也形物自著者不自是而委萬物故物形各自彰著也其應若嚮者當無情也得爲者失言常全者不知所得也物各自守其分則靜默而已無雄白也夫雄白者非尚勝白顯邪尚勝白顯豈非逐知過分以

殆其生邪故古人不隨無涯之知守其分內而已故其性全其性全然後能及天下能及天下然後歸之如谿谷也不與萬物爭鋒然後天下樂推而不厭故後其身也雖辱後下之類皆物之所謂垢也取實者唯知有之以爲利未知無之以爲用取虛者守沖泊以待羣實也無藏有餘者付萬物使各自守故不患其少也歸然獨立自足之謂徐而不費者因民所利而行之隨四時而成之常與道理俱故無疾無費也巧者有爲以傷神器之自成故無爲者因其自生任其自成萬物各得自爲蜘蛛猶能結網則人人自有所能矣無貴於工倕也委順至理則常全故無求而福自足隨物故物不得咎理根爲太初之極不可謂之淺也以約爲紀去泰甚也夫至順則雖金石無堅也迕逆則雖水氣無孚也順全逆毀斯正理也進躁無涯爲銳各守其分則自容有餘不削於人全其性也

呂註以道爲精則以物爲粗以物爲粗則以無物爲精矣道未始有物故以有積爲不足致虛極則必至於無積而後止瀟然獨與神明居而已古之道術本末精粗無乎不在此云以本爲精趣時而已道本無物而時有焉則獨有未嘗不在焉則物莫能拔矣一與言爲二有所謂一則非太一太一則一亦不可得故萬物歸焉而不知主道無形則不爭故以濡弱謙下爲表觀其表則中之所體可知物各歸根體自空虛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異乎椎拍輐斷以爲道者也關尹子十一句皆在已無居形物自著之功老子曰知雄守雌知白守辱雖靜而不唱辱謝而歸根谿谷而不積谷應而不藏而江海之源所自出則建以常無有主以太一之謂也處後而受垢以濡弱謙下爲表也處虛而無藏故不毀萬物而物爲之用此其所以有餘不先人而隨人所以徐而不費異乎勞形苦己以爲道者矣因物之自虛而不毀之則異乎若無知之物矣曲全免咎是所謂福以深爲根則無事於堅以約爲紀則無事於銳至虛至大故常容物不削於人蓋以本爲精而澹然獨與神明居則所體者道之眞可謂至極故歎曰古之博大眞人哉

循本厚卽黑也谿谷皆虛而有容之處故以比喻卽所謂玄牝也笑巧笑人之巧也不削於人不侵削於人也

芴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眞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瑰瑋而連狘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

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譯曰忘於情實者荒唐無城與物相忘莊周正也瑣瑣奇特也連非施轉稅與物相從不連也）

郭註無形無常隨物也死與生與任化也何之何適無意趣也物莫足歸都任置也時忽縱而不儻不急欲使物見其意也沈濁者累於形名以莊語爲狂而不信故不語也卮言重言寓言俱通至理正當萬物之性命也不譴是非已無是非故忽物而行也形羣於物故與俗處還與物合故無傷也不唯應當世之務故泰差充實不可已多所有也莊子通以平意說已與說他人無異也案其辭明其汪汪然焉拜昌言亦何嫌乎此也

呂註無形故不可見無常故不可測以爲死與則未嘗有生以爲生與則未嘗有死以爲天地並與未嘗有古今以爲神明往與未嘗有彼是然則芒芴無爲寂然不動而已萬物畢羅無不在也莫足以歸其唯神之所爲乎以謬悠荒唐不可窮之詞時忽縱而不苟蓋皆有對不以辯見之則雖無實不經不害其爲信言也莊語猶法言卮言喻道之日用無窮重言寓言所以趣時也人不吾言之信故稱古昔以爲重重言不能喻而後有寓言夫莊子之所體者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於萬物故其言亦然敖倪猶疏親也不譴是非所以羣於世俗著書雖瓌瑋而連狒無傷也連謂無間隙狒則有定體然不可得而求非世俗所可貴也譎詭言之異非世俗所可賤也唯其有諸中而充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實不可以已故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友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則入於神矣其本宏大以天爲宗可謂調適上遂不離於宗者也故應化也其理不竭解物也其來不蛻謂形不待蛻而後解芒昧無讫此神之不可知者也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厤（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謂之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不可以爲圂雞三足鼉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踰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柢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倚（畸）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

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眾不適也弱於德強於
物其塗隩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虱之勞
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
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
駘蕩而不得逞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
夫

呂註老子曰多言數窮又曰希言自然則有言者不得已也
而施之口談自以爲賢不知天地之盧贍而有我之若不
能不能守雌者也宜其以天地爲壯存雄而無術也夫聖
人以無言爲言所以爲德今施特其辯以反人爲實以勝
人爲名則不知無言者也爲言所役不能自勝則弱於德

以勝人爲名則强於物其塗隩謂非六通四闢之道也天
地之道所以大者以其無爲今施之能不免於有我由天
地之道觀之雖博且辯猶一蚤一虱之勞而已於物何庸
哉一與多皆道也一爲本多爲末則一雖不足爲本末之
備然比之忘本逐末者尚可曰愈貴於道亦幾矣施不知
反本以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遥末而不
反也夫無聲則響絕處陰則影滅已無我則天下莫與之
爭施雖有才而不知出此徒事言詞之末以與物競奚異
於窮響以聲而形與影競走也其失性甚矣所以深惜而
悲之

疑獨施之辯能反人之心或與天下辯其數雖三足是也或

與天下辯其名狗非犬是也或與天下辯其形矩不方是
也或與天下辯其色白狗黑是也或辯其上下天與地卑
是也或辯其長短龜長於蛇是也其論大率以謂萬物無
高下長短之殊無形名方圓之異無青黃黑白之別以齊
萬物爲首謂大道散而有形名皆出於人之私以爲差別
而已施持此以與天下辯卒以善辯爲名此古人所不爲
故不曰古之道術惜其有才而終於逐物喪其本眞也
循本前歷言道術此獨言多方則所謂方術也其言不中於
理遂一悖度事物之意而言之無厚不可積也其言不中於
者無有不可積之厚自微而積之其大可致千里方睨者
日昃可睨而視之也天地山澤日之中昃物之生死皆合

之爲同若大者同而小者異則謂之小同異若畢同盡異
則謂之大同異居北方者不知南方地理以爲無窮然畢
竟有窮處雖今日方適越然到越則知越矣謂之昔日已
來可也天下之中央不知在何處然燕越之人各以其所
處爲中則燕之北越之南亦可以爲中矣汎愛萬物則天
地與吾一體矣此下所論是當時辯者有此數般話柄羽
毛生於卵中是卵有毛雞本兩足而足之行者意也是爲
三足郢本侯國而稱爲王是有天下之號犬羊之名皆人
所命若先名犬爲羊則人必呼爲羊矣馬固胎生然馬生
下有毛則與卵生何異豈特鳥獸之生有尾觀製字丁字
子字卽有尾之狀荀子亦曰鉤有鑲卵有毛此說之雖持

也而鄧析惠施能之彼註云鉤有鑲即丁子有尾也丁之
曲者爲鉤鑲與尾類火熱也至冬則不熱山靜也空谷傳
聲則能出口車輪之極圓者不蹍地考工記輪人云進而
眡其輪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同也目有所蔽則不
見指有所遺則不至雖至有所不能盡蛇長而龜短龜能
知吉凶則長於蛇矣矩者爲方之器然矩之體本不方規
者爲圓之器然規之體本不可以爲圓鑿非圍柄而柄自
入之飛鳥之影雖動然影只附於形與形不相離是本嘗
動也鏃矢雖疾然不發之則不行發之則不可止是其疾
在人而不在鏃矢狗犬一也而有懸蹄則謂之犬無懸蹄
則止謂之狗而不得謂之犬矣馬一也而又有所謂黃者
二也彼自黃耳而黃之者人也非三歲驪牛亦然狗之黑
者不可以變白而白者可以變黑則白狗可以名之爲黑
而孤駒則謂未嘗有母可也一尺之捶不爲長也今日用
其半明日又用其半展轉用之則萬世不竭當時辯者以
此與惠施相與應和終身不知窮止天地其壯乎言吾之
強其猶天地乎人安能勝天地其妄誕如此惡施雖存雄
勝之心而無勝人之術始言多方終言無術則併方術無
矣弱於德不足於德也強於物有飾於辯也塗路也陳迂
曲也言施所由之路迂曲不正也不能以此自當散於萬
物而不厭惠施不能安其爲一偏而欲牢籠萬物以爲能
也莊子極詆惠施所以厭戰國之縱橫者可見矣編末敘

道術先天人神人至人次及聖人君子後世道術裂而後
有諸家之異最末及惠施方術下矣莊子自列於老聃之
後固未嘗敢以上掩六經也讀至此豈復更有餘篇哉
洪適莊子載惠子之言曰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雖
爲寓言然此理固具蓋但取其半正碎爲微塵餘半猶存
雖至於無窮可也
筆乘自惠施多方以下與列子載公孫龍誑魏王之語絕相
類解者多屬臆說范無隱與其門人嘗論此云恢恑憰怪
道通爲一存而勿論可也何者此本非南華語是其所闢
舛駁不中之言惡用解爲雖然凡莊生之所述豈特曼衍
爲滑亂以來爲近於道即惠施之言亦有似焉者也劉辰
翁所謂唯愛之故病之而不知者以爲疾也毀人以自全
翁所謂唯愛之故病之而不知者也非莊子也
陸德明子玄之註論其大體眞可謂得莊子之旨矣郭生前
歎賞梁之途說余亦晚覩貫遊之妄談斯所謂異代同風
何可復言也或曰莊惠標濠梁之契發郢匠之模而言其
道舛駁其言不中何也豈契若郢匠寢同寢斤而相非之
言如此之甚邪曰夫欲極有教之肆神明其言者豈得不
善其辭而盡其喻乎莊子振徹音於七篇列斯文於後世
重言盡涉玄之路從事展有辭之叙雖談無貴辯而教無
虛唱然其文易覽其趣難窺恐造懷而未達者有過理之
嫌祉斯文之弊故大舉惠子之宏辯也

劉槩總論道體廣大它覆無遺形數肇一奇偶相生自此以往巧厤不能算泰古之人循大道之序順神明之理於是有內聖外王之道其在數度者雜而難徧然木末先後之出於一而散於萬者未嘗不通也故時出時處或動或靜能短能長以矯天下之枉而曲當不齊之變且伏羲非無法也而成於堯二帝非無政也而備於周不先時而好新不後時而玩故此聖人之在上者有所不能盡備也伊尹任也伯夷矯之以清清近隘也柳下惠濟之以和不逆世以詘節不循俗以造名此聖人之在下者有所不能盡全也道至於孔子而後集大成蓋幾千百年而一出孔子之上聖人之圖時者有不得已也孔子之下諸子之立家者各是其是也莊子之時去古已遠道德仁義裂於楊墨無爲清靜墜於田駢於是宋鈃尹文之徒聞風而肆莊子思欲覆仲尼之道而非仲尼之時遂高言至道以矯天下之卑無爲復朴以絕天下之華清虛寂寞以拯天下之濁謂約言不足以解弊放蕩行私家謂莊語不足以喻俗故荒唐而無崖其言汪洋恣睢而不仲尼至論百家之學則仲尼不與焉蓋謂道術集六藝之時則雖博大眞人猶在一曲老聃一言得吾之決故乾坤上遂惠子之書得吾之末未免一曲而已嗚呼莊子之書烏嘗不尊仲尼哉知其所以尊者莫如莊子學者致知於言外可也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陳碧虛南華章句附闕誤一卷其載古今本同異今采之卷末庶幾孔子闕文之意云

逍遙遊 計十三字

亦若是則已矣 見文如海本與作則 槍榆枋而止 見文本及江南本與闕 腹猶顒然 與女本作衆 彼之二蟲又何知也 舊見成元英本闕 豈唯形骸有聾盲哉 見天台山方瀛觀古藏本舊作盲觀 請買其方以百金 見江南古藏本舊闕 安所困苦哉 文作安所 齊物論 計十二字

老洫 江南古藏本作海溢 雖我亦成也 江南古藏本無成亦可補成奚 仁常而不周 見江南古藏本舊作成 飄風振海 見江南古藏本舊闕 聖人愚芚 見閻一本舊作芚 則是之異乎不是也其無辯乎 金陵叢書蔣氏校印 奚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乎 見江南古藏本 始也吾以爲至人也 見文如海劉一本舊闕 牛不知其死也如土委地 見文如海劉一本舊闕 養生主 計七字

人間世 計二十字

思其所行則庶幾 見李氏舊闕 曰謹若往而殆刑耳 見張君房本舊作若殆往 有心而爲之其易邪 見張本舊作術 衒暴人之前者 本見江南古藏本舊作術 寡不道以懽成 有江南古藏本作寧大成李同 其大蔽數千牛 大成李本同 以懽本作懽 而刑耳 舊闕 將隱芘其所賴 見張本舊作隱芘將 卻曲郤曲 見張本舊作吾行郤曲

德充符 計十四字

守其宗者也 見江南古藏本舊闕 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正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堯舜獨也正在萬物之首 見張本舊闕 計子之德 見張本舊闕 口足以自反邪 文成李本張同 不足以自反邪 作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 吾之自寤邪 見張本舊闕 孔丘之於至人 見張本舊闕 未邪 見張本舊作其未邪 大宗師 計七字

郤郤乎其似喜乎 舊闕 崔乎其不得已乎 舊闕 崔乎其似喜也 崔乎其不得已乎 其似也 崔乎其不得已乎 其似也 崔乎其不得已乎 其似

故曰聖人休焉休則平易矣（見張本休休焉則平易矣）

緒性（計九字）

緒性於俗口學以求復其初（見張本俗作欲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欲

思以求致其明（見張本舊作俗）古之治道者以恬養智智生而無以

智爲也謂之以智養恬（見張本舊闕）義明而物親忠也（藏本江南古藏本作中古）

體樂福行（江南古藏本作偏）四時應節（見張本舊作得）又何爲乎哉（見張本舊闕）

軒冕在身非性命之有也（見張本舊闕）

說劍（計一字）

悝當何敢言（見張本舊作倘）

漁父（計三字）

皎白（見張本舊作突）侍於下風（見張本舊作侍）以敗德人（見張本舊作晉爲路反）

甲五 莊子闕誤 三 金陵叢書 周氏校印

禪王（計五十五字）

恐聽口譹（見張本舊作恐聽者譹）弦歌（見張本舊闕）不以羨自累也（見李氏舊作）

神無惡也（見張本舊作乎）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桓公得之莒（齊子糾之亂小白出奔莒）文公得之曹（曹人覩晉公子駢脅）越王得之會稽（越爲吳敗句踐以敗吳）

會稽保於山（保於山本舊闕）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自桓公井注至會稽山四十八字見江南古藏本舊闕）

故許由虞於潁陽而共伯得志乎丘首（虞娛也見江南古藏本舊作娛）

殷德衰（見江南古藏本舊作周）

盜蹠（計十一字）

穴室樞戶（見劉得一本舊作樞）口休卒徒於太山之陽（見江南古藏本舊闕）凡天下人有三德（見張本舊闕）此七子者世之所高也（見江南古藏本舊作六）此六子者無異於蒙犬流豕（見江南古藏本舊作四）操瓢而乞者皆利名

輕死（見張本舊作離）汝行如棄衽則口作色有不服之心者（見張本舊作則）吾昔與子訟於無約曰（見張本舊作日）則亦猶夕病長阨（見古江南古藏本舊闕）若負重行而上坂也（見張本舊闕）貪財而取辱（見張本舊作雖）

在宥（計二字）

容同之山（見張本舊作上）以此因人之國僥倖也（見江南古藏本舊闕）

天地（計十三字）

故通於天者道也順於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義也（見江南古藏本舊闕）

此其名桔槔（並見張本舊作桔槔）聖人所蓋也（見張本舊作之）不相

罪坐（見張本舊闕）

天道（計九字）

沈珠於淵（見張本舊作臧）退已（音紀見江南古藏本舊作已）有機械於

甲五 莊子闕誤 四 金陵叢書 周氏校印

其自然爲也（見張本舊闕）而道德之至也（見張本舊闕）實者倫矣（江南古藏本舊闕）

刑名比詳（見張本下回舊作形）夫天地至神矣（見張本舊闕）安取道

哉（見文本舊闕）非知治之道者也（見江南古藏本舊闕）淵淵乎其不可測也

天運（計十七字）

孰隆施是（李氏作弛）在上彷徨（見張本舊作有）名者公器也（見張本舊闕）又奚

傑傑然（見張本舊闕）予口張而不能脅舌舉而不能訓（見江南古藏本舊闕）

然則至人（見江南古藏本舊闕）發動如天地者哉（見張本舊作乎）三皇五帝之

治天下也昔黃帝之治天下（見江南古藏本舊闕）睢子不運而感風化

雖應於下風而感風化故曰風化（並見張本舊闕）

秋水（計十四字）

五帝之所運（見江南古藏本舊作運）故異便耳（見張本閣本）是故大人之行不出害人之塋也（見張本閣本）謂之簑之夫（見張本閣本）知乎人之行之時（本並見張本閣）而不遇時也（見江南古藏本舊作得）當堯舜之時（江南古藏本舊作天）當桀紂之時（見江南古藏本舊作跳）且予曰（見張本閣）出跳乎井幹之上（見江南古藏本舊作梁）至樂（計三十八字）

吾未知之樂也亦未知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見江南古藏本舊作無爲）而誠哉（見江南古藏本舊作誠）若爲樂矣（並見江南古藏本舊閣）萬物皆化生（見江南古藏本舊閣）吾以（見江南古藏本舊閣）觀其（見江南古藏本舊閣）之而死（見江南古藏本舊閣）今有變（見江南古藏本舊閣）之而生（見江南古藏本舊閣）今有死（見江南古藏本舊閣）是相與（見江南古藏本舊閣）爲春秋（見江南古藏本舊閣）冬夏（見江南古藏本舊閣）四時行（見江南古藏本舊閣）運（見江南古藏本舊閣）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見江南古藏本舊閣）而我嗷嗷（見江南古藏本舊閣）隨而哭之（見江南古藏本舊閣）自以爲不通乎命（見江南古藏本舊閣）故止也（見江南古藏本舊閣）

泛然以天地爲春秋（見張本舊閣）見（見張本舊閣）百年（見張本舊閣）而復爲（見張本舊閣）一生人之勞（見張本舊閣）乎（見張本舊閣）而復爲（見張本舊閣）生人之勞（見張本舊閣）乎（見張本舊閣）

之而死（見江南古藏本舊閣）作今（見江南古藏本舊閣）又變而之死（見江南古藏本舊閣）髑髏見夢曰（見張本舊閣）向子之談者（見張本舊閣）似辯（見張本舊閣）

明至精（見劉得一本舊閣）作今（見江南古藏本舊閣）子孫非汝有（見張本舊閣）作孫（見張本舊閣）子（見張本舊閣）運（見張本舊閣）且萬物而不遺（見江南古藏本舊閣）今彼神（見劉得一本舊閣）

知（如字舊音）不字（舊音）故曰通天地之一氣耳（見劉得一本舊閣）作通（見劉得一本舊閣）天下一本舊無）合（見江南古藏本舊閣）

月不庭（見江南古藏本舊閣）從其令（江南古藏本舊閣）同舊李氏俗（舊閣）虞人以（舊閣）逆旅之有妾二人（見劉得一本舊閣）作人（舊閣）

田子方（計一字）

其導我也似父（見江南古藏本舊閣）

知北遊（計十二字）

庚桑楚（計十二字）

辭盡矣口弄蜂不能化灌蜩（江南李氏張本同舊閣）口（江南李氏張本同舊閣）弄蜂不能化（江南李氏張本同舊閣）灌蜩（江南李氏張本同舊閣）

宗者（舊見文本守）又適其偃溲焉（江南李氏張本同舊閣）移是非（舊閣）

徐無鬼（計十二字）

黎黮柱字雖（舊文張同）施之運（舊文張同）察士無譖（見呂注）之辭則不樂（見文張）

毛自以爲廣宮大囿（舊見張本閣）古之眞人以天待人（舊見張本）

則陽（計二字）

同檻而浴（舊見張本）氣之廣者也（見劉得一本舊）

運化之泄也（見江南古藏本舊作物）

山木（計七字）

非（張文本同舊）如忘足非（舊閣）則安平陸而已（見劉得一舊閣）

敢應見者反走矣（文如海劉得一同舊閣）其山是與（見江南古藏本舊閣）口忘是（舊閣）

自爲謀則取之其所異（見江南古藏本舊閣）者何也（本見張舊閣）異雞無（舊閣）

作（舊閣）雞鳴不（舊閣）收

人之所最異者（見江南古藏本舊閣）吾將三月豶汝（見張本舊）

一（見劉得一舊閣）出入而不見其形（見張本舊閣）執知有（舊閣）

以瓦投鉤投金投（舊見呂注）有張毅者見高門縣簿（舊閣）

格顛格生乎黃帝（舊閣）帝生乎九猷九猷生乎（舊閣）

腐蠸生乎羊奚羊奚比乎不筭（舊閣）久竹生青寧（並見張舊閣）

達生（計十四字）

是形色而已（見江南古藏本舊閣）物焉得（舊閣）

外物 計五字

我且南游說吳越之王 見張本舊鈔本 出捨薪 見張本舊鈔本 中民之行易

進焉耳 見張本舊鈔本 大林丘山之善 張文本大林作 沐老 見張本舊作休

寓言 計四字

如觀鳥雀蚤虱 見張本舊鈔本 向也括撮

而今也被髮 見張本舊鈔本 而況乎以無有待者乎 舊見張本

列御寇 計十二字

無多餘之贏 江南李氏張本同舊鈔本 汝處已 舊紀江南李氏本舊作已 閨口嘗視其

良 文武李同舊胡營視作良 古之至人天而不人 見張本舊鈔本 有愼懷而達

見江南古藏本舊作順 仁義多責六者所以相刑也達生之情者傀 見劉

得一本舊鈔本

印五 莊閒誤

書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天下 計三字

而九滌天下之川 江南李氏文本同舊作雖 未至極 江南李氏文本同舊作可謂至極

右三十三篇闕誤或兩義共三百四十九字

覽過南華經名氏

景德四年國子監本江南古藏本徐鉉爲湍校天台山方瀛

宮藏本徐鼒府校成元英解疏中太一宮本張君房校文如

海正義中太一宮本張君房校郭象注中太一宮本張君房

校散人劉得一注 大中祥符時人 江南李氏書庫本張潛夫補注

右九家闕誤同異各有義旨

莊子列傳　　司馬遷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剟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汚我我嘗游戲汚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莊論

伊單謁之辰執徐之歲萬物權輿之時季秋遘夜之月先生徘徊翱翔迎風而遊往遵乎赤水之上來登乎隱圻之巨臨乎曲轅之道顧乎決瀆之州恍然而止忽然而休不識曩之所以行今之所以留悵然而無樂愀然而歸自素焉乎書間居隱几而彈琴於是縉紳好事之徒相與聞之共議撰辭合句啓所常疑乃闔鑒整飭喟齒先引推年躡踵相隨俱進奕然步脩脩然視投跡蹈階趨而翔至差肩而坐恭袖而檢貌然歎曰吾生乎唐虞之後長乎文武之爵遊乎成康之隆盛乎今者之世誦乎六經之教習乎吾儒之迹被沙衣冠飛翮垂曲裾揚雙鴻有日矣而未聞乎至道之要有以異之於斯乎且大人稱之細人承之願聞至教以發其疑先生曰何哉子之所疑者客曰天道貴生地道貴貞聖人修之以建其名吉凶有分是非有經務利高勢惡死重生故天下安而大功成也今莊周乃齊禍福而一死生以天地爲一物以萬類爲一指無乃激感以失貞而自以爲誠是也於是先生乃撫琴容與慨然而歎俛而微笑仰而流盼噓噏精神言其所見曰昔人有欲觀於闇峰之上者資端冤服驊騮至乎崑崙之下沒而不反端冤者常服之飾驊騮者凡乘之耳非所以

矯膽增城之上遊玄圃之中也且燭龍之光不照一堂之上鏡山之口不談曲室之內今吾將墮崔巍之高杜衍讋之流言子之所由幾其廡而獲反乎天地生於自然萬物生於天地自然者無外故天地名爲天地者有內故萬物生焉當其無外誰謂異乎當其有內誰謂殊乎地流其燥天抗其濕月東出日西入隨以相從解而後合升謂之陽降謂之陰在地謂之理在天謂之文蒸謂之雨散謂之風炎謂之火凝謂之冰形謂之石象謂之星朔謂之朝晦謂之冥通謂之川回謂之淵平謂之土積謂之山男女同位山澤通氣雷風不相射水火不相薄天地合其德日月順其光自然一體則萬物經其常入謂之幽出謂之章一氣盛衰變化而不傷是以重陰貌然歎曰吾聞諸老聃曰古之人其德全於內而物不能離今吾觀子之貌有人之形而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警乎大哉獨成其天口闢而不能救也舌舉而不能下也乃今知之乎然則是非果未定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未生之時反觀已生之時已生之時又何以知其將死之時乎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未定有無也且以生爲夢者或以死爲覺者弔詭之名惑之大聖知其一守其中與天地參唯其人之所適而無作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三者若一則幾矣

雷電非異出也天地日月非殊物也故曰自其異者視之則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則萬物一體也人生天地之中體自然之形身者陰陽之精氣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遊魂之變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馭者也以生言之則物無不壽推之以死則物無不夭自小視之則萬物莫不小由大觀之則萬物莫不大殤子爲壽彭祖爲夭秋毫爲大泰山爲小故以死生爲一貫是非爲一條也別而言之則鑿眉異名合而說之則體之一毛也彼六經之言分處之教也莊周之云致意之辭也大而臨之則至極無外小而理之則物有其制夫守什五之數審左右之名一曲之說也循自然性佳一作天地者寥廓之談也凡耳目之耆名分之施處官不易司羣

實追文者迷罔之倫也誠一作戚非媚悅以容求爭故被珠玉之民也潔已以尤世修身以明污者誹謗之屬也繁稱是非背仁也竊其雄經者此句誤亡家之子也剖腹割肌者亂國之臣也曜菁華被沆瀣者昏世之士也履霜露蒙塵埃者貪冒之者失一作其貞故自然之理不得作天地不泰而日月爭隨朝夕失期而晝夜無分競逐趨利舛倚橫馳父子不合君臣乖離故復言以求信者兩下之誠也克已以爲人者廓外之物明著是非者危於身修飾以顯潔者惑於生畏死而榮生之道也得之道而正者君子之實也是以作智造巧者害於爭明者失無欲者自足空虛者受實夫山靜而谷深者自然

以赴水火者桀紂之終也含菽采薇交餓而死顏夷之窮也是以名利之塗開則忠信之誠薄是非之辭著則醇厚之情燥也故至道之極混一不分同爲一體乃失無聞伏羲氏結繩神農教耕逆之者死順之者生又安知貪涉之爲罰而貞白之爲名乎使至德之要無外而已大均滔固不貳其紀清靜寂寞恬以俟善惡莫之分是非無所爭故萬物反其所而得其情也儒墨之後堅白並起吉凶連物得失在心結徒衆黨辯說相侵昔大齊之雄三晉之土嘗相與明目張膽分別此矣咸之爲百年之生難致而日月之蹉無常皆盛僕馬修衣裘美珠玉飭帷幄出媚君上入欺父兄矯厲才智競逐縱橫家以慧子殘國以才臣亡故不終其天年而大自割繁小雲將不失問於鴻濛則無以知其少由斯言之自是者不章自建者不立守其有者有據持其無者無執月弦則滿日

其於世俗也是以山中之木本大而莫傷復（咸作吹）萬數察（一作物）相和忽焉自已夫雁之不存無其質而濁其文死生無變而龜之是寶知吉凶也故至人滑其質而濁其文死生無變而未始有之夫別宥者懷道之談也折辯者毀德之端也氣分者一身之疾也二心者萬物之患也故夫裝束馬軶者行以離支（一作支）慮在成敗者坐而求敵踰阻攻險者趙氏之人也舉山填海者燕楚之人也莊周見其若此故述道德之妙叙無爲之本寓言以廣之假物以延之聊以娛無爲之心而逍遙於一世豈將以希咸陽之門而與稷下爭辯也哉夫善接人者導焉而已無所逆之故公孟季子衣繡而見墨子非攻中山子牟心在魏闕而詹子不距因其所以來用其所以

金陵叢書 胡氏校印

至循而泰之使自居之發而開之使自舒之且莊周之書何足道哉猶未聞夫大始之論玄古之微言乎直能不害於物而形以生物無所毀而神以清形神在我而道德成忠信不離而上下平茲客今談而同古齊說而意殊是心能守其本而口發不相須也於是二三子者風搖波蕩相視腦脈亂次而退蹈跌失迹隨而望之耳（咸作其）後頗亦以是知其無實喪氣而慙愧於衰僻也

莊子論上

世之論莊子者不一而學儒者曰莊子之書務詆孔子以信其邪說要焚其書廢其徒而後可其曲直固不足論也學儒者之言如此而好莊子之道者曰莊子之德不以萬物干其虛而能信其道者也彼非不知仁義也以爲仁義小而不足行已彼非不知禮樂也以爲禮樂薄而不足化天下故老子曰道失後德德失後仁仁失後義義失後禮是知莊子非不達於仁義禮樂之意也彼以爲仁義禮樂者道之末也故薄之云耳夫儒者之言善也然未嘗求莊子之意也好莊子之意也昔先王言者固知讀莊子之書也然亦未嘗求莊子之意也昔先王之澤至莊子之時竭矣天下之俗譎詐大作質朴並散雖世之學士大夫未有知貴己賤物之道者也於是棄絕乎禮義之緒奪攘乎利害之際趨利而不以爲辱殞身不以爲怨漸濵陷溺以至乎不可救已莊子病之思其說以矯天下之弊而歸之於正也其心過慮以爲仁義禮樂皆不足以正之故

金陵叢書 胡氏校印

同是非齊彼我一利害則以足乎心爲得此其所矯天下之弊者也既以其說矯弊矣又懼來世之遂實吾說而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於是又傷其心於卒篇以自解故其篇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由此而觀之莊子豈不知聖人者哉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用是以明聖人之道其全在彼而不在此而亦自列其書於宋鈃慎到墨翟老聃之徒俱爲不該不徧一曲之士蓋欲明吾之言有爲而作非大道之全云耳然則莊子豈非有意於天下之弊而存聖人之道乎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有矯於天下者也莊子用其心亦二聖人之徒矣然而莊

子之言不得不爲邪說比者蓋其矯之過矣夫矯枉欲其直也矯之過則歸於枉矣莊子亦曰墨子之心則是也墨子之行則非也推莊子之心以求其行則獨何異於墨子哉後之讀莊子者善其爲書之心非其爲書之說則可謂善讀矣此亦莊子之所願於後世之讀其書者也今之讀者挾莊以謾吾儒曰莊子之道大哉非儒之所能及知也不知求其意而以異於儒者爲貴悲夫

莊子論下

學者詆周非堯舜孔子余觀其書特有所寓而言耳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讀其文而不以意原之此爲周者之所以訟也周曰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而爲天下用又自以爲處乎上亂相之間故窮而無所見其材孰爲周之言皆不可揩乎君臣父子之間而遺世遁主終不可使有爲也及其引太廟犧以辭楚之聘使彼蓋危言以懼衰世之常人耳夫以周之才豈迷出處之方而專畏犧者哉蓋孔子所爲隱居放言者周殆其人也然周之說其於道既反之宜其得罪於聖人之徒也夫中人之所及者聖人詳說而謹行之不詳行之不謹則天下弊中人之所不及者聖人藏乎其心而言之略不略而詳則天下惑且夫譆譆而後喻嘵嘵而後服者豈所謂可以語上者哉惜乎周之能言而不通乎此也

蘇軾

莊子蒙人也嘗爲蒙漆園吏沒千餘歲而蒙未有祀之者縣令秘書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爲記謹案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皆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爲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爲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揉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爲不愛公子則不可爲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誣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爲一家而

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跖漁父則若眞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而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蹵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俗非莊子本意元豐元年十一月十九日記

潘佑

贈別

莊子有言曰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佑常佩服於斯言夫得者謂如人之生也自一歲二歲至千百歲自少而得壯自壯而得老歲數之來不可即也此豈非得之者時也失之者亦如一歲二歲至千百歲若暮之失早今之失昔從壯而失少從老而失壯行年之去不可留也此豈非失者順也天下之事皆然也來不可避去不可留故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達人知我無奈物何物亦無可奈我何兩不相干故泛然之也故浩然之也乃自然之也不知其然而然故其視天下之事如奔車之歷蟻垤也值之非得也去之非失也安能分得失於其間結哀樂於其會邪如人一歲二歲至千百歲其間得失哀樂雜然繁苛當其時哀之者或爭而失之者今何有焉今予視之真覺之視夢也豈若體道安性而清虛爲任哉天下之事其未至也無狀也方今無住也已往無物也予今營營復何求邪然而貪慾而好利弊心於得失者蹐促若轅下駒安得懸解如列子能言如莊周者發言如雷注耳如風焚天下之轅釋天下之駒浩浩然復歸無物至於無言歟僕嘗之所言如此足下之行也錄以贈行足下蹐促之甚者其心已病矣聞吾此言病其瘳乎

雜說

王雱

望人有論議無辯諸子有辯無論議論者論說而止議者議其事之是非如何耳六合之外聖人存而勿評而止辯者辯其事之是非如何耳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聖人有論也春秋經世之迹第議而已聖人有議也聖人之有議非得已也豈若眾人務辯以相示歟

莊子之書兩言罔兩之問影以影之爲影似待乎形而實不相待也而不知者以起坐俯仰爲在形豈知影實不待於形

夫以影必待形形必待造物者是不能冥於獨化耳能冥於獨化則知影之不待形形之不待造物極於無有而已故曰惡識其所以然不然

莊子以其自適則言夢爲蝴蝶以其自樂則言如魚之樂以蝴蝶微小飛揚而無所不至矣以魚處深渺而能活其身矣所以寓其自適自活之意於二物在於齊諧萬物也

屈言不一之言也言之不一則動而愈出故曰日出言不一而出之必有本故曰和以天倪天倪自然之妙本也言有其本則應變而無極故曰因以曼衍言應變無極則古今之年有時而窮盡而吾之所言無時而極也故曰所以窮年此周之爲書雖放縱不一而未嘗離於道本也故郭象以周爲知

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也

冰井蛙之不可以語於海也

莊子曰無以故滅命人道之謂故天道之謂命

莊子曰顏回忘仁義矣未能忘禮樂仁義先忘而禮樂後忘是仁義不如禮樂也此莊子先言忘內而後忘外仁義內也未能忘外禮樂外也內外忘然後能坐忘此其言之所以不同也

聖人以必不必眾人以不必必何謂也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必不必也言必信行必果以不必必也莊子之言有與聖實相似者不可全非而已矣

本著所謂知莊子之深也

萬物之所道者道也道者物之所道而有不在故在大則未嘗有所遺是以萬物之才性分中亦各有所取而此莊周之爲書而言及鯤鵬鯛鰲斥鴳鵪鶉蟪蛄羊魚蝶馬牛山木之類也道之本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未有天地也先天地生而不爲久自古以固存也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萬有不同謂之富不同同之之謂大富有之謂大業此聖人也

有形然後有名有名然後有分有分然後有守莊子曰形名已明分守次之

莊子所謂不折鐻鄒不怨瓢瓦與夫不怒盧舟之意同也天

聖人不自立意而意常存不自有我而我常在迫之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非有意而動也非有我而起也亦曰應之而已莊子曰物物者不物於物與荀子精於道者物物之言相合也靜者術也動者末也靜與物爲常動與物爲應者聖人也聖人物物以人物於物如斯而已矣

孔子曰君子學以致其道莊周曰道不可致孔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莊子曰德不可至何也曰孔子言其在人莊周言其在天以其在天則自然之道矣由致而自得之德矣由至以其在人則深造之道不致何由得道曰新之德不至何由得德惟夫能致然後可以不致惟夫能至然後可以不足以及此而陷溺於周之說則其爲亂大矣夜氣存者萬慮息也不定以存者謂不能朝徹也能朝徹則人也自非明智不能及此明智矣讀聖人之說亦足以及此地且有過況聖人乎大恐之謂懼小恐之謂惴惴小恐惴惴

莊子之書其通性命之分而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其近聖不吝其天也人皆神之若矣冬而燠夏而寒天地之過也天地且有過況聖人乎大恐之謂懼小恐之謂惴惴小恐惴惴莊子曰古之眞人過而弗悔當而不得則是聖人未嘗無過也過而不自以爲悔與天地同也若其與人同者則有改過不吝其天也人皆神之若矣冬而燠夏而寒天地之過也天地且有過況聖人乎大恐之謂懼小恐之謂惴惴小恐惴惴

莊子之書其通性命之分而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其近聖人也自非明智不能及此明智矣讀聖人之說亦足以及此而陷溺於周之說則其爲亂大矣夜氣存者萬慮息也不定以存者謂不能朝徹也能朝徹則聖則不行聖不神則不藏莊周之言尙神而賤聖矯枉之過也莊子曰自本自根本者一在於木下根者木也於艮爲本出於根而根附於本相須而生也蓋本者命也根者性也老子曰歸根曰靜以言性也曰復命以言本也莊子之書有言眞人至人者以眞者言乎其性也至者人道之至也

明者神之散神者明之藏是明由神之所致也故曰明不勝神

老子曰天門開闔莊子曰天門無有以其萬物由之而出故曰開闔以其萬物由之而藏故曰無有

莊子之言倖溟者所謂無盡之際復無盡也萬物芸芸而生迭出於範圍之外而又非澤雉之在乎樊中也

成於中所謂不見其極也

萬物備之於天地之中而天地非有意於萬物也故曰大備
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萬物亦備於我身而我非
外更役物也故曰知大備者無求如此則自得而不遺於道
也安能舍己而逐物歟故曰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

莊子有曰有名有實是物之居者所謂在體爲體在用爲用
而萬物之所由是也無名無實在物之虛者所謂不聞不見
而必集於虛是也可言可意言而愈疏者無言無意而道所
以親也

莊周之書載道之妙也蓋其言救性命未散之初而所以覺
天下之世俗也豈非不本於道乎夫道海也聖人百川也道
同者歲孔孟老莊之道雖適時不同而要其歸則豈離乎此
哉讀莊子之書求其意而忘其言可謂善讀者矣

莊子九論

夢蝶

萬物同根是非一氣奚物而爲周奚物而爲蝶認周以爲非
蝶是未能忘我也執蝶以爲非周是未能忘物也物我對待
萬態紛糺謂彼不齊皆妄情爾不知物自無物雖蝶亦非我
自無我雖周亦幻況容有分也栩栩然而夢爲蝶即蝶爲周
蘧蘧然而覺爲周即周無蝶此見之所獨而物之所齊也夫
覽一身而私膠萬物而執以形開之覺而爲事之實以魂交
之寐而爲夢之虛不知一夕之覺夢一形之開闔是也一形
之開闔一性之往來是也一化爲物戚然而惡一復爲人忻
然而樂物固奚足惡人固奚足樂此特萬化而未始有極者
耳一犯其形竊竊然而私之妄也必有大覺而後知大夢必
有眞人而後有眞知夢不知覺故不以夢爲妄覺不知夢故
不以覺爲眞周不知蝶故不以蝶爲非蝶不知周故不以周
爲是靈源洞寂觸處皆知變化代興隨遇無擇而吾心未始
有知焉故是篇立喪我之子綦以開齊物之端寓夢蝶之莊
周以卒齊物之意噫舉世皆寐天下一夢也櫟社之木以夢
告人元君之龜以夢求免尹氏之役夫以夢而樂鄭人之得
鹿以夢而訟華胥以夢游帶所以夢至隨其所遇而安之者
曉成敗生死眞夢幻爾奚獨於周與蝶而疑之古之眞人其
寢不夢其覺無憂吾嘗因是說而知周非特爲寓言

解牛

卽無物之自虛者履萬化而常通執有物之爲實者應一塗
而亦泥然物本無物其體自離道無不通安所用解而謂之
解牛者離心冥物而未嘗見牛乘虛順理而未嘗游刃解牛
於無解乎且以刀則十九年歷陰陽之數不爲不久以解則
數千牛應世變之故不爲不多疑若敝矣而刀刃若新發於
硎者蓋執跡則瞬息已遷操本則亘古不去妙洪之體在動

而非搖盧明之用入塵而非垢意者一身已幻孰爲能奏之刀萬物皆妄孰爲可解之牟有刀則能以存有牛則所以立物我既融能所斯泯浮游乎萬物之祖其盧莫之礙也故能未嘗批而大郤自離未嘗導而大窾自釋未嘗爭而同然者自固未嘗有而技經肯綮之自宜況大軱乎以是奏刀騞然而無應物之勞動刀甚微而無競物之心釋刀而對而無留物之累提刀而立而無逐物之逝其用之終又將善刀而藏之復歸於無用矣此刀之所以未嘗傷也雖然至道無在而在妙用非應而應在乎應觸而觸不知乎在屑應倚而倚不知屑在足應履而履不知足在膝應踦而踦不知膝在天機自張而各不自知大用無擇而咸其自爾此其刀所以恢恢

乎有餘地矣一將有見牛之心則有解牛之累而衛生之經亦已傷矣此良庖以其割故歲更刀族庖以其折故月更刀也是刀也非古非今時不能攝非長非短數不能圍非新非故化不能移非厚非薄質不能定本然之剛不煆而堅淸然之用不淬而明矣庖丁用之如土委地而族庖每見其難爲也以道冥之在解無解非礙則解亦不知在礙無礙非解則礙亦不立以庖丁而視族庖者解其礙也以族庖而視庖丁者礙其解也解礙俱遣盧而已矣竊原莊周之意託庖丁以寓養生之主大養生於齊物逍遙之後夫何故物物皆適固於形體之累者不能逍遙物物皆一列於大小之見者不能齊物以是蕭蕭然與物靡刃於膠擾之地其生鮮不傷矣惟

內無我者故能逍遙於自得之場惟外無物者故能齊物於至一之域夫然體是道而游於萬物之間彼日烏乎礙哉故非周以是起解牛之喻而文惠以是達養生焉

藏舟

自物之無而觀之眞常湛寂亘古而不去自物之有而觀之大化密移交臂而已失達此者即其流動之境了乎不遷之宗夫然游塵可以合太虛秋毫可以約天地寄萬化於不化之有宜使負之而走將安之乎昧此者覽其有涯之生託乎必遯之地夫然而停燈者前焰非後焰比形者今吾非故吾雖使執之而留皆自冥冥中去矣此莊周所以有藏舟山於壑澤之喻夫壑與澤盧明之用所以況造物之無心舟與山

動止之物所以況有形之有體道一而已一固無方壑之與澤爲有方矣一固無體舟之與山爲有體矣夫一隨於動止而游於有方一昧於盧明而囿於有體則一者自此而對矣有盛而衰爲之對有新而故爲之對有生而死爲之對一則無二故獨往獨來而無古無今對則有耦故相形相傾而隨起隨滅是故以火藏火一也藏之水則滅以水藏水一也藏之土則湮又況以舟山且有體矣壑澤且有方矣挈而藏之且有心矣彼造物者之未始有物所以夜半得以負之而走也雖然不物者乃能物物不化者乃能化化若驟若馳日徂於一息不留之間化故無常也我知之矣此特造物者愚摯動而有心者所以妄存亡也是心存則物存是心亡則物亡

方其藏之壑澤心之所見自以爲固矣不知此纖毫未嘗立
俄而失之夜半心之所見自以爲去矣不知此纖毫未嘗動
惟知夫大定持之者故能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夫物
之所不得遯而皆存之處乃萬物之所繫一化之所待古之
人藏天下於天下者萬物之所一也而人者又萬物之一耳誠其得一之全故知萬化之未始有極者動
無非我則夭老終始皆所欲之而無所惡也與夫一犯人形
而喜之者其樂可勝計邪古之人嘗言之矣萬物皆備於我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是樂也味者終日用之而不知旦宅爾
陳人爾與物周游於遘化之逆旅爾安得莊周藏天下於天
下而論之

金陵叢書 賀氏校印

坐忘

心非汝有孰有之哉是諸緣積習而假名耳身非汝有孰有
之哉是百骸和合而幻生耳知心無心而萬物皆吾心則聰
明烏用黜知身無身而萬象皆吾身則支體烏用墮況於仁
義乎況於禮樂乎若然動靜語默無非妙處縱橫逆順無非
天游孰知其爲忘也邪不然厭擾而趣寂憎有以樂無以是
爲忘則聚塊積塵皆可謂之忘矣夫回幾於聖人而未盡遇
於眾人而有餘順一化之自虛了乎無物者聖人也隨眾境
而俱逝繫乎有物者眾人也了乎無物則無往而非忘繫乎
有物則無時而能忘此顏回所以坐忘乎反萬物流轉之境
冥一性不遷之宗靜觀世間則仁義禮樂舉皆妄名寂照靈

金陵叢書 賀氏校印

得者之忘形利者之忘眞怒鬬者之忘卑徼攫金者之忘市
人亦忘也將以彼是而此非乎道無是非將以彼眞而此僞
乎道無眞僞顏氏之子背塵而反妙捐實而集虛者爾吾知
其忘猶未忘也使進此道不忘亦忘孔子所以行年六十而
六十化也又奚貴忘

壺子

神之妙物者未嘗顯妙物之受妙者未嘗知妙是之謂神彼
巫則誣神之言以死生存亡禍福壽夭而告於人者其驗雖
歲月旬日之可期似妙而非妙特若神矣既已謂之神彼
又曰季咸者以寓物之妙而有感者也且咸則有感而感則
有心方且以我之有心而感人之心以我之有見而見人之

見故死生存亡禍福壽夭者妄名起矣名既已妄又妄見之見既愈妄又妄言之世之滯於相而不能冥妄者又妄受之直以是爲眞故棄而走也雖列子猶見之而心醉以其未能剖心也以其道之至於壺子以其未能絕學也故使人得而相汝夫壺者以空虛不變爲體以淵明不測爲用子則有出毋之道以應世者故能託無相於有相之間季咸則有心而感者故每入則皆曰見壺子則無心而應者故每至則皆曰示彼無心者冥形於無形之表彼安得而相之超數於無數之先彼安得而知之季咸方且累於形數而未離見見之處直以爲死生若是而莫之逃也故始也示之以地文則默之以其死灰也示之以天壤則幸之以其生不知死本無死心

滅則死生本無生心生則生形之死生心之起滅心之起滅見之有無也至人未始有心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自雜也與陽同波彼亦不得而見也必示之以天壤而壤者物之所自生也示之以太沖遂以爲不齊焉地文則陰勝陽天壤則陽勝陰太沖則陰陽之中莫勝則天地之平也萬法一致本無高下彼見不齊焉然三者皆謂之機意其動之微知索之者又其誰邪夫使之而非集虛也索之而非默契也是三子者智弱乎所欲知曰竭乎所欲見口費乎所欲言而之自本者南望則交物而起見還歸則涉動而旋復以況性之反本者性天一開塵境並起既湛人僞遂遠大道玄珠其遺乎然性不可因人而知使之者又其誰邪性不可有心而赤水之北源含陽而不流崑崙之邱體安靜而不撓以況性乎無能名也

玄珠

且曰是見吾杜德機又曰殆見吾善者機又曰是見吾衡氣機皆曰吾者猶且立我至於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雖吾亦褒之示之者其誰邪相之者其誰邪故迷也靈子之心太虛矣太虛之體空明妙湛總持萬有飾之以榮華而不留揮之以兵刃而不傷沃之以水而不濡燎之以火而不焚一以是故爾靈子之心弔之以死受之而不惡慶之以生受之而不悅名之不齊受之而不爭彼卒自失而滅亦不以爲勝而得亦以是虛爾莊周方論應帝王而言此者夫帝王應世惟寂然不動故能感而遂通惟退藏於密故能吉凶與民同患一將出其宗儵儵然以天下爲吾忠役於萬物而非所以役萬物使人得而相汝可乎此古之應帝王者所以蕩蕩

乎無能名也

玄珠

以其索之不得故也且性本無知而知非知也性本無見而見非見也性本無言而言非言也即知是性以知索知反爲知迷即見是性以見索見反爲見礙即言是性以言索言反爲言縛謂之象似有而非有也謂之罔似無而非無也去智而迷者靈去見而礙者徹去言而縛者解此象罔所以獨得之也方其深入道之本則聖如黃帝有望乃遺愚如象罔無心乃得及其冥大道之原則一性無性在得非聖一眞無眞在失非凡向也遺之黃帝亦無一毫之虧今也得之象罔亦無一毫之得亙古亙今而獨露眞常大感大靈而咸爲覺性庸詎知三子之弗得爲非而象罔之得爲是也故雖黃帝特異之

濠梁

物之所同者同乎一一之所同者同乎道道之所致無所從來生者自生而生本無生形者自形而形本無形森布於貌象聲色之間者無不具此道我於物奚擇焉一性之分充足無餘一天之遊逍遙無累物與我咸有焉惟契物我之知者於此蓋有不期知而知其妙冥契其理默會神者先受之有不能逃遊其先者此莊子所以知魚樂於濠梁之上也夫出而揚游而泳無濡沫之涸無網罟之患從容乎一水之中之樂以卒其意而至樂之說因此而作也古之明乎至樂無有者常見於其言矣曰奚樂奚惡

墜車

執物以爲有所見者誠車矣認我以爲實所知者誠墜矣知見立而乘墜分庸詎無傷邪彼醉者之全酒知以之泯見以之冥乘不知有車墜不知有地身不知有觸觸不知有傷凝然無所分焉且暫寄其全於酒者猶足以外死生而忘驚懼況性天之全未始離者乎天下一車爾託而乘其上者內閒魚不知樂其樂眞知無知周不期知而知然莊周以是契之於無物之表蓋將無言惠子嘗交於莫逆之際蓋將無問莊子於此非不能默惠子於此非不能悟以謂非言則周之言無所託非言則道之妙無所見直將祛天下後世離我與物爲兩者之蔽爾將物自有其物則周固非魚矣是安知我而知魚之爲樂也邪將我自有其我則魚固非周矣是安知我不知魚之樂也邪知與不知皆道之末此周所以請俯其本也其本未嘗不知昔人嘗言之矣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在我者蓋如也視死如生視富如貧視周如魚視人如豕視我如人在物者蓋如也如則物物皆至游無非妙處奚獨濠梁之上也哉如則物物皆眞樂無非天和奚獨儵魚之樂哉吾知夫周與魚未始有分也然作秋水之篇始之以河伯北海若相矜於小大之域次之以蟪蛄夏蟲相憐於有無之地又安知物之所以一則樂之所以全故周託儵魚有者常見於其言矣曰奚樂奚惡

墜車

執物以爲有所見者誠車矣認我以爲實所知者誠墜矣知見立而乘墜分庸詎無傷邪彼醉者之全酒知以之泯見以之冥乘不知有車墜不知有地身不知有觸觸不知有傷凝然無所分焉且暫寄其全於酒者猶足以外死生而忘驚懼況性天之全未始離者乎天下一車爾託而乘其上者內閒

知見之營營外逐幻化之擾擾將傾覆於諸妄之地非直
骨節之傷驚懼之入也一開其受萬態俱入猶醒者之視車
覆且得無傷乎雖然探形之始則天地與我並生原數之先
則萬物與我爲一奚物而謂人奚物而謂墜奚
物而謂傷且心與物對則開天而人心與物冥則離人而天
機械去而所循者天理也適莫融而所體者天均也行而無
跡是謂天遊動而無眹是謂天機舉不足以憂之者天樂也
舉不足以美之者天和也以是相天無所助也以是事天無
所役也夫是之謂全於天彼其視得失哀樂死生窮通猶醉
者之墜車矣嘗原周之意以是說於達生之篇者以謂有生
者必盡有盡者必生知夫生本無生故曰內視無心外觀無
象森羅一氣之所積也萬物紛錯一道之所原也神明得之
之明在在之妙於天下者不敢以形數擬不敢以眹域睨即
其旨古今而自成入散殊而皆一者强名之曰古人之大體
是猶萬水著見一月之所攝也萬竅怒號一風之所鼓也萬
名謂之有而眞有不有也而在在者有無不可得而名焉昔
天在地而地在谷滿谷在坑滿坑有在於螻蟻有在於瓦礫
道果在無哉無不在無名謂之無而眞無不無也有不在有
一毫道果在有哉期之以在無邪古之人嘗言之矣在天而
遠不離眉睫在近獨高象先在眾而流出萬有在散而敢斂
之人嘗言之矣在古無古在今無今在陰非陰在陽非陽在
之人嘗言之矣在古無古在今無今在陰非陰在陽非陽在
身泛觀無物乃能一其性而不二養其氣而不耗合其德而
不離通乎物之所造而不爲奚往而非天哉形全於天而形
形者未嘗形耳全於天而聲聲者未嘗聲目全於天而色色
者未嘗色鼻全於天而味味者未嘗口全於天而味味者未
嘗既託之以醉者之墜車矣又奈之以復讐者不折鏌鋣又
奈之以忮心者不怨飄瓦此其何故也物自無物何心於有
我自無我何心於物物我未始有分也故墜者不傷讐者不
折飄者不怨一天之自虛矣然則以其對人故謂之天一性
無性況有天乎以其對開故謂之藏一天無天況有藏乎悟
此然後契達生之妙趣也

昔之語道者以謂道烏乎在曰無乎不在期以之在有邪古
之人嘗言之矣在古無古在今無今在陰非陰在陽非陽在
遠不離眉睫在近獨高象先在眾而流出萬有在散而敢斂
一毫道果在有哉期之以在無邪古之人嘗言之矣在天而
天在地而地在谷滿谷在坑滿坑有在於螻蟻有在於瓦礫
道果在無哉無不在無名謂之無而眞無不無也有不在有
名謂之有而眞有不有也而在在者有無不可得而名焉昔
之明在在之妙於天下者不敢以形數擬不敢以眹域睨即
其旨古今而自成入散殊而皆一者强名之曰古人之大體
是猶萬水著見一月之所攝也萬竅怒號一風之所鼓也萬
象森羅一氣之所積也萬物紛錯一道之所原也神明得之
而降出帝王得之而生成天人得之不離於宗神人得之不
離於精至人得之不離於眞聖人以是相天無所助也以是
慈仁以是爲法名操稽之數以是爲詩書禮樂之文古之人
即之以爲道術者非累於心也故不可謂之心術非繫於智
也故不可謂之智術非機也故不可謂之機術非技也故不
可謂之技術此術者而謂之道其該徧者也惜夫大全裂於
道德之一散百家諸子隨所見而自澤以謂道術有在於是
也其生不歌其死不哭而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爲人
太多爲己太寡而宋鈃尹文子聞其風而悅之謑髁無任而
笑上賢縱脫無行而非大聖豕驕慎到聞其風而悅之以謙
下爲表以虛容無己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此數子者或

以獨任不堪而滯道或以強聒不捨而滯道或以死生之說
而滯道或以博大之域而滯道計其術之在道中猶礨空之
在大澤也猶稊米之在太倉也猶小石之在太山毫末之在
馬體也自其所見言之則殊而自其所造之道觀之則不知
其殊也此何故一石之微與太山均於成體一米之細與太
倉均於成數一礨與大澤共虛一毫與馬體皆備此百家雖
裂道於多方而大體未始有離也嗚呼沒百家無大全離大
全無百家非百家則不見大全非大全則百家不立其原一
也終日大全而不知大全者百姓也欲至大全而未及大全
者賢人也已極大全而泯迹大全者聖人也堯舜之相授授
此者也禹湯之相傳傳此者也周公之仰思思此者也仲尼
之潛心潛此者也孟子之養浩養此者也伊尹之先覺覺此
者也莊周之書卒於是篇深包大道之本力排百家之敝而
終以謬悠之說無津涯之辭自列於數子之末深抵其著書
之跡以聖人天下後世孰謂周蔽於天而爲一曲之士

右莊子翼八卷亦焦弱侯先生著明萬厤王元貞祖本也其
甄采之博研索之精與老子翼畧同洵足以截眾流顯真
其閒呂吉甫王元澤二家注非無見道之言而賛
回繇講張之質蓋塵障既深雖解支言難回拗性猶之夷甫
諸人以清談禍晉今呂王亦以清談禍宋其趨一也世之讀
是編者當憬然於識解如呂王曾不足續其誤人家國之咎
則後之弋高名負清望者可以知所自警而觀人者亦無震
於學術從而尸祝之爲漆園之罪人也鄉後學蔣國榜跋

讀莊子法

讀莊子法小引

往昔有人名曰莊周周之奇不知其所以然也化而爲書名曰莊子書之妙不知其所以然也是書也出于意想之外而遊于溟涬之初吾烏乎讀之句與爲句乎字與爲字乎庸詎知吾之所謂句卽莊之所謂句卽莊之所謂字卽文與爲文乎義與爲義乎庸詎知吾之所謂文卽莊之所謂文吾之所謂義卽莊之所謂義耶吾烏乎讀之無已則仍以莊讀之彼且爲鯤鵬亦與之爲鯤鵬彼且爲蝴蝶亦與之爲蝴蝶而後乃今將讀莊倘父笑之曰彼且奚讀也副墨之于洛誦之孫伊吾以取富貴亦若是則已矣而笑以洸洋自恣之文爲悲夫之倡則何知夫餐沆瀣者不慕腥羶御風而行不愛車馬吾將如庖丁之解牛不以目視而以神行如輪扁之斲輪得之于心而應之于手如痀僂者之承蜩猶掇之也浸假而化予之身以爲大宗師浸假而化予之心以爲養生主浸假而化予之言以爲齊物論予之行以爲逍遙遊與莊豈有二哉心齋張潮識

昭代叢書甲集卷十九

歙縣 張 潮 山來 輯

吳江 沈楙惠 翠嶺 校

讀莊子法

晉江林雲銘西仲著

總論

三十三篇之中反覆數十萬言大旨不外明道德輕仁義一死生齊是非虛靜恬澹寂寞無爲而已矣篇之有內有外有雜皆出於世俗非當日著書本意內七篇是有題目之文爲莊子所手定者外篇雜篇各取篇首兩字名篇是無題目之文乃後人取莊子雜著而編次之者逍遙遊言人心多狃於小成而貴於大齊物論言人心多泥於已見而貴於虛養生主言人心多役於外應而貴於順人間世則入世之法德充符則出世之法大宗師則內而可聖應帝王則外而可王此內七篇分著之義也然人心惟虛故能順入世而後出世內聖而後外王此又內七篇相因之理也若是而大旨已盡矣外篇雜篇義

各分屬而理亦互寄如駢拇馬蹄胠篋在宥天地天道皆因應帝王而及之天運則因德充符而及之秋水則因齊物論而及之至樂田子方知北遊則因大宗師而及之惟逍遙遊之旨則散見于諸篇之中外篇之義如此庚桑楚則德充符之旨而大宗師應帝王之理寄焉徐無鬼則逍遙遊之旨而人間世應帝王大宗師之理寄焉則陽亦德充符之旨而齊物論大宗師之理寄焉外物則養生主之旨而逍遙遊之理寄焉寓言列禦寇總屬一篇爲全書收束而內七篇之理均寄焉穉篇之義如此若刻意繕性義有所屬而無味讓王盜跖說劍漁父義無所屬而多疵昔人謂爲昧者勦入非虛語也天下一篇則後人訂莊者所作是全書之後序耳然則或曰外或曰穉何也

當日訂莊之意以文義易曉一意單行者列之於前而名外以詞意難解衆意兼發者置之於後而名穉故其錯綜無次如此蘇子瞻謂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猶信

穉說

一莊子另是一種學問與老子同而異與孔子異而同今人把莊子與老子看做一樣與孔子看做二樣此大過也

一莊子全部以內七篇爲主外篇穉篇旨各分屬而總不離其宗今人誦其文止在字法句法上著意全不問其旨之所在此大過也

一莊子末篇歷敘道術不與鬬老並稱而自爲一家其曰上與造物者游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此種學問誠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者世人乃以老莊作一樣看過何也

一莊子另是一種學問當在了生死之原處見之其曰遊于物之所不得遯一句卽薪盡火傳之說爲全部關鍵老子所謂長生久視則同而異也孔子所謂未知生焉知死則異而同也

一莊子言逍遙言重閽心期乎大老子言儉言慈言嗇心期乎小是其工夫不同處老子言無名天地之始莊子却言泰初有無無有無名則無名之上尚有所自始矣是其立論不同處若云子夏之後流爲田

子方子之後流爲莊周卽謂莊子與孔子同而與老子異亦無不可也

一莊子宗老而黜孔人莫不以爲然但其言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何等推尊孔子若言其宗老也則老聃死一段何又有適天倍情之譏乎要知著書之意是非固別有在難與尋章摘句者道也

一莊子只有三樣說話寓言者本無此人此事從空駕撰出來重言者本非古人之事與言而以其事與言屬之卮言者隨口而出不論是非也作者本如鏡花水月種種幻相若認爲典實加以褒譏何啻癡人說夢

一莊子五十三篇載在漢書藝文志嚴君平作老子指歸所引用者多書中不載如關奕意修危言遊鳧子胥等篇世存其目則此書爲郭子元刪定無疑但處俱無足疑止玩上下文來路去路再味其立言之意便迎刃自解矣

一莊子學問是和盤打算法其議論亦用和盤打算法讀者須知有和盤打算法

一莊子學問有進一步法其議論亦每用進一步法

一莊子生於戰國兵刑法術之家徒亂人國其所云外篇兩集尙有贋手未經擯斥世無明眼以爲相沿已久不敢復道然亦不可不辨也

讀者須知有進一步法

一莊子旨近老氏人皆知之然其中或有類於禪教合三氏之長者方許讀此書

一莊子爲解不一或以老解或以儒解或以禪解究竟無當不如還以莊子解之

一莊子大旨說外死生輕仁義黜聰明詞若不殊而其每篇立意却又不一當于同處而求其異當於分處而求其合自有得於語言文字之外若草草讀過便是不曾讀

一莊子用字有與他書不同如怒而飛非喜怒之怒見全書之變化又當將全書一氣讀之不將全書一氣讀之則不知隨字隨句之融洽

一莊子當隨字隨句讀之不隨字隨句讀之則無以冷然善非善惡之善游心乎德之和非和順之和此類甚多當具別解

一莊子命意之深處須以淺讀之爲文之曲處須以直解之若一味說元說妙只管附會入心性裏面去便成一部野狐禪矣今人蹈此病者什之八九須痛絕之

一莊子或取其文不求其理或詮其理不論其文其失一也須知有天地來止有此一段至理有天地來止有此一段至理不許前人開發一字後人摹倣

一字至其文中之理理中之文知其解者旦暮遇之或有類於禪教合三氏之長者方許讀此書

一莊子爲解不一或以老解或以儒解或以禪解究竟無當不如還以莊子解之

一莊子大旨說外死生輕仁義黜聰明詞若不殊而其每篇立意却又不一當于同處而求其異當於分處而求其合自有得於語言文字之外若草草讀過便是不曾讀

一莊子用字有與他書不同如怒而飛非喜怒之怒見全書之變化又當將全書一氣讀之不將全書一氣讀之則不知隨字隨句之融洽

一莊子當以觀貝之法讀之正視之似白側視之似紫睨視之似綠究竟俱非本色纔有所見便以爲得其眞無有是處

一莊子當以五經之法讀之使其理爲布帛菽粟日用常行之道不起疑異於心則與我相親矣

一莊子當以傳奇之法讀之使其論一人寫一事有

原有委蛻耑畢張無不躍躍欲出千載而下可想見也

跋

三山林西仲先生司李吾郡僕時尚幼不獲一聞聲欸稍長讀莊子因覺微言妙義襍出不窮運斤成風悉中肯綮棄糟粕而得神奇不獨爲讀莊子之法且可爲讀一切書之法也心齋居士題

莊子解

金匱吳　峻滿仙著

逍遙遊解

莊子齊小大而篇中獨貴大以是知其繹易也作易者有憂患而後求占筮故曰人之生也與憂俱生然思有以矯之以爲文章之變化故作逍遙遊

北冥有魚至不知其幾千里也

鯤坤也歸藏之易首坤故先言坤卽老陰也北冥陰位易所言太丞專指陽故曰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喻揲蓍時所得數

化而爲鳥至其翼若垂天之雲

魚陰而鳥陽化變也鵬乾也昆朋皆衆意象兄弟爲昆喻三陰爲朋喻三陽爲乾背艮也艮得乾之上爻故曰鵬之背先言艮者連山之易以艮而止也言月者上半歲爲陽下半歲爲陰以寅起筭則夏時之連山以丑起筭則殷時之歸藏以子起筭則周時之周易也

野馬也至亦若是則已矣

野馬指世閒之人塵埃指所占之事以息相吹言天人以氣相感正色元黃也至極太極也天之視下乾包坤也帝出乎震得乾初爻從震下爻仰觀與從艮上爻視下相同

下二陰爲翼也艮以上爻爲主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 至 水淺而舟大也
積者爻數以明水擊三千里之故水淺者少陰少
蛄各自有年故曰小年冥靈龜也小用五行故以
陽不能變故不名大以坎陷爲喻
千歲分陰陽大椿喻著筮用八索故以萬六千歲
風之積也不厚 至 而後乃今將圖南
分陰陽此大年也老彭述歸藏易閒于世衆人求
陽九之極則一陰生于下與陰所以在下也掊風
其占而泥其繇辭湯問棘見列子
猶擊水與陰上進中爻變而爲艮上爻仍與艮同
窮髮之北 至 其名爲鯤
故曰背負青天南離位由與而離也艮與震離爲
髮屬思窮髮喻無思坎水起于北廣橫看修豎看
後天卦之陽方故曰莫之夭閼也
八卦平看乃有方位先天之卦則上下左右而已
蜩與鸒鳩笑之曰 至 而南爲
不屬東西南北也若六十四卦本豎看安得豫期

二蟲屬少陽決起飛搶搤擊之對榆枋風水之對
此爻之動是何方惟占畢乃斷之
搤于地徙而上之反一則老陽之性情一則少陽
有鳥焉 至 且適南冥也
之性情也時則不至言不必乘六時蜩不必鳴秋
羊角屬兌上爻變則爲乾坎之居上卦者爲雲雲
鳩不必呼雨亦欲變爲陽何必用九邪
氣陰爻也絶者陰盡變爲陽負青天艮卦卽上背
適莽蒼者 至 小年不及大年
若泰山
三飡以一時分陰陽春糧以一日分陰陽三月以
斥鴳笑之曰 至 此小大之辨也
四時分陰陽少陽何能變化惟乾坤幷包六子乃
鴳少陽奚適言不必變化榆枋蓬蒿皆以喻細聖
能變化少不如老陰不如陽惟用九而後數盡
人言其大凡占者當悟其理勿以猶膠瑟
奚以知其然也 至 湯之問棘也是已
故夫知效一官 至 猶然笑之

知效一官有應無比行比一鄉有比無應德合一
君言承徵一國言乘自視斷本爻宋榮見管子
且舉世而譽之至猶有未樹也
舉世以全卦言不加不能變也內卦外卦有定位
吉凶分別有界限未數數然謂卦有卦德爻有爻象而未得易之大道
情未樹謂學易者但知爻象而未得易之大道
夫列子御風而行至猶有所待者也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
莊子所重在巽以行權故謂巽言風旬有五日而後
各有其方各有其德不相更代莊子文以用字作
反巽下一陰歷三爻而復變爲巽以一卦主一月

以一爻主五日所謂六位時乘也致福趨吉也未
數數趨世之所謂吉也猶有待巽陰不自行待陽
用而後可以有用
肩吾問于連叔至窅然喪其天下焉
此段伸說神人無功蓋乾坤變化而無爲也言指
占辭大而無當不得其本末往而不返不得其始
終河海其言者易所言皆比興而欲以賦求之徑
者中有阻折不易透庭者中有空虛不相接故與
人陰吉凶之情不近也陰陽不測之謂神冰雪陰

堯讓天下于許由至而代之矣
物爲已無功不居其功無名莫可名狀

在外兌也處子陰在內巽也不食五穀不用五行也吸風飲露也乘雲氣由陰而陽御飛龍由少陰而老陽四海即四方此句又點遊字神凝言其所得物不疵癘有元有亨也年穀熟有利有貞也故不倍其占知謂知易無聰明不可爲知無爲知也坎離則不成乾坤也時女待時之女得時而行之人指卦之德指爻亂治也謂導人于善孰以爲事不必偏天下皆喜之所謂無功也大浸極陰大旱極陽不溺不熱即不傷謂陰陽有變化塵垢秕穅即所謂野馬塵埃與造物相感使人皆可以爲堯舜易所稱大人是也以物爲主則物傷之矣要在乘時采用章甫而越不用使入卦而不安其方則無所謂卦矣每卦每爻各有本用占者宜知之四子即四象藐姑射之山陽之陰汾水之陽陰之陽堯以無有爲功所謂神人無功也

惠子謂莊子曰至猶有蓬之心也夫

此段伸說聖人無已瓠圓以喻天天外無物故曰無已已即物也五天地之數實艮上爻五石者每爻主五日也天之丙先盛水故先言此瓠之盛以伸明之不能自舉喻不明易者剖而兩之左四卦是陽天右四卦是陰天瓢者欲卦之專屬水拙于用大不善斷也上爻之陽固有所用乾之元即其用也均拆也手艮象上爻與兌毀對故曰不龜絖白絲艮下二陰象絲洴澼者浣于水艮手與冬坎水相連爲卦位買其方謂學易者封地屬震下爻言坎艮相連中陽進而爲上陽也艮進而震以艮上爻與震下爻相聯使將謂乘時所用之異戒占者同一卦而所用之爻異同一爻而所用之異惟不拙者知之擲放也謂欲以瓠盛水而不知能爲水所盛也蓬心即翱翔蓬蒿之心

惠子謂莊子曰至衆所同去也

大本爇辭小枝爻辭易辭皆空言衆人不能學則易爲無用矣

莊子曰至安所困苦哉

狸狌譏遊說之士雲垂或有牛象故以相比牛屬坤垂天之雲屬艮坤之下二陰與艮之下二陰相

同坤上爻無陽不能爲艮手初陽爲子屬鼠故以
爲喻逍遥乎寢臥其下此句點明逍遥易無思也
無爲也寢臥其下則學易也不天斧斤云云所謂
保合太和乃利貞也安所困苦是通篇主意孔子
曰樂天知命故不憂莊子生平之志如此

齊物論解

篇中細詳風感之聲以是知其釋詩也其曰
遞相爲君臣非樂律無以釋之矣人聲爲言
曰論即言也篇中先詳齊物後詳齊論齊者

和之以是非也樂以導和和以天倪而賦比
興之理盡于此矣

南郭子綦臣而未聞天籟夫

人籟者所據之爲賦地籟者所對之爲比天籟者

子游曰至而獨見之調調之刁刁乎

方方向便可生出國風大塊不論十五國之往也
翏翏風聲竅穴不同則生聲各異鼻兩孔口一孔
耳斜孔枅孔方圈孔圓曰孔上大下小所聞窅窅

欲以聲考形也所見調刁欲以形考聲也注聲下
而清汚聲下而濁激聲高而清謞聲高而濁吸
一出一入聲疾而抑叫謼一呼一應聲遲而揚实
咬一斷一續聲重而急于喁一前一後聲輕而緩
小和樂中節目大和樂中綱領濟過也喻樂之成
衆竅爲虛者八音齊奏合爲一聲下言樂出虛此
言樂歸于虛

子游曰至莫使復陽也

衆竅定其律比竹正其調怒即上怒呺自己出皆

由自取故聞聲可知其人武王便不能作韶樂也
知者人心之所之言者人聲之所之閑閑安順閒
閒鞺鞳炎炎大明詹詹小得魂交形開謂詩人與
接指習樂者日習一器心鬬自審其君臣之音也
欲審此音縵者緩之窘者藏之密者連之小恐大
恐言樂之發感池之樂始聞而恐故先言恐先審
音之是非而後作樂機栝不窒碍然後得發此言
樂之始兩反之聲曰詛兩合之聲曰盟詛盟者停于
此勝對殺言必相勝而後由此歷彼此言樂之中

自秋而冬陽日以消聲之退也此言樂之終溺者
此音中于彼音相幷而不復分壓者截然而止老
洫者中無水而與外不通本音雖長爲他音截之
而短近死莫復本音既短他音不能引之而長
喜怒哀樂至其所由以生乎
喜怒以下十二名皆言情樂從此出竝無實在處
淮南子曰人莫不因其所有而用其所無以爲不
信視籟與竽所謂樂出虛也樂出虛之聲如蒸成
茵之化所謂化聲之相待也喜樂屬黃大怒哀屬

猌林慮歎變熱屬東南無應姚佚啓態屬太夾始
仲得此十二律乃知十二情之所由生矣日夜指
在彼言且莫指在我言
非彼無我至可不謂大哀乎
非彼物則無我之情非自已出則無所取于彼不
知所使即上怒者其誰眞宰屬天天無朕朕者有
有則不可齊
始也但取已之相信感之而彼自應然所行者可
分十二情而不可分十二形也骸竅藏皆賅備此
情骸喻琴瑟之絲竅喻簫管之孔藏喻金石之質
親者感應也若皆應則無分位矣私者獨應也臣
妾謂陽與陰之應于我者皆我之所生臣之相治
謂陽又有所生之陰妾之相治謂陰又有所生之
陽遞相君臣宮生徵則宮爲君徵爲臣徵生商則
徵爲君商爲臣眞君者某調必以某音爲主如求
以一情則其爲有與無與眞君無涉偏得一情之
形則不和不亡待盡不能發若機栝也與物刖劘
不能守勝也其行如馳不能殺如秋冬也悲謂不
能和不見成功無眞宰也不知所歸無眞君也不
死謂有聲形化心然無與爲搆則無以鬬也

人之生也至吾獨且柰何哉
芒微也情生于微我獨芒言感人不芒言應師成
心則不學詩無以言心自取則不知相代于前者
而自守其所謂是昔至謂問道必于已經無有爲
有則不可齊
夫言非吹也至故曰莫若以明
言者聲由乎中吹者聲來自外未定待所比也果
有言邪云云是與而賦不在內聲音之初出

卯所謂方生也道何以不明而有眞有僞言何以不明而有是有非道何以不可之于言言何以不可謂之道隱于小成榮華謂不知大成與悅耳之言儒墨是非指戰國時說詩者多分途明者知所歸所歸卽言之所之也物各彼其彼各是其是求言于吹則無有自己出者則知之有是而彼之非出因彼之非而是定彼是卽彀音也方生方死云云所與無定因是因非云云所與無定天卽天籟各國皆有風所謂因是因是則用之無窮矣莫得其偶無兩彼無兩是也樞無兩所謂眞君樞以應無窮而所應亦無窮矣

以指喻指之非指至是之謂兩行

此以喻明詩中所比公孫龍子云物莫非指而指非指又云白馬非馬莊子駁之謂其不能齊物又作堅白異同之辨下云彼以堅白之昧終卽指公孫龍子其子又以文之綸終其事無考總謂不能齊論也可乎可云云方生之說道行之而成隱于小成物謂之而然隱于榮華道通爲一得比之道而物已齊各行之乃成小成則隱矣惟達者知通爲一此句點題不用未施教化寓諸庸待用也庸也者用也此句莊子傳其師子思之道不知其同謂不知所歸狙公見列子鈞平也陽以陰爲非陰以陽爲非莫若安于兩平樞在中閱鈞在兩頭不兩則無所謂齊矣

古之人至此之謂以明

封畛也卽上彀義道不虧安得有私愛昭氏鼓琴云云皆惠子五車書中事滑疑亦東之碎光聖人

圖之欲齊爲一故曰葆光光以喻聲耀以喻音

今且有言于此至因是已

詩之文曰言相爲類比與之理下又推原聲音子母相生之理有始是子初生未始有始是子未生有未始有夫未始是無此音之母始以音言有以聲言孰兼彼我言今我則已有謂矣卽上物謂之而然巧秝能算者凡人自無適有所謂天籟

夫道未始有封至此之謂葆光

畛封界也有封而後有是非論六合之外則無據

議六合之內則費辭辨先王之志則無位有不見也不能齊物圖規畫也若能有知詩本以所知之物比所知而其至者可以所知比所不知葅和也和之而休乎天鈞卽下和之以天倪

故昔者堯問于舜曰至故寫諸無竟

德進乎日知其所不知而物齊也鷰草也帶蛇也猵狙獑也東晳發蒙記獑以猨爲婦此數句以正處正味正色喻正聲也知以天倪大謝山居賦自注倪者厓也

封地而悟其爲震無一字一句非釋易也而且因三千里而悟其爲釋三爻因九萬里而悟其爲釋用九

因六月息而悟其爲釋用六因無所至極而悟其爲釋太極因往見四子而悟其爲釋四象先王之于易其所謂四通八達矣至于齊物論固明言樂出虛也則以爲釋樂之文可也乃先生又以爲釋詩蓋以子游問天籟之方而莊子荅以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方向便可生出國風故爾夫風可以樂律言之亦可以詩篇言之旣稱齊物論爲釋詩則所謂注者汚者當是釋邶風鄘風其聲下也激者謞者當是釋衞風王風其聲高也叱者吸者咬者當是釋鄭風齊風其聲疾也

叫者譟者當是穆秦風魏風其聲遲也矣者咬者當是釋唐風陳風其聲重也子者鳴者當是釋檜風曹風其聲輕也周南之聲小和是爲治風召南之聲大和是爲飄風豳風之聲兼乎雅頌衆竅爲虛是爲厲風濟厲者大也濟者過也莊子所謂大塊噫氣其名爲風蓋統十五國風言之也而先生謂不論十五國風仍以樂律解之似不及解逍遙遊之精辛丑冬日吳江沈林嶷識

南華通

4

屈註莊子引

屈徵君莊子註以孔孟程朱之理通之向郭外特識也可以傳矣原本得之莊浪門人崔生家修家修得之三原王君豪聞王君好古籍見遺編輒購之此則其手鈔云時齋

晉照堂叢書　劉際清聖衡彙梓　男文瑜藝棱錄

廉復甫評閱　胡邑雅門人崔家修參閱

逍遙遊

逍遙遊者莊子之志也、其求道也高、其閱世也熟、閱世熟則思遠害、求道高則入虛無、以爲天地並生萬物爲一、而徒以有我之故、遂有功名、是生利害、故必無已、然後心大而能自得矣、齊物論之喪我、養生主之緣督、人間世之無用、德充符之忘形、大宗師之入於天一、應帝王之遊於無有、皆本諸此、實全書之綱領、故首發之、所謂部如一篇、顚之倒之而不可者也、

北溟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

人皆奇其忽然而來、我則以爲何奇之有、不過頃刻既命爲逍遙、文即從此入想、以爲凡人之心小則囿於大乃逍遙、必心胸開廓、海闊天空、如鯤鵬之九萬高飛、無所天閼然後雖無可用亦無困苦、則鯤之大何即從安所困苦哉一句而來、所謂來即注其去處者也、

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

極言其大也

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溟、

一句總挈下文乃層層承解

南溟者天池也、

解南溟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晉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一　二

解徙

去以六月息者也、息風也、以六月息者、兩間之風、陽氣以升降、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正純陽之天、風无足之候也、舊解多作半年而止、非是、

解海運

野馬遊絲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呼吸之氣、謂天地呼吸之氣也、

解息六月

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解九萬里

舊註於此總不融洽此層層承解之辭言六月息者何風也九萬里者何風之積之厚也故下文即以風積不厚反起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堂四處也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

此本承上文以爲乘時野馬塵埃之息上而至於天之蒼蒼之高者蓋以其翼既大必須風厚乃無天閼而忽舍風翼先說水舟此正筆端挑脫乃實是其見解高超我讀萬飛魚躍之什及孔子川上之嘆而知之也今夫大太極初兆混沌未分一氣之鼓盪蒼蒼然而已也俄而日月星辰俄而山河土木俄而人物鳥獸水中之魚螻蟻蟲也此皆蒼蒼之中偶然凝聚其實空之與色原是一片無罣礙處也故人之在天地之間也猶魚之在水也人則以爲上者是天下者是地於其中間虛空無礙而不知周身之外乃通是水也魚以水爲家通是氣魚亦以爲浮者是天沉者是地於其中間空虛無礙而不知周身之外乃通是氣也人以氣爲命故曰生物以息相吹也

呼吸不通者耶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斯非以此喻彼之辭也天逝於上水逝於下川流之與造化本是一物合體並運故直指以示之也然則天之蒼蒼與水之洋洋無辨也日月星辰水上之舟萍藻也山林國都水底之塵石泥沙也人物鳥獸水中之魚鼈蝦蟹也鳶飛戾天不啻以天爲水而躍之魚躍于淵不啻以水爲天而飛之也故曰言其上下察也山是觀之風之負翼水之負舟道通爲一其信然矣古人妙文既有奇情必有至理豈徒牛鬼蛇神以眩後人哉

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

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培當作掊以翼擊風而飛也）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夭閼阻隔也此句著眼乃逍遥之意與後物無害者相呼應）而後乃今將圖南

自起至此眞如奇峯亂峙怒濤飛舞、合來只得一句、一字、一句者鵬徙南溟也、一字者大也、

蜩（小蟬）與學鳩（小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投也）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

決起言竭盡心力不復留餘也、時則言屢屢如此之意、

適莽蒼者（近郊草木之色）三飡而返腹猶果然（飽貌）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二蟲指蜩鳩也）

不止一遍也而已矣言一跌不起更無別法也、見小者不能逍遥之意、

言翼鼓風而飛如人需糧而行、適遠則聚糧必多、

翼大則積風必厚而二蟲以小故初不知也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寒蟬也）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木名）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木名）以八百歲爲春、八百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欲與齊壽）不亦悲乎、

此喻中設喻之法、言天地之間、風息吹噓、其境無窮、而大者知之、小者不知、等級相懸、有如朝菌蟪蛄之與冥靈大椿、眞非倍徙什百千萬之可計也、

世人止知彭祖、猶拘墟耳、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不毛）有滄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風名）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溟、

看其與前段參差詳略處離奇錯落極似無心又如有意若胡蕃之雲氣原同而態致各別也、

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

前後兩笑一則曰我決起而飛再則曰我騰躍而上無邊障礙皆以我字爲根此至人所以無已也、

此小大之辨也、

總東一句前文如羣山萬壑赴潮門矣
晉人好談老莊而其實不解如此文明說大者無所
斯天闕小者不亦可悲明說小知不及大知明說
小大之辨而晉人紛紛必謂小大原無異致鵬蜩
總歸自然向郭支許同聲附和我不知其北何故
也
故夫知効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者問一國
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此字指斥
此有名者也 鷃蜩鳩也

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
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
斯已矣不狥毀譽是非名也
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樹立也言其德猶有未
此有功者也 數數猶言項項也
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返
彼於致福猶圖功也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
待者也待者對待之言以我御風以風載我
有已與物相對待而未通乎大也
此有已者也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以遊無
窮者彼且烏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此則無而大之至矣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
前以六月息掊九萬之風也以遊無窮應前無所
天閼也法脈謹嚴精神融洽
其見解亦甚高孟子云其爲氣也塞乎天地之間
西銘云天地之塞吾其體盡身與太空原是一體
去此一膜之隔則天地萬物乃無非我既無非我
則無我矣乘天地之正有似天地合德之體御六
氣之辨有似時乘六龍之用無已無待有似大公
無我之心特其知性不眞止見其氣之合而不能
細察乎理一分殊之大全是以爲二氏之鼻祖而
非聖門之嫡派也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
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
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猶尸之虛主其位吾自視缺然
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即已治也而我猶代
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實乎鷦鷯巢

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無
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
代之矣

此講聖人無名也

有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
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之意不
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
人居焉肌若冰雪綽約如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
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
而年穀熟吾是以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蕲乎亂治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世自求治耳非我求治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極言其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無庸數數然即可治世之神人無功也

此講神人無功也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
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
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言堯治天下之功也

此段文古今人被作者瞞過遂令一篇文字再不
得清蓋人止着眼喪天下句遂謂是言堯之無已
又疑喪天下當不得無已遂謂此段不講無已夫
其通篇無數筆墨止謂欲講無已何故正當講時
忽然脫漏且既惜墨如金并其正意何不欲講則
又何苦作此一段閒文晉人謂逍遙遊難處信不
誣也既而深思得之乃知文自明白寫出人自粗
心放過蓋此是言四子之無已與堯無涉也堯之
治天下也猶宋人之資章甫也堯之往姑射也猶
宋人之適諸越也堯之喪天下也猶章甫之無所
用也止餘斷髮文身四字爲墮體無聰之對影使
人於堯之喪天下上想見四子之喪我物化令人
對之氷泮俱消斯爲鏤空刻影水月鏡花之奇文
斯爲烘雲托月寫烽畫香之妙法也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

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大貌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擊之破音均于凍反

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絖綿絮洴澼絖絖挑洗之也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洴澼絖不

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於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

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

瓠也

之心也夫蓬草心亂生牧以喻人心之茅塞也

忽將大字振筆一翻說得無用深得抑揚頓挫之妙理既奪神補完全文亦波瀾不盡

惠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臃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夫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此言爲人所用之不逃也今夫斄牛其大若

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此爲人小用也

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此二句乃正講逍遙實義與前莫之天閼句相照應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衛得警醒

此與前段有淺深前疑其無用故言自有大用此是疑無人用去故言正以不爲人用乃得逍遙雖似兩山旌時邦已峯廻路轉既不顯弱又不合掌也

此逍遙遊之忽然而去也天下不乏好學深思之士幸將此支反覆熟讀當自知鯤之大句即從安所困苦而來安所困苦句實應鯤之大句而去前既行乎不得不行今亦止乎不得不止首尾融洽只如一句一句者何只言大者不困苦耳非生復起不易斯言矣

夫既已見其來去又無奈其中間患之似者可通言之終覺不順我則不惜德吾重與衍說此不過言人生世間大都因已生功因功生名眼界既小

心胸自隘、種種糾纏、困苦不息、故欲逃遁必須心大、試觀鯤鵬以背翼既大之故、遂至九萬高翔無所天閼、何等曠蕩、蜩鳩以形骸既小之故、遂至飛搶榆枋、猶時挫地、何等踢踏、其小大相懸之數、如朝菌蟪蛄之與靈椿、不啻倍蓰徙什百千萬也、此非予之私言也、湯之問棘已先我而言之也、其言鯤鵬與吾所言鯤鵬無異致也、其言斥鴳與吾所言蜩鳩相彷彿也、然則援古証今、因物察理、小者固若、大者逍遙、小大之辨昭昭然矣、物既有之、人亦如此、一切祇循循行得君行道名一時而傳後世者、皆是以已圖功、以功得名、是如斥鴳之翔於蓬蒿、遂自謂爲飛躍之至也、宋榮忘名而猶有功、列子忘功而猶有已、是必形體盡化與天同體、御六氣而遊無窮、如鵬之飛九萬而無天閼、乃爲大之至焉、此至人所以無已、神人所以無功、聖人所以無名也、許由之辭名是無名之一証也、姑射之神凝、是無功之一証也、無之至斯大之至矣、而或者疑之、謂大則無用、不知有善用其大者則自有大用不困苦也、而或又疑之謂大則人不去用、不知正以不爲人用乃得全身遠害愈見其不困苦也、通篇反覆、只以明大而後能逍遙之意、所謂一篇如一句也、南華之逍遙不信然哉、

劉際清聖衡彙梓　男文翰藝圃校錄
李元春時齋評閱　姪門侄家敬修參訂

一篇只一何一部只一篇不推韭子凡文皆然韭子然而已

齊物論物者彼我論者是非喪我物化道通爲一則皆齊矣

此暢發前篇至人無已之義故次逍遙篇以

喪我爲主以天字爲骨喪我則物論齊天則所以

喪之故也

南郭子綦隱几而卧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

耦對也喪耦者不見物之與我相對所謂彼是莫得其耦

開口向擒天字即出喪耦與鬼之大句是一副機

杼也家住山中暮春種穀細思穀粒其小莫破根

幹枝葉藏於何處因而諦視凡一粒之周徑圓積

皆屬糟魄生意所聚猶其粒膚之中細若毫末微

若纖塵而已此毫末纖塵之中而遂有其天天之

枝蓁蓁之葉垂垂之穗爲天下之至奇也夫穀猶

其小焉者也合抱之木破日凌雲本可爲舟枝可

爲棟原其初生不過一粒非直一粒亦其粒膚之

中毫末纖塵而已我不知毫末纖塵之時爲已有

是凌雲蔽日者乎爲尚不有是凌雲蔽日者乎夫

使毫末纖塵之時而並未有其凌雲蔽日則異時

之凌雲蔽日何因而生也苟異時之凌雲蔽日皆

因此生然則毫末纖塵之時爲已有是凌雲蔽日

爲不誣也我直不得與造物者爲人也設與造物

者爲人而親觀雕刻衆形之巧必能於此毫末纖

塵之時已如覩其凌雲蔽日之勢夫以凌雲蔽日

之勢而悉聚於毫末纖塵之中則其鬱葱盤曲之

致必更妙於凌雲蔽日之時而我懵然不見爲大

恨也既而得齊物論則遂不復念此夫以齊物論

之烟波風濤恢恑憰怪則何止合抱之木凌雲蔽

日之奇而已然而我嘗觀其始末見此無數筆墨

皆從仰天而噓嗒焉喪耦二句而生不啻惟是凡

此二語十字猶是穀粒之周徑圓積盡屬糟魄妙

義所生則在二語中間無字之處言他仰天何故

忽有喪耦之事嗒焉喪耦何故必於仰天之時因

其仰天而得喪耦則是喪耦之故定由仰天凡通

篇之間天籟而喪我休天鈞而不知和天倪而忘

言無數雲蒸霞蔚之觀皆在此二語中間無字之

虛、莫不視形、然則一刻之景、眞可如年、一塵之空、眞可立國、彼粒牆中之凌雲被日、則更不足奇也、顏成子游立侍乎、側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言此一刻之子綦、忽不同於前一刻之子綦、可知其仰天喪耦、是一眴眼時補底忽脫也、

子綦曰、偃子游之名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卽已也、汝知之乎、

喪我喪耦、互相發明、易云艮其背不獲其身是喪我、

我也、行其庭不見其人是喪耦也、理雖不同語可互証、

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孔中有聲曰籟

此直與後物化句相呼應、言汝不知喪我只是未問天籟、汝若得聞天籟、能知天君、自然休乎天鈞、

止於天庭、和以天倪、視與物偕化而我喪矣、通篇收

千言一氣呵成、

子游曰敢問其方、猶也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

首篇以風爲息卽此意也、是惟無作、不特文勢頓挫正見其自無而之有也、卽後來未始有物之意、作則萬竅怒號、而獨不聞之謬謬乎、長風之聲、山林之畏佳、卽崔嵬也、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兩孔似口、一孔似耳、孔斜開也似耳、入也似枅、方也似圈、圓而淺也似臼、圓而深也似洼者、長風而曲也似、汚者、廣而修也、以上激者、謞者、去而疾也、此者、怒而猛也、呼者、吸者、入而叫者、高而繞也、以上謞者、深而窅者、深而啄者、吠者、而溜也、揚也、前者唱于、聲輕而隨者唱喁、聲重泠風小風則小和、飄風大風則大和、厲風猛風濟此如濟河之濟言風過也則衆竅爲虛、虛無聲也言其自有而之無也、虛卽後無謂有謂無謂之意、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樹木搖動貌以調刁刁寫其無聲與詩經悠悠旆旌句相似、

人之評此文者、僉曰風不可畫、此乃畫風聲不可畫、此乃畫風聲不可繪、此乃繪聲、我則又有進焉、夫丹青之畫風與聲也、意在風與聲也、意在於此而畫之、畫之而果如親其東披西拂、果如聞其唱于唱喁、則人皆稱妙而吾亦妙之何則、意在於此而此已畢、斯稱絕妙、不必更有餘妙也、若行文之人之心、則奚畫風繪聲之與有意不在此而畫之繪之此有玄理鬱於其胷、固有妙文發於其手、不可以不察也、今夫大

千世界、原其初生虛空一氣而已、俄而一氣所化萬物流形、俄而一氣所吹萬竅發聲、山呼谷應、水翔林鳴、鳥嘯獸嗥、人則自謂言非吹也、我烏乎知吹非言耶、既已言矣、猶吹而吹猶言、則烏乎知山聲之颼颼不是樂耶、面歌、水聲之潺湲不是哀耶、面泣、鶯啼燕語不是各寫其胸中之懷抱、驢鳴犬吠不是互相譏彈之不通耶、夫以山川鳥獸之各寫懷抱、互相譏彈、而自人聽之、則以爲唱于唱喁而已、則烏乎知此

妥妥而詹詹者、自山川鳥獸聽之、不亦以爲是洽風小和飄風大和者耶、載籍所記、有殊鳥語而識獸音者矣、是凡有聲者莫不有言、初越之人對面咫尺、眉紅面赤、面各不知其所謂、然則言之無異於殽音雖善辨者不能自解免也、此誠無以易天籟之一言也、籟者孔在而以氣吹之有聲者也、一補人籟何是其周到處實其跳脫處馬融班固莊子莱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

莊子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

子綦之言各寫懷抱互相譏彈而莫知其所由、然則孰爲之哉、

造物者一氣所吹、如參差管以及簫管、非不五音迭用、未能遽殊、而指參樂者一氣所吹、不得於此

言吹萬不同、自已自怒、而使之者誰耶、下云非彼無我是自已也、非我無所取是自取怒也、而不知其所爲、是使者其誰耶、前後五証、文義自通、

自已者自以爲已彼我之府也、所謂物也、自怒者自取怒號是非之叢也、所謂論也、吹萬不同、自已自怒、而使之者天風、情萬不同、自我自取、而使之者天君、其致一也、數語承前起後、理融法密、

大知閑閑、暇豫之意、所謂知間間、辨別之意、乃者行其所無事也、小知閒閒、察察之明也、大言炎炎、光明之意、所謂李杜小言詹詹、辨給之意、所謂管夫文章在光燄萬丈長而華逼二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

之與接爲搆、與物接而爭也、日以心鬬、利口嗫嗫其寐也、魂與魄交、成夢也、其覺也形開、目開而視口開而言知言形心一齊總出、有提綱挈領之勢、形者彼我之質也、言者是非之聲也、心者形之主、知者言之原、知忘則是非泯、形喪則是非一、一而不知是謂葆光、知而不言是謂天府、韜鈌一段、不知之証、長一段不言之証、閒閒一段形如槁木之原由、蛸蝶一段相配、而必以此二語爲最緊發聲令人深省者、應前風作則怒風濟則虛之意也、

心字因字縱橫繡錯、變化中條理井然、

由虛成菌二語精湛之極、樂出於孔、虛乃有聲、閒成於蒸、倏忽變滅、以喻大空無妙之初、本無有物、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

光之中妄生分別、眞天下之玉愚也、自大知閑閑、以至姚佚啓態、幷極狀人情之萬有不齊、與激者、謫者一段相配、而必以此二語爲最緊發聲令人深省者、應前風作則怒風濟則虛之意也、

已乎已乎、即前自已也之已字、且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此字通指

大知閑閑以下無數情態非彼無我言非彼種種情識則不成个我是自己也非我無所取言非有我亦無處取此種種情態是自取怒也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卽前使者其誰之意）

此與前吠萬不同數句相呼應

吾有眞宰（生也）而特不得其朕（作也）可行已信（言眞宰之令信可奉行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

自此以下乃言其皆原於天也情信皆實有之意分明實有只不見形朱子云無極而太極只是無形而有理語意相似

百骸九竅六藏賅（全也）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焉亦詰問之辭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君臣乎

此卽人身親切指點言一身所具我無尺寸之膚不愛亦無尺寸之膚偏愛是皆不能自主而受使令爲臣妾者爾臣妾不能相治而又非遞相爲君

然則必有眞君存矣

其有眞君存焉（一句點出珣小大之辨如求得其情（句俱有妙筆千鈞之奇）與不得無益損乎眞情而無形之情言天君所存聖不加益愚不加損本

老悲秋之詩）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役而不知所歸可不哀耶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言心與形俱化也外篇云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此之謂也養生主之義已逗漏于此矣可不謂大哀乎

此段言人之域於形也

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昧也）其獨我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隨其成心（所以成吾心者卽所謂天君也）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知代二字總括大知閑閑至日夜相代一段言何日夜相代而皆心自取之人始有天君之明卽愚而

無知者亦有焉即前前得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眞之意也末成乎心此句疑有脫誤大約是不師成而有是非到此方露是非二字是今日適越而昨至也只是言其以心物論不齊皆由于此無有爲有也此句覆解上句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

此段言人之失其心也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言亦虛聲非吹者由於出言之人自以爲確有幾句詞說不止唱于唱禹而究其所言是非無定則於辯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異於鷇鳥雛音亦有辨乎其無辨乎

此段言人之執其言也

道惡乎隱而有眞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道無不存言無不可何所隱蔽遂生眞僞是非皆由於人以小知執爲成見又欲互相誇耀是以蔽於一偏妄生分別即後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意也

此段言人之矜其知也起處知言形心一氣總提

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

此句總頂上文言形心種種不齊於是儒墨

幷起是非混淆此之所是彼之所非而必自以爲是故曰是其所非此之所非彼之所是而必以彼爲非故曰非其所是如此則分門別戶對逐互競而物論不齊極矣

自一受其成形至此爲一節言物論所以不齊之故也

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

此乃一篇轉身處也我之所非人之所是今欲因人而亦是之是是其所非也我之所是人之所非今欲舍已而亦非之是非其所是也果欲如此則必以明明者隱之反也向以隱於小成之故遂自是而相非今欲不蹈覆轍莫若除去隱蔽明通互觀則物我元同而是非一矣通篇文勢於此飜轉邪輕重疊上文入字有壁壘不易而旌旗變色之奇

物無非彼我爲彼物亦以我自以爲是而非彼則是物無非彼也我亦是物也各自以爲是則是物無非是也是猶我自彼則不見自彼是猶言彼此與是非之是不同也彼自是而彼我由自知則知之自我者我則知之此物者我悉不見出自我者我則知之此

彼是之見所由生也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亦因是也言以物以爲是自以爲是者由于以物爲彼也

此言彼我之所從出也

彼是方生之說也此與今日適越謂之朝三等同皆譬空提起而下徐解之言存是之見者皆是據得自家一邊見識忘邦那人一邊見識如物之方生者止知生而不知死也不知天下道理既有道面便有那面方生即死之機方死即生之漸我方說可人便說可是是非非皆由乎此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此四因字亦作由字解與下因是之因不同

此言是非之所由生也

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因依也隨也往之也

天字因字一篇實際此其總點出題處也言聖人知是非彼我皆是妄念故不由其途而以天君之明衆照並觀則知一切物論皆可因其自然而我無與矣蓋天者齊之理因者齊之道照於天者知之明行之力也

是亦彼也我亦爲物所彼彼亦是也物亦自以爲我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各自是而非彼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凡是字與彼字對彼字看彼是莫得其偶偶對也彼我分則相對合爲一則莫得其偶矣謂之道樞戶樞也道樞言是居中守要圓轉不窮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此段言其下手入道之要可知齊物論亦是隨處體驗眞積力久而後一以貫之不止如禪家機鋒只作一場話說也是亦彼彼亦是互觀而皆相同也各一是各一非相反而特未定也此其隨處體驗之實也體驗久而后知彼是不可相耦何謂不

偶物以我爲彼我不復自以爲是我不復以物爲彼則物無非彼更無有是而彼莫得其耦矣物自以爲是不得其耦矣物爲彼則物無非是更無有彼而是不得其耦矣不自以爲是乃所謂喪我不以物爲彼乃所謂喪耦物我大同推而皆準故曰道樞樞者居中以制外守靜以馭動執簡以馭煩故可以應無窮何謂無窮物各自是我復因是則是無窮物各相非我復因非則非亦無窮矣可見隱於小成則生無邊障碍照之於天則斬多少葛藤故曰莫若以明也

喪我近乎仁以明近乎恕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立達之念不煩推準一時並到其次不能無人我故必取譬推度於人已之間而得其同然之矩於是乎可終身行可平天下所謂忠恕一以貫之也喪我者內不見已外不見人渾然無問仁之體也以明者互觀於人已之間而知是亦彼彼亦是各一是非取譬之方也通于大同而不耦得其環中以肆應則所謂一以貫之也其言最爲近道特其因無彼我而并無是非則未免于一偏蓋無彼

我者仁之體有是非者智之用聖人規其大全而立於無弊諸子百家皆即所明而偏焉其流弊遂有不可勝言者矣學術可不愼哉

以指喻喻猶曉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雜舉指與馬者當時公孫龍之徒有白馬非馬指物之論白馬論者言白馬非馬也白馬非馬者謂概求馬則凡馬皆可以應專求白馬則黃黑馬不可以應有馬不可以應有白馬則是白馬非馬也指物論之意不可盡曉按列子書中有樂正子輿疑公孫龍有意不心有指不至之語公子牟解之曰無意則心同不指則皆至則似所云指者即以手指物之謂手不專指一物則天地萬物何莫非吾所指若有所專指則此物之外皆非所指而不至矣故曰物莫非指而指非指也今莊子乃即其言而反之謂言物皆指而指非指此以指喻指之非指也不若更以所非指喻指之非指也言馬是馬而白馬非馬是以馬喻馬也若即以所謂非馬者轉而言之馬皆非馬也黃馬黑馬也不可以應黃黑馬也而其分也成也分被也破者即復成之基也其成也毀也成者即復毀之漸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

此橫言之謂上下四旁通爲一體也

此豎言之謂往古來今通爲一息也

惟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不執一已之意見也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惟庸乃可用衆人所同然也庸也者用也、惟庸乃可用以行於世也用也者通也、易曰行之謂之道

道也者得也、通則得之適得而幾矣、適至也至于得則庶幾矣

因是已、結到因字萬水歸源

自欲是其所非至此爲一節言彼我是非皆通爲一也彼我物也是非論也一者齊也爲一篇之正

面

已而不知其然之謂道、已字總頂上文言已通爲一而又幷一之、意見不留于中若不知其然者、斯爲兩忘而入于道

勞神明爲一、言若勞神明爲一則是其然矣一而知其然、未知眞衆狙之見也、

朝三、言若勞神明爲一則是其然矣一而知其然、未免生門戶立意見、亦與不一者同失、而尚不自

何謂朝三、曰狙公、養狙之人賦芧、賦與也芧橡也曰

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喜、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言衆狙止惑于朝暮之頻倒而不知芧之本數原未嘗加是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也勞神明爲

亦因是也、言必欲與之較正是非仍是一水濟水故當

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同均是之謂兩行

一而不知乃謂之道、勞神爲一等于朝三、必以一爲是以不一爲非、則又生是非矣、盡求得其情與

不得無益損乎其眞是知與不知其天本鈞是以聖人和是非而止于天之鈞、一與不一任其兩行而已、大宗師其云一也一其不一也一此之謂也、

天字因字頻頻提點、法脉謹嚴、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知字着眼不知其然非不知也知之至而知其無所用知至也至于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封界也彼我之界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愛所好也成自成一家也所謂

道隱于小成也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已然之迹也孟子曰則故而已矣即此故字昭氏之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策擊樂之器枝執持之也惠子之據梧也、梧几也據梧憑几而談也

三子之知幾乎、知字着眼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卒之終身

惟其好之也以爲異於彼、句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句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書之結言終身無成、

此段頗紆曲、言道虧則愛成、而究之道亦無虧愛

亦無成、人謂有成虧之迹者、昭文鼓琴之類是也
而其實昭文鼓琴亦無成虧、何則昭文師曠惠子
之徒、皆知之極盛而事之終身、以異于人而並欲
使人知之究之、非所當知而强知、故當身昧于堅
白、而其子惑于綸緒、然則惡乎知知者之非不知、
而不知者之非知耶、故曰古之人知有所至也、
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我子綦自謂也若是而不可
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

此方歸到正意、言昭文惠師之徒而可謂之成、則
我之闇不知之道者亦成也、若不可謂成、則知與
無知總歸無成也、奚必不知之是而知者之遂爲
非乎、

是故滑疑之耀、滑捉不定也疑見不殺也滑疑之中而天光獨照則不自用其明乃正所以爲明之至也、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結得周到

自已而不知其然至此爲一節總言其不當知也
今且有言於此、言字着眼此段又進一步言不惟不當知亦且不當言也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只此八字

已定
物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
此皆空中作勢、謂我今欲有所言、不知與自以爲
是者類乎不類乎、類與不類自是一類、則與彼斷
相類矣、蓋本欲闡不言之教、而又嫌此不言之言
是亦一言、自用無數語言文字、而乃謂闡不言之
教、則是與走馬應不求聞達科何異、不幾自相矛
盾乎、故先憑空作此周旋、孔子曰予欲無言、夫此
一言獨非言乎、而必且言此者、凡以爲世也、聖人
之不得已也、

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
也者、
有始太極也、未始有始無極也、未始有夫未始有
始、則無極而亦無矣、
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
未始有無也者、
有無無也、未始有無無也、未始有夫未始有無、
則無無亦無矣、凡佛老之精意微言俱不出此、此
所以不經而爲百家之疑也、

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
此句精妙、言當初無有、亦幷無無、俄而說無、便是空中落影、已不是無、再說個有、是乃幻上生幻、果眞有哉、則無未始非有而有未始非無也、故曰未知孰有孰無也、色空空色此之謂也、
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
此卽當下親切指點、言我今說此是謂有言、然旣已有無不分、則未知言之果有果無也、

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莫壽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幷生、萬物與我爲一、
舊註皆云大小壽夭一致、天地萬物一體、與前道通爲一復通爲一等語遂至重複、不知文章各有部位、前正言彼我是非之皆一、此承上文極言有無之不分、以起下大道不言也、無有無無道體雖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其理微妙伏義畫卦卽用此法自此以往、巧歷精算之人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言謂之一者本是自無說起、已適於有、已至於三、況自有適有者、其數尚可計乎、今欲斬盡葛藤絕無流弊、則惟有因之而已、頻煩因字、廻龍顧祖、
夫道未始有封、道本至一、故未有封言未始有常、道本無定、故未有常爲是而有畛、界限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相背曰左、相助曰右、有倫有義、序物曰倫、處事曰義、有分有辨、粗別曰分、細剖曰辨、有競有爭、并逐曰競、
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在其理而不言、
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言及之而必詳、春秋經世先王

之志、聖人議而不辨、詳言之而不辨別爭論也

世傳莊子爲子夏之徒、觀此等語、似亦有所授受、孟子曰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所謂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朱子曰、春秋不過直書其事而義自見、又曰當時大亂聖人據實書之其是非得失付諸後世公論、有言外之意、所謂聖人議而不辨也、尊經仰聖、其言粹然、凡其肆無忌憚詆訾孔子者、皆外篇雜篇所載、乃後人贋作、內篇初無是

也、

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辨也者有不辨也、分辨而是于道有未明也

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猶無名也大辯不言、談言微中大仁不仁、不姑息也大廉不嗛、未詳大勇不忮、猶怒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常不變通也則一味仁愛姑息則事有難行而不可成矣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太清則不近情盛怒則易憒事五者圓而幾向方矣、道辨仁勇廉本是好字偏執作化則露圭角而不可行、故知止其不知至矣、止不言也止所不知言并其不知亦不言也不言是此段正面而又勾入不知一句將前段一

自今且有言於此至此爲一節總言其不當言也執知不言之言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不則天聚于內故曰天府 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此二句就言上說謂受人之言而不滿向人言之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雖言而實出無心忘其所由來也此之謂葆光、不用其知明藏于中故謂曰葆光

通篇文勢皆散、至此以整語腰間一束、如江下三峽、河出禹門、兩岸之山壁立對峙、江河之水一線中流、烟波蛟龍隱伏于中而不動、行文至此能事畢矣、

雖並坐不言不知、而却於不言之辯下着若有能知、不知由來上着酌焉不竭、彼此鈎連融成一片、可謂才大心細、

前總提照之于天、此雙結天府葆光、脈絡分明、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國名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此照之於天之証也以下數段皆引証之辭水蕩
瞿塘爭鬬奪隘奇險皆在前半後半則自在中流
矣。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
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
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
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
試問乎女民濕寢則腰疾偏死鰌泥鰍然乎哉木處則
惴慄恂懼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

鹿食薦草名蝍蛆蠐蚿甘帶蜿也鴟鴉嗜鼠四者孰知正味
猿猵狙似猿而小以爲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麗姬
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
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
非之塗樊然猶紛然也殽亂吾惡能知其辨齧缺曰子不
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利害猶言好歹王倪曰至人
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
風振海而不能驚極言其不知也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
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自生自死已初不知故無變也而況

利害之端乎

此段不知之証也

瞿鵲子問於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
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好而求之不緣道行也無謂有
謂有謂無謂從無言而有言雖有言外篇云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
此之謂也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
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
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夫子名也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
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二句太早計之喻也吾

嘗爲汝妄言之汝亦以妄聽之奚旁同傍日月挾宇宙力之勇也言何必
爲此昭昭著卓絕之行乎外篇曰汝昭昭乎若揭日月
而行即謂此也爲其脗合所謂道通一也置其滑涽紛亂也置之
所謂不由而通照于天也以隸等級也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芚言其以等
人自謂此役役而聖人則渾忘若愚芚也參萬歲而一成純所謂通復
者一之至也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所謂是相緣無或爲一也純也以
有遁情也子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子惡乎知惡死
之非弱喪自幼而出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
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

王同住、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求也）生乎（蘄）飲酒者旦而哭泣、（蘄）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蘄）夢也、不知其（蘄）夢也、（蘄）夢之中又占其（蘄）夢焉、覺而後知其（蘄）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蘄）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臣也）乎固哉（固執不通）丘也與汝皆（蘄）夢也、予謂汝（蘄）夢亦（蘄）夢也、是其言也（音的詭、猶至怪也）萬世（一遇）而猶（如旦暮）遇之也（甚言其解者之難也）既使我與若（此接此句可知前文皆爲此而發言死生無別）辯矣（蘄夢覺不分而欲于此中辨人之是非茫茫天壤）

（蘄）夢也、

此段不言之証也

罔兩（即魍魎也）問景（影也）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常守也）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爾也）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待形形）者（待天君也）蛇蚹蜩翼邪、（蛇蚹蜩翼皆在外之空殼）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

此眞宰眞君之証也

昔者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自得之貌）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舒徐之貌）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蝴蝶與、蝴蝶之夢爲周與、（此掉轉前語數日自疑何物所夢）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胡蝶必我是我尚不知是非無辨矣）此之謂物化、（與喪我句同）

有主腦千變萬化自不亂

此喪耦喪我之証也、
須看其通篇大勢、前半順提、中間總鎖、後半倒應、
千變萬化、一線穿來、如常山之蛇、擊首尾應、擊尾首應、擊中則首尾皆應也、
凡讀長篇必分其段落、此篇乃是七節文字、自起至無益損乎其眞爲一節、言萬籟皆天而天本一也、自一受其成形至儒墨之是非爲一節、言物不師其天而遂不一也、自欲是其所非至適得因是爲一節、言聖人照於天而皆通爲一也、自已而不知其然至此之謂以明爲一節、言并此一之一字亦不當有、今且有言於此至止其所不知爲一節、言并此一之一字亦不當言也、天府葆光爲一節、總鎖不言不知照之於天也、自此以下爲一節、皆引以証上文也、
凡讀長篇必得其主腦、此篇乃是一句文字、只言照於天而喪我也、
文章既長、讀之不熟則難融貫、故將大義重爲衍說、天地之間、萬竅殊聲、萬物異情、皆出於天眞君之存、聖不加益、愚不加損、物之與我、其天本一、故必喪我、乃能齊物、無如世人一受成形、便執爲我成心者天不解師之小言紛起、無異彀音、小知相詩、大道隱蔽、是生物我乃起是非、如此種種皆是妄念、彼我之見由于自私、是非之說起於一偏、是以聖人一概不由、照之於天、明通互觀、彼我不偶是非無端、天地指馬萬物然可恢恑憰怪、道通爲一、分合成毀、復通爲一、既無不一、斯無不齊、又必并此一之意見渾忘不知、是何以故、太始之初本無有物、其次有物、已是幻形、又于其中妄生知識、是乃名爲幻上生幻也、自謂知幾、到底淪惑、是以聖人藏其光耀、寓諸滑疑、不用其明、乃爲至明、又必并此一之一語相忘不言、是何以故、太始之初本無有物、豈惟無有、亦且無無、并此無無以歸于無、但一言一便、適于有、便有流弊、是以聖人知于不知概置不言、孰能如此、道通爲一、而又不知、而又不言、是爲眞能照之於天、故曰天府、故曰葆光、德進乎日天照之証、王倪之語不知之証、長梧之

論不言之証所以然者人生在世形骸假借天乃
眞宰蛇蚹蜩翼中有天君夫此天君本一無二又
何以知物不爲我又何以知我不爲物莊周蝴蝶
物我雖分實可混一斯與物化而我自喪我且喪
矣又安有物又安有論焉知其齊焉知不齊抑又
何必言其齊哉分明一篇只如一句然而此言亦
名甲能莊莊天壤誰使正之

青照堂叢書　劉際清聖衡彙梓　男文翰藝圃校錄
屈復南華通　朝邑　李元春又青評閱　莊門人崔家敬修參訂

養生主　生不徒生有其所以主此生者能養其主則長生矣

此發前篇眞宰眞君之意生者假借其中有天君主宰善養者不養生而養其生之主則薪雖盡而火傳所以死生無變于已也

吾生也有涯　涯猶盡也

生雖有涯火傳無盡首尾呼應甚緊七篇起結皆奇絕皆仔細耶是一色手法

而知也無涯

知者吾心之思慮也慮起于頭萬緒無有休息故曰無涯古詩云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此之謂也

以有涯隨無涯殆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

殆而不可救矣知意而不覺悟益從事於知焉殆已已殆矣

以有涯之生而役役于無涯之知則生殆矣已殆

也人識意而不識心故謂心有生死此卽佛氏所謂認賊作子者也夫意誠而後心正是心與意有別也但意之所發誠之而心自正絕而去之則偏枯矣此莊生所以爲二氏之鼻祖而非吾儒之嫡派也

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

此二語亦從無人會得不詳讀其通篇而止就本句作解遂云爲善而第無求名爲惡而第無犯刑夫南華不經而實爲百家之冠斷無公然教人爲惡之理若謂不妨爲惡而第無近刑然則益不受捕淫不犯奸殺人而不抵償者皆漆園之高徒也哉夫此篇文勢原以善無近名惡無近刑緣督爲經三句平提而下分應之庖丁一段講善無近名也右師一段講惡無近刑也澤雉一段講善無近名也但玩右師澤雉之文則知善惡二字當就境遇上說人生之境順逆不一窮通異致順而且遁所謂善境也窮而且逆者所謂惡境也吾之境而爲善歟此時易于有名而吾無求名之心不惟不求而已卽德輝所著自然有名而吾亦沒然忘之也人識意而不識心故謂心有生死此卽佛氏所謂認賊作子者也夫意誠而後心正是心與意有

之境而爲惡歟、此時難于免刑而吾無致刑之道、不惟無以致之而已、即數奇命厄卒不免刑、而吾亦恬然安之不以神吾神、如右師之則足而以爲天所生也、死生存亡窮達貧富毀譽飢渴寒暑不以滑和、不以入于靈府、而惟緣督以爲經、則外累不攖、內守不蕩、乃所以爲衛生之經也、作者不惜自爲解說、而注者必欲橫生意見何哉、

緣督以爲經、緣循也、督者人之脊脉骨節空虛處也、緣督者神遊于虛也、經常也、

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理者何也、間而已矣、肌肉之

間謂之腠理、字句之間謂之文理、事之間爲事理、物之間爲物理、形而下者必有間、形而上者即寓于間之中、所謂彼節有間而刀刃無厚也、木石至堅、順文可破、大道渾淪、條理可尋、得其間而入之、神不勞而事解、所謂恢恢乎遊刃有餘也、督者背脊之脉、由尾閭而至泥丸、骨節之間而精神之所遊也、推而廣之、物莫不有養、生者知之、內則緣吾身之督、使神于虛而不滯于形氣之粗、外則緣事物之督、使神亦遊于虛而不攖于盤錯之累、以此爲經蓋庶幾乎聖人民背時行之要道而不止仙家尸解羽化之祕訣也、

可以保身、可以全家、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保身全家養親皆是可以生盡年則是可以死不可死不足以爲養生之極功、可以死者雖死而有不死者存也、後秦失一段即是此意、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踦、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奏刀之聲莫不中音、合於桑林舞名之舞、乃中經首咸池樂章之會、節也文惠君曰譆善

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字精此二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用功之至、參前倚衡、凡天下之物皆作牛觀、思所以解之也、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用功既熟、遇牛即見其理、理間可解之處也、凡學道者莫不如此、頓子高堅而後即見無非牛時也、如有立卓、即目無全牛、邵子學于李挺、凡坐卧處皆顯先天圖、此見無非牛時也、晚而有得、凡見天下之物即作四段看、此目無全牛時也、惟實用功人乃有此苦、亦惟實用功人乃有此樂、方今之時、仍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五官知止知所當止之處也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擊也大郤、隙也導大窾、窾也因其固然、有物各付物行所無事之意技經肯綮、骨肉聯絡之處之未嘗、而況大軱乎、

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族、衆庖、折也、用以折骨、故以月易
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
磨也於硎、礪也、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
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此數句緣督之精意也是以
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于族、骨節盤
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謋
然、開貌已解、如土委地、言無用刀之痕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
之躊躇滿意、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
之言得養生焉、一語點睛前文無數筆墨俱化爲煙雲矣

此講緣督以爲經也因間遊刃可以養刀緣督遊
神可以養生其致一也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一足特立天
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
有與也、一足爲獨、兩足爲有與、與而我獨一足是天生之使異于衆也以是
知其天也非人也、
此講惡無近刑也夫人不幸罹罪而刖、一足境亦
可謂惡矣乃恬然自安謂是天生而非人致之則
所謂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乃無近刑之眞詮也

澤雉十步一啄、五步一飲、不蘄也、求畜于樊籠也中神雖
王旺不善也、不自知其善也
此講善無近名也飲食自足不蘄樊籠精神健旺
境亦可謂善矣乃渾然忘之初不知其善則不惟
逃名而并不見吾之有可名斯善無近名之極致
也

老聃死、只此三字千古談黃老仙佛人便當一齊痛
死者必以老聃爲稱首、言老子者必以莊子爲護法
自改悔、道經佛經皆與燒却、爨千年來言不
然而莊子明言老聃死、是老聃果死無疑也老聃且
死、而后之人欲得老聃之術以不死、亦愚矣哉、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
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
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
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猶言要結
感動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
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言死生天道天之情
也、本無哀樂、今老聃至使人哭之極哀、必其生平不能超然于生死、有所
以要結感動乎人者故不期哭而人自哭之、是離天
背情、
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適然而來生也、適然而去
死也事之偶然故曰時也理之必然故曰順也、雖生
而生主不損故當處

精理人曰莊祖老佛祖莊矣矣

其順安之處之死生無變于已也死生無變于已又何有哀有樂之有乎古者謂是帝之懸解生者假借附麗懸疣于大空之內如帝之懸方解也指之窮于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生者形質譬猶薪也生主者神理譬猶火也形有盡故指有窮于爲薪之時然物也當時有物算非指之論故指可訓物謂凡形氣之粗可指者也形雖弊而理不息如薪雖盡而火常傳也

吾讀此而知莊生之高於仙佛也可謂知死生之說矣死生者晝夜之道也人之必死猶晝之必夜也幼爲生之始壯爲生之盛老爲生之衰死爲生之終物必成始而成終故善吾生者善吾死所以善吾死此之謂也題言養生而文兼言死所謂知始終之義達性命之理而非如二氏之說必謂可以不死也曰然則其言薪盡火傳何也曰此自然之理也曰然則其言薪盡火傳何也曰此自然之理也生形有弊生理不息未生之初此理已具既死之後此理常存如薪與火薪燃火發薪盡火熄然而此火之理自在宇宙後復有薪復能燃火前薪不同于後薪形百變而不齊後火無殊于前火理亘于古而不易然必謂前薪盡時將此火光攫然封藏于太虛之中以待後薪而附而然之雖三尺童子知其不然也然則薪盡火傳乃死生之正理即此可以証輪廻羽化之謬也故曰莊生高於仙佛也此段講可以盡年而與吾生有涯句相呼應也通篇文勢前總提中分講後總結脈絡分明首尾融洽如紀律之師不敢亂走一步而解者猶至支離破碎而不可成篇則眞莫如之何也

善吾死所以善吾生也洪範五福曰壽曰考終命

劉際清聖御　棄梓　男文翰藝圃　校錄
屈復南華通　朝邑　李元春又評閻莊浪　門人崔家敬修泰訂

人間世（言人間處世之道也）

此承前篇無近名無近刑之意而欲以無名免刑也故以始往而刑作起僅免刑焉作結前半極言刑之難免後半則其免刑之方也養生主者自修之實人間世者處世之道養生主所以祛其內憂人間世所以遠其外患也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獨謂執己見不聽人言也焉可醫獨此不治所謂下愚不移）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量比也言國之死者其多比于澤中之蕉也）民其無如矣回嘗聞諸夫子曰治國去之（即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之意）亂國就之（即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之意）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法也謂法所聞而行之也）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譆（嘆聲）若殆往而刑耳

一唱山谷皆震直至篇末催免刑焉一句其勢方住首尾呼應甚緊故曰七篇起結皆是一色手法

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雜非但私欲纏擾之謂即治已治人之念紛然並起亦謂之雜雜則不虛多則不一不虛不一心中擾擾患齊至矣）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謂有雜多擾憂之患）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所處也行即前所行之行也）

欲治人必先自治今吾之心不度時勢冒昧請行則是不免雜多擾憂之患方自救不暇而何暇救人乎爲第一層

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流蕩而知名爲人知之所爲出乎）知之所爲出乎（出生乎）

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二句語氣不同德之所以流蕩者因乎名知之所生出者南華通四　二）

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何字串講名必相侵軋而則爭也）是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後成故求人知者乃爭之器也觀後名聞不爭可見）二者凶器（凶器也）非所以盡行也（言未盡處世之道也）

此承上文更進一步言即存于己者定矣然欲行于世則名聞而知起必相軋而相爭所存于己之德蕩矣德蕩於內爭出於外恐不可行也爲第二層

且德厚信（信實也）矼（堅也言積德之厚堅實而不蕩也）未達人氣（達通也氣字從人之相感皆以氣通）名聞（知也）不爭未達人心而強以仁義

繩墨之言衛同述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名之曰菑人言害人也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夫此承上文又進一步言德信矧而不爭矣然亦必相人之氣質而聽人之心事相信而後諫未能如此而以美言述於惡人之前則是彰人之惡以形已之美乃害人也未有不反而爲人害者也爲第三層

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乎用而汝也求有以異言衛君異也若汝也唯諾無已

能好賢則彼自有人何用汝去表異之頖汝請行則其賢不肖之辨可知也今若汝也唯諾無

詔教也言唯唯諾諾無以教之也王公必將乘人猶陵人也而鬪其捷誇其

敏捷所謂禦人以口給也而汝也目將熒之惑眩而色將平之謟口將營之囁嚅容將形之屈服心且成之順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始與初心也順吾之初心之辨論而不爲所窮也若殆以不信厚言猶云交淺言深也必死於暴人之前矣

此承上文又進一步言暴人豈特不悅賢且深惡賢往往以賢爲仇而必欲殺之雖以聖人之過化存神而不能勝也爲第五層

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

上文層層翻撥幾於無可轉身乃只輕輕一語遂生下無數妙文如深山幽谷人徑窅絕忽然峯頭一轉又別闢洞天福地也

怒矣爲第四層

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

此從前雜多擾憂生來、道不欲雜、則貴於虛、虛不可强、必端莊嚴肅以去神明之累、所謂制外以養中也、道不欲多、則貴于一、一難驟期、必勉强克治以融物我之間、所謂强恕以求仁也、此實顏子工夫、他人見不及此、不可槩以爲異說而忽之也、

仲尼曰惡、聲惡可、夫以陽爲充孔揚、外爲充滿揚揚之狀也孔甚也采色不定、喜怒無常人之所不違、人不敢違其意因案人之所感、以心齊之義不出虛一、其未化處則在端與勉爾、

言人君與已並生于天何爲以已之言求其喜好耶若然者人謂之童于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擎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謫之句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雖有教謫之語實皆古人所有非吾之私言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

此從執而不化三句生來、言我不能化、我第內直、我不能合、我第外曲、不能不訾、第述古之成語、內不計利害、外不立異同、旁証遠引而不顯言其過、

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諜、政安也猶言方法太多而終不安當也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爾矣、止于無罪而已天胡可以化、言不能化人也猶師心者也、

師心句乃推所以不化之故、而起下心齋之義也、

我不能無心、則人亦不能無心、兩心相鬬、嫌隙自生、任你百計調停、終有畛域、故不及化、夫人雖善妒、不怨瓢潑人雖善怒、不詈虛舟、學語之兒詈人

而人喜之爲其無心也、夫苟無心、雖詈不怒、而況于將順而匡救之乎、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言有心爲之則功夫容易與後之者齟天不宜、有心則與天不相合顏回曰回之家貧、惟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心志純一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

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聽以耳者、狗見聞之粗迹、與心全不相關、故曰止于耳、南榮妹曰妹勉聞道達耳矣、此之謂也、聽以心者、聲入心通、內外符合、初無間隔、孔子曰於吾言無所不說是也、然猶有心在、故曰止于符、氣則思慮不起、知識不萌、止此一腔生氣、與太空同體、乃爲虛之至、惟虛能受、惟虛能感、惟虛能靈、惟虛能應、故曰道集虛也、周子通書曰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有、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與此可相發明、凡內篇中所引孔顏之言類皆精粹、似有所本

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使教也言未嘗自以爲同也、是有使之也、未始有回也、既聞教則不可謂虛乎、已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知有已也、可謂虛乎、未始有回一語、卽喪我物化至人無已之眞詮、七篇道理一以貫之、

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人世最是名字害事、其難忘更甚于利、能忘名則庶幾矣、入則鳴、不入則止、合則言、不合則默、宅心一宅于一志也、而寓于不得已、凡有所爲皆不得已而後起、所謂因時順應也、則幾止也、無門無毒、毒猶藥也、此從前文醫門多疾句生來、言無門亦無藥也、一宅于符、合也

一志也、而寓于不得已、凡有所爲皆不得已而後起、所謂因時順應也、則幾止也、無門無毒、毒猶藥也、此從前文醫門多疾句生來、言無門亦無藥也、一宅于符、合也、絕迹易、無行地難、此二句身分甚高、言果欲屏棄世緣、不然而如隱士之果於忘世、釋氏之背絕君親、則末之難矣、爲天使難以僞、僞爲也、言用力也、此解無行地之所以難也、無行地則非人爲而動以天、如爲天所使也、動以人者猶可加以人功、所謂大可爲也、動以天者則著不得人力、所謂化不可爲也、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爲天使則是以無爲爲以無知如鳥無翼而自飛也、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則所謂以無知知也、瞻彼

閑者、虛室生白、閑牖也室中惟虛故牖生光明也此總承上文而推原之辭何謂無行地無卻卻只是爲天使何謂爲天使只是以無知知何謂無行地只是人心虛則生明如虛室之生白光也吉祥止止、上止字止下止字止所謂惟道集虛也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若吉祥不止則是虛有未至如馳于外也夫狗耳目內通閉目靜坐而心實馳于外也夫狗耳目內通故視返聽也外于心知屏除意見也虛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於人乎、狗使也耳目內通故視返聽之室鬼神來聚而況于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物所感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以此爲德之極也伏羲几遽之所行終、造化之極也而況散焉者乎、極贊虛一之妙也散謂衆人也

此段正言處世之道所謂入世法也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葉公名也甚重、重其事也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此甚字是今日富貴人祕訣空文周旋而實不急人之難、最使人哭笑不得也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懼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道言也懽願也事無欲清之人、厨傳蓋然司火之人皆不苦熬甚言不味精好爨無欲潔之人皆不苦熬甚言平日自奉之薄也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言平日攻苦食而不臧、言食粗厲不味精好爨無欲潔之人、厨傳蓋然司火之人皆不苦熬甚言平日自奉之薄也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言平日攻苦食也、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致病疾也若不成而後無患者、惟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惟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言食粗厲不味精好爨無欲潔之人、厨傳蓋然司火之人皆不苦熬甚言平日自奉之薄也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言平日攻苦食也、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致病疾也若不成而後無患者、惟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言食粗厲不味精好爨無欲潔之人、厨傳蓋然司火之人皆不苦熬甚言平日自奉之薄也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言平日攻苦食也、

所得望其頂背也誰謂莊生可槩以異端目之哉　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而不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人皆以不得已爲不可奈何非也事親與事君行事不容已也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悅生而惡死、其性情篤摯乃爾與竭力致身之語若合符契斯下氏之所傳與世言受業西河不虛也夫子其行可矣、以上此所以免陰陽之患也、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靡從也信實也、達則必忠之以言、忠者盡心言之也

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過也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剏句法言莫之信也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庶幾可保全無殃也且以巧鬬力者始乎陽明擊之也常卒乎陰暗算之也泰至甚也則名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誠也常卒乎鄙詐也其作始也簡自以巧鬬力至此皆譬喻之辭凡事皆始乎此而卒乎彼初雖立意不溢難保其終不溢也言者風波也言易動而行者行卽前夫子其行之傳命也實喪也傳言易故曰實喪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言忿怒之往別無他故皆由于巧言偏辭

也書曰惟口興戎此之謂也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喘聲於是並生心厲言若粗心豪氣不擇言而談則我之氣不平而人之氣亦激怒厲之心並生矣程子曰凡與人言者理勝則辭明氣忿則招拂此之謂也氣盡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言若機深緘密也剋滅太甚人將疑爲奸險不測以不肖之心相待而已不知也斯俞兌矣世情之難眞是太淺露不得太機深亦不得也故法言曰無遷令遷改其辭令也無勸成強勸使和好也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也勸成殆事則殆事也美成在久

頹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等殺也言天限之使不能長進也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忠則必誨誨而至于犯斯爲過矣然其所以致過之由則忠也人君能因過而原其所以過則忠臣之心明而遊耳之言入今太子之智止足以知諫我者之作我而不知作我者乃愛我也此則所謂天之殺之人末如之何也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愼之正汝身哉正身乃能正物且夫乘物以遊心所謂物來順應也託不得已以養中一宅而寓于不得已所以養其中也此其難者此段及下段皆極言入世之難以趨後無用之意勢皆側注如河流泮門江下三峽迅流直起初無停波直至後言無用處乃是平原廣澤始作瀠迴

救之心也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則爲顚爲滅爲崩爲蹶心和而出則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就止在形若入于心則依附逢迎必有顚滅妖孽之災彼且爲嬰兒無知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町畦界限言無防閑節制亦與之爲無崖無止足也亦與之爲無崖達之入於無疵達之導之也田其所明而開導之使歸於無過所謂和之也事無大害且與曲從機有可乘從容開導納約自牖代宣公之于德宗初無犯顏强爭之迹而委曲數奏裨益卯多此道得也益異說歟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

之美者也戒之愼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矜其才以犯君則殆矣此不就不和之害也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生物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此和之能就能盛矣以蝱盛溺適有蚊虻僕緣而拊之不時則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生而愛有所亡一段正意在此數句夫愛之而爲拊蚊虻可謂用意之至矣而馬或夾毀是其意所至而愛反有所亡也然則雖就之和之終無萬全之道也汝不愛吳而亦有剖心浮江之患千非不愛殷子胥非不愛亡之明驗也甚生豈數我哉可

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也占其夢、弟子曰趨取無用則爲社何邪、疑爲社即是有用也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言人立爲社亦是不知寄焉已矣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言即不爲社寧復有翦伐之者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言彼其所不同于衆以爲社不爲社之義論之失之遠矣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藾、隱影芘庇藾陰也大約是謂影響庇蔭之也何法難解疑有脫誤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咶其葉則口爛而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神人之所以大而常存亦以不材之故耳宋有荊氏地名者、宜楸柏桑、皆有用之木也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檥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門之麗楹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樿棺旁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則材之患也、故解祭祀之名漢郊祀志云古天子春有解是也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適河祭河也以人祭河疑如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爲不祥也、言巫祝止知此等爲不祥而不知以不用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而仝生乃神人之所爲大祥也支離疏支離之名也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髻也指天、五管在上、五臟之管皆繫於背者曲則五管皆向上也兩髀胯骨也爲脅、掖也挫鍼縫補治繒、浣濯也足以餬口、鼓箕播精、播揚以取精也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髀爲脅則脅常似干武勇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不受功役之苦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支離其德言其不材而無用也

此四段皆言無用之可以全生、所謂出世法也、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來者未來往者已過我生不辰獨丁斯時陳子昂詩云前不及見古人後不及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免刑二字是一篇主意天下有道則聖人裁成天下無道則聖人獨善其身至于周末則無道之極成固無望生亦難保楊朱墨翟之徒固人謂其陂然身世窮思極慮而不知其上下千古揆度危機僅求免此惟有無用而已相望觸處相志而不知其上下千

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已乎禁止之辭人也。殆乎殆乎、盡地而趨、殆乎警戒之辭言止當盡地而趨不可妄走一步也。迷陽迷陽、蒺藜無傷吾行、路也。迷陽多生路旁以喻世途之荊棘也。吾行郤曲、郤曲而又有迷陽則易下傷足也。無傷吾足、戒謹長懼與前可不慎耶相應。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此句結前半篇將命傳君是有用之用也。而不知無用之用也。此句結後半篇不材全生是無用之用也。

此段總結通篇也、通篇皆言其當無用、此推原其所以無用之故也、天下有道六句乃一篇之精意、以往而刑起、以僅免刑終、所謂來去分明只如一句也、

吾讀此而悲莊子之志也、孔子曰君子懷刑、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刑之難免也久矣、一入世網、觸處危機心生機生、心死機死、機生身死、機死身生、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褊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耶、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所處之如此

此亦道其常而已矣、居亂世、事暴君、禍患之來、匪情匪理、立言之難、雖不蹤不溢、而猶有惡成不改之患、制行之難、雖能就能和、而終有意亞愛忘之憂、此材之世、必爲世用、宰與世忘、慎之慎之而卒歸于無用、豈得已哉、非此不能免乎今之世也、君子讀其書、論其世、諒其遇、悲其心可也、

德充符　德充于中而符于外也

此總承前二篇也養生主去其內憂人間世遣其外患皆爲吾德未成故須內外交養及工夫既到心有所得則德充于內不養生而死生不變且德符于外不遣害而利害不攖人事盡而合于天矣即前二篇之義而更進之以啟下大宗師之旨乃一部書之過脈也

魯有兀者　刖足之人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言其弟子往時空空無知歸則實有所得也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

無形而心成謂忘形骸而以心化成也通篇以心字形字作關鍵故於此處總提一句使通身皆振也

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何止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人稱爲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言去庸人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心字着眼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一切仙佛衆生皆被此五字壓縛定不得出顯而不得與之變既已死矣是甚不變須要體認眞切不得模糊混過雖天地覆墜亦將不混沌之時此理無變滅之事審乎無假生者假借也未生以前眞精妙合所謂人生而靜以上也審者知明而守固之意而不與物遷物形萬變此理不移命物之化物之化者此理所命所謂造化之根柢極致也而守其宗也宗主也守萬化之宗主即大宗師之義也

三藏大乘中無慮億萬言誰能道得如此清澈蒼子親炙孔子之門人得聖道之一端而偏至焉遂能冠百家而祖二氏內典丹經皆南華之牙後慧也而世遂神奇其說太陽不耀爝火詡光悲夫

吾儒之與仙釋其死生不變同其覆墜不遺同其不與物遷同其命物之化同若是則皆同乎曰相似而實絕不同也蓋吾儒能知性之理仙佛止識心之靈心之靈則虛性之理則實虛則有待而後存實則無爲而常在此身雖死此理不變天地有壞此理不移未生之前此理已具品物流行此理

不遷千變萬化皆由此出守化之宗乃與天通子思云至誠無息朱子云這箇何嘗動是也二氏不知天命之性而止據心之虛靈知覺以爲宗欲於死生之際常留此不昧之精魂則是私意而非理之自然也莊子之學亦偏於氣其言死生不變命化守宗亦指氣之靈故曰無形而心成曰遊心乎德之和曰生時于心似亦未免乎知心而不知性之病特其識高意遠欲將此氣還之天地而通於萬物不屑屑焉私爲已有而封而藏之此則非二氏之所及也故曰莊生高於仙佛也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言無不同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言無不異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耳宜于聽目宜于視外之形也所以視聽之神則一點而遊心乎德之和通篇以此句爲主後使之和豫不失于兌與物爲春成和之修皆是德之和聖人有所遊則是遊心乎德之和也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物皆與我爲所喪蓋德充之符也王無少歉缺也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德充于中則忘乎外矣所謂內重而兒外之輕也

前命化守宗是言其德此不見所喪是言其充下保始之徵是其符也

常季曰彼爲已言彼自爲已耳於人無益也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常心猶恒心也返觀內照識其心體是以知得心也守其心體而不遷變是以心得常也物何爲最之哉最之尊之也言彼自爲尊之哉仲尼已用功人何爲尊之哉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惟止能止眾止眾止則心能止也世能止故能止天下之人使之皆止于此而亦如夫鑑于止水也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惟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眾生自正其生而所以正人之生猶止能止眾止也夫保始之徵保始前所謂守宗徵即符也不懼之實德充而符則心德充于中而符于外也

實德體胖泰然自高于一世哉求名而能自烈人精魄被他看得破又道得出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此極言不懼之實也官天地以天地爲肢體也府萬物以萬物爲藏腑也寓形骸以形骸爲旅舍也象耳目以面目爲象人也一其知思慮不雜也心不死生無變也此勝于勇士之自要達矣寧不足以雄視一世而爲物之所最哉彼且擇日而登假登假後人尸解羽化之所從出也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

此段乃德充符之實理精義也前後六篇其正意多在中間或在末段發揮此獨開頭先發正意而下游衍而証足之其機杼又別也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不迴避也子齊執政乎申屠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入者也

先生之門不當論爵何爲自誇執政而使人處其後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取法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堯字未詳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屠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狀猶告狀幸罹刑而刖足不當亡此等之人甚多不自悔怨以爲吾本無過但吾原自不當存耳如此之人甚少也此即右師介而以爲天也非人也之意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言罪之善射中物之中央若中地耳蓋決無地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

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惟不知務不知事也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存足者存尊于足者乃形內之心也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不叙講以所聞之語直接無趾出而于夫子語弟子無趾語老聃處補點之避實取虛也孟子見梁襄王一章即用此法也

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此即夫子所以教無趾者于此補點之也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

邪、彼何賓賓諄諄也以學子爲、此卽前論以所聞中彼語于此補黜之也且靳以詭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已桎梏邪、言務學求名以補之惡則是不能超然無累而有所纏縛也老聃曰胡不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自取桎梏則是天之刑之也安可解、

此段言補其形者之拘也

內篇七篇中初未嘗眤孔子、其不滿于孔子者止有此條、蓋彼天貧高曠、見孔子之務學守禮、以爲拘謹而不知內外一原、顯微無間、動容周旋卽是天命流行、聖人之所以立極于古而無流弊者正在此也、古人質直、心有未安、卽發于言、故載此條如子貢南子子路不說是也、此條而外、若心齋之說、義命之論、命化守宗之言、才全德不形之對稱引孔子不一而足、大宗師乃其極詣、而以孔顏之坐忘終之、則其所歸可知矣、世人見此、遂謂黜孔子而尊老聃、不知養生主篇固嘗言老聃之非人也、莊子之意以爲孔子事事好只大拘謹、老聃雖於其死母者、少馮咽若驚視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非至人而死生一條可否一貫二語則嘗獲我心、乃其平心權衡之論、而初非有此而左彼也若外篇雜篇中猖狂詆訾之言、皆後人之贋作、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莊生寧有此哉、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惡貌醜也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爲人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而已矣、言徒不唱而人自和之也、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滿也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不字疑訛此言其名出乎四境也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氾而若辭、悶然泛然若應若辭不經心也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所謂忽忽如有所失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狗子食於其死母者、少馮咽若驚視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非至人而死生一條可否一貫二語則嘗獲我心、

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使其形字虛提清法痲不亂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鬢賢鬢形似贅所以障首戰死者無首故不用鬢也刖者之屨無爲愛之皆無其本矣此非愛其形之証也爲天子之諸御不爪剪不穿耳取妻者止于外不得復使此句未詳形全猶足以爲爾而況全德之人乎此愛使其形之証也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已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才自其賦于天者而言德自其成于已者而言渾朴不斲曰全深藏不露曰不形

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天人一體凡事之變皆命之流行曰夜相代乎前而知其所不能規乎其始者也言不知其所從起也故不足以滑和滑亂也和心不可入於靈府者心凝于一則無彼此是非而常和同凡外物之變遷俱不足以亂之也不可使離於靈府不可使事變入之也使之和豫使之和豫此何就靜時說靜中不可保其太和使常有欣豫悅之通致子之燕居申申天天即此意相寂枯寂則間斷故必句就動時說雖肆應流通而和說之致常在也使曰夜無郤而於物爲春郤隙也無間斷積中形外與物爲春春者和也明道接人渾是一團和氣此之謂也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此句統始終說接緒也自上無郤生來時字自上春字生來言四時之氣轉相接緒而生于心無止息也首段言四時之氣保始此則其所以保身之實也看其言功夫處深潛縝密于心性上涵養純粹不止曠達爲高而已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可見不形亦非容易必保于內而後能不流露于外也德者成和之修也上豫兌春時皆和之意故云德者和之成也德不形者也惟和已成而又不言而物不能離也惟和已成而又不形斯不言而物不能離矣哀公自親之若淺露矜張則物情離矣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此段言德盛則形雖惡而不爲累也

闉跂支離無脤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細長之貌甕瓶大瘿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言心悅其人不覺支離大癭之醜視形之極美惡易位眞有如此背之人有悅耶媚者以天下之人皆多一目千古嗤傳以爲妙談不知是自以盛則人忘其形胎胎去也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言德通篇皆是此意此二句其點睛結穴處也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人悅德而忘形是形者人之所忘而德者人之所不忘也今若不修德而屑屑于形骸之未則是不忘人之所忘而反忘人之所不忘此之謂眞忘也

此段承前啟後是一篇之關鍵蓋王駘一段是德有所長申屠嘉無此段是形有所忘哀駘它一段總言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下聖人有所遊一段則是忘其所忘而不忘其所不忘惠子一段則是忘其所不忘而不忘其所忘也其來處遞遷去處飄忽却于中間着此數語結上起下總挈首尾使其通篇振宕流轉而無鬆散拖沓之病七篇花樣

愈出愈新眞文中之雄也

故聖人有所遊直接篇首遊心乎德之和一句來波瀾大而知爲摯約爲膠德爲接工爲商言聖人遊心乎德之和其所謂德非世俗之所謂德也世俗之所謂德德明智約束新得才能而已矣聖人則以知爲槓生意見反足害道是妖孽也約則强自檢束多所粘滯是膠固也德則今之得補前之失是接續其故也工則以我之才求售于人是商賈之行也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聖人自誠而明何慮惡用察察之小知質任自然不雕不斲惡用膠固而約束其天常全本無有失惡用求售總言忘形而無人之情也四者即指上四句也天鬻也養也以天自養其心也天鬻也者天食也能以天自養則天食之蓋靜觀道妙可以樂飢有以予食之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孔子蔬水曲肱而樂顏子簞食瓢飲亦樂是皆受食于天而無求于人者也菲菲千載誰其知之有人之形無人之情無人之情者忘形也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不得於身是非二字總括前生死窮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等項也不得于身所謂不以入于靈府也惠可云滑和不以入于靈府也惠心了不可得與此語意相似耶乎人也譽乎大哉獨成其天此總結上文而歎之言形則耶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心則譽乎大哉獨遊于天矣通篇以形字心字作眼故于此雙結而却不明點譽之書家有時出鋒也

此段言聖人之忘形而全其德足以爲法也

結處頻點天字便與大宗師篇一脈相通古人作書凡其全部無不血脈融貫有如一篇而後之解者并其一篇而割裂之可勝嘆哉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與固同無情乎此頂上無人情一句來莊子曰然惠子謂莊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惠子誤情爲心也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言所謂無情不是斷滅正以人身生來皆是天道自然無所作爲今若多情識橫生好惡則是不順自然而多添益于所生之外反足以傷其身故欲無好惡而不添益于性生之外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惠子誤解益生作養生也莊子曰道與之貌

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天與之形、天在形中乃是共不生、好惡順其自然盜生也　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外神勞精是忘其心德也、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槁梧几也、瞑暝也、書盡天文人苦心勞神之態、

選子之形、選擇而投之也、子以堅白鳴、鳴自鳴于世也、此是盜生之傷身、只你便是樣子、天當初授子以人形、是選擇而生之子、乃不順其自然、疲精勞神、期以堅白之說、鳴世豈不是有人之情而多所添益、于本分之外、反足以傷其身哉、堅白者、當時惠施公孫龍之徒、有堅白石三之論、鳴者、自前所謂新以詠說、幻怪之名聞也、

此段言惠子之忘德而疲其形、足以爲戒也、

通篇以形字心字天字作眼、人之明德本于天而具于心、形其寄也、此德與生俱來、不與死去、與時俱接、不與物遷、乃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所謂人心之天也、心遊於此、則塞乎天地、貫乎萬物、隨處圓滿、無得無喪、所謂充也、積中發外、保始有徵、浩然常伸、萬物信從、所謂符也、是以形雖渺然中處、德實參乎兩大、修德之士、但當涵養其心性、不必沾滯于形骸、不惟恃勢位而陵人、固俗而可羞、即務學問以自滿、猶拘而未化、試觀哀駘它惡駭天下、而以才全德不形之故、遂令人親其德之美、

而忘其形之惡、闔豎惡亦復如是、然則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其信然矣、人不忘其形之可忘者、反忘其德之不可忘者、則誠忘而惑之甚也、故聖人惟遊心乎德之和、而一切世情淡然無有、斯形忘心全而獨成其天、不然而如惠施之徒、勞精神以博名稱、則遁天倍情而心形皆鮮矣、夸者務外、約者務內、淺者狥人、深者全天、心在形內、天在心中、無形而心成、則人盡而天見、此下學上達之極功、內聖外王皆原于此、故以大宗師應帝王繼之、

必忘形以全德、是以性爲有內外也、必絕人以成天、是以道爲有精粗也、夫性道一也、何有內外、費隱一也、何有精粗、形色天性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吾儒惟眞知之、故制外養內而不弛其敬慎、異端妄生分別、故遺下驁上而無所忌憚、矣、若莊生者、狂而不知所以裁之者也、惜哉、

扇復南華通　朝邑　李元春時評閱並門人雒家敬修潔訂

大宗師天者化之宗萬物之所歸其道甚大故曰大宗師也

此承前篇獨成其天之義而暢發天人性命之旨

起生死而貫物我乃其盡性至命之學也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道之大原出于天道出于天之所爲德合于天人之所爲盡人合天聖之至德合于天聖之至也而必以知始所謂始條理者智之始也通篇大義開口揭出直與結處命也夫句一氣呼吸故曰七篇起結皆一色手法也

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天者自然之謂自然而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一陰一陽生生不已易知簡能毫無造作故曰無心而化成也

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知之所不知即後所謂知能盛假于道也知之所不得與也必以所知滙與之則以心捐道以人助天而其命戕矣是以所知害所不知也聖人不以私智修其身以俟之則天全故曰養也所以有心而無爲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

且有眞人而後有眞知然後能確指其彼此是非也

今天與人雖相待而寔未定知天所爲已屬之人知人所爲亦可合天道通爲一而未有分也此天人合

一之說常人雖問而解必眞人而後眞知之

自起至此爲一節乃一篇之總冒下文皆分疏知天人之合一也

天所爲知人所爲末乃歸于天人性命之合

何謂眞人古之眞人不逆寡逆拒也寡少也而不拒之所謂勿以少善小而不爲也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深此是眞人第一件本領故首言之

不雄成不逆寡則所成者大矣而不以雄于人有大而能謙也

不謀士成而不歸之然亦士自合耳

若然者過而弗悔易曰不遠復有過則改之不可常留在心爲悔也

當而不自得也聖不自聖若然者登假於道也若此登假猶言上達道即後所謂有信無爲無形者乃天之所爲也古之眞人其寢不夢心定而靜其覺無憂隨遇而安其食不甘志有所得借口也

古之眞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言其天機之深也妙在不知不說惡而已下出入往來始終受復皆生死之義其出不訢生也所謂萬物皆出于機而皆入于機也不知說惡故無所訢拒脩然而往脩然而來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眞人

來而已矣、養生主曰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不忘其所始、受于天者守而不失、此存心養性工夫、能如此則脩然往來皆有主宰、非徒委懷任運也、不求其所終、天壽不貳俟之而已釋氏必欲求其所終、終遂言地獄輪迴則妄矣、故曰莊生高於佛也、受而喜之、不說生而又喜之何也物之生意自喜所謂仁也生自喜非喜生仁自樂非樂仁也中心安仁、孔子樂矣、顏子樂矣、必謂樂道便是違仁顏子樂矣心不而又忘之何也不忘者守之也、所始化之也與天爲一也復之者所謂全受而全歸之也以人合天也忘之者求長生者私所受而不歸則不死是以心捐道也吝矣故曰莊生高于仙也、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死亦道也惡之而求不死是以人助天也說之而求不死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也知死生之說則乃天也、

二者之病皆去是之謂眞人、

自此以上言眞人之存于內者

若然者其心忘、心忘者忘其心也此總承上文之脗合乎道術相忘以生忘仁義忘禮樂忘坐忘皆本于此俗本訛作志文所言皆從心忘發出、其顙頯、朴實貌然似秋、義之形也暖然似春、仁之貌也喜怒通四時、應乎天而因時制宜其應不窮、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於萬世不爲愛人、所謂殺之而不怒利之而不庸也、故樂通物非聖人也聖無不通故無樂、有親非仁也、仁無不愛故無親、天時非賢也、生時于心不在天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故利害通行名失已非士也亡身不眞非役人也、作僞心勞乃以役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皆所謂全受而全歸之也身不眞者古之眞人其狀義而不朋、宜人而非黨也若不足而不承、謙冲而非諂也與乎其觚而不堅也、有廉隅而非堅辭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能濶大而非夸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才捷敏而非好動也滴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心日休而體自胖也爲乎其似世乎、謷乎其未可制也、浩然常伸非色拘也遁乎其似好閉也悅乎忘其言也、得意忘言而非機深也

自此以上言眞人之著于外者

以刑爲體、心中意念皆斬除也以禮爲翼、禮以行之故爲翼以知爲時、時而出之故爲時、以德爲循、率而由之故爲循、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斬除乾淨無墜碍也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所謂世法以德爲循者言其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德本人所有順而自然而遂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眞以爲動行者也、德自有足自能行達登高而不怨循之則道也如人本有足所往自能行不過順其自然而已、

此合內外而言之也、莊生立言不盡同于佛老、惟

此數語則二氏之微言也夫克已去私貴于勇決、吾儒自治有時用刑、易曰利用刑人是也然其去私也乃所以存理也刑其非吾體者、不以刑爲體也、與端不然、徹念理念一槩刪削、譬諸草木芟夷翦伐、而萌芽即行茂茂、獨留此元然者而已、世謂貴老流爲刑名、不待流也、其體機深而肅殺原種刑名之根、至于釋氏斬除尤勇、仁義之端一萌即薙、彼于滅五倫而棄四大、綽乎其殺而已、殺體不可以行於世、則其用岐焉、故禮本吾性、而謂行于世、是以禮爲僞也、知本吾情、而謂不得已、是以性爲有內外也、惟以德爲循、有似率性之道、然不勤行而高語自然、則亦有非所循而循者矣、原其病根皆由于以刑爲體故也、夫黃老高言清淨、釋氏矯語慈悲、而莊生乃謂縗乎其殺者、此則洞見其眞而質言之、二氏雖善辨不能自解免也、昔者孔子嘗言死生如晝夜皆天命之自然也、人之所有不得與皆物之情也、情實也、死生之際人不能爲力皆實理如是所謂知之所不知也　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卓字精妙、如有所立卓爾是此意云以父爲天也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眞乎、眞字無妄、皆實命不解道此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愈乎已者也、孟子曰雖無孟子曰勝無一日愈於已與此語相類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真字無妄、皆實命

自此以上言眞人自此以下言眞知也

死生命也、此句提綱挈領一篇眉目所在、衆人貪生惡死、只是不知命、眞人不死不生、只是能全命、故首言天之所爲此處言命也、夫如晝龍點睛也、其有夜且之常天也、死生如晝夜皆天命之自然也、人之所有不得與皆物之情也、情實也、死生之際人不能爲力皆實理如是所謂知之所不知也　彼特以天爲父、倒句法猶云以父爲天也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卓字精妙、如有所立卓爾是此意非眞顓謂明命不解道此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愈乎已者也、孟子曰雖無孟子曰勝無一日愈於已與此語相類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真字無妄、皆實命

理也故曰眞言天命卓然其理甚眞生我成我不啻君父生我而猶父我而猶愛之況天生我而敢不愛乎人有君而猶死之況天命我而敢不死乎可見修身俟命辭不得一刻工夫亦養不得一毫意見此乃是理學之蘗傳正不可以目爲異端而遂忽之也已

泉涸魚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此皆喻辭言養生而惡死之兩忘也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生死一體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藏字最是養生秘訣舟在水而云藏于澤者天地間高下相因通計大塊之體水之兩旁必是山山之四周必是澤也如此藏法幾于不得遯矣然而猶有遯者以形藏形所謂無聲無臭也只此八字可抵一篇太極圖說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故不可見自本自根道生物無物生道道自生也道而受之傳心得無爲無形天命之謂也情信卽所謂眞卓也自其用之不息而言之則曰有情有信自其體之无妄而言之則曰有信其不息者自然而無爲所謂易知簡能其无妄者不滯于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物不得遯是萬物之所存是一化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物不得遯是萬物之所存天矣故以顏子爲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中一例看小大快活與此互相發明程子嘗看莊生豈看也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不藏于已而公平物則物不遯之所不得遯而皆存不藏于已而公平物則物不遯者非過論也已

其猶有藏也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此謂介人虺蜮皆驚矣郭子元曰夫無力之力莫大于造化者也揭天地以趨新負川嶽以舍故故不暫停忽已涉新則天地萬物無時而不移者也今一支臂失之皆在冥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今我也我與今俱去豈常守故哉而世莫之覺謂今之所遇可係而在豈不昧哉藏大小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不藏則無遯矣特犯人之形言倜遇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耶程子曰將此身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小大快活與此互相發明程子嘗看莊生豈看也故聖人將遊於物之終古不息堪坯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坯得之以襲昆侖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泰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

得之以處太宮、與元同帝、得之以登崑崙、
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
及五伯、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
尾、而比於列星、

自古之真人至此爲一節、言真人之真知所謂知
天之所爲者也、可謂通天人之道、知生死之說矣、
道之大原出於天、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所以
爲天也、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率性之爲道、道
本于性、性原于命、命出于天、故天命者道之大宗
也、命之大端見于陰陽晝夜死生、陰陽之大者也、
陰陽雨化而一神、故晝夜死生相待而成體、易曰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言晝夜之爲一也、又曰原始
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始終者一體之義也、無始不
終、無終不始、合而後全、故生與死相成也、是不知晝夜始
命之著道之行也、其理甚真而不可易也、佛以性
爲空、仙以人爲樂、故佛欲無生、而仙欲不死、皆不
知天命者也、非生其知之矣、曰死生命也、其有夜
旦之常、天也、是通死生于晝夜也、天道變化而曰

卓、知其靜而正也、天命於穆而曰貞、知其一而實
也、靜而正一而實者、所謂誠也、誠則不息、其曰悔
者、誠之通也、道之用所以行也、誠則不妄、其曰信
者、誠之復也、道之體所以立也、道各正而無妄、自
通而自復、通復不已而誠則一也、物亦各正而無
妄、自生而自死、生死不已而道則一也、故天道通
乎晝夜人性通乎死生、天道莽乎小大、人性公乎
物我、性非有我之所得私而公乎物、形非一已之
所能藏而隨乎化、氣推移而情信不損、人物變更
而真卓不遷、故可生可死、亦不死不生、遊於物所
不得遁而皆存、此天地之所以悠久、日月之所以
貞明、山川之所以流峙、神聖之所以參天地而配
日星河嶽者也、佛欲無生、以生爲妄也、是不知真
卓倩信也、仙欲不死、以死爲滅也、是不知晝夜始
終也、通晝夜之道、知死生之說、究性命之原、一天
人之理、其惟大易乎、中庸者易之蘇也、非生靈靈
多與之合、此其所以冠百家而祖二氏也、

喬伯子蔡間乎女偊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

也曰吾聞道矣即所謂有情有信無爲無形也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聲惡可子非其人也言無才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生質之美也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有之者知之也知之而欲得之尚有多少工夫在故知信頓悟者非多學也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守之者欲其功之純也參日而後能外天下外天下者一切世故皆不以動其心也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物者吾身之物也外物者忘其肝膽遺其耳目故進于外天下也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所謂不知惡死兩忘而化其道者故進于外物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人惟不忘其生私已而欲藏之故不與物通今既外生則無己而物化矣故無徹徹者通也所謂一旦豁然貫通者也所謂一以貫之者也所謂視天下無一物非己者也是吾性之量也舊解作平旦之氣後朝徹而後能見獨不與物通今既外生則無己而朝徹者一朝而徹

此段爲一節言所以得道之方所謂知人之所爲者也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真人真知言天道也真人者誠也真知者明也由誠而明自然得道所謂從容中道者也其次必用力以求得之所謂人之道也其語道也貫乎動靜其語學也兼乎知行始乎聞見終乎性天由勉幾安由大入化用功之先後得效之淺深源流井井本末具在世乃有遺聞見之知而提言頓悟憚力行之難而高語自然者又莊生之罪人也

自此以上言大宗師之理已盡自此以下皆引証之辭也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首肯尻尾一體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紹承上三句張子曰聚亦吾體散亦吾體此之謂也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形狀與支離疏相似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閒而無事氣沴而心自閑此是兩等本領

跰躚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又字妙今生已過來生又來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無字同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同物付物古之所謂縣解也縣解解也

因時制宜目前便有此象不待六道輪迴之後也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縣解解也

見養生篇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殺生者結病養生者結病人謂丹成而無病不知將而不解則丹亦病也以物有結丹也物之也物不勝天終歸于化故不如因而順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言無以哭驚其化也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適往也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鼠無

曰我必且爲鏌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妙喻可令頑石點頭）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物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仙羽化而佛再來恐皆不免此譏）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所謂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也）成然寐蘧然覺（前以生爲夢覺者今以死爲夜旦此以生死爲夜旦者卽天也以爲夜旦卽天也）以死爲決疣潰癰（形骸既化復歸太虛則贅疣消矣）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先生後生其生一也先死後死其死一也先生後死先死後生死循環不知其先後之所在也）假於異物託於同生（生生不已之謂也）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無所終窮忘生則不死矣）

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者哉（皆異物也）

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侍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禮必有意所謂和也然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

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道非外內此非夫子之言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與天爲徒）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與天爲徒）而遊乎天地之一氣（三才異體其氣一也）彼以生爲附贅縣疣（太虛之中結此血肉之軀有如贅疣也）以死爲決疣潰癰（形骸既化虛則贅疣消矣）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先生後生其生一也先死後死其死一也）假於異物託於同生（生生不已之謂也）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無所終窮忘生則不死矣）

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者哉（皆異物也）

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侍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禮必有意所謂和也然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

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道非外內此非夫子之言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與天爲徒）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與天爲徒）而遊乎天地之一氣（三才異體其氣一也）彼以生爲附贅縣疣（太虛之中結此血肉之軀有如贅疣也）以死爲決疣潰癰（形骸既化復歸太

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
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
者乎回一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
與前知天知人真知相照應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于禮之中存體之意也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
不知就後所謂不知死生先後所在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
化已乎生者化也人亦物也雖生爲人若化爲物此所化者不知又化何物人與物皆化而又何
哀樂之有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惡知已化哉日前生前難彈輪馬之說也藏
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舟藏山夜半負走之說也

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言死方覺也且彼有駭形
而無損心形有死生心無死生其形化其心與之然
者庸人也聖人無形而心成故形化而心無損也情實也心既無損則
無損有旦宅而無情死旦暫也其死也不過惙宅于地下所
謂息我也而
既無情死哉
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
人哭亦吾哭也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
人哭皆哭之必與
且也相與
吾之一體非我即所謂相與吾之也鄭子元曰
吾之耳矣
吾之萬物一體原無
既無情死果可不哭然而人
人哭亦乃爾也
且也相與
人哭亦哭也
觀天下無一物非我即所謂亦乃爾也
夫死生變化吾皆吾之郎皆自吾吾何失哉未始失
吾吾又何憂哉無逆故人哭亦哭無憂故哭而不哀
孫月峯曰吾字與乃字對乃作彼觀吾作我觀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

默而補我闕使我得乘成以隨先生邪此數句乃是
裁成萬物而與夫輔相天地皆是此理大道非遥欲
之創是人性不死復之即全天之所爲即在人之所
爲之中故仁義是非之內即可息默補剛而底于成
蓋將陶鑄堯許爲一矣此天道所以可合而人道所
以有功也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意而數語寔是至言故許
至是由不復置辨但恐其未能
耳我爲汝言其大畧吾師乎吾師乎蘧萬物而不
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不爲仁義
則默息矣長於上古而不
爲老襄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能古而拙則是
非之劍亦補矣
此所遊已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
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
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

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忘仁義禮樂前所謂外物
者而坐忘則外生者也仲
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
知同於大通此四字括盡一篇要義天地萬物本通
爲一是謂大通忘已而與之混同則物
我一死生合天人而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
性命之真體見矣
大同于物則不喜人
之形而藏之故無好化則無常也遊于物所不得遁
所以常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乎
存也而皆存則無常乃
自意而子至此爲一節言所以得道之方與南伯
子葵一段互相印証所謂知人之所爲者也言人

道也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
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
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伸則不
舉之也成聲其
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
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
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
也此數語須善會若認作怨天尤人之辭不惟低邪
子桑身分且使一篇文義不明此乃是心間無事仔
細體認之隙覺得造化之故實不可解則眞解出矣何謂眞解莫之爲而爲乃是眞
天莫之致而至乃
是真命也故曰知天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點出命
之所爲者天而生也字作結
萬水歸源一滴不漏以見人之所爲舉目信步莫非
天命之流行無爲無形而有情有信卓然甚真盡性
以至于命則天人合
而大宗師之理盡矣
此段爲一節言天人之合一也如此閎博奥衍之
文郎以淺語冷結使讀者悠然有會於言外筆最
真化爲煙矣
通篇以命字作主天之所爲則是命人之所爲而
已人爲之盡乃與天合其歸一也真人真知言如
天之所爲南伯子葵言知人之所爲子祀至孟孫

才証知天所爲者意而子顏回証知人之所爲子桑知命証天人之合一而啟人以至命之極功也段落簡明無煩衍說其中齊物我之化一生死之體究性命之原合天人之道言多粹精類非二氏所能及特其既知大道之元同而又言方有內外既知天人之一致又欲舉仁義禮樂而去之則是形上形下終判爲二域下學上達終分爲二候所以舍近務遠下窺高而道術爲天下裂學者取其獨至之識而辨其似是之非則亦窮理盡性之一助也

南華通卷之六終

應帝王以道應物帝王之治也

此承前篇攖寧坐忘之義言本此以應世則無爲而治矣大宗師者內聖之極功應帝王者外王之能事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此便是治天下妙理此無思無爲上不知也之極此乃未整故曰七篇起結皆是一色

不識不知上下不知也混沌與結處一氣呼歟乎法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

乃今知之乎言其悟之晚也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猶藏仁義以要人藏而要之是有知也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非人者天也藏仁要人雖能得人而其天猶矣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爲馬一以已爲牛無物我是非之見也其知情信其德甚真情信仰前篇所謂有信有信也道本情信知登假其德真而無妄雖知猶不知而未始入於非人之也不相勝者也

此言治天下者泯其知識無鑿混沌去人之有爲而同天之無爲乃爲至治盧龍一篇之大義

告我句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尚之則謙道自已而爲政以德矣人孰敢不聽而化諸以爲不敢不化者忘其化者也狂接輿曰是欺德也禮法政刑治民于外故曰欺德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蚉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不欺故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使之各正其性命而後率其性而行之則萬物確乎各有其能事而不必以已之式度繩之于外也天下咸若其性而我無與焉治之至也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究乎神丘之下以避斤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民本安然無事而我以式度治外是鑿其民而矰弋之也民將避之矣

此言以有爲治之而不治也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病根在一爲字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預也不預言無預于已之事嫌其發問之不切也

者爲人外篇曰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此之謂也厭句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埌之野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感動也言心不可爲治天下所動也

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

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無欲而復其性則遊心于淡矣克已而通其命則合氣于漠矣淡漠者物之自然也順其自然而無私則物各適其性命而不擾天下治焉恭而天下平其理寔是如此不可槩以爲荒唐而棄之也

此言以無爲治之而自治也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敺疾彊梁、物徹疏明、智也學道不勤、仁也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胥者胥徒、技者工技、易者更番、面係者居肆不遷是限于時而局于事勞其形以憂其心有爲不化與此等耳言其不能遊于無有則傷其內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致人獵麀也言不能立去也猨狙之便捷攫之狗來

晉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七　四

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蹴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此段承前起後一篇關鍵、言所以有爲不治無爲而後治者、蓋以有心爲之則我不能遊于無有、既勞心而傷其內、人有以窺而測之將侮我而傷其外、故必淡漠無爲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乃可以應天下而不爲天下所傷也、立乎不測二句有如出題、季咸以下皆發此意也、前幅遁邁寫來、中點出、而後發揮之、其謀篇與逍遙遊同、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恐被揩也列子見之而心醉、心服之甚也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言季咸勝于壺子也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既盡也言汝雖盡見我之文未嘗盡見我之實而豈能知我之道哉、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雌雄無則雌奚卵焉人所以能相者皆我示之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亢而求似如有雄故人得而相汝猶雌也得卵也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言無生氣如濕灰之不復燃也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萌乎二字宜善會、果如濕灰則已死矣、聖人之道不入滅寂然之內如有萌芽此誠之復而乾之元也但未入動機而又無正相故淺人以爲近死耳、是殆見吾杜德機也、杜杜閉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

機矣言其杜者有
變動之境也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
之以天壤天壤猶
云天境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
善者機也天體冲虛而生機不息故曰繼之者善也
善者
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
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
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是殆見
吾衡氣機也地文陰勝天壤陽勝陽冲和則莫勝
矣莫勝則均均則平故曰衡氣機也
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有
九名此處三焉鯢大魚桓盤桓也審水之洄旋處也
機發于踵鯢桓之審不震不正止水

之審太冲莫勝流水之審也文勝乎衍故于此處皆
用總束一段使不散漫輳控縱送極行文能事　皆
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
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
矣吾弗及矣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天
壤陽也太冲莫勝陰陽和也陰陽互根皆宗乎太
極凡機之發皆出乎宗而由陰陽以返太極則一元
未亨渾然寂然萬理咸在而機未始出吾宗所謂喜
怒之未發者也性之體也中庸曰淵淵其淵此九淵
之首地文陰也
吾與之虛而委蛇虛字是一篇要義立乎不測
而遊字是無有皆不外此後亦
虛而已與此呼應不知其誰何因以爲弟靡弟音類義亦同因以爲
波流又似弱而不舉又似流而不扈此真性性海瀾淪光景門外人不知也故逃也然

至人之用心若鏡此句總承上二段言不測非以愚人無有非以愚我立乎不測者固虛遊于無有者亦誰虛則生明故若鏡焉明者帝王之所以治天下也故曰明王而必本于虛此所謂天

此段講遊於無有也

德王道一以貴之者也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此句是應帝王正文言以一心因應乎天下如物來而鏡自照之然用顯萬變而本體自如亦如鏡焉所照之物已過則虛明之體如故未嘗藏纖芥于其中也不將不迎者意必固我之俱忘應而不藏者所謂因物行物雖有天下而不與者也誰謂莊生可槩以異端目之哉 故能勝物而不傷此句總結通篇能勝物者無勞形怵心之患而不傷者無來由來歸之端也

此段正結言能虛而無爲則天下自治而我不傷也

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忽首所謂不知而甚眞者也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渾沌待之甚善所不善矣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中央者萬化之所會也渾沌則無眼耳鼻嗜欲既開則天真喪機智日生則淳樸喪故曰渾沌死也

此段互結言不能虛而至于有爲則天下未治而我已傷矣古之治天下者渾沌而已矣渾沌者不知之謂也上以不知御下下以不知遁上同乎無欲是謂素朴素朴而民情得知其德不亂同乎無爲無爲也而後治有虞氏其猶有知也泰氏淮於無知矣有知而有爲則法立而奸生合下而詐起經式義度愈出而民愈避無爲則我遊心于淡民合氣于漠自然無私而天下治矣夫其所以有爲不治無爲而後治者何哉天下者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于物乃可以勝物是故以智測之而不勝以辯求之而不勝以術誘之而不勝一有所恃則不可恃矣故天下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此不勝天下也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人君之心止一耳前後左右無不窺而測也左右嫗呴以食其意公卿大臣日以盈其欲一有所向愚以盜其欲薄海億兆日娟以好其澤一有所向而爲所測則起而中之矣中之而不能不爲所中也始而逢迎之逢迎之而喜則敵侮弄之侮弄之而不怒則敢侵制之而危亂滅亡之患至矣所謂虎豹來田猨狙來藉者也勞形怵心者傷于內來田來藉者傷于外欲去是二患必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立乎不測者非愚人也遊於無有者

非愚已也其道不外乎虛虛而不露其機則不測
虛而不滯于迹則無有所謂惟道集虛者也能虛
則明生焉虛而明者帝王之所以應天下也虛則
廓然而大公明則物來而順應大公則意必之見
俱忘順應則靜虛之體不撄惟其虛而能應故勝
物而無勞形怵心之患惟其應而仍虛故不測而
無來由來藉之傷此所謂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乃
無爲而治之寔也不然而必欲用知以爲天下則
戕生其機智而人散其淳朴上不知卿下是上鑿

下也下以知道上是下鑿上也上下交相鑿而天
下亂矣文之首尾脉絡甚明而其道亦未嘗無取
焉拘儒淺見聞淡漠而天下治則以爲誕矣老莊
固誕孔子亦誕乎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
則毀鄒孔子之所以治天下其亦可思矣仲弓問
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簡近于無爲而曰可者謂
大間世只是無用免刑德充符只是無形心成大
宗師只是達天知命應帝王只是無聖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
所謂篇如一句如龍戲珠江翻海湧而阿堵中物
乃止徑寸者也不寧惟是已焉至人無已逍遊遊

之精義而喪我物化乃無已之至也天君真宰齋物論之實理而生主無盡即真宰之體也人間世祛養生之外患而心齋無用猶緣督也德充符統處世於內修而遊心成和猶心齋也大宗師之知命達天則獨成其天之盡境應帝王之無爲而治則坐忘攖寧之緒餘也由此觀之一部且如一章矣至人無已性體之虛也喪我物化則虛公之至矣緣督遊於虛也心齋虛其內無用虛其外也德充近于實矣然內保而外不蕩不以滑和不以入于靈府猶之虛也坐忘攖寧則虛之所以立體不測無有則虛之所以致用也七篇之意一言以蔽之曰遊心於虛而已由此觀之則一部且如一句矣若是者何也曰凡以云通也天下之文其離奇變化而不可曠通至南華而止矣然熟讀而細玩之則見其部如一篇篇如一章且如一句如是其通也又見其部如一章且如一句如是其通之甚也然則天下之妙文而必無不通其信然矣學者得是術也以往將能盡通天下之文而其所自作亦無不通是則吾所以註南華之意也

南華通卷之七終

此註一書從來註家未有
不註外篇乃頂通也

十二支解參

貴池縣志人物志文苑傳

吳尚世字六書少肆力於六經子史手自鈔覽至腕脫以左手作字名其居曰易老莊山房當路交重其博雅而剛介不阿於時食餘郡庠未貢而卒著易經註解春秋義疏老子宗指莊子解楚辭疏世斯按先生並無春秋義疏之作尚有禮記章句章錫九先生序見南湖集鈔並有老子宗指序吳生手錄十三經序先生又號翠玉均見南湖各府仲修志時當為改正今特揭之

莊子解序

戰國時諸子雖出翠言溷淆惟子輿氏得孔門之正傳同時有莊周者吏隱漆園卻楚相之聘行甚高著書數十萬言結撰凌空超然尋常町畦之外工文者寵之後之衡莊子者謂其淵源老氏旨指列禦寇又或卑論儕俗流於神仙怪誕之說掇諸孔孟之道每抵牾不合從未聞謂為善尊孔子者吳子臺玉則曰是不知莊子者也莊子書有內篇有外篇有雜篇而內篇更醇特其行文變化不可蹤跡在善解融會而貫通之苟能解莊而至於融會貫通則千古之善於推尊孔子又孰有過於莊子者乎近因著成莊子解一書毖之釋之分之合之引伸而觸類之直令前人一片原本洙泗苦心一旦忽白於天下後世坊人購求雕版一出海內風行以余有一日之長也越數千里郵書請序邊陲少公事淪茗焚香把卷玩味益歎吳子之能起余也阿靖節云好讀書不求甚解此語最誤市夫讀書而不得書之真解讀之何為今乃以從前之人所不能解者而使之豁然無所不解且使惝怳縱恣之文無不歸於平易切實之解豈非一大快事哉吳子聰明過人嗜學弗倦嘗手錄十三經又聚硯田所得購二十一史坐而誦之其學無所不窺旁及圭臬蟲篆之類靡不通曉所著書甚多是編其後出者反其先問世者也古之立言不朽者以注疏為難子朱子集諸儒之大成注解之學莫或有先之者然其於聖經賢傳而外若離騷參同契諸書亦莫不句櫛字比務求合乎吾儒大中至正之道而後已吳子之解蒙莊意亦猶是歟吾願讀是編者勿僅視為南華之功臣直以為東魯之正脈庶不沒吳子之苦心也夫同邑章永祚撰

莊子解序一

言之不朽於天下也立言者必於道確所有見大有所發明而非徒以其文之奇而遂能與兩大同其存存也開闢以來誕生我孔子固斯道之主斯文之宗矣然自孔子至於孟子二百年間立言者何多也要之思孟而外莊周一人而已何也文以載道道之顯者謂之文孔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子思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又曰造端乎夫婦察乎天地言道者盡乎此矣余觀莊子十餘萬言莫不有見乎此而特不肯作莊語而質言之蓋深合乎大易尚象之旨而時出沒乎風人比興之辭所以人不覺其端崖而秖驚怖其猶河漢也又其時時稱述孔子諸言論儒者以其不復槩見他書遂疑其皆周所託者不知孔顏終日言無所不說則當日師弟間必不僅於今問仁爲邦用行舍藏諸云可知矣則安知周所稱述之非我孔子之實言實事乎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周知之而猶不能已於言也則難爲者之難爲也於乎夫孰知周不欲爲其難今之人并不知不欲爲其難者之果何爲也無乎不在皆原於一毎下愈況庶不至涉海而鑿河此莊氏之苦心不得已於世者也所謂人之罪也非吾罪也若第論其文則內外雜之三篇以乾之七德擬之雜剛健外中正內則純粹精矣以明之制義例之內如鄧外如馮雜如陶之元墨矣然要須得其立言明道之大意則寓言重言卮言何嘗有異言也哉古今注莊咸失其本古今尊莊咸貴其文本之不存文將焉附蓋歧道於文而二之也非一世然矣余有慨焉故不惜大聲疾呼揭出莊生立言本領使萬世而下知漆園蒙叟誠知道者也非徒能文已也而作此解責池吳世尚序

序二

事無異理人有同情典章名物之書難以詳悉謂古制之云亡形狀有所未睹耳若乃故爲恢恑憰怪使人不可致詰知道者萬不出乎此第患耳食盲談先自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吾觀莊子之文最爲入情入理高處著眼大處起議空處落筆澹處措想道來真令人解頤忘臥丰裁氣味甚與制舉義相近而內七篇則又蒙叟所手定更醇正而無疵者也蓋莊生之學始原自老子來迨其後所見益精則亦不全祖其說試觀外雜篇中時時稱述老子而激爲過甚之辭如所云絕聖棄知仁義非人性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等語至內篇則絕無此樣說話矣不過曰忘仁義忘禮樂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衒暴人之前人必反諸之而已此若何平實若何細謹而概以爲輕仁義賤禮法置之嗟乎冤哉莊也況其文

義字句亦無難解者而乃曰莊子之文有可解有不可解人之解莊可解者解之不可解者以不解解之此即善解莊矣夫果不可解豈復成人語乎若以不解解之其誰不能而願煩汝之云云爲也或又都無甚語止圈濃點密以爲贊歎段落句讀一切混過而亦號之曰注莊評莊吾不知莊與讀莊者其肯受焉否邪余於莊少而習之久而不忘而覺從前諸家略者過半閒有詳者往往首尾衝決亦不自知不揣鄙陋爲之疏箋務令理明氣貫文從字順俾閱之者有脈絡可循有意味可咀嚼而止而齊物論以下更加詳焉則以向之解此俱未免不得其解故也然吾亦自抒吾之所見耳敢曰萬世之後而一遇知其解者其我也哉康熙甲午夏六月癸巳貴池吳世尚序

序三

余生平鮮他好所沉酣者五經四書而外左老莊騷其最也而易與老與莊之內篇已載梨閒世今乃遂以莊之外雜兩篇並付雕鐫匪敢謂爲莊之知己自覺較向來諸家稍平易近人有蹊徑可循有道味可咀嚼已耳薑嘗論之易之妙妙於象詩之妙妙於情老之妙得於易莊之妙得於詩而大指歸於老子則皆原本於易也易冒天下之道義皇之圖畫之古今至聖大賢未有無得於易而能見道分明者也孔之太極老之道化莊之泰初言之不易如合符節此皆所謂親伏羲來者也世人止以輕死生齊物我虛靜恬淡稱之烏知其實有見於道之大原規切分明乃若此乎夫子罕言性與天道而莊子已得聞之憤舉世沈濁不可與莊語不得已託之乎悠謬荒唐之辭是蓋變風變雅之流長言嗟歎之聲也然

而知之者已寡矣學之有本不深不易窺意之所寄而不可測河漢其言大抵然耳而究未嘗遠於人情也吾願人平心讀之然後知余之註莊評莊非僅爲莊也雍正丙午秋九月乙巳貢沚吳世尚序

南華子目錄

卷之一 內篇
逍遙遊
齊物論
卷之二
養生主
人間世
德充符
卷之三
大宗師
應帝王
卷之四 外篇
駢拇
馬蹄
胠篋
在宥
卷之五
天地
天道
卷之六
天運
刻意
繕性
卷之七
秋水
至樂

卷之八
逵生
山木
田子方
卷之九
知北遊
卷之十 雜篇
庚桑楚
卷之十一
徐無鬼
則陽
外物
卷之十二

寓言
天下

右莊子內七篇今定爲三卷外十五篇今定爲六卷雜十八篇中發揮道妙形容心體基爲物情指述事變莫不句異字異而義同理同夫乃益信天下止此一道更無他道而莊之立言誠非後世立言之士之所能及也莊子之學所見極高其尊信孔子亦在千古諸儒未開口之前觀篇中稱孔子爲聖人至人夫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聖人天人神人至人總一人也此老從不肯以此名許人獨以之稱孔子此是何等見地今之人止知聖之時自孟子發之可謂至聖自太史公贊之又盛知此老之識早有卓焉者乎

古今來記事之書與論定之書不同記敘止以時代爲先後尚書春秋是也若論定者則不然文序六十四卦而彖之詩分風雅頌而列以四始此皆有其深心至教之所存非苟而已也左氏明采百二十國寶書以釋經而傳分內外內傳蓋其精焉者莊子書反覆十餘萬言內七篇獨有命題余細玩其文外篇雜篇時多豪氣偏鋒內篇獨否是必其道理融洽學問透徹之後乃有此等文字故善讀莊者熟讀內篇亦已盡莊也

莊之離奇變化而實平易暢達者真如齊物論顧從來解者俱隔十里霧中總是於吹萬四句見得不分明而以物論爲莊論故也本文明云地籟則衆竅人籟則比竹敢問天籟若以吹萬仍指風說則三籟止得二籟且上曰萬竅怒呺此又何曰怒者其誰邪物論非一莊祖就其言而反之正是用彼矛以刺彼盾之法故彼曰今

日適越而昔至莊則曰是以無有爲有也彼曰方生方死莊則曰方死方生也彼以離堅白爲因是莊則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至非指非馬語北明快人之悞者在天地一指二句及秋豪太山六句耳不知此皆物論也故一指一馬下即接可乎可不可乎不可此正蒙上文之意而言而非以天地作指觀萬物作馬觀也且人方以指謂非指馬謂非馬而吾非之而吾乃以天地爲指萬物爲馬與彼之謬戾何殊並浴譏裸誰肯受其譏邪秋豪太山同此義而本文止承萬物爲一而申馭之也苟如解者以此爲莊之曠觀謂其爲和盤打算吾不知既已爲一四句其文義文氣當如何承接如何分析耶此等處不明便通篇葛藤不得了而莊之所齊者遂以後人而反不齊矣

人皆謂道之大原出於天吾則謂天之大原出於道而不見義圖乎其一圈之空寂一渾淪之天也於橫置之下明其爲萬有之根於圓置之中明其爲萬化之主一畫二畫以及五畫六畫皆在此一圈之內而必挑出之者正示人以形上形下之別也孔子謂之太極故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老子謂之道故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道即太極一即兩儀二即四象三即八卦除去易字懸空而言固已奇矣莊子好奇又去推上一層故曰泰初有無無無無者太極圈中之空白也伏羲畫太極着一圈若其中空白併此圈亦未有故曰無無無也有無名無名者太極也不可名陰不可名陽故曰無名也雖其著兩有字似遜周子五字之渾成然據圖指點煞甚分明也太極生兩

儀兩儀者一也此將生而未生未生而即生故曰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又曰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靜互根毫無止息是則皆動也故曰留動而生物也物既生矣則物物各一太極故曰形體保神各有儀則也此皆從孔老幾箇生字中間抽出言之也但老語太簡莊語太空而從前儒者不見義旨元圖故無處捉摹耳若看余刻老子宗指以易圖爲經以莊老此章爲註不惟莊老之語無可疑而元圖亦倍令人得味外之味矣此蒙叟之學有本原處乃其一書中之大節目也故特揭出與海內知道者共契之

近世解莊者林西仲莊子因頗清楚而有不盡洽乎文義者姑舉一二如定乎內外之分四句大意謂此譽之不加勸非之不加沮之人不過內重則外自輕耳彼其

於世之非譽未必一一較計也而西仲解爲世間之人如此者不多見則於彼其於世四字及上下文反有格閡矣其列子御風一段亦同此病又如歸休乎君四句大意承上鵷鶵偃鼠來謂回去休了念也君不必以天下讓我我原用天下不著也且君縱必以天下讓人余決不受君之天下也乃西仲則解休爲美名以致祭喻洽天下見天下洽已有其實不肯居其名此不但文氣不順且堯在位致洽而許由有其實是洽也上文許由何曰子洽天下天下既已洽也而我猶代子乎無其實而以實自處而又外以名歸人天下豈有此情理古人言語斷不如此乖僻也此類非一不能枚列夫西仲於莊自以爲不留聲髮膺義而瑕類若此甚矣解書之難也

莊文無問長短皆必有至情至理奇氣奇句驟讀之無
間可入久讀之應接不暇所以獨步千古也若純弱膚
謬從不肯著一筆者讓王鈍矣說劍膚矣漁父弱矣盜
跖則更謬之謬者也故不惜刪去其餘外雜篇中西仲
所摘外孫休一章亦非莊作然仍存於各篇惟稍示其
謬戾處使人知所擇云

吳世尚六書氏左書於易老莊之書屋

內篇大意

大道不明羣言殺雜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何處以無
主之衷涉亂世之末流其遇害何可勝道哉果其德全於
己道契乎天則以之經緯宇宙六五帝而四三王何不可
之有乎此七篇相承之大意也但其文有空寫有實寫有
順寫有反寫有淡寫有濃寫有近寫有遠寫有半寫有全
寫有加倍寫有分寫有寫使筆如使利斧當之者推過之者
碎湧墨如湧海潮真者山立橫者岡連尋行逐字既無從
測其言外之指高眎闊步又未免失其句中之義耳空寫
而遠寫者逍遙游是也不言道不言心借一鵬鵬指點出
活潑潑地使人瞥地便見得箇道之全體此莊子第一喫
緊為人處也何謂順寫齊物論是也層層分疏段段銷化
止是承其意而解之毫不作對面搶白語而聞者早已不

覺心折而誠服蓋最是其平易近情文字焉養生主一篇
則淡寫者矣通篇只線督以為經一句是養之之法其餘
如游刃有餘地不蹶樊中火傳不知其盡皆略略數
語絕不矜張而不可不養之意自悠然於言外所謂妙道
無多要指不煩者也人間世許多說話只是近寫只是半
寫古今同此人閒世世有治亂道有汙隆莊子惟說得處
亂世一邊道理其處治世者都未道出第於末章天下有
道聖人成焉二句微及之蓋渠特據目前以示法其云方
今之時僅免刑焉者正此篇之所由作也不然莊子豈全
求無用者哉反寫加倍寫德充符便純用此一種筆舉矣
千古德充符者孰有踰於義黃堯舜孔子者乎嫌正說之
不暢不醒故略而不道特去尋出幾箇兀者跛倍法也說兀者惡人而謂其從遊者與仲尼相若哀公靈

公俱信之悅之此又加倍法也說兀者惡人而又借孔子之推尊贊仰以極力形容之甚且謂孔子爲極楷所苦而不可解此又加倍法也要知其意以爲人貴有德德全而形不全尚且如此不可及而況全形全德之人其爲卓絕更何如耶若夫分幫寫來而又寫得周全濃至窅有如大宗師之一篇者哉天人有無之介存亡生死之幾推而行之之先後冥而合之之深淺反而至之之次第無不盡情剖露論語之朝聞夕可孟子之不貳順受蓋皆於此篇畢宣其蘊矣此老胸中了然筆下了然戰國諸儒洵未有能及之者至於應帝王之正而後行順物無私立乎不測遊於無有用心若鏡不將不迎以及鑿竅而渾沌死者或正說或反說總皆帝王之實理實事失之便不可以君人者也故此一篇爲實寫亦爲近寫而與首篇之空寫遠寫作大開合大呼應乃文章家最大章法也此七篇之文各有指實實相承而文各足善讀者分之曰七篇可融之曰一篇亦可

史記列傳曰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摛辭指事類情用剽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莊子解卷之一

南華子內篇

莊子自名其書曰南華子內篇凡七各有命題則尤其精力之所注也

逍遙游第一

逍遙游即今方言活潑潑三字也活潑潑者內外本末巨細精粗全體大用兼該舉貫之謂也是故鳶飛魚躍遍之活潑潑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活潑潑也四時行百物生天地之閒無一而不活潑潑也活潑潑所以爲大字作綫索也故一篇以大字作綫索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開口便妙是太極在靜中道之體也文法突然而起是眞非喻與中庸天命之謂性一段空寫耳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則猶非大也看他見地何等分明此二句便是其靜也專以光景○以上四句便是化而爲鳥其名爲鵬此是太極在動中道之用也體用兩段本是雙峰對起中用一化字爲兩段之源在此一化字妙所謂靜中有物也此二句便天命之謂性的影子○上兩段意極整齊而此段忽加二句雙齊中參差文章變化不可方物

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所謂物各付物也文意住而不住句法則不住而住南冥者天池也止所止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怒字妙所謂動而有力字也若垂天之雲妙所謂峯乎天地之閒也此四句是其動也有光景以上六句便是率性之謂道的影子○上兩段意極整齊而此段忽加二句雙齊中參差文章變化

集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此句下奚適句反賜斥鷃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此句與論語何如斯可謂之達矣何哉彌所謂達者一樣筆法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是等此亦飛之至也自以則不可矣而彼且奚適也復此句真令人不堪矣此與前文同一笑而有淺深前猶自量而謂天下不必天下已治堯又未老不消我代也故有此此則自是而謂天下無復有此前自棄者也此自暴者也所謂一樣筆兩樣墨也此小大之辨也

亦止自率其真未必有所爲而爲之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也有所待則猶有遺存焉此正如東郭尹惠極耳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此正我孔子之從容中道聖之時者也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至人神人聖人總一人也無己無功無名此其大所以不可知也看他只詠歎作結

堯讓天下於許由開便舉第一箇聖人矯第一等事業都在胸中如堯之讓天下於許由也此此正答前文無不自便之意味隱長

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設並兩喻藏然對起如雙峰之插天夫子立而天下治立也治愈益也而我猶尸之尸字妙見空妙見實如此請致天下致字妙即致致致仕之致若天實不自聖其心實實如此而我猶代子代字妙見實是堯事也吾將爲名乎名實不可攖而亦無所用之其如無所用之何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引堯事作結正見下本許由所有吾今來遇之者然所以不可知也看他只詠歎作結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此又直敘虛冒而起

連叔曰其言何謂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以上是聖德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即孟子所存者神也以上是神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信也然其不以與去聲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先設喻豈唯形

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天下之不聾盲於知者寡矣小而言之瓮窺鵬鷃神而言之盜竊鼢鼠皆其徵也夫孰肯以其所知爲不知以其所聞爲不聞以其所見爲不見以其所能爲不能世之人蓋自以爲最靈而莫之能治也悲夫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此上正答其不自便舉第一箇聖人矯第一等事業都在胸中如堯之讓天下於許由也此此正答前文無不自便之意味隱長物之傷大侵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此正答肌膚若冰雪之數也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可謂以物爲事矣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其如無所用之何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引堯事作結正見下本許由所有吾今來遇之者然所以不可知也看他只詠歎作結正見實不可攖而亦無所用之何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引堯事作結正見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

不呺音拷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音剖之此又直敘實事而起成熟堅重落漠掊擊貌有此大瓠只以盛水漿重而不能舉則剖之爲瓢落而無所容則漫矸而棄之惠子不自知其拙句句已活盡出拙字矣

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只一拙字賜盡惠子做盡前文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敗絮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敘事倩潔筆有餘妍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承上指明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何不慮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蓬盲之意椎

人之信棄不信也知之大者信之則謂其有用不信之則謂其無用而已今夫鯤鵬北海飛於南海極天下之大不足以爲其大極天下之高不足以爲其高自然遊行毫不費力曠然沖舉靡有終窮此豈榆枋之鳩蓬蒿之鷃之所能測哉然非鯤鵬之故爲大也其知大也其知大者其年大也坳堂覆水浮芥而不能浮杯千里命駕宿舂且不給也三餐而反腹猶果然天下必無之事也朝菌蠁蛄之年如何能知晦朔春秋之故果其冥靈大椿則彭祖之八百且失其久矣所以物各有其所受於天之分不可強也鯤鵬自鯤鵬也斥鷃之笑鯤鵬亦何傷於鯤鵬乎多見其不知量也故夫一官一鄉一君一國之才小而未大也不足道也即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亦猶小而未大也

不足道也即更進而至於御風而行旬五日而反亦尚有所待而非無所待者也大乎大乎其唯至人神人聖人已乎至人神人聖人伊何人乎古今來堯而已矣德已極而不自知其極治已至而不自以爲至而欲推天下而讓之許由此真無己無功而無名者也故雖許由亦自贊其實之不可掩而自量其己之不能以有加也此古今之一最大者也又何人乎藐姑射之神人而已矣不食五穀遊乎四海而其神功所被自然物不疵癘年穀順成蓋其德無己故其化無名旁礴萬物陶鑄堯舜實理也實事也知之聾盲者惡能識之哉此天地間之又一最大者也然則鯤鵬所適世無庸於笑之焉可知已矣且夫物各有用大不可縮而使小猶之小不可伸而使大也五石之瓠而以盛水漿枉其材矣況於剖之爲瓢不惟枉之而竟害之而猶

者不顧雖在道旁取打名從不一視也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此又以實事作引語而起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字敖古而斷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此小而用者今夫犛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此大而無用者彼以一路爲問此分兩路而答之此先設兩喻與上先說明正意而後引事作喻者法又一變也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接法同上章然上先指明所用而後破其所憂此先點破所患而後再說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此真無用之用天下之至樂也道來令人神化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更就彼意反跌一句謂即不中繩墨規矩也亦豈有禍患哉此文家以退爲進之法最宜學者

天地間凡物有盡而道無窮無窮之道不可以言語形容之也莊子有見於此而難以名言而又不肯如聖賢之質言之也故託言於鯤鵬以自達其胸中之所見原不計乎

謂彼之無用則亦知之聲且盲焉故謂不然即不能如客之得不龜手之藥而裂地而封亦豈不能如宋人之併辭統而世世且得數金哉而何至於捨而棄之耶況夫天下事亦何必如世之寸咸尺就然後為用乎矩矱規矩中而遭戕伐矣東西高下利而死罔罟矣則執鼠之能能之不若其不能之也天下在有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惟去我之機智撤我之聾盲乃能彷徨乎其側逍遙乎其下耳否則斤斧立至困苦不免矣由斯以談天下之最大天下之最有用也天下之最樂也眉吾惠子見未之最有用也天下之最大天下之最樂也眉吾惠子見未離乎鳩鷇之閒事焉側夫鯤鵬之外而道之大體心之全量於是乎無人可語之矣噫

莊子之文不惟意遠理足力厚味腴其句中字眼亦無不高新警變今略為點明一二如此篇之怒而飛生物之以

息相吹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腹猶果然衆人匹之窮髮之北泠然善也而御六氣之辯而我猶尸之請致天下吾將為賓乎歸休乎君綽約若處子其神凝夫知亦有之是其塵垢秕糠將猶陶鑄堯舜曾然焚其天下氾落無所容何不慮以為大樽猶有蓬之心立之塗匠者不顧以候敖者不夭斤斧如此等句字眼最宜識取便知作文鍊句鍊字之訣矣

齊物論第二

齊一也物論衆論也戰國之時聖學不明道術分裂而其試見張辯毫不順乎理而無當於實若莫知惠施公孫龍為甚篇中所列多其說也故莊子以為此等議論原無是處本不足辯齊而一之惟去人見而已故首章以天籟為喻天籟者忘我見以歸於無而無聲也而次章之無辯末章之惡知三章之無字意也前篇明道之大故以大字為綫索此篇化衆論而歸於無故以無字為綫索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與我並者曰耦即後文

乎方大略也此問其吾喪我一句之大略也大塊天地也噫噓也怒呺猶俗所云倩嘯活叫也隨暴於一方如人畏捕而相聚逃避者然故曰畏佳佳萃也鼻長口方耳折枅方而鼻長圓圓曰圓而深注下而曲污下而秉鼻之聲獨實者通狹而曲折而高叱之聲出吸之聲入叫之聲清濇之聲咬者謞謞而短促風之聲亦似之前風之先至者隨風之後也飄風猛風也厲疾也激者于聲輕而喝聲重冷風清泠輕細之風也風小故相和之聲小風大故相和之聲大厲疾也激揚排蕩之風也風小故相和之聲小風大故相和之聲大厲疾也激揚排蕩之風也過則衆竅寂然故但見其枝葉條垂而已言天下有貌風既過則衆竅寂然故但見其枝葉條垂而已言天下有生於無而卒歸於無竅於無竅作竅呺風過竅虛吾之喪我亦若是已耳通節非寫風也乃正言其我之所以喪也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取怒者其誰邪衆竅即上文所言是也吹者吹噓化生之類是也比竹編竹管而其自取怒者其誰邪衆竅即上文所言是也吹者吹噓化生之類是也比竹編竹管而意萬不同萬有不齊之物也自已若自已出也怒即上文怒呺之聲也言大造一氣化生萬物而使其若自已出而皆使其自己出而無與於大造之力者然惟其皆若自取故大造無時而不生不者無時而不作而風作則萬竅怒呺大造化生萬物怒呺者其誰耶此所謂天籟也蓋天籟文意已畢以下看他出籟字生出知字言字生出照之於天天剝是非彼是字以為物論之根由天字生出照之於天天剝是非彼是字以為物論之根則開境界故出波瀾真大觀也大

知閑閑小知閒閒大言炎炎小言詹詹閑閑自得也閒閒計也炎炎光明也詹詹
詹贍曉也天籟無聲則無言矣所以有言由於有知也大知
閑閑小知則閒閒而已知大放其言炎炎道賴之以明知小
則其言詹詹道反因之以晦矣此物論之所由興也此四句
與逍遙游之南冥者天池也四句一樣文法皆文宇中之仙
也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構日以心鬬縵者窖者
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
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
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
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歎變慹姚佚啟態樂出虛蒸
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
所由以生乎接事物之來交接於我者也構如交構之構構
猶鬬也縵縵猶延也若機括如求中的也如詛盟不敢背
負也殺憯悴也如秋冬日益慘慘也消亡也溺於水也所
爲之之往也使復之復反也厭壓也緘縢也老洫無水之
荒溝也變喪失也慹驚疑也姚飛翔也佚晏安也故開放也
態偶散也蒸糞壤之熱氣也菌朝菌也萌始也已止也承上
文小知者而言其用心也夜則魂交而有夢日則形開而有
爲無時無刻不與事物相眩逐既遮蔽而罔空又探藏而不
露且纖悉而無遺小則探慮一毫之失大則長懷千歲之憂
是非推恐失機關心不肯少變形神日就銷亡漂溺無能復
出藏壓束縛形貌空存如荒溺之溝壑無潤澤心至於此唯
有死而已矣尚安望其猶有生氣乎而近死未死不生猶生
有欣喜惴怒哀悅樂慾慮嗟此一刻之間其情事何所不有
勢或毘於陽或毘於陰小拂人志驚心飛揚情佚大膽作
意則出乎九天之上如樂之出虛則出乎九天之上如樂之出虛
無聲而有聲如蒸之成菌無形而有形邊起邊倒無歇無休
而莫知其始於何時輳於何時已乎此而有能自止焉是秋冬之後而轉陽春沒爾之
止焉者乎此而有能自止者是秋冬之後而轉陽春沒爾之
厚望之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
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
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說之乎
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
相爲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彼指大造所取即上文所言近
似乎有理而不知天之生人其所爲使者意本不如
以爲之主時發見有感即通但其端甚微人特氣拘欲蔽
而不得其朕兆之所在耳此端一萌即可推而行之以至乎
其極充乎其量夫乃至實之理而特非知物之有形者之予
人可見耳是則天之生人正使人全盡性真發揮道妙此所
以天地之性惟人爲貴也向使有天地而無人則大造無色
而天地或幾乎息矣蓋理氣不相離形性非二物有精而無
形亦與有形而無情者等耳未生之前既死之後累有別焉
否邪且人之所愛其形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今夫
百體備於身試思吾之所與爲親者誰乎雖人之於身也兼
所愛而要必有所獨致其意者也且是百體皆備我役使而
不可闕一而究不足以相治即曰吾方用此一體則彼諸體
亦咸爲之夾輔而效力而此所用之一體亦非此體之所能
自主盡必有真君存焉而此所用耳聽推之用耳而目明用
百體莫不皆然此則大造生人而其所爲使之原非後起反己
不有是形也則莫不有是真宰也與生俱生俱全體畢露所謂
而在不待外求即然亡反覆之餘一念投醪全體畢露所謂
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者正以此真君之不
終亡耳而奈何舍此不務而與接爲構日以心鬬哉如求
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
成心猶見也師主也知代而心自取者知世故而心有所萬
者也言若此者皆未見道之大全而各囿其一偏之見以爲
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爲堯存不爲桀亡豈求得之與不得者之所能損益但人一
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
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
而不見其成功薾音揜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
說亦近似乎有理而不知天之生人其所爲使者意本不如
以爲之主時發見有感即通但其端甚微人特氣拘欲蔽
而不得其朕兆之所在耳此端一萌即可推而行之以至乎
其極充乎其量夫乃至實之理而特非知物之有形者之予
人可見耳是則天之生人正使人全盡性真發揮道妙此所
以天地之性惟人爲貴也向使有天地而無人則大造無色
而天地或幾乎息矣蓋理氣不相離形性非二物有精而無
形亦與有形而無情者等耳未生之前既死之後累有別焉
否邪且人之所愛其形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今夫
百體備於身試思吾之所與爲親者誰乎雖人之於身也兼
所愛而要必有所獨致其意者也且是百體皆備我役使而
不可闕一而究不足以相治即曰吾方用此一體則彼諸體
亦咸爲之夾輔而效力而此所用之一體亦非此體之所能
自主盡必有真君存焉而此所用耳聽推之用耳而目明用
百體莫不皆然此則大造生人而其所爲使之原非後起反己
不有是形也則莫不有是真宰也與生俱生俱全體畢露所謂
而在不待外求即然亡反覆之餘一念投醪全體畢露所謂
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者正以此真君之不
終亡耳而奈何舍此不務而與接爲構日以心鬬哉如求
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
成心猶見也師主也知代而心自取者知世故而心有所萬
者也言若此者皆未見道之大全而各囿其一偏之見以爲
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爲堯存不爲桀亡豈求得之與不得者之所能損益但人一
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
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
而不見其成功薾音揜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
承上文而言真君之在形中不
知其端而非盡小言詹詹大言炎炎之所由興也此四句
一樣文法皆文宇中之仙

之士耳夫一偏之見雖人無有此而可主是人皆有所主已
莫必知世故而心有所爲者然後有之乎參至愚者亦有之
而愚者之見可據以爲主焉否耶此又先駁下一層以作指
點然後換起下之是非來一一解剝文字真有兎起鶻落之
勢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爲
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成心者一
偏見也成乎心者蓋乎心之全體大用即上文之大知也今
日適越而昔至惠子之言也未也夫小知者之成心原未成乎心
者也未成乎心則於道猶未也而即據之以爲是非準此
子今日適越而昔至與昔別至與未至陳譬之無
者不可云有有者不可云無也今日適越而昔至是以
無有爲有矣夫天下理不可易心不可欺既以無有爲有則
亦可以有有爲無大禹聖神豈能測此無
理之理非心之心乎而吾其將奈之何哉夫言非吹也言者
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耶其以爲
異於鷇音寇音亦有辨乎其無辨乎鷇音即前文吹喜不同之吹
鷇音鳥初出卵之音異於
此成心之是非非吹萬之所爲也小知者自言其所言馬耳
故曰有言而其言不可據之爲定論也然則有言之與未嘗
有言孰以異矣而且自是其言以爲異於鷇音異乎不異乎
鷇異也道惡乎隱而有真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
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
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
其所是則莫若以明隱暗也小成上文成心者是也榮華枝
者也惡有僞乎言以明道亦然物不有無時
非乎惟真也故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何有往而不存者乎惟
是也故當世爲則萬世爲經何有存而不可者乎道之所以
暗暗於偏見者也言之所以
隱蔽起是非互攻職是故耳夫天下之
之有言亦惟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是非其所是非其所非
不論是非之真而必欲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是不爲明道計
而徒爲相誇計耳夫據彼蜕人伸己之意意亦將以明道也
然道在天下自有至當不易烟人是之而
是亦豈人非之而即非也乎欲明於日星者不待人是之而後
其所非非其所是故莊子辨折羣言其甚辨其理甚順
故特揭出以明二字見是非之
強詰者此是非之所由以定也此句先提唱之下節故用曰
莫若以明印證之後文更用此之謂以明實疏之曷嘗呼應
大義了然矣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
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
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

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
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
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物皆相彼故無非彼物皆自
是故無非方生方死亦應
子之言方死方生則莊子借其言而反之方生方死之說
莊子又更推互而演說之以明是非之不可執也因是二字
出惠子惠子堅白論曰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於石故有
堅白二也而在於石故有不知相與離見與不
知焉有見焉有不見焉知與不知與見與不
見相與藏故曰之大知也今
惡取堅白乎故離也離石其無有
子亦即用其語以爲儒墨之是其所非非其
因是之是乃至是之是而非與惠子之強不
耳下文莫得其偶即此是也凡篇中因是二字皆同斯義振
戶樞也環中承樞之白也承上文言物在天
彼以我爲彼無非彼也我是我之是非是也
是我無定而是亦無定也但人自不平心以
是無定而既彼之則益置而不思故不
是而既自是則益細爲尋繹故知之也設使
是矣不自是則亦不復彼彼矣因其自是
彼故益是是兩者相對而互形此亦近似乎惠子曰方生方
死之說亦豈至論哉惠子曰方生方死吾借

其言而反之曰方死方生正未知其孰勝也況由此而推之
可曰方可方不可可又何不可曰因是因非非
又何不可曰因非因是如此究詰更相展轉
如其非自然天理中之至是何也是故聖人
而照之於天亦曰吾惟因其至是者而已蓋
是非而彼是之間毫無一是我自是其是
以彼爲彼彼亦以自是矣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有彼我
乎無彼我乎若夫聖人所因之至是則固無有彼也無有我
也彼我且無有況互爭而有是非哉所謂彼是莫得其偶此
乃道之所以爲道樞之所以至神而無滯如戶用至多其用至
之有樞而植於承樞之臼中開闔從其方便豈有窮哉
夫道之在天下原無窮者也各是其是道周
非道亦無窮也此則道之真實無妄炳
於日星者也欲定是非莫若準諸此以指喻指之非指不
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
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可不可乎不可
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
不然指非指馬非馬皆公孫龍之說公孫龍指物篇曰物莫非
指而指非指也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
者非指也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白馬篇曰白
可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故黃黑馬一也可以
應有馬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天地一指二
句亦其論也所謂以明者何如道以貞物物
各有名名宜當

實指不可曰非指猶之非指不可曰非馬猶之非馬不可曰馬也此顯白不可証之理也乃今之論者必曰指非指非指天地乃一指馬非馬萬物乃一馬其言甚辨其意甚堅然於理實不順也指謂非指何如非指而後謂之非指馬謂非馬何如非馬而後謂之非馬乎以及天地也指也萬物也馬也吾亦唯可乎其所可不可乎其所不可豈不名實言順而事成泡哉且夫道行之而成未有不由於物謂之而然者也蓋物之然與不然非我之私加也彼然之彼不然不然也其理天定其來甚久而何必以我一人一時之見反其然以爲不然而又强然以爲然也乎莊子此段文章便是論語正名一章書的道理而筆意瀟灑簡快亦可彷彿聖人神吻也道行之而成之而然物之然與不然非我之私加也彼然之彼不然不然也其理天定其來甚久而何必以我一人一時之見反其然以爲不然而又强然以爲然也乎莊子此段文章便是論語正名一章書的道理而筆意瀟灑簡快亦可彷彿聖人神吻也道行之而成之而然物之然與不然非我之私加也彼然之彼不然不然也其理天定其來甚久而何必以我一人一時之見反其然以爲不然而又强然以爲然也乎莊子此段文章便是論語正名一章書的道理而筆意瀟灑簡快亦可彷彿聖人神吻也道行之而成之而然物之然與不然非我之私加也彼然之彼不然不然也其理天定其來甚久而何必以我一人一時之見反其然以爲不然而又强然以爲然也乎莊子此段文章便是論語正名一章書的道理而筆意瀟灑簡快亦可彷彿聖人神吻也道行之而成之而然物之然與不然非我之私加也彼然之彼不然不然也其理天定其來甚久而何必以我一人一時之見反其然以爲不然而又强然以爲然也乎莊子此段文章便是論語正名一章書的道理而筆意瀟灑簡快亦可彷彿聖人神吻也道行之

以及恢恑憰怪不可究詰而自道觀之皆通爲一耳其分之燦然也是自是也庸平常也道由也開也萬萬不同而各有本質不可強也強而同之故不但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抑且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此其所以爲是也略而舉之莛楹之大小西施厲人之美惡以及恢恑憰怪不可究詰而自道觀之皆通爲一耳其分之燦然而成其大者也其始之得是理而自無而成其有者正其然之是理而自有而歸於無者也一本萬殊萬殊一本終則有始始則必終分合成毀豈獨然而爲二物哉一而已矣庸平常之理蓋天下有常之理乃天下有用之理天下有用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能使人由之而至於自得其於道也亦近矣此皆可爲而不用而凡所然否只循其平常之理天下相通之理天下自得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能使人由之而至於自得其於道也亦近矣此皆可爲而不用而凡所然否只循其平常之理天下相通之理天下自得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能使人由之而至於自得其於道也亦近矣此皆可爲而不用而凡所然否只循其平常之理天下相通之理天下自得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能使人由之而至於自得其於道也亦近矣此皆可爲而不用而凡所然否只循其平常之理天下相通之理天下自得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能使人由之而至於自得其於道也亦近矣此皆可爲而不用而凡所然否只循其平常之理天下相通之理天下自得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能使人由之而至於

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

一已專壹之見而不知其與彼無以異此則朝三之淺術豈所謂滑疑哉何也狙公賦芧其始本欲劃三而暮四不得已而後朝四而暮三此不過用以愚狙其視聖人之因是者原不可同年而語然名實未虧而一轉移之間喜怒爲用則亦惟能因是焉耳雖小可以喻大是以聖人知其然惟因乎天理之自然一私不存萬善咸備如彼周行男子由右女子由左人人其適無所不可也朱子曰道陰陽也兩行之意亦此意爾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

平常之理也所謂以明知此而已而豈無可奈何而安之也乎蓋中間文敵琴至終身無成一段說琴即說私見者乃文家移客作主之法也以上曲曲發明層層剝解總見得物論之是非不如我以明之爲愈以下乃言我欲以明道而定是非固未有易乎此言者也今且有言於此

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有言即上以明之言其體則不知其然天鈞也兩行也皆此有言之別名也是即儒墨是非之彼是兩家也類與不類以理言相與爲類以言言與彼之彼即與是之是字也有始也者二段即周子太極圖所云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俄而有無者有此無也即周子所云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陰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也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此數字指太極即朱子圖解所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但其文法變得離奇令人無從測識其實道理不過如此無庸深求也物論紛紜各言自是吾息物論唯言以明一以貫道原不類也然從言而論則彼亦一言也易地而觀與彼夫何異哉與彼無異則我之有言不如其無言矣而何必無也亦言之而已矣天下之物終始於始始始於無無而無無無原無無無者也今即有有有無不過無無中忽聚忽散之形而可執以爲有執以爲無也哉蓋太極有動靜故有有無是天命之流行所謂誠者物之終始命之不已而天之道也聖人所因其原蓋在於此無得於此而執以爲有無豈道之大全哉今我既已見及此矣而舉以示夫彼是之各是其是者以言論之雖有言也以道觀之實無言也而詎可與彼是各是其是哉

奇蓬令人無從測識其實道理不過如此無庸深求也物論紛紜各言自是吾息物論唯言以明一以貫道原不類也然從言而論則彼亦一言也易地而觀與彼夫何異哉與彼無異則我之有言不如其無言矣而何必無也亦言之而已矣天下之物終始於始始始於無無而無無無原無無無者也今即有有有無不過無無中忽聚忽散之形而可執以爲有執以爲無也哉蓋太極有動靜故有有無是天命之流行所謂誠者物之終始命之不已而天之道也聖人所因其原蓋在於此無得於此而執以爲有無豈道之大全哉今我既已見及此矣而舉以示夫彼是之各是其是者以言論之雖有言也以道觀之實無言也而詎可與彼是各是其是哉

同類而共觀也乎此我則知

之言同類而共觀也乎此我則知

不如無言而不容其無言者也　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

不如無言而不容其無言者也　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

太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

太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

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

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

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曆不能得而況

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曆不能得而況

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

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

是已　天下莫大至萬物與我爲一此六句亦當時之物論也

是已　天下莫大至萬物與我爲一此六句亦當時之物論也

本上文而言我以明之言雖有言實無言矣蓋以天下

之有莫不生於無也然非空持無之一說而遂抹煞天下之

有也蓋以天下之無又莫不自然而有也今夫積衆小而爲

一大累衆短而爲一長然小大要有定形短長要有定數而乃大毫末小太山壽殤子夭彭祖其於理外矣又曰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即其理有然而其次序差等亦豈可得而混哉且既爲一矣不得汝言也既從汝而謂之一矣則汝有汝言人有人言安得只容汝言而不容人言乎即就汝言而論一也汝言其爲一又一一加以一則遂爲三矣自此以往錙綜於十百究極於千萬世不能盡數之數也夫天地萬物而曰與我並生與我爲一此固超乎無之始者也而自無適有以至於三又況天地既成萬物既生則固有有而非無無之始矣自有適有詎可終極而乃蔑其高下滅其區類強以爲並生強以爲一此必不能之事必不得之數也自謂通論而不知其無所適而可也無適焉故不如因是之爲愈也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　畛田時也大道無形言有人我疆言曰止爲各懷自是之見遂乃分門割戶此疆彼界耳畛生於自是道非有畛也其畛如何恐不明有分有

辯唯恐不勝有競有爭彼是之情八者畫之矣而豈知其有所不必哉天下無知而無不知者聖人也使其有言決非聖人也不能論也不必論也六合之內論而不議非不能議也至於春秋經世先王之志此殉不但議之而更宜辯之者乃聖人亦止因事見義議而不辯焉又烏乎經世并非先王之志如今之物論非馬非馬秋毫太山之云者蔽即分之甚精辯之甚悉鏡於大道無涉也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衆人果能加於聖人乎無加於聖人而辯以相示多見其不知量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　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園圓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　大道未始有對所謂始有常所謂大辯不辯也且天下不第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者必不小廉曲謹大勇者必不忍大廉者必不遲血氣之怒也夫道可道而不道言可辯而不及仁常統而不有其形廉至清而不著其迹勇無畛而不尸其功五者至此則園而幾向於方矣天下之物圓則動方則止止則不可易故借以爲有爲無爲之譬即下文止其所不知是也園而向方不可復動知止不知其知無知故曰至也其所不知即前文不知其然所謂未始有物者也亦與大學止至善相似執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

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人皆以知知止其所不知夫不知之知無事不應所謂天下之大本也千條萬緒截然不紊四達五達道也莊子特變其文而曰天府以有言不言之辯也非以道爲樂不道之道也寂然不動故往焉而不滿感而遂通故酌焉而不竭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故不知其所由來天府即天鈞以其和適而言故曰天鈞葆光即滑疑之耀自己之韜藏無迹而言故曰葆光自人之觀度無端而言故曰天府自己之韜藏見蔽塞自外於聖化也萬物皆照之耀其實一物而已滑疑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也舜曰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宗一國膾一國胥敖一國皆堯時諸侯也存乎蓬艾之間言其徒以私見蔽塞自外於聖化也萬物皆照無所不照也德進乎日則更無所不照此指堯之必能容覆三子也天下之理莫非自然所謂其所不知也所貴乎知者貴其知止乎此而已豈問聞較計自以爲是哉且天下安有可自是者也以堯之至聖伐宗膾胥敖之三國其是非不待智者而知也乃堯尚南面而不釋然堯之心不自爲是也舜又謂其蓬艾之間而不足較計德進乎日而必不較計堯舜之不較計自是其是也如此今之物論者睹堯舜何如哉乃執而不化外不合而內相訾其與道相去誠不翼天籟人籟一有

安求飽而好色者亦當唾然失笑也止是醒快之極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二夫子前指長梧後指孔子也不從事於務不以世故入其心也不喜求無私欲也不緣道不踐迹也孟浪浪之初起者即浪頭也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熒惑也言黃帝聽之且不能無惑也此二句非譏黃帝而訹孔子總極言道之妙耳即中庸所云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之意但子思空指聖人甚矣知文者之難也二句正破其孟浪句也且女亦太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予嘗爲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奚時夜呼更也妄彷彿之意奚何也責之之詞此節正破其妙道句也旁日月挾宇宙爲其脗合置其滑涽旁日月在旁也挾宇宙宇宙在手也脗合渾融無間之意滑者水之流言其有頑而不息也緡者緣之合也承上文而言道之妙也日月不足爲其明宇宙不足爲其大內外本末巨細精粗一以貫之無一毫之空缺無一毫之自然各得其所而不間斷而其中千條萬緒紛綸交錯無不自然在我之有所作爲也蓋道之妙也如此此因上妄言二字而指出道之全體大用來爲其脗合即所謂萬殊一本中庸之大德敦化也置其滑涽即一本萬殊小之德川流也置字妙言無所需於人力也參萬歲而一成純若夫分形散隔爾我自貴而役聖人愚芚參萬歲而一成純相賤此衆人之所以役役耳此哉以隸相尊者因其隸我故相尊奉如大夫以士爲隸士以隸相尊如大夫以士爲隸士則必尊大夫也參萬歲而一成純何分彼此只是通古今而爲一身之意此四句乃顛倒相對文法是承孟浪二字而反覆以申明之也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盡然無異同也是自是也蘊蓄結也萬物之生其理與聖人無異而以各懷自是之見遂蘊積於心而不能化也此中上起下語乃文字中過渡處也非惑耶予惡乎知說生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耶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

一無不可同年而語矣十日之喻蓋言日以光照其有形然十日並出尚且無所不照況德之照物其照無形進乎日矣彼蓬艾間之三子尚何足以爲之芥蒂哉引此爲結所以甚言人之不可自是其是也

色三者物之所同而各有所便所同是者安在邪三者人所以各適其所適謂物無知物何嘗無知耶上文三問此止一答而三者之問已無所不答非莊子孰能有此觀乎此世之求

王同匡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
始之蕲生乎 弱喪幼年出亡者蕲求也世之蘊結而不能化
者非一端而生死爲甚究竟悅生者惡死者乃賦表而不知歸者耳觀於麗姬
之博其始之祈生可知矣未死則惡死既死又悔其祈生何足悅而死何足惡也 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
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
有大覺而後知此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
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 夢飲酒者旦決不是
飲酒夢哭泣者旦決不是哭泣而執飲酒爲大覺哭泣爲大覺不然言天下理有是非奉有
神也可乎然方其未覺不惟執之而已而且竭盡心思作辯
堅固長留痕跡傳道無窮如夢中既作夢夢中又占夢者在
自然異乎不然何待辯之而然乎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不知
然矣飲酒哭泣之夢非覺不能知悅生惡死之夢非大覺今日之爲何日不知斯義之爲何義祇覺
不能知未曾大覺而一知半解各是其說已者主之人者奴之如丘與女與予皆在夢中作
夢耳究竟於斯道曷有當乎 是其言也其名爲弔的音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
是旦暮遇之也 弔至也詭奇也夫吾向所告汝之云云者乃
至神至妙之道不分於人我無別於古今萬世之後而有知之者一心相契不殊同堂而面命也而知之
者何人乎予亦惟待之而已而汝猶強以求勝於人不亦衆

同乎若者乎同乎我者乎異乎我與若者乎同乎異乎我是也而不出乎異同不離乎人我是皆以水濟水以火
救火而於妙道無與也蓋妙道之難知如此此所以不待知
其解之大聖不能知如氣之化響之聲雨相待也然道不遠人人皆可
我亦惟是和以天倪而無所思慮因以曼衍而不爲限量庶
幾乎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而已 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
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
不然也亦無辯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振於無竟即所云無
物不有寓諸無竟即所云無時不然言天下理有是非奉有
然否既是矣則自然異乎不是何待辯之而是乎既然矣則
自然異乎不然何待辯之而然乎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不知
今日之爲何日不知斯義之爲何義祇覺不能知悅生惡死之夢非大覺
竟無一毫之空缺寓諸無竟無一毫之閒斷而已而何必切
切致辯哉則甚矣女之強執以爲妙道之閒斷而已而何必切
未也而乃以是 是於妙道猶
蹶彼孔子乎

罔兩問景同影 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
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耶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耶吾待蛇
付音蚹蚹蜩翼耶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爲胡
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
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
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罔兩影外微陰也蛇蜩外皮如錦齒處也凡鱗鱗蛇飛之
類其形相似而鱗鱗在水通體滑澤蛇飛騰入水腹下必搖
動之貌自喻適志自覺輕快
也與不知周者不知有周也蘧蘧自在之貌景待形而動景
不能自主也形待天而動形亦不能自主也蛇以蜩行蜩以
翼鳴不過形耳豈能識其所以然不然哉蓋行住坐臥莫不
各有天機存其開所謂動乎四體其得其失動者亦不自覺
也莊周夢爲胡蝶胡蝶夢爲莊周周與胡蝶兩無所在如景
與形謂之二固不可謂之一亦不可此皆物之有不知其
然而然者也故曰物化也昔者二字奇絕莊子作文而以自
已入他人口中又儼似一古之人者然古今再無此妙也

是非之爭生於有我我見不立至是者於焉出矣惠施公
孫龍等執其閒閒之知強爲詹詹之言而不自知其爲形
所役卒於無成然亦可哀也已夫大造予我以形自有真
宰所謂與道爲體而立言以經世者原不俟外求也人之
知苟能知止乎此是以明者也是照之於天者也是樞得

其環中以應無窮者也是已而不知其然而休乎天均者也是遊乎未始有物之初而圜滑疑之耀者也是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而天府葆光之所由名也其體莫得其偶故謂為一其用適得而幾故寓諸庸一私不存萬理普照十日並出尚且逸其光明堯舜之所以為知之至豈世之成心有畛者所得望其萬一乎而無如其一受其成形便如窾之被風無聲而有聲無形而有形既曰今適而昔至又曰方生而方死既曰指非指馬非馬天地一指萬物一馬又曰秋豪大太山小殤子壽彭祖夭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諸如此等按之於可不可然不然之迹物既不謂之然遡之於未始有始未始有無之原道又不得有言徒勞神明以為壹而不知其與彼無以異也亦欲以明之彼而不知非所明而明之只以堅白之昧終也則孰若為

是不用而寓諸庸乎甚矣我之以明之言其言不可易也而彼儒墨之是非未成乎心不向乎方雖好為分辯實與有不見者等耳古之至人豈出此蚊且天下之事人之知原有所不能盡也居處食色之閒其淺而易見者矣然任其各適所適可也不論可也而必欲是此非彼果孰知其為正哉長梧子所以歎瞿鵲之於道聽之妄而計之太早也以其未覺之夢而不待夫知解之人役役焉以信我即辯之而勝固不如無辯之為愈矣何也道之妙也為其胞含置其滑緡自然而然而豈有對乎振於無竟寓諸無竟無在不在而豈有畛乎是非然否無與我事行止坐起自有天機如莊周胡蝶不知周夢為蝶不知周形覺則蘧蘧然毫無蝶想雖乎蝶夢為周夢則栩栩窅無周形覺則蘧蘧然毫無蝶想雖乎忘乎其化矣乎此則無聲之天籟而吹萬之所為使者耳

無得於此而彼是相競是非相爭徒以物論鳴絕與大道遠豈不悲哉

許多物論莊子齊之以以明之一言可謂要而不煩已而猶嫌於多此一言也故特去請出孔子之存而不論論而不議議而不辯來而斷之曰聖人懷之眾人辯之辯也者有不見也此不但以孔子折服眾論且明明見已之必於物論而齊之尚屬分辯之見必如孔子乃為知止其所不知也此等文字真與孟子同一家法

人皆謂莊生非毀孔子此盲人以耳語耳一無所見者也看他末篇敘列方術及此篇所指物論此老胸中何等涇渭至長梧子一章莫不曰譏侮孔氏自此始而不知其初非譏侮孔氏也蓋謂瞿鵲所稱我向者原是妄言妙道之大尚未和盤托出所謂什一千百聞者自不能無惑觀其

意全是責瞿鵲非譏孔子也如讀者從來瞶瞶何

貴池先哲遺書第二十六

莊子解卷之一終

莊子解卷之二

養生主第三

程子曰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也莊子所謂生主正指此而言養謂順而不害也心不可故操之則存性不可使備之為是身之主心也生之主性也莊子言性非言心也故通篇總是固順而不害之意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殆已指其理而言殆而已矣指其人而言人之生形不踰丈年不越百力不過千鈞視黜不能出十里而思以表異乎四海永長乎千歲攖捷乎兆人牢籠乎萬物理勢雨絕豈不危哉而愚之夫必欲勝之必欲成之如史氏所載其工之觸不周愚公之移王屋項羽之力征而霸天下曹操之臣劫而竊神器或不勝而運死或成而旋敗皆自速禍耳之謂乎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緣督以為經緣循也督脈也承上言已而為知者不出善惡兩端善固所當為而如古之庖犧之讓湯武之孫桀齊之讒所不敢為也惡固所不可為而如今之衛謀之徒乃順天倍情忘其所受而近乎刑也惟隨其無太過無不及以為日用常行之準則身於此保而不辱先人年於此盡而不夭中道矣緣督即循乎天理之謂也

為善近名為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為善二句即緣督以為經之注也善名之刻兵戮之慘誅求之急尤所不敢為也為惡二句即緣督以為經之反也刑名之刻兵戮之慘誅求之急尤所不敢為也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砉音畫嚮音響騞音虢桑林湯樂之舞名經首咸池之樂章會奏也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皆形容其解牛之熟也砉然嚮然奏刀騞然皆聲也桑林之舞即中經首之會即言其聲合桑林之舞即言其形容然二句言其聲合桑林之舞即言其形也中經首之會即言其聲也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所見無非牛無學問人心不奈事何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肯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音孤乎

良庖歲更刀割也族也督試也以刀相試也大軱牛之膝骨也長庖歲更刀割也族也督試也以刀相試也大軱牛之膝骨也良庖歲更刀割也族也良善也庖廚也更改也割傷也族眾也督中也大者也此即所謂目無全牛也良庖歲更刀割也族也良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于硎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于硎硎以刀砥生以刀之刃喻生之主蓋通篇全是比體也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族解見上謋然忽然也如土委地言無復有絲毫之未解也此一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四顧躊躇此方是聖賢全然順境矣善始善終之道雖滿志而猶必善刀而藏之豈敢有一毫之忽哉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一句題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右師刖而為右師之官者介特與並也天之生是使獨所謂天下事莫非天也人常以此言涵泳於心一切怨尤皆可以漸然冰釋矣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承上而言天之所使人不得而強之故任其人之自然而不願畜乎樊豈樊中無可飲啄哉蓋以不願而不樂也此等引喻接法與上絕不相蒙後之人便無從相效矣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可乎者猶其不宜若此也然者然其只宜若此也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其人如云吾意中人也會相感也孟子曰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而莊子以為道不宜然此便純是反面說話也弔人者不怪已之三號不怪老少之哭而怪死者之有以致之試思此種情理從何處說起真乃海中三山絕無來脈矣適來夫是帝之懸解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縣繩像也指者指實之義無所來而來春氣至而萬物生夫子時也無所去而去秋氣至而萬物敛夫子順也此其象如風夜之相循此其事如風

與夜寐之有當安而處之哀樂不以動其中大造司生死之
正而我祀乎生死之外帝倒懸我我解倒懸矣且人之死而
罣者謂彼於此盡焉耳而果盡也與故聲之火然日前指實
薪盡火窮然薪即盡而火傳然窮也人生而死氣散理盡然
氣雖散而理終無盡也故聖人安時處順不知悅生不知惡
死出不訴入不距我不與物爲以形爲我有人亦與我相忘
於生死之天
哭泣乎何有哉

天命之謂性性者生之主也率而循之則其日用事物之
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保身全生養親盡年胥在於此世
之人乃不依乎天理因其固然而以其無涯之知憂其智
之所不及强其力之所不能舍安就危去順即逆而不知
其歲月之閒忽已銷亡矣夫人之性如刀之刃也有此性
然後可以御天下之動如有此刃然後可以解天下之牛
也割而折之刀雖利不能久用也以無厚入有閒不惟技
經肯綮之未嘗即至於族而動刀甚微如土委地矣聖賢
行其所無事其道固如此耳是可知性以利爲本天下之

養性者亦惟不鑿其私智則處順處通我有以善其天爲
生爲死帝不能縣乎我右師之介也是澤雉之從容於飲
啄其與樊中之神王者迥不類矣秦失之號也是火傳而
不盡於爲薪其睨逍天倍情忘其所受者不可相捉而論
矣盡我自有主此生者存而後生不隨生而存亡而後死
不隨死而亡我不能養之天下事皆我累也庖丁始解牛
時所見無非牛也我能養之天下事咸我順也庖丁三年
之後未嘗見全牛也天下之本無事也天下之本可以任
我之恢恢乎游刃有餘地也而以斂啄故甘畜樊籠以哀
樂故自桎縣解無善名而徒有惡刑耳矣天之所以與我
者安在哉

莊子之文莫開於此然言簡意足止一起處便已攝盡全
神下文三段略作引喻而已而亦自有淺深之相承庖丁

章是言善養者之必能全此生也正言之也右師章是言
不傷此主則形之成虧不足計也友言之也老聃章是言
此主超乎生死之外無人無我無古無今乃孔子朝聞夕
可之意也謚言之也心性功夫本不容於有言而寥寥短
幅正復徹頭徹尾如此莊子豈誠諺悠而荒唐者乎

人間世第四

論語曰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知可及愚不可及
子古人閱世之道盡於此矣莊子此篇便寫此一種
道理前三章所謂無道則愚也後三章所謂愚不可
及也而有道一邊卻藏下不寫非不寫也非子生亂
世涉未流故於人所難處者下危語冷語至於有道
之知古人備矣何復叨叨乎末章天下有道六句大
指和盤托出矣

也生者若謂言若苦也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
之醫門多疾醫人者必於多病之門所以救之也願以所聞思其則爲之設救
底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譆若殆往而刑耳夫人刑禍也孟子曰爲
人師顏子所言未免心勦於好名事求其必濟故夫
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不即民死者衆以國量如以谷量之量乎澤若蕉死者平
澤言多
以是其則爲之設救之方
正己正己而物
自化不
矯不
治而
民自
善
欲雜救人之事試己於己矣雜則多頭緒多則擾意亂擾則憂慮防危憂而不救濟之功矣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正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以上言其之衛之失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湯武起也
近名大本已失知出乎爭機變愈生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矼未達人氣不相軋也名聞不爭未達人心但昧幾耳
強聲去以行義繩墨之言衛暴人之前者昧幾言好盡深是以人惡而有其美也謂文自詩命之曰菑人盡以上言即不相爭軋而好惡之亦不爭也而交淺耳
亦不可也二節一

反一正正所以發明行衡不見過者之難以有滿也苗人者夫而利意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鬬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言汝既悅賢而惡不肖則必於彼所用而後有以改以正諫彼必飾非拒相角情既乘逆勢又迵絶不信從也故曰始為順從則自今以始其暴愈甚更鬻愈極矣若始不可開一為順從則自今以始其暴愈甚更鬻愈極矣若必以彼所不信之言頻數不諫身決不能保矣以上言以所圖思則無一可也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儐拊人之民以下儐拊人之民以下儐拊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君殘民不勝而臣愛民如子君必不能容其臣矣故名不可好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財皆身為刑戮勞心焦思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且實亦難求也堯禹用兵而不免於刑戮虛厲之禍實亦不可求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總承上二段進比非求名而近乎求名而卒以殺身竟禍非求實而近乎求實而卒以危國皆甚言之也雖然若必有以也能左右之曰以譬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端嚴勉敬也端其外而虛其內敬其事而一其心端勉則不近於好名虛一則不求其必滿虛乎其不往而刑乎曰惡惡可惡可數詞惡可猶可也下皆同失矣以陽為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毀而不化外合而內不同否訾其庸陽剛充積孔甚著定生德背棄也容與怠緩不著實之狀日漸日進也日漸之德猶禪所云漸學大德則頓入是也不否同訾議庸常也承上而言端而虛則非虛勉而一則可非一是皆不免乎用壯者也今夫剛壯之氣充積於內必著見於外顏色詞氣之間便有不能自主者恆人見汝外嚴內勇自不敢進忤於汝汝見其不達人之所感會於我者以進推其隱微而彼則正外然而內不和然也豈果心悅誠服與我為一乎汝見其如此必又鄙之為小德若是尚安望其大德之有就乎汝就此不化故與彼外合而內不訾訾謷其為庸陳而不欲終教之矣與我陰相佛而我又自不欲卒由後之說人與我陽相佛而我欲求成事而不成其事故好名求實不可也端虛勉一又豈可哉曰然則我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而外曲同乎人成而上比法乎古不分人我而獨以己言訢乎聞我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人善之訢乎而人不善之耶不計功效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純天真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擎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耶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謫之真實也理所當然古之有也非吾有也皆本於古非始於吾若然者雖直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內直則虛一外曲則非端勉故遺其可也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諜諜探察也此亦賢直好而不能察言觀色者鄙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止於自免未足化人猶師心者將語若有而為之其易耶易之者皞天不宜言天下事有心為之便非至當不易乃天之自然之宜也今以有心與其閉有心之累故夫子以此語之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思焉無聽之以耳外官有形而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無物無形聽止於耳而不能思心止於符合也唯道集虛虛而待物者也心齋也者虛而不能思即理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而待物故千變萬化皆由此出不執一義道之大原盡在於此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未應非無得使之也未始有回非有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游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言人以身涉世而無動於其心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無出無入無怨無尤泡一知止隨處而應則於人閒世之道其庶矣乎蓋人之生於世雖如鳥之在於籠而入游其樊則其權在我而不為世所縛矣無感於其名我無所求也入則鳴不入則止我不為人所厭入游其樊則其權在我而不為世所縛矣無感於其名我無所求也入則鳴不入則止我不敢必也無門人不得以窘我無毒人不得以害我一宅則居己於無為寓於不得已則應物而無事此節句句皆與前文相訣發絶迹易不為而不有中不為至性孤詣故易

以偽如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不趨故易以偽爲天使難以偽爲人理可循故易以偽子入井而惻惕惻隱是也人理也天使也偽也天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有可飛故無行地難此二句與上文順言之下反言之也句同意別聞爲大抵爲人使也誰則無所爲而爲天所使聽彼闕欲乎此二句亦證易偽二句而應有翼之二句也

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闕空隙也白光明也言人莫不有無知之知其體至虛而無理不具其用至靈而無事不應反觀內照此闇然無物之地寂然不動之中天光煥發如十日之並出千古至聖大神天下盛德至善莫不統會於此吉祥止止此真人之所當止之處也而乃徇私從欲勞精敝神身在此而心在彼如征夫之不得息如四馬之不得停坐而馳也誰使之然乎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徇順舍止紐會也夫耳目不可廢乃內之所由通如虛室之闕所以生白者也心不可以有知心而有知則爲知所役而至於坐馳矣果其耳目所接順其聰明之體視遠聽德以內通而一心之中忘思絕慮而徙定內外相合內外兩忘此則無知之知冥通造物鬼神之妙且與

大戒二其一命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一義也理所當而不可違子之愛親命也自然而然不可解於心所謂仁者人也臣之事君義也至是之是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所謂君臣之義不可廢也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東西南北唯命之從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內外大小唯職之盡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憂喜不輕念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知其心之不可解分之無所逃而已變故亦所時有行事之情而忘其身只有理之當盡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死生晝夜亦不暇計況區區人道陰陽之患乎夫子其行可矣無庸多贅也

請復以所聞前言高所言兩患皆在己者其於國患未嘗問也夫子以爲己憂不足卹而國患所當憂故此下復詳言之凡交邦交之道近則必相靡以信時事近則以遠則必忠之以言時事遠則必以誠心之言相固結言必或傳之權在使者夫傳兩喜兩怒必多溢美溢惡之言使非纖好即交兵故有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人之久暫不一使者

何可以一時之言爲據故曰難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不可據以凡溢之類妄過當便非實理妄則其信之也莫則傳言者殃疑則無如言者何佩先且罪夫傳言者故法言曰傳其常情正當情無傳其溢言溢美溢惡隱而不宣則幾乎全兩國安而安矣且以巧鬬力者手搏之戲始乎陽喜常卒乎陰怒泰至則多奇巧所謂戲要成真也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威儀抑抑常卒乎亂威儀忮忮泰至則多奇樂所謂醉後顛狂也凡事亦然始乎諒先君子常卒乎鄙後小人其將畢也必巨楫勢言者風波也一言不合便爲行者實小其作始也簡事記憶故曰實喪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承上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惡言不忘好事不必有由因忿角言以偏爲正如鳥獸將死何擇鳴而惟有氣息之茀然而已茀然怒貌於是並生心厲忮害之心起不尚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彼此各懷唯恐不及吹毛索垢窮所不至遠至於興兵搆怨以國爲殉而不恤矣所謂不肖之心應之而不自知其然也苟

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至此則一言之失一國之凋一時之誤數世之仇矣凡此皆所謂始鄰始諒終鄰終臣者也而其端始於微言之人可不謹與）故法言曰無遷令（遷改也令命令）無勤成（勤勉也）過度益也（踰越望求成之甚難）惡成不及改（謂惡事邪則可不及改修）過而不遜（過而不留）託不得已以養中（中不留）至矣（至于臣之道盡矣）何作爲（不必過度求益也）此其難者（二者相較）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蘧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天限其質）與之爲無方（因而任之）則危吾國（損及於國）與之爲有方（正而教之）則危吾身（患言逆耳禍及於身）其知（去聲）適足以知人之過（責人則明）而不知其所以過（責己則昏）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愼之正汝身哉（此爲傅之大本）形莫若就（隨順從）心莫若和（調和）雖然（引等此二句爲傅之大用）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失己）和不欲出（形形）

就而入且爲顙頯爲滅爲崩爲蹶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失己則喪正人之本矣形則成相軋之禍矣）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分三項在彼言其實只得半句也）達之入於無疵（此成一句也達道人至疵過也言彼爲嬰兒我即就嬰兒引之覺之以令其歸於無過之地也下二項放此此即觀者經於云應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現宰官身而爲說法應以女子身得度者即現女子身而爲說法也從來解者皆誤）汝不知夫螳螂乎（人）

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愼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積其在己之功而矜美於人者此最犯禍之所由也）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時者不先不後之意此八字涉世真言也）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平聲）矢以蜄盛（音辰）溺適有蚉（音文）僕緣而拊之不時則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

不愼耶（虎至暴順之則馴焉至馴鷙之則暴一正一反人間世之道思過半矣）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蔽之）絜之（絜圍）百圍其高臨（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舟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大木衆人工師小匠一筆寫來色色精絕）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不堪所用）以爲舟則沈（沈）以爲棺槨則速腐（速腐）以爲器則速毀（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樠（音貫樠如松脂）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櫟社亦能見夢此其寫夢之極筆也）汝將惡（平聲）乎比予於文木邪（文木對上散木而言）夫相梨橘柚果蓏（力果之屬實熟及）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言之可爲集矣）此其以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音蒲擊）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爲予大用（所謂而今而後吾知免夫也此真閱歷過來語）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下義字義取無用不必爲社樹又未免於有用矣）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趣）取無用則爲社何邪（即偶然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不知故謂其爲社得不斸伐）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又豈知其即不爲社斫斸隨伐者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彼自有所以保之者非關於爲社也）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而以常事之度之失之矣）

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藾（枝葉之受風而生聲者）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骨骨圓脫即今俗云剜心木也）而不可以爲棺槨咶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如此其大也（莊子之文每好於重處見長須細細觀其用筆之法）嗟乎神人以此不材

以結作起與湯之問棘句同
怱然宅開令不材者知自愧

宋有荊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樿傍者棺槨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巫之名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疿病者不可以適河不用以祭何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

支離疏人之名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會撮髻也五管臟系也髀腿也脅活盡出駝子來雖道子不能及也挫鍼治繲緻故足以食十人右在上徵武己者足以食十人右在上徵武己者事

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閒己不憂避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人不忍役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處疾有常養右在人者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

無知之知不材之材無用之用所謂支離其德也意重在此句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河清難俟往世不可追也盛時再天下有道聖人成焉至願而不可必得天下無道聖人生焉不期而偏爾相值成功於世生者全生於己人間世一篇獨只寫此二句也方今之時僅免刑焉乃一部南華經之所由作也驚心動魄在此入字

福輕乎羽莫之知載擇福莫若重乎羽矣尚莫知取重今則禍重乎地莫之知避擇禍莫若輕今則禍重乎地矣尚莫知預免乎已乎已乎臨人以德言所當止者莫如賢知先人也殆乎殆乎畫地而趍所畫自拘也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迷陽不知何物意外物之好生道傍人也

汝慎無生事路傍而傷吾行也吾之羊負來之類故言迷陽迷陽吾足也大意謂小人當道正直難行也山木自寇

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世亂國危名高招忌木膏桂漆以自傷人間世之難也如此可不畏乎可不戒乎有用之用天下有道之事也今既無道矣莫如善藏焉而以無用為用也

處世難矣處亂世尤難處亂世難事暗君交強鄰傅頽儲則尤難之難然亦只是虛其心而化之安其命而行之正其身以達之而已矣何則暗君不易事苟急與之爭名而求實是自往而刑耳即外剛內柔內直外曲亦尚聽之以心而非聽之以氣也蓋道之雜者明教之違端而虛者陰教之違政法太多者雖不教之違而不能與之化夫豈至當不易歸天之宜乎夫惟道集虛虛而待物可以入游其樊而無感其名矣虛室生白則吉祥止止鬼神來舍矣一宅而寓於不得已故未應非無無門無毒故已應非有入則鳴不入則止為天使不為人使其知無其飛無翼此則所謂心齋者也此則命物之化而守其宗者也古之聖帝明王正己而物正其道皆在於此而事暗君夫何有焉強鄰不可交而不容不交也然以術求成孰

若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乎孝子不擇地而安忠臣寧擇事而處有悅生惡死之心便有虧於天下之大戒雖亡兩患君子不貴也況為使所以傳君命而全邦交也時地有遠近情意有美惡彼此得持使者之言為風波國家之禍自此深矣是故常情可傳溢言不可傳傳令可遷令不可冀成是勸成不是望過求奢未有不至於始諒而卒鄙者也其於遊心養中之道失之遠矣而況乎其不成美而反以成惡也耶此致命之所以難於報命而為使交鄰之不可不慎焉者也傳儲而不正其身其於大本已先撥矣而又形不就心不和彼此扞格固其宜也惟夫就中有和和中有就用彼而不為彼用彼而彼不知為我用則忽不自知其引入無過之域矣是故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也拊之不時者亡愛之本也第時其飢飽達其怒心馴而順之

有和就之利而無出入之患於為傅之道其庶矣乎由此觀之人閒世未嘗不可處也有才不自有其才而已矣有用不自有其用而已矣呼我以散木我便散木也謂我為不祥我即不祥也我不自掊擊於世俗世俗之斧斤且幾有翦乎我之所保與衆異詬厲我者不知我以義譽我者又豈知我乎養其身終其天年神人之所以為大祥者固在於支離其德而不在於以能苦其生者矣蓋古今同此天下而有道無道有殊時古今同此聖人而成功全生無異理辭福就禍世之至愚者且不爾而謂至人其反蹈之也耶方今之時何時乎福輕乎羽禍重乎地之時也而尚可臨人以德蓋地而趨乎是為山木也是為膏火也是為桂而為漆也迷陽滿途既足舉步即欲弗慮即焉得而弗慮然後知無用之用真今日人閒世之第一義也

此篇最是莊子現身說法之文蓋前後諸篇皆是虛言其理此乃實見之行事也故其中於人事物態世法事變機巧詐僞離合反覆之故無不曲折盡致始終畢備人能於此參得透勘得破葛藤中打飛腳在邦在家有道無道安往而不得自在哉

德充符第五

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充滿於中而發揚於外無一毫之虧欠無一毫之擬議即大學所云盛德至善是也而其從入約有二途有自誠而明之聖人有自明而誠之聖人首言王駘則自誠而明者也次言申徒嘉叔山無趾則自明而誠者也末言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人之情者也末言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人之情者也末言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人之情

求名而能自信者尚且生死不以易其念而況心通太極功命一虛靈不昧者之因物付物而心無一毫之偏私係累者乎三軍之衆矚目於一夫之先登羣生之倫歸極於一人之首出彼時時與道爲體與天爲徒人之從而師之自有不能外焉而教坐而議也乎彼亦何肯區區以此爲事乎始徵前言也要信也必也心有偏係曰死先君有聲先生有言曰心難靜而易動難活而易死即此死字也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我止今我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耶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產執政乎亦過乎（自矜勢位不惟輕友亦負師矣）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

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人宜三復於斯言）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至人其未耶彼何賓賓以學子爲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己桎梏耶（名爲己累至人則解脫矣）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忘死生潭可否則桎梏其解矣）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謂彼務學好名亦天使之然也我安能令其舍所學而從我乎哉）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貌陋者）曰哀駘它（音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丈夫忘其醜難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爲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婦人皆加倍寫法）未嘗有聞其唱也常和（去聲）人而已矣（無爲無君人之位以濟救也）乎人

之死（無權）無聚祿以望（滿也）人之腹（無又以惡駭天下（無貌和而不唱（不爲物先）知不出乎四域（不作聰明且而雌雄合乎前（與物相倡不好分別是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去而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純子食於其死母者（去聲）於其死母者少焉（不見母生之視）不得類焉爾（不類母雖死猶不類母生時之視）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母雖死猶愛使其形者（使形者形之本武足者翼扇之本者耳爲天子之諸御不爪

翦不穿耳全其形也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亦恐傷其形也此即德所云新昏期年不從政者也尚解俱錯形全猶足以爲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人事相循命之行也天命不已日夜相代乎前往過來續無所得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非人力之與故不足以滑音骨和不可入於靈府原不足以拂吾心也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其胸中條條而無一毫之乖戾使日夜無郤而與物爲春日新又新純亦不已如春風至而萬物生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通而時不中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水停則平其可以爲法也平可爲法內保之而外不得使外不流德著成和之修也成者無所虧和者集所遂即中和二字之義修即所謂致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所云千變萬化所自出天下古今所共由是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

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闉守門者跂其足多指支離其身曲僂無脹其又缺說衛靈公靈公悅之而視全人世之非支離無脹者其脰肩肩見其頸長也甕瓮大癭曲僂則肩高癭大不見項故二君視他人反其脰肩肩也說齊桓公桓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二人有德亦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人乃徒觀其形而不知欽其德此謂誠忘知此之忘真忘者矣故聖人有所遊心與天遊而知去聲爲接續乃工技能爲商商賈有利心聖人不謀無思無爲惡用知不斲自然而然惡用膠無喪本無所失惡用德不貨求售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之所子天必厚之既受食音嗣天也天食則無所又惡用人知約德工事焉有人之形氣猶相近無人之情理絕不同有人之形故羣於人逃世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自不妙妙同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形非其所以然也警音故乎大哉

獨成其天天乃其所以然耳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理以成性貌色字天與之形氣以成形色字天與之人理氣合物則具形而畫其性此身即與道爲體與天爲徒矣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不謂之人如何不謂之人惠子曰非人之情有人而情自生如火燄水濕豈得云無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自害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惟順其自然之宜而不別有增加乎其生理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人之生也年日增而生日益故有此身也否則孩然代盡何以有此人乎莊子曰道與之貌理無不備天與之形體無不完無以好惡內傷其身其餘不益生何以有不益生何以有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疲役倚樹而吟樹枝也據槁梧而瞑槁梧凡也天選子之形使之載子以堅白鳴乃以自道也

人之有德所以全形人之有形所以載德德之爲言得也得於天故謂之德又未必凡有形者所同也德之爲言得也得於己乃謂之德又未必凡有形者所同也德充乎中而溢乎外合此豈可望之尋常之官骸徒具者哉古今至聖大神奇表非常盛德立極降及叔世雖以我夫子識之者且謂其顙類堯項類陶肩類脩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矣其他則又何說焉莊子有慨於此以爲此橫目圓首平肩兩足之民能坐能立而不能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也能言能議而不能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耳目之所宜人以之得其常心者彼以之死其心而已矣然則王駘雖喪足不惟與庸遠而竟與堯舜之獨也正矣官天地府萬物以正衆生擇

曰登假其用心也寧復猶有死生之介其意哉今之不死者徧天下有一二焉之如王駘乎否耶抑不惟不能如王駘已也求如申徒嘉之洗我以善叔山無趾之學補前行而亦憂憂乎難之矣夫嘉之於人之笑而怫然而怒其於德似未也而適先生之所遂廢然而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此則久與賢人處而無過之明驗也無趾之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其於德亦未也而今知有尊足者存而欲務全之則不難至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之域矣王駘性者也申徒叔山反之也其於天之所以與我皆有以充乎中而溢乎外著乎外而符乎中矣故夫有貌者不必有德取德者不可拘貌也哀駘它雖惡人也乎其才全其德不形則未言而信無功而親矣闉跂支離大癭乎有人之形無人之情獨成其天而是非不得於身矣故大人之有德不可不自愛也何也此道與之貌也人之有形不可不自愛也何也此道與之形也愛之則不以好惡傷其身而游心乎德之和愛之則不以日夜相代乎前者而滑和而入於靈府而自能接而生時於心也其靜而存也惟止能止衆止其動而通也不失於兌而與物為春此所以死生大矣而我不與之變也天地覆墜而我不與之遺也然則人亦務全於德而已矣外其神勞其精辯日勝德日喪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夫何益哉夫何益哉

讀此篇莊之尊孔可謂至矣蓋此老胸中原以為千古之德充符者唯我孔子耳而嫌於以已說孔子第屬造道之言不若以孔子說孔子乃為有德之言故特地撰出箇王駘哀駘它來從孔子口中寫出許大深微弘至之語此豈

說王駘哀駘它哉實莊子說我孔子也而互眼者流且謂其詆侮孔氏也彼又惡知文章家有代字訣賓中主法門乎彼又何曾念到哀公告閔子謂吾聞至人之言乎

貴池先哲遺書第二十六

莊子解卷之二終

莊子解卷之三

大宗師第六

貴池吳世尚注評

篇外謂之大宗人所教法謂之師不曰道而曰大宗師者舉其聖德神功全體大用而言之也猶之中庸本以明道不曰道而曰中庸即此意也人之於道致其極則了然當生死關頭篇中於死生之故言之備矣乃忽於末章倒轉作安命說者正示人以人道之始基亦猶中庸末章言為己證獨之意云爾

知天之所為天理之本然知人之所為者人事之當然至矣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此一句便見不必悅生而惡死乃通篇之根生生不已善吾生善吾死天之所以為天也知人之所為者全受全歸此即所不知也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知生死有所待知必待知道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死期之自至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夫知生理所當盡以養其知之所不知也若知有待而待所待乎待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

之非天乎而從以其揣測之知分天分人則且有其人而後有真知故知非真知不足謂之知也知皆不可知知知者不知知非真知何也真人蓋得道者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視小不雄成舉重不暮士事士事同若然者過而弗悔境過事往與化俱徂當去聲而不自得也因物付物我無容心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物莫之傷知之能登假音格於道也若此其造道深矣此一段言其外無事累古之真人其寢不夢靜虛而明與陰同德故不其覺無憂動通而溥與陽同波故無憂其食不甘所味非世味其息深深補注定氣歸根真人之息以踵所謂深根也衆人之息以喉神浮氣促屈服者其嗌音厄言若哇理屈而服乎人者自此情實此句引喻下句也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天理人欲不容並立此盛彼衰自然之勢也此一段言其內無真實累古之真人不知悅生生固不知惡死死亦固不知說生理固不知惡死死亦自然其入不距順其出不訢喜生其脩然而來而已矣我一無所與也不忘其所始雖不悅生然生理固所宜盡也故不忘其所終雖不惡死然豈必以速死為能哉故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受天命以生我

乃得與道為體故喜忘其死我乃得於生理克葆而全歸之此一段言其無生死之異以上三段皆由外說入內一層深一層也是之謂不以心捐道心即道道即心以心道也不以人助天天即人人即天盡人合天猶其以人助天也是之謂真人通結三段若然者承上其心忘其心無心於物寧於而凄然似秋秋氣至萬物零落有心於起也暖然似春春氣至萬物生非有心於喜也喜怒通四時發而皆中節與物有宜各得其宜而莫知其極中無定體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之國而不失人心人反悅之所謂凄然似秋也利澤施乎萬世恩亦至矣不為愛人人反忘之所謂暖然似春也故樂通物以通物為樂猶陽有為非聖人也聖人則無為矣有親分親分疏便為二體非仁也仁則一體無分矣失時不知非賢也賢必知幾利害不通以利害為二非君子也君子不趨利不避害行名失己不顧失己非士也士則務己亡身不真勞形苦神遠乎自然之理非役人也役人者不以好惡內傷其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皆拘謂亡身不真者古之真人其狀二字包下文十二句而言義而不朋中立不倚若不足而不承謙下不失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孤特不羣張乎其虛而不華也大而不夸廓乎其似喜乎無時不自得也崔乎其不得已乎事迫而後應滴乎進我色也時行則行與乎止我德也時止則止厲乎其似世乎督乎其未可制也振發奮迸其進也亦與世人同而其中寬弘廓大則初無限量連乎其似好閉也悗免乎忘其言也脗密深邃其止也無聞之可窺此四句是言其動中有靜靜中有動所謂互為其根者也以刑為體分刻以德為循如足循繇物以知為時如日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以禮為翼如鳥之羽以禮為體之幹以德為循者緯乎其殺也神而不殺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得已於事也時至事起不可不為以德為循者緯乎其殺也神武而人真以為動行者也日進不已自極乎高遠而不覺如登山然但在不息足焉耳此見真人之無所為而為之若而人見其外不見其內則以為其動行有如是矣故其好之也一有所好自理之自然其弗好之也一有所惡亦出乎天理之自然

自然也亦出其一與天爲徒其用經以體天道之不易其不一與人爲徒人道之所宜天與人不相勝也經而經之用權以治有相因無偏廢是之謂真人又再結前文

常天也莫之爲而爲人之有所不得與去聲生之必死夜之必旦人豈用得力乎皆物之情也乃天地萬物之實理自然如是者也此一節承上而言真人了徹生死究竟生死如夜旦我所不得與也而況其卓乎卓指道言此真吾父也其人乎

以有君爲愈乎已而身猶死之事君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言此真吾君也尤無所逃於天地之一節又以君父形容出道之可貴可愛

而況其真乎真亦指道言此一節又以見人之不可不求得之也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役役於生死之閒而以暫生爲幸暫不死爲歡皆魚涸陸處而呴濕沫者耳不如相忘於江湖生死無庸心亦如魚之忘於江湖矣與其譽堯而非桀也堯本善桀本惡何待我譽之非之以駒生本無足悅死本無足惡我何以訴之哉不如兩忘生死不計而化其道一與道爲一也此一節言人不問

道而徒說生惡死如魚之涘豈有所窮乎故不如兩忘而化其道也夫大塊載我以形故曰載字內勞我以生生則有事故曰勞佚我以老老乃倦閒息我以死死則無爲故曰息死生一理也一體也死生之有終亡也一理也故善吾生者天生之也乃所以善吾死也我之死也天死之我不得與也謂之善者言其有始有終自然完好也此一節言生死人之存順也

故善吾生者我之生也乃所以善吾死也我之死也天死之我不得與也謂之善者言其有始有終自然完好也此一節言生死人之存順也

殮盛即閻道也莊子恐人之外別求一不死之物故爲言之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此喻造物

故曰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此喻忽然而死也此一節又設喻以明悅生而惡死者究不能免於生死而徒失乎道可悲也藏小大有宜小宜藏於大宜藏於大猶有所遯之自無所失矣蓋言生亦道也死亦道也我不忘其所始即全乎生之道也我不忘其所終即全乎死之道也受而喜之忘而復之藏天下於天下何處得有遯失哉

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究竟如我之形者可以我亦可以彼如所

之不可捐所謂神鬼也聰明睿知能盡其性者出於命之以爲德北之君師所謂神帝也下文雖斗日月堪坯馮夷肩吾黃帝顓頊彭祖傅說即神鬼神帝也生天生地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天地立矣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其高無極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其深無底先天地生而不爲久其久無始長於上古而不爲老其老無終此一節發揚道妙即中庸莫載莫破之意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北斗天之綱維故曰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坯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游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太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山名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傳說一星在箕尾之閒此一節歷舉古今至聖大神以見其皆有得於道而宗師而人不可以不求聞也

南伯子葵問於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

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耶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如顏子與子貢可以觀矣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夫子之所以告之者以惓惓於陽也不然以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猶而謂迎其之參日而後能外天下忘乎世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忘乎我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氣之清而後能見獨已所獨覺人不及知見獨而後能無古今前古後今宛如一掬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所謂不死者何也天下之物有死則有生而豈亦生乎有死而豈亦死乎了然有生死係於天所謂縣也我不悅生而惡死雖造物無如我何所謂解也不死不生而申釋之總見得形有存亡道無得喪也分爲萬殊無不成也始萬物無不毀也終萬物無不迎也

一作爲本其名爲攖寧動而無靜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動無端靜而無常爲主爲此天下之故所以紛綸交錯不各得其所也南伯子葵曰吾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落落成語久讀書者洛誦之孫聞之瞻明自有所見瞻明聞之聶許自有所聞聶許聞之需役用之則行取之左右逢其原矣需役聞之於謳余欲無言不知兄之謳者常爲主爲此天下之故所以紛綸交錯不各得其所也於謳聞之玄冥尋行覓句玄冥聞之參寥湯湯巍巍大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而無不各得其所也參寥聞之疑始未始有始無始之始也上章言得道之人此章言得道之序一虛互相發也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首脊尾尻所謂一體也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指所生之病言拘拘也跼蹜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脫適而無所鮮也跰指所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無同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此一段說理如冰雪行文如雲霞有情有趣千古無二佛氏輪迴果報之說視此有通不論之別矣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生死係於天所謂縣也我不悅生而惡死雖造物無如我何所謂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物即悅生惡死之不能以死生有亡之私心結則不解也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悅生惡死而終必死物豈能勝天乎順之而已矣惡之何爲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叱呵止避遣使開去無怛化使無亂將死者之心也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啻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透露道切之人仔細思之毋便造化者噪爲不祥也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覺其死如寐如覺正見其爲一體也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語曰孰能相與於無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此數語即所謂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閒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侍事焉或編曲

或鼓琴相和去聲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故也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猗音伊曲終之聲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耶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方即禮法也而丘以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道不同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猶云伙伴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氣之偶聚以死爲決疣音潰癰氣之自散言非可惜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之二氣託於同體并官體爲一身忘其肝膽內無私智遺其耳目外無物引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憒憒不耐煩之意以觀衆人之耳目哉觀觀美也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天之生是使遊方之內者也自不得與彼

爲猶矣雖然吾與汝共之乃所願則宜與汝游方之內爲已子貢曰敢問其方故也說也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彼有彼之方我有我之方反而爲之皆不相及也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如魚之造乎水只穿池有水則便養給矣豈必問何川之水乎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人之相造乎道各行其所無事而生自定行所無事而生自定矣豈必以拘乎一律爲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方內方外不妨並行不悖也子貢曰敢問畸人畸異也相忘則一矣畸又何有獨異之人耶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侔同也言畸人非從方內方外分而從天人分也故方內有畸人也方外亦有畸人也人指私欲天指義理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人之君子於義理遠者於私欲轉近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孟子曰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即此謂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盡居喪之道進於知矣進於世之知表之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所以先不知所以後若化爲物所以化者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方將化以生而死以形言惡知不化哉惡乃以不死爲不祥乎而丘也嘗與汝且爲鳥乎而不知其非不死爲樂乎而且爲人乎而不知其非不祥乎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耶我與彼以生爲寄不幸皆夢而未覺者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朝而寄是生固無屋人屋暮必歸宿己家之獨覺者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其哭泣也不泰世情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譬如今之人皆以吾爲吾吾吾亦從而吾之耳矣則吾之謂吾者又安往乎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猶是吾也而夢爲鳥此時不惟無吾亦并無此時不惟無吾亦并無吾之矣忽焉不在所謂進乎旦宅而真知吾之果爲吾也乎今焉僞而吾之耳矣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則無吾矣夢爲魚而沒於淵忽又夢爲魚此化之化人人之化化大抵如是其覺者乎其夢者乎爲覺爲夢

者也故不及笑獻笑則發乎情之不容安排而去化自然而然不及排笑已豈待鋪排造作乎不知其然也安排者無所以爲吾愚矣哉去聲無所以爲吾愚矣哉皆未有定此真親切指點語

造適不及笑要之天下事唯順其自然而已觀意者決非適意者也

汝將何以遊夫遙蕩廣遠無極恣睢縱橫無礙轉徙變動無端之塗乎指道言僭你那裏夫堯既已黜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猶云被他教壞了耶汝又惡能愧愧然以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已而已而汝也汝意而子曰堯何以資益也汝意而子見許由曰堯何以貸益也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行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已而已而汝也吳來爲軒猶今言所云觀意而子曰夫無莊美人之失其美據梁力士之失其力黃帝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美人之失其美據梁力士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去聲皆在鑪錘之間耳教化之轉移如此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黜而補我劓使我乘平聲成以隨先生耶爲知我蒙教化之力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女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整齊齊截制之義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

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包乎天地之外即天下莫能載之意刻彫衆形入乎萬物之內即天下莫能破之意而不爲巧此所遊已指點出道之全體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正前民此以及乎世者言即前所謂外物也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致禮以治躬致樂以治心此以致樂以治心此以在乎己者言即前所謂外生也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此二字與人關世篇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百骸備點聰明五官存而不用離形去知去聲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與道爲一則無好以道爲一即所謂無心也化忘而則無常存而不忘也而化則非大賢以下事也同而果其賢之過於人遠矣吾請從而後也雖聖人以爲難則其道也可謂極致矣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音嗣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耶母耶天乎人乎琴之調也有不任其聲即若歌若哭而趨音促舉其詩焉即父耶二句若續若斷若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此一句喚醒多少人而不自思何也父母豈欲吾貧哉所以歌父母也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所以歌天乎人乎之句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此亦天地之句也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非父母非天地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此亦天地之句也

此天也不可失也而窅知其不免於悅生之破者乎所謂天之非人乎厥棄皮囊速求滅度自以爲此人也無足惜也而窅知其非所惡而惡之爲求其所終而非忘而復之者乎所謂人之非天乎斯二者皆惑也非真知者也故曰有患也而吾乃穆然思夫真人其爲人也遠矣其爲知也深矣外無事累內無身累不悅生而不惡死之理無一毫之不盡不惡死而死之道無一毫之有虧即心即道不待求之而得也即人即天不俟行之而至也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性發爲情無不中節物各得所罔或失中義以正之秋之成萬物也非有心而亡人之國仁以育之春之生萬物也非有心而利澤乎人其人聖人也役人者也非役人之役者也豈與夫別親疏失事機眩利害爽名實者等哉則甚矣亡身不真者之決非真人也夫亡

身似非悅生而惡死者也亡身不真則猶之乎悅生而惡死者矣古之真人豈出此歟其形於外也非一端之美其主乎中也有不易之經刑禮知德四達而不悖好惡同異一本而無私或與天爲徒或與人爲徒不執一義不遺一義如此然後謂之真人此其所以於生死之理了之達之全之盡之也究之知出於真人乃謂之真知知達於生死乃謂之真人真人晐生死如夜旦通天地爲一身而不知生死之本如夜旦天地之本與我爲一身真人知之而順之自落便宜也衆人不知而逆之枉費氣力也何也生死命也何嘗有生之不死者乎夜旦之常天也何嘗有夜之不旦者乎所謂非人之所得與乃物之情也既人之有所不得與我何必欲與其所不得與焉者乎生死不得與道所得與也夫道之與生死相去遠絕矣聞道之可悅與生

之可悅不聞道之可惡與死之可惡不可程計矣天下至親莫若父至尊莫若君故子臣於君父生死以之然較之於道其為可愛可貴夫孰甚焉而人乃不知此卓而真也者而役役焉於生死譬之魚然失江湖而陸處相呴相濡為時幾何故譽堯非桀不如兩忘而化其道也況天之生我以形勞我以生必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所謂善吾生善吾死乃渠一生大正經事也此天之所以為妙也冀使有生而無死載之者無一隙之空勞之者無一息之休人類之亡也久矣然則其生而死正天之仁愛於我我之所當感念不忘者也而乃以死為惡也可乎且惡死者曷嘗不死乎藏舟藏山詎不思為無失之計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藏之者固負之者巧惡死而反得死則何如不惡死之反得盡其道而死也乎固篋

耳矣夫豈別有謫怪而非我之所得與也乎甚哉道之不可不聞也聞道則萬物在乎手造化生乎心矣今夫道之妙也其為理至實其為物無形貫乎天下之無呈乎天下之有天地非此不立神聖非此不成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微乎微乎聞之者年雖長而色若孺子不悅生而自生不惡死而自無死也神乎神乎學之者必忘乎世忘乎物忘乎我乃能馴至乎動亦定靜亦定之境也在方策之中又在方策之外不落見聞之所又不遺見聞之閒感而應非有期默而成非有言所謂未始有始者此也所謂未始有始者此也所謂未始有夫未始有始者此也此萬化之首也生則其脊焉耳中一段事也死則其尻焉耳末一段事也世人悅生而惡死烏知其棄本而逐末哉彼且一體我斷為三彼且貴首我乃戀尾結而不解悍而

不從不祥莫大焉子輿有見於此故任其所化而不以物求勝乎天安時處順哀樂不入造物者即欲以為拘拘而縣之而我自解矣子來有見於此故唯聽命於陰陽而不欲為躍冶之金此父母之順子天地之祥人為寐為覺自無往而無不可也然則子桑戶之三人者遊方之外不妨與我孔子遊方之內者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形欲反其真禮唯存其意死生先後端倪不知固亦所云無事而生定者故雖孔子亦以相忘於道術而存而許之則其為天之君子夫何疑哉且天下之生死一也已之生死不悅不惡親之生死又豈可悅而惡乎天善吾生天必善吾死天善吾親之生天必善吾親之死未生與既生無以異也將化與不化亦無以異也抑親之形有變易親所得於天之理初無虧失也生則旦而寓於我之家死則暮而宿於己之

宝倫然來往豈真死也哉原無可哭泣也而不奈世之哭
死者其來也久矣故亦相與哭之也如人之以吾爲吾其
來也久矣故亦相與吾之也而設也吾忽夢爲鳥則鳥也
而非吾矣猶吾之也乎又設也鳥忽夢爲魚則又魚也而
非鳥矣猶鳥之也乎吾可爲鳥鳥則非吾鳥可爲魚魚則
非鳥化不知其化也吾詎知爲吾乎世人皆夢孟孫特覺
世人不及笑孟孫不及排蓋天下只有此一理耳何處窘
得人紛紛悅惡哉而無若世之人昭昭以爲仁孑孑以爲
義黨同以相是伐異以相非舍遙蕩恣睢轉徙之塗而不
由而甘以其身受縣鄙之刑而不顧盲聾終身雖教化無
由而入也彼夫蠢萬物澤及萬世長於上古覆載天地刻
雕衆形者又孰有能遊其藩者哉遊之者顏氏之子其殆
庶幾乎忘乎仁義自與不爲仁不爲義者相一矣忘乎禮

樂自與不爲老不爲巧者相一矣離形去知同於大通回
即道道即回同無好化無常所謂有情有信無爲無形者
非回不能得之矣所謂無古無今不死不生者非回不能
聞之矣所謂死生存亡之一體相忘以生無所終窮者非
回不能與之矣所謂若化待化安排去化入於寥天一而
遊乎吾師之所遊者非回不能容與於其閒矣而人其易
由而優入其域乎學問之道始於貞過終於忘過始於知
命終於立命貧富之區區遂以役役焉於生死而不貳能
乎不能乎故尤人者人恆也父母豈欲吾貧哉怨天者不
祥也天地豈私貧我哉天地間有生死即自有貧富生死
命也貧富亦命也生無足悅死無足惡富又奚足悅貧又
惡足惡乎安之而已矣吾能安命吾乃得遊於自本自根之地乃得入於不死不生之鄉乃得陶鑄乎

大鑪大冶之中乃得撓挑乎無極無終之外乃得待其所
不知之化乘成以隨先生遊而忽不自知其臻於坐忘之
域也不則貧人富人而已矣於古之所謂真人聖人者詎
可共劫而論哉

生死二字極千古之英雄豪傑文人學士以及莊老佛祖
說來說去總不能若我孔子朝聞道夕死可矣未知生焉
知死之二語渾透簡奧摸撲不破也程子曰有德之言
有造道之言觀於此吁彼二氏者其猶不免於一膜之隔
與

應帝王第七

天下之大非帝王不治是故內聖外王道之自然而
相爲體用者也苟以帝王爲不足爲而必絕人逃世
以獨立則有體無用豈所謂道哉應帝王者言其體
天立極開天出治皆不得已而應之也不得已而應
之則不惟征誅之兵無由而起即揖讓之美亦無由
而襲其名也所謂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此也莊子言

外之處深矣故
內篇以是終焉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四不知妙天下事以爲成爲
天下治矣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
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古帝也有虞氏其猶藏仁躬行以
要乎人固結天下之民心亦得人矣民心亦固結而不解而未始出於非人猶未
免於有爲也此數句乃無爲而治之象也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
一以己爲牛所謂一無所爲也其知情信情實不虛其德甚真純一無僞而未
始入於非人井無爲二字亦不足以稱之此數句乃無爲而治之象也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人名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
君人者以己出自我作主獨覽乾綱經式常規不可易者義度隨宜而設法者
法施因時相救之方此即論語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之事也人孰敢不聽而化諧一歸便取必
於民而非倀倀其自化矣狂接輿曰是欺德也愚民之術其於治天下也猶涉
海鑿河使馮海委涉海而鑿河使馮言其煩勞煩勞求愈遠也而使蚉負山也言其必
不能也夫聖人

之治也治外乎止治民之外而使之免而無取已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藍必將使之順性分固有之正而全且格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且民雖至愚而不可欺也上有欺德下亦有欺心註矰以掛鼠鼠必深穴物且不至矣何也增弋以射鳥鳥必高飛鼷鼠之知也乎蓋言欺德者必不可欺而得之也民曾不可以治天下也天根天下之本即天子之喻遊於殷陽殷中陽明也遊於殷陽即明而治之喻至蓼水之上即治天下而不得其道反為天下所苦而不能自休音了水之上蓼之味辛而苦水之性流而不止至蓼水之上即之喻適遭無名人而問焉聖人無名無名聖帝明王也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鄙者猥鄙之稱有大乎天下者而鄙也夫然後可以治天下人而鄙也夫然後可以治天下也此何足以為天下所苦也何問之不預也預干涉也不預言其問之大小以所見而分見之大小以其人而別世人以生死為一大事而自聖人視之殊不足介意也世人以千金為一大事而自至富者視之殊不足介意也世人以能文為一大事而自有學者視之殊不足介意也世人以貌為一大事而自有才者視之殊不足介意也而自大賢視之殊不足介意也世人以治天下為一大事而自堯帝明王視之殊不足介意也而自有大乎天下者而鄙也夫然後可以治天下人而鄙也夫然後可以治天下也何足以為天下所苦也何問之不預也預干涉也不預言其問之大小以所見而分見之大小以其人而別世人以生死為一大事而自聖人視之殊不足介意也世人以治天下為一大事而自大賢視之殊不足介意也世人以能文為一大事而自有學者視之殊不足介意也世人以貌為一大事而自至富者視之殊不足介意也嘻

物者為人太極本厥飽也足也即自肚而則又乘夫莽眇之意肚之妙然不知其然之意而為陰其小無內以出六鳥動而為陽其大無外故曰莽靜而為陰其小無內以出六故曰眇莽眇之鳥即所云陰陽之氣動靜之機也極之外包乎天地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音曠埌朗之野潭無一物豪無一為汝又何與音余以治天下猶治天下話頭來說也感予之心如說向我也又復問必欲求其方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便不是有心取必與上章所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順萬物自然之理而天下治矣所謂為政以德無為而一毫有我之私而天下歸之天下歸之機不敏以赴天下之變學道不勤學古之道不將至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乎老聃曰是於聖人而王乎內聖外王其理一也故不曰聖人已乎曰可比明王言其可以為聖人已乎物徹疏明下智以周天下之物自然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萌生震動也萌乎不震不正定也心藏於九淵之下生機不動也不正正氣全無一毫無捉摸之處是殆見吾杜德機也杜閉也德機生機也閉藏生機不可得而見所以謂其死而弗活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見濕灰焉說明原故濕灰不復然故以為死徵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者至靜之極也地文天動地靜地文寂然不動也不正定也心藏於九淵之下生機不可得而見所以謂其死而弗活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見怪焉見其杜權塞得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楊福嘴人開口如畫子之先生死矣一句斷定弗活矣便加一句以見其不謬不以旬數矣日期吾見怪焉有瘳矣病有轉機便自居功世之術士大抵如此全然有生矣閉藏之中有生氣之自動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地陰天陽陽者生之道天壤者一陽初動之時也機發於踵則靜中有動即復卦下之初九是也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天下之理原其始未有不善者故以發於踵為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遇我也名實不入死半生故曰不齊所謂怪相也吾無得而相

相去遠矣且如此而可以為聖人則夫自炫自用而自傷其身者皆可以為聖人矣豈若是也乎陽子居楚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我不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民忘帝力有莫舉名湯蕩乎民無能名居功化也熙熙乎物各得所自喜熙熙樂也立乎不測所存者神而遊於無有者也化也乙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其所知之期以歲月旬日期之近若神一毫不爽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其畏文未既其實未盡其內之實而固得道與而道不若是淺近也眾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此喻既文未既實之實而固得道與而道不若是淺近也眾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此喻既已矣能乳抱而成雛乎正答他以夫子之道為至矣一句而以道鄉之不可以為得道也卵雖有雌無雄不過算蛋而已之於道實未有得而詹詹焉以言語之形迹盡露於人以追人之聰明哉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田獵者所獲猨狙之便捷於升走執斄適其音適狸之狗善於捕鼠來藉為繩所係東如是者可比明王乎其於聖人也

焉怪相難決其術業窮試齊不怪若且復相之吾猶可決也吾語夫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沖莫勝太沖陰陽會合沖和之氣也莫勝者彼此平適無過而無不及也是殆見吾衡氣機也衡平也杜德機至幬之極如月之坤卦兩七閉塞百卉不動如十一月之復卦一陽初回萬物資始微陽用事也衡氣機陰陽各半如正月之泰卦天地和同品物流形氣陽遂也鯢桓鯨魚也桓者盤桓動而不動之意水無波紋而魚徼動於水底之審爲淵止水止水之審爲淵流水流水不止之審爲淵淵鮑桓以喻天地文流水以喻太沖莫勝淵有九名道無窮盡此處三焉尚未及乎其半也而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其誰何無不落空澤是有有非滯物寂如無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彼不自知其誰何也因以爲弟靡

用心若鏡豎明鏡空不將去者不送來者不迎應而不藏不藏見在者不隱故能勝物而不傷明鏡不疲於照而妍媸自分聖心不勞於應物而物宇咸理勝物不傷職此之故也南海之帝爲儵音叔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忽者幻詭之號二句以喻人心之惟危也中央者方儵忽者至正之地渾沌者至善之稱此句以喻道心之惟微也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人欲雖熾盛天理渾全時亦自有發見之時渾沌待之甚善渾沌無竅天理發見則物靜云爲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何不謀時時自無間不及之苦矣而乃謀報其德乎此其所以自失主宰也曰人皆有七竅所以爲貴者豈徒以有七竅乎吾恐皆有七竅人也以視二竅聽二竅食一竅息七竅也此獨無有渾沌何嘗無竅但其視不以目聽不以耳食不以口息不以鼻彌且無視無聽不食不息而實無不視無不聽無不食無不息也何以謂其獨無有也唯獨無有所以爲儵與忽也嘗試鑿之嗚呼哀乎日鑿一竅然則爲惡亦將一日之力而只鑿得一竅勞形苦神夫奚益乎然其難矣猶一云終歲作賊算來一日止有一文錢此之謂矣而況以日鑿七竅乎七日備矣而渾沌死謀報其德而反以賊害自身小人枉自爲小人者也

揣之測之因以爲渾雕而死不死而弗是也因以爲彼流而活不活又弗是也前所示之三者一爲陰一爲陽一爲陰陽平皆猶有對待在也至未始出吾宗即無極而太極本然之妙也前所示之三者一爲陰一爲陽一爲陰陽平皆猶有對待在也至未始出吾宗則獨而無對所謂不落空澤是有有非滯物寂如無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彼不自知其誰何也吾與之虛全無而委蛇微有不得已應物之迹不得已應物之迹而活不活而死不死而弗是也因以爲彼流而活不活又弗是也前所示之三者一爲陰一爲陽一爲陰陽平皆猶有對待在也至未始出吾宗則獨而無對所謂不落空澤是有有非滯物寂如無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彼不自知其誰何也因以爲弟靡惟有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耳得窺萬一便以爲先生盡之虛則全無而委蛇微有不得已應物之迹止於如此及先生發揚一二先生尤自有無盡也而遂數先生爲不可及者大抵皆此類也三年不出實下工夫苦功不知歲月之久爲妻爨食去聲豕如食人所在爲其妻如食人之言其一切平等也於事無與親順事之宜不以彫琢復本本根存

塊然獨以其形立赤條條一團天理之活現而已紛而封哉一切紛紛許多封畛我皆無所與一以是終而唯此淡淡忘忘也無爲名尸名者造物所忌名之尸則名所從出尤造物所忌名者實之賓名所從出尤造物所忌無爲謀府謀者百慮所歸謀之府則罹謀陰謀尤聖賢所戒無爲事任事不足爲也而多事天下由此不靈矣無爲知主理無不明自物無不照一爲知主則必作聰明用術數天下不得安其性命之常矣此四者皆有爲之影非無爲之化也故宜戒之體盡無窮體即體物不遺之體無窮者道也而無窮者極乎其大盡乎其細而無毫也而遊無朕心涵無物之先盡其所受乎天天全而予之我全而歸之而不至也而無見得雖名得道實無所得得此真得道者也亦虛而已所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至人之用心若鏡豎明鏡空不將去者不送來者不迎應而不藏不藏見在者不隱故能勝物而不傷明鏡不疲於照而妍媸自分聖心不勞於應物而物宇咸理勝物不傷職此之故也南海之帝爲儵音叔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忽者幻詭之號二句以喻人心之惟危也中央者方儵忽者至正之地渾沌者至善之稱此句以喻道心之惟微也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人欲雖熾盛天理渾全時亦自有發見之時渾沌待之甚善渾沌無竅天理發見則物靜云爲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何不謀時時自無間不及之苦矣而乃謀報其德乎此其所以自失主宰也曰人皆有七竅所以爲貴者豈徒以有七竅乎吾恐皆有七竅人也以視二竅聽二竅食一竅息七竅也此獨無有渾沌何嘗無竅但其視不以目聽不以耳食不以口息不以鼻彌且無視無聽不食不息而實無不視無不聽無不食無不息也何以謂其獨無有也唯獨無有所以爲儵與忽也嘗試鑿之嗚呼哀乎日鑿一竅然則爲惡亦將一日之力而只鑿得一竅勞形苦神夫奚益乎然其難矣猶一云終歲作賊算來一日止有一文錢此之謂矣而況以日鑿七竅乎七日備矣而渾沌死謀報其德而反以賊害自身小人枉自爲小人者也

惟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臨天下有聰明睿知不可而不知能聰明睿知者足以臨天下有聰明睿知者反足以亂天下何也能者不自有者必非能者也醫缺問王倪四問而四不知則聰明睿知能而不自有者矣醫缺者醫之而缺即末章之蹉跌者也王倪者王者中之純一無僞即末章之渾沌是也蒲衣者以蒲爲衣自然而覆被乎天下即本章之非人次章之聖人名人四章之明王五章之得道六章之至人也孔子稱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又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莊子乃又去尋出箇泰氏來蓋莊子作文從不肯拾人口慧步人跟塵故耳非果鄙夷堯舜爲不足道也究之此一篇許大說話只我孔子爲政以德一言足以蔽之何以知其然耶其臥徐徐之云云者所謂本身作則以德教

也遊心於淡之云云者所謂因時敷治以德化也功蓋天下之云云者所謂上下同流德之成也且聖人之治不治外則必正而後行確　能其事矣聖人之道不既文則必彫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矣至人之用心若鏡則必體無窮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矣如斯人也如斯德也何必懷仁以要人乎而人無不得也何必以己出絪式義度乎而人無不聽而化也何必為天下乎而天下治也何必如胥易技係勞形而怵心乎而化貸萬物物自喜也言其體用不外乎陰陽故有時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地文天壤靜無而動有也而其所以然者則未嘗倚於陰陽故分之而莫得其輕重之毫釐遡之而莫測其端緒之系忽太沖莫勝未始出吾宗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也在我者虛而委蛇人自不知其誰何而死生存亡

禍福壽夭雖有神巫就得而相乎應物者不將不迎而不藏所以勝物而不傷而名尸謀府事任知主一毫不介其胸中一以是終者惟此虛矯而已矣此其所以能不入於非人而成聖人之治七此其所以能與造物者為人而可比明王之功也所謂唯天下至聖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者此焉是矣不然者自以為帝南海之帝耳非北海之帝耳而非中央之帝也自以為聰明睿知不過目擊視聽食息之一竅者耳而詎知夫渾沌之已死乎譚峭有云亡國之君聰明出於人則僚與忽之鑿不如壬倪之四不知也其亦彰明較著矣由斯以觀應帝王篇之若多議論果不出我孔子為政以德之一言也

北冥有魚化而為鳥徙於南冥率性而往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南海一帝倏忽變幻分門割戶水火交爭矣首一章以明道之大原所從出末一章以明人之道心所由生內篇極大章法與易之首乾坤而終未濟同一機軸讀者不可以不知

立言難言簡而意盡則尤難之難莊子內七篇窮奇極變千古文人有一無二而其實我孔子只載記之道遙游不過鳶飛戾天一節也齊物論則巧言亂德四字而已養生主所謂存心養性以事天人間世豈有出於無道則愚之一語哉德充符則知德者之鮮大宗師正知生知死朝開夕可之理也至於應帝王之為政以德我於前評評之矣學者洞胸開眼以四子作權衡天下之書亦何不可讀之有乎

貴池先哲遺書第二十六

莊子解卷之三終

莊子解卷之四

貴池吳世尚註評

南華子外篇 外雜二篇不純乎莊子之筆或門人附入或後人僞託學者當分別觀之

駢拇第八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與生俱生而侈於德無與於慕重之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與體俱生而侈於性性而反多其累多方乎仁恩淫僻於仁義分別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而非道德之正也多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

乎通於忠愛而爲駢於辨者纍瓦結繩言多窺句而曾史是已駢於辨者纍瓦結繩也言多窺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猶云爭得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以上言仁義皆爲人僞彼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爲駢而枝者不爲跂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此上言性命則無所作爲意仁義其[illegible]人情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意非妙何多妙便見是有激而言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齕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富貴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無限唱歎不勝哀思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呴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

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雖非聖賢是快談佛氏說人全祖此等決門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上以迴人言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

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予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既以夷跖同爲淫僻而復分上下可知其不得已之心矣

天下有常然性命之正是也率之之謂道得之之謂德人無不有此性命也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古今不二不可虧者凡以此耳若失其性命之情而淫僻於仁義之行多方於聰明之用不特楊墨之亂禁forth結繩堅白同異與不仁之人決性命而饕富貴以及殉貨財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爲附贅爲縣疣即曾史之擢德塞性以收名聲與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以及殉天下之伯夷而死名於首陽之下者亦止爲駢拇爲枝指連無用之肉樹無用之指耳何也凡此皆多駢旁枝之道而非天下之至正也多方乎此而用之者皆

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天下莫貴於已莫重於身人之身內有五藏外有四體愁其五藏以爲仁義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何異於標其駢枝號其贅疣欲天下之奔命以效其多餘添設之形也而人乃知此之不可效不知彼之不足泰可謂自取其憂而大惑不解矣夫性命者人之所自有也率之則爲道得之則爲德如首圓而足方孰規之孰矩之也如髮直而臂曲孰繩之孰鉤之耶如肌膚之會筋骸之束孰膠漆之孰纏索之耶然則不必雜五色爲文章而過於目者已有可觀矣不必雜五聲爲律呂而入於耳者已有可聞矣不必雜五味爲仁義而但臧於其德任其性命之情已有以慰天下之心矣夫生不可殘性不可損猶之牧羊者不可亡其羊也羊亡而挾筴與博塞均不能逃

其責生殘而君子與小人均不得免於非世豈有謂博塞之亡爲亡而謂挾筴之亡爲亡者哉是則三代以下之鼠鼠果非吾之所謂臧矣截長續短以身爲狗而以名於天下曰是君子也非小人也天下尊之惜之皆以爲信然道德之末明甚矣其惑也道德難言也不煦煦孑孑以爲仁義不肆情從欲以爲淫僻亦詎難也乎哉

道德仁義老莊之所說與吾儒元自不同彼以道德爲天爲內仁義爲人爲外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蒙叟此篇正是發明此意著以吾儒之指解之便文義有所不通矣

馬蹄第九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

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馬而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之過也治天下者以禮樂仁義爲善則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天然自適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重而不迫其視顛顛端直而無他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與人無往來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故其禽獸可係羈而遊烏鵲之巢可攀援而闚與物無傷夫至德之世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

君子小人哉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此所謂民之眞性也日及至聖人蹩躠爲仁踶跂爲義蹩躠踶跂猶云太古景象儼然在目及至聖人蹩躠爲仁踶跂爲義蹩躠踶跂猶云七手八脚之意摘僻猶俗云鋪陳打點之意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摩怒則分背相蹄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馳驟整齊前後而馬知介倪左右睨睨睥睨而闚扼鷙曼反覆詭銜窮轡衝突而馬已知詭銜竊轡銜吐而脫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馬之能不啻於盜矣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此承上篇而文法同一機軸上以出於已者言此以治於已者言出於已者言出於已者言出

人母之意為世之人必欲
反常理恰之豈不冤哉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
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
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
之知多則爲亂於土矣鉤餌網罟罾笱人網之空梁之知多則魚
亂於水矣削格木機羅落鳥罟兎罟罾笱人網之空梁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
知詐漸毒頡滑不正堅白解垢詭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辨矣
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燁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惴耎之蟲
知蜎肖翹之物蜎蠉莫不失其性所謂乖氣甚矣夫好知之
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此句與駢拇篇進相呼應舍夫種種之民
而悅夫役役之使好動作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啍啍之意好
聲啍啍已亂天下矣言下令人自省

此又承上二篇而言以仁義自用而不免乎憂以仁義慰

天下而民爭於利以聖知已天下之亂而天下之大盜即
竊吾聖知之法以大亂乎天下三代以下真是無可如何
矣何也緘縢扃鐍之不固備盜者悔之固矣而備盜者亦
悔悔可勝追耶太公之治齊豈以誨田成子之盜齊乎而
不啻其誨之太公死而有知當訝然失笑已盜亦有道道
即聖人之道道之利天下道之害天下也雖聖人亦無說
以解免也計莫如天莫生聖人而後可我不以利器示天
下天下亦誰得反以利器而邀我哉聖而不自聖知而不
自知一切機心機事胥乎無有渾乎相忘大巧若拙而至
德之治今猶古矣否則好知而無道欲天下之不大亂是
猶操畢弋以示鳥持網罟以求魚張罝罘以捕獸而鳥見之
不高飛魚見之不深入麋鹿見之不決驟者天下未之有
也然則欲已天下之亂者不必求其所不知而且求其所

已知者可耳不必非其所不善而且非其所已善者可耳
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上不悖日月之明下不爍山川之精
中不墮四時之施自然天地位萬物育疇謂三代以下不
可復見容成氏大庭氏之治哉而無如世之治天下者舍
所不當舍悅所不當悅悅之意萌於心亂之形已成於天
下矣攝而固之之時便是賊而擊之之時而人猶待盜而
去之之時而後悔可不哀耶

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
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遷不遷其德
性復有治天下者哉無用別言治具矣　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
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
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而可以長久者

天下無之人只知性中無苦而不知性中亦無樂皆有苦有樂皆爲落其性而遷其德也人大喜耶
毗於陽大怒耶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
其反傷人之形乎陰陽五行和而後生物物之人有陰陽而抱
陽和而後有形偏於喜怒諸疾作焉人無所樂何爲大喜無所苦何爲大怒人之喜怒生於治天下者使之苦樂也使之苦樂
乃以傷人之形治天下者何必譽堯而非桀哉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
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鷙而後有樂跖曾史
之行喜怒四句即傷人之形也喬高詰勞卓孤鷙狠戾非常德也樂跖高高詰勞卓孤鷙狠戾非常德也
德矣故舉天下以賞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
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爲事
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下有善惡上有賞罰賞罰之不給而上下俱不得安矣　而且
說明邪文澾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
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
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謀也說能邪是相於
事也說巧邪是相於利也天下皆以其所知所爭而相於
以其所不知所不爭而不相於是以人與人相治也天下
大駭其德不能容其性命之情而顧以其所知相於所不知
相於以其所不爭相於所不相於是以人與人相治也天下
大駭其性命之情而競於外以其所知相於所不知相於以
其所不爭相於所不相於是以人與人相治也天下大駭

八者之用舍本逐末無求無得求之意相助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辯
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辯卷
倫囊而亂天下也簡卷不舒伸倫囊不平正此段不特文情
不是了　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
去之邪乃齋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儛之吾若是何
哉迂腐不見天地之全古人之大體執其一知半解尊之信之自謂可以治天下而不知其大亂天
下也其一段癡呆景狀爲來如畫故君子不得已而臨涖天下莫若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已正而物正修
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其身而天下平故貴以身爲天
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諸出老子故君
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
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即爲政以德一節寓言諺云火到猶頭燃炊爲事彼何曙安其性命
之情而順萬物之自然而天下治矣

在宥第十一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藏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攖人
心一句截住更不許他開口瞿意治之乃以善之而不知治心之正以靜之也說得人心惟危機不可啓今人真然知畏
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四殺綽約柔乎剛強廉劌彫琢其熱
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
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僨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林氏曰人心或
爲人所排則失志銷沈而下或進之則希高望遠而上上下
無常或俛嫮如囚或憍陽如殺方其囚也若處子綽約而柔
服乎剛強及其殺也若刀劍嚴利制割可以彫琢者焉其躁疑冰喻其望俛仰四海喻其遠測靜
無以儀驕不可係喻之不可攖也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
於是乎脅肩無肢胫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爲仁義
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驩兜於崇山
投三苗於三峗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
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
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

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堯舜業業湯武皇皇皆以仁義治天下也然仁義之端一開下焉者爲桀跖上焉者爲曾史以至儒墨紛然是非議起大道隱而天真滅民生其間擊智自私不適餘力皆上之人有以致之也於是乎釿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攖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嵁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噫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銛銛者人心攖寧之巧亦如之正上文所謂好知求竭也上用仁義下用機巧用仁義者日不如乎桀跖遂致賢者遠避人主孤危不但貧罰之不足却且死亡之本愚欲以其仁義聖知之法往而救之而豈知其即仁義聖知之所致乎以酒解愈益其酲耳曾何濟哉故言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桁楊椄楷也椄續木楷聖木楔也所以爲桎梏者仁義之不爲桎梏鑿枘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老子語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人民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奈何天下元無事吾人自計來此數語便是病根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指至道之精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指取精數句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所謂德良而氣淳也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載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此則所謂物之質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

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惟其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則得其所養而又無勞形搖精以害之自然神將守形形乃長生矣此得道之驗也慎女內固精神閉女外多知爲敗忘思絕慮此三句入道功夫最喫緊處也我爲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女入於窅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一陰一陽之謂道遂於大明之上則至彼至陽之原而赫赫者發乎地陽根陰也入於窅冥之門則至彼至陰之原而肅肅者發乎天陰根陽也分陰分陽而像定位而天地有官一動一靜互爲其根而陰陽有藏在造化者如此在人身亦然人能慎內閉外而守女身則物將自壯所謂立命也我守其一而處其和一者不二之名和者中節之號守其一即致中處其和也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聖人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廣成子以之修身安得不長久不緻哉此實理實事不必驚怖其言也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夫矣廣成子曰來予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朱子曰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爲皇爲王所謂無天

埏地也然於道無加也見光爲土所謂醉生夢死也然於道亦無損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予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當我緡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百昌百物也生土反土所謂與物同乎無極與日月合其明與天地同其久並我而生者緡然而生遠我而死者昏然而死前之生者死矣後之生者復然後之生者又死矣後後之生者又死矣後後之

捐地也然於道無加也見光爲土所謂醉生夢死也然於道亦無損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予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當我緡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百昌百物也生土反土所謂與物同乎無極與日月合其明與天地同其久並我而生者緡然而生遠我而死者昏然而死前之生者死矣後之生者復然後之生者又死矣後後之生者又死矣後後之生者又死矣後

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墳遽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指鴻蒙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致敬盡禮必欲聞所聞也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倏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浮遊猶往從容曠達之意倏掌有所執持之意無妄無妄者實理自然即天地之化也此數句正所謂此間有真意自會之雲將曰朕也自以爲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事不足爲也而不不可不得已爲者猶身在事中誠有不得已而不爲意

也無爲臣者人道也有爲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
也通有天人相爲主輔合之全美離之兩傷有大物者亦於此焉察之而已矣

天下之賴有聖人安全之使不離其性範圍之使不失其德而已乃堯之治天下也無端而使人樂樂之治天下也又無端而使人苦拯之德性之本體皆未免於有所偏只知苦不如樂便譽堯而非桀又豈知毗陽之與毗陰其爲傷人之形則一哉夫天之氣和則生物人之氣和則無疾帝王之治和則天下平而無故矣否則桀跖曾史之行與賞罰有所不勝矣而況紛紛於聰明仁義禮樂聖知之八者欲以安其性命之情顧不難乎何也之八者皆有爲者也非無爲者也無爲則貴受其身以爲天下可以託天下有爲則治天下以臧人心反以攖人心天下莫危於人心而可攖也乎哉黃帝堯舜且有所不勝也而三代以下尚何言乎下有桀跖上有曾史儒墨紛然機械變詐無所不至矣賢人高蹈萬乘孤立刑戮之世界即仁義之世界而不知者尚欲以仁義之說而抹之適以重其殺戮耳此皆由於不知貴愛其身而汲汲乎以仁義攖人之心故至此果其得聞乎至道而慎內閉外守一處和則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爲常於以爲皇爲王必心養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又安有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者哉天地有藏又安用我官之合之也哉而必欲自我治之此不過世俗之見以出乎衆爲心耳夫窒知有大物者必不物於物宰制造化育羣生自有在彼不在此者乎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物民事法固與仁義道德相爲經緯者也故聖人於道德仁義不謀不累不恃不積而於事法民物必不辭之亂之輕之去之

也明乎天之道乃純乎已之德天人主輔之間察之不精妄生取舍不能有爲而無爲無爲而有爲而攖人心以治天下天下何日而治哉

莊子解卷之四終

貴池先哲遺書第二十六

莊子解卷之五

貴池吳世尚註評

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者均天地之化一萬物之衆者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立古之君天下者無爲也天德而已矣生知之資仁義禮樂大小相維內外相治天下之宜治矣以道汎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言稱謂也分所受也能所任也以道觀言則有聖人之德君正矣以道觀分則九德爲天子六德爲諸侯三德爲大夫而君臣之義明矣以道觀能則水火工匠各有能物曲有利而天下之庶備矣此古之君天下者所以無爲而治也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通於天地申上以道觀言二句行於萬物申上以道觀分六句承上面言君天下者以其有天德也其所以行於萬物而明義治官備應者皆道之自然而非以已意爲之也其首出庶物居上而治人者固其職分當然之事聖人亦不得而辭之而人得其所藝之而人得其所處之而無不通而又多能技也藝治也技兼於事事非所兼才因時而行義兼於德義非外襲因時而行本心之誠然德兼於道本心之誠然自然之理道兼於天天道之大原出於天而不可易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原於德何欲乎無爲而萬物化行以道淵靜而百姓定無欲無爲淵靜而已矣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一者無心也無心得而鬼神服無心於必得無必得而已矣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心盡心意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爲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爲萬物逝也明此十德則心之量盡其大無私則治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者均天地之化一萬物之衆者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立古之君天下者無爲也德而已矣生知之資仁義禮樂大小相維內外相治天下之宜治矣以道汎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言稱謂也分所受也能所任也以道觀言則有聖人之德君正矣以道觀分則九德爲天子六德爲諸侯三德爲大夫而君臣之義明矣以道觀能則水火工匠各有能物曲有利而天下之庶備矣此古之君天下者所以無爲而治也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通於天地申上以道觀言二句行於萬物申上以道觀分六句承上面言君天下者以其有天德也其所以行於萬物而明義治官備應者皆道之自然而非以已意爲之也其首出庶物居上而治人者固其職分當然之事聖人亦不得而辭之而人得其所藝之而人得其所處之而無不通而又多能技也藝治也技兼於事事非所兼才因時而行義兼於德義非外襲因時而行本心之誠然德兼於道本心之誠然自然之理道兼於天天道之大原出於天而不可易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原於德何欲乎無爲而萬物化行以道淵靜而百姓定無欲無爲淵靜而已矣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一者無心也無心得而鬼神服無心於必得無必得而已矣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心盡心意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爲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爲萬物逝也

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王德之人備道者也而取通於事素也而形非外襲也立德立大本明道知化育也蕩蕩言其無畫也忽然勃然言其無心也從之物從而化也上節言道體此節言備道之人自素逝至揉之言上德者之體段似中庸之節意自蕩蕩至從之言王德者之效驗似中庸之有形非衝不生二句空處橫言其理似中庸之有形窮生立德明道此正功夫緊處乃中庸之致中和三字也以此愚之辭明而理淳矣　視乎冥冥聽乎無聲視聽以道不以物也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見而無不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無聞而無不聞謂之和　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雖無方所明無不照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至無也而受命時騁而要其宿時出也而本體自如纖空不止大小長短修遠洞虛洞然自有條理凡應曲當用各不同

神之又神而能精焉雖無不落空靜中有物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邱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

黃帝聰心君赤水崑崙遠崑谷而高丘珠喻道窮高極遠失其本性大學所以言絜矩物中庸所以言誠身孟子所以言道在通正爲此窮大者必失其居故耳　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而不得也乃使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既迷失其本真而轉求之思慮聞見言語之間愈不得也一念反觀恍然呈露然後覺道不遠人向徃自生刑戮之欲仁至而子之操存有舍亡可以參看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子爲天乎吾藉王倪之以要之借其師命彼不得辭也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即孟子之天下殆哉岌乎而危也句決齧缺之爲人也聰明睿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所謂有聰明也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我之用知所以禁人之過也而不知人之道即由我之用知而生且乘人而無天扶我之有爲而使人皆失其常然矣方且本身而異形分形骸隔爾我方且爲緒使多事紛紜方且爲物紛物

乎逆方且四顧而物應處處周旋方且應衆宜事事求好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恆既欲如此又欲如彼勢不可以久也夫何足以配天乎古之君子已矣夫何足以配天乎古之天下者無爲也大德而已矣　雖然有族有祖之所自出者也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言之諸侯世其國族也衆父父祖也以天下爲天子則不足也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天子世其天下下必有爲爲天子者好以有爲而自用欲以治之適以亂之臣與主俱不免於虐而君逸上下用缺之爲人如此以之治之

殺食爲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脗然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爲尊乎林氏只謂詞近時趨猶被其所驅矣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實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耶無落吾事偃偃乎耕而不顧但不

穀食爲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脗然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爲尊乎天子富有四海有道無道尚豈他人事乎林氏只謂詞近時趨猶被其所驅矣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實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耶無落吾事偃偃乎耕而不顧但不

白也無名即其所畫之圓圈也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無中生有雖有仍無之圓圈也物得以生謂之德此圈猶形未形之理奇偶而爲奇偶而爲奇偶未分時也則爲動爲健而爲陽之德偶得之則爲靜爲順而爲陰之德物即奇偶也生如陰陽靜而生陰之生此即圈之太極生兩儀者也未形者分爲陰陽一圈一闔往來不窮所謂且然無問也此則天之所以爲命也即圈之兩儀生四象留動而生物命之停流而陰陽互根動靜無端者也留動而生物之流行無一息有所謂動也以留之則流動之氣遂凝聚於此而物以生焉故百昌生於地非能留得父許多之氣教諸子生許多之氣也留得天於母留動二字說得精極物成生理謂之形氣留於此理即具於此而洪纖高下動植飛潛各一成而形體之不可變所謂形也　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形既生矣而形體之中神明寓焉如視則能明聽則能聰子則知孝臣則知忠所謂各有儀則有儀則無所虧欠無所假借此則性之所以爲性也即圈之四象生八卦而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者也以上自天而之人在圈則自內而外在橫圖則自下而上在中庸則天命之謂性三句也　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全其生理則天全而生之我全而歸之是性修而反德也大而化聖而不可知之至而同於初矣德即物得以生者初即泰初也乃大矣同於初則毫無一有而虛虛則更無限量而大矣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爲合

至於此則自然而然不知其所以然如島之合者也其合緡緡若愚昏昏若閉同乎大順是謂玄德同乎大順申發之據見其自然之極耳玄德之至大順順之至也出老子以上自然而然不知其所以然而皆進其獨志明然顯見其自然之極耳玄德之至大順順之至也出老子以上自人而之天在二圖則自外而內自上而下在中庸則末篇衣錦一章也此先天圖義疏也亦與太極圖說通書誠上誠下理性命等章相表裏讀者其致思焉若非親見義皇手畫誰解如此深至分明左氏謂堯人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史公稱莊子之學無所不關此則固其本根大端目歲也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辨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治為放傲也言其於道之中有可與不可然不然辨者之所云離堅白若縣寓者蓋明之至也按惠子堅白論曰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於石故有離堅白若縣寓可然與不然然不然與可不可然不然皆有知焉有不知焉有見焉有不見焉相與藏藏故孰謂無有惡乘堅白乎故離堅之不離堅白堅白域於石惡乎離石其無有離堅也離也者因是力與知果不若因是因是已者亦正用此因自者也而莊子內篇濟物論中所云因是因非因非因是因是已者亦正用此因是二者也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留之狗成思狙之便自山林來狙狙校捷於山林而被人係縛以喻人之欲動而不得動者謝云左不得右不得此二者便是其境象也已

多物即所謂法制禁令也將往投迹者眾縣法象魏人爭往觀上則有為下成奔觀亦若是耳將閭葘聞之縣弧而入見辜三月而後歸其妻問之曰將為汝入事君而君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奈何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機械智巧所謂賊心也民各欲滿其所得自心安而居之耳此是故辨伊尹堯舜君民二語翻進一層最為警拔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所謂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涬然弟之哉古人合之若此豈有所羨於堯舜而讓之以為兄已願退處於弟而後之也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君

子告若而皆也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人也無心無耳無知也無者眾多也有形者人也與無形無狀道也而皆存者人即道道即人所謂聖人之有治天也已無為也在人而已意言聖人之有治人是未除緣一圖天理盡無萬無一見也今天下元有首有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乎聖無心無耳者也執是其動止死生廢起不過隨喪肉千載不覺憒然而皆存下其動止也無見於道其執故曰非其所以也有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形骸徒具耳故以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為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不知理之為理也此則忘已之至與天為一也可以為聖人乎

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胷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間為圃者曰子奚為者耶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己者乎以譎於己者乎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耶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耶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先難後獲豈有求可求成者乎此戰國僥倖之習決非聖人之教也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茫乎渙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

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為雖以天下舉之得
其所謂謷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終不喪天下之
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
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
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
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
識之哉庸率非莊筆西仲謂
謫芒氣也將東之大壑海也適遇苑風也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
將奚之曰將之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
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
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
乎人目橫生願聞聖治謫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朝無
辈而不失其能野無遺賢舉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上無愚
自為而天下化已正而物正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緩之
斯來斯扣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動靜無心
不藏是非美惡盛空衝平四海之內共利之之謂悅共給之之謂
安公其利安於天下而不有於身昭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
其道也其心不知其所歸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從其心不知
不知其所從其所求此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
光神上升而日月之光反在其下若人之乘車然與形滅亡雖有身實
空曠無邊際也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
冥林氏曰命者天之所賦情有性之所發致推致也盡極也
天地樂言胷次與天地為一即天
地之樂也是以事泯其迹復其清混冥昏昏默默至道之極也照
曠極其明混冥極其幽合之而神人見矣

瘍也此答其亂句藥瘍治病也言有虞亦尚是有為者也禿而施髢病而
藥以修慼公其色燋然藥瘍者也此正所謂
無亂終非自然之化是故聖人羞之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
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
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
迹事而無傳此節與上節聚相對一有為一無為文法錯綜可喜標枝枯枝也
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
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
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耶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也然則俗固嚴於親而尊於君耶
善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也然則俗固嚴於親而尊於君耶
夫至德之世其去有為也遠矣有虞之治亦不過有為者耳
今世俗便相與然之善之一唱百和無異辭者其中原無卓
然之見也忠臣孝子不諛君親之莫嚴恐人之非之豈世
已也乃然世俗之所然善世俗之所善不懼人
俗反尊且嚴於君親乎謂已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

心亟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所謂下闕適大笑之具也二缶惑一鍾鍾自不勝矣即上二人惑人意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耶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更進一層莊文每如此

厲之人病大者夜半生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已也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而文之所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蹠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慘中脩逆也顙鼻竅不和頭顙必痛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亂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古人於聲色臭味每甘淡泊有非嬈也養吾性焉而已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爲得乎則鳩鴝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楊墨之爲我兼愛元非道之自然乃生之

過人不足配天也何也太初無無人得之以爲性所謂玄珠也而奈何窮高極遠而自遺之耶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可以爲衆父父也而何爲用知自私而反以不足耶無如今之有首有趾者皆無心而無耳徒能離堅白若縣寓而無形無狀何嘗與有形者而皆存乎縱能服恭儉拔公忠何嘗搖蕩民心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乎此所以聖治不再德人難遇而神人萬無一有也而世俗日下持論日卑觀於武王之師無怪乎以有虞氏爲至治矣豈知有虞氏之藥瘍治於既病而非治於未病者乎孝子捄藥以修慈父何如承志先意令父無藥之可試也則有虞之治聖人羞之者以其非至德之世故耳至德之世遠矣行而無迹事而無傳後人不幸而不得見之見有虞氏遂以爲善矣一人唱衆人和豈有真是非哉不過世俗諂諛之

流然莫嚴於親莫尊於君孝子忠臣且有所不盡然而善之者而世俗之論於君親何如哉無有一人敢違之此不可解也諸諛惡名也人謂之則不受而身自爲之而不辭然則今之尊信有虞與彼巧言令色而不知恥者皆愚也而其愚非一人矣非一世矣以天下惑余雖有祈嚮可若何大聲不入於里耳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處終身不靈之時莫若釋之而不推尚省却一段悲憂也然世俗未嘗無所知識也厲之人夜半生子遽取火而視之而曾史楊墨之失性睆睆然自以爲得鳩鴝虎豹之飛鳴咆哮於籠檻之中也可不哀耶由斯以談治人自治總惟放道而行循德而處已足矣去天而之人以人而受天均無與於天德王道之大也

天道第十三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
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
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六通四辟明之至也昧者混冥之義此節即大學知止而后定靜慮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善字最妙善故靜也者動亦定靜亦定也萬物無足以鏡心正所謂善也不然便是厭動求靜滯於一偏矣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所謂主靜立人極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止也即主字也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心有主則虛能入而實實則義理昭著故曰倫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虛則無欲而靜靜則隨感而應無所失焉靜則居敬而無故曰得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靜則居敬而無御煩而人效其力故曰任事者責無爲則俞俞者無往不樂矣無爲則神和氣和而俞俞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於以盡性於以立命故曰年壽長夫虛靜恬淡寂寞無

爲者萬物之本也推廣言之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此言虛靜無爲則無所往而不宜也靜內而聖動外而王無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天地之德也得人而成化故無爲者天地之德也得人雨相洽也其樂何如也天人樂知之不易故特抽出而咏歎之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順吾其死也物化發言動而與陰同德止所當止動而與陽同波行所當行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俯仰曲明

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天地雖無爲而其道自有尊卑先後道而已非字序便非其道非其道又安足貴乎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已明而分守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所謂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也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各當其才貴賤履位各安其職仁賢不肖襲情其心必分其能不敢自惜其力必由其名不敢不實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盡其天以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此皆形名已明之效而必明乎天非所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道德然後能致故曰古人有之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迕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

藏史即世下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曰其說大過太汎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噫幾乎後言幾危後失也迂乎無私焉乃私也欲無私焉即有私已言不自應此中正好參會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惑夫子亂人之性也夫兼愛不亦迂乎夫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惑夫子亂人之性也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三千里重趼足下厚皮而不敢息求見之心切跋涉之苦忘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能親親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欲無崖不知止足老子漠然不應漠然見面而疑如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邪聽疑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焉毫無巧知純是天真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所謂止謗莫如無辨也吾服也恒服吾之服從人也常如此服從人也而履行遂進雖步而前士成綺自行履行之遂進如大言故致敬請益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岸異而目衝焉突直而顙頯然額廣大而口闚然闊大也而狀義然自是氣象以繫馬而止也內懷自以爲履行之態內外不相孚故曰似

擊馬而止也 動而持動則務持太止也 發也機發如機括期於必中也 察而審伺察而審密也 知巧而親於泰知巧極矣而親也 凡以爲不信遺意有人焉其名爲窮若此者許大週遮多少靈愛自爲可以數人也而不知適自若其無情實而已不信無情實也如邊境之間伺隙乘便生事邀功敵國只以盜竊日之可不爲大哀乎上成玄英同一無識而更議慢故然老子語更刻毒矣

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無於小不遺無間故萬物備體物而不可遺廣乎其無不容也所以於外小不遺形德仁大不終淵乎其不可測也所以於內不可窮也

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故曰神之末故非至人不能定之即所謂聖人人倫之至也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世界亦大矣天下奮棟而不與之偕天下皆其所操執而不與於心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有識而滅無所動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是則所謂天下至人者萬善無不備一善無可名善何能傳也語何能盡之即書以載語語以傳意意之所隨者終不可以言傳也世徒求之書豈能得其所以然哉

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至人之道非如形色之可視而見也非如名聲之可聽而聞也是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然則至人之道識之者果鮮矣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爲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滑而不固疾則苦澁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此方是不口不能言妙處即自己所謂不知其然而然也只是恰好耳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仲尼設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今古茫茫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一陰一陽之謂道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所謂運而無所積乃道之本體然也天得之故萬物成帝得之故天下歸聖得之故海內服在天在人無二道也人能明通乎此自然心無妄動而靜矣然非厭動而求靜乃其動亦定靜亦定雖行乎萬物之中紛綸錯雜無足以撓其心也所謂善固靜也夫靜則妙矣而不見夫水乎靜則燭鬚眉平中準而況聖人之心靜乎其爲天地之鑒萬物之鏡又何疑焉故靜者天地之平道德之至帝王聖人皆於此休焉者非徒淪於虛偏於靜落於無也虛則實靜則動無爲而無不爲故也然則靜之爲道誠天下之大本而君臣上下退居進用與無不宜矣是固內而聖外而王而所謂天地之德也內而聖則大本大宗與天和而謂之天樂外而王則均調天下與人和而謂之人樂而有明而知之者乎一心定而王天下一心定而萬物服矣聖人之畜天下尚何以有爲爲哉然帝王以無爲爲常所以用天下也而必使天下之人皆有爲而爲天下用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不然本未要詳之不辨則失乎天地自然之序而驟而語形名賞罰止可以用於天下而不足以用天下矣何也非古人之所先用心雖美而未大也然則王天下

者不教無告不廢固窮固亦所稱中心物愷兼愛無私也終不若友德而行循道而趨之爲日月照而四時行矣世之君子挾其仁義而不知其爲私矜其知巧而不知其爲竊於道之大無外小無內至人之所以窮神而知化者豈不能心領而神會而徒執册子之陳言擬議求合豈知古人之不可傳者在書策之中又不在書策之中哉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道果可以言傳也莫親於父子輪扁何爲不能以喻其子乎正以不徐不疾之間得心應手之際或目擊而存或聲入而通而手提面命反交臂而失之也今之役役於禮樂數度形名比詳以爲可以治天下者何以異是哉宜乎古人之所先在彼不在此

莊解五

莊子解卷之五終

貴池先哲遺書第二十六

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處所叶運動處止爭競所舍也天運於外地處於中日月右旋進而不已自子而亥一月一會日進而前月又踐及於日而與之會似人之競名故利而爭於所也孰主張是孰維網是孰居無事推而行叶杭是張綱主張以內言維綱以外言推行以自內而外言運轉而不能自止耶已止叶機聲牙絨轉車輪三十輻共一轂既經駕御自然不停所謂不得已則其運處而爭乎所也似非天地日月之為之彌轉不自止則又似天地日月之為之也語妙不可思議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雲醞為雨而注於川澤川澤之氣復蒸為雲而升於虛空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隆如龍隆之隆以雲言施如博施之施以雨言雲雨陰陽和氣所成故曰淫樂勸如勸勉百姓之勸鼓舞讙忻之意雲咸而多雨雨霖而雲密蓼蓼桓桓不一而足以有振作助騰之者故曰勸也風起北方一西一東

其餘波宕漾而不知其實正文之結穴也九洛二句又申上天有六極句盟照二句又申上帝王順之句文理密察之甚通篇俱是韻語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答得奇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答得又奇此與上章皆特特出於問者意外也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敬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仁性也孝其用也仁包得孝孝盡不得仁故曰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以親愛言孝則尚有未盡乎孝者孰蕩之所問非過孝之言乃不及孝之言也至仁則過乎孝矣知其過乎孝則無親焉得為不孝乎夫南行者至於鄧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鄧在南以喻至仁冥山在北以喻孝冥山極高然南行至於鄧則北面而不見之以喻孝雖大德然人至於至仁則萬善備而孝之一德不足以名之也譬得明切故曰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至仁則忘親易使親忘我難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今為父母顧其子飲食不知求而不必置之於牀而睡笑自若若不戀其母是此段光景

心而不必置念此何如境象也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此下說得開闊去也忘之已不易言況四海之廣終身之久哉事有不可知者有無可奈何者如何能兼忘得此真難也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如三春之風和日暖堅道上只快夫千歲人應接不暇耳絕未嘗一卯首再拜日此老天之賜也使天下兼忘我此其似之為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大息而言仁孝乎哉德至虛舜至矣且遺之而不為利澤施於萬世至矣而天下莫之知如此王仁又何庸言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勉書役事也言若此者皆用力以進德之事未至於至也汝不足責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爵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并者兼而有之之意願如上文舜帥等項漸變也貴莫如國爵富莫如至富則已兼二者在其內矣可願莫如名譽指言至願則已兼八者在其內矣此道之所以變者也夫言至仁則盡乎道矣孝何足以云之而反疑其不孝乎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惷然而惑復聽之而不得其故卒然而喪其魂魄悲夫子其有以教邪帝曰汝將內揵外揵以遊於物物不勝而後入於機入於機則天鈞敗入於天鈞則天行廢且夫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解之則混混冥冥合之則一一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也渾渾沌沌終身不離又何以知之故外天地遺萬物而後謂之大通大通者至貴也

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懼者從來未
怠者不得其意忽從睡也惑者反覆長轉愈生疑也蕩蕩神
不定默默口不言不自得心不
謂爲奇談中爲鄙爲無味終爲
是此一段光景於吾言無所不
以思之也帝曰女殆其然哉言無所不悅者誰乎顏氏之子夫子所
然也怪之也作之以人而全其事
驗之以天而同其和行之以
之以太清捷立也太清聲氣之
高下皆以是而取節焉無太過無不及也建
之以禮義循以節之義以正之
自然四語與上四句相似而意不同上文言作樂之事此則
言其理之必應如是也王者功成而作樂先應之以人
事也大樂與天地同和順之以天理也宮爲君商爲臣角爲
民徵爲事羽爲物行之以五德也淡而不偏和而不傷應之
以自然也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萬物皆指樂言樂音各
綜條理亦如天之有萬物調理者均
其衆聲之會太和者兼其一
音少節四時迭起萬物循生迭起
依官分部如四時之錯行不相
生接位就班如萬物之並育不相
害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
一清一濁陰陽調和一盛一衰一清一濁即所謂迭起循生
也文武倫經言其條理之清陰陽調和

光耀其度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止其止行其行擬
之而不能知也從何是順其自然之意子欲慮
之而不能知也從何思望之而不能見也從何望逐之而不能及
也從何求懵然立於四虛之道四面皆空倚於槁梧而吟只有倚几
而已彼既槁行絕迹吾亦氣盡神竭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故
已只有歌息而已故息也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上段
言從
之純如而嘆如而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句已引入繹如
境界此段正言繹如之事即所謂簫韶九成鳳凰來儀之亂也無
息之聲聲之嫋嫋而不絕者也自然之命命之穆穆
而不已者也聲以樂言命即聲之所以然不在聲外故若混
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混逐如水之
卅之叢叢林樂如木之森森無形有只有意象之彷彿而已
雖其平鋪四散亳無凝滯然而幽深立遠又似不可賭聞也
動於無方居於窈冥布揮而不曳則動於無方而似有幽昏
無而非無焉樂則居於窈冥而無聲則居於空而似無有而非有
至此立之又立之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四或
字妙真是不可指名也行流散徙不主常聲此八字已是急管繁
弦衆音將亂際候

言其情意之適流光其聲蟜蟉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
無首流動光明言其聲之發越宣著也蟜蟉始振雷霆驚之
不知今之盡動何以生所謂其
卒無尾其始無首也人之聞一
樂忽然流光之際象正如此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此與上無首無尾皆一時事文亦作
之常者無窮盡一者無停留真
接不暇怪怪奇奇出於料外安得而不懼也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上段
之始作言而流光其聲即從之
而陽言從之之事陰陽之和言
本日月以運之柔剛太陰陽以調之變化齊一不主故常所謂變而不變
其端也在谷滿谷在坑滿坑塗郤守神以物爲量此所謂洋洋
山之中下而出木者曰谷地之
郤陳同兩物相際之縫在人則七竅之下陷而入深者曰坑塗塞也
體妙不測者也以物爲量隨物
少不足也滿谷滿坑就地言塗郤守神就人
物言攄根上文聲字本明也名者節要之可名象者也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鬼神莫
之可名象者也

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疑之而稽於
人達於樂之情而送於聖人蓋以聖
於命之理也達通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所云義精仁熟
而自和順於道德也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此關有真樂
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此止充滿天地苞裹六
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此曲終應天上有人間能
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中間而不大笑必非至道矣吾
又求之以怠怠故通惟其懈閒而怠故通於恩慮之
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惟其卒聞而惑故大
所以卒聞惟與天道也大段着得力處篇寫樂有始會又有步伐極分晰又極深微
位矣通篇寫樂有始會又有步伐極分晰又極深微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
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
則甚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
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刈芻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

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忽且數眯
曠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臥其下
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耶圄於陳蔡之
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耶夫水行莫如用舟
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
世不行矣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斯行周於魯
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
應物而不窮者也唯其無方故應物而不窮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
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
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矜尚也不
以同爲尚而以治爲尚此所以五帝殊禮也故譬三皇五帝之禮
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也
義法度其猶相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
度者應時而變者也應時而變則今取後狙而衣以周公
之服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狙之異
乎周公也古法不可行於今故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
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
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矉而不知矉
之所以美古法宜於古如西施美病而矉亦美也處今日而況古是醜婦效矉益增其醜耳惜乎而
夫子其窮哉以起句爲結句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
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
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度數古人
之制作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
而未得陰陽造化之功用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
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
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

謂如輕雲蔽雪利斧快刀透徹之人尚不求自得豈不哀哉然而不可者無他也道不遠人人皆
可與而不可傳者何也中無主而不止主如主忠信事皆無實一切私欲得不忠信之主中無主者人
之必逮故曰不止外無正而不行正如就正之正外無正或作或輟暫明暫滅雖聞不得師友爲之夾持
遺而不爲已任故曰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中
出者內懷自是之見必不能致知格物虛以受人是故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
不隱由外入者全以聞見爲功必不能反觀內照以復其初是故聖人不隱隱即入也唯中有主而受於外外有正
而主於中內外交相養優而游之譬而飫之自爾渙然冰釋怡然理順道之不可傳者不往他求而得之已以上言義理
言功夫皆與孔孟之旨脗合惜以下又說開去也名公器也不可多取雖好名與好利
其爲私心則一也仁義先王之遽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
親而多責有意見仁義亦多棄人之指摘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何亦
以同爲尚而以治爲尚此所以五帝殊禮也故譬三皇五帝之禮
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也
義法度其猶相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
度者應時而變者也應時而變則今取後狙而衣以周公
之服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狙之異
乎周公也古法不可行於今故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
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
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矉而不知矉
之所以美古法宜於古如西施美病而矉亦美也處今日而況古是醜婦效矉益增其醜耳惜乎而
夫子其窮哉以起句爲結句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
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
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度數古人
之制作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
而未得陰陽造化之功用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
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
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

遙無待造作行所無事也食於苟簡之田以苟簡無待假借不與物交也
其求易贍也立於不貸之圃以不貸無待假借不與物交也
愚接乘真之遊即任其自然如中庸之素位而行者以富爲是者不能
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
無鑒以闚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以富顯親權者得之亦
道言即往過來續無一息之停也言此富顯親權爲大耳此外尚何所
恐失之又憂然身戚戚唯知富顯親權爲大耳此外尚何所
知以闚見夫道體之本然乎小人杜碎碌役
君子自安安天之戮民說盡自苦之狀
殺人者正之器也惟循大變無所湮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
正也正人之器固不可廢而非循大變而不
能用之則正人者先自正而已湮沒也沒沿其心也其
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心爲不然所謂門弗開所謂聞言不信也天
外無正而何由得道乎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
位矣蚊虻噆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亂莫
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

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耶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呴音煦濡音儒）

（此篇蘇非莊子）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嗋子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於天地者乎化聲相應類自爲雌雄故風化體相交言物之相感相化無有一定也　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林氏曰若是者凡以性殊而不可易命定而不可變時行而不可止道亦貫於通而不可壅滯也是所貴於得道者矣得道則爲感通之本何所不可哉　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鵲魚傅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林氏曰四句胎卵濕化俱在其中烏鵲鵲乎而化也魚不交但仰其所吐之沫細要蜂也視子相類有弟而兄啼母孕弟而兄病也此皆自然而然能自然者則與化爲人矣愚按不與化爲人則無所不化矣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道者何自然而然之理也其用則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其體則無聲可聽無迹可窺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明萬物不得不昌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六極五常著之九洛之篇天苞地符溝其秘矣而特非上皇不足以備之非至仁不克以體之耳彼咸池之樂正上皇之寫其至仁而與天地同其太和者原始要終廣矣大矣如天之無不燾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非順乎九洛之事而治成德備者何以幾此然而此之時何時也三皇之世五帝已有難及者況降及三代陵夷以迄於春秋雖孔子之大聖終不能行周於魯也宜乎其窮也此之道何道也逍遙

之虛荀簡之田不貸之國臣子不能進獻其君親父兄不
能告與其子弟況以度數陰陽而求之雖孔子之好學不
能以五年十二年而得之也宜乎其南見老聃而請益也
是何也道無在而無不在人人皆有個個圓成此不資之
彼彼不勞於此所謂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鴈也
蟲也類也鳥鵲也魚也細要者也皆與人之有弟而兄啼
者並生並育於天地之間而不相害也然則古今之詩書
禮樂易春秋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過履之迹耳而迹
豈履哉泥而求之執而行之是不能觀天之道契天之理
而拘拘於管窺鑿則者也沒世懼惑天門無有開之之日
矣道不可壅而壅之欲以化人難矣哉

刻意第十五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

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修
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
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彊國
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為
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
如孫思邈吐故納新口吐濁氣鼻引清氣熊經鳥申如華佗五禽法六字訣為壽而已
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火相交周流無滯也彭祖壽考
者之所好也五者之所好皆屬一偏故非聖人所尚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
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引道而壽無不忘也無不
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則與
天地合其德而不
容以一善名矣故曰夫恬淡寂漠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
而道德之質也引此以証上而生下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
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

而神不虧承上恬淡四句而暢言之衆理之神故曰聖人之生也
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承上德全句來不
為福先不為禍始福先不為禍始行所無事而已世人惡禍聖人一切平等不為
福而亦忘之福且不為先況於禍而為之始乎感而後應
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知者先事之謀故者已過
之迹人心有此便與天地不相似故去之乃所以循天之理也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
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精明渾厚
信矣而不期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疲
虛無恬惔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
惡者德之失大學所以戒有所中庸所以重中節蓋心之本體元無一物一有所動皆屬妄念也故心
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
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故曰形勞而不休
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

德全而神不虧夫天行物化無夢無憂喜怒悲樂一切不入其胸次烏用形勞而不休精用而不已者哉然非一於靜而不動竟與木石等也如水然不雜莫動而不變閑而不流此所以坎止流行清而不腐也養神之道大矣哉人奈何不知寶之而反輕用之是以干越之劍而擊柱薄石豈有不缺折者乎嗟乎精神者物之貴大者也其體同帝其用合天乃以不體純素而喪之非真人之終不可幾乃自入於欲者之自速其亡而已矣

繕性第十六

繕性 繕修治也繕性猶言修性勉強剔順之謂於俗學 記誦詞章之類以求復其初 妄希得於道而全其天 滑欲 滑亂也滑欲猶言亂欲有知計而益專精於俗思 機械變詐之類以求致其明 妄希大怡而無所不通 謂之蔽蒙之民學以求復其初思以求致其明是也 而繕性於俗學滑欲於俗思則愈求愈遠故曰蔽蒙之民 蔽蒙猶言昏昧 與困蒙不同困限於質稟而不可磨而通也 蔽反其達如南轅北轍終無可至矣 古之治

道者以恬養知 無欲故靜靜則明矣 生而無以知為也 謂之以知養恬而反乎情樂也 性靜情遷樂之所由生也 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 體信達順禮之所以著也 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 徒役役於禮樂之文而不根於道德仁義之實 逐末忘本烏能治天下哉 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 承上言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 真是太古真是太平 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 如水之源而未出 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 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 順如水之出而未流 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

反其性也又何為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 不損無往不宜其樂全矣此之謂得志 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 寄字猜 寄之可止然則何關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彼指世命與此指軒冕同故無憂而已矣 無憂樂哉 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 然則樂亦憂矣雖然 樂之全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身軒冕見安見其樂乎 本末不知輕重

學與思不可廢也而俗學不如無學俗思不如無思何也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繕性於俗學是豈所謂恬哉以知養恬滑欲於俗思是豈所謂知哉不得交相養之功而求復其初致其明和理出其性也何日之與有乎古之人道

全德備而仁義禮樂一以貫之則唯以恬養知以知養恬而不蔽蒙於俗學俗思之故否則已德不明而禮樂偏行則物失其性而天下亂矣且夫不恬而詎可以爲知哉追遡人生之初遙想太古之世何嘗無耳目何嘗無耳目何嘗無口體何嘗無服食何嘗無男女何嘗無交合然而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雖有知而無所用所以陰陽和鬼神寧四時當萬物昌也逮德遞衰而世遞降浸淫散朴滅質溺心民始惑亂世道交相攻而聖人亦遂隱矣然而聖人之隱也非世之山林之隱也不過時命大謬耳而其存乎身者固樂則行之大行而不加憂則違之大窮而不損也蓋聖人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相悖者此之謂樂全此之謂得志以視今之軒冕者何如哉明儻來寄之物來不可圉而得之則喜去不可止而舍之則悲然則無論其去後而憂爲真憂也即其得時之樂亦非真樂也此誠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也始迷謬於學惠終顛冥乎富貴唯其蔽蒙是以倒置噫

莊子解卷之六終

莊子解卷之七

貴池吳世尚注評

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涇水濁故謂流曰涇流如雪色白故白色曰雪白相似）兩涘渚崖之間不辨牛馬（水大岸遠波瀾浚莫黃芒一色難牛馬不能辨也）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病根）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獨流之大至此曾無有也）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海神）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百字妙若說十便不是）以為莫己若者（道無窮也聖人天地有所不能盡今聞者已百爾便以為莫己若乎小器小識人寫來如畫）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始在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句一轉多姿）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跌頓多姿）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路）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路）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無窮極數也不可為量數）（言無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迴映河伯自喜）（可計也）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迴映河伯之自喜）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多更用見少跌出見多真如鵬起鵬落）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小穴）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穀中稗子）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此合太虛之間）（虛之）人卒（九州）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以）（凡可名者言之）人卒（九州）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借之）（之內凡有知覺運動者言之）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借之）（指點雖孩子可使與知）五帝之（開帳以下繼治故言連連承接也）三王（開快至此不可名言）之所爭（商周繼亂仁人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故言憂）仁人之所憂（任士以天下國家）盡此矣（其不足多也）伯夷辭（辭）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道大世界大人之）（者皆井之蛙夏之蟲耳）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分別大小大者）（大之小者小之）乎（分別大小大者）（大之小者小之）北海若曰否（言如此則又未免厭小務大）（舍故亦）（不可也）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值之先後分）（有所受無止）（者去來不停無常）（者不可執著無）（故者元無捨）（樣）是故大知（心通乎道者即上）（文之大方大理也）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物雖有小大然各各所受各各滿足小者非）（多之有餘之人猶）（者謂之父一子一人百子然不以百子）（者不謂之父也）證鄉今故（今之已往何嘗之有今即古）故遙而不悶掇（掇猶方言拾得也譬之日然昨日以今日）而不跂知時無止（時雖有今古然同此氣候同此日月古即）（又以今日為昨日明日為明日明日）（今日來不必跂也）故（跂者翹足而望）（恐其不來也）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盈虛消息迭相推移過其盈而息）不憂知分之無（其虛而消則失耳何足憂乎譬之）常也（人生不能無得失然盈虛消息迭相推移過其盈而息則得耳何足喜乎遇其虛而消則失耳何足憂乎譬之）

草木然春氣至則榮（茂密）秋霜至則殺（落）（茂密者即其風落者即其凋落者即其茂密者也）明乎坦途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萬物莫不有生死然皆）（出於陰陽之變非物之所能為也故得是理則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而無有矣天地無心萬物變化真如坦途人）（生固團團何肅於悅乎死亦當然夫豈其禍乎生果足悅也）終始（人共由也是故）（何不箇箇長生死誠其禍也何為箇箇皆死譬之寢興然有）（時而興即有時而寢豈必興者為非如白黑之不相似乎）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天下之大無窮人）（生之時少未生之時多故曰不）（若也）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承上）（言如此而以至小豈有得乎）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然則言天地而曰）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大言毫末而曰小）（人之分別之耳要之細大不定於此此細之中尤有細之）（焉者大之分別之耳要之細大不定於此此細之中尤有細之）外尤有大之焉者在也倪終之（末之端也）（凡可名者言之）人卒（九州）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以）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二語與其大）（內相似而實不同曰其大其小是一物而舉內外以道）（言也曰至精至大是兩物而分精粗以物言也）至精乎（不盡故繼其不可）（圍是明有一大在非無）

外之大也自大視小者不明惟其不明故謂其無形是尚有一小在非無內之小也夫精小內謂之精小也小之微極也埒外城謂之埒大也大之殷盡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大小雖異便舉竟有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精言其極而曰無形不可圍不過數之所不能分所不能窮耳非可云無也道則未始有夫未始有無者也且無況於精粗乎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於大不蔽曰至精此曰至大蔽曰無形此曰不可圍也若夫道則何處說粗於小不遺天下莫能破從何處說精渾然一物無首無尾故曰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比乎害人不多仁恩行正是不害人則仁矣又不以仁恩自多之意與上文所問分精分粗者兩相不期精粗渾而為一之意與上則備人祿則多受者皆貪污也上意行殊乎俗不多辟異非故為辟異而為在從眾不賤佞諂從眾而已亦不賤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恥不足以為辱非所懼也淺也戮恥亦非所懼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二句總承上人之行而結聞曰新道人不聞心悟而已言傳而之人無己萬物一體我偕忘約分之至也即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之意物之外若物之內惑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既無分別何為而又

有分別貴賤小大豈無所始乎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大道惟一耳各自成各自是所以自貴而相賤原於一元散為物則各有不齊皆

無貴賤也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各自是所以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不從道之元來觀不從物之本等而第從世俗觀之則可貴可賤忽貴忽賤皆不在己也以差觀之以相去之差數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豈特大者大哉小者亦莫不太矣毫末可以為邱小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

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污實心任事而食不浮亦不賤貪污之人此不多與上下文異後謂不以自多此則不多取也借人祿則多受者皆貪污也上二句一串即歲事後食之意行殊乎俗不多辟異非故為辟異而為在從眾不賤佞諂從眾而已亦不賤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恥不足以為辱非所懼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大人之行淺也戮取亦非所懼而結聞曰新道人不聞心悟而已言傳而之人無己萬物一體我偕忘約分之至也即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之意物之外若物之內惑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既無分別何為而又有分別貴賤小大豈無所始乎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大道惟一耳各自成各自是所以自貴而相賤原於一元散為物則各有不齊皆自是所以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不從道之元來觀不從物之本等而第從世俗觀之則可貴可賤忽貴忽賤皆不在己也以差觀之以相去之差數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豈特大者大哉小者亦莫不小矣天地可以為俾米知毫末之可以相易則相畢無定形而了然在目

莫不小豈特小者小哉大者亦莫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毫末之為邱山也則差數覩矣知天地毫末之數雖無定形而了然在目以功觀之以一定之功分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有而有之則皆有東家有東也因其所無而無之則皆無東家之西即西家之東據東言則東家又無西矣知東西之相反而不相無以相去之差數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其然各有然也堯為善而惟日不足也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非其所非亦非也桀亦謂堯曰汝以天下為桎梏何自苦也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則彼此之趣向操守分相反而不可以趣觀之以所為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其然各有然也堯為善而惟日不足也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非其所非亦非也桀亦謂堯曰汝以天下為桎梏何自苦也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則彼此之趣向操守分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知東西之有之則皆有東家有東也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無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然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其然各有然也堯為善而惟日不足也

道觀之（此與上文以道觀之不同言）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窮（衍者實平之地反之則平者爲陂貴賤易位矣拘其志則盲人騎瞽馬豈不危哉）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施者賜予之名謝之則與不德惠多少非所計也一其行則刻舟而求劍豈不誤哉）嚴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凡祭皆有胙雖上下私德也無私福則同里畢作分肉如一故曰祭社則同里畢作分肉而均即此）其無所畛域（自中央而之四方皆無窮無時也）兼懷萬物（無所不體）其孰承翼（承翼扶翼私招引導意）是謂無方萬物一齊（一人各適其適無欠無餘也此段以人言）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大道澤成元無終始散而爲物雖有死生而不變者也氣聚則生氣盡則死故惟見其一虛一滿而無有恆守其形而長短以物言）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積日月而爲年未來者不可舉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已去者不可留天地之化如環無端去日亦非來日又何嘗苦少也此段以時言）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此承上大而結之大義之方與前大理相應）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萬物在天地之間日新而不已真如千車競逐萬馬流哉微如蠅蠓促如朝菌粟粒之蓓絲髮之馬其氣之聚散往來升降進退元無異於元會運世之綢繆春夏秋冬之循環也故元亨利貞四字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聖賢指四端四時以明之亦姑以爲義例耳世人遂拘拘配合誠癡人前不得說夢矣夫固將自化言若此者其物爲之乎其非物爲之乎固將如固天經地義之將聖之固之將謙若不敢在物如此在人亦然聽受無容敢知之辭也此皆所謂道也）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化之化人亦何貴於道而求必得於己道即物之外而可以求而得之哉）

豈別有一物處於物與化上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道呈天下之有理質天下之無權則所以物而明之而善其用於有無之間者也道無不在理各有宜條理不清即大體胥壞故知道極其細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也在物爲理處物爲義處置失當何能成物故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所謂權衡誠設則不可欺以輕重也明於權則因物而付應時而行內重外輕己大物小自然不以物而害己矣）

至德者即上文知道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正不知道者）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見幾而作也）寧於禍福（棄位而行也）謹於去就（擇地而蹈也）莫之能害也（如此然後莫之能害是多一層）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合內外也位乎德反要而語極即中庸故時措之宜也意要極指道而言二氏者曰行住坐臥無非這箇語此）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自然）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當然）是謂人（牛馬者天也落之穿之者人也然馬首可絡而鼻不可穿其鼻穿牛鼻而不穿其鼻牛馬亦莫安之以爲固然而大有功於天地之全人也而天矣故曰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也本乎天合內於外也位乎德合外於內也脗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即中庸故時措之宜也意要極指道而言二氏者曰行住坐臥無非這箇語此）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必穿馬鼻而絡牛首則是以人滅天矣故者有所爲而爲命者莫之致而至得者自適其性名者從踐其迹謹忽鑒渾沌之竅以故滅命也）

人死演門之殷以得殉名也謹守勿失大有深心反其真則與道爲一矣此篇七問七答文法則層層遞出一轉一境愈細愈靈且處處皆以諷語出之真是奇絕

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林氏曰夔一足蚿多足蛇無足皆自能行然猶有形似風則無形而自行目則不行而自至雖無形然猶以形用也心則以神用而古今宇宙無不周到故相羨也）

奈何蚿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譬喻不難難於明切此難於難擯之長）今子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耶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亦勝我（風從指中足下而過故曰勝雖然夫折大木屋者惟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

勝也風從指中穿足下過似不與人爭勝也而折大木蓋大之盛屋隼千萬之手足指之竅之若無所積其力然蓋合衆小不勝而爲大勝也天地間之物散則力分而微聚則力合而大然有形者雖聚而不一故有氣而無形水有形而無質故分之少合之多少而不傷多而不礙此所以折木蓋屋載舟而莫之能禦也爲大勝者惟聖人能之聖人無爲而無不爲不言而有味外之味從無此格可云盤古開天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懾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汪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鼈乎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吾跳梁之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虷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卻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鼈聞之適適然驚

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蚊負山商蝗馮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鼈與且彼方跐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察之以辯是直用管闚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幾於自夸然實未撥著莊子卑之平鈍同屬廣筆處也與前篇之意無異）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二大夫更自開口不得）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鳳雛）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竹粒）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恐其或來奪之也）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莊子與惠子游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句似相駁庖實相生人止知其爲異樣之機鋒而不知其爲天然之脈絡後世安得有奇文）惠子曰我非子（猶同類也）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猶云一定也）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子（尚有可推之理豈有可相通者乎）

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言此是汝後來轉一層說話汝且請反省初聞我言魚樂之時其一刻之際明明知我知魚之樂故欲問我之所以知而亦將以樂其樂元非謂我斷然不知魚之樂也則我之知之豈有他術哉濠上而見其出游從容知其必然樂矣豈必我之為魚魚之為我然後知之哉此篇文法絶奇人皆知之一時情事換然三變如鐙之映影略一轉動香非本來惠子悟後之述只因莊子反撲太快遂致以中心之天機反翻成口頭之滑調而自失其本心而不覺也人之聞言之頃真有如此境界虧他如何寫得出尤妙在惠子既已迷矣莊子復以請循其本一語撥轉他的心來遂使惠子隨才口頭之滑調還成中心之天機一片靈明重窮開發洪鐘點雪水見盼也千古以來此一種文心此一種神理止有倫語愛人知於人一章更無他見也何意於莊子得之令人手舞足蹈

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求則得之舍則失之者何物乎道而已矣世之曲士未嘗游於大方之門以其一知半解自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豈知涇流渚岸不辨牛馬至於東海不見水端乎則甚矣海之大也然海未嘗以此自多者蓋其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也夫海

如此乎其大也萬川歸之而不盈尾閭泄之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而在天地之間不過大澤之舉空又況四海內之九州九州內之人此真稊米在太倉毫末於馬體而依然自喜辭之以為名語之以為博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然天下之大如此而人於其閒見其大而羨之務之見其小而輕之忽之則又不可勝無分於小大也人之所見以為小大亦未足以定小大之理也量有所受小無欠而大無餘時有所值古非早而今非晚一生際遇或塞或通萬物紛紜同生同死人以七尺之軀百年之景知之數幾何生之時幾何以有涯隨無涯殆已而妄生分別曰此其至精者也此其至大者也即推至乎其極而至精無形雖數之所不能窮畢竟自大視小而不明至大不可圍雖數之所不能窮畢竟自細視大而不盡也何也此皆

期於有形可以言論而意致者也道則無方體無窮盡無分別無取舍天人之於道所以無聞而不聞無得而無不得也世之倪貴賤倪小大總是未嘗觀之以道而惟拘乎物之形習乎俗之論豈知大小有無然否時之所為未可以為常也耶器殊技異巧拙天淵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而愚且誕者語而不舍彼又惡知貴賤本是同門小大竟共一家哉然則人之辭受趣舍亦唯以道觀之而已矣拘而志一而行私德私福自生限隔何若其兼懷萬物也且人之體道非意之也百物生焉四時行焉天之道也天地無心而成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人者天地之心也天與道為體人與天為體有心而無為辭受趣舍之道於斯焉決矣苟不知乎道則理不達而權不明害己者非物之害之乃自賊之也無知而妄作行險以徼幸悖乎天理

乎德雖有知覺運動不過蠢然塊然之形質耳天之所以與我者安在哉夫天在內也人在外也天人相須內外一理牛馬足同而穿落道別此天之所以有待於人而人之所以為功於天也不達於理不明於權倒道而行迕德而處穿馬鼻而服秉耜落牛首而事戰伐則是以人滅天矣其知日鑿其真日喪見笑於大方之家而尚且欣然自喜彼未知夫天天機之動有自然而不可易者也夔之一足不為少蚿之衆足不為多蛇之無足不為無風之有聲不為有彼此相羨未免懷珠行乞何如目之不行而至心之不疾而速忘言而相悅也哉則人全其天反其真便已合衆小不勝而為大勝矣楚國之竟內巾笥之朽甲耳梁國之相鴟鴞之腐鼠耳神龜曳尾於塗中鵷鶵翔於九千仞之上而冥以此易彼乎則信乎人之生於天地間自有真樂

不待外求也忘乎物忘乎天此之謂至樂如魚之出游從容忘乎樂忘乎水真魚之至樂也然此樂無時不然介然之頃神者自知不知者自不知也此樂無時不然介然之頃神者先受之則恍乎其昭然轉盼之際為不神者求而又冥乎其昧然矣昧則離本逐末不惟自迷而不悟併疑悟者之皆迷然而此距初時未嘗遠也不深與之攻其後而請使之循其本則彼之介然有覺之頃而欲樂得其樂者仍然昭乎如在目也此莊子喫緊為惠子處活潑潑地也濠梁之問答較之河伯海若之論辨更為要言不煩

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問得有情）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

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所樂所苦不過為形起見豈與道有當乎故曰愚也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世皆謂富者為兒孫作馬牛不知財虜百吝千慳看倉忍饑竟是為馬牛作馬牛也）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四鼓夢起著衣五更翻罷尚憂遲何年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形貌空存動履不適知識昏憒百事遺忘）可謂大惑終身其非有名（吾求生不可求死不得）未足以活身（夫害其軀）雖然惡乎可哉（可謂未足以活身而常畢）

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俗所以與道遠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惟無為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芴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繫殖也）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無為哉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舒足也）鼓盆（扣缶）而歌惠子曰與人居（如言貼肉夫妻）長子（生男）生（育）老身（數十餘年情愛至矣）死不哭亦足矣（猶言）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真不可解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罷了）也我獨何能無概然（入情入理情理之至燒太）察其始而本無（忘情一言尚屬佛詞）無生（知覺運動）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五官百骸）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父母未生前）雜乎芒芴之閒（真精妙合）變而有氣（二氣交感）氣變而有形

形（既生矣）形變而有生（神發知矣）今又（所得之理既盡）變而之死（氣散而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四時變化無一息之停天地之常理物之大情也）人且偃然（安然）寢於巨室（附其所啟人之生與也況）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果是無謂）自以為不通乎命（不明處）故止也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游）於冥伯（死者之稱）之丘崑崙之虛（昆侖）黃帝之所休俄而（為）柳（多瘤腫故以為名）生其左肘其意蹙蹙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無）予何惡生者（人之生氣之聚也氣者天地之所有也有聚必有散聚則為生散則為死未聚以前無有我也既散以後無有我也）假（借）之而生生者（人）壘（塊）也（為生散則為死未聚以前無有我也既散以後無有我也）假之而生生者壘塊也（為生散則為死未聚以前無有我也）且（況）吾與子觀（此時進退兩難）化而化及我（真是不得已）所謂（思慮）得（歟）

人於機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也聖賢指其真實无妄處言之故曰誠莊列指其真實无妄處言之故曰幾其實一也

天下明明有至樂也明明有可以活身者也而世之所爲樂舉舉趨者乃僅以富貴壽善當之果有樂無有哉夫多積財而不得盡用不如無積矣夜以繼日思慮善否不如無思矣惛惛而久憂不死不如無生矣即可以活人者雖日有益而不足活身究竟是損況夫爭與不爭之際願此失彼誠有善無有哉然則俗之誣誣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乃天下之大苦也而且不自知其苦而反以無爲爲大苦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然而無爲誠樂矣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無爲無爲之樂天下之至樂也且彼富貴壽善者不過爲形起見而豈知形之在天地間固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哉雜乎芒芴之閒

變而有氣有形而與人居長子而老身者不過舂氣至而萬物生而生生者未嘗生也雖恩愛如夫妻原無可哭泣觀乎冥伯之丘而假借之生反於崑崙之虛者不過秋霜至而百草死而化化者未嘗化況塵垢之外附而乃蹙蹙惡之哉且化之化人人之化化匪惟無可惡以吾倏想其嘗然應有大樂者在也何也人之死也不一途或貪生而死或受戮而死或抱愧而死或凍餓而死或天年盡而死五者人之所必不能免也而試問既死之後尚有此五者之累否乎無君民無時令蕩蕩冥冥南面王樂有以踰此哉然此猶有取舍之見在也若究而言之元未嘗死未嘗生也不宵堯南面之樂死者果養乎不復爲人閒之勞生者果歡乎天下莫靈於人而夠極其始乃一浮埃之所積天下莫微於塵而究極其變竟成生馬而生人雖人之生

也不必皆如此而未嘗無此則萬物之皆出於機出則生生何足棄而憚其勞入則死死何足戀而貪其樂所謂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而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亦任而聽之而已矣不知乎此雖髑髏見夢之言未爲知道矧夫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未知樂之果樂耶果不樂耶

莊子解卷之七終

貴池先哲遺書第二十六

莊子解卷之八

貴池吳世尚注評

達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明乎養生之理者必不勞其形不務生之所無以爲則形不勞矣無以爲則無益也人之有形也采色以養其目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脈義理以養其心智自然耳目聰明手足便利血氣和平而心聖智若留奸聲亂色于聰明則耳目失其官矣接淫樂隱禮於心術則心失其宜矣故情慢邪辟之氣於身體則百體不由順正矣此皆外生之所無益而有損也所謂生之情者豈務出此哉達命之情者明乎養心之道不爲其精不務知之所及也世之事物各有理人之神明無不通然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窮高極遠鉤深索隱畢竟茫昧不急之務知者棄而不徧一草一木一蟲一魚何能詳悉而況廢寢忘食夜以繼日憂其知之所不及強其力之所不能乎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所謂知之所無奈何也達命之情者豈務出此哉養形必先之物百物以養之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富貴而天折臥病呻吟皆是也有生必先無離形有此身體方有運動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行尸走肉心死身存皆是也生之來不

能卻自然而生莫之能禦其去不能止忽然而死不復可留自非我之所能爲其亦非我之所能爲悲夫可爲長太息者也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物在人亡形存心死則世養形之事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所謂守身也其爲不免矣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聖賢未嘗不愛身也但爲身起見終不免乎累乎世人之所務者可耳棄世欲免其累莫如不以小害大不以賤害貴而棄乎私之謂非我之所能爲今之佛子出家即過欲免乎累棄世即過欲免其累莫如不以小害大不以賤害貴而棄乎私之謂非我之所能爲今之佛子出家也棄世則無累無私無欲則無累矣無累則心虛體正平矣正平則與彼正平而言更生正平道而言更生則幾近也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承上作問而起下意棄事則形不勞形不勞則精不虧貪戀嗜慾自速死耳故棄之則精復遺之則精不虧也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不勞則形全不虧則精復家舍長存主人永在雖與天地同其久何也聖人體形盡性而命自我立即此理也不然解羣孤獨不成體象矣散則成始分而言之則太極動靜天地之所以始也真精妙合萬物之所以始也於是乎天地以氣化萬物以形生終始無端變化不測要不過一本之散爲萬殊而非別有所始也以上三句是言天地之道形精不虧是謂能相天人能達生之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而一毫之非僞則無勞汝形其形不虧而天地之於我身矣人能達命之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而虛靈知覺不逐惟危之人心則無搖汝精其精不虧而天地之常健常順者不在天地而在我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氣順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心故歸之曰精而又精反以相天即所謂實理也實事

焉窮神知化自然無體而一切有形之物皆無所礙此所以不窒不熱而不慄也彼將處乎不深之度無過而不及而藏乎無端之紀無首尾遊乎萬物之所終始無極而壹其性專而不分養其氣順而不害合其德渾而無閒以通乎物之所造即天德之大始而萬物之生皆資之以爲始也夫若是者其天守全而受之毫無虧欠也天全而賦之我全而主宰也其神無郤私欲淨盡天理流行真用有主無絲毫物累自入焉有則實而無間而入其舍乎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遌物而不慴天下萬物之動也酣者可觀矣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天之所自出也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前言守氣此言全神無形而猶有動靜神無方而猶有屈伸天則無爲而無不爲矣復讐者不折鍛千皆劍名飄瓦無所庸其怨也是以天下均平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形者由此道也無心而自然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也不開人之天私欲造作而開天

之天（義理自然）開天者德生（天下均平）開人者賊生（攻戰殺戮）不厭其天（不歸義理）爲不忽於人（必謹私欲）民幾乎以其真（民庶乎各復其初而全其性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曲背）承蜩（拾蟬）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九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累丸益多而益不墜其神閒氣靜矣此是從前練習功夫）吾處身也若橛株拘吾執臂（橛臂如椿臂）也若槁木之枝（身如釘椿臂如槁枝內忘己也）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外忘物也）吾不反不側（申上二句）不以萬物易蜩之翼（申上句）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世人只知熟極生巧而不知其心定凝神求道者可以知三句）何爲而不得（此是承上句）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於面曰濟）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耶曰可善游者（汎於底曰游）數能若乃夫沒人（沿於數）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習而忘之然猶知有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卻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沒人并不知有水矣故暇也）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殆（其主意同一巧中之技以瓦注則多中以鉤注則或中或不中以黃金注則中者什一不中者什九矣心無願慮則神暇暇則動動則於彼亦疑矣此亦疑於外之重焉故也結句最則智慧生內懷得失則心亂矣）其所用（外）而（內）拙也（凡以外之重焉故也結句最）

善養生者若牧羊（林氏曰牧羊已前行者不須鞭惟其在後者鞭之以喻既養其內者即當養其外既養其外者即當養其內也）然視其後者而鞭之（不）

魯有單豹者（姓名）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饑虎（饑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大縣簿）小戶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能勉其所不足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引夫子之言以明之入而藏則有心於晦出而陽則有心於顯皆偏於一而不能隨時順應無心於出無心於入也其名必極言養生之道盡於此矣）夫畏塗者（如虎狼）十殺一人（尚少）則父子兄弟相戒也（者相與警不由其塗不免於患柴立本偶也中央者不偏不倚隨時順應無心於出無心於入也其名必極言養生之道盡於此矣）夫畏

壁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必經其塗者大爲隄防）不亦知乎（知愛其人生者矣）人之所取畏者（即所謂殺人也）衽席之上飲食之閒而不知爲之戒也（不由其塗不知其心定凝神求道者可以知過也（貪色皆足以傷生而以色與味養其身七其國者比比鼠狄習文推南之智乎言及此陽疏儀狄而不知戒豈可謂之智乎言及此陽疏儀狄

之威而違之宜其主祝宗人（祭祀之官）玄端（禮服）以臨牢（豢牲）筴（加）汝肩（說文）臛（羹）汝（即五鼎而食之意）德純純（伯功赫赫也）祝宗人之官玄端禮服以臨牢筴加汝肩臛汝德純純伯功赫赫也祝宗人之官玄端禮服以臨牢筴（加）汝肩臛（羹）汝（即五鼎而食之意）曰汝奚（何）惡死吾將三月（豢）汝十日戒三日齋（潔）藉白茅加汝肩（說文）

尻（臀）雕俎之上則汝爲之乎爲（庖）庖（廚）謀曰不如食以糟糠而錯（置）之牢獄之中（即五鼎而食之意）自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即五鼎而食之意）死於牖樞（畫牖戶樞）之上聚僂（曲背）（物者）之中則爲之（即五鼎而食之意）去之自爲謀則取之（可以己而不如彘乎）所異彘者何也（此即更以問諸作諸令人反己自語此即更以問諸作諸令人反己自）

祝宗人（祭祀之官）玄端（禮服）以臨牢（豢牲）筴（加）汝肩（說文）臛（羹）汝（即五鼎而食之意）德純純（伯功赫赫也）祝宗人之官玄端禮服以臨牢筴加汝肩臛汝德純純伯功赫赫也祝宗人之官玄端禮服以臨牢筴（加）汝肩臛（羹）汝（即五鼎而食之意）曰汝奚（何）惡死吾將三月（豢）汝十日戒三日齋（潔）藉白茅加汝肩（說文）

尻（臀）雕俎之上則汝爲之乎爲（庖）庖（廚）謀曰不如食以糟糠而錯（置）之牢獄之中（即五鼎而食之意）自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即五鼎而食之意）死於牖樞（畫牖戶樞）之上聚僂（曲背）（物者）之中則爲之（即五鼎而食之意）去之自爲謀則取之（可以己而不如彘乎）所異彘者何也（此即更以問諸作諸令人反己自語此即更以問諸作諸令人反己自）

恐（怒）潰（結）之氣散而不反（平）則爲不足（數然如有所失）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誤詒（譌語）爲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百病由心起心疑暗鬼生一語道破病源何俟望聞問切）夫恐（怒）潰（結）之氣散而不反（平）則爲不足（數然如有所失）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所謂自傷也）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水鬼色黑）竈有髻（音結火鬼）

狀如美女衣赤衣戶內之煩壤糞埽之
下者陪阿狀如小兒長尺四黑衣觧韝
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決陽豹頭豹尾處之
彷徨野鬼被髮而迷人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
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
之聲則捧其首而立此則主矣見之者殆乎霸
公瞿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瞿然愈乎

紀渻子為王養鬬鷄十日而問鷄已乎曰未也方虛憍
而恃氣其德全矣異鷄無敢應者反走矣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
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
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遊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
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
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汩俱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長於水而
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隨遇而安自無入而不自得也世人居平

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氣平靜齊三日
而不敢懷慶賞爵祿忘乎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忘乎齊
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忘乎己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
專而外骨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木之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
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任其自然則以天合天以我之天合木之天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弗
過也使之鉤百而反旋走百頭顧還之入見曰稷之
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
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此則形勞而
工倕旋以指圓而蓋規矩遵於以規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
指即規矩自然而
然不待心思也故其靈臺一而不桎心無思為故應手而成毫無隔閡忘
足履之適也不大不小恰與足宜忘要帶之適也內不失己外不殉人
適之適也毫無一事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此中下一等識論莊
心之適也毫無一事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內不失己外不殉人
悟當其理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以適為適猶有不適存適矣而不
自知其為適是則忘適之適者矣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惶而問之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修
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
逐於州部太玄中字眼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等識論莊
從不者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
目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為而不恃
長而不宰今汝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
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
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然則聖賢可以怨天矣
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閒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為歎乎
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

感也然則頃閒之言果何心乎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耶先生之所言非耶先生所言是耶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不如此數語尚爲明快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不識此事有何妙而言之至再若此則平陸而已矣此句與上三句不決洽今休款啟冥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鼸以車馬樂鵝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惑乎哉者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此則兩無所處矣且通篇鈔撮闕委無一自出語偽作也

形而後有生生不能無死達性命之情者不勞其形不虧其精則形全精復與天爲一而精之又精反以相天矣至人純氣之守也出入有無超脫生死一切不足爲之礙蓋一其性養其氣合其德其天守全其神無卻故耳形體與

人同而更生與人異聖人藏於天豈世之知巧果敢之列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者等哉且其神全者非獨物莫之能傷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天下均平民幾乎以其真而咸得安其性命之正矣向使役役於世而不能棄其事擾擾於物而不能遺其生所處者非不涇之度所藏者非無端之紀所遊者非萬物之所終始死生驚懼先入乎其胸中則雖承蜩而蜩不可得操舟而舟不免於覆求其若掇而若神何日之有果其處身若掇株執臂若槁枝何爲而不得果其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惡往而不暇何也志不分而神自凝外不重則內不拙也然則存生之道亦唯內外交養而已矣無入而藏而與豹若也無出而陽而與毅若也內外交相養而柴立其中央社席之上欲食之閒知其可畏戒之豈有十殺一人之事哉此牧

羊棰後之說也苟牧羊而不棰其後則爲身謀不如爲毚謀甚則死於豚楯之上聚僂之中不甚則忿滀之氣爲不足爲善怒爲善忘而百病叢生疑神見鬼矣然究之則人自傷也鬼惡能傷人且天下何嘗無鬼也井靈門庭之內山陵野澤之閒戾氣怪狀在在而有要乘人之虛邪而入疑懼而來一正能辟百邪一明能散百惑死自取之病亦自取之也不觀之乎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縣水三十仞涇流四十里與之入與之出而被髮行歌游於塘下矣見者始疑其爲鬼後驚其猶神而不知其以天合天見鍰然後加手焉梓慶之削鐻本於齋以靜心否則焉力竭矣而猶求焉雖東野稷之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有不敗而

反者哉是可見形太用則勞精太用則竭不自適而適彼徒爲靈臺之桎耳夫心之應物神矣而一物於物則有心以稽之而轉遠焉工倕指與物化而蓋乎規矩忘之也忘則適矣且未嘗不適矣所謂精而又精者是耶非耶至人反以相天而潛行不室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道亦如此嗟乎世累無窮守身爲大不知自愛天地可如何純陽子曰人生難得今已得大道難明今已明此生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生

山木第二十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莊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雁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

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未免乎累通德以神用則自無累矣此自古至今人所以觸死地也不達此旨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便是胡中龐薛模稜大錯）豈若夫乘道德而浮游者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譽訾可否也龍蛇屈伸也上下潛見也與時俱化因物而應也以和爲量適可而止也以內言以外言以和爲量適可無適無莫義之與比之意）浮游乎萬物之祖（即道德也天地生萬物故天地者萬物之祖矣）物物而不物於物（程子曰唯道無對）則胡可得而累耶（物物則有對故有累物物而不物於物則無對而無累矣）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聖人與道爲體故）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此皆所謂物矣）則不然合則離有聚成則毀有好有惡廉則挫（磏磏有稜）銳則摧（銳有鋒芒）尊則議高高有危（有爲則虧營營有敗）賢則謀太有才能人思害之）不肖則欺（無才智人以人必欺之此句也）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總上二項而結之悲夫二字令人深省）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人知材之爲累而不知不材之亦爲累也歸本道德方不是卿原學問比人兩世說話又推進一層）

猖狂妄行而蹈乎大方（無往而非道）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存順而歿寧真人神往）吾願君去國捐俗（爲己也）與道相輔而行（適道也）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材與不材以形用故死地也不達此旨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便是胡中龐薛模稜大錯）倨（即遊志意）無留居（即務時敏意）以爲君車（日與道近矣）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君無藏（嗜欲深則天機淺與世味轉薄者與道味轉腴）君之財（嗜欲深則天機淺與世味轉薄者與道味轉腴）多送君者皆自崖而反（送君者皆自崖而反也到此地位直是峻絕又大段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嗜欲深則天機淺與世味轉薄者與道味轉腴）君曰彼其無形而我有形（此節開卷有益朕自榮此不爲彼也）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所謂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愈送愈往而不知其所窮（言沂流窮源愈造而愈深也）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所謂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愈送愈往而不知其所窮言沂流窮源愈造而愈深也）自此遠矣（向之所見都無是處一切擬議用他不著所謂送君者皆自崖而反也到此地位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所謂君自此遠矣去國二句此地位直是峻絕又大段用功少費三句始之立志形骸三句中之用功少費三句始有所得涉江以下則所得之全也）故有人者（自賢）累（見有於人也）忘乎己非見有於人也（忘乎人）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內外兩忘）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大則無外莫則無形）方舟而濟於河（橫舟以渡也）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一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歙邪皆呼聲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者向也虛而今也實也人能虛己以遊世（不有人亦）孰肯以世（不見有人）其孰能害之（當有不免於人）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斂以爲鐘爲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設（架縣鐘上下各六三月而成言其速也）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閒無敢設也（有敢設之心便爲多事）奢聞之既雕既琢復歸於朴（熟極生巧巧極無爲）侗乎其無識（無意）儻乎其怠疑（無欲）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彊梁（背我而去者從之而勿止）隨其曲傅（私我而來者勿禁因其自窮（其去其來儘他逶迤而勿止）隨其曲傅（私我而來者勿禁因其自窮（其去其來儘他逶迤隨之而勿禁）因其自窮（其定不肯遽然動之故所爲有成不煩再造否則另起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鐘毫欲速不達矣毫毛不挫如云一毫不差也）而況有大塗者乎（是進步又是奢語又是莊語）孔子圍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

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子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名曰意怠音而其爲鳥也羽翼殘缺而似無能不能奮引飛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周公日平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易日謙亨道流而不明居德行而不明處有而不居純純無雜常常無關先後乃比於狂狷狂者不知所亦知狂者不自覺其狂削迹柱門捐勢不事王侯不爲功名一切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也何以名爲書詩孔子曰善哉解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栗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所謂純常捐削也鳥獸不惡而況人乎自無惡矣

孔子問子桑雽音戶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閒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音貌國名人之亡乎與林回亡人姓名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泉布與所得言赤子之布寡矣負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自然如此何嘗較計夫相收之與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自然如此何嘗較計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利合天屬豈何同語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人情如此從古皆然古人所以得一知己即可不恨也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掩於前其愛益加進不知天之將

死真冷即其命二字禹曰汝戒之哉形莫如緣情莫若率緣者緣之榮旋率者真率如繩之旋圓而內方之意緣則不離於外不忤於人率則不勞內不性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只此自足何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周公日平固不待物固無待於親交徒友而後爲樂矣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緊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耶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楩柟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眄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閒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閒而欲無憊奚可得耶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不應楚聘人而向魏

孔子窮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

焱音標氏之風倜儿鼓琴而歌有其具而無其數節奏有其聲而無宮角不備五音木聲琴與人聲悅犁然各自分判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不解其仲尼恐其廣尊己而造大也夫人也愛己而造哀也當厄而趑趄故歌而不和人不從而鶩詆之即因而悲鬧之鶩則推而尊之以爲千古不可及悲則引而近之以爲何以至于斯皆勢之所不免矣曰回無受天損易得相安故貪而無可奈何也故曰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自悲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極不行困厄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皆天地之氣化運之於物而發泄者也言與之俱逝之謂也只有順從而已爲人臣者不敢去之與國爲存亡與君同休戚執臣之道猶若是臣不敢私其身正以君之事莫非己事也而況乎所以待天乎君夫其命於我者性分之所當爲即有貧賤憂戚何謂無天亦非私刻於我也我何能其不受之乎故曰最易

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初便順利）爵祿並至而不窮（又有加無已）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也（雖知物之所利元非己之本有不過吾命外遭之美在外而）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竊盜非聖賢所爲吾豈可取此外來之爵祿以上皆其不己人益也）故曰鳥莫知於鵜鴂（鵜鴂鵜也）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落之最是詳審往往有半成而猶棄去者落著也實已傳泥於梁閒也）其畏人也（口所銜即泥也）而美意延延（如上文所云則燕民人之至有存身之知矣乃不能不處於）聖諸人閒（人閒之堂上何也蓋燕舍此別無可安身之地猶人之社稷此）社稷存焉爾（林氏曰益之不可受但不能離此雖知人可謂有安往而不愛）世（世之人閒不用世之聖賢舜禹自貶蔽而）爲君（爲君者伊呂自耕釣而爲招彼何嘗有求於人哉天人交迫逃）不用（不用世之聖賢舜禹自貶蔽而）而（而有不能也無）何（何嘗）有求（有求於人哉天人交迫逃）之而（之而有不能也無）不（不）能（能）逃（逃）受人益豈不難乎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化（受化天地無心而成化也故萬變而不窮推之於前而不見）而（其始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也人於其閒正而待之而已耳）待之而已耳（天地）爲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天地人之有天者言）

人之有天（對人之有天而言）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對人之有天者言）性也（性即天也）聖人晏然（安然也）體逝而終矣（逝即逝者之逝體逝而不見也言有人有天有人之不能有天分之若三途合之止一理何也皆天也天與道爲體天豈有私哉聖與天爲體聖豈有私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一也）

莊子

卷六

莊子

卷六

莊解人

莊周游乎雕陵之樊（雕陵之樊利令智昏如蓋）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觸）周之顙（額）而集於栗林（栗林寫來如畫）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意其可取）蹇裳躩步（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彈而得其可取之鵲不能去故曰留留字鮮）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俗所云螳螂捕蟬之說即此）執翳（翳恒相爲累有欲於物者以其反走則驚走異鵲故也）而搏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恍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郭氏曰言相爲利者）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之（者物亦有欲之也）莊周反入三月不庭（庭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閒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濁水不見物清淵能自照始焉

蓋如此究之人之入世窮通順逆莫非天也世人喜順而惡逆以爲富易而貧難孰知痛定思痛險過思險人尚有耐痛耐險之時而位不期驕祿不期侈人反無不驕不侈之日天損人益孰難孰易必有能辨之者而終始之相循天人之一致其亦可以悟矣故當厄而悲是造哀也非聖人曷然體逝之道也即當厄而驚亦造大也而非聖人曷然體逝之道也皆未免於有動於外也有動於外蟬以蔭忘身螂以蟬忘形鵲以螂忘真固所謂物也周之執彈捐彈夫竈不爲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哉則人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者天下鮮矣美之不終美美之所以爲累也古之君子所以必浮游乎道德之鄉也

田子方第二十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真是禁道人之善）文侯曰谿工子之師耶（君子善善也長善必其師乎）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言與道合）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耶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耶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真（至誠人貌而天心天也）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清者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虛己遊世保合天真）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所告者不在事迹明道坐無擇何足以稱之（數稱者止得稱道數當一語未嘗稱之者反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爲人也真一段正所謂全德也）始吾以爲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直土梗耳夫魏真爲我累耳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又請見之必入而歎何耶曰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猶吾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明乎禮也）其諫我也沙子其道我也似父（明乎義也）是以歎也（請見者無一言不欲見之者反有言言者即言無一言者也與上章同一局陣）仲尼見之而不言（相悅以解言中人）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耶（目擊道存夫何言哉此真與子華使齊章同）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上章作顏回問於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道存夫何言哉此真與顏回問於仲尼章同）

子弇適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耶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辯亦辯也夫子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言亦言也夫子知人心哉始吾以爲有人焉而今後也非人也（人之心神明不可爲也）仲尼曰惡（化）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人之心神明不可爲也）仲尼曰惡（化）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人之心神明不可爲也）

也人待乎日萬物資乎元一也此又承上而推廣言之
正見心為誌日心為太極蓋心之所統如此其大也 吾一
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有此身便有此心在氣質之中而
亡故曰不化以待盡又不離乎氣質相為一體同為存
猶言至死不離也 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蕩
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上以是日徂吾終身與汝交
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此承上而言人心之妙如此吾既具於
物而動放失其良心且旦晝所為皆亡反覆雖形貌空存而
心則死矣途窮日暮知其不可奈何而甘於不振與草木同
腐奇日月而下山拋卻本心對面千里可不哀與吾終身與
汝交一臂而失之所謂當面錯過此正現身說法語以上皆
答奔逸二句 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為有
是求馬於唐肆也言辨言道是吾所以著也然過而不留又
肆肆言必不可得也唐空也轉答步趨三句 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
忘言彼此佩服俱不在區區雖然
形迹間也此又申步趨意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
有不忘者存故吾指在外之迹不
此心也此又申奔逸句意不忘者指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慹然似非人不動貌
所謂如

言宗猶主也非是則人無物
無天地亦無矣蓋為之主乎 孔子曰請問遊是有何
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即朝聞夕可之意 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
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所以遊者 曰草食之獸不疾走
蟲不疾易淵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蓋無異草淵無異水
雖小變而大常者自若 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此其所以不疾也 夫天下也者萬物之
所一也即常也 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何
足悅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死何足哀 而莫之能滑動亂之意 而況得喪
禍福之所介乎棄隸徒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
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獸生
於草而無擇於藪魚生於水而無擇於淵天天下也者亦萬
物之淵藪也知其為淵藪而無歆厭焉一切處之泰然已聖
人之於世貧而樂富而好禮存吾順事殺吾窒雖萬
化而未有極孰足以患心乎總是素位而行學問 為道者
解乎此正索解人不得也 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
心不廢功夫 古之君子孰能說焉如言孰能為此也 老聃曰不然夫水之

於汚也無為而才自然矣猶抽刀斷水水復至人之於德也
流之意汚激水聲 不修而物不能離焉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 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
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
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幕也所以
至陰一臥以道之體用言大常一段以聖之盡道言道之大全
所以為道聖之所以為聖盡乎此矣故曰天地之大也 吾不知天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莊子曰周聞之
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
冠圜冠者知天時履方履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
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
以為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
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
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
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事無情理年世
相遠而風俗不同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指父頑母嚚象傲而言）故足以動人（即所謂孫孫又不棺槨也）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其狀）贏（裸）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語無關係）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雖效非而不似）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且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顪乘駮馬而偏朱蹏號曰寡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大夫也）先君之命王其無它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文王夢其父而不知必待謝大夫言之乎此時又何當稱王也）

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亂斛不敢入於四境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鍼斛不敢入於四境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爲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後世有爲逆賊作禪文而即死者其學此耶）終身無聞（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剌焉彼直以循斯須也（林氏曰文王用機械仲尼苟斯須雖蓋猶之而乃以擬莊是誠何心也）

列禦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滿弓）措杯水其肘上（言乎發之）而發（矢也）適矢復沓（前矢適去而後矢復搭）方矢復寓（林氏曰言前矢適去而後矢復搭者方發而後來之矢復寓於弦上總言其敏捷也）當是時猶象人（木偶也可云安閑之甚矣）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不能以心用）非不射之射也（神用）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難皆

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難皆又難之難）槃寇伏地汗流至踵（指父頑母嚚象傲而言）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心平氣靜非矯揉情鎮物可知）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眩之志爾於中也殆（俾）矣夫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閒栩栩然（心平氣靜非矯揉情鎮物可知）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非色）其去不可止也（非言）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所謂看破不錢也）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知乎人貴人賤哉（上文所云猶有較計之矣）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非言）美人不得濫（非色）盜人不得劫（非威）伏戲黃帝不得友（非世）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況爵祿乎

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己愈有（末句出老子）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左右所見止此耳他何所知）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雖有天下而不與凡之不加駔屠不損泊胸）夫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凡亡而存者未亡楚存而存者未存所存所亡人宜自察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道不在人外也而言之所傳者淺心之所得者深（觀之東之以爲不可以容聲則其人之於道也誠有弁逸而不言仲尼見郭順子溫伯雪子雖文侯聞之儻然終日而不言仲尼見者矣夫人心之神明道之所宅也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所謂萬物之日萬物之天地待以成功待以死生者也心之於人何如也乃不克存其所存而效物而動日夜

無隙天理之公無以勝夫人欲之私而心其死矣可不爲大哀乎聖人之心無存亡此所以不行而至不疾而速雖以顏子之大賢欲從之而末由也何也心與道爲體者也道也者物之初也有陰陽而無始有動靜而無端體立於至無用呈於至有得之爲至美游之爲至樂如獸之走於藪無非草也如魚之泳於淵無非水也何變何常何得何失支體爲塵垢生死爲晝夜區區之得喪禍福盜足介其胸次哉得乎未生是以不死故無患心之事立乎不死亦復無生併無修心之名如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此則天地之大全而至人之德也非老子不足以見此非孔子不足以語此世之人下焉者爵祿入其心上焉者死生入其心縱能以巧用不能以神用如列子之射引盈貫措杯水適矢沓方矢寓及與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則汗流至踵伏地弗能起矣且爵祿何足以入其心也其來不可卻其去不可止得失之非我也何暇知乎人貴人賤哉況死生亦無足以入其心也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楚之存不足以存存亡在我而不在乎凡與楚死生亦猶是焉耳而奚爲之介介也是皆得其所一而同焉者故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如此人莫不有不死之心人莫不有至一之道貴在於我而交一臂而失之徒沾沾於世之聖知禮義之粗迹雖進退成規矩從容若龍虎不過求馬於唐肆烏能目擊而道存

莊子解卷之八終

貴池先哲遺書第二十六

莊子解卷之九

貴池吳世尚注評

知北游第二十二

知帝北游於玄水之上登隱弆之丘此父母未生前也而適遭無爲謂曰吾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無無既無湛然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孰閱之上此赤子初生時也而觀狂屈即純一無僞也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亡其所欲言見人啼笑夫何語言故欲言而亡也知不得問反於帝帝者天之主宰心者人之神明官能作公孫有能氏便是癡人說夢矣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比不子之心更須觀之未發之前也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爲謂真是也狂屈似之赤子雖發未遠以人合天是真是不近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三句老子語道不可致德不可至即極其至也雖聖人也胸慈愛同體仁者人也胸相親人情所尚也義可虧也義者宜也分別是非一此有所不必矣禮相僞也禮者履也施報往來頌文繡簡總屬外貌耳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以上都出老子今已爲物大有

天地有大美覆載生成而不言四時有明法作長收藏而不議萬物有成理飛潛動植而不說三句即天何言哉一節意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非宜爲而無庸爲也大聖不作非宜作而必不作乃無庸作也觀於天地之謂也天地不言至聖之無爲天地之道也至聖之無爲天地之德也故不作而作也觀於天地之謂也不作至聖之無爲天地之道也孔子曰予欲無言是此理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窈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道之在天下自然無窮盡已而自道觀之不過道中之一物故雖長而敝藏亦與彼百化物之飛者潛者行同其氣象是故開於子者況於亥開於丑者閉於戌生於午中者極於子中者極於午中生於午中者極於子中大開大合窅運窈作長南敝藏者司乎西北各居其所不變其常執主張是執綱是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所謂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是則萬物皆天地四時亦萬物中之一物也改第見其窈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焉耳嘗試道之包羅天地運行四時養育萬物雖多一以貫之者如此此死生方圓在天地之中者極於午中生於午中者極於子中大開大合窅運窈作長收藏而不議萬物有成理飛潛動植而不說三句即天何言哉一節意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非宜爲而無庸爲也大聖不作非宜作而必不作乃無庸作也觀於天地之謂也不作至聖之無爲天地之道也至聖之無爲天地之德也故不作而作也觀於天地之謂也天地不言至聖之無爲天地之道也孔子曰予欲無言是此理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窈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道之在天下自然無窮盡已而自道觀之不過道中之一物故雖長而敝藏亦與彼百化物之飛者潛者行同其氣象是故開於子者況於亥開於丑者閉於戌生於午中者極於子中者極於午中生於午中者極於子中大開大合窅運窈作長南敝藏者司乎西北各居其所不變其常執主張是執綱是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所謂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是則萬物皆天地四時亦萬物中之一物也改第見其窈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焉耳嘗試道之包羅天地運行四時養育萬物雖多一以貫之者如此此死生方圓在天地之中者極於午中生於午中者極於子中大開大合窅運窈作長收藏而不議萬物有成理飛潛動植而不說三句即天何言哉一節意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非宜爲而無庸爲也大聖不作非宜作而必不作乃無庸作也觀於天地之謂也不作至聖之無爲天地之道也至聖之無爲天地之德也故不作而作也觀於天地之謂也天地不言至聖之無爲天地之道也孔子曰予欲無言是此理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窈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道之在天下自然無窮盡已而自道觀之不過道中之一物故雖長而敝藏亦與彼百化物之飛者潛者行同其氣象是故開於子者況於亥開於丑者閉於戌

指天地四時言而與而有宋朝而畏高明之而同與字意也自古以來固已如此矣 六合爲巨未離其內秋毫爲小待之成體 六合不巨矣而言是故六合不爲也秋毫不爲不小矣而必待之成體也蓋道之外大而無外天下不在道之外天下不能入道之中小而無內天下不在道之中小而無內天下莫能載破也四語與中庸相表裏而更爲明顯 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 沈浮或浮或沈無時變化不窮如物之在於水沈者自沈浮者自浮所以終身而不故也二句言物不相害也 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代明也二句言道之並行而不相悖也 惛然若亡而存 以主宰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也 油然不形而神 以運用者言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是也 萬物畜而不知 以在物者言各正保合帝力何有是也 此之謂本根 道之體無間者如此 可以觀於天矣 此句跌下一步示人以觀之之法也蓋上文所言包天在內恐人一時不能會及故言此本根之爲天亦可惚然得之矣此章與大易一陰一陽章中庸費隱章皆是聖賢與緊爲人處切

非禮勿視絕其自外而入者 天和將至 天君泰然矣 橛汝知 思無邪而實欲 一汝度 不敬而心清 神將來舍 心不在腔子外矣 德將爲汝美 承天和句 道將爲汝居 承神句 來句 汝瞳然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 與彼更生而不言知其所以然 言未卒 犢缺睡寐 即知即行亦體亦用愚曹之唯同一天機但聖賢只言如愚只有一唯當下領取更無等待與顏之徵必說入睡寐便有過高之病亦作文好奇之法 被衣大説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 所謂知者不言不以故自持 即無求其故也 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此亦夫子歎回數章之意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身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 委猶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人得其氣而有形故曰委形 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 氣之得其理之正者而通爲沖和健動而有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 性命故曰委順 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 形形相禪無有窮盡生故曰委蛻蛻蟬退也性命故曰委順 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

彊陽健動之義即天地剛大之氣而人得之以生者也 又胡可得而有耶以身有道猶有存亡道無得喪也 是與道爲二故言身非我有以見身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 數語即澡去聰明也 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爲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 昭昭兩像也冥冥太極也有倫五行也無形二氣也精神人之性也道天之命也形氣質也精精血也上四句無而生有下三句有而生有昭昭生於冥冥即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也有倫生於無形即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道成女也形本生於精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也形相生即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也昭昭二句以二氣五行言精神句以人言形本句兼人與動物言萬物句以物言九竅者以獸言八竅者以鳥言世以胎生句兼人在內非也人有十竅也 卵者胎之 其來無迹其往無崖 則生來矣然忽焉而有非如入仕者之自田閒來也死則往矣然倏焉而無非如明農者之於山林往也 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 門者出入之所房者休宿之區四達通衢之謂路皇皇廣大之貌來而有門生者無窮其門

不能容矣往而有房死者無盡其房不能受矣無門無房故不能拒往者不追在在皆然時時如此如通衢之蕩蕩無之物物有如此也 遨於此者 猶遨諸路也 四枝彊 泰而不驕 思慮不由耳目聰明 聰明睿知皆由此出 其用心不勞 心逸而日休 其應物無方 盡人物之性以上言人之得道有如此也 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 此申言道也 且夫博之不必知辨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損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必慧聖人之所保也 知者心通乎道慧者靜極之明斷斷繹繹也益之不加益無過也損之不加損無不及也保守而弗失也道者天理之自然人之所不可不得者也若名物度數縱多之又多止可謂之博不足以通乎道聖人之性天下之大本而聖人之所靜存動省不使離於須臾之頃者也此申言人也 而不測 不及者此則天命無可不及者也 巍巍乎其終則復始也 廣大而無窮 運量萬物而不匱 以發諸用而不窮 淵淵乎其若海 靜深以存諸體 若言可見者也 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 指聖人 非陰非陽處 若言不可見者也 此又申言道

於天地之閒 所謂靜而無靜動而無動也 直且爲人 有人之形聖人亦人耳 自本觀之生者噫醷物也 雖有壽夭相去幾何 須臾之說也 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 反於宗 遊於宗 則遊於天理也 將反於宗 無人之情與道爲一 圖天理而無人爲 自道觀之生者不過陰陽之氣交 通推盪醞釀而成形 如人之吞酸噴嚏 噴嚏而出大如珠小如霧 雜然而下不可勝數 然其大小 相去幾何 天地之生萬物其有壽夭何以異此 真不過須臾 奚有雜然而下不可勝數 然其大小 相去幾何 天地之生萬物其有壽夭何以異此 真不過須臾 奚有

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是也 道以理之當然言 帝之所興 王之所起也 帝王之興 天命然不過扶天經植人紀以身立極而使斯道明於天下而已矣 此承上文人倫二句而又結之如此 人生天地之閒若白駒過郤忽然而已 注然勃然莫不出焉 油然漻然 發塵其天 棄紛乎宛乎 魂魄將往 乃身從之 乃大歸乎 出生入死 莫不入焉 已化而生 又化而死 生物哀之 人類悲之 解其天 反也 上文自本一節言生之理 紛紛都歸於死生 甚促天下 紛紛都歸 言不幾人生 甚促天下之大不祥 最不幸也 然死者當此則若有所樂 如不及 猶恐失之 故雖有欲代死之子 辭踊哭泣而杳然不聞 即有真從死之妻 引經投環而墮者 又有不容於不解不墮 萬萬不回也 則以死者人之所爲大 呼吸氣絕 冒慘冷厭而萬 萬不回也 則以死者人之所爲大 歸 望之暢然矣 髑髏 寫人既死 體骸 寫人既死 故郷舊國舊都 望之暢然矣 髑髏 寫人既死 體骸 寫人既死 莊子悲故鄉舊國舊都望之暢然矣 髑髏 寫人既死 體骸 寫人既死 後之景尚令人疑信相半 此又寫人將死時之情 直令人嬉笑 欲絕也 莊子之原也 形氣 形道之委也 氣 學誠無所不窺 不形之形 形道之形 形之不形 形化氣 是人之所同知也 非將至之所務也 此衆人之所同論也 形氣 彼至則不論

無聲無臭 何處言詮 論則不至 不大如毛 猶非不勝 明見無值 正言而見也 辨不可見也 若默 目擊而存之 已耳 不可以容聲矣 道不可聞 頤耳不可聞也 而通焉已爾 何求之耳也 此之謂大得 度入真道名爲得道 實無所得 此之謂大得 度入真道名爲得道 實無所得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 所謂道惡乎在 如此之問 便是 全不見 東郭子曰期而後可 求其大概 莊子曰在螻 指大概略 蟻曰何其下耶 曰在稊稗 曰何其愈下耶 曰在瓦甓 曰何其愈甚耶 曰在屎溺 東郭子不應 他人於此必曰在器服 在器服 在溺類 東郭子不應 他人於此必曰在器服 在溺類 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 正獲之問也 彼問於監市而必及於履 履 可知市中之有百貨 正以價之輕重於物之最下者可參伍而得其實也 道無形也 何處言在知其在瓦甓 在屎溺 亦屎溺類也 滑無精粗 在人之見之何如耳 莊子曰夫子之問

其所終所謂名言故存焉凡出乎名言故在焉也不知其所終則動而道體無動靜三句寫盡人心有動靜而道體無動靜矣人心有動靜而道體無動靜三句寫盡人心之病 彷徨乎馮閎大知入馮而不知其所窮馮閎承上文三者而言此時心志逍遙彷徨乎虛明廣大之途雖以大知入乎其中而莫得其首尾之所在也 物物者與物無際矣此則道之物物者也物物者非物於物物者矣物物而不物故無際也然則物有際者止可謂之物際乎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也道則不際之際故近而不遠遠而不棄無在無不在無為而無不為故謂虛空而無窮遺無方所所謂與物無際也 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天則有形矣四時有刻矣皆可以求而得之以其有際也而瑣瑣玉觴可以測天地萬七政歲年而終不敢定歲年而終不敢定故謂道若河商若何遠者道非物也

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者吾昧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此種境界好禪有常常有之一經問出啞然失笑 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邪林氏曰初問之時心本無物一聞略覺領悟久而愈思愈塞故昭然時然展轉頓然殊也 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上句所謂太極未分一圓空寂此正未有天地時也下句借人作語佐作指點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天下無是理矣人則未有天地而有天地天下必無是理矣人與天爲體明乎此則徹乎彼矣不知己之未有子孫時乎人與天涉思維可乎二字不啻丹求未對又涉思維當頭棒頂門針截斷衆流令絕止如昨日初問之昭然 不以生死生天而生地所謂生也然動而生陽而爲天太極未嘗分一半靜而生陰而爲地太極未嘗留一半所謂不以生生死也太極非死也但對動靜而言動靜謂之生則此動而無動靜者不得不謂之死也此句上生字指天地下死字指太極皆實字死字也中之生字如生死之生乃虛字活字也下句放此 不以死死 兩閱變而爲混沌於是混沌何嘗一半缺亥會地滅而天消地滅而人消混沌非生也但對死生也混沌何嘗乃全止所謂不以死死生也 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一語成支莫 太極判而爲兩儀於是乎帝降而王尊之則迎之而欲其來帝去是此非彼紛紛屑屑如磨之運旋而粉之四出君子之人且如此而又況夫今之比比者 聖人處物不傷物而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夫其此非彼彼非此此亦不受從以傷乎物而究之我是我彼彼亦非我適還以自傷耳如是則將之固失迎之何嘗得也惟聖人是非兩忘而休乎天鈞不傷物者物亦莫之傷則將之非無心迎之非有意乃爲適乎大中之道

敢問其游將者送往迎者迎來無將無迎即卻固而卻必也 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無適無莫而義之與比 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心與物件而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申古之人句言其因物付物者非臨事而後化又必與之莫多而一不化乎總是言其無心順應之意摩抑順字之義莫即逆字之義云莫多者蓋方言也 稀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乎古之人乘時而作因物而行如三皇五帝三王皆外化而內不化猶乃號爲君子之人若儒墨者之師尊三皇者謂皇降而帝貴五帝者又謂帝降而王尊之貴之則迎之而欲其來卑之賤之則送之而欲其去是此非彼紛紛屑屑如磨之運旋而粉之四出君子之人且如此而又況夫今之比比者 聖人處物不傷物而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夫其此非彼彼非此此亦不受從以傷乎物而究之我是我彼彼亦非我適還以自傷耳如是則將之固失迎之何嘗得也惟聖人是非兩忘而休乎天鈞不傷物者物亦莫之傷則將之非無心迎之非有意乃爲適乎大中之道

而從容乎坦蕩之途也 山林與皋壤與古本此下有與我無親四字 使我欣欣然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人直爲物逆旅耳山林非親也而又厭之而思去於山林之未幾而又厭之而思去於山林之心欣然而喜喜所不當喜悲忽然而悲悲所不當悲而火燒心曲蹈點髻根求此身之所延數時而不可得真是道旁逆旅未晚投宿時爲之卸鞍戒行時爲之脂轄出豈不悲哉 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夫將迎者有心也然天下之事何必以有心與哉又豈有心者之所能畢哉人固有所知而有所知則必有所不知所不知者之所能畢哉人固有所能而有所能則必有所不能所不能者之所能畢哉人固是則無知無能者雖聖人有所不免矣而乃勞心苦思倒行逆施憂其知之所不及強其力之所不能徒傷物以自傷焉耳爲將爲迎夫何益與 至言去言至爲去 玉樂者必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齊知之所知無論其所不知也即其所知不過擬議之猶推敲之密耳於吾心之虛靈而昭曠者曾何足以與之 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是故至言不尚口至爲不苦形游於天下之事何必以有心與哉又豈有心者之所能畢哉人固有所知而有所知則必有所不知所不知者之所能畢哉人固有所能而有所能則必有所不能所不能者之所能畢哉人固是則無知無能者雖聖人有所不免矣而乃勞心苦思倒行逆施憂其知之所不及強其力之所不能徒傷物以自傷焉耳爲將爲迎夫何益與 至言去言至爲去 玉樂者必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齊知之所知無論其所不知也即其所知不過擬議之猶推敲之密耳於吾心之虛靈而昭曠者曾何足以與之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以爲

有既非有以爲無又非無必欲知之則多此一知且知從何入必欲言之則多此一言且言又從何處說起也故惟無思無慮無處無服無從無道者乃可以歸根而復其初耳苟妄生分別而於至一之中見其忽焉聚者而美之爲神奇見其忽焉散者而惡之爲臭腐彼又烏知生死爲徒神腐相化而通天下之一氣也哉聖人貴一正以其原天地之美達萬物之理而有得於本根之所在也不以故自持而瞳然如新生之犢不以身我有而執夫天地彊陽之氣洞然於冥冥無形之始而遊心於不損不益之天彼其來無迹往無崖而萬物資之而不匱我亦遭之不違過之不守而調而應之以反於宗不然生者物之噴醯而以須臾爲是非死者人之大歸而以卻駒爲哀戚不過衆人所同知於道之至者何所與而況乎於無所不在者而求其

所在又於其所在者而鄙之以爲非其所在是論物非論道也物有際道與物無際爲盈虛非盈虛爲本末非本末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豈待言而顯又豈不言而遂藏也哉視之無形聽之無聲人之論之以爲可貴可賤可約可散知其數者固不如不知者也不知深矣知之淺矣不知內矣知之外矣知不知之知者誰乎且夫道不第以爲知者之未爲知道雖彼問者亦未聞道也問無問應無應縱善問而善應祇到彼光影之界而非無有之初也道非僅有中之無而實無之無故無用而無不用物孰不資焉此在人爲父母未生之前在天下爲未有天地之始未有天地則無古無今無始無終而以爲有古今始終者妄也父母未生則未有子孫而以爲有子孫者妄也天地分而道不分天地消而道不消昭然者一言以蔽之

曰古猶今也而已矣昨日古而今日今明日今而今日古古無已今無已今無已古無已聖人以其生物之無已者還之天地以其愛人之無已者純之吾心無將無迎外化而內不化故處物而不傷物物自莫之能傷也用世遁世我爲主人不索隱以知所不知不行怪以能所不能去言去爲此其所以得乎至美而遊乎至樂也通首發揭道妙與中庸太極圖相表裏但字語奇奧人不能切實平易而體之反以艱深隱晦佐其幽玄遂使禿氏諸弟子竊之以爲三藏大乘之祕此亦注莊者之過也

莊子解卷之九終

貴池先哲遺書第二十六

莊子解卷之十

貫池吳世尚注評

南華子雜篇 篇分內外而又曰雜者猶今人之有正集續集更有別集也

庚桑楚第二十三

老聃之役 役徒伏下才字以北居畏壘之山 伏下南見二字其臣之畫然知者 以經畫為知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 以提挈為仁遠之 二句言其所棄臃腫無用之木與居 安於無用鞅掌 勤勞也之為使 身職勤勞二句言其所取以上四句即絕聖棄知守雌守辱之意真得老子之傳居三年畏壘大穰 化及一方人情自得如年豐而民和也 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 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 無小利無近功歲計之而有餘 久而與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 欲尊之以為君奉伯端委而吳人歸之其象如此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 為為宗弟子以有名為喜自覺有負於師也弟子異之 老子以無為為上慨於師而下見怪於弟也故楚人以畏壘大穰 下文藏身深眇之義

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 方能自全夫全其形 體生性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 子之絕顏之愚孟之探周之靜思之致程朱之敬皆是此理以上答巨魚二段且夫二子者 堯舜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 指尊賢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 適以自塞簡髮而櫛數米而炊 言其瑣細不增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 堯舜一段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為盜日中穴阬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 上言堯舜不足以濟世此又推言其流弊且以害世也謂上之所重在賢則咸封股蹠墓上舉利民不得安其性命後世且有甚其人與人相食雖堯舜可如何此皆疾亂悲痛之辭也正晝二句即所云白晝大都奪金為上也阬牆也穿窬也晝日且然言其肆行無忌也南榮趎 楚弟子楚然正坐曰若趎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 指藏身深眇言庚桑子曰全汝形 不虧其體抱汝生 不失其性無使汝思慮營營 不優其心若此三年 久之又久則可以及此言也 深眇之義可以得已南榮趎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 闢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 形非有異而有間之者則能若天淵以喻全抱勿使之義也今謂趎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趎勉聞道達耳矣 勉而聞之難也庚桑子曰辭盡矣 吾告汝止此矣曰奔蜂 小蜂不能化蜜蜩 蟬蜕上大青蛾 小蛾越鷄 不能伏鵠卵 大魯鷄 大固能矣鷄之與鷄其德乳 伏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 身軀也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 映前得句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 映前偏居句南榮趎贏 裹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來乎南榮趎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皆來之衆也 有所挾而來一語點下文藏身深眇之義

曜南榮趎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趎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滿腹疑團未曾開口忽被人賺破茫然無以置對併所懷之疑亦宵然而喪　老子曰何謂也　援他問字以起下文如此蘸雲連　南榮趎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　此三言者趎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　要辭不知不仁不義之名又欲免爲知爲仁爲義之累展轉願慮豈得兩全在外面做功夫人真有此在不得右不得時候此正所謂與人皆來之衆也　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閒吾因以得汝矣　吾因疑之今汝又言而信之今果然矣　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　父母未喪而以爲喪求之海迷人景況寫得如生　而又惡知汝之人哉　失路悶悶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　著實可憐　南榮趎請入就舍館假卒業召其所好　求反性情去其所惡　去三患克除十日自愁仍未有得復見老子更來請益　老子曰汝自洒濯熟哉　著力矣　鬱鬱乎　不自得貌然而其

中津津乎猶有惡也　斷草未除根他日復萌矣三句即可以爲難二語也　夫外物者　皮束物謂之韇棬如酒食　不可繫而捉　而制　將內揵　閉門杜所以欲牽引展轉不窮逐物而制滅於東而生於西其可指思盡乎莫若內絕於心所謂立乎其大則小不能奪也　內揵者　言思慮紛紜無制伏將外揵　刻意靜勉強制　者有所憂患　不可繆而捉　勉強　將外

自養無缺奉藏備也不虞以生心思慮豫防事心者周矣敬中持己以達身者至矣藏以待人人已彼我之間交盡矣若是而萬惡至者即上文所謂人災也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流動成知成性存之成性存之成不可內於靈臺神明之舍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有持有主也所持而不可持則相與忘乎其爲主也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主而不自以爲主也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則相與忘乎其爲主矣此節承上言禍之不可知者四段跟上禍福無有向來而反覆明之言兒子橘木死灰禍福固無有矣然天下之禍福無定如中心窒靜明善以復其初而人歸天與此禍之來自己者也至於身心得所養人己適其宜脩然不免於患此則天之厚人而人之薄己者也不能知止其所不能知而天鈞敗之此禍之至自己作之孽而非自作之孽安如太虛之浮雲無傷於太虛而何介介於中乎天下之人或有不喜福未有不惡禍者然而比之禍尚不以動其心況於非比之福則所謂福無有者非果無禍福也禍福不以納於靈臺耳爲榮入於乞匄之懷而彼不以爲辱與以珠玉而不知喜與之沙礫而不之怒彼其胸中何嘗無主而究不自知其有主之如何無主之又如何也人心之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此十七字句而尤難訓釋譬之魚魚之在水者實有水在第自活潑游泳耳而實不自知其有水之爲樂無水之爲不樂也以此思之過半矣

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爲失知止其所不能是而發何失之有不克有然宜其萬舉而萬不當也既入於不誠又不舍其故步而屢求更變愈變而愈遠矣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幽閉之中者鬼得而誅之然則驟明之惡更不可爲矣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世人營營非爲不善於顯明之理也明乎人鬼自然靜存動省不特止之於已發而必絕之於未萌豈有每更爲失之事哉夫然後至性孤往諸卓絕也券內者爲己之學行乎無名獨致力於人所不見券外者爲人之學志乎期費立心之始惟存乎誘多關靡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日章下實愈高遠闇然而唯賈人也者開行人見其跂胸不能久也猶之魁然自大貌言務不著地近裏不求人知而僞實輝光自然不可揜矜爲人者則譬如賈人貨人之房拉客之貨那新舊債負滿身人已見其立足不住矣猶且滿口誇誦滿面新蓋舊債也言至鏟設也陽務外者快甚毒甚與物且姑且苟且之且言掠乎其外耳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承上言爲己爲人忠與不忠之分耳其盡己而無不忠忠自能恕而物

之徒已是則出而不反彼自以爲生吾已見其鬼矣蓋生者死之徒得生是即得死矣何待死後而後生洋洋如在者此則鬼中之一端者耳必執此以爲鬼於鬼之全體大用所云體物不可遺誠之不可揜焉程子以鬼神爲天地之功用張子以爲二氣之靈而實爲一物正是比理以有形漏萬矣程子以爲二氣之良能朱子以爲二氣之靈而實爲一物正是比理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鬼神之理微生死之道大無得於道而不可爲矣爲不善乎幽閉之中者鬼得而誅之然則驟明之惡更不可爲矣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與之議於此徒增其趑趄反深其疑怪耳然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以有形者而象無形者也即通乎彼而昭然覺確然信矣夫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正是以有形者象無形者也出生也無本根也入死也無竅孔也有實而無乎處所也有長而無本剽末也承上而言人之生也來於何來乎是則天下之無形者能爲有形也上仁敦化而川流也下句蘊諸用川流而敦化也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有實而無處所以大

而無外有長而無本剽所以久而無窮故雨夫之內萬古以來生死出入無盡無端而卒不知其何以然而然也無以命之謂之天門而已 天門者無有也 即所云太極也 萬物出乎無有 所以能爲萬物 有指物言 不能以有爲有 局於有則不能更爲有已 必出乎無有 乃能有也 而無有一無有 然以無有爲天門者非有此無有也乃併其無有而無之也 聖人藏乎是 此則所謂深妙而聖人藏身之所在也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 即上文有也 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喪 出也 已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申氏也著封也非一也 三說雖異於宗旨無離於紛披之義 而著其非一也猶是而已 有生黮闇 黮闇底也 也披然 如楚之公族昭景以戴而著封而著其非一也猶是而已 曰移是 此曰移彼可知 嘗言移是非所言也 生者氣之聚如釜底之黮闇 火所熏耳何得彼此 以分氣意 主聲氣而言 即出辭氣也 六者謬心也 此則務世相際之端緒致飾於人而心德亡矣 雖然不可知者也 如是或云

一道也 相似 以臟名祭者之有 脾胖析肉 臟可散而不可散也 觀室者周 廟之寢曰廟 又適其偃焉 休息之所 於寢 廟寢之後 又適其偃焉 所以休息之 爲是舉移是 承上非所言也 而代爲推原之以起下文移是者立言之意 故言雖然彼亦有其所見在也不可知者也 臟祭者分體肢於各俎必各有其處皆祭肉也 觀室者 周於寢廟又適其偃息之所莫非室也 彼有見於此遂各舉其所見而爲此言矣 請嘗言移 是以生爲本 生指氣之靈動者而言 以生爲本 所謂認氣質以爲性也 因以知爲師 如未篇所云道術有在於是 因以乘是非執其風而說之也 因以己爲質 如墨子之枯槁不舍宋鈃尹文之不是也 因以死償節 如不能如此不足謂墨子之祖 及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也 若然者以用行 來 爲名以鶩去 說不得 爲知以不用 行不得 爲愚以徹 說得 主而聽命於其心之所見遂乘之而立是非之端言之有物行之有常雖至於偏辭挫戾之搤人之所爲大不堪者必身親之而不辭使人之聞之以爲是必有異乎人者也是非某是也 若然者以用 行來 爲名以鶩

之人而無不宜耳是故道者天理之自然得之則爲德矣其爲可貴何如也生者形氣之運動而實虛靈之發越乃德之光也性者理氣之交會而實知覺之主宰乃生之質也有此性則自然感物而動而日用之間百爲著焉至於爲之而不能無動動不能無失是故欲則去真即僞而失不可揜矣性之猶其性之自然而淪於私欲知者外接於事而內謀於心以止乎其所不知必內外交致其功如睨者之目雖非張而視之亦非閉而不視不即不離勿忘勿助在己者迫而後應而道自我全在物者以己及人爲體用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中徹發也而拙乎使人無己譽藏聖人工乎天而很乎人者即知之聖而不可知之意唯全人能之羿工乎外而不工乎內天人交至則唯全人能之而已若夫唯蠆能蠆唯蠆能天爲而無所爲之而況吾天乎人乎交戰於胷中而不能自定之意言蠆雖微物然其性無所爲而爲之此蠆之能蠆即蠆之能天也天何所爲而爲之者也夫有所爲而爲之者皆各任其全人且猶彼全人惡天惡其有所爲而爲之者明肆行而無忌焉者全人且猶彼全人惡天惡其有所謂小人之明

見於此而披然曰移是豈知其非所言也耶不見所以然而心志之開徒爲虛明之累欲其無爲而無不爲也能乎夫道不在性外也知者內外交養有以止其所不知則天德王道一以貫之豈有名實之殊哉而工乎天而倪乎人者抑也則以有所爲而爲之而不克藏天下於天下故挂一漏萬祇成羿之得雀之威而未能使雀之無所逃於天下也是故人必無爲也然後能無不爲也外非譽者晝可捐遺死生者登高而不懼忘乎人者自復謂而不餽又何疑與夫忘乎人者同乎天和之天人也敬不喜侮不怒在外者無人物利害之相攖怒不怒爲無爲在內者一生死出入之無有止其所不知所以動以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也藏身於此則衛生之經寧復有餘蘊哉

莊解十

十

莊解十

莊子解卷之十終

貴池先哲遺書第二十六

莊子解卷之十一

貴池吳世尚注評

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願乃肎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耆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耆欲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耆欲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耆欲

民之生死懸於君之心不在兵也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七聖迷而問塗於童子然則大人亦惟在不失赤子之心耳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千變萬化不出乎一無窮之外也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不過使天下皆明其明德而已此證上而言其意實

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辭治身治世一理也黃帝分而二之故辭

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牧民牧馬一理也上即其身言之此又即其所事言之親切指點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去其害馬者而馬安矣欲寡心存心存理得要在人知所用力耳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好攻發人者無以自見招世之士興朝如鄧析惠施之徒中民之士榮官如李悝商鞅之輩兵革之士樂戰如吳起孫臏之類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以上言各有所爲者各有所取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以上言各有所爲者各致其功錢財不積則貧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趨炎附熱者樂變以上言各失其常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超向不同而體時之用皆有所爲但各成一偏猶歲之有日不能以既去而爲將來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勞其身心沈溺於道之無爲而無不爲也悲夫者歎其雖得所用心而與道遠也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此正惠子強辨處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公孫龍名與夫子爲五果孰是耶或者若魯遽者耶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不用火炊而夏造冰不畏暑化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冬已以陰召陰夏已陰生非吾所謂道也同氣相召非所難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爲之調瑟廢置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聲應故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音有君君則能役使他律且若是者邪一同氣相求一同聲相應果何所異乎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

且方與我以辯相排以辭抗其辭以相爭相鎮以聲爲其聲以相壓而未始吾非也不能勝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蹢子於宋者其命閽也不以完其求斫鐘也以束縛休氏曰古人以則守門欲其子之而不欲其完至非斫鐘則必束縛之又惟恐其缺何其愛子不如愛物也此喻惠子輕其性命之情而不知保惟加意於辭辨名聲之間甚者也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林氏曰唐失也求之已亡失求之而不出境外亦終於遺失而已此喻惠子不知求大道惟於四子之中欲求相勝總不得道也夫楚人寄而蹢閽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鬬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不能勝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蹢子於宋者其命閽也林氏曰寄寓而蹢閽者其孤弱可知既無鬬具乃敢於夜半立身岸上以與舟人鬬吾知其不能脫身於岸上徒以取怨於舟人也此喻惠子道既不足於己又欲於是非芒昧之際與人爭勝不足以有濟徒使與物而已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慢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郢人堊慢其鼻端之粉

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如方言對手相似）死久矣（逼斤成風）
（瞑目鼻端手作斧夫不動如木偶者）
（豈能施其巧故曰質死久矣）
夫吾無與言之矣（我能運斤世無與為親）
（古人云天下之大得一知己可以不恨痛）
（哉言也）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絜廉善士也其於不己若者不比之（太分）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傳云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此評記人過便無可用之人矣）使之治國上且鉤（逆）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我忘人之在吾上）而下畔（使人亦忘我之在人上）愧不若黃帝（取法乎上）而哀不己若者（矜能以德分人謂之聖（即自明其明德而又推以及人使之去其舊染之污也）以財分人謂之賢（即制井田薄賦以富之也）隰朋其庶幾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我忘人之在吾上）而下畔（使人亦忘我之在人上）愧不若黃帝（取法乎上）而哀不己若者（矜能以德分人謂之聖（即自明其明德而又推以及人使之去其舊染之污也）以財分人謂之賢（即制井田薄賦以富之也）隰朋其庶幾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

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即不（聲不作家解之意）勿已則隰朋可（仲死舊朋朋是年亦卒相之伯所以衰也）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攫抓（宛轉扳援之狀）見巧乎王王射之敏（速給擷搏不能盡搏遂執其所執而死隨搏隨棄猶不免焉一執之豈能盡乎物性皆然不獨狙也）捷矢（矢雖捷而狙能捷之言其巧也）王命相者（左右也）趨射之（爭進射之）狙執死（矢多）

故德（以孔人著言）總會乎道（以在天者言）之所一（即太極）而言休（止）乎知之所不知（即道之所一也）至矣（二句承上二句而申言之）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可思此句之義）名若儒墨而凶矣（自儒墨分名而辨日勝德日衰道日晦知之所不能知者無有知之者矣人已兩談竊不知此句之義）辨不能舉也（言可思此句之義）名若儒墨而凶矣（自儒墨分名而辨日勝德日衰道日晦知之所不能知者無有知之者矣人已兩談竊不知此句之義）辨不能舉也（曾之唯子之欲無名）故海不辭東流大之（總之義知之所不能知者）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豈若儒墨哉因想開天來不知有多少聖人只是行而無跡事而無傳令我滑然漠又頓然笑也）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而況為大乎夫為大（此為字與上下不同彼訓謂此訓為是居之不疑也為德義）不足以為大而況為德乎（勝乎人以外之所及言德以內之所得）夫大備者（知止其所不能知）無求（本來具足何所假借）無失（元無所得何所遺亡）無棄（實非多餘何所舍置）不以物易已也（無動於外）反已而不窮（無一閒斷而已）而大備矣（天地自然而大備豈有所為哉）

三賀之（賀其能見賢且得人也）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惡得而不有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之自夜者（賣名喪實所以可悲）吾又（古之人所以不悲也）嗟乎我悲人之（悲人之賣名喪實則必喜我之分所以亦可悲）吾又悲夫悲人者（悲人之賣名喪實則必喜我之分所以亦可悲）吾又悲夫悲人者（是猶有人我之見得喪之悲）悲夫悲人之（悲人之賣名喪實）非（者恐沈溺之莫解茅岸上著力矣我又從而處其擔古人擔憂在豈不幻中之幻影外之影而愚之又愚用力之過勞大可悲哉）其後而日遠矣（橘骸死灰皆由此出）

仲尼之楚楚王（鵷）之孫叔敖執爵而（古人燕會必有言以相規小雅）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古人燕會必有言以相規小雅所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是也）曰上（常語人今則於此言之）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林氏曰言吾聞聖人不言之教而未）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人無為難解兵息天下事足矣何更言乎有喙三）羽而鄙人投兵乞願有喙三尺（如是公之謂不道之道此夫子之謂不言之辯）

古（述古而已）而不摩（不參一私）不立（一見大人之誠此則大人之所以爲大也）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歅曰（九方歅）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以相人爲業）九方歅曰爲（爲字下洗於）我（一段）以終其身（世所謂祥止此耳）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是極也（反映下洗於天地一段）九方歅曰夫與國君同食（俗眼世論無怪其然）澤及三族而況（養）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今之享福者比比皆然）吾未嘗爲牧（牧）而（羣）牲（羊）生於奧（室西南隅）未嘗好（愛）田（獵）而鶉（小鳥）生於宍（室東北隅）若勿怪何耶（聖人甚渴無故之何勿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所與之遨樂於天吾與之遨食於地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攖吾所宜（此直循常任性無功於世俗者也）與之一委蛇（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此直循常任性無功於世俗者也）今也然

竟有世俗之僨焉（無故必有怪行之禍）凡有怪徵者無故之獲（天作之孽）幾天與之也（天作之孽）吾以是泣也無幾何（去國所謂怪行也）然身食肉而終（祥乎不祥乎）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我與吾子之罪（自作之孽）幾天與之也（天作之孽）吾以是泣也無幾何而使柵之於燕（燕）盜得之於道（道）全而鬻（鬻）之則易於是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齊名言爲其街正也）則難（恐其不若刖之則易於是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齊名言爲其街正也）則難（恐其不若刖之）

比則不利也（承卷婁者以遙接前文爲仁義者而言也人衆則情不一情不一則乖亂於此起矣）故無所甚親（無心於天）無所甚疏（無心於天下之歸）抱德煬（養）和以順天下（相忘於自然）此謂真人（即神人神以不測言真以无妄言其致一也）

兼（兼）愛（愛）無（無故必有怪行之禍）殆（殆）乎非（非）人（人衆則情不一情不一則乖亂於此起矣）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疏（無心於天下之歸）抱德煬（養）和以順天下（相忘於自然）此謂真人（即神人神以不測言真以无妄言其致一也）

兼（兼）愛（愛）無（無故必有怪行之禍）殆（殆）乎非（非）人（人衆則情不一情不一則乖亂於此起矣）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疏（無心於天下之歸）抱德煬（養）和以順天下（相忘於自然）此謂真人（即神人神以不測言真以无妄言其致一也）

兼（兼）愛（愛）無（無故必有怪行之禍）殆（殆）乎非（非）人（人衆則情不一情不一則乖亂於此起矣）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疏（無心於天下之歸）抱德煬（養）和以順天下（相忘於自然）此謂真人（即神人神以不測言真以无妄言其致一也）

制到天下皆遁到物者不顧（此所安而能合一齊而謝之其爲傷者多矣）夫堯知賢人（爲仁義者）之利（乎賢者之外者）知之（六字各叶音成文當時有此成語正）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對後世方言冬烘糊塗累墜之類）夫唯外乎賢者（此是坐井）有曖妹（曖妹）者有濡需（濡需）者有卷婁（卷婁）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曖曖妹妹（此是觀天者）而私自說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曖妹（曖妹）者也（此是坐井）濡需（濡需）者豕蝨是也擇疏鼻（疏鼻）而（羣）牲（羊）生於奧（室東北隅）若所謂濡需者也（此是倚冰山者）卷婁（卷婁）者舜也羊肉羶（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此是爲名所累者）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

比則不利也（承卷婁者以遙接前文爲仁義者而言也人衆則情不一情不一則乖亂於此起矣）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疏（無心於天下之歸）抱德煬（養）和以順天下（相忘於自然）此謂真人（即神人神以不測言真以无妄言其致一也）

兼（兼）愛（愛）無（無故必有怪行之禍）殆（殆）乎非（非）人（人衆則情不一情不一則乖亂於此起矣）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疏（無心於天下之歸）抱德煬（養）和以順天下（相忘於自然）此謂真人（即神人神以不測言真以无妄言其致一也）

兼（兼）愛（愛）無（無故必有怪行之禍）殆（殆）乎非（非）人（人衆則情不一情不一則乖亂於此起矣）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疏（無心於天下之歸）抱德煬（養）和以順天下（相忘於自然）此謂真人（即神人神以不測言真以无妄言其致一也）

兼（兼）愛（愛）無（無故必有怪行之禍）殆（殆）乎非（非）人（人衆則情不一情不一則乖亂於此起矣）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疏（無心於天下之歸）抱德煬（養）和以順天下（相忘於自然）此謂真人（即神人神以不測言真以无妄言其致一也）

制到天下皆遁到物者不顧（此所安而能合一齊而謝之其爲傷者多矣）夫堯知賢人（爲仁義者）之利（乎賢者之外者）知之（六字各叶音成文當時有此成語正）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此是坐井）有曖妹（曖妹）者有濡需（濡需）者有卷婁（卷婁）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曖曖妹妹（此是觀天者）而私自說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曖妹（曖妹）者也（此是坐井）濡需（濡需）者豕蝨是也擇疏鼻（疏鼻）而（羣）牲（羊）生於奧（室東北隅）若所謂濡需者也（此是倚冰山者）卷婁（卷婁）者舜也羊肉羶（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此是爲名所累者）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

如藥以除疾非以害人然用之不當反以殺人其實與烏頭之毒何以異哉是故桔梗以通上焦瀉以補中豕零以利下竅不得之生而失之死苟或用梗者而用瀉用瀉者而用零故當其時者葦亦可以回生逆其時者瘠亦足以致死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言藥且如此天下之事可知矣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鵂明有所適鶴脛有所節解猶反之也悲林氏文種明於謀國而暗於保身猶鵂日能夜視而不能晝見鶴脛限於長而不可斷去也故曰風之過句河也有損焉請只風炎日燥河水耗減耗水減日之過句河也有損焉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未始其攖也恃源而往者也無源之流則然耳若有源之水則雖風日守之無損也真人與土爲體故土之所在水無不潤之影與人爲體故形之所在應物而不窮亦其大本著漏洞爾故水之守土也審影在影無不隨之物之相感聲應氣求如磁石吸鐵琥珀吸芥陽燧取火方諸取水確不可易審之謂也故曰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不測其淵不可測之謂也

自昏藏豈不殆哉能者藏能之所如言神明之舍此句總上而更推廣言之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聖無爲而化能其於府則恃才妄作好勤多求勞而罔功十九坐此故曰殆也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平給及萃聚緣循果成也成則不及改轍而禍即以叢生言其速也反必緣其功之素積而遲久以待其成言其難也長也茲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己寶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人人如是代代一轍也譚峭云國亡國者不知不識也問譚明也見此也之君聰明出於人正此謂也不知是代代一轍也譚峭云國亡國者而言無已者承上而言能其於府元是危途而人以爲己寶故甚則亡國戮民歷古以來無不若此豈其好禍而樂亡哉乎故不甚則戮民居無學問之功不知講明此箇道理所以至死而不悟耳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特其所不躡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夫人豈可能其於府一人之才力有限以有限逐無窮爲有不危者故足之所踐無幾要有所不踐者方可資以致遠況人之知乎人之所知理而一切自用所以殆也天之所謂即下文大一等是也知大一渾淪未判知大陰寂而未成知大目分而有名知大均即陽動

無有乎或變者也天之所謂昭著切實如此可不謂昭著乎閽不亦廣矣大矣揚之則遠而不窮引之則通而靜正者乎閽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爲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林氏曰言此中之實理昭著如此昏不問是而生疑惑於其間乎若以此不惑之實理解我不問是之妄惑則復歸於不惑之域自無有惑之者矣此謂大不惑也此又指出不知問是之病而引進之

人不可有所溺也一溺於私欲則性命非我之性命耳目非我之耳目形神交病不得休歸而民之死亡不得脫者不可勝計則私欲之內而害身外而害世誠害羣之馬惡可以不去哉去其害則天心來復民生可安不啻流人之還鄉而兩陣之閒休兵而罷戰也不知乎此而欲爲天下則脊病無時而少痊矣縱遭時有所用不過馳其形性潛之萬物不能無爲也夫天下莫貴於守身莫要於聞道不知反吾情性之真以求大道之所在而徒與人辯以爲未始吾非何其愛予之不如愛斫鐘也是故惠施多方其書

五車僅足爲言道者之借徑發端而未可謂之能知道也
知道者不以賢臨人不以色驕人不先以使人知不責以
與人鬬況肯與人相排以辭相鎮以聲哉何也不道之道
道之所一也不言之辨知之所不能知也德總乎此方可
謂之德言休乎此方可以有言惠子之於儒墨楊秉何如
哉古之大人不知其誰氏今之儒墨以善言爲賢古今人
之不相及也無異於子綦九方歅之語祥不祥也則而鬬
之齊所謂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者徒虛語耳祥安在乎故
世俗之所謂福君子不以爲福也世俗之所謂利神人不
以爲利也堯之仁天下天下欣欣焉而千世之後人與人
相食者其弊未必不由於堯也何也仁義固所以利之而
自堯爲之則誠自後世爲之則僞僞者大亂之道也是以
神人惡衆至其於天下也無所親疏唯抱德煬和以順之

而已矣於蟻於魚於羊各有所取其耳其心自處其
常如繩如循以天待而不以人入此真人之所爲也明乎
得失生死之機而因時順應如用藥者不執其方決不蹈
乎文種之明於存國暗於保身以致鴟目鸇膺之悲也則
真人之大本立故千變萬化而不窮焉耳否則守之不審
則殆之成而禍之長也古今來亡國戮民者皆以昧此而
致之不亦悲乎夫恃源而往者天也能其於府者人也人
不可以勝天也久矣雖有善賤必由乎坦途方可以致千
里若側足之外即黃泉半步不可行矣如是而天之所謂
可不知之哉知在天之天以明乎其理知在我之天以履
乎其事不在言也而不啻其言非有數也而如睹其數不
知而後知之此一旦豁然貫通之候視乎曰之所知何如
如何世之人不知問是而止以能其於府爲己寶也苟知

問是則思議俱忘天人一致而其明天下之至明矣舍此
不問大惑不解無論曖昧有識所不道即卷舌者之
名重天下君子弗貴也

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即則陽）見
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言不如公閱休
之言必能見信也）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耶曰冬則擉鼈於江夏則
休乎山樊有遇而問者曰此子宅也（江夏即子宅身外無一
物矣此等人豈是輕易
萬人者楚王信朝臣之言不如信隱士之言隱士之言可見）夫夷節已不
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此本即擯公閱休句言汝求我
譚汝於王而不能得之王而況我乎我不若公閱休也且夷節已
是一氣回他之辭因則陽宦情太熱一即得其人而往舜之故王果只得插鮮
之爲人猛後勇技前言而申說己意此元
無德對下文侯人言有知正德言而有知不自許對下文侯人言有知不自許正所謂侯也）以之神其

若公閎休之意止此以下止將聖人意外矣聖人達綢繆欲元外附反復詳盡而歸諷則陽總在言外故曰綢繆達者詳盡無窺也周盡一體矣一體周盡者咸正無缺也而不知其然自然而然不由思勉性也生知安行所性而復命復言曰復出有者也此言其體其有止也若之何欲其盡善將若之何上言無心之妙一正一反互相發也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已性也承上而言聖之為聖人則名之聖人者亦不自知也舊國舊都望之暢然到家尚有許多路頭雖使卭陵草木之緡雜密入之者十九十失其九言非盡入也猶之暢然忽見垂楊今合抱兒見閭閻者幾年之故也猶之暢然忽見垂楊今合抱兒見閭閻者教人喜極更悲傷

曰無歲無內無外林氏曰歲之所以為歲者以三百六十日積而名之若除去日則無歲矣外之援援之若無內之則無外矣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公孫衍聞而恥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讐衍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虜其民人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長忌而出走然後拔其背折其脊此以兵聲罪殺之若此則瑩無以應矣詩曰凱弟君子遐不作人作興也詩曰凱弟君子遐不作人則從而命名之也歟語動作與高朗令聞光明等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此忍小恥立榮名捐近功圖大效比用兵又高一等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犀首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季子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上二層虛蓋此非華子所居也華子所居在下盡其道一層耳三人作四樣說話夾此一層在華子口中藏了刺客一層在犀首頭上此鏡裏鏡一魏一人五對面法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言伐者勝負不可必言勿伐者功利未能忘然知二者之

為非亦未能遊心於無窮也道則無人無我如天如地大小強弱非所論矣戴晉人以藏晉人見魏侯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蝸牛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太虛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四內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蝸至小而兩角為尤小以俗觀之無小不小天下一蝸也君出而惠子見君曰客何言哉梁國一蠻也何以辯哉客曰吹管也猶有嘒也吹劍首者吠而已矣嘒孔雖小猶相屬而成徽促之聲若是人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吠也道聖人於大人之前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墟（實聚其鄉有夫妻臣妾爲人屋者）子路曰是稷稷（髮亂貌）何爲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有脩而陽於僕辭如言吏隱然）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左右兩傍曰畔此正僕之地步）其聲銷（無名）其志無窮（天下有心人）其口雖言（不得已）其心未嘗言（無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遺世獨立）是陸沈者也（沈於河是適人之適沈於陸則自適其適矣）是其市南宜僚邪（一流人）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至則行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名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爲佞人）以丘爲必使楚王殺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蓋閒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留）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土塊）滅裂（草根）而報予予來年變齊（盡易深其耕）而熟耨（除草）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足）飽（食也）（封人蓋以治田喻爲政也）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性（治身之道）（莊子以喻治身之道）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如言百那然庚桑楚篇所云勃志謬心之四六者皆衆爲類也人一心百那攻之雖知者無以善其後克己二字聖門所傳禾）故爲（則悲故鹵莽則失其本性要也）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其宇妙子之庶生木之旁出者曰孽其初一本而已庶生疣出則不一而是非之心好善而惡惡豈不是性至於物私誘物以欲惡其則認賊作子認如作主故曰鹵莽上文孽也）始萌以扶吾形（扶去）尋擢（拔去）其根以爲（認欲惡之孽以爲性於是衆私百欲雜然叢生不幸而精力之方剛時命之偶幸所求而遂所貪而成一時頓足以快其口體耳目之奉然而本心之德亡而百病於焉以出矣子色盲目五聲聾耳放利多怨好色必死扶吾形者幾何時擢吾性者無已日而人上曰貨在人身則貨在內者尚不知所戒哀哉）並潰（民逃其上曰潰在人身則潰在內者舍魂流於外皆是漏不收漏也）不擇所出漂疽（癰所謂發是也）孰（說得可憐又可哀）內熱（所謂潰也）

柏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戒暗四方蹙蹙靡所騁可勝追然）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始於齊至齊見泉人焉推而強起之解朝服而幕（覆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無人可免也）子獨先離之（覺得不幸耳二句十字抵得詩伯一生哭子乎天下有大菑無人可免也）子獨先離之（覺得不幸耳二句十字抵得詩伯一生哭）

知力竭則以僞繼之曰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古人於民之有罪者得其情則哀矜而自責今故意以不能爲之事責人而即責之以不爲之罪民無如何不得不爲巧僞以求苟免究竟皆上使之也上人多僞士民何取而不僞乎）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林氏曰凡僞生於不足而民所以然矣而卒詘之之君亦不得而辭之矣此就民既犯罪之後言愚按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深情至理唯此文識得出也）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由不足者誰都則盜竊之行民所受）

柏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睹四方蹙蹙靡所騁可勝追然）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泉人焉推而強起之解朝服而幕（覆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無人可免也）子獨先離之（覺得不幸耳二句十字抵得詩伯一生哭）子乎天下有大菑（無人可免也）子獨先離之（覺得不幸耳二句十字抵得詩伯一生哭）子乎天下有大菑（無人可免也）子獨先離之（覺得不幸耳二句十字抵得詩伯一生哭）

遽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事無常理無盡知之所知有限知之所不知無窮伯玉始以爲是必實見其所以非則始之實見其所以然矣而卒詘之化未必非即五十九年之非也此皆知之所不知者也言此以起下文之意）萬物有生而莫見其根有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其所不知之所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生死根也門也）

所不知而後知而人莫知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則所謂然
黃之愛之豈非大惑乎 又太息而言誰能逃此所不知者以為知也無所逃
與然乎 此則人誰有知亦總歸於不知而不能獨出也則伯
玉之所謂然其果
然乎言未可知也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狶韋史官 曰夫衛靈公飲酒
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
公者何邪 論法亂而不損曰靈 靈之論未足以盡其惡也 大弢曰是因是也 言靈
未非美論也 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 無妻妾同濫浴而浴 無
女之別 慕古者外 男
內不共湢浴也 史鰌奉御對而進所搏幣 則承之以幣詩所謂承筐以將
是也 而扶翼 且使人扶翼之漢武之於 其慢若彼之甚也 可謂亂矣
見賢人若此其肅也 尚有不 事名開說 其有不
損者在 此其所以為靈公也 言靈正當
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
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 依 其子靈公奪
而里 葬者不能式焉於其子 錄意謂此元葬者 孫有靈公奪之以為寵安之里也 夫靈公之為

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言靈之論實
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邱里之言 如言與 數之前定也 鄉評然 太公調曰邱
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 邱公之所在也 合異以為同散同
以為異 合之則同散之則異同異邱里之言正合之者也然則
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 只是散同而為異 便語此而遺彼 而繫馬於前者立
其百體而謂之馬也 只是合異以為同便不言而自
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大人合併而為公異不合
顯會萬而歸之一道之大而公者在我矣有所取舍
有所輕重於其間然是一曲之論而非大人之公也 是以自
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 林氏曰既合併
不當有執距之意自外入者聽言者也聽人之言吾心歸有
所主而不可執定一己之見道不見道意正如此 是故邱
吾心雖有取正而不可距逆他人
之意如此方可合異而歸同
賜亦偏私也 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殊用大人不
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

不問而已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　少知曰季真之
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皆是此理
莫爲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季真
皆當日之立言者莫爲言無有爲之者即告子之無善無不
善晉人之風吹北落佛氏自然性之說也或使言必有惡之
者即或人之有善有不善道家之注生注死佛氏因緣性之
說也蒲賓也徧周備也承上而言物之巖起既不可議則此
二家之說果孰爲當乎　太公調曰鷄鳴犬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
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爲鷄犬之鳴吠所
鳴吠所將爲也以至易知者尚不能以言以意而求況道之無聲無臭者乎　斯而析之精至於無
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爲未免於物而終以爲過故
斯道究而言之小而無內大而無外豈彼二人之說所能盡
或之使莫之爲僅可以論物不可以論道也未免於物言其
只在物中較量也終以爲過當失歸之處也　或使則實莫爲則虛此正
論物而終有過而成化言或使則明明有箇主使
終以爲過者也天地無心而太虛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
之者滯於形器而太實天地至誠而無妄言莫爲則全是偶
然而適然墮於渺茫而太虛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
極朱子所謂若論正理則似樹上生出花葉來又謂若說真
箇有箇上帝如世間所塑之像真有雲車鶴從而來又疑於此二句正好參會　有名有實形而下
者也

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形而上者也　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
承上言天下有名有實者皆物也道則無名無實立乎物之
外而運乎物之中所謂體物而不可遺者也而以爲可以言
論可以意致如季真接子彼曰或使此曰莫爲則愈言而愈不
親切矣　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
徂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觀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林氏曰未生者
不可禁其不來已死者不可窮其所往一生一死百年之間
相隔幾何而所以然之理究不可見曰或使曰莫爲不過想
當然耳非實見得是也愚按死生亦大矣其理元至實也人
之未生者不知死生未生而生亦不知生未死者不知死未死而死亦不知死有順而歿安知生佛氏之高者言虛無
若知生佛氏之高者言虛無極而大極知死竟昧然萬古之愚蒙　吾觀之本其往無窮無
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吾觀
物之一源則根本盛大而出無窮吾求之萬物之散殊則脈
絡分明而往不息無窮無止則所謂泰初無無天地之始而
萬物之母也天地無此無以爲大萬物無此無以爲生故曰
言之無也與物同理言之無言也此物字兼以
地萬物言理對下之然始以形而上者言或使莫爲此不過
各執偏見以爲論端實不見天地之全斯道之大備其所究
極只在有物以後有物之中故曰言之本也與物終始言
之本謂其各據以後爲根物終始對上理字以形而下者言道

不可有非物而有不可無體物而不可遺道之爲名所假而行或使
莫爲在物一曲夫胡爲於大方道者象數求形而其理已具
可以有言亦不可以無言也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而道豈
有可名哉今曰或使曰莫爲則在物之一曲說已物不可以
擬道況在物一曲而何足以與大方耶六瓶同曰
大方一曲則不過六面之一耳甚言其所見之小意言而足
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
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於其理已具而其理無服元不
物不論有言無言在乎言之見與不足耳其情偏
不在有言又不在無言於非言非默上自有極處非言非默
是何意象學者當自得之
通首皆是韻語

林西仲曰道者物之所從生本乎天而命乎性爲人之本
然於以保己於以化物但有無窮之意存焉至其爲道之
極究非可易窺也公閱休一擲鼈休樊之意存焉至其爲道之
以天爲師得乎人之所同然而自安於若不知若不聞之
人心非無德而有知者之比豈有殊術歟亦惟本乎性而
趨矣則冉相氏之得其環中以隨成洵保己化物之極則
也然非可曰此其道在於古而不在於今也觀之近世則
有戴晉人蝸角之喻而魏瑩即服其吹劍此其化物爲何
如聖人僕登極之舉而孔子亦取其陸沈此其保己爲何
如無奈道本在人而知之者寡其保己也每有遺其天離
其性滅其情亡其神如封人所謂鹵莽滅裂之說者其化
物也每有匿爲物大爲難重爲任遠其塗如柏矩所謂巧
僞盜竊之行者則道誠未易言矣天道之難言非道之難
而言者之難也蘧伯玉無可知之是衛靈公無可知之名
正以道之在人合散同異有不可知者存所以大人惟合
併而爲公不執不距無爲而無不爲而已其所謂天地陰
陽之公極物之外無可求焉即季真接子莫爲或使之言

皆爲未免乎物總於無窮無止之理未有得也大抵道亦强名言默舉無所用非言非默是何真境言道者可以悟矣此篇西仲看得極有條理仍之

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包下文九項而言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此主臣不幸而善惡同歸於盡者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萇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此賢臣主未亡而臣先罹於患者比上進一層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憂而曾參悲此父子俱賢父偶誤而子竟罹於患者比上又進一層曾參非悲指芸瓜受杖事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此五行之相生相剋而不免於害者比上又進一層木與火亦相生者相害也金與木亦相剋者相害也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此二氣之逆而天地亦失其清寧之常而不免於患者比上又進一層錯雜也絃束也雷也陰陽錯雜天地閉霾萬積之極必有迅疾之雷發於古木之下當聲起處火光從之裂理焦膚有如爪傷之兆氣若硝黃雨甚於霰金石鑠故曰水中有火槐大槐乃焚大槐以下四項言人心之患亦以一層深一層也此藩害並至無可如何而有所憂患者甚憂不可解也兩陷陷不得出也蟄蟄憂貌地之閒此蠢起蟄而未甦之貌若縣搖搖而無所終泊也慰慰暨暨閒閒如如也此勞苦空乏擾亂然尤而有所恐懼者曠蟄慰慰然而有所忿懥者月之清光徧照天和也事勢擾逆不知放寬展轉煩急適自傷耳月固不勝火此見欲心亂克治不下而有所好樂急切也火人心中無明之火也九州而鑠貌辨色反不如鐙燭以喻人心本體之明爲物所引則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也世有迷於色而欲戒之者猶寫死字拈於帷壁及其妻至則又自解曰人固有一死且世之死者多矣未必皆由於是也況可樂之時而不樂此癡人適自苦耳雖厭作何取焉亟此類也於是乎有儻然而道盡此總上四項而結之儻然衰憊之狀道生道也道盡而形神與之俱盡矣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己貧而求人求之而不得遂忿色發聲豈復成莊子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

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文雖遊戲事歸情理部莊子中寓亦有言雖亦有言木亦有言龜亦有言終必無如此魚之言法者仔細思之毋以其附於莊子便信爲莊也

任公子爲大鉤巨緇五十犗健牛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陷沒而下驚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浙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輇才諷說之徒皆驚前面許多大話只爲此句耳不問而知其非莊也又何況諷令二字之在末後乎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趨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若何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接其鬢壓其顪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賊盜談文可以不必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長而趨下下短末僂背微曲而後耳耳貼腦視若營四海蕭目當世之患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去汝躬以身任天下與汝容知以心憂天下斯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以天下爲一家而欲安之而驩驩萬世之患以萬世爲一體而思救之抑固窶邪亡其略弗及惠以歡爲驩終身之郹郹勢必不能而爲之者抑固欲取窮困郹郹亡亦知有所弗及而謀至此郹施恩而求民之悅以此爲務此人生之魄中民之行進焉耳醜行庸庸人之所爭趨耳君子不貴也

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
譽相引以尊名相結以厚實堯則譽之桀則非之自以爲不
忍一世之傷而驩驩世之患也而不知其無庸也故不如
兩忘而閉其所譽不惟桀不非堯亦不
譽而與一世萬世相安於無事之天也　反無非傷也動無
非邪也若是者語以天下本無事也吾心本無物也而妄起
分別多爲計較無非傷害邪僻爲故耳昔人謂眼中
不可著金屑正此意　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
焉終矜爾聖人之於事不得已而起是以每有成功所謂無
而貴力邪是豈君子順應
之道乎所宜去之者也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爲清
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
也君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
且朝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獻
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
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策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

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策不能避刳腸
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
寡不勝衆矣聖人所以好問好察明四目達四聰而舍己從人者正有見於是也　魚不畏網而畏鵜
鶘食魚鳥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
能言從來無教兒言之師與能言者處也與之處自
然而言之化矣

惠子謂莊子曰子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
莊子曰有之以爲用無之以爲用朱子曰
言之所傳者淺象之所示者深皆此意　夫地非不廣且大
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側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
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無無用者
有用者亦無用矣無用豈不大哉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
且得遊乎能遊者胷大襲然無往不自得不能遊者塵根太重即欲自適而不能也　夫流遁之志
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
顧雖相與爲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絕自以見理之明

且行之卓而不知其非大中至正之道也乃陷入而不出長
往而不回雖與世之志功名貴富者有清濁高下之殊然
亦污時隳世則未耳以道觀之其
大一也故曰易世而無以相賤　故曰至人不留行焉至人之於
世用行舍藏無與於己仕止久速各當其
時豈以流遁決絕之爲美而留而行之哉夫
者之流也且以猗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
氏之韋生今之世亦不誰不與時偕行者之通蔽也且以猗韋
如色夫蒲不裹葛的擇皮男女不婚姻而野
而樂窮而自號於天下曰吾至德而至治也
也索隱行怪吾非爲之勦人吾與亦不外
之此其所以能清而不辭順而不失也　彼
上句彼字指過高不中者貶即其所行是也舉以明中
於世而不辭之意承順也彼如彼蒲
此中上順於人
之意　目徹爲明耳徹爲聰鼻徹爲
徹爲知知徹爲德徹通也對壅而言至人
其一身之中無不通徹故物莫能壅之也
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跲跲則衆害生
壅塞也對徹而言哽

噎也跲踐也足不良於行如被人踐也按人
絕於足指而循於喉嚨卻氣循經絡而行故哽而不止則變
爲足病足病則
衆害皆生矣　物之有知者恃息物兼人與
一吸曰息大地開一氣耳
動則爲陽靜則爲陰人與天地浴體氣蘊於鼻
呼即爲陽吸即爲陰出入不息人乃無病是五官百體之知
牖皆連動皆此耳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曰夜無降人則顧塞
其竇不殷者案而徵也穿通降少也竇即鼻竅也按內經人
一呼脈行五寸一吸脈行五寸晝夜之息共一萬三千
五百而氣脈之行適周乎一身而無微不至矣故人有寤時
足不以寤而長人有寐時息不以寐而短如天地之春夏氣
自下而上自內而外圓如是行也至秋冬氣復自上而下自
外而內亦如是行也既無一刻之盈縮所
謂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是也日夜無降即不舍晝夜意人
感於六情惑於五欲皆之息始有塞而微
牖連動皆此耳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曰夜無降人則顧塞
胞有重閬心有天遊胞人身脬腋也閬空
也陰則未有不虛者也是故地實矣而孔穴相通泉流注焉
人體實矣而脬膜如裹血氣行焉未有理
之中開昭昭然四時
可分無處而不虛也豈必天與地相去之中閬洞乎五藏縣而六府係
行而百物生胷與胥相去之中閬洞乎五藏縣而六府係
者然後謂之虛也哉心之爲物一擁耳而已矣
著包裹六極綿蓄萬有亦唯其虛而無以相賤絕自以見理之明
虛則靈靈則自然不昧故曰心有天遊也
室無虛空則婦姑

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邱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此丞心有天遊而反言之室無虛空則婦姑勃谿必至必以大林邱山爲善也亦其心不奈世何耳如人之塞其竇而息不慤也豈天之不穿之天遊則用世出世無往而不樂而何必尊古卑今流遁而決總也邾王陽明曰佛氏之教教人莫著相而不知自己棄君臣父子的相了正神者不勝之謂也勃谿謏誶聲六鑿耳目鼻口也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誽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衆宜人心盡則大則樂而自以私欲障之則六鑿相攘而不奈自身何凡皆有心之累也是故德之不崇也以聲聞過情也名之不終也事情孔亟也機巧求勝彼此相爭之功而草木不見其長日有所增雖其倒植也已過半而不知其然矣人能無障其天遊則廣爭然可以補病胥臧可以怒生銚辱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乃正言養心之道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閒莫不各有當行之路何待於詩書殷誥師友箴戒而過父自知愛過兄自知敬如春雨既降百草叢生農夫方修田器未加糞治也胥

莊子解卷之十二

貴池吳世尚注評

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此莊子自明其書有此三樣說話也寓寄也託也本以道此而寄意於彼實我之說而託之乎人曰寓言十九者十分之九言極多也重正也真也大義之所在明白以樹之古聖之所傳端緒以述之曰重言十分之七言之久多也卮酒器之滿圓者欹側無定傾則覆空則仰虛而不執滯者似之故曰卮言日出者隨時出之而不窮也寓言猶易之卦爻辭大抵皆象也重言猶易之彖繫傳正言其理也卮言猶易之序雜傳通言其蘊也以此例之略可見矣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林氏曰言以吾言之彼則不信猶父不能爲子之媒蓋父之譽其子不若他人之譽其子爲可信故必借外論之也然此亦非吾不欲直言奈人不可與直言何愚按天下之理若正言之則一事止作一事用唯立象盡意託物陳辭則人人有用處處皆通此易之卦爻所以能盡天下之無窮也莊生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而莊子之所造深矣異於己爲是之異於己爲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爲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者耆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之謂陳人人情以同異爲是非至言不出俗言勝也故欲止天下之辯莫若則古昔稱先王所謂耄言諸聖也蓋聖人者生先於吾而有經緯本末以立人道之極者也否則道之不盡年之徒先不過舊人久物而已何足重哉陳舊也久也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天下之理皆元於一一實數分萬一各正一物一太極不爲有餘萬物一太極不爲不足所謂不言則齊也若以言齊之則愈見其不齊且亦言之齊而非物之果齊也太山秋毫彭祖殤子同處於天地之間相去而無言何嘗不齊哉今言者必曰太山小秋毫人壽彭祖殤子參差耳故曰予欲無言蓋以言影其參差之不天下活潑流行上下昭著有不待言而顯不以默而藏者人能和以天倪因以曼衍不執一義不遺一義則言而無言矣言無言而無言亦可也終身不言亦可也何也雖言而未嘗言雖不言而未嘗不言也　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惡乎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惡乎然有自也而不然

生於親之存亡可謂內重外輕貴貴賤無足以累其心者矣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待耶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影遇明則顯故曰吾屯也代也替也待形為存亡形待造化為生死故影不能自主形亦不能自主也彼來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鵬雀蚊虻相過乎前也言曾子不能無所累矣若無所累則忘乎親忘乎天下俯不及養之哀而忘之矣鵬雀極大蚊虻極小大小雖異總皆外物也觀舜之若

將終身若固有之可以想無所縣者之境象矣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還二年而從克制功深心存理順三年而通天光煥發四年而物天理豁然貫通四年而物卓然如有所立五年而來左右逢源取之不竭六年而鬼入有感即應七年而天成造化生心不須思勉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杳然來無去九年而大妙即化不可為理而不可知之意生有為死也勸公生各有所為未免於私也死則同歸而無異公之至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人之死固自生來矣人之生而彊陽於天地間也又何自來乎而果無所自來乎婦人之生子又必於少壯時邪惡乎其所適而必於婦人始生子不生子婦人之少壯者即不生子耶謂無所自似可相差既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

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閒是以不敢今閒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平易近人人必親之盛德若不足二句出老子陽子居蹵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避席非止於不爭爭席不止於不避在我者益深知我者益希矣

形則無矣故曰叔之而非也穴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叔之而非也待耶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影遇明則顯故曰吾屯也代也替也待形為存亡形待造化為生死故影不能自主形亦不能自主也彼來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閒是以不敢今閒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平易近人人必親之盛德若不足二句出老子陽子居蹵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避席非止於不爭爭席不止於不避在我者益深知我者益希矣

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避席非止於不爭爭席不止於不避在我者益深知我者益希矣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言至何處而反也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饗賣漿者也食於十家而五家先饋蓋知其為異人而敬之也此五人亦何謂有識者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也謀謂作偽也解化彼此之畛情者也光耀也見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今洿於內者未免實而不化則形於外者自然犖動有異露出名士風流故曰形謀成光也天下唯聖知賢知賢露出名士風流故曰形謀成光也天下唯聖知賢知賢之中固未必無商人然何以知己之若是多也則信乎在己之有以致之也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鎮壓服也貴有鄰老有鄰人所易見者君子之德人所難見者也今稽中發外光彩逼人人心畏服不敢犯人而獨敢我以整整齊醮醮而威者夫饗人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處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貨饗之家猶以君子之道游敬知此怪不得今之名士到處留題也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慧

齊以襲職有至死而不得歸者如孔明之於昭烈可見矣所謂難其所患者此也　伯昏人曰善哉觀乎　言其立少觀多即此見彼也　汝處已人將保汝矣　處已如是不求之而不能御矣保附也　無幾何而往之舊家則戶外之屨滿矣　保附者衆　伯昏人北面而立敦杖處之乎　敦杖以支頤而皮肉緩也　立有頃不言而出　名虛則實衰便非近真著已學問故不言而去　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而走　急於求益恐迫之不及也　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　言不可教也　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　指戶外屨非而言　非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　即非我之求人而不能使人忘我便是學未至處何所用之　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揣而本才又無謂也　感人而人即豫悅來相附者表其異以示之故耳既有所感則精神外用心性內揣真無謂也　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　人鮮良朋諱為告戒鄙細之論何能已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虛字正對上內

誠不所言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為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　緡業有成其利溥哉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　緩與翟各以學相雄長其父助墨而緩學係己所使又以己之學為弟所勝故遂自殺也　其父母之曰使而子為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為秋柏之實矣　良能也善也此原其未為墨之先實成也此指其既為墨之後緩既死見夢於其父曰使汝之子學墨者我也未學墨之先何嘗見其有甚能有甚善今以我之力而所學有成汝乃助被而殺我乎見夢之言止此闔胡嘗視其良如云汝何不看他之才能不圖如此無以加於我也既為秋柏之實矣勿云於今果是好了然誰之力乎此皆夢中致憾其父之辭也　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　報如報德之報謂成就也人之天如方言所云生成一半也言天之成就一人必其人先有生成一半者非可強也彼為墨者本有為墨之根氣故為墨而墨成耳豈盡緩之力乎　夫人以己為有以異於人者迷惑於宇宙　不知有天地古今　形累不知太初見物而見道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　所謂主靜也　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　所謂無欲也　水流乎無形　所謂虛而應無心也　發泄乎太清　所謂應以無心也二句亦與知來藏于密同意上言小夫之知此言主人之用心也　悲哉乎汝為知在毫毛而不知太寧　毫毛微之微太寧無始之始也承上言小夫悲哉乎汝之知而言之著知在毫毛不過小夫知太寧與大道何與哉善易者不言易知道者不言道知而言之知必不大也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益車

世皆綴也　今之人大約不知性之所安而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積善累仁者尚不自知其有德而況有道之聖人而乃自聖乎有知而自是則遁天倍情忘其所受矣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　公乎人安而不有衆人安其所不安而有之　聚天事而不惜林氏曰所安者天也所不安者人也綴蓋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者　不安其所安而自居不安其所安而相忘不安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　道之大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已而不可待元不待言之不得已為人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道之實體備於己而不可擬人美言也此知而不言赤張條一圖天理也知而言之不得已為人垂誡也今人好為人古人止任天故曰古之人天而不人

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此正所謂知而不言天而不人也學屠龍至於道拙單千金之家既竭吾才也三年技成知有所立卓爾也無所用其巧復還故物實無所有也通節皆喻言老子曰知此清淨漸入真道既入真道名為得道雖名得道實無所得此之謂也　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　技成必欲用其巧矯物而不化故謂之兵以兵為可順

故好為多求以兵為可恃故好戰則亡也言技成而無所用其巧則智中無事天下平而無故矣盡聖人天而不人於可必者亦化之而不必故無兵也衆人人而天於不必者亦執而必之故多兵也夫兵豈可有者哉順於兵則不能相安於無卓而揣怨交爭無所不至矣恃夫兵則好大喜功虛內事外必至天怒人怨衆叛親離而國不可保矣故曰兵恃之則亡人胷中之兵亦猶是也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正此意　小夫之知不離道其卒簡所以相問窘知不出乎此一生之精神唯竭盡乎此所以為小夫也　而欲兼濟道物人己兩得太一形虛造化通若是者迷惑於宇宙　不知有天地古今　形累不知太初見物而見道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　所謂主靜也　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　所謂無欲也　水流乎無形　所謂應以無心也　發泄乎太清　所謂應以無心也二句與退藏于密同意上言小夫之知此言主人之用心也　悲哉乎汝為知在毫毛而不知太寧　毫毛微之微太寧無始之始也承上言小夫悲哉乎汝之知而言之著知在毫毛不過小夫知太寧與大道何與哉善易者不言易知道者不言道知而言之知必不大也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益車

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林氏曰太譴非莊筆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任之爲國其有寥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以文物之美爲飾從事華辭以枝言爲美偽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今如仲尼之所行必使民歸羽而畫從事華辭是譁實而學僞也非所以厚民生正民德也一時之矯後世成爲風俗文華日勝大亂以生故曰爲後世慮不若休由之而不知其非民心所固有也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過執而不能與人相忘也彼宜汝與汝願與誤而可矣宜善願養也言彼仲尼汝任之爲貞幹或使之得於一時之誤則可矣若審爲民計夫豈可哉素善於汝而心相與而爲則左顧右盼彌縫愈工真情愈遠以爲養與惟出今使民離實學爲首凶德有五中德有心即賊也弘非莊生之旨也觀于中德之事則五德者必五常之相似而相反者也姑息似仁而非仁刻忍似義而非義煩文似禮而非禮陰察似智而非智下文所云則似信而非信也

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咈其所不爲者也咈皆也有酵於酒者陷於泥而之休也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夫民不難治也民之難治也上人之好以我教民強使從己而不能如天之普萬物而無心焉耳布布薄也商賈不齒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商賈君子所不齒以其校計毫忽令人有所不堪也或偶以事故不得已而相齒而心之神明終有所不樂恨不得早舉事而速遠去也喻利之人著實可恥千古以來唯此焉耳矣布布薄也外刑者金木訊之雖內刑者動心之作也桎梏桁楊也桎梏也爲內刑者動心之作也憂恐與過事之尤悔也宵人昏愚之者

外刑者金木訊之雖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承上而言君子之於天下唯順萬事而無情而不可以有心與於其間也即私矣彼商賈一有計利之心便爲有道所不齒人有私心則外內之刑俱不能免夫人止知金木之訊不可受也豈知陰陽之食更無所逃於天地之閒乎真人之行如天布身心安而國家治矣一部莊子譏誡孔子唯有此篇然文則奇矣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此巧言令色所以可恥也故有貌愿而益外謹而內驕溢俗謂假忠厚有技而實無能俗謂紙老虎有順懻而達順冀懻急也達通也如通大鼠之通性乘急而心百變俗謂影壁賊有堅而緩剛強而難繞俗謂倒堅刺有緩而釿

汪洋而刻毒俗謂輾尖刀五句言人之情貌相反不可測也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言人之情貌相反不可測也故常有就義之人即爲棄義之人也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正考父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取法也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驕矜之貌再命於車上僻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唐堯許由也賊莫大乎德有心即賊也弘而心有睫心有睫即賊也弘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順乎天理自坦然由之而無疑既有所爲而愈露矣凶德有五中德爲首凶德有五人皆解爲眼耳鼻舌意識余謂此佛氏之說非莊生之旨也觀于中德之事則五德者必五常之相似而相反者也姑息似仁而非仁刻忍似義而非義煩文似禮而非禮陰察似智而非智下文所云則似信而非信也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咈其所不爲者也咈皆也有酵於酒者陷於泥而不得出其狀而起者因而動其節教疾目而人類也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觀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過人而窮壯取敗也緣循如緣循不能自立偃佚或覆或仰不能自定困畏不若人外而料事多中勇動多怨好作敢爲拂情逆物故多怨仁義多責行仁行義衆心來附故多責達生之情者傀知生者則知死故傀然不以生死動其心達於知者肖此大聰明也故反於天所賦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達大命知萬事之有數者也達小命知一事之有數者也隨言與化俱徂遭言不逆所遇前三者是府之不好處後三者是府之好處又癡又性不敢比於人三者俱通達三者之通亦是謙受益此也知慧外通此小聰明也故逐於外而不得反於內勞形忧心以與物爲構合喜怒以儀傳不可入於靈府靈府者藏神之處也

不得出其狀而起者因而動其節教疾目而人類也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觀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過人而窮壯取敗也緣循如緣循不能自立偃佚或覆或仰不能自定困畏不若人外而料事多中勇動多怨好作敢爲拂情逆物故多怨仁義多責行仁行義衆心來附故多責達生之情者傀知生者則知死故傀然不以生死動其心達於知者肖此大聰明也故反於天所賦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達大命知萬事之有數者也隨言與化俱徂遭言不逆所遇前三者是府之不好處後三者是府之好處又癡又性不敢比於人三者俱通達三者之通亦是謙受益此也知慧外通此小聰明也故逐於外而不得反於內勞形忧心以與物爲構合喜怒以儀傳不可入於靈府靈府者藏神之處也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織席以營生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

能得車者必遺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韲粉矣林氏曰文非莽卑可筆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諦淚貴永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賡送吾葬具豈不備耶何以加此果是全備果是無加但此乃是衆人公共的非先生獨取之則備而無加者莫先生若矣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烏鳶螻蟻一以平等較之佛氏割肉喂鷹反以覺偏而不公也世人謂風水者藏頭此一道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本自合吾以有心與其間反有所不合矣甚有心便是不平便是不合如之何能平不平者而使之平能合不合者而使之合也故雖平而終不合也

之不勝神也久矣明者灯燭己見而為之主宰神而愚者特以己見而自合明豈能勝神哉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而愚之夫特其所見妄生分別取舍總屬私心毫無實際入於人遠於天其功外也於乎通篇反覆以明不必厚葬之意語語透快絶倫可謂知生知死者矣

道不可言非不可言也恐言之者非也知道易勿言難非勿言之難也而言之難也夫以不可言者而欲言之則言豈一端而已以形而下者形夫形而上者將形而上者形在形而下者何物非道何人非我父豈必自譽其子乎媒妁之譽之殆有甚於其父之譽之者也寓言焉可也有有德之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古之至神大聖博大真人有先我無所用其巧也哉蓋小夫之知易知至人之用心難知也而生者其言具在奉而揚之繹而述之便足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絶學為萬古開羣蒙而何庸乎我之更言之也重言焉可也至於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則天

地萬物莫不各有所然各有所可天地雖大未嘗有餘秋毫雖細未嘗不足元會雖長不見其續杪忽雖短不見其斷其齊也木自齊也非言之所齊也亦非可齊之以言也不同形而相禪始卒若環均莫均於此此而知其然終身言可也雖默不能藏也終身不言可也雖語不能顯也然不然可不可出之者注焉不滿酌焉不竭聞之者如飲酖醪不覺自醉則寓言重言之外道更大有賴於卮言之日出也雖然若是言之者也非未之嘗言者也不有孔子其孰能定天下之定乎孔子之言嗚當律言當法人自然其心服而不敢讙立著也故雖曾子之再化而以為有所懸矣蓋必深之又深神之又神至於不知死不知生夫乃為大妙也何也生死是常事生死有實理知之則不過如夜且之恆未嘗有所待亦未嘗有所不適未知之而求之於

天求之於地求之於命求之於鬼皆無是處似之而非也人之於生死猶影之於形也是一是二是二是一其有所待者其又有所待者也影不能自主形豈能自主乎人不能自主生死豈能自主乎道之可知而不可言不可言而可知也如此而陽子居乃睢睢盱盱其去夫盛德者遠矣列禦寇又形諜成光以視夫虛而遨遊者大相徑庭矣老子以為不可伯昏瞀人以為己矣其所以警而進之有不在區區言語間也而無若今之世皆緩也安其所不安而自以己為有以異於人又孰識古之人天而不人技成而無所用其巧也哉蓋小夫之知易知至人之用心難知也至人之於天下情順萬事而無情與天之布濩心普萬物而無心者一也若以有心與之不有外刑必有內刑疇其免之歟然而天下之不測者莫如人心也險於山川難於

知天放義君渴去義若熱瞬息之頃而四時變易已備矣非君子之九徵而欲窮不肖人之厚貌深情其可得乎夫正考父如彼其恭也如而夫者如此其驕也則唯德有心心有睫五凶皆備中德為首故有以自好而吡其所不為者而不自知其非也夫天下寧有可恃者哉窒有可料者哉窒必有美而必無不美者雜其閒哉第有八極可恃乎不可恃乎建有三必可料乎不可料乎形有六府美不美皆吾之所自有而顧吾之所達者何如耳有知慧勇動仁義而不以自多則天之所與我者全我之所以歸之者亦無不全矣是之謂至誠如孤犢然自非衣以文繡牽入太廟者之所得比也然聖賢之道不傷生而非必欲其生而不死也死而不亡而非必謂其骸骨之不朽也欲其生而不死則將死必有深悲欲其骨而不朽則既

死必須厚葬而不知人生於天地死於天地元未有出於天地之外者則道生天地是特造此一副大棺槨以為萬物全歸之具烏為蠖蠖與我並處此棺槨之中而我必奪烏為者而與蠖蠖孰親孰疏何厚何薄其為不平其為不合甚矣愚之夫恃其所見以為明不自知其入於人而役於外也未知生焉知死死生之道吾誰與言之哉

天下第二十八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指當日之各自名家者而言所謂其有為不可加矣聖不自聖自以為甚下文五者亦在內皆以其在曰無乎不在道無不在此道之所以為大也不可加便非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由出明炳幾先以應用言聖有所生大而化之以德言曰神何由降神妙不測以存主言明何原於一存神過化內聖外王分之殊名合之一理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天神至聖總一人也隨出以仁為恩聖者也以上就治心言起下內聖之道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以上就治人言起下古之人其備乎應首句以起下文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大小精粗其運無乎不在道無不在古之人與道為體故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載道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以有孔子為之師故鄒魯之縉紳先生能明乎道也妙在不說出孔子來盡一說出便與下五者相並也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百家時或稱道便不如鄒魯之明之者矣天下大亂賢聖不明

道德不一所謂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散而大義乖也可勝浩歎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分析究察未嘗不精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但未到藏本處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源遠流分愈不能無弊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道之大原出於天故曰純古之人備道者也故日大體裂分裂也言此以結上文之意起下文之端也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此言其儉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其勤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為之太過已之太循甚也其所為者太過其所不為者亦太甚也人宜儉勤若此則太過矣人不可不儉不可不勤亦何必如此乃為無不儉勤也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氾愛兼

利而非鬬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非樂命用墨子篇名非鬬以鬬為非也不怒言但自責而不怨人也博不異如言博通言其多取以為富也
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
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
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此古之禮樂也今墨子
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此所謂不與先王同也不
同便以此教人恐不愛己未敢墨子道是毀教人自苦而以身作則其道未為不可信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
果類乎喜怒哀樂情之同然即性之自然也今墨子一切矯之是果人之所不言而同然者乎其生也
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牛角近肉之處言其角而不圓淵也使人憂使人悲
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此數句應內聖反天下之心
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
矣此數句應外王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

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即耒耨
也而九雜天下之川即播映淮泗也胼無胝脛無毛沐甚風櫛疾
雨置萬國即錫土姓也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
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跂蹻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
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為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
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
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奇偶不仵交互鬬之作言不相合也
之辭相應以巨子別墨中之尊稱出者為聖人皆願為之尸主之冀得
為其後世欲得其傳至今不決絕也觀於此段可見楊墨之言之
甚鉅也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平情將使後世
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勉而已矣亂之上也
治之下也治則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
免不治之下也雖然見其非聖人之道也以抑楊作
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結孟子闢墨自鄰流弊所謂見

血打喉也莊子論墨原情定罪所謂死裏救生也不累於俗不飾於物言其情欲不
苟於人不忮於衆言其禦攻寢兵也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
之養畢足而止言其勢於救世以此白心如言居心表心也古之道
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說之作為華山之冠以
自表華山上下均平作冠象之接萬物以別宥為始別而宥之不使
混雜而相犯也始言語心之容如言心之即所謂不與
其入宥便如此也命之曰心之行以腦合驩調海內者也
人當尊而奉之以為一身之主而不可失也腦煮熱也事見
之難合者必多方而使之合如肉之膍者必煮之令熟然見
侮不辱救民之鬬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
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
也此所謂禁攻寢兵也雖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總括數句於中為人收上
文自為起下文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
飢不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

若泌分別知與不知將所知與所不知滿而卒不免於自傷矣　誤解無任加方言隨風倒舵相似誤恥辱也罪不正貌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而輐斷反如反古之道之反人不聚觀衆合者合矣輐斷反古之道之反人不聚觀衆合矣輐斷反如反古之道之反人不聚觀衆合矣輐斷反如反古之道之反人不聚觀衆合矣輐斷反如

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斜物方生方死莊子引入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惠子堅白同異之論見天地篇注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見齊物論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二句即齊物論所引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也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此言惠子所以與天下辯者其理外駁不可致詰也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楚非諸侯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蠻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蹍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此言天下之人所以與惠子辯

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如言籠囿文林然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抵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觀其外駁自執雖天地無如之何真是壯漢怪不得諸說話施存雄而無術一陰一陽之謂道老子知雄而守雌則為天下谿之意今施獨存雄昧乎聲能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率爾之甚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果是何等說話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人自是不心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理則不足強於物辯則有餘其塗隩曲而暗矣出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蚉之勞者也勞而功其於物也何庸亦奚以為夫充一尚可充其偏見以為一人之能猶之可也曰愈貴道幾矣以自為更有勝乎古之得道者則殆矣幾矣翻方言所云氣也沒有然萬物而不廢苟自知反卒以善辯為名無有與於道也惜乎惠施之

才原是才駘蕩而不得駘驚馬蕩大浪惠子有才為才所使如奇才馳才乘駘馬而不下一蹶一盤而已如飄大浪而不休一起一伏而已不得自由也逐萬物而不反逐萬物以求勝而不反己以思乎全是之理是窮響以聲聲不息形與影競走也形不滅影不離悲夫蹶世光不滅不離世光不滅不離悲夫蹶世光不滅不離悲夫蹶世光不滅不離悲夫蹶

之所在乎而獨惜其爲人太多自爲太少也雖飢而不
天下雖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彼固曰此心之行也所當
置之以爲主者也而上下見厭則別有之教終不能有益
於天下矣表華山之冠其行適至是而止其於道亦未也
然即能齊萬物以爲首棄智去己動靜無過如彭蒙田駢
愼到者雖道術之所在其所謂道亦非道也何也非生人
之行而至死人之理莫之是莫之非塊而已矣塊不失道
人反失道乎是道之生天不如生地生萬物不如生一土
塊也故其所言不免於非也然三子者不知道之大全亦
彷彿乎其略有所見矣夫塊非道也動若水靜若鏡應若
響者道也塊未必不失道也爲天下谿爲天下谷受天下
垢者不失道也則關尹老聃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
一以濡弱謙下爲表空虛不毀萬物爲實者亦豈遂盡乎

道而謂此外竟非道之所在哉然已成其爲古之博大真
人矣至於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名長養萬物生有
所乎萌而莫見其根死有所乎歸而莫見其門此則所謂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造化不言之妙生死至實之理也昔
者莊周得而聞之而以天下之沈濁不可與莊語不得已
託之謬悠荒唐無端崖之辭以發其獨與天地精神往來
而不敖倪於萬物之旨彼其厄言重言而寓言彼其充實
而不可以已者也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
者爲友有得於本而不離於宗能應於化而不滯於物讀
其書者知其不竭不銳而未之盡者於生死之道亦庶乎
其有窺矣若夫多方舛駁不中歷物之意雖惠施之口談
自以爲最賢止能勝人之口而不能服人之心故惠施歷
以所言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辯者亦各以其言與惠

施相應終身無窮蓋施存雄而無術反乎人而欲勝乎人
理弱辭强其塗隩矣是以與衆不適也道者天下之公也
惠施之言一人之私也不適乎衆無用於物而曰愈貴道
殆哉圾乎然惠施不謂之才不可也惜其有才而不知所
用心也向使知所反而自寧不以逐於萬物者得善辯之
名而以收視返聽者壹其性養其氣全其德以通乎物之
所造安見道之在莊子者不在惠子哉此篇自昔皆以爲
莊子所自作獨林西仲斷然以爲訂莊者所爲余仔細反
覆其通首最有波瀾最有變化埋伏炤應脗插縈繞備極
匠心幾於不可方物然終是有文字氣其殆漆園之南華
既成其高足爲之疏通義類而就正於蒙叟蒙叟亦首肯
之而以附諸其後者歟外篇中有數章氣味頗似此知者

莊子解卷之十二終

貴池先哲遺書第二十六

莊解跋

莊子解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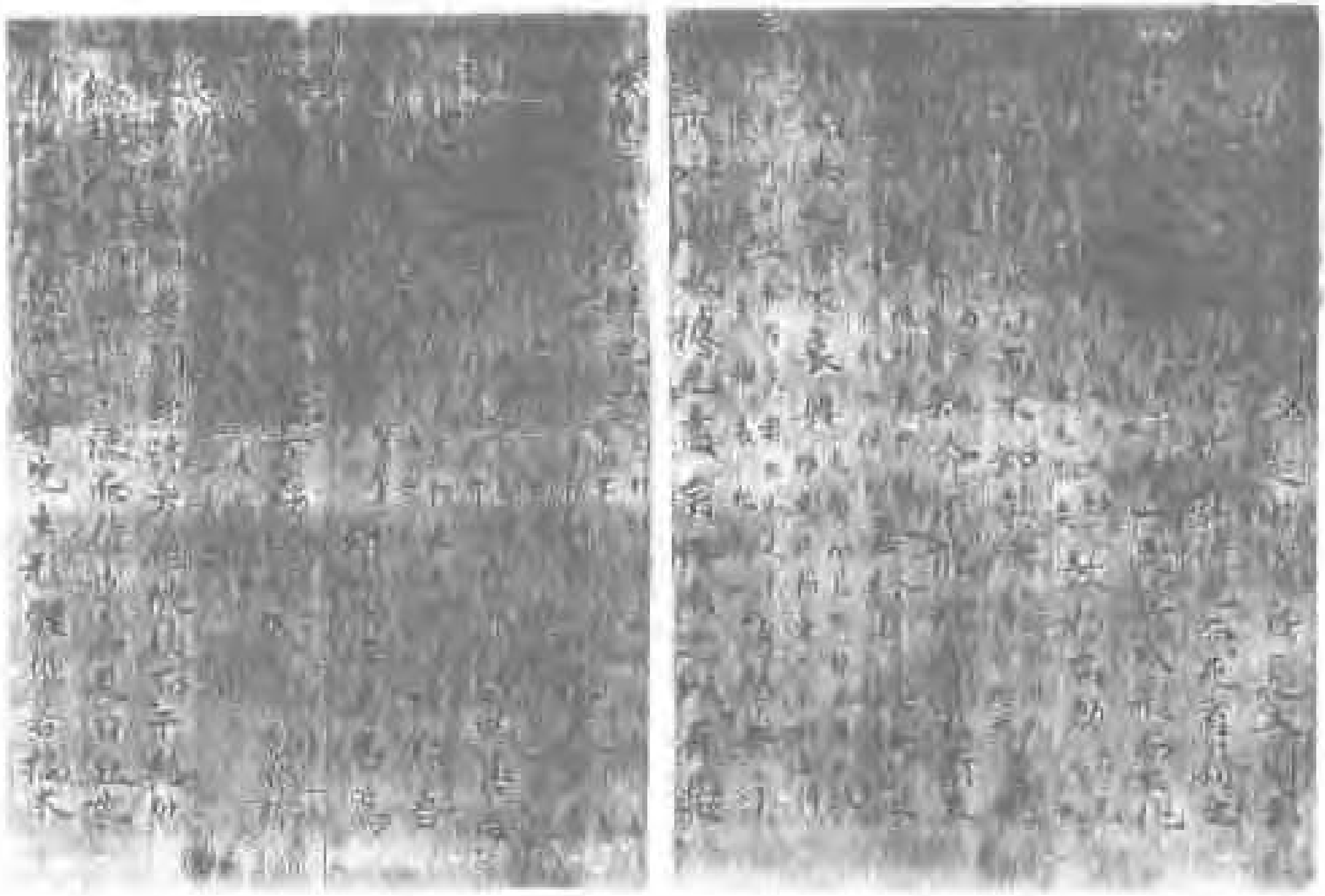
虛靜恬澹寂寞無爲此莊子宗旨也以故齊得喪忘物我因是非一死生貴賤一門大小一家而無損益乎其真樞始得環中以應無窮大抵得之老氏云其於尼山時而尊之時而詆之豈故爲是齟齬哉誠有見夫後世之天下溝瞀散樸思以不治治之做成一箇水面淫毬火裏生蓮學問出世世法佛氏之先已有佛氏而與道德之後流爲申韓者又何迥別也至託老氏之言謂六經先王之陳迹豈其所以迹息中實是放六經不下善體物情形諸罕譬寫成悠謬之說荒唐之言令讀者入眼迷離莫識端倪而不知其中正言若反者已多矣余嘗謂學者不深於六經之旨斷而語莊則幾視乎莊已貴弛吳子注有內篇謂外雜二篇不出內篇之旨欲合莊與孔而爲一知其解者旦暮遇之矣宛陵湯奠邦我正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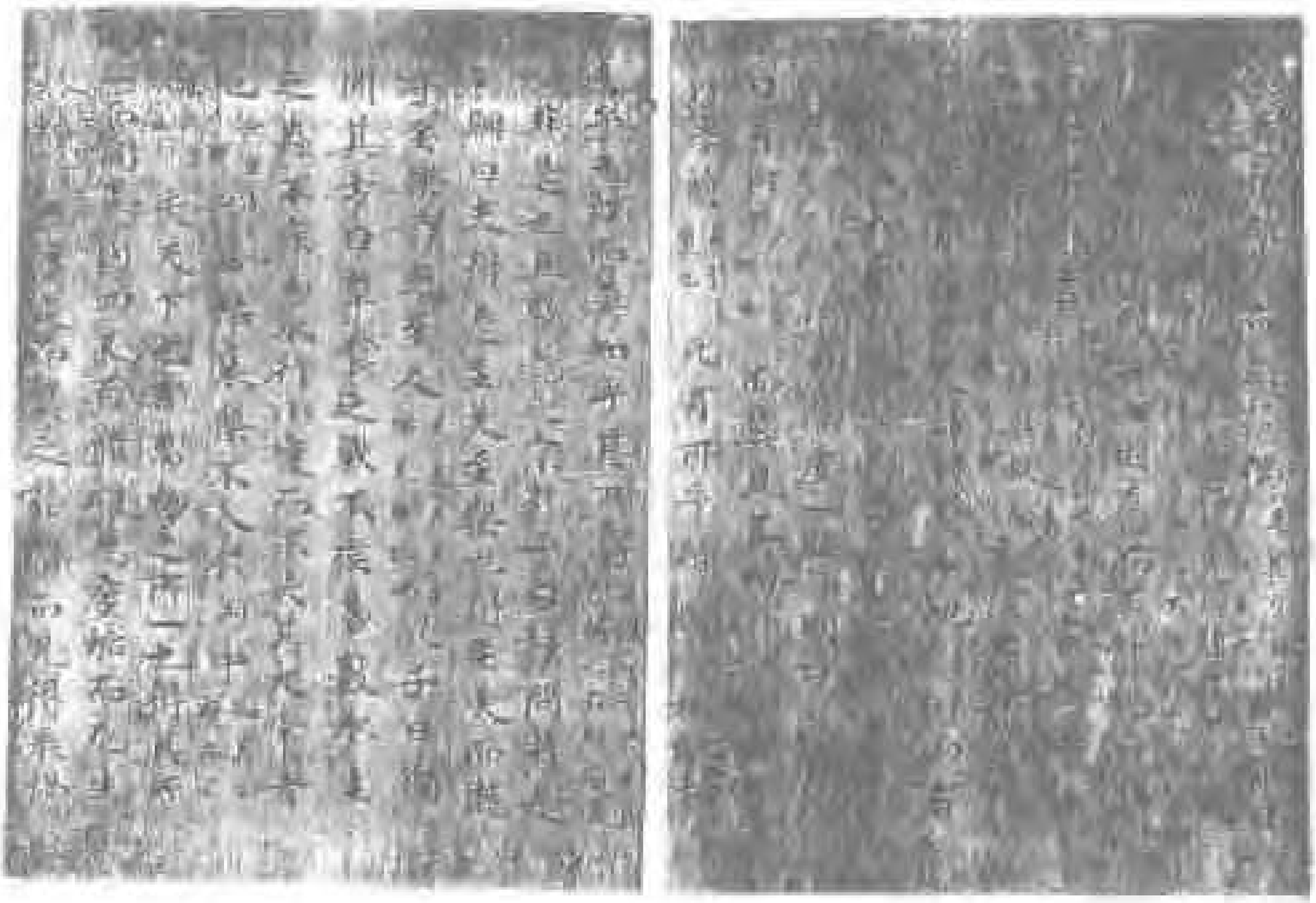
莊子解十二卷吾鄉吳六書先生所著尚有易經注解禮記章句老子宗旨楚辭疏皆不傳此書專注莊子莊子古道家者流也後之讀其書者不能探立言之意指而惟知慕悅乎文辭豈不慎哉夫道家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君人南面之術此班孟堅漢書藝文志云徜徉散樸思謂鉤元提要者也蓋道家爲治世之學凡其言清靜無爲皆就君道言之故知道家之非神仙乃可以攻習莊子矣吾又聞荀子之言曰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夫天者非他崇真黜僞之謂也嘗本此說以求之知莊子生戰國之世歎息痛恨乎人心之詐僞故欲一返之於自然之天即其剽剝儒墨豈非爲世所嘗病不知爲儒墨者末流失真往往假託仁義稱說堯舜惟其名不惟其實此莊子所以斥僞行也然則蔽於天者猶言莊子之書一言蔽之天而已矣自來注莊子者莫

古於郭象陸德明經典敘錄美其特會莊子之旨由吾觀之於道家經世之志與莊子言天爲全書之綱要郭氏固有所未得也先生此書牽合宋儒之性理微失本旨至於詮品文字又如諸子奇賞諸書近於明人習氣昭明文選序云老莊之作管孟之流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夫莊子豈可以文論哉雖然語有之賢者識其大者莊子之尊孔子先生蓋深知之矣吾讀天下篇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莊子非湛精經術其能言之簡要若是乎且此篇於墨翟而下辨析源流得失而於孔子則不一言及之其意蓋謂彼諸家者未能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不免爲不該不徧一曲之士孔子則道無不備非可與之並列也其尊聖也至矣昔者宋之蘇子瞻氏王介甫氏皆能闡明其義乃先生於說解中亦能獨窺其大斯亦

善讀書者也至若每一篇後以意融貫得其會通則亦異於後儒釋經碎義逃難博而寡要者矣綴書數語以詮世之誦是編者宣統戊午正月二十七日縣後生劉世珩謹跋

南華真經殘卷





南華真經殘卷存四千方品之前半凡八十四行
真經殘卷存四千方品之前半凡八十四行
唐人手以楷書出初
唐人手以楷書出初
顯有異同此卷首行標題作南
顯有異同此卷首行標題作南
第二十一今本則作四千方第二十一無品
第二十一今本則作四千方第二十一無品
論所藏劇意篇殘卷標題亦作
論所藏劇意篇殘卷標題亦作
第十五則唐人本篇題皆有品
第十五則唐人本篇題皆有品
知乃莊子原本如此抑用佛經
知乃莊子原本如此抑用佛經
例增品字與佛經同
例增品字與佛經同
見唐人寫本南華殘卷若莫法
見唐人寫本南華殘卷若莫法
山本添無鬼等篇每篇之中皆
山本添無鬼等篇每篇之中皆
許多書今本則增聯書之此卷
許多書今本則增聯書之此卷
無田子方清
無田子方清
魏文侯為一章溫伯雪子適齊
魏文侯為一章溫伯雪子適齊
為一章顏淵
為一章顏淵
仲尼為一章孔子見老聃為一
仲尼為一章孔子見老聃為一
章足正今本
章足正今本
至文字異同予曾為之校記今
至文字異同予曾為之校記今
本缺字之尤
本缺字之尤
若顏淵篇日夜無陳今本誤陳
若顏淵篇日夜無陳今本誤陳
作陳觀注補
作陳觀注補
斯也足徵作陳為當作陳則全
斯也足徵作陳為當作陳則全
不可通矣至
不可通矣至
卷於津沽亟付影印以傳之並
卷於津沽亟付影印以傳之並
書其後甲子
書其後甲子
上虞羅振玉
上虞羅振玉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０３８
作者＝
页数＝７４７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